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册目次

史部・編年類

皇明通紀述遺十二卷

〔明〕卜世昌　屠衡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通紀述遺十二卷》提要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一

繡水卜世昌校訂

辛卯元至正十一年　韓林兒由潁川逃之武安爲笄齋漸身刦掠有徒既繁乃聚黨嘯亂劉基往就焉出曰此竪子不足謀也遂去之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徐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元威順王寬徹不花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同知月吉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壽輝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

壽輝支解之○三月元兵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疑懼復刦其黨入海叛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受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將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即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

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救其晁
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〇隴西地
震踰百日〇我　太祖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
交歡酒酣跽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卒無相
忘　太祖去山甫語諸兒曰吾視若曹皆非用舍郎但
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焉
〇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擧盜多引亡宋
故號以爲口實宜徙故宋帝㬎子和尚完普及親屬于
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〇七月徐壽㫾遣項普畧引
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

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
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
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
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
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還保湖州賊乘鋭趨京口則江
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决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
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按劍顧諸
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
摶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
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

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㷀潘大淵梅元等俱以
其徒來降壽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
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
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〇十月霍山崩前三
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〇十一月元江西行
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㫾將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
死之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
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
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
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

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
破之賊又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
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
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
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
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
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栅思吉之子也〇十二
月元破徐州李二既遁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
奔濠郭子興孫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德

崖反屈巳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蒙古脫脫命將賈魯追趙均用等圍濠城均用等與子興德崖極力拒守會賈魯死蒙古兵亦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巳用均用自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仍

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仍叛遂據温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爲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伯之畧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于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巳夫招安大盜巳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優之以卑詞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貶損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覘覦者聞之亦奚憚而不稱兵也况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談之勢有所不能而國珍作孽時則汝頴蘄黃之兵未起也是在元謂之首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耶樹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觀國珍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亡矣若乃我　聖祖之于國珍服則待之不疑叛則討之不赦觀其遣還質子之數言推誠公布

公豈非天地覆載之量帝王綏世之畧乎雖然國珍當我　聖祖招諭之初其遡逆順測成敗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爲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觀望狐疑不自決卒至國械身虜惜哉

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爲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怨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

還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五月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覺社湖會數賊乘間呼噪入掠城中偰哲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撝齋詔諭之不納詒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

負所學云○六月李善長旣攻下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高皇帝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麄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很戾益甚于典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高皇帝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旣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披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斂濬尸歛瘞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兵擒善及陳伯祥獻于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爲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

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

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
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
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
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
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脫脫以太師中書右丞相
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
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初脫脫之再相
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
其議事莫敢與同惟哈麻以有德于脫脫不爲之下汝

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
賽因不華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
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
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華爲河南行省左丞
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
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
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
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
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

早夜惟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
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
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
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十二月元主自製
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尾簾棚穿廊兩煖閣
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
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前宮山下
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
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
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

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鍾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
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
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惟作爲奇巧以蠱惑
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
矣故當時都人爲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鈸父子
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二月 高皇帝取安慶及
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闕守安慶使判官莫倫

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
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
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
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
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
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齎貨不
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
姚福曰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
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
不攻堅然神謀妙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

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
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
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
從容俯仰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變而出萬全之計
哉此其遠畧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爲
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
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已莫知
能禦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
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
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爲固自

異也
韓林兒之改元龍鳳也以其册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
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
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
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爲丞相事皆决焉林
兒徒擁虛名耳○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
部就食和州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太祖慮其彼
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太祖于子興
者子興怒卽自滁來欲督過之子興至館　太祖往見
之子興怒不言　太祖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

謀孫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默然德
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　太祖疑有變急報子
興備之德崖軍既發　太祖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
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鬬　太祖亟騎還德
崖軍在道者卽來追　太祖一人直前紿曰城中殺傷
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太祖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
爭鬬何由知之衆弗聽持太祖馬御擁之行展轉十五
餘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語者曰孫公在和陽存
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逞憾于孫公
得無兩傷乎乃往觀之見子興縶德崖項與之對飲卽

還告曰若從毋所爲幾害兩人毋怒猶未釋明日復拘
入麻湖中又明日子與閒　太祖被執如失左右手亟
遣徐達等往代達至謂毋曰不如釋朱公令之還以出
孫公于是　太祖得還〇六月太平城破郡將吳昇帥
衆降　太祖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
昇謝曰王公欲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　太
祖善之遂用其計籍鄉兵堅城守太平以安〇九月元
答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爲其所
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
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

遂圍亳州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〇十二月初元將蠻
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
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
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
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埜先
太祖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祖曰天
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
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
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軍之將校
皆吾親故諭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

牙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
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爲書也意
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
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
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太祖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
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
我師克溧陽縣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
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
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

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
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艦謀之累年而蘇
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楊州韓
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
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
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
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
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太祖知其詐以
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
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

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嗌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猾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宜力正宜乘時進取建號定業柰何捨全勝之策而為此迂廻之計耶埜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追襲我軍于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

地摃槊刺之埜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驛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三月　太祖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禦之數督兵出戰乂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為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伏而兵四集遂遇害　太祖入城嘉其忠命為棺衾禮葬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興　太祖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爪（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爪民沿無家）○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其叅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以河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武等敗走○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叅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邇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睦邇遁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城達識帖睦邇乃還○諸將奉我

太祖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太祖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叅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為都司王璹為照磨欒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為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理問置提刑按

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初常州奔牛壩入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鎭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無降至是復叛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隣守圉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鎭江統軍元帥

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鎭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太祖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

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　太祖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聞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八月徐壽輝陷衡州○十月星隕大名化爲石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臨潼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殺其樞密院僉院脫歡李

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拔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筭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元以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摶霄乃提

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濟南城下元擢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于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盧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搏霄夕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疋于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太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攻懐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其勢大振又遣田

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命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北徇太行山郡縣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諜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內外夾攻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攻壺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十一月　太祖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為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于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

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疋報至　太祖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　三月田豐攻陷東平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與元將不蘭奚戰于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

士誠攻懷慶爲元將周全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死之亡何元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貞出走福通遂入據汴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遣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鴈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先是余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

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淸水塘中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illegible]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

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屢辭
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
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
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岙許元
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
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
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于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
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
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
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
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
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于君而能使妻
死于夫子死于父忠孝貞節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壼
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
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
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馳其民入汴福通遣全率兵
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

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
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
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
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
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巳亥（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三月陳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
寧國之太平縣總制吳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
其糧艘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于
柵江口破走之○太祖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
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

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
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
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迩爾宜與同僉
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
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
錢糧軍務事○胡大海率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
帥遁去士誠遣呂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
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
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
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

不武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〇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拒不敢復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〇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

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逼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于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潜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及是憤潜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于鴈汊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〇十二月徐

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巳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内候壽輝入卽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征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戸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袁天祿輩知元國勢不振遣林文廣來納欵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珉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

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　太祖皆厚賞之遣還招諭〇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司農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畧地無功福通責其退縮叛降於元將李思齊〇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〇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太祖遙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進封楚國公〇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國珍具舟士

誠恐國珍掠取其糧國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不
卽奉詔達識帖睦邇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運糧一十一
萬石至燕京○初友諒之寇龍江也　太祖命胡大海
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
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
友諒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
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衂敗非獨廣信不可下
吾衢先繹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
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戰守不能禦
殺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

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
之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太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
方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譎詐者亡負固者
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
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
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
謝過至是國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三月友諒遣其
將李明道寇信州據草平鎮以遏浙東援兵德濟遣夏
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保王山胡大海部將繆美
聞之來援與賊戰于東津橋遂復王山抵信州絕明道
歸路○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
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
等兵遂復東昌冠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閻思孝
等會關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
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
戰大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
豐與王士誠俱降于察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鋒
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降宋聚
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畧泰安逼益

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擣濱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三
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
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旣降我
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
門外　太祖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鰥寡
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于城北龍沙
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
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
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机來歸爲爾民之福

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蹈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籍舊部曲仍肆劫掠　太祖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太祖責其反覆不誠囚送建康○六月元平章察罕帖木兒之被刺也訃聞元恤典極優渥贈官追封潁川郡王以養子擴廓

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攻益都益急士誠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劉福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將關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趍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道入遂抜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李喜喜等畧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

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于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于馬上以示同僉寗安慶院判張斌脅其從己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

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眞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眞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濟聞難引兵奔討　太祖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擁道訴曰士民

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還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

不屈而死　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焚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　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閱作亂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遂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卽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于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　二月　太祖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

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友諒子理既還武昌諸將多勸　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太祖憂建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立廟有差初陳友諒將寇南昌時　太祖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謂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乘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

高岱曰元末羣雄競起與我　太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慓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蹶而勢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犇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衂之後旬日之間

而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沮不撓故能開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于强弱之勢昡于先後之機我　太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圖者乃先自相讐敵攻戰至無虛日至于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通輩又皆非戡定之才也顧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釁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擣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況其器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號至以受命之禮于草莽行之而安慶南北屏蔽守難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勝其視我　太祖之宏規偉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雖然我　太祖之所以得肆力于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圖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羅雄爲御之術不欲以機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聖心哉士誠坐守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功也天之所興固非人力所能禦哉

八月　太祖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嘗脇元守臣達識帖睦邇爲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江浙達識帖睦邇久擁虛位〇十二月丙申朔　太祖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㹠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太祖至建康戊午閱武于鷄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

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强逸已而勞人伐謀
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
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强弱
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
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宜識之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 二月丙辰 太祖發武昌命常
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三月乙丑 太祖至建康
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下令諭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
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濶
乃者陳友諒弑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

爰擧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
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下友諒稔德不悛仍合餘
燼于癸卯七月頓兵洪都城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
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建昌其子理歸命于是湖
廣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漢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
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
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
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
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
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

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
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
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
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悦服
○先是陳友諒攻陷汀州福建陳有定起義兵攻友諒
復之元卽以有定守汀州漸跋扈迫脅福建行省平章
燕只不花以兵畧近縣倉庫悉入于家其官僚皆威刼
之如其私屬不從令者輒誅戮貶竄威震閩中 太祖
旣滅陳友諒圍贛州是年四月乃分遣朱亮祖率兵伐
有定取浦城建陽崇安等縣賜亮祖以所乘駿馬先是

命胡深爲浙東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有定以亮祖取其
縣邑数來入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
柔將兵四萬屯錦江遂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破其賽
柵有定率銳卒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
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幷陳天命所在且援賓
融歸漢故事諭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
追遂殺深 太祖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八月士
誠使其弟士信面数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老疾
避位去脅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
印幽達識帖睦邇于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脅普花帖

木兒爲請實授王爵于元普花帖木兒不從們遣使至
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
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
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
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龍鳳十一年 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
危止諭嶺南招諭韶州諸郡未下者是以陳友諒韶州
守將同僉張秉彝院判郭容參政李如章僉事張鵬飛
總管錢旭及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籍其兵糧來降遇
春令指揮王興守南雄令秉彝仍守韶州常遇春軍還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五月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
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
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冐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
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
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
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
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
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
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
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

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河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巳卯
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
獲馬一千八百餘疋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
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我師克安福
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恣肆剽掠我元帥王國
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
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七月元思州宣撫
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
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
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
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初鄧安據永新陳友諒亡安即來附命仍守永新及我
師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拒
命平章湯和進兵攻之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
寨遂圍其城　太祖遣使諭安革心效順棄甲來歸悉
宥前愆安等仍猶豫未決至是湯和克永新執安等送
建康斬之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龍鳳十二年 正月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
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
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

士奮擊大破之斬数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寳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勑印章來請改命○八月元以有定敗胡深故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爲乎乃以書責有定曰足下爲叅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迫耶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

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以加亂足下破郡邑爲家資驅官僚爲臣妾口言爲國心實私圖耳跬步之際眞僞甚明不知足下將爲郭子儀乎將爲曹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噍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傅毒矢伏江東險處俟之誡之曰有警愼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寨併言奪海舟趣潮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敗績兵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脩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北氣又縮城之西地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数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乆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亦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

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数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下平偽周榜云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伐葛伯文王伐崇侯二聖人之起兵也非富

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生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于道途哀苦聲聞于天下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蟠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世爲名或托香車爲號以孤兵自立皆欲自

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以成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土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化理未洽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刼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二也厥後掩襲浙西

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兵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四也又詐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從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

其罪有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自或疑

丁未吳元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泝舟至呂梁伺其出掠

郎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一墜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鎗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李二衆大潰多溺水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疋○八月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

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畫謀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

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

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幔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

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巳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

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巳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

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巳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楊璟經畧荊州等處皆平徐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元守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

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眞亦抱其子幷女妾俱投井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僉院等以城降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所過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棄城走陳璧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皆降又率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興祖入城撫定之○九月初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地無內附意　太祖方連兵陳友

諒張士誠不服往討嘗遣使招之國珍云俟克杭州卽
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以書責其懷詐反覆
猶不奉詔　太祖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
朔無及矣時旣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
宜興江淮諸軍討之〇十二月　太祖旣取國珍乃遣
使招諭有定不從誓衆據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建寧興
化乃命湯和率衆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以兵會
和于延平遂逼其西門有定勢窮蹙知不能禦退入省
堂仰藥不死其部將賴正孫夜開門納王師和等整衆
入叅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舁至東門復甦和遣

人械送京師有定子海闐城破其父被執自將藥來歸
和并執之分遣使往撫將藥將士諭勞居民置延平衛
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金子隆不降復率衆寇延
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猶負險自守沐英
引兵夾攻破之餘黨俱潰劍南平後有定至建康　太
祖以賜胡深子禎禎臠其肉以祭父深云
史臣曰陳有定方國珍雖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
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
豪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力亦相埒故皆窮據數郡殊
無遠圖我　太祖旣克漢吳此輩皆癬疥疾耳故命
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豈
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慓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
難于爲尉陀哉漢高帝威秦處項平定中原而尉陀
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
使始獲稱臣武帝出兵方令納土其視我　聖祖之
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炎海冰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
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一終

繡水卜世昌校訂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正月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眞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瓜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

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舟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狥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于京師以册寶立　妃馬氏爲皇后　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詔製宗廟器御皆造銀器以金塗之○大晏羣臣于奉天殿○上自舊内遷居新宮○省府請皇太子爲中書令不許令羣臣衆德老成者兼東宮官○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二月定賦法役法○招湯和還明縣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五月禁宦官預政典兵○六月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鎭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

幸汴梁會大將軍謀取元都○選卒伍能疾行者二百人名曰刻期以通捷報立百戶所以領之○七月遣使犒北征將士○帝幸北京○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褻天甚矣其更之改其印爲眞人印○放元宮人○八月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有御史上言陶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毁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常遇春克眞定眞定路達魯花赤級納錫彰聞王師取元都乃具朝服詣城北面再拜墜水死○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

圜丘○晏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
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命諸儒作鍾山龍
蟠賦時雪賦故有是燕賜○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習
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敗壞京師四方視效送
終尤禮之大者乞禁止以厚風俗詔中書省令禮官定
官民喪服之制
己酉洪武二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
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

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
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
適中則無弊矣○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因時致祭
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者雖未致祭其祠宇禁
人撤毀○勑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于後代元
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徇義
與闕同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薛應旂曰元之亡其臣之死節者蓋紛紛夥矣若福
壽級納錫之儔固其土屬而余闕李黼者則固中國

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
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
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與
高岱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獎既往所以勸將來也
然胡大海趙德勝輩宣力効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
錄猶人情之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
旦舉其既敗其不求逞忿而快褊心亦難矣況能嘉
其盡力于彼而忘其肆毒于我耶古惟漢高帝斬一
丁公至雍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雖聖而所封箕
子比干非嘗與己為敵者我　聖祖之禮差福壽廟

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至公無我之
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蔕于其內也所以創一
統之業而致億萬年太平者豈無自哉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為學士陳桱詹同為
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
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上
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香及祝文進上署御名以香祝
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仍與白金
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語存諸禮官
副在有司○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

中元冬以冬至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副將軍常遇春自大原帥師征大同○二月製大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貯以金飾木櫃藏于各廟仍用六襲祝告焚之○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燠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王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讀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益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常遇春至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城走○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

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録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禮部尚書崔亮奏撫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

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乞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說辭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戮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三月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

許之○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拜泰古逃入鍾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

禆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
藻〇四月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
入學〇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
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〇詔中書編祖訓録定封建
諸王國邑及東宮官屬之制〇五月更英陵曰皇陵立
衛守之〇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凉遣將士招諭華亭
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〇上幸鍾山歸由
獨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
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
出爲司牧者亦嘗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〇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
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于煨燼之餘
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
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
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
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〇上嘗謂濂曰古
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
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
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〇七月命吏部定内侍諸司官

制〇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
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
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
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率師下
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
廬舍焚燬殆盡鐵柱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
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
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
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

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
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
如期果出連戰鄱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
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
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
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
因號曰鐵冠道人云〇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
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
于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
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内外亦嘗建屋以備

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
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　上從之○十月高麗使
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
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
四書通鑑漢書賜之○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
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恭經陳義聞者悅服○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
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于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
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寔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
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

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
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
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
齊魯經洛河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
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
未幾遣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
傾覆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
也方今中國封疆盡還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
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
灰之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即遁逃亦
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
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上御外朝召翰
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　上屢
命觴濂敖以弗能飲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
也酒終　上賦詩一章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霑醉而
退○以戶部尚書朱昭忌職降爲蘇州知府○占城國
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illegible]
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往諭詔至兩國皆聽
命罷兵○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

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
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
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
於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
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
部奏凡廢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
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
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
居耶○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大學傳之

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
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
有財亦何用哉○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
且爾況人毋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命
製四方平定巾○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
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恆
產者有恆心我　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稅戶人才
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
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

問善惡惟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意也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
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
書參酌行之○上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
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
其中而奏之○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
天門及文華殿　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
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
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禁蒙古色目人更易
姓氏○遣使齎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

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
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
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
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　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
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強號令
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
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
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觧乎章火兒忽
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
以不死再令齎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

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
之握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
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数四不
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
煃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
而還○初大軍克元都元宗室四大王者遁入靜樂岢
嵐山中聚衆結寨自固至是寇武州劫殺人民桂與指
揮鄭亨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
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
至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

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
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
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
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
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
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
加誅俱將軍緣此後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
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
吐蕃自將取興元○著令嚴宮閫内外出入之禁○上
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

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夏至祭地于方
丘○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
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黄旗幟尚赤
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
赤爲宜從之○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
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
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
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
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
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
像惟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
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矣暇顧一時
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靖遂多死難之士感應
之機眞捷若影響矣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
有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
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
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
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

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即改之○
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
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
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
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
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内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
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
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
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服
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

剃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毋不孝故也○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眞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處中命有司厝於

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七月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

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詹覬爲禮部尚書○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持權乃劃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卽奏極爲翰林侍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八月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日一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

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京師及各行省開科鄉試○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改司天監爲欽天監○十月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勅百

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兄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上大宴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

憂患而忽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宴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等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盡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

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併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鬭爲能以必勝爲

功令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
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
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
何人嘗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
將並矣○户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
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
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凉北至靈州
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
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大明
志書成○建奉天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

外每月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
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
鬼神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
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命馮勝往陝
西繕修城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中書省
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
為尚書○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
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

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為定例○定文武官
歲祿○諭中書省臣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
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安之君與主中
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王三十五在河南
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
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
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須成縣
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
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
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

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
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
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
宗涇陽縣祭唐宣宗○閏二月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
品秩 上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
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
城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
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
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詔立祠祀元御

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建康或勸之遯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至是　上謂中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忠臣矣宜立祠祀之○五月詔勸興禮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脇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城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

民慤罪當則民從令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数其用易敗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数擇術不可不慎也○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遺黃儔齎書諭吶哈出

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振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賴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僭名號者蠭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稱帝于蘄黃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

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北奔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數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吶哈出拘留不遣○七月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

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十七遭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云○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爪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

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爪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滯謫知安遠縣○八月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遣佛森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是月復開科鄉試○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鼂錯之言所該者廣眞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

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遂治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贓敗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世多厲廉節至元所漫無忌憚無怪其亂亡也我 祖深懲此弊設犯贓無貸之令著製大誥三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獲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哀始免究○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任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鄰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

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遣楊載詔諭琉球○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命禁下第舉人擬拾王司○

二月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飲酣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尚體朕懷以修厥職○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三月 上開文華殿禁中妙選英才詔翰林諸臣分教之車駕臨幸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于字允泰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illegible] 上即位屢召至輒以

疾辭 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會闕謂其嗜義如饑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五月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于方丘○六月定宦官禁令○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作鐵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七月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八月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九月周德興等討婺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太子千秋節

上諭中書悉諭免之○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
京○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
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
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
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
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
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
廣而元至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
臣愚不及此○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
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匹

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
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
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
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十二月禮部尚
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
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
後世者宜倣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
　燾長編當時即徧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
　三朝實錄秘之不宜我明御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
　史彼其以夷亂華尚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
　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寧不爲誣
　揑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
　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
社誇示中國其有賜示優待者不久亦爲所殺君家待
宋幼主至剃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
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
長君朝混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蘄
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

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
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
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
生書曰朕視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
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
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
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勿教人絕父子之論爾君
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
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當
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

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君萬國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從之○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甚于鴆毒而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

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江西行省商民阻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阻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二月改擧牧監爲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叅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寛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四月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　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腴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鎭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淮安侯華雲龍鎭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

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既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六月徐達遣指揮李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詔可之○八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神農黃帝　上曰

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焉晃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晃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

宋太祖元世祖從之○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勑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九月鑄太和鐘成建樓于園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十月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校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泉

甲寅洪武七年正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

假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眞定統理軍政凡鎭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蕃屏帝室永膺多福

矣〇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
服其田產免無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
授訓其族人〇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
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数千
里外特命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惟恩不流
于姑息威不傷于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觀
傚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遥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
受命〇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又脅兵入寇詔立賞
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
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

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
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
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〇四月命置鐵冶凡一十三
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〇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
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
居之塞内〇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
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
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
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
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
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
孟子生于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
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
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
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
及改以爲未定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
書且然矣况周禮乎要之不當盡信也我聖祖以理
斷之其眞卓越于古矣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同徽之新安人元舉文才爲柳

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
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
部尚書至是命致仕〇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
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俾子
孫世守之〇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
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爲甚且朕性不
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醸邦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
綺衣遣還〇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
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則偏中國于蠻夷在
制馭何如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攝其

原缺第三十五、三十六葉

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衙
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十二
月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
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
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乙卯洪武八年正月各省府州縣入朝　上以濟寧知府
方克勤有善政錫燕儀曹○翰林侍講學士宋濂以上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政記○二月以
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
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
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
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
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
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
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
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成羣遂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
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

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責有司盡心務底蕃
息有不如令者罪之○三月詔造大明寶鈔前中書省
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民間皆毁銅器輸官鼓鑄
甚勞奸民多盜鑄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
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
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
時致祭○洪武正韻成　上以江左舊韻多失正音命
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五月遣內史趙
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

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
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
値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
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
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
膏腴水田皆榛莽瀰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
又歛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
使君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畝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
行省遵行之○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
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七月禮

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
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八月故元將王保保
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剌復任
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
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毅之頑民云○十月　上命皇太
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
贊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
蹟命內臣馳[illegible]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
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
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

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
覩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
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
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
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
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十一月
上欲命宋濂叅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是
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
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詔江陰侯吳良監
鑄大鍾于鳳陽○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臣曰糧長收

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有雜
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
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
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
之數○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
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太山后上文　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
以得人心朕之治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
諒朕惟誠心待[illegible]不以詐力加人而二人卒敗者要之

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
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
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
用是物○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
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
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
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
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
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唯關
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

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究獄
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
値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
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
竹木伐之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
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〇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
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
憂者擊磬以獄者搖鞀禹聖人也慮已求言如此之切
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
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

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
臣頓首謝〇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
西戎朶兒只班要劫死之鼎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
西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
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
鼎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
弼元四大王出没譎改岐寧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雖
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〇山西
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辨商稅
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

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
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于
　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矧
　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可以重斂爲哉
七月以監察御史郞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
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
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
奏辨詔誅無賴被誣者釋之〇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
王〇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笞姦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
馭不能馭爾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
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
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
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爲下人所
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
兩叅政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
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愼終如始乃能其官〇閏
九月罷弘文館〇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
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疏後世人心瀉而刑法密

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値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廒繕下御史楊適廉審適乃貢之故

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遽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

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始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前言事朝臣有上與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効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貢英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府送京師

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旣違陛下又忤大臣捘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値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王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俛顏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

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綱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雨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恥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鐵鉞不知所言　上覽奏而益重

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勑有司送出塞

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此

丁巳洪武十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者輙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

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
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于官犯者
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矣
處州季汶卒汶字彥父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
獨處以士夫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
兵之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
而琛等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
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二月宋
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

二襲　上諭曰朕最愼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
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
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
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歲一來朝○遣官享
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宋濂抵家上表
謝○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
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
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
役著爲令○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
[illegible]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
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
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
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
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
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
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
乾勅中書省臣曰鄉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
趙乾往賑之詎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
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

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
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詔遣監
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
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
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汝等
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務得民情惟專志以
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
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愼之○九月宋濂來朝越十四
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皇太子諸王皆喜　上遣儀
曹備膳羞諸物抵御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恩禮備

〇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〇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

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〇改作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

矣〇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諮諫而後孰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〇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戊午洪武十一年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請奉天殿告仁祖淳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〇上以鹽價太重商人無利

以致輸粟者少勅中書省議減鹽價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〇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〇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〇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〇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殂于沙漠〇五月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〇六月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

沙漠○九月　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十一
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
京
己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
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飇慶
雲光彩煒燁　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幷歌九章因
勑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
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旣祀神乃歡洽今十二年
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馨答于朕心爾中書
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三月

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
納尋改典籍○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
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
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
言　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
之有裨于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于兩間斯成爲
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
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官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
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
詞又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啓朕昏昧
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
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
緘默如故無與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
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
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
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
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
若理道之辭豈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
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
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
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
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
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
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
賜名曰春秋本末○八月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
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飮
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
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
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

可以寡過畢欲必至㓕身○九月　以右御史大夫丁
王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
叅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
叅政○十月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十一月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
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
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
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臣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
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

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
進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
妨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
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
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
家與治之要○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紞爲通政司左
叅議翰林修撰连原霖爲右叅議○開甜水渠西安城
中水鹵不可飲李文忠以爲言命府官役工鑿渠引龍
首渠水入城縈繞民舍始得甘飲○詔徵天下博學老
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

[illegible]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熈庶績然博學老成
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
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
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
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
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
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
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敉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
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
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

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
其妻子已爲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
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
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
如有强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强至
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晩矣
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貶右
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廣洋在告頗耽酒色與胡惟
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止察其然
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内不自安又之占城貢物使者既

至廣洋不爲引見　上下書切責之廣洋懼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無是事　上頗聞惟庸挾醫往候基病飲以毒藥因責廣洋欺紿居海南州次太平復遣使勅之廣洋得賜書懼甚遂自縊死

庚申洪武十三年二月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三月兩浙監運使呂本言煑海爲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

法而利益興宗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塲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四月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濬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五月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六月詔受朝于正殿○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懇請上官節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

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時胡惟庸事覺　上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賜名臣戒錄頒布羣臣俾知所警○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輸翰林院典籍掌之○上以古人父毋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卽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

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〇九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龔敩爲春官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〇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僞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〇十月勅諭浙江布政司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更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着令有

司科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故行隱蔽変虐下民即係黨惡〇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〇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

辛酉洪武十四年正月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〇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來加覆耳夫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于市校出呼曰某婦是我殺之焉自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illegible]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激發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〇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

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〇三月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〇四月[illegible]蓋讀劉向說苑及律令〇六月安南王陳煒

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
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
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患欺誑中國復
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〇七月日本國
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
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
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
隣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
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為大無
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

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嘗册
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
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
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
鑒也王其審之〇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
為患有司以為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
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〇十月命法司論囚
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
平允然後覆奏論決〇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
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

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吳沉等曰東宮
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
何稱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〇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
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
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術
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
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
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
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
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
奏炎精開運二奏皇風三奏天眷皇明四奏天道傳五
奏振皇綱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九奏駕六龍
〇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
命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〇置雲南貴州都指
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〇閏
二月遣使諸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
知州等官〇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事初　上諭
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
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當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徑

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迭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暫布政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損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鐵家為貞節之門○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

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若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諭顒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知所趨向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

千戸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册以渡往來之人〇七
月　上謂翰林學士朱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
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
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
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
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
則必無慢視之患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
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〇上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
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

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〇
旌表眞定孝婦劉氏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
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
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
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二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
號呼祠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
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
其徭役〇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
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爲

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
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
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〇有廣東儒士上治平
策者　上謂侍臣曰此一人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
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學士朱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須羣臣薦舉
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
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
人賢否矣〇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
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

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
而服儆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罇酒
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〇以秀才曾泰爲
戶部尚書泰有學行故不次用之〇九月吏部以經明
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
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
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
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
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
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〇十月北平都司言邊

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
後可以讋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
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簳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
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〇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
古道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命畫工繪
其像賜之以示褒寵〇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
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輙
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况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
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胥以成弊　上
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
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
大學士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三

繡水呂衡校訂

癸亥洪武十六年正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
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非得
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于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
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〇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
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
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臣骨肉
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中見者忌之讒佞
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罔

堅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鎭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
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〇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
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
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欲罪之朕
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
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
傷人命〇國子生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其妻張氏
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
顯榮父母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
聞命於其父母家旌之〇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

詐僞律條〇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論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

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〇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畋禍及麛鷇汝張巧密之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濟大慚〇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有小人必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說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慾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察之亦不易

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〇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〇定文官封贈廕叙例十一條〇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令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〇十月詔頒鄉飲酒

禮圖式于天下〇十一月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令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祀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

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
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
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于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
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
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
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既立祠
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甲子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
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
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欲安頸

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捨安
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
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
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
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
門○三月命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命禮部頒行科
舉成式○四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
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
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
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

日總萬幾所行有得有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
路以來衆言有善者則擧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
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五月高麗遣臣崔涓
貢馬二千疋且言金非其地所產願以馬代其餘皆如
約　上許之○七月建朝天宮其地卽吳治城晉西州
故址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皮作局
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
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
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擧以羅英才崇節義以
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

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蕨亡胡之
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　上善其言
○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十一月以孔子五
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上謂部臣曰近命
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
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
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
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
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
教恐漸移其性令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

其才他日亦可資用○十二月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歐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决詔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昜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洪武十八年正月高麗遣使進馬五千疋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庚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

將校○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愼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淸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四月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擅威柄幷文徵等誅之○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宄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宄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之○五月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廢弛○六月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覲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八月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

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奸邪國之蠹唐太宗用房杜致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九月　上御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内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十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

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

例放○上以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

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丙寅洪武十九年正月雲南布政使張紞言舊例商人
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雀米者聽以是
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
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三月陞慈谿知縣秦仲
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
遣吏馬仁坐行賕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
故陞仲彰而降仲文○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
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
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

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上聞
嘉興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剛正能官遣行人齎
勑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
不謹贖貨無厭　上嘉好古發奸貪以安黎庶命禮部
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七月蘇州府吏
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以聞
上遣行人齎勑併禮諭勞之○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
宗改封椿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
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
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

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
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
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
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
出藏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宗
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
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
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命禮部制德祖
玄皇帝玄皇后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帝裕皇
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奉衣

冠祭告○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
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可其奏又謂邊地
久荒艱于用力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十一
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陜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往北
平聽征○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
武等門○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
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
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
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
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廉能

可稱則陞賞之貪汚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
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
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
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丁卯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詔修闕里孔
子廟宇○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陜州地有上銙
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産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
閉已久復請採之　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
民之賊朕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
足取辦經久地産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

豈宜效之○三月太原府交城縣大通寨置冶所歲貢雲
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
器當用雲子鐵命復設之○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
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四月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
得罪有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
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
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輙
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
杖而遣之○五月納哈出乘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

遼陽千八百里○六月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illegible]
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
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
虜于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
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
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
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
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
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
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

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
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
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求追
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
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
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
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閏六月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
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
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與至

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
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
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諡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七月禮部請如
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上曰三
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
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
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
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學廟甚無謂

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八月　上
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
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勳名
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
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期馮勝
專爲己私播惡胡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
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
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
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
易慮朕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默

將軍亦報哉○馮勝械常茂至丑以勝之婿也勝每于衆
中甲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叱之及納哈出降而虜
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茂亦奏之茂既至陳所以
降納哈出之故　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
以父遇春功免死安置廣西龍州○九月納哈出等赴
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
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
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乙未天壽
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
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十月

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唐
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
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爲祀典○上與諸將論兵
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
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
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
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
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殞軀殞命亦傷元氣
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
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

十二月河間阜城驛馬户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户
芻豆之給其費不經故常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
來進益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
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奸者必
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
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
卽有過亦可用也召還復其官○時浙江道御史凌漢
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
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有廉得其事以聞者

陞右都御史○二月詔以歷代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
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
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
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
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
祀歷代帝王廟○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
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
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
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

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三月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
殿丹墀內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
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
尺有奇周以石欄陛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
以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
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壝之後樹以松柏外
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
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气海祀山川
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仍
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七月遣

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
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
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
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
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
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
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
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
之○須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海西侯納
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戶部郎中劉

九皐言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
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　上曰山
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
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定臨淸歸德太康諸閑
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户給鈔二十錠以
備農具○九月勑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于農
者莫若屯田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敝其令天下衛
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昔趙充國輩皆
以策勲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鎭諸將務在程督爾等其
申諭之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
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王爲左
宗人楚王爲右宗人○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
行人齎勑幣賜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勑曰朕惟郡
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
金鄕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
不從卽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
鈔三千錠内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初魏
敏卓敬輩凡八十一人爲給事中　上以其適符古者
元士之數改爲元士至是以六科爲建言之本源改爲士

源後復改爲給事中○四月置詹事院○五月僉都御
史黄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珑皆死之○
七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
皆還○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
詢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
以威制　上曰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且君子
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各有攸當烏
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慚服稽首而退○擢德州同知陳
龔爲太僕寺少卿龔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至
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

鈔錠○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
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
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汚泥其
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
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
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
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
來貢方物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時陳
煒已爲其國黎一元所弑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
煒名遣同叔來貢○十二月徵士梁寅卒寅世業農家

貧力學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
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
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
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
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
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
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
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正月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
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

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
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
生陳質言父成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
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
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
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
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
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初江南人俱以十一
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
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
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疋爲孳生種馬其餘
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
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
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
戶之例○申定官民服飾○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
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
降○四月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令廣西布
政司遣還三年乃來○除百官朞年奔喪之制○五月
詔令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太師李善長自

盎郎中王國用訟其冤曰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
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
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
之富貴無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
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
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
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維庸則姪之親於陛下則子
之親豈肯舍子而從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
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
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

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汚健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懇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寃延臺臣杜口臣誠愧恥忘其疏賤冀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

無所復恨矣○七月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時多假以營私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所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八月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文曰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詔考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節長三尺

旌牛尾三重詔從之○九月以福建右參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甕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卻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今官○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劉廌爲誠意伯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置閤門使倣宋制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爲之○十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

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之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產者衣食僅足芻菽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瘠宜令官核之凡貧者仍發爲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　淫雨頻爲通州白河北

梭大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泛漲溢橋
梁頹圯修築勞民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
久宜改爲浮梁于白河之上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
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路使客絡繹置馬十匹而永
平府榆關遷安盧峯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
七匹多寡不均臣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匹
餘馬撥置遵化等驛爲便北平府鄭村壩廣深滿三壩比
因通州裏河漕運故設官督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
舟楫不通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臣議行
之○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
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輙賜民爵
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
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
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
誠未盡善○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
王○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
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三月遣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
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上謂廷臣曰朕嘗
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
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
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
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四月鑄渾天儀○上謂
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淸寧已置大寧都司
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
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
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
令屯田○六月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七月命
兵部左侍郎李似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同侍班

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闕遺者隨事規正○徙富民實京
師○八月以翰林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捕
蝗弭盜民甚德之○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
唐政使西域○禮部言文武官入朝爭趨競進品級紊
亂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
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
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
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
定額建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
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罷關

門使○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丹初由進
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
民貧富及丁税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
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皆躬理
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
歸者益衆満考詣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
闕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令仍令禮部宴賞
而遣之○湖廣寶慶衛百戸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
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
命參贊清平衛軍事○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

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
有支河通永寧[illegible]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
闢陸路作驛舍[illegible]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
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illegible]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傅友德請懐遠等縣官地爲
田圃　上曰爾食祿數千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
乎友德懼而退○靖江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之
孫皇姪子正之子也初子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
謙于宮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很狎比
小人肆爲淫虐　上未忍置于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
謙復肆怨望作詩譏刺　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
知稼穡艱難以保富貴既七年以其久歷艱苦復其爵
鎮雲南奢縱如故軍民怨咨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
鳳陽益復横恣強取牧馬暴掠一鄉乃召至京笞而禁
錮之至是卒以其長子贊儀爲世子○二月詔凡親王
及功臣賜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五月[illegible]
西寧夏衛副千戸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所管[illegible]
士缺伍削官以副千戸郭德代之忠乃詣闕自陳　上
問曰爾非萬戸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　上諭兵[illegible]

忠之祖勝昔爲萬戸克滁和二州有功及渡江父震亦
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雖坐軍律當[illegible]
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爲本衛指揮僉事子
孫世襲○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
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
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諭大
治繩之言雖淺可以喻深侍臣曰誠如聖諭○教官訓
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
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對
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教諭張

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常出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
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
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
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古人身居田野心在朝廷
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鬻於齊桓公佐兵
伊尹耕于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
顯業漢賈誼董仲舒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談論
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
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函室朕
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三　　芸
儒李沆爲宰相佐眞宗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之
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
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
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廼反支
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
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
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
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等
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三人皆

惶汗失措罵之極遣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九月
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瑺任亨泰杜澤楚
樟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又命廷臣舉孝義篤
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十月追封西平侯沐
英爲黔寧昭靖王○十一月　藍玉以次征興州遣百
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玉遂班
師○命儒臣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以示
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不給祿○十二月勅馮勝傅
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
行塞上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蒐深虜庭耀張威武勑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三　　芏
王毋違朕命○閏十二月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
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
矣宜更其國號爲朝鮮○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
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
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摧碎之因以上聞　上
嘉歎之○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按察司僉事俱
五品然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
乃坐于殿外廡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
未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
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　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

占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于長史之上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
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
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
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帥師征越巂還
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撫綏士卒
賑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書
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二月遼東潤
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
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于工商

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工商雜類不
預士伍專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曰狹鄉之民遷
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
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
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
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畨衛移置
京畿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三
月　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
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
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餓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

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
者爲令○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
復祖訥之仲子○安南國弒王廢立詔絕其朝貢○五
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
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
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
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魏國
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書所載公侯家人必
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原賜[illegible]
爲民○詔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壘具皆令自備

沒于戰陣者官給之○六月俞復以左春坊左贊善淩
漢爲右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舉至京獻烏
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學
聚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尚晟在京　上知
漢無罪獄爲晟所淹命械晟還釋漢與俱來至即拜監
察御史巡按廣西奏陝西民病數事其言古人謂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
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
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
以不受私遺尋陞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譏論

擬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甞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
爲御史桂浦所劾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
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
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爲左賛善又歲餘復
拜右僉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陛辭　上問先賜歸不
行今歸何漢對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
無憂故敢歸爾漢頗長於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
少之〇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〇八月命崇山侯李
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成人皆便之〇九月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

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勑書勞勉之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
學〇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廟舊在玄津
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
稱十廟云〇三月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
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逮矣劉三吾
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
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

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
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
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
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
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〇陞行人
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
官四十員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
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敕
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
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

矣〇陝西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
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
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
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
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之義宜令有司每歲春
秋致祭從之〇五月　詔免孝子邢安童軍役安童永
州府祁陽縣人父玄成定遼以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
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詣闕自陳上憐復
其身〇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莊王謀事
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

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故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〇八月詔國子諸生習讀春秋〇八月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上以海内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illegible]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〇禮部主

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觸犯國法罪當大辟但臣年老父子情有不忍願以次男從軍以贖其罪死上憫其言特宥之〇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絶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

文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為也卧水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絶反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〇十月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顧民情而後為之今雲南土廣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

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〇十一月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齎敕旌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後任詔許之〇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山東布政司言青兖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〇四月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

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侍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〇七月河南嵩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爲〇有道士以道書獻侍臣請留覽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〇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〇十月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〇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〇禮制集要成〇十二月洪武志書成具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詔刊行之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正月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享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〇二月命濬常州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〇四月中軍都督僉事朱信言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以蘇州府嘉定縣糧米輸于太倉俾轉運之〇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種之〇七月　上覽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

忽無忌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
横然其將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
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
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
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
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
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
擅作威福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齎
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
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十一月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
坊同○十二月復永州府知府余彦誠十人官初彦誠
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
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彦誠等襲衣靴
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洪武三十年正月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
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
田之政凡十三條○四月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
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
令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

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
跡有光自天廚入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七月上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
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
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
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
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
事掩覆小人巧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
小人莫辯矣○八月詔諸王府宦各守定制不許私有

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
許○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
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
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鼓鳴皆
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
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
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
親愛風俗厚矣○遣官祭告嶽鎮海瀆之神○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

二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績麻
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
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
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
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
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〇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
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
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
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

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
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
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乂哉古語云天不與
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
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
世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
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二月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幹孟
請入貢刁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
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刀都亦據守鷹衙怒江及景
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歸化扁朝刁幹孟懼爲所攻欲
假朝廷威以拒刀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
俟之 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
以伺其變其刀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刁幹孟
之處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〇都督僉事徐
凱執卜木瓦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〇四月罷回
回欽天監〇府部請討朝鮮不許〇五月 上不豫〇
勑左軍都督楊文隨 燕王總率諸王選揀精銳馬步
軍士往開平備虜大小官軍悉聽 王節制〇閏五月
乙酉 上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

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
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
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
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
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
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
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
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

高皇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大統又豈不知建文君之牽于文義非可以紹新造之邦邪觀建文咏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大怒其喜怒豈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以欲易儲而不果蓋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業之主其所爲卽後世之所稽法況繼體垂統大事耶祖訓者有定制豈容所行之不符也蓋欲易儲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況有秦晉二王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

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扃鑰甚密戒曰臨難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度牒及披剃具耳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爲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　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資天命兆于嘉禾人事占于相術天之所與孰能禦之況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柔之過而隳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夷虜懾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紀也

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恢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　帝本天縱之資悔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恣爲殘虐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卽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爲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盡滌虜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卽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號嚴祭祀之典察禎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辭祥瑞馭撫四夷恩威浹洽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照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服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覽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觚授詞混混

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族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于罷獻俘禮亡國尊高年興孝弟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酷摧奸佞佑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

六月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紳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善屬文與兄綬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

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克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賓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之遂有是擢○七月以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李衡張鳳等爲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皆得世嗣初李賢妃有寵于上遂進淑妃　上時以難事訪妃條析皆出人意表上喜曰班婕妤之流也宮人有令妃贊易儲之事者妃謝曰妾備位宮嬪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責儲位大事非妾所知聞者益賢之時　上疾革召其兄金吾指揮暘宴便殿謂妃曰汝事朕逾一紀朝夕左右宣力多矣汝其出見二兄少敘同氣之誼妃泣拜曰妾知之矣死即死耳見兄何爲遂自經　上撫其屍大慟謂其兄曰朕非不念汝妹賢明慮他日有武后之禍抑情爲之勿以朕爲薄德也二子泣謝而退及晏駕以妃殉葬至是官之○革冗員○省府州縣○八月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尋陞學士○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尋授齊府審理副仍備編纂○以何福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副之○九月罷茶鹽

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弟晟襲爵○以馬京爲大理卿○十月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増置陜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湯文還京○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師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洲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北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十二月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王福爲右侍郎○時帝視朝稍晏御史昌隆

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
故能庶績咸擧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
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
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
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
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偏行天下不惟使朕有
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盡
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 建文元年革除 正月大祀天地于
南郊始奉　太祖高皇帝配祀畢還宮御奉天殿受羣

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
爲衡王允𤐤爲徐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以周是修爲衡府紀
善○更定官制○北平按察副使張璉坐藩府事謫典
史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燕王來朝行皇道
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
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
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
禍本帝覽奏大驚袖至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

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
竟寢○免民賃舍錢○三月帝祀先師御彝倫堂見師
生賞幣鈔有差○以散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爲海
上巡檢○勑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時有顛士不知
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誦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人
不識燕王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意一
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
起耶又嘗啓燕王曰城西其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
有可瘞者乎燕王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
何在曰死藁瘞矣顛曰亟改瘞是是當有徵燕王從之

遂改瘞焉○燕王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遽言曰殿下
尚安坐此乎何不速起去燕王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
順人乃安坐乎燕王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
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
耶臣爲李亨布政司吏臣爲李友直按察司吏也奏草
在此出諸懷中以進燕王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
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乃留之○召燕府胡騎指
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淸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五月以戴德彝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錢芹
爲戶部司務王叔英爲翰林修撰○七月燕府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輩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藏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構搏栢桂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姦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

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闐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姦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遂仰天門敬攄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臣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其城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府援遵化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輸欵於燕忌萬不敢發燕府間萬貞亨縛萬下獄聞於朝籍萬家○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恭

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柏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某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鋭意文[illegible]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不足憂黃

于辭請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
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
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
騎號百萬敎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微山東河南山西三
省合給軍餉○省磽瘠臨西雕寧三縣和曲祿勸二州
○令京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于內府○徵蕭戎指揮
僉事伏顒等入京復其官○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
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置平燕布政使司升真定刑
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徵雲南兵入京備征○八
月燕王率張玉朱能攻滦河王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

扼我南路宜先取燕王然之遂親率兵命玉爲先鋒朱
能副之初朝廷既得燕王舉兵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
炳文聞燕王南徇乃率衆三十萬先至眞定遣先鋒都
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
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
敗氣無能爲燕王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
楊松死焉潘忠自莫州來援燕王逆擊擒之○以高巍
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
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其
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

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
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于外有骨肉藩
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
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
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
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
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許太祖
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
東君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

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
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擻遠邇大興甲兵襲
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
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
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数萬突起而
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
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
經今数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
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
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

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追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將何偷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悔臣言可得乎雖臣髮苦生蝣蜹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以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張保之降也

言炳文兵三十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今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燕王至眞定炳文出城迎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亂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衆甲而降者三千餘人于是李堅寧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顧成[illegible]親解其縛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

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遂北平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中牟人楊本應募起家兵部試之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適也乃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亦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營之一國瓜我輩不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

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于燕地　皇上憐其為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麾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

被擒繫北平獄後燕王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
人心動株索本殺之○燕王曰曩予巡塞上見太寧領
朶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閫左罪謫不能支吾取大
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
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翁寧王邀燕王單騎
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
平非吾弟表奏吾死久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
洽不為備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
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閫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燕
王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

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
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
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
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夜負敕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燕王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北
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俞瑱等欲來攻吾
城莫若乘其初至無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遂令部
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燕王曰宋
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諸將
或以衆寡不敵為疑燕王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宋
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
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
被殺無遺矣燕王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為先鋒
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
多降者忠倉卒列陣燕王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
來城燕王率兵乘之入遂擒忠[illegible]數千級
餘無惡降兵勢大振山後諸軍[illegible]一月九門兵
皆潰○燕府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六
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璺夫大兵討罪不已
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入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

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
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
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
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
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
謁御前領降誥敕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
靼徤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
衣糧備邊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
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
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

[illegible]更畨甚嚴　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畨
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
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
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杖死驛官此臣失教然
皆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
后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
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
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濁亂天下
傾危宗社不已也盖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
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

皇明通紀　述遺卷之三　五十四

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營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
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
姦慝臣某頓首頓首○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衣成張
睦皆降燕○是月燕府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
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
萬代計不孝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
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
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
道尊允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
[illegible]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

黃大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
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
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等又使惡
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
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
諸軍披甲執杖銃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
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
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
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眞定
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甯忠右都

皇明通紀　述遺卷之三　五十五

督顧成何福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
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
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
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
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
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
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太
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
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
齊尚書黃大卿等誓必不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稱

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
官吏軍民成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
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肯平叛衛○十二月燕
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蔚州鎮撫曾濬起兵攻
北平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于其家○衛
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以練子寧爲
吏部左侍郎茹瑺復爲兵部尚書○初令武官襲替兵
部會五府取旨是時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掌左府
事孝陵衛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
駙馬都尉耿璿掌後府事附馬都尉尹清○省躬殿成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
爲銘○泰賛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
庚辰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二年革除正月天下官來朝
免賀○二月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燕府自居膺
關還北平景隆遺書燕府請息兵王答書索齊泰黃子
澄○三月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不
願署教者聽○武臣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
其故官○四月巳未燕師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
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
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
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還營
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
火器一窠蜂揣馬丹于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
大戰燕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
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丁丑燕師追濟南
巳卯李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燕兵以箭射
書城中使急降濟陽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
城外請罷兵○六月八百媳婦國入貢○遣監察御史
周觀政監徐州兵○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而釋之○平安率兵
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復德
州○高煦出軍良鄉平安兵不敢進○濟南之役靖難
兵南去郎軍中陛鐵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
石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
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實多
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
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
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
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公檄諸守臣倡

我集勇侯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蹤之公館穀米
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不難旦夕平耳
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爲
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
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
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歌激發忠義高
魏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畢遇知巳之鉄
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
僉憲高公之紓謀大參宋公之周旋夜陣張都統之能
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

播之勉旃衆資畫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永
○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山西清遠衛卒羅善
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
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
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
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
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可
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獄
中擢戶科給事中○十一月盛庸駐德州燕師移直沽
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燕王自率兵循河

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
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燕師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
率兵躡其後營于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
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詔舉優通文學
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即建文三年革除正月擬命神寶
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
萬方精一執[illegible]子孫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
上帝命授以重寶[illegible]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illegible]山
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illegible]帝郊祀宿齋宮夕夢

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爲
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
大宴于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辛未大祀天地于南
郊明日宴慶成羣臣大歡會賦詩詔頒示天下○丁丑
享太廟告捷○燕王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
敗皆免冠謝燕王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失在予予以爾
等皆同心戮力毎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弛遂致違律
并發前功如慈毋愛子過于姑息又致驕縱此豈子之
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二日乙巳燕府復
[illegible]出巳酉至保定盛庸令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

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〇三月辛巳燕府率兵至夾河盛庸結陣甚堅燕兵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强弩戰盾固卫不能動燕兵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即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燕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攢相牽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力戰被執不屈死焉張皂旗者以都指揮竟偏將力挽千斤每遇戰靖難兵輒揮其旗先登屢有俘馘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畏之是夕戰酣迫暮

各歛兵入營燕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燕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張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楚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〇癸未眞定諸軍率師駐單家橋〇靖難師渡滹沱河狥順德廣平大名諸

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燕王恐却不受慰撫之至大名役敵燕者言朝廷已竄逐齊泰黃子澄燕王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燕王乃上書于朝大率言齊黃剪削宗藩加以大惡欲眞死地雖屢號訴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攝勒臣不敢爲首毋用傷悴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

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罷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則天下幸甚幸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吾方欲息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嵓賫詔至師燕王讀之見詔語肆慢語嵓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奸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嵓瀕行上何言嵓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是入奸邪言已固夫三尺童子猶不可紿也指

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紿此曹可盡紿乎嵩惶恐不能對
諸將厲聲曰嵩爲奸臣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燕王曰
奸臣不過數人嵩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嵩戰慄流
汗被體不敢仰視燕王恐諸將加害乃留嵩寘左右慰
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
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
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
奸讒構以至于此臣所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罷
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
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乞 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

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
此言出于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嵩歸至
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嵩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
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諸將不和未
見可勝孝孺默然嵩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
語孝孺曰誠如嵩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嵩
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六月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
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殺觀海衛指揮張壽壽飲中
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
鮮市馬○七月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

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燕府
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限滄道田人五畝○八月丁
巳燕府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
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兵圍西
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是月老撾入貢○放還
不識字人材及年未三十者○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
○平安兵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倭寇浙東○十
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
水寨燕府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峩眉山下燕潛兵出
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

房昭韋諒走西水寨遂破燕府還北平○十一月遼東
總兵楊文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
七十一人皆被執○平安戰敗燕將李彬于楊村○韃
靼逼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丙寅燕府
復出北平○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文錄用復
留士奇於翰林○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 正月燕攻汶上
都指揮薛鵬被執○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
兵江西○二月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燕王
[illegible]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指揮款台帥十二騎前覘

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卽鳴鑼馳入其
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卒大驚潰擒其千戸
二人歸燕王曰欵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
左右錄其功○五月己丑燕將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燕○辛卯翰林修撰王艮閉門涕泣與妻子永訣服毒
死之○燕王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
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燕王勿攻城垣徑擣金
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也燕王從之時師駐徐州
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
糧令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柰何燕王曰無

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置
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
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
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遺騎轂轡徐
行既渡河砲舉伏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
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外溺死千餘人斬首
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
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燕王下
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侵擾
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詔天下勤王曰

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予
尺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
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蘇州府知府姚善寧波
府知府王進率師勤王○六月乙卯燕兵遂渡江盛庸
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燕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
走鎮江守將童俊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
有督將密議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殺植率
衆迎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于
白石山○壬戌李景隆言燕必欲得齊泰黃子澄輩
上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

隆等惶懼不敢行上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燕府曰勿
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上會羣臣慟哭或勸
上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
四方之援議不決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
師禦戰將士離散不肯向敵翰林修撰王叔英太常少
卿廖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
促勤王兵為燕游騎所獲○丁丑金川門失守有翰林
編修程濟者善術數見上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
耳于是從上潛行每遇險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
莫知所終○燕王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

赴逆者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當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燕王既登極工部尚書姑瑺首入殿賀燕王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于天地祖宗柰何瑺扣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燕王大悅進忠誠伯○　上既即位以都督廖鏞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鏞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　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為絕命詞曰天降亂

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狥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鏞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鏞亦見收遂逃去○召御史高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先塚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東平吏目鄭華守

城力竭不食而死朱景先守金川門變服走蕭寺而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濟謝昇俱協力戰守不屈死之長洲樵人[illegible]政聞方孝孺死慟哭不食亦死○雪庵和尚壯年始[illegible]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遊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illegible]景賢[illegible]森對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晰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宜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

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illegible]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illegible]而繼和尚貌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illegible]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問和尚當建文壬午登[illegible]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愁

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
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
　未敢録行于世或曰此松陽業希賢也以賢
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
郊大赦惟名在姦臣榜者不宥○以都督李增枝節制
荆襄瞿塘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
北諸省○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
遼東何福鎮守陜西都督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
雲南○召戶部尚書王鈍諭之曰爾向輔建文門朕骨
肉今何顏耶鈍頓首謝罪遂命致仕○執刑部尚書侯

太下錦衣獄死○縛工部侍郎盧迥就刑迥不屈長詬
而死○建文中太監沐敬慷慨直言後從征漠北逾月
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
再四　上罵之曰反寇敬仰視曰顧不知孰爲反寇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
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遂釋之
　鄭履淳曰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
　威行罔貸而冰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于向
　往建文繩武敬體爺敦人重名節士惜廉恥試觀革
　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于
　此者也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舟姬比兇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
　智如管仲以忠　高皇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揚雄
　亦無不可胡乃甘飴于赴鼎取適于拊生宗嗣俄戚
　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煉益勁長
　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
　之節尤爲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此委曲終完大義他
　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
　泯詩不見于蛾眉幾豫夬于色舉者乎盍自推裁留
　名外人人苟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問彼伯

　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　臣竊謂　高皇作人
　之化更爲過之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高皇變
　夷爲華誕敷文德茲方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
　以後四十八年乃有巳巳之變去戊申入十餘年從
　教愈深宜有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于建文
　可也於時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遂
　大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
　其致一也巳巳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潔行固
　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歷歷如漢長孺唐韓休宋田
　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于位也度之濟

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
之隆替故詳逐國諸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
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朕感動于斯也
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
土地靡爛生民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
東征西討芟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
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改更
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
陣巳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
征討將士卧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

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
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
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
王世貞曰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
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
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
侯興安等十一伯巳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
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
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
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竟六年論平安南功進
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
百石巳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
之世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
進侯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
伯巳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諸帝世僅一大封而
其他破軍殺將戡亂俘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嗚呼靖
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
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泰山之固此其忠誠巨然英
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余所
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巳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

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
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　高皇之盟白馬
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
綫之虜與萑符之盜鹵級数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
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兄彼誠不
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
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服一一屋正之然至
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費太倉水衡金錢
縛之于股掌穿遁之摧東虜積級至萬余其所遺敵
固皆狠然其績豈與他徹侯等而搢紳大夫猶斷斷

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
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三終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四

繡水卜世昌校訂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諭兵部曰從朕平内難軍士已論功陞賞平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職有差○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理有勳周王橚第二子建文中嘗告其父不軌至是弗容于父遂有是命○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臣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命如舊賜之○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聞○改寧王府於南昌○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會官于承天門覆審施行○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備○三月朵顏福餘大寧三衛初爲兀

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即山戎地秦時爲遼西北境漢爲奚會所據後魏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王子權于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朵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會率部落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于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廣寧前

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朵顏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峯三屯密雲白羊僅僅妝縮譬之左臂癱瘓則上谷孤子後背偪倭則盧龍單薄哽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胸背則告寢警逼失計甚矣○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河南裕州言地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該部行之○鎮守貴州鎮

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輙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必賞宜令一槩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之○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圯壞請發民修治從之○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四月有安南權理國事胡奃遣使奉表文及方物以賀即位禮部言遠夷忱恐難信

宜遣使廉察從之○右副都御史黄信以泄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黄信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敕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寧乃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

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小本衛經令
有司理辦有乖治體請自今官府以公事至衛者行正
道平體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
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
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
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
下衛所開讀科歛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
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抄
謄差人開讀爲便上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五
月　勑戶部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

人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劄除之○文武百官進
太祖高皇帝及孝慈高皇后尊謚○諭天下諸司事干
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
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
以重罪○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
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
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
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
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九月高唐州
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爲刑科給事中○十月丙午承天
門守衛千戶奏先晚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寶鈔
提舉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事　上諭法司曰
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
私忿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兵科給事中言
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
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
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不齊而軍
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速容有謬誤姑釋勿
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賜貴州鎮遠侯
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

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
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
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近成言今
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
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十一月定給驛
傳例○勑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
使齎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
制設泰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處軍民鎮守邊境
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今當授者
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命

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隷應天
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
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
日早風冱寒 上召福等諭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
給今且遂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
軍士次第成之○閏十一月戊午安南遣使隨行人楊
渤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請封胡奃爲安南國王
從之○通政司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
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
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

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所去之○十二
月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
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
鑄造悉從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
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
仍重賞之
甲申永樂二年正月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
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 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
久計于是命復行仍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日本屢

寇濱海郡縣靖難後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
十餘人縛至闕中悉死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
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
毋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数夾帶刀
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 上喜厚賜之○福
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
以聞命禁民間海船有司防其出入○二月遣應天府
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三月改封懿文
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熈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
祀○四月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

臣不當違令于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
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
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
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吏科右給事中
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八人須詔外國皆素非誠實
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
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
行之先當言何必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
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
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

主能用與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慎勿泄也○五月禮科
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
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
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
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爲翰林修撰○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
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
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於酒
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
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

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上初設
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曰蒙古曰曲
先曰罕東所設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
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
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
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大學士楊士奇
進呈講議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一章一部
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
凡修諸身施于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上曰孟子
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于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証

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
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
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
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
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六月朝鮮國王李
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
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
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勑遼
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
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

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
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于
學已有根本但更當進步耳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
曹乎其往勉之○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
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止之○八月老
撾軍民宣慰使刁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
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㷃弟也
日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
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曔立亦止二年子晛繼
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弒之

而立晚之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
後皆其逆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弒顒而立顒子案
家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弒陳氏宗族并案
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奃爲大虞皇帝
臣以先被擯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
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讐
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
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
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踄以達老撾然
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

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
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
至于今年始護躬覲天顏伏念先臣受命於　太祖高皇
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
殘棄禮法累行弒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
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
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
黎蒼攻刼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
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
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傾見思憶

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
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
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
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于國事
臣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遏眞爲裨將洪
武三十二年代遏眞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
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
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臣聞變遁入山林與猿狖雜
處耿耿忠誠欝抑無告　皇上入莅大寶統正萬方敢
瀝膽披肝請滅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境上今年四月到

思明府接送弃覲天日切惟奸臣黎季犛乃故經畧使
黎國髦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貴仕一
旦弒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奃僭號改元不恭朝命
肆虐下民臣義氣激于中上干天聽願賡一視之仁哀
無辜之衆興弔代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
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擒滅此賊剪除奸
宄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
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效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
伏望　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有司給與衣食○九月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斛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冊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

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十一月上御奉天門錄囚既系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毋老無養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官民令于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𡗝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

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𡗝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弒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家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贈徐增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

乙酉永樂三年正月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勸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敕獎諭之○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敕往問安南國胡𡗝俾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二月直隷

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
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〇蹇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比
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
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
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
所議從之〇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
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
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
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〇賜國子監雲
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〇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
以上餘悉免之著為令〇[illegible]　上以代寧秦晉承與
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illegible]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
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illegible]〇六月湖廣都司言楚
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illegible]此開門　上以書諭
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illegible]為都司軍衛今王
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illegible]以備重之意〇安
南胡奎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illegible]等入朝上表謝
罪請陳天平歸國〇七月遣行[illegible]等齎敕諭安南
胡奎阮景真等與聽俱行〇延[illegible]御史汪俊民言

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
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
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
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
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
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
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
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
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〇上以海外
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

各設驛以館之〇十月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併洪
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
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
可擅更改即命頒之所司永為儀式〇盜殺駙馬都尉
梅殷
　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　遺詔誓劍勉
強釋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雲募能刺都
尉者官超三級王蔗知失機指揮許王癸到囚四十
餘人奏報　上大悅令其夜候其早朝到小舟打竹
橋擁其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掀擲其下水淺不能沒

奮冊罵其背而死大長公主朝號慟語　太宗命郎
捕許至等詰問曰汝于梅都尉何仇對曰有肯　上
怒即命金瓜鎚折其齒併其從皆斬于竹橋以報都
尉其三子皆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
督僉事譚深趙曦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亦無所謂
許至與王駙馬也深曦挾私恨及窺伺有之奉肯則
謬矣二子皆指揮使一爲都督同知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
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
亂纔数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殷鑒也

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〇陳天平陛
辭命陝西參政王麟送之勅封胡奎爲順化郡公〇二
月　上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成軸
賜諸王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祭酒司業〇勅鎮守
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
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
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王於城都三護
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
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〇五月遣忽都帖木
兒答剌罕齎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曩者丑閭回

原缺第十八葉

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
爾毋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
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
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数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
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
命所在則當人之旋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
進退兩難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
二端〇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無忘患難榑至國復
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說輒用護衛兵守
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囿築墻垣截往來守

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人滅口
上賜書索拱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　上
以橚書示榑榑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
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斮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遣
罪斥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羣臣又以
教授葉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
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
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柰王何況垣等皆
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

採比闘進詐傳詔肯僞作勘合招集軍民復以採辦爲
名大爲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黄欲壊
國事者何異卽遣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干鞫
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
并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王達卒達字達善無錫
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　上卽位用姚廣孝
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順爲文章
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
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司歸其喪○勅
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七月

墨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御史尚嚴
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爲御史
時有糧長罪不應刖麟煅煉成獄奏刖之麟恒有歉于
心及病見被刖者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冥
報云○八月　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逵劉觀等以營建
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力俾無恣怨各盡乃心毋忽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
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皆
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
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

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
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十一月以仁孝皇后内訓
賜羣臣俾教于家○十二月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
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
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
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
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
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是年
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

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
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
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永樂六年正月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黄福言交
趾初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
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寛簡以綏新附之民
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
輕省○二月守巡狩禮○三月皇帝勅諭福建都司行
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
軍民急于衣食又有趨事之勞朕體念艱難不忘夙夜

爾等受國家委任狗祿苟容下民疾苦恬不經意互相
蒙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吏假公營私剝民肥
已恣其很暴流毒無厭督責逋負連及累歲鞭箠縶
困迫難勝原爾等之罪死有餘辜今且寬宥以勉將來
其事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但有追徵未完稅糧
諸色課程鹽草賦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咸與蠲
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勑奉行○書諭虜酋本雅失里
不報是時鬼力赤衰虜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遣鴻
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太祖於元氏
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

還爲可汗統率其衆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
即皇考與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二
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賚俾于近
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下人所惑徒擁虛名禍
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仍不報○鄭賜洪武乙
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北平布政司參議建文中召爲
工部尚書　上即位李景隆言賜爲建文所用罪亞齊
黃逮至上問賜吾嘗何如待汝乃遂相背耶對曰亦盡
臣職耳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
相能者數短之上前雖上素亮之而賜懷兢畏既疾猶

强出剸繇至是卒　上遣官祭塟雖未嘗側媚以求容
而蔽以存身其情亦可矜云○七月　上御奉天門顧
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
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
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
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
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
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八月壬午戶部
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以田工新開
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

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不能堪
仍從輕例

己丑永樂七年三月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
雅失里倔彊漠北時入寇擾邊陲　上以淇國公丘福
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眞
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帥
師北征福等陛辭　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
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爾愼之○五
月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勑書慮或
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彊毅克勝英雄威猛十

六守編爲勘合〇封兎剌兀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〇六月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蒙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爲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　皇太子召綱珩面詰之皆承伏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〇七月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楊榮齎勅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〇八月張輔敗賊黨阮世每於　子關〇

十月　上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侯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〇十一月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〇十二月左中允周幹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逵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子曰逵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〇守京城門內史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發事滅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構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檻送簡定等至京師伏誅〇二月　上親征北虜車駕出德勝門金幼孜與光大胡廣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鐃鼓之聲旬震山谷晚次河清驛抵居庸

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駕過如是者數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雲霽天宇澄淨雲霞五彩爛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焉〇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〇三月駐蹕鳴鑾戍兎剌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哈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〇乙亥　上大閱誓師〇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上曰是何

言也聖人有資于蒭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巳以掩羣策○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七月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遣楊榮齎書諭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北京○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第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

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令○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上表請降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

卯永樂九年正月勑戒泰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以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告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竪取人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盖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詔赦交趾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三月 上御

奉天殿試禮部永樂七年會試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賜進士有差是科得錢習禮○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縱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五月有倭寇浙江磐石○六月楊榮奔喪還起復至京○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兖州至濟寧而合

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
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
至臨清直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解縉下獄尋
卒
王世貞曰傳信錄言 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
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于汝意何如縉曰
太子守成王天下之本豈可輕動 文皇默然縉出
過太子謂曰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久在東宮矣
太子憂甚明日遂投井左右救免 文皇聞之召太
子問曰我初無以廢易嫡之說汝聞之誰耶對曰解

縉言之耳 文皇怒遂置縉于詔獄久之掌衛事指
揮紀綱請曰縉久在詔獄實無大罪 陛下赦之
文皇大怒曰朕以彼爲死矣乃在乎綱知 上必欲
殺之既還遂召縉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既醉遂
埋于堂下雪中頃刻而死按解公初以泄其語爲漢
王所訴出爲交趾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 旨
下獄久之竟以舊憾死今言太子投井隨即下獄
大誤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
禮部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
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三
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
長泊水夏秋有餘冬夏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
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
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
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直趣
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
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九月通
政司言莆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
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

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
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
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
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
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
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
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
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横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
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關竪不

淩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兒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十一月張輔李彬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狗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目皆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

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疋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壬辰永樂十年正月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成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二月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戶部減涼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於是定納涼州鹽糧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

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損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溯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爲之○七月封錫蘭山

國耶巴乃那為王赦亞烈若柰兒還國〇選韃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韃官閒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〇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節移文

中外知之〇十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清浦築土為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俟農隙為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〇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〇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〇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故事〇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illegible]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illegible]

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廼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〇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為寇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之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輙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〇洮州衛所鎮撫陳恭　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

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

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癸巳永樂十一年三月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貴州左布政使〇四月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特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〇交州府所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歷北江府所隸五州縣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闕謝恩悉

賜勞遣還〇六月開平備禦郭亮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飛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〇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　上巡北京勅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促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illegible]使封為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illegible]　〇十月[illegible]

壓歲成〇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寇邊〇以野蠶絲繭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製衾以薦
甲午永樂十二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免朝賀〇三月設隆慶州并永安縣隸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為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〇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十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〇戊午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呰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齎勅往勞之〇己巳車駕次黑山峪勅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詔曰朕祗承天命撫御

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厓剌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
類歲相讐殺敗亡喪没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
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羣
即復驕恣辜恩負德背違信義擅自殺王執殺使臣侵
擾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猒覬覦圖大朕不得已躬率
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逆戰一鼓而
敗之進至土剌河賊首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
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
獸獮禽獼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筭餘悉宵遁
遂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會長幸詣

軍門來朝推誠待納以安反側招徠撫輯令回部落嗚
呼奉行天威掃腥膻于絕域綏寧附順覃恩惠于遠人
俾中國靡轉輸之勞疾邊埸無烽堠之警○七月駐蹕
宣府○巳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
使楊義進鑾表至○八月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
武羣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功賞
乙未永樂十三年三月　上御奉天殿問舉人對策賜
進士三百五十一人是科得王翺高穀上以禮部會試
下第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試之續取
二十四人竝賜冠帶給敎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
科○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五月開
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
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
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
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
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
啓閉人甚便之○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
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
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七月都督府掌
府事隆平侯張信奏比海寇至福建金門千戶所副千

戶李敬督舟追捕焚賊船一斬首五十八級生擒賊首
金總管等男婦十一人獲賊船二艘禮部議奏統兵副
千戶陞指揮僉事賞銀百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餘各
陞賞有差○勑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祗奉天命紹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
庶謹幹濟盡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闒茸無爲貪
汚壞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
勝蓋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
官吏指以官辦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
得贓物各分入已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

致使敗露已該淩遲處死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
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
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
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十一
月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
賀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
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勑陝
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
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

操練侯赴北京閱視○兵部尚書陳洽言朝廷初討黎
賊臣季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
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
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勑諭之○十二月　上諭
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
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
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選發爲
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
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勑

旣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以遠不行與爾
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
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五月壬
辰朔日有食之○六月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七月
遣將練兵海上防倭○八月癸酉旦壽星見呂震率文
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
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
所○勑交趾總兵官張輔馳傳還京○賜和寧王阿魯
台及其母綵幣五十表裏都督也先土千綵幣二十表
裏阿魯台部下頭目格擔等二百三十人陞都指揮指

揮千百戶賜賚有差○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
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
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
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
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
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
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
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爾所言有據
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
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

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
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卒行之○陞戶科都給事中
胡濙爲禮部右侍郎○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
稱爲我朝王羲之命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
粲爲翰林院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是年監察御史
黃宗載巡按交趾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倭寇浙東○二月谷王穗在長
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與都指
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爲師尚父智信爲國
老令公而成智信亦輒應之爲讖書以爲讖有十八云

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
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欲乘隙
爲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踪跡益露長史盧廷綱
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輿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　上未信與過南京又啓太子曰臣昌死上聞
上顧不信願陛下垂聽愿臣言他日得無連坐臣死不
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菴時
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菴之施欲結蜀
王爲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熑因詭
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

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　上
見蜀王疏慨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文不
宜欺我張都督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
持勅諭穗令穗遣悅熑還蜀穗不意使徐至不得已就
徵至京入見　上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伏死罪成
國公朱勇等諸大臣廷劾穗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
大義滅親陛下縱念穗柰天憲何　上曰穗朕弟朕且
令諸兄弟議至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穗違祖訓謀不
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
國法固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子賦灼賦熗爲庶

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五月倭寇浙東○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
運○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修孔
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
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白
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
誅之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十一月工
部右侍郎蘭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倜儻閑達官大節讀
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授刑
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

原缺第四十一葉

是科進士有林廷㷆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用爲近侍問其籍貫林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爲某部官林退數步復呼回曰老蠻子也沒此福改爲某州知州攷戊戌登科錄亦無所謂林廷㷆者其誤可知

四月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奉表謝罪〇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劳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海濱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置烟墩瞭望從之〇十一月亦

力把力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〇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已亥永樂十七年三月蹇義父丧起復〇六月總兵劉江以破倭功進封廣寧侯明年卒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重于廣寧伯諡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爲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攷之國史蓋榮父名江卒于戍仍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余于宛委餘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爲異而榮亦其一云成化間修史者于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伯子江襲可謂鹵莽之甚一統志則又承其誤而云劉江桃源人燕山中護衛百戶靖難有功累陞中府左都督又云劉榮宿遷人襲父職靖難有功進封廣寧伯不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嵩山自食其力力耕火種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

罕知之有中官使沐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明旦普召番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㳘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義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鳩太藏採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　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鷄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〇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

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暱
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
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七月行在
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
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
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
量顧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
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九月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
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

松栢三日○十二月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
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
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
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列宗社丘墟元世
祖時戍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
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究
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厲惟恐蹈宋元覆轍以
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
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
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
司受贓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
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
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
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
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究不作朝廷有
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
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
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
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

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
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
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
上其廉污能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
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
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
今宜慎選之
庚子永樂十八年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
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
姑逮至京詰之○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字

原禮河南洪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斬義可謂眞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邪銘夥詭言邪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穗貨財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薛應旂曰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縣馬嵤有北於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是產駒麟臆肉鬉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十月乙卯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叔毖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毖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時置刑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毖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毖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塟辰州叔毖存心厚臨事果蓋多惠政云○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

迓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

按震澤紀聞言河南人王璋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變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若用兵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敕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敕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

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攷之國史非王璋乃王彰也永樂十八年十月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上使親信大臣覈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　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俯伏頓首言死罪死罪　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癸丑至壬申僅二十日耳計王彰履任之日王已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巡撫之先王已召至京承反謀矣告反者丁俺三也彰無與也遜獲衛者袁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以復云將兵十萬且至耶

十二月乙卯皇太子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

上喜賜鈔一百錠命諸司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四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營繕所副吳福慶等七人為所正所丞楊清等六人為所副以木瓦匠金所等二十三人為所丞賜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

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
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
山川諸神主○華戶刑二部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
三司○改楊士奇為左春坊大學士○五月交趾總兵
官李彬言交趾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
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為率度地險易量
事緩急以為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隷兵籍
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
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十月阿魯台數寇邊時阿魯台數年生聚蓄牧蕃富

遂克悖桀驁每朝使至輒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
出沒塞下為寇　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
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撤聞　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以
李慶為兵部尚書
壬寅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三月　上
議親征虜寇阿魯台在廷文武諸臣群謀僉同命五府
整兵戶部理餽饟諏日啟行遂誓將士○丁丑以親征
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軷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
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四
月辛丑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倅遁去遺馬二千餘四

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乙卯駐蹕雲
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
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
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
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群臣宴○乙丑車
駕發偏頭命將士獵於遺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
好獵顧惟致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
氣耳○丁卯大閱諸將曰兵行因水水因地而順流兵
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
謂之神令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

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
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
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
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
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
懋遠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
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
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策深遠無所遺失
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

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
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
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
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車駕發西
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
將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進左哨右哨左掖右
掖以繼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
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
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

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上
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
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
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
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
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
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癸
未車駕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
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六月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開
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
牽制之術然其無不多知大軍北行必以喪膽況敢攻
城哉不足慮也○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
天下○九月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駕將
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
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　上
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
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寧王之子歡

所敗掠去人畜無筭部屬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
走遠避不暇敢南向耶　上以二人爲正千戶有先鋒
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
落來歸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八月宴勞
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甲寅車
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庚申車駕次萬全
兵民有進馬牛爪等物者命倍時值酧之○十一月皇
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数造詭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
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
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盆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蓋

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〇十二月交趾上供絹千七百
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
其供自十四年始歲增損而是歲獨蠲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三月戊寅大閱天禧寺將成賜名
大報恩寺〇四月癸丑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山川車
駕度居庸關〇庚午車駕次隰寧〇五月巳亥朔車次
威虜鎮〇乙卯車駕次開平〇壬辰車駕次長樂鎮楊
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今朕至
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底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
志如此天必助順矣〇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

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刼掠漸
致滋蔓請兵勦之　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
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
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
恐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
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
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遲〇丙申車駕次清鎮郎
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
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
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

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〇巳亥車駕
次威遠川〇六月甲辰朔　帝出塞巳久尚未抵賊巢
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思慮奏言虜巳遠遁遂
議班師之命〇戊午車駕次玉沙泉〇巳未車駕次龍
武岡〇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
奏臣等巳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荒蕪野草虜隻影不
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巳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
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〇癸亥車駕
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糧盡
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

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巳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
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
等且休矣〇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張輔等諭曰昨日
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巳
不窮追也且今醜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
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
志定矣遂命班師〇七月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
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
朕親征過此也〇辛卯　上崩于榆木川學士楊榮自
行在還報大行晏駕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

開平迎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衆行在惟杙府三
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藉慮護衛爲變遂秘未發
喪皇太孫瀕行啓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
識無以防僞東宮殿下顧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
則不及臣對曰殿下未践祚令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
行常用之寳東宮小圖書亦間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
上禀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東
宮殿下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
歸汝汝就留之旣行殿下顧臣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
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

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又曰自今朝廷之事仗蹇與汝
但蹇亦有進疑汝須盡心汝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
曰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公以厭服天下之心
須尃恩及下然必先危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卽位首進
宋昌史書以爲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近侍殿下必
不遺惟不應先此
按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内侍秘不
發喪銷錫爲榔固之卽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
入朝一召　東宮于留都俾皇䮠卽位比喪達京師
寂無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䘮梓宮文靖一時鎮

静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與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
成之耳　仁宗特有劝陞賞文敏論公　詳據史
上以六月辛卯崩于榆木川壬辰學士楊榮與御馬
少監海壽傳寳旨甲辰至行在　皇太子命太孫往
行營仍報訃各王諭中外丁未成服　太孫以己酉
至鷂鷄谷至　御營發喪六軍號慟文武軍民人等
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内然則所謂太子
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耶
高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犂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
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

威之震後世所藉頼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
敝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
高帝百戰定天下晩年至以数十萬之衆困于白登
及尉佗之覇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清
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
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負篡逆
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於并　衛以灑庭刺之强
及阿魯台敗衂屈于脫木花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
師又得以奏凱奔命撻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欵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

中惟俺答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尾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鄭曉曰　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閎大調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閒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職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羣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卻祥瑞貴節禮文經畧徼塞訓廸子

孫一書萬言敦睦宗族保全功臣收交南罷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寔貽孫翼子久大之基也詔封瞞寧承祀謚文方黃諸人寬旨開釋猶盛德事矣

王世貞述成祖功德曰　成祖文皇帝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北虜三下南交舟車之地無問大小遠邇悉奉琛幣若榜葛剌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　朝命爲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韃靼女眞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幾三百處直西部落數

百種加重譯來附其請置官府蓋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撫安撫司及軍衛郡縣增益數百　自古討西南夷未有生得其王者獨是時下安南得僞大虞上皇黎季犛即胡一元僞虞國主黎蒼即胡奃僞越上皇簡定僞越王陳季擴錫蘭山國王亞烈苦納兒蘇門答剌前王弟蘇幹剌　古西南夷國王未有來朝者獨其時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闕下卒於京子遐旺受封闕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又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答剌西王麻哈吒剌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敦奔俱來

朝受封爵　自古封止中國山川而獨其時封日本山曰壽安鎭國山各立御碑凡北討及廻鑾所至如靈顯翠秀等山神應等十二泉立馬等五峰諸壑谷拔甸岡巘川圃磧戍之類皆賜以加名勒石垂永久各國貢物自金銀犀象香藥珊瑚玳瑁鶴頂龜筒諸器皿外鳥則有孔雀火雞紅白鸚鵡倒挂駝鳥獸則有麒麟白虎白象紅猴黑熊黑猿白鹿福祿馬哈剌六足龜白獺而中國亦自兩進騶虞人則有金衣銀衣又黑小厮香則各色龍腦奇南蘇合油布則兜羅綿紅撒哈剌八者藍覬木黒蕪蔓番沙紅紋節智杜

花頭乍蓮花織人象之類珍珠寶石奇怪之物充牣
天府

仁宗昭皇帝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愼乞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務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令還監進學俾由科舉

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亭達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效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若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庶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侍六科給事中多顯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初文皇寵信解縉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　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文皇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妻子還鄉官

其禎爲中書舍人○改淮府長史王棨爲吏科左給事中荊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阯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文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鎭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屛非封鎭而何惟叔審

之○免逵安王貴煐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
告其父有不軌詸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
遂有是命○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諄
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
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
命○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所山之水流經城
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
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
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
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

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勑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
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
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
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
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勑平江伯陳瑄洪
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資私用今後准
此令官府無得阻當○以破虜功遣太監楊瑛鴻臚卿
楊善賜御酒千瓶羊百羫勞陽武侯薛祿等加祿歲祿
五百石都督同知高文等加秩賜白金文綺鈔錠有差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巡行應天鎮
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韓王冲𤇣襄陵王冲
秋樂平王冲焚各獻詩頌　上嘆而嘉之賜勑奬諭比
之東平河間仍賚韓王白金五百兩鈔六千錠錦六疋
紵絲二十表裏紗羅各二十疋二王各白金二百五十
兩鈔四千錠錦三疋紵絲十表裏紗羅各十疋仍令戶
部加支本色祿米有差○哈密遣人進硫黃上謂從前
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嘗有進虜中既有硫黃
則制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賊闕亦須有備勑大同宣
府總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柴信爲錦衣衛都指揮

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上嘗問輔所
親輔以信對遂有是命○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儁
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
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儁爲太
子少傅諡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
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
固位之計國亦何賴○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勑
諭文武羣臣曰間因大理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朕
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議置諸法朕
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

務力負愧咎爾羣臣亦各思以 君子之道自勉勿以讒
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令弋謙朝參如故○上諭
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
絕其祖宗父毋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毋尚不顧
豈有誠心事君朕巳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
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欲亦惡
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楊士奇等
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三月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四月賜皇太子圖書○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南

京地震有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
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憮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
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
搆心之艱危吾二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
巳泣二人亦流涕相慰 上曰即吾不幸後誰知吾三
人同心一誠○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文
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
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
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
瞻圻憾父殺其毋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

至是高煦恐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
發兵取安樂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
構至此乎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皇太子發北
京○六月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命文武百官免賀免
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大赦天下
鄭曉曰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讒譖之言未嘗與辨
益恭約順謹乂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
訓戢尊志愛民始終無間初在東宮淸心寡欲被服
寬博宛若儒生毎詢民間疾苦既即位益行其志毎
詔書下萬姓歡呼一遇水旱齋居露禱郡縣饑役即

遣賑貸罷科市巳逋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巳裕民恒
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二廷臣才行高下瞭然幾
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
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責怒嚴謹邊備
不勤遠略遣將陛辭毎戒曰民力罷矣愼毋貪功廣
至塞驅之而巳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貴功
懋德等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贓
吏毎戒法司曰贓吏務厲削民裕巳國家恤民必自去
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賢才授
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悖逆無幾悔

悟雅志儒術務学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説信之甚篤少倖　太祖晚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輙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祭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　祖宗創業艱難毎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必施霈澤號稱仁廟不亦宜乎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四終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五

繡水卜世昌校訂

宣宗章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太祖開創　太宗中興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代自可免設以省民力且一費自爲千先帝何益上從之遂著爲令○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民食最難採拾不給公私無借獨承舜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速行之○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七月順天府懷柔縣知縣邵

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榆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
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所
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
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漢王高煦陳奏利
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
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
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
已革不可不順從也○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
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念民力艱難命

減半造○九月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
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
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
立功無功乃坐原罪○十月復擢凱思州府通判凱為
通判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覲撫字豈弟乞復其任吏
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踄艱難求其
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
優之○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
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
以養賢六曰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總交阯

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
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
賊以靖邊方　上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
政及交阯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
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
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誅之過勅至
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
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遣使齎勅命扈剌賢義王子捏烈
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

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
燈復書報謝頃之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
覘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
耳○二月陽武侯薛祿言免宣府懷安永寧諸衛軍採
辦柴炭○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
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
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
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
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
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

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
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熟
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
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用從之○四月命成山侯
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
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上
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
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
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

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
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王毒害
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
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
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
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
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
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
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
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
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
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
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
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
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
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
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
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
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
義如此況陛下父毋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

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
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
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
言耳○釋義勇衛軍閆羣兒等死罪初羣兒妻毛氏有
淫行李宣者嘗以告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於
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
罪當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
聞鼓訴寃給事中李庸以聞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
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他適有
驗貴不爲盜上命釋羣兒等毛氏論死諭左都御史劉

覩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逆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多不免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見開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五月下詔赦交阯有罪者○禮部奏錦衣衛

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艱難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六月

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須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七月上以漢王反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謙內使陳錦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八月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反狀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非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　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悃

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惟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盛兵見太傲倨不拜敕南面坐踞太大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今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勑封贈　今上修理濟邇廣殿等事為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

侯並宗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汚衊乘輿
上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
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
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
二心行决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勑遣指揮黃謙同
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
守居庸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
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
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

郎郭璡郭敦李祖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
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升山雲尚書黃淮
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
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
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
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
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
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
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
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
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
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斬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禁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
出朱恒屢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
侯等將兵擬背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投歸
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
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
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或

擒或以王為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辛巳昧爽駐蹕樂
安城北城中果氣懾縣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
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勑諭高煦再遣勑皆不答闔中人多欲執獻高
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
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
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
為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
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
罪萬萬死惟陛下命　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

師赦城中非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脉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須鞏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靳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縶大内逍遥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

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敎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宣德二年二月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初戶書陳山襲執趙王之計不從既而戶部主事李儀等上奏比山議更切　上問楊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齎璽書往開諭之　上從其請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齊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爲嫌○四月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熺之弟濟熿很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熺不爲解因嫉處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熺罪竟奪濟熺王爵廢美圭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濟熺爲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媼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囚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室解濟熺縲絏

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見文皇行在所濟熺病憊甚　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運伯灘隸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還美圭濟熿不從仁宗嘗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毋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熿得書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即位憐濟熺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

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焕告變
上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
京師首報内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
軍欲恚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弑其母濟熿始懼
上以勑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
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
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絲絲察之有
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
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屏之鳳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尾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

各遣人朝貢○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
安南立陳暠為王勑諸將即班師　上命羣臣舉奉使
交趾者尚書蹇義薦伏安伯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
上問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　上
曰蹇不尤䄇否對曰蹇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事孰敢
偏任已見乃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
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詔諭安南言
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
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
故事又勑通等即日班師内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

文武吏士携家來歸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以晗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
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
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
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
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
下吏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
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御製
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四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
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官不必備貴在得人今事不

加多而内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妝運糧儲整
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内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
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
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
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内府各監庫郎中員外郎主
事俱宜裁革從之○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逸
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
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
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為令○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
近灌城一鄉田土俾衆子耕種為自給之計　上諭戶

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
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阯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
熹有罪俱免爲庶人○上以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
以酗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薛應旂曰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
愼守而服膺者也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　上召
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
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

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
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
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七月寧
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
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
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嘗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
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强縣凡二百餘
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衆
强　上許之併申飭有司以此爲戒○八月壬午皇子
祁王生　上之第二子也○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
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
備不密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
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
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彦安和楊溥姚文
直等扈從敕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尙書張本張
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
河駐蹕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文武官
吏耆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
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
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

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
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
遣人馳奏兀良哈寇數萬衆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
益徵兵者上曰草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
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
口路險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後事機朕以
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遂決策親征乙卯
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
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卽
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

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弁賚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遂赦諸　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十月戊戌大雪上

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天地垂祐用暘及時歲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沈河賽峯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云○十二

月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尚書胡濙定考其儀上之著為令

己酉宣德四年正月免宣府各衛軍士給京薪炭初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軍豈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其薪炭○賜大學士楊榮詩武夷巍峩壽揷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磅礴之所產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揚華芬漢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多詞垣皇祖承天御天下竭職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識明禁中灼牧才卓犖風雲

騤足千里輕顧予菲德忝嗣位肝食宵衣急圖治昔天之下幸土之濱安危休戚繫余一人大厦之興藉梁棟為邦必資輔弼重卿事太宗兼仁老歷年固多身未老方茲倚重傳與保士有大抱負堯舜其君民最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輝千春其奬與期許之隆如此○上居齋宮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二月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

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毋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勑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從之○三月以武臣扈從平胡功加賜賚有差○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培植乞賜減免積欠茶果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四月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

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逓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或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

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勑以為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

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口巡檢司於紅門口為便遂徙之

○南京進鰣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鰣魚醇酒加賜御
制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嘉之曰
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
○五月賜武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
十人於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正令又而
未補乞如前議上命兵部補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
耗之數○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
奏請擅妝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
鞫之○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

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
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
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
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傚傚若流而不返豈
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
之○宥劉觀死罪并其子輻俱充軍觀爲都御史貪贓
狼籍敗壞憲體輻貪淫狼愎靡所不至　上初有聞猶
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得實狀然
後發之至是法司論觀斬罪輻應流上曰刑不上大夫
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輻及其黨御史嚴暟

李綸郎中許性等皆發遼東充軍○八月　上諭六科
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劾
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
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
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
懋勉之○九月遣將出塞燒荒申明洪武中種桑棗之
令○大理卿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
淹魏了翁各書院從之○十一月帝閱武近郊
庚戌宣德四年二月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吏
供給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

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
增減應給之人幸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
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
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
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
繫豈輕○三月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瀣務數事
上舉　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施行○戊申　上奉
皇太后奉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逢見耕者以數騎往視
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
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宮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

曰朕三犂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歲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

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貢蘇輗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

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
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
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
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
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勑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
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廄
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　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鬻于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
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
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

宰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四月重
修玉牒成○五月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
器物其制過于御用器者　上命付法師治之如律○
朝鮮國王李祹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
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六月初尚
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
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
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
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
米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

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
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
肅寧夏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
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
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
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
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七月南京江西道御史張
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羾侍郎余士吉曠職瘝官本部所
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
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違者安港巡檢司圖其財

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於獄皆由
羾等怠縱所致令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羾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羾等歷
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
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
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
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
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
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三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

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礼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薛應旂曰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杭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洸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杭稻矣柰何經畫

彊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傍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駐蹕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以處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大雪是日早朝罷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别錄之而爲之序○閏十二月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宋元以來俱命守臣致祭

辛亥宣德六年二月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六月遣礼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齎詔命安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

自宮㢉効用内庭行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例禁此
人身爲指揮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
罪○八月忠勇王金忠卒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
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
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二年扈從廵邊至會州遇虜
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甚悼
之賜祭葬○九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内
官内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害已嘗罪其尤者　上
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
其貪橐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銘素悍

暴又時大醉而酗聞有内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輙奮前
捽竽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
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有之侍臣或言銘酗
酒檀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已
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十月戶部定官軍兊運
民糧加耗則例○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
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内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
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
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
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

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
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
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
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
送京師治之○十一月安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
謝罪貢方物渠等又同頭目耆老人等奏請求封内稱
欽遵勑命大集國人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
等切惟本國地不可無人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臣等
所以懇款陳詞伏望允臣所請使黎利得以守土南荒
奉貢天闕上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

之命　上納之○十二月内官監太監袁琦内使阮巨
隊阮誥武莽武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
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
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于是籍其家
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
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爲之事覺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
而斬巨隊等十人于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
衣衛獄拷死馬俊凹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
梟首于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
京凌遲于市梟首示衆丙申諭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

曉諭中外○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飛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啣冤歸怨于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誅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祐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

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飛過待之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四月募商輸粟塞下○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蠻莪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為便既乃罷之今請如書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皆以為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爭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倉廒廢弛贖穀罰金為有司乾沒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峻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污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

延詔勅諸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
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
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
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
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陳瑄言
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
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彰靈感累封至靈應
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人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
患旱熯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禮書
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

令有司以時致祭○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
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
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
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
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經輯
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
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
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輿馬
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
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

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
倚令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
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九月順天府尹
李庸檢舉科場詐冒事御史楊懷給事中等劾庸及監
試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
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御史給
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
不克露矣○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
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
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
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
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
官於農隙時民紀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
鍾討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
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
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
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

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疋宜分給直隷眞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馬民戶牧養從之○四月山東旱饑○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悶旱之詩示羣臣○八月熒惑犯南斗○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贖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閏八月慧出天倉○十一月修南京宮殿○賜

朝鮮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鎭守淮安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同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甲寅宣德九年二月妖僧李皐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搆黨讐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　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

奉陳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所棄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交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

蘇松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竝行禮賢興學以治行
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緊
頓改素節狥子弟之欲喪撫衆之行君子惜之〇十一
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
效侍臣曰成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
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
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
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
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
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

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
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
哉〇十二月尾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
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
主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
之克復世讐所云巳得玉璽欲獻巳悉王意然觀前代
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
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〇命御史分投
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店禁
革奸弊一年一代云〇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

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
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眞得古人之精蘊上
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勸學
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
等亦常須直言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〇壬
午皇太子卽皇帝位〇葬景陵
鄭曉曰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
臨朝蒞政動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恵孶孶四方每奏
水旱蝗災卽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弊屢

釐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愼於用人博
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著令會舉期在牧民責
課公卿警箴玩怠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
吏削籍戍邊不少假借法行貴近刑先化理或言臣
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誇誣疏斥言者重則嚴懲用
防讒殄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悟奬遇加隆嘗謂侍
臣曰君臣一體貴在孚協聖王推心置腹人樂為用
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隔惡在其為一體也
以故禮敬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羣賢效
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憂不害其為治

于也

野史曰上性明斷知國家大務委政賢輔恤小人之艱難假借近習而一有微犯便行誅絕雖樂以天下而早朝未嘗一缺政務未嘗壅滯以故百姓頗不失業而後世稱賢主焉

英宗睿皇帝

乙卯宣德十年二月太皇太后臨朝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

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八月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九月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十月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及第蔣首揆既取三卷未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而偉蓋疑謂淳安周瑄也遂首旋既傳臚貌甚寢爲之愕然○詔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無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五月皇太后命將宣廟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之○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又妨賢路有旨圄奏毋欲

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毋從其言識者韙之○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九月張瑛卒○十月瓦剌脫歡與其部酋朶兒只伯讎殺

丁巳正統二年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宗九載滿在吏部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楊士奇薦御史彭最提督南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六月行

在僉都御史晉穆卒穆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寃
濫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
姓者妾吳美售與富姻林私李誚官廣西林令二僕從
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
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
未決公故蕪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卽服漳富人許初無
子後兄子巳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巳子許死
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資公大召縣中父
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
陞僉都御史召入臺穆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

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
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義色正詞清心寡慾蒞政臨民
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
無餘資沒不能斂○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
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
嘄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卽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
說者謂雨帝者與帝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
以謠爲有徵也
戊午正統三年八月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
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燬欽者有司懼罪不敢

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
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
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
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云○十月麓
川宣慰思任發叛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
慰其後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刀𠔢代之正
統初宣慰使刀寶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後裔部酋思
任遂擁衆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刀寶玉奔永昌死無嗣
思任益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
國訛稱爲思任發云○十一月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

祭酒
巳未正統四年四月倭寇浙東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
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
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
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
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守臣舉無事輒請俯
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卽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
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
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閒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
市易飽恣其欲巳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

廬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孩兒竿桯上
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補得孕婦忖度男女刳
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
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
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
海上寇盜稍息○冰晟沐昂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
檢斷江守思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
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
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
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

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遥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
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又之以少兵
往政知晟不力援巳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
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
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　上遣
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
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七月遣太監吳誠吉
祥監督諸軍討思任敗績以失機論死旋遇郵刑宥之
此內臣總兵之始也○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松潘
用兵以王翺巡撫四川贊理軍務○十月廢遼王貴烚

爲庶人先是府臣爲貴烚乞加祿上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祖時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
王嗣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
親親巳至王於庶毋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
請加祿不允至是坐滅絶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
時楊溥與楊士奇以福建僉事廖謨事請裁于太后王
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
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
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擴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四月立存積

常股鹽法○五月倭寇浙東○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
徃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
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
戎務太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
湖廣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璡
楊寧蔣琳等爲叅謀陞辟　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
弓矢蟒衣以行○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十月以儀
銘楊翥爲郕府左右長史○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獲異
僧

王世貞曰建文之出齊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

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儠傞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𦵏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訶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

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攷之史第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返邦國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七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

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其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其二其三似不及其一之悲切而自然然恐皆好事者傳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亾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蹟以終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野史曰初建文嘗見蜀王及沐英求起兵而二人不從故止于廣西或往來蜀中初壬午忠臣之子二人得脫物色建文以圖興復正統初至廣西見一老僧

乘馬入寺隨之抵內室察其舉止不凡遂以情告帝泣曰吾老矣人心久離不能復舉大事勞吾兒遠來意良厚然無如天命何二子泣拜終不肯就乃出遂爲從者所告捕二子于獄將論以妖言帝曰是吾殺二兒也不可不出乃詣按察司坐庭下官詰之曰我建文皇帝也具白遜迹及二子冤狀官司不敢決留之後廨而會鎮巡官以白于朝詔戍二子于邉驛送建文入京或云帝居廣西山中乞食命童子持玉帶出易飛曰見乘軒者示之如言而有司覺其事奏因入京王振以米囊壓殺之或云景泰初天子蒙塵天

下洶洶而民間傳帝不死故執政大臣僞造此事以
壓人心其實未嘗還也出徐武功頗有源委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〇六月王驥師
至雲南滅方攻大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
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
因督兵乘之斬首数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壓兵入
破連璟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陸賊
死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
往征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畧孟養地界緬甸賊
思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

以緬甸宣慰于銀起莽爲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
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功
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潞江
敗由晟朝廷以晟元勳後有平安南功又畏法引罪自
殞故得贈謚云〇十月以三殿工完賜太監阮安僧保
各黃金五十兩白金一百兩綵段八表裏鈔一萬貫〇
定都北京〇十二月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壬戌正統七年三月思任既遁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
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
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安南追
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〇
四月陞太監王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
尋命山侍經筵〇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卒吳中奏對聲
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爲享爵祿之器但貪財鉅
萬蓄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中憚之不敢犯一日關
誥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
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
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
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強
笑容而已〇八月以僉都御史曾稷巡視江南〇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
癸亥正統八年四月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
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
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
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
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
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
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德清啣之會球上疏乃激
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
必殺之〇六月甲申朔日食〇翰林侍講劉球下錦衣

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綸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弁逮球下獄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隣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

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云〇七月王振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横行詣門逢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illegible]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面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屠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桎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〇九月倭寇浙江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〇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〇内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内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〇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甲子正統九年三月内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楊州索取府衛白金綵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詔錦衣衛鞫實〇王振之横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悦〇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鎭海瀆〇五月以刑部侍郎楊寗叅賛雲南軍務〇六月賜遼東鎭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〇閏七月

浙西大水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墈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者起蓋寺廟立窑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令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

東鐵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錦衣衛卒王永爲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四月朔日食○六月賜司禮監王振并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蔡忠白金寶楮綵幣諸物仍命振姪林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僧保姪亮讓姪王吉祥弟整忠姪英俱爲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勑振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此恩義之兼隆古今之通誼也尒振性忠厚度量宏深昔在　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教事

我　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　皇考念爾爲　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春宮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靡所不至至言忠告裨益實多茲特勑賜給賞擢爲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爾賞勞昕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致我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十月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始命各省皆以內臣鎮守洪武

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美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嗔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廻避之矣○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七月贈楊溥太師謚文定○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

寺事戸部侍郎柰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
發當杖贖特命髠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
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二月太監喜寧侵太師
英國公張輔田輔不從寧俾勝率自淨身家奴毆輔佃戸
居宅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贖徙自淨身者戍廣
西南丹衛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私畜閹奴入宮○以蕭
鎡為國子監祭酒○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
全亨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
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

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
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
參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七月河决張
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戊辰正統十三年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狀元彭時
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候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御史
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允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
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
濙得大體云○四月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
豪俠為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佃豪
民陳正景易今名茂七率衆為攄集會常數百人有司
立茂七為會長遂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頤指殺人
尋為仇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刼上杭從
者日衆回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
景送京師斬之時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刼商旅遂攻光
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
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
溪爐主將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
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
相聞將刼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

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
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
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
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
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綿羅里畫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
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共劉其率兵四千
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
右村店中候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
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千人賊遂殺都指揮并
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毋喊聲作官

軍大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
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德新
陳荣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蘭谿分
遣劉德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
閩使還請益兵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毋墮賊計
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遂道浙江守臣請楷
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留中流矢死余
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
軍攖城自守遣使趨迎楷楷至廣信先揭榜馳往招撫
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由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

驅賊都督陳荣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
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
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荣率戴禮等往軍
無紀律猝遇賊戰荣禮皆死焉〇十一月福建賊鄧茂
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郡
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己巳正統十四年正月朔巳巳大統曆于百官岳正論
曰巳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
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
二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

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
十二月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
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
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
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
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夫
曆曰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揺其本乎
後果有土木之變〇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

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〇大理寺卿俞士悅等
以春夏二時不雨恐刑獄不清所致請會審刑部都察
院獄以消天變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
之（按此內臣九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齋勅張黃蓋騎道于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〇三月虜入寇德勝門外勅太監興安李永昌往同武
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〇四月浙賊葉宗留縱
掠日甚御史盛璃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
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
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
燕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

五月賊攻滅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敗定王晟等背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位陳共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筅三百五十面筅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筅所制盖鎗入竹隙急不得

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材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令欲招撫俊以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俊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二得璽書諭楷相機

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頓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几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鬨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〇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〇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〇七月也先大舉入塞

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既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時事出倉猝羣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追故人無素備殽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不利者未十日軍中巳絕糧井源等敗報踵至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怒無不切齒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　上至大同虜引避誘我深
入大同太監郭敬力沮振振始懼請班師又連日夜雷
雨虜輕騎躡我八月上至狼山朱勇兵三萬戰敗鷄兒
嶺上遂至土木虜乘之我師大潰死傷萬萬上遂北狩
十六日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
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
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聞敗報
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
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
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上至大同守將劉安給

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上獻蟒袍上賜虜會伯顏帖
木兒俞安等曰急獲勿資虜又曰虜云歸朕情僞叵測
愼備之安瑄等獻酒上酹地飲虜索城中犒軍錢括郭
敬等金銀萬餘兩饋虜請還車駕虜笑不應○虜擁上
至宣府總兵楊洪閉門不出朝廷逮洪繫詔獄○時寒
下大雪乘輿所止雩臕雪不凝虜異之往覘天容穆然
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嘆効順益篤焉○時虜傳言欲
送　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
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
虜復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

宗之靈國有君矣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
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
荊關入擁　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
倡南遷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
竟亡國今宜以宋事爲鑑專事討賊復警臣民但有言
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
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壩上積糧多謙恐
爲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其壩上
積芻奏　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皇駕在虜
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徐謙知　駕

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死砲下以萬計虜知有
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北還諸將擊
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
出紫荊關北去謙選京營兵精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
部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及山東起倩民夫轉運盡掣
漕卒赴京師備禦召募義勇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
領守臣修葺關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郕王即
帝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台諫者亦莫
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
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

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選
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
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尚
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
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都御史
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恭仁康定景皇帝

繡水屠衡校訂

景泰元年正月彗星見○御史陳綱上時政五事皆一
時安攘之計命下其章于所司○大學士彭時乞終繼
母喪不許竹肯去○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無理
鹽課○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
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敕大理寺丞薛瑄
總督松潘糧餉○二月懸賞格殺也先賞銀五萬兩金
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銀二萬兩金千
兩封侯○三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既從
上皇陷虜輒爲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
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會　上皇知寧謀患之
乃言于也先欲使寧及總旗高斧達千納哈出還京索
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
寧至獨石遂爲叅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并科
道等官劾奏寧猥以俘虜荐沐恩榮受列聖之深恩居
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國背義忘恩屬姦臣之不軌
致　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

為名重要朝廷金帛既又乘機復往王令脫百求倖援
我邊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
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遁柰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
消若不正之典刑碎屍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
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萬民之忿詔羣臣鞫之其
伏命磔諸市三日○是月虜入薊州川備頭關都督杜
忠擊敗之虜又入萬全入寧夏至慶陽復寇車駕至大
同諸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時獲虜諜言田達千
道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答兒不花王鐵歌平章脫脫
不花王分道入寇虜意欲 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賂

議和迎駕也○四月吏部侍郎何文淵疏請罷貴州布
政司 上不許○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幾
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
謙往使財賂方入寇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
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
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
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
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
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
時勉卒年七十諡文毅平生操行修潔嚴以持已恕以

待人蓋剛方正大之上云○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
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人
過不為三楊所喜○六月薛瑄轉餉貴州○虜酋阿剌
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俟來以聞文武大臣請遣太
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虜使偵偽彬等
言虜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 上皇奏至召陳循等對
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讎不共天宗
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緩其詐謀
京營邊塞嚴為防禦 上曰善敕阿剌曰我朝與爾先
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

又執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
咸請興兵討罪復讎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
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譎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云
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
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阿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
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
賚厚賜阿剌答來意○金英者正統中司禮太監也王
振沒掌監事 上以其擅權惡之命言官論其家奴郭
廉趙顯多支浙鹽論戍邊衛復以遣使吳方受囑勸為
民復以錦衣衛校尉綵英冒陞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

處事情抵英論斬復調御史謝琚爲吉安府推官降給
事中張聰爲均州判官御史宋琮爲安福縣典史俱坐
英事琚應奏不奏聰代王訟稿琮奏事不實爲法司所
論也又運司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囑御史林
廷舉求解杖廷舉百戍邊衛崇爲民又以錦衣指揮僉
事呂貴因賊侵境陞署都指揮僉事出征及還貴恐調
出失勢託英家人錦衣衛百戶金善以賄英得辭陞職
仍舊官又索營房所駝尾等料萬餘以造私室賂管海
子內使葉景榮景榮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察院論
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究治詔斬金善降調貴於邊衛

景榮送司禮監別用賊物俱追入官執英付都察院鞫
之左都御史陳鎰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支官鹽累受
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爲署都指揮僉事陞內使汝住爲
長隨奏御陞都指揮孫鏜爲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爲
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職英受璞賂以保其位
又惟呂貴仍理錦衣衛事姦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
極刑籍沒其家　帝命固禁英執鏜璞志鞫之論罪皆
應斬命姑宥之再犯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
特誅之御史宋琮坐不劾調用琮奏左都御史王文沮
之文奏琮免免不允見誣詔不問仍降琮

按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日復受寄託然其拒南遷
議稱薛文淸好官亦不可盡非也

再遣都御史楊善往問　上皇道遇李實乃實告以虜
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
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
行原擬扈從非選鋭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
武攻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
以鐵製惟擬過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
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
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

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
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
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
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寔豈得爲薄
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姦盜他
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
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尅欺隱非朝廷意也先
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
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
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〇上皇至京師

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勑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于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舉衆臨邊有窺覦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爲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羣臣欲請朝見重以恥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羣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癸巳　上宴尾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陛賞尾剌使人有差

高谷曰振一宦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

社豈不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彼留虜所尚念軍民饑今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即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徵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迫于羣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寃死悲哉

八月内閣苗衷致仕○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王世貞曰枝山野記言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　中旨特詔

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循步覩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儼初大不平欲扣閽力辨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爲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按于肅愍止有一子冕已爲府軍千戶是科陳芳洲王千之俱在內閣二子不得第上疏以徐泰事皦考官而高文毅奏請覆試且言陳王之非事始得解今祝氏移陳芳洲

事於于蕭愍而文移之一公之請於高文毅不過欲
爲外大父掩飾殺于蕭愍之惡耳孔子惡利口之覆
邦家眞斯人哉
九月改江淵爲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十月
以王驥爲南京兵部尙書總督機務○十二月胡濙請
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荊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陳鎰王文下獄尋釋之○南京國子祭酒
陳敬宗致仕○華提學憲臣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　上皇在南京○勑御史練綱巡
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鎮守內官陳海

以鐵鍬與夷人哈舟易馬御史鄭綱劾奏捕鞫之又司
禮監太監高顯倩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二月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三月策舉人
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傷守陳
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都御史王來撫苗僚峯同
烈香爐山平○五月江淵巡視淮徐諸郡○六月朔日
有食之○四月巡撫李匡破草塘賊○七月尙書石璞
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處州盜平析麗水青
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陵三縣○王來李兵討貴州
苗○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時有詔令廷臣共議備
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
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
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衞青
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
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
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
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
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
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

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
善于此遂陞兵部右侍郎
黃光昇曰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
而說者又謂漢衞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
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欲車戰者不惟失利且
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鵝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
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遣使貽尨刺可
汗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
間搆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

也先見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以善撫優與陞賞宴
勞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書恐
小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往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
瓦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入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
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于謙石亨請
討虜不許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讐殺謙等乞統兵出
宣府大同討虜復讐　上不許○三月有星孛於畢○
虜寇廣寧○五月冊　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
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
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

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
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
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
移臂之誚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
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
貞也
六月岷莊王乞徙封不許○七月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上皇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

所賞鍍金粱桿繡茄袋鍍金結束一把與堯堯歸飲錦
衣指揮盧忠家蹴毬醜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
妻進酒醉忠解之佩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
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
以此與浪義子趙緝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煆爍
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
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整飭四川軍務○太子少師王
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
遂致顯榮非士論所與也贈禮書諡文通○八月熒惑
書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閏九月立團

營○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見輿鬼○十
二月清理鹽法申飭薦舉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
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
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
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
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乃止○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
嚴公剛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
直於是召翱為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
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三月以軒輗為副都御
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五日歲星晝見○王文以
憂去○七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
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
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
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
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九月王文起復○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
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以蕭維禎
羅通為左右都御史○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
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
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
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
殷勤　大上皇帝　上以書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
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
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廢怒犬羊乞勅其來使歸語
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

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勅諭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
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其
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
主也答書宜仍稱尾刺太師否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
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
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
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為尾刺
可汗稍示羈縻便　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
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為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為
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元世祖為成吉

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為可汗乃其世傳所稱
名僭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
以為中國　天子亦稱我為可汗誇示羣會羣會畏服
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懈怠益
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賜勅封為敬順王或稱為尾刺
王使下　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為尾刺可汗詔令
再議臣等以為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璧等以為不便
欲仍稱太師乞聖裁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
廷宜如議稱尾刺可汗　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
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詐叵

測京師備禦不敢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
便宜行事弁勅沿邊城守戒嚴十一月兀剌使臣火只
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
因孛羅脅土諸會益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
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
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十一
月皇太子見濟卒○虜寇遼東○十二月兀剌諸會益
遣人貢馬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遣平江侯陳本
學士江淵撫按山東河南尋召還○三月殿試賜進士

三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四月朔日有食之○南京大理少卿
廖莊應詔上疏不報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
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
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儆
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
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
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
大理寺丞時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
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
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
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
恩萬几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講
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
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
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
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

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
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
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
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
此詞意悲切留中不報○齊庶人賢櫛谷庶人膩潋移
置南京○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十二月王
恕爲楊州知府○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
再從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
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班
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遭父喪自是

遂不復出矣

王世貞曰憲章錄言長洲練綱由鄉舉歷事都察院
上中興要務八條又上勤王急務疏　帝閱命施行
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按水東日記
謂綱謁左都御史陳公鎰曰刑部俞公有意以臺端
薦我其謁尚書俞公士悅謂陳公亦如之二公相顧
無有也始悟其欲求薦而難於發言念綱數上時政
疏有聲且畏其口遂以綱名應授御史令云　帝奇
其才即授御史似誤又景泰四年命綱協贊陝西延
綏紀處軍務自陳名輕責重乞陞僉都御史庶可壓

服人心帝謂陞官豈可自乞已云然則此公之躁進
有素其外補宜也而憲章錄後特爲書卒立傳以優
之又其時給事中徐正嘗言已巳有禦虜功欲引姚
夔陞侍郎王竑陞僉都御史例乞陞不許遂進南城
離間之策謫戍鐵嶺身瘁死家籍正亦吳江人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
人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益
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徇徊於王振之間短之
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〇三月逮南雄知
府劉實下詔獄實由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
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
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輙
大笑聲徹陛閣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爲南雄
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輙盈橐推
其餘餌過客得其懽心且爲游聲譽實至有稅十一緡
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
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輙苛辱實郡人推實出中
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索賂辱太

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勑使毀勑大不敬詔逮
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任官三十年不以妻子
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
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
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辛苦君子
謂其與古范丹李反無異云〇四月朔日有食之〇六
月以宋儒朱熹裔孫梃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〇于謙病在告
朝廷論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江淵在內閣毎爲同
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垂涎代之諸閣老窺知其意乘

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忻然不辭乃
屬商輅具擬內批于便宜然仍對淵坐閣中少頃王文
先起入輅所以指畫掌中作江工二字又作石兵二字
卽出輅悟領之陳循繼起如文所指畫輅書畢封完出
置閣中卓上淵竟不加省遂同輅文三人往階釋奠明
日　旨出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淵補工部淵大恚
失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
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溥止進兼官獨擬商輅陞
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講華廷
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君

誤筆然循欲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兼陞二級則兼官
豈宜復陞遂付王恍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文獨
追送出閣門耳語王恍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輅豈可
獨陞亦須從兼例輅恪不知至期　手勑出輅仍舊兵
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寺卿乃愕然不滿○二月以誠意
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四月沙灣堤成○五月
以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洗馬柯潛奉命
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
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
以法懲之○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十

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僚
上遣大臣卽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僚
丁丑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
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
立爲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
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
皆朝廷耳目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耳卽月維禎
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
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聖
躬不寧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

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衆
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
言李賢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曰今
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筆曰我更一
字乃更早建爲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
有三日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令
辦事官報各衙門論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
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
僉名遂會議于禮部草奏其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
父之天下傳之子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登正本會
僉因姓氏無字書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擬明日對
仗陳進○上之有疾也武靖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
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曰此
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亨張
軏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
是月十七日夜亨等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
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

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建者軏等去
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南城已審報矣計將安施有貞乃
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以密語
軏遠徉言聞虜騎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
備非常亨等偽說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勑符迎襄王
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
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卽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
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
在以奸臣擅謀閟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
利於國家亨等具卒兵以迎吉祥卽收諸門鑰夜四鼓

開長安門軏覘亨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
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軏
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
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具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
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
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
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
廣禦之戰死闕下時大小羣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

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朝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羣臣
失色須臾鐘鼓鳴上皇御極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
騰以爲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高岱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　景
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
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
彼議惟　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爲正然於　英宗
父子之閒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
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嘗請於　英宗　英宗臨
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卽位已仍稱　太上皇

如唐故事亦可也（二）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初主
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
不虞　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
不得不然　英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　景帝易
儲而不以死爭之雖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
或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
識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
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天理至情必圖迎
復則虜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
鑒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

獲安　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
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捄正之難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詔曰朕昔恭
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
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
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
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
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
皇儲而立巳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
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瘳朝政不臨人心共憤
廼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
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
今月十七日復卽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
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六科十三
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內之
門易東宮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
阻而伺釁乘機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爲向背乞梟其
首以戒權姦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勿令視

事（）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
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上常曰
穀在內閣毎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
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
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
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
濙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
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
息居第隘陋曾不爲居處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
奉簡薄興居有常未嘗言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

既去遣子長寧入謝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以王翺
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 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
解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二月
六科十三道被 旨劾司禮監太監陳昇阮簡謂昇折內
與王誠舒良同腹心外以王文于謙爲羽翼擁立郕王
廢易太子始則倡不必北迎之謀終則造幽閉南宮之
計禁 聖毋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
義傾竭府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昊爲魘魅致僧
官道監入禁闈俱宜顯戮于市以快人心以回天變上
曰給事中御史言是此輩負國背君罪在不赦但元惡

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擯昇折居南京司禮監簡守長陵
永不任用○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
南和伯方英鎮守湖貴○贈少監阮浪爲太監○以林
聰爲僉都御史○上謂故御史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
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
出圜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
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詔推恩天
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百
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文華殿召見悅其狀貌
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
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宴以養義莫善於
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
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
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三月殿試賜黎淳等進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
韶後有令聞○四月復立元子爲皇太子○發內帑銀
三萬兩賑濟山東有司奏請增撥 上召徐有貞李賢
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
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

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
欲事之出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
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徐有貞得爲首相欲
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
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
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
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乃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
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已而吉祥孝用私人內閣輒相
沮吉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以馬坊內民有舉訴曹吉
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 上責瑄敢言稱職

命吏部託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憮懼
已而甚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
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
在外惟我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昌濫陞賞
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首訴上奴
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機必欲傾奴二人使無
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
賢于獄樹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御史議合班劾
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御史于上前暨
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

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
史并述右都御史耿九疇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
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竟致瑄坐死掌道
者謫戍餘貶斥〇時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
初復位亨等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既而曰近
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
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卽召王翺曰李賢不可放
去還欲用之故有吏部左侍郎之命
李賢曰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欣戴若無亨輩
攪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
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陞程信為太僕寺卿信先為山東參政督餉遼東憂去
服闋改四川參政松番糧餉至是入賀錄景泰間進言
者陞信太僕卿信按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
鏜曹欽並疏言太僕寺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
問即有警馬不給請以歸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〇降內閣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初岳
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　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

尚書王翺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嗟見
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
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又曰朕北方人也甚善問讀何
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
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
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
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為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
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皆請為誰
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
人皆揚頓首賀陛下　既得人矣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

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厚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學術疏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聖吉祥表裡植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吉祥忠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賜告捕者官三品正與亨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賜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今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見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詐吾短顧以上意劫吾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切

直二人者遂飛語指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吾欲諷上改過也正責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欽益南海瘴毒正便過家辭毋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嗾邏者中正私事遂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鐸都督遂奪正廬○十一月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卒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剌聞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囓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解哈剌伏兵伺也先出擄襲也先也先倡狂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痛王子爲雄

王世貞曰史謂也先既擊殺其主部衆益盛遂自稱田盛可汗別部大將阿剌知院求爲太師不許遂有隙至景泰七年也先遣其子守西番俾阿剌二子從

行因令人持藥酒毒死阿剌次子阿剌詐報兀良哈盜巳馬遣使請於也先取長子侗同追捕之也先命其二弟亙都王賽罕王統衆與俱臨行觴阿剌長子復毒之行至中途死阿剌怨益深結也先二弟先渡川俟其既渡阿剌統部落三萬人徑趨也先所居先使人數也先二罪曰漢兒人血在汝身上脫脫卜花王血也在汝身上兀良哈人血也在汝身上天道好還今日汝死矣也先曰吾今日有災明日與汝戰退與其腹心伯顏帖木兒特知院真學羅平章等坐帳中會議時阿剌舊部曲卜刺禿僉院禿革帖兒掌判

阿麻火者學士事也先曰又也先不之疑因共趣也
先帳中拔所佩刀刺也先并殺特知院等其衆遂散
賽罕王聞阿刺攻其兄領衆七千歸阿刺復欲俟其
戰疲然後乘之既而也先死賽罕王棄其衆乘橐駝
十七隻南走爲其下上兒塔追及射死之反都王領
其人馬西走所紀也先死事與賊黨姓名俱不同要
皆以死爲確矣以也先之強悍慓賊而倉卒死於降
虜之手中國自此息肩矣凡庚午之　駕還與也先
之被刺皆天意也非人力所能爲也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

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
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
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
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
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
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
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
不　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因此太后盛德因
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

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憐
目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虜孛
來寇陝西太傅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取還即至上召
賢曰溥之爲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
罰人誰爲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
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
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
無功帶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
溥慚懼而退○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
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
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次奉天
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
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遣臣代否賢曰果有故
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夜出
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何如賢曰可但
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
而回庶免晚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吏部左
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

如聖諭蓋弘先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俗欽
官又因泰迪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
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郎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
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
以爲誰可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
操履但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風上曰然以
夔爲吏部侍郎〇五月漳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
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
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
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六〉　世一
行至江西見編修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眞
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與弼有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
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
見文王孔子與諸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
是者至再至三或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
此先聖羹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
眞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
之于人也
薛應旂按張元禎之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
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
號冠囚首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
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
張璜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璜傳中引直又謂與弼辭
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
元禎輩皆其鄉人之書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鎭守雲南〇七月
以宣城伯衛穎鎭守甘肅〇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
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尋轉
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六〉　世二
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几召至京爲禮部尚書上憐
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〇九月副都御史林聰
捕江淮鹽盜〇十一月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例宴
群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
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
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
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〇十二
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己卯天順三年二月石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羅
玘彥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無不知

原缺第三十五葉

所謂皆對曰其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
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
吾吾官非爾官乎㪅股慄莫敢對○五月致仕南京國
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正步
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餘年矜嚴好
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
南陳北李云○八月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九
月石亨奏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以姚夔
爲吏部侍郎○十月虜寇大同總兵官安陽伯李文避
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于京師民

皇明通紀 述遺卷之六　拙

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荊倒馬虜既大獲利
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勑顏馮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
始退○十一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天順四年二月致仕尚書學士蕭鎡卒○禁文武
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朕惟正天下莫先于正
朝廷正朝廷莫先于正百官百官正則朝廷正而天下
治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臨天下其
于文武諄諄告戒又製爲鐵榜省諭功臣是以當時之
臣罔不循禮守法無敢私交近年以來公侯駙馬伯五
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侍官員中間多有不

說枚人致死及強奪人民家財物諸非狀　上命執訖
與鞫訖具伏遂錮之而命遜復職○五月靖遠伯王驥
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驥束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爲
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
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朵兒只伯再敗雲
南思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七月乙亥
朔日有食之○八月勑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爾在彼
行事執拗以此差左少監陳政齎捧旨意前去同爾理
事政於六月十二日至彼三司官俱出城迎接行禮爾
乃托病不出却使人問政是何官買辦何物此頭懷姦

皇明通紀 述遺卷之六　共

挾詐不敬朝廷之罪一也十三日方至武林驛與政相
見不請旨意行禮不問朝廷公事就便辭去此爾背公
徇私不敬朝廷之罪二也十四日又至館驛前因開門
遲即發怒而回却言政嘗爲吾部下且官不及吾此爾
輕慢使臣不敬朝廷之罪三也爾昔與張永郝義等同
類內有與刑降用者此時曲法宥爾又陞爾職委鎮大
藩正當赤心報國以報再生之恩却乃心懷姦詐傲慢
朝廷悖禮違法論爾之罪正當拏提來京究治今且將
爾所爲實跡封去爾宜自省似此所爲豈是忠敬之道
可思爾即具實以聞○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泰破虜

于東闕○十月韓雍廵撫大同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淵達有智略府出
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姦蠹訓練士伍逾
年戎政大修虜不近塞○十二月以王恕爲江西右布
政使○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乂
缺況尚書王翺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翺訪其
人得廵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大明日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廵撫因論人才高
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
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譏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

翺曰聖明所施是當節傳　旨下戶部
辛巳天順五年正月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以程
信爲刑部侍郎○五月江南北大水○七月兵部尚書
馬昂懷寧伯孫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陛
辭出師吉祥曹欽等遂謀以是日爲亂欲乘機殺馬昂
孫鏜等擁兵入大內廢　上居南宮立皇太子爲帝事
頗泄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
安門告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于內廷欽等不知
也及期欽及弟鉉鐸鏴率番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
門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

家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旨遇素厚後得
任錦衣衛稍禁戢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
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
既乃大亂百官多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李賢于公署且
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
欲相害因擊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
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可即請命欽曰爲我
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
紙爲草疏同翺自門隙入之少頃欽等縱火焚長安門
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翺

不果賢被刀傷昧爽孫鏜領兵至圍之賢翺得脫走是
日大雨鏜督兵轉戰王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
于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諸將奮擊斬鉉及鏴于陣又
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行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
番將伯顏也先絕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
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宜諭脅從者罔治以
安反側之心

高岱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
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
爲逆逆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

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達欽輩得入事倉卒起
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内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
誅殄而於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逢發頂扁而不
大聲色梟磔羣逆者謂非天眷祐之不可也吳瑾
之發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九月朔日有食之
壬午天順六年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
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
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
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

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
時遣人貢焉然亦遁突頗諸我時竊邊郡○二月復設
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廢弛
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命之○
二月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巳赤獨一
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爲汝
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官諤然無
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之受楚酷巳甚
有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併不識賀醜
詬之賀曰馮先生胡詬爲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

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爲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
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命妾侑飲馮何諱乎
益無語與賀對斬于市○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
召禮部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
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勑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
曰石瑁動止失措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
庶全大臣之義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瑁疏
乞致仕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
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書王翺與賢議留之陞張
睿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而美

睿之當陞○六月國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十一月
呂原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内閣賢
通達應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爲時事
一慨云○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入居河套
癸未天順七年正月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五
月巳丑日有食之○六月勑監察御史遵行憲綱勑曰
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内
外而賴爲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薄恣
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蕃楊璡
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虐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

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輒加
箠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蕃楊琎拏
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遵憲綱內行事凡軍
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拏問
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
手私用馬疋官軍迎送擅考箠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
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奔行出郭迎送者
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既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
諭○九月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陳督歐信都御史葉
盛討平之○十月濬涇陽鄭白故渠○十二月以王槩

為大理卿○馬文升為福建按察使○燕者民茹文中
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
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國之
瑞云

崔銑曰年之貴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
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
天而跖壽者殆各值其變也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
享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
監張溫敢勇營右少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鄭達效勇營
右少監米董鼓勇營左副使高蕭立威營奉御王璇衛
威營右副使張琳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銃仍
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 ○十
七日庚午上崩○上以在宥傳旨廷試癸未秋禮部補
試中式舉人賜彭教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
張穎華蔡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孔麟
傳英宗睿皇帝實錄○孫鏜奉朝請○十月立皇后王
氏○十一月以高明為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平羌
將軍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鄭曉曰 上天資英明沖年嗣位孝敬重闈信任舊

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
蠲租省役毋勤詔論禮祀群神加俸百官開拓翠巖
考察設提學祀宗儒謹災青勵風憲輯戢文武將
相幸親侍從臺諫皆務擇人久任尤惓惓詢民間利
病雖嘗北狩本為社稷非徒巡幸已也復辟之后懸
爰啓聖敬天勤民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閔念于忠進
賢去邪益加明慎萬幾精厲號稱治平若乃禮遐
孝莊追諡 恭讓悼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
定后妃禮分止殯御渊恭尤盛德事也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六終

憲宗純皇帝

繡水屠衡校訂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時兩廣蠻猺大猖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　上初即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

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爲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予敢復有司即却之○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土兵并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裡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馬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賜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illegible]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剿賊奮不顧身皆死之

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婦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須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命撫治南陽荊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饑民

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糧稅○勑南北直隸浙
江河南巡撫巡按官賑濟饑民 ○九月虜寇榆林塞寧
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illegible]卻之會孛來與毛里孩
相讐殺遂退去○定烏思藏 番僧三年一貢例○十一
月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
星犯鍵閉星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朔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黃
色鮮明○二月遣行人祭故少保于謙○三月兵部言
提督荊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
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

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
穀城犄角並進剋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制宜如圭
等所擬行○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
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
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
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
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亞統間有寧
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
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鹼
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

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
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
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
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
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
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開花馬
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
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于復套其計蓋不出
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閏三月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
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勑王母復
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四月禁侵損古
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召大同總兵楊信
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
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
穴今虜會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
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衆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
議進兵搜勦務在蕩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
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慶陽環縣

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歩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令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大同宣府鎮廵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御史楊琅奏 皇上卽位以來頻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將謢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

徽羅倫等復其舊職得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六月廵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刼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幸宮軍民快徃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戸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卽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于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卽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刼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立

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于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之○初陝西廵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剷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玆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刼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後患從之○七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刼巫山大昌縣治調叅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乘以食

盡乞降官兵乘机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告鈌食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旣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僞國師常通僞給事中王靖僞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百戸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使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整飭邊備左右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于黒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

刖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勑戒邊臣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数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〇十一月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青

丁亥成化三年二月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関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

禦〇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関朝廷氣数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隷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慾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勑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〇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〇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〇十月左都御史李秉討董山誅之以秉掌院

事〇南京司禮監内官家人阮權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〇十二月荆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云　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録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册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

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虚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巳久人心巳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于不孝昔魯隱公内不承

亂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
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
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于何君上稟命于何主故昌邑
王既廢未聞復爲漢其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其王
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
易以巳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
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
至于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却
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
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

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
淫泆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于元年者賞其迎
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
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
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希求進用彼小人
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珏此舉非欲尊禮郕王
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
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
之議者亦豈可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
曰景泰巳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戊子成化四年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
秋糧馬草○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部員外郎
冕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
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三月改戶部右
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等處流民○
五月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于
天下○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祥交章請改陳文
莊靖謚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沒
後始言不允○六月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
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

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
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
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
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
益私家乎其勿與○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
田幷山塘屯田秋糧子粒○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冊封
朝鮮世子李晄爲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
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
皆在其地于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
中國之體禮部以聞具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臣

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巡按雲南
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今聞
有疾乞仍留鎮守上諭卻之○九月給事中魏元等言
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
人心悔懼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
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
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
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
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
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又言民困日急

盜賊日盛荊襄流民所在刼殺人心搖撼乞罷征稅之
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
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棕
轎導用金吾乞悉行裁去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
又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藏或填寫佛經或爲
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礦場採辦悉宜
停止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卽
擬行之○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
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衍往年虜賊侵
擾今歲几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

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
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
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俾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
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
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
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
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
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
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
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

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
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
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
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
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祗
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
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
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
議

許應旂曰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以嘉靖間曾銑之

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
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
表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
旣引咎宥之○甲寅彗星犯天屛西第一星○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十二月丁亥朔日食○巡撫江南都
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
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
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
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鹺盜因之出

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九閘至
是寬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戶科給事中彭序上
疏言十事詔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
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
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
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遲法清版籍以均賦役　上
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
纓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徐槃言正統十四年鄧
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
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

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
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見
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見尚在抱人
咸悲之
己丑成化五年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
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
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
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
驅宜於此添設一衛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
言○四月正一眞人張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

殺人數多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敔發策詢及
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敔亦未敢問其族人張留燦
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擬斬候決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少監鄭中南京伯毛榮各
帶參隨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求貨賄
頃者太監錢能出鎭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酒
端民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
行巡按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御用監左監丞龍
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
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閏在外娶

妻何異常人其郎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〇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瑢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
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
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
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瑢又言
臣親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
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
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
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
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

爲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
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
而已
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
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
此類實多安得如李瑢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
如何哉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勑
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
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弘建請不許權貴奏

求田地荷蒙聖諭命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
指揮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
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
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
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
之何以爲生伏望特勑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
業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〇九月刑部郎中彭
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請武強
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
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

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彧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韶暨
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
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
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
之〇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
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且奔
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勑大臣總督兩廣如馬
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 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
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
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

廣西藉廣東之糧備令巡撫等官名位設頒議論之際
甲可乙否宜如瀞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
以聞○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
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無供給浩繁勑令一年一次來
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
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勑遼東鎮守總
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勑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
知此意
庚寅成化六年正月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二月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湄奏乞存留先王時私

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
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
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
隱○三月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
塞○癸未昏刻月犯金星○免直隸蘇松常鎮池寧去
年秋糧蘇州太倉鎮江宣州衛屯糧七千一百餘石池
寧二府一萬八千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
石○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以水災免
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糧稅○
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

肅可以堅壁淸野而生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
守禦寂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無入境
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
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
財足食請勑該部毎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
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
勞地方無驚逃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
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二石彼處歲
支糧料幷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
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

十九石此外又有關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
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
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幷布按二司總督糧儲
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
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用措置從之○上欲
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
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
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
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
大哉　上命亟已之○七月戊戌曉刻月犯昴宿○九

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
左執法○巳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庚子曉刻金星犯
左執法○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
宿東北行至井宿○十二月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
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眞定保定俱
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勑工部行內外諸司自
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白圭等言先因荆襄等處流賊猖
獗特勑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就擒餘黨多困於饑
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

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未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
地方　上是之○二月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三月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
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
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
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携扶
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
民聞之仍懷二心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等鳥
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
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

四十餘萬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
忠等如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
業不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四月朔雨土霾夜木
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五月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
升所陳放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
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
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
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
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
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詔京城外置漏澤園○閏九

月辛亥曉刻土星犯天高星○十月戶部尚書楊鼎工
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會
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鼎毅等親
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
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聞見樹碑文所載事
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十二月大學士彭
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
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
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修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一少裨
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

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愼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　上曰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星變免慶成宴○夜月犯軒轅左角星○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

辰曼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飛輓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肉作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三月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任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孛來入寇威勢中國人為嚮導又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亂加思蘭相繼為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置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

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藝延綏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輿工修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詔修築邊墻其舍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薛應旂曰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為請朝廷屢發帑金轉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實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

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四月京畿自二月至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
昌爲父不爲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〇兵科給事中梁
璟等言項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
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
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
潔總兵李震等僉刑妄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
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遣累無紀律以致冤聲徹天
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〇五月陝西

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縉既
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令
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〇六月項忠
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〇九月吏部尚書姚夔言南
京及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
湧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況前歲
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猖
獗暴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姦人乘機
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事
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日久宜勅

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淸地控京師鳳陽接連淮
安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撫其地三司郡
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海兵民多以魚鹽
爲生如有挑馱負貿食者戒所司勿禁災甚之地今年
糧芻鹽課顏料草束俱令勿徵邊官士卒率爲主將私
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行〇十一月癸丑曉刻木
星犯鉤鈐
癸巳成化九年二月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
寇入境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〇朝廷好
寶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

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　上然之命一中貴
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
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
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
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
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
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
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
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
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悚然降位對大夏再揖

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
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四月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
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
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槁民不聊生山東地方
忽晴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
處山川之神　上從之○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侍寵
稔惡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軍器
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
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甲出入皇城
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

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新會縣民劉銘與梁狗同往
海康賣榖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
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
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所其
臟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呌呼欲救不果銘
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
出汲識其為夫尸哭視之所瘢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
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隨夫尸死焉三
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李逢春買棺收瘞銘夜潛
發其尸棄之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濵乃訴于

官儒生李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
吊哭詞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為具奏
上令有司即誅銘狗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
瑜奏李逢春等收瘞三尸誠為義舉今遇發掘宜命有
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于
永久詔可○七月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
甘肅規復哈密城哈密既為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
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入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
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
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

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
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
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
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
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
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九月以
永平知府王璽奏重建伯夷叔齊廟賜額曰清節命詞
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甲午成化十年三月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先是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雍坐視從賊出沒隱匿

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刼郡縣上免雍罪
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
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斅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
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斅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
督軍嶺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爲內侍奏
黜公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兵科給事中郭鏜等
奏總兵劉聚都御史王鉞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
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郎中張謹劾
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重加黜罰以爲邊臣
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

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
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衛
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
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武昌衡州
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
子粒○四月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
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劾誠猥恩蠹政誥
實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薙人監姑已之○太監張敏
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敝家資進奉抵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
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
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閒
秩耳○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以水災免直隸吳江
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粮子粒○十一月運大倉銀
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
已詔戍皆逃至京師僥倖進用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
仍嚴加禁約○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
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
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
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

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
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乙未成化十一年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
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
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細微
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
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　上命仍封
閉之○癸卯曉刻月犯牛宿火星○四月欽天監天官
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聚自
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

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有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五月以水災免直隷鎮江府秋糧鎮江衛屯田子粒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漳州衛屯田子粒○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巳未辰時金星晝見亍巳○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藉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　上命窮理之○乙酉卯刻日生

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七月朶顔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濬舊通惠河

丙申成化十二年二月南京科道各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上疏修省○三月强盜朱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後女直人又稱宋建于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外刼掠人財强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爲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四月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乱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聞○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五月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六月京師西城有黑物夜出傷人無蹤跡之不得廵城御史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八月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朶顔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蓋朶顔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入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謂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往境內容招集收用月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illegible]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兼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投者廵撫都御史閻木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役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十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巳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

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
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
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
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象州之立山縣請復
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
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獞五百二
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徭獞一千七百九十
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徭獞陸續報官其餘
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
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

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勑奬之○辛巳京師
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
督罕慎以其舊印爲土魯番所劫也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晉
兼翰學商輅告文廟翰學王獻告闕里○二月減寧王
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
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
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
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勑切責及書報各

王知之○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曅故少保榮之曾孫也
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讐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
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曅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
百戶韋瑛家瑛紿曅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
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
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撿財物
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
墻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
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
稍戢韋瑛本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

征延綏冒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
陞御馬太監去歲九月因黑眚之異侯得權之誅命出
外詗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
不之知至是詗得異事輒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
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官
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
人預通情欵云○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
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四月刑部郎中
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
直執而繫之廠訊詢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汪直令韋

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搆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五月發御史黃本為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錦衣獄○初項忠具奏汪直嘗令武選郎中姚璧持社并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為首旻怒曰今日幾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

爲旻但以次署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過劉珝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兩江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尚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况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廣清出單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

停勾爲便兵部覆奏從之○六月革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具奏草革西廠汪直嘟之至是直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濱事謂濱求於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爲民其餘降罰有差○七月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糧是月陝西鞏昌平涼府諸州縣隕霜傷稼○九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鎮守太監錢能及都指

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參議金疆按察司僉事翁遜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能等俟再勘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嘗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輙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于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途同臨問以巨梃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偕臨竟其獄復以贓誣死者既而佐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于朝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鞫得其實遂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猶幾其事○十一月太監汪直言洪武

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蕃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爲直心腹而學士劉珝爲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諱避之○山西太原府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覺其僞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

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坐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捜捕七人者誅之

戊戌成化十四年三月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無遂幸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天朝恭奉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夫占城提封全非舊壤家稀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產亮多不足爲貴臣何所利而占奪其地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不得殞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循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郊圻與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謹遣陪臣阮廷濟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六月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來假給廩歷直隸兩浙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旨者卽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

如律○八月鎮守雲南太監錢能爲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之初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孟密等處索取金寶等物爲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命官勘實 上既宥其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猶恃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爲二人求宥稱其不避難險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繼宗知嘉興府有圉卒饋熟鵞[illegible]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哇之

使史具册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
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巫不過三月
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
何無尊卑曰其官四品公六品其守臣公無土地責正
行何害明旦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
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而去○十
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爲庶人王毋平氏妃周氏及
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亥遲及其妻妾子
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
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

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與主毋及妃
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官中既長俱受封
既而恂之烟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
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
紊亂宗支亥遲虎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
氏俱賜自盡徵鍉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爲書各王府
知之
己亥成化十五年二月以去歲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
屬水災免其夏秋糧○五月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
聲生白毛○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

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鉞
言御史王濬屠滽侶鍾楊守隨俱以才識明達乞峻擢之
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特加工部
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傅
祺特理易州山廠不與竟夤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
非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
敢進諫者○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
劫赴任雲南參政姚肥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爲掩之

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憊冒濫功賞
八莫敢非議云○六月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
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
馬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
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覘
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
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朝貢亦
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
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　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
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　上乃有是命○七月命

太監汪直行邊○以朶顏福餘泰寧三衛虜酋各奏報邊
北滿都魯叱加思蘭已死且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兵
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東守臣即在邊[illegible]賞
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歸附之心詔從之○十月命從
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
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
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此封疆百里城池三
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
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見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
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

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
據水與險未幾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嘗
棄乎詔可○命陳鉞參贊東征軍務初建州之役其謀
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子俊以越開邊啓
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越越疑爲
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
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
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
故爲阻撓宜勑其協濟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
以[illegible]阻王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
書王鉞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
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卽令直等推
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綏太監
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
史徐升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
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汪直等意不敢違具奏
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
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

等官故有是命○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
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
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
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卽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
以俟考覈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
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
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
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
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
責人皆爲博危之○九月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是

夜四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
靂旁尾跡散○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隷順德所屬九縣
秋糧
辛丑成化十七年二月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
州幷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秋糧以水旱霜雹等
災故也○三月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
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
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
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
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寃抑恤孤寡以

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
水患從之○四月南京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
白毛頻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
凄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
所致劾南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
李本國子祭酒王倎皆有忝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
科給事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
鴻臚寺卿李隆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五月山西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士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
遇虜寇拘執其人虜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

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
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
人知情故縱俱論發邊衛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
犯人財產庶奸頑知懲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
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殺賊○七月汾川王貢錝奏求
書籍 上以勸 書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與之○八月
眞定縣學教諭俞正己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
損益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
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贏縮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

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
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
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
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
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
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
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己
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
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

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會不知與天合
雖差而可令正已膠泥所間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正罪
詔下錦衣衛執治之〇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
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壬寅成化十八年正月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
處初直與王越受命征遼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
仍同游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焉 上已
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疏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
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寢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
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越謀欲窘越越以其

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
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
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節之而銘懼欲訪其事適
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發其交
構事直遂見疏而越亦被斥云〇三月右軍都督馬儀
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倚法弄權妄取官
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
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直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
之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
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其鞫問令鉞致仕儀開伍澍調
永平衛帶俸差操〇八月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
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
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虜軍行不至稽後民力不至煩
費 上是之〇司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
湯柔軍舍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綱古書一部慶
岐脩院列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
尋來進用〇庚戌金星晝見於申〇遣少監孫端齎勅
戒諭晉王玆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奇淵抗拒父命打
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淵到府令其羣開

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啓不奏之過數奇淵以前項
罪惡降奇淵爲庶人
癸卯成化十九年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
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
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illegible]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
乞修治并賜祭從之〇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
奏有自虜中逃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
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遣官頭目都督盧
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
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請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

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勑大同
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
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
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
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
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
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
事　上降勑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
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者

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
因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迹謁上司直喜甚求
食且曰吾非復前此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
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伯王
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
指揮吳綬職俱爲民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上已出越
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
行至是科道乃劾其八罪一　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
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淵竭府庫四排斥善良

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齎納無籍同惡相
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　強虜擅開邊釁詔降
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券云○■鈺春世孫爲民裒聚宏
湖廣遼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升珍忠復職致仕琺本
冠帶閑住惟陳鉞已致仕并永無不問云○九月都察
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倚信兵部尚書陳鉞
錦衣指揮吳綬之言誣都御史牟俸論死且昇翰林學
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強
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趙良
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戌頫張鈞陳遴教副史王

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緩文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
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
分裕等俱擾各停俸半年○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錄
司繼曉爲左善世恩昇右善世○十一月禮部奏湖廣
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婦爲軍民害請通
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
不許外及從之○東垣王見濆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
戲數與王同卧起無貴賤禮因欲謀殺王妃不果事覺
命官勘實擬罪奏至　上謂見濆狎近頑童謀害正妃
有乖大義下　勑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

之○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伏乞一槩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授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

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青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撫右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謂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右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八月余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府地多平曠宜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槍補之乞勑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運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是爲國家天下慮耳

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還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人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母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舍人文華殿書辦凡加太臣所傳皆賜勑授之旻獨

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百
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
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用乃自撰妖言以誣
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
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
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韋瑛曩罪當死
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
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直
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
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

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州兗
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河
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
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
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
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
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勑督
運俱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
謨兵書張鵬刑書張鎣工書劉昭右都朱英掌通政事

尚書張文質大理卿田景暘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
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
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添內宮五六七
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憸邪或投獻奇巧
如梁方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
杜銘李本劉俊張鎣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溢輩或老懦
無為或清論不惬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
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
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弭　上批答曰梁方韋興陳

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
革為民○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
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賣僧一牒可售數金當
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
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
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
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
綸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勳勞而俱陞錦衣
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綠事之吏也有何才能
而濫授通政之官此類難以悉數祿費歲以萬計宜令

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勿令處誤事官姑不究繼境獅去
度滕令巡按御史追取給敕○以星變赦天下○三月
泰安州地再震泰山動搖○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珝
鄙薄萬安安閣積恨互訐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
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
出紙一緘朱書封字御筆也啓視之謂劉珝貪財好
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
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匿名文書律有明
禁朝廷何不火之惟與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
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

昌曰　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
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十一
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爲其從人
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
錦衣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十二
月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顯
于延綏敬之在延綏也狠愎自用與總兵官丘嵩都御
史李旻屢爭小忿敬會客坐旻於西坐嵩于下而自據
上坐其下有邊剛貴讓者招權納賄所在侵牟商賈不
敢至其境旻嘗令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于敬曰商人
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二
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　上以
邊臣不和關係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顯代之邊剛
貴讓謫戍廣西南丹衛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二月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
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
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求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
以不充急於邊而京民爲之搔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
修邊防而財多妄費乞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
之戒御史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藉修城堡疏開

河湟虛張聲績邀獲蔭賞遂蒙拔自疏遠置諸六卿乃
於凋疲之餘輒興城堡之築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
疏垣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
謙等勘報遂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
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
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
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令致仕去
薛應旂曰嘗視師延綏憫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
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
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轅門而浮沙

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穡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
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
勞師戍守歲費萬千殺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
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
臺[illegible]交章非無自也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泰因選具
奏勘問[illegible]中官咸疾選及誣擬選黨比高瑤　上
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
同愛畏泰不敢反異復脇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
不從行等同泰執聚拷掠聚目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

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
意在侵欺[illegible]選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
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瑚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
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陳選
素崇正學夙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無倚之地太
監韋泰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以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
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
以致韋泰橫行胸臆枉殘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
泰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為
選譴黜泰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

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泰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
等逮臣於理捕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
口行等乃依傍泰語文致其詞是毀共姜為夏姬詬夷
齊為盜跖也本年嶺　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
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illegible]閉知選獨抱隱
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
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凌辱乃
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
醫療又潛遣養子竊以選死報泰以快其忿夫選砥節
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奏入不
報第以他事罷泰鎮守○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
兵部李孜省為之也○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
宣慰使楊愛為其兄宣撫楊友訐奏奉命往勘因奏播
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
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為
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
命臣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
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縻以文法蓋治之以
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

扇誘恐生他變宜擇二人而對虛實節省發聽候免其
監禁爲便從之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辛亥萬妃卒妃山東青州諸
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全妃四歲選入掖庭及
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尊寵甚后吳氏之廢實
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毋優容之妃警敏善迎
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
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方韋興輩皆假
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搆禍皆由妃主
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避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

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謚
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
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
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
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
贖杖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網贖但肆意殘酷
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八月庚辰上不豫命
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

子頓首受命○己丑上崩遺詔諭文武羣臣○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
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莅
人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
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虜寇數侵邊帥遣將薄伐不勝
黷兵以竭我財力[illegible]亦離散內外寧輯荊襄[illegible]時
有姦竊推轂之際[illegible]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illegible]行崇
尚理學褒封儒賢[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聽星文示變側
身省過臣僚進諫[illegible]賜採納時有干忤亦示遣論旋
蒙宥復若汝尊禮　孝肅追尊　景帝保護汪后寢
恤于謙[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恩怨絕無介帶粹然於天理人彝
者此以故雖[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之災而國家康靖有由然矣

孝宗敬皇帝

繡水卜世昌校訂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經筵勸講之官當訪求眞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爲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祖訓

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廢庭或勸易儲嗣或謀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陷君悞國蠹政殃民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允聯○二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楊亨言弭災二事一曰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脉衰耗太監張慶[illegible]以老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責子鬻產以充其數乞量爲裁損止因所從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爲名斂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買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官吏受

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經費詔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兩浙江諸臣修省以消天變有不如命者罪之○七月成化間北虜大抵乜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節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互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慮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乜剌酋亦

遣人貢馬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陳
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輙允下進嘗貽書
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尨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
酋長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
人少不下二千家猶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
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食華人盜
虜馬請斬徇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〇八月定封贈
繼母例〇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是時阿黑
麻強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
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

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
經結盟遂殺罕慎

己酉弘治二年二月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戍河
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御史湯鼐
差印馬赴內閣會劾言新政之初公等輔國政未見盡
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裡面不從鼐退即上疏劾安
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深忻之及安罷
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鼐壽州人與槩
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
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
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
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爲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發其
事御史魏璋即草疏著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
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躶身三
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智智書詞
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
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
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
境空虛無備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鼐槩妖言惑衆
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槩之

書詞固爲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
爲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囚
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劉槩造妖言
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監
着後鼐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〇吏
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
衙門官俱有定員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
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
往來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
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矣前既以爲濫而遽

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
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
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
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及登寶位又罷
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蠧國亂政
邪術欺君罔上之罪迸逐剌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輩
罷傳奏冗員追回濫賞莊田幷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
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
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
復如舊矣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

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乎
疏入不報○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疏畧曰庶民
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
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然糧食不充安息
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
屋数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
山蕩湫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
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皴骨
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煑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
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客商
到場無鹽秪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
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
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述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
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所以
詩業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五月河決汴
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
褎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會卒犯城鏞涖任纔三日
郡兵皆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秪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

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
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
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
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
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
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
路骨裸人於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
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
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
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

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會問
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
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
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絶汝我今奉朝
廷命來作汝父毋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
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
復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
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
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餓矣
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

日暮鏞曰晩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
床蓐鏞徐寢賊維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
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
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劫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至解縛
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
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
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
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
賊少卻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
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九月徽莊王乞陞鈞州

爲府不許○十月南京監察御史姜琯等既劾奏太監
蔣琮罪刑部請移文于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辦謂
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
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陷因條
析琯等所言而汎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諸司違法
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孜省同鄕姻
黨而琯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附和加叅有
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適法司
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事鏞
因駕官舟過湖覘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鏞

還自辯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
覆按　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錦衣指揮楊
綱偕往琯等及琮更相奏愬琯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
付穆等劾治奏至詔其各因私忿煩瀆　聖聰琮不當
占官獻投蘆州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良而所
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爲李孜省姦黨
其言皆誣琯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
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
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
諸人欵狀而琮琯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重勘歸

結於是琯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譚肅徐禮
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云〇十
一月築高郵湖堤
庚戌弘治三年正月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
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是　天朝之
封臣投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
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
安南敉其不能恤憐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
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
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

事與香沓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滽受之滽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滽又懇辭曰臣不佞臺
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
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〇三
月縣丞徐瑣上疏請理皇妣甍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
之讐疏下內閣擬　旨萬安劉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以示尹直謂姑不准行只請于　上示寬
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　御前
直語安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來閒

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且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
牽引並　先帝之意哉已而事下禮部覆奏上曰宮闈
往事朕承　皇太后毋后宣諭明白外面流議難憑訪
究姑從輕處之〇治紀貴紀旺等詐冐　皇親罪初
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辯
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
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托鎮
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婿韋
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冐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
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詐於

田主鄧璋曰韋而冐李猶致富顧我眞李姓不可乎璋
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僞會　上即
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
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
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厚父成聞之至京爭
辯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驛歸
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倖
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
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
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父貴祖旺論斬郭鏞黨比蔡用

欺罔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會有
奉侍　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呂章春老疾免罪降左少
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六月伯顏猛
可遣人貢馬○八月以侶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九月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卻之○閏九月以副都御
史王繼巡撫陝西○十二月勅彗星垂戒朕與羣臣當
同加修省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禁胡服胡語從刑部尚書何喬新
疏也○時劉吉用事威權隆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論
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

諫聽其指使害人吉諷科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謫南
京工部員外郎○二月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
刑衙門欽恤刑獄○四月勅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錄在
京罪囚○七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監收厨料
見光祿寺製造　皇壇器用不知　皇壇之義何所取
詢之於人乃　先帝修齋行法之所其造此器所以待
朝廷不時之需也　陛下卽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
爲而猶有　皇壇器用之製哉夫光祿寺錢糧悉民脂
膏血豈可置之無用之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爲邪術
虛耗民財　先帝信之篤而禮之勤者無他意在希福

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　陛下置之典刑
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
於人之理哉上曰　先帝爲孜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
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人臣禮下鎮撫司鞫問送法
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
隆慶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
久之釋爲民○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十二月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
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
了然欲望朝廷召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　陛下

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　陛下納諫
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贓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
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
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伏望召
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事事不報
壬子弘治五年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
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
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
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
乃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

落令頭目奄克孛賴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〇大理寺少卿屠勲言臣備員法曹尸素不職謹條列十事以助

皇上敬天卹民之萬一　一乞恩例以清刑獄二叅情法以公比附三愼立法以革繁例四遵律令以止深刻五平紙價以便囚犯六廣恩澤以濟災傷七起老成以備委任八禁奢侈以勵風俗九嚴啓閉以蓄水利十專委任以督海塘語皆剴切中窾　上以其老成練達皆采納之〇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廷瓚以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

張鵬特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毋憂去其後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黒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勑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兵誅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慾

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〇六月改黃紱爲南京左都御史秦紘爲南京戸部尚書　七月河決張秋〇十二月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〇廢荊王見潚先是溫懿王見澋上疏論兄荊王見潚威福自持陰懷悖逆都梁王見溥都昌王見滙俱被誅害身死見臣苦諫反加讐怒臣之校尉槩行拘束臣攖疾病不容供進湯藥且又聽信陰陽搖惑邦將原建舊邸

毀改子午正向陰釀異謀包藏兇禍多擁兇豎闌出示城之外勢傾山徽田野驚疑雖有州衛守禦等官俱各頓首惟命所據蘄州內有麒鳳兩山景峙邸當傑地而況城臨大江與南京根本之地順流不過三日倘一乘機禍延不小乞遷臣仍轉建昌始祖舊基或遷湖廣常德衡州二府保全身家臣誓不與此奸兄同處乞　勑大臣星夜前來將臣所奏事情逐一訪拿袪除禍患設事機不愼大臣來緩臣一門惟命無復逃矣臣之兄弟見溥見滙見湰見滮含冤地下終莫能伸臣若虚言罪甘萬死　上命司禮監太監蕭敬錦衣衛指揮同知孫

璞刑部右侍郎戴珊按其事　詔下甫七日即戒行抵
蘄偕楚鎮守太監劉雅巡撫都御史謝綬巡按御史汪
其會勘至是朝使密而不章若爲他使者王以下皆罔
覺敬等入邸請謁即令錦衣校尉將撥置官旗軍校沈
濂王安彭浩余壽陰陽羅啓儒風鑑毛剛伶人周鑑壯
士陳勝等數百人盡擒之而選民間女隷四十人進宮
鞫問悉得其情乃具狀以聞世子祐柄沮格勘官法當
並坐王召入京師居西内壽命自盡詔將佑柄仲季二
王俱安置武昌改調王邸儀衛一司旗手犂牧二所軍
校四百戸于武昌諸衛差操稅課局赤東湖悉還官渠

魁毛剛韋與朱貴沈濂余壽彭浩周鑑陳勝等俱坐棄
市餘黨問遣所奪聘女産業悉復之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先是太監李
良與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兵
部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
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
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陜巴至哈密諸番索陜
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賜物掠其牛馬遂
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陜巴及金印去内閣丘濬謂馬文
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
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竊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
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
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
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
令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陜巴金印
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
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者
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絶西域貢○内吉以通政司經歷
高祿爲本司參議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
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

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　詔
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兵
甞其落乍之地從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
姓名於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
丈夫分功之私乎此不協心同力以殄寇圖報者有如
此日衆志既諧乃受大將軍鼓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
賊遇奮其謀勇無不一當百者由是燔其寨若干俘馘
其黨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干瘴烟肅清
居民安堵奏捷于朝○吏部尚書王恕罷

王世貞按璦山公與三原公俱宮保而丘公坐三原

公下既入閣而三原公復據上坐丘公恨之故有煩
言其劉文泰一疏公處之亦未盡妥據文泰疏摘余
本院御醫陞用吏目補闕有　祖宗舊制妄行奨補
變亂成法又托人作傳刊板傳播題曰大司馬三原
王公傳歷數　朝廷之過自比伊周之佐至不准者
皆書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詔令公看畢回話
公一一置辦而詆文泰爲無賴小人造此深刻之詞
非老於文學陰謀秘計者不能乞勅法司執文泰于
午門前會官追問及究主使之人明正其罪以警將
來　詔下文泰獄鞫問獄成請文泰初與後府帯俸

都事闗昶計議得恕擅作威福等事寫成奏稿又將
恕所刻傳示爲民都御史吳禎禎見内引尚書五子
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爲　先帝報不平雖死不
悔遂爲文泰潤色又詞連大學士丘濬謂文泰嘗往
謁濬語及大司馬王公傳濬言不當板行若有豪傑
之士奏聞厥罪不小及硃語沽直謗君四字爲濬所
說乞併逮問有　旨劉文泰誣奏及妄攀大臣甚是
刁潑姑從輕降御醫王恕作傳賣直沽名本當究治
宥之傳板即令焚毀丘濬罷其餘悉免究公又申辯
言處置文泰奏請似無分別乞行辯理庶不枉抑

上以已發落止之後方力乞致仕按縉紳之論皆以
文泰此舉出自丘公然三原止合畧辯其事力求歸
休不當条奏文泰欲于午門會鞫主使及所謂非老
于文學陰謀險計者不能也　詔旨責其賣直沽名
焚毀傳板豈可一日留乎止當力懇歸田不當復奏
辯也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爲公
謀者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憲章錄亦似爲賢
者諱也不然則亦未攷其事之顛末也
四月太監韋泰傳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
監囚犯笞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

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〇九月禮部尚書倪
岳疏太監韋泰傳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
來大慈恩寺住坐切查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内科臣韓
重等御史陳穀等具題奉　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
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
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專有未
便且四川離京相去萬里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
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於　皇上初政之清
明不無少損伏望暫寢新命從之〇十月勅南京内外
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祖開基重地列

聖相承恒必愼擇其人爾等受玆守備之寄不爲不重
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
重晉陽我　祖宗愼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
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
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愼重根
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
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甲寅弘治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徐恪上疏曰臣謹
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
東濟寧州乃者上厪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

鱉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畧施
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
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
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
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千餘年
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塞倡爲不可塞
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顔神祇又令
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寨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
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焉可以一噎而廢

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
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深淺溢水無所容故
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
河東經朱仙鎭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消消之流計其
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
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
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
無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沮以北則淤澱將
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
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

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后不
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后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
從而訾其復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
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麗陸一夫之牽挽過於
六蠃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
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
萬倍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
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
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件衣糧醫藥賑濟之需
皆賴以給故魯無匱晝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

既由張湫北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倉庫既多空
虛錢糧又難輕動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鈇
一不可工料口粮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
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湫塞決事
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
運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爲無據參寥數月未蒙
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
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伏望
斷自宸衷恭以國是捡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
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

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粮之、
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咏載途而趨事赴工無
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三十萬
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
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〇貴州蠻平
加額溥歲祿鄧廷瓚右都御史掌兩院事〇三月朔日
有食之〇改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儲巏爲吏部考功郎
中瑿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〇四月　上以張
海侯謙無功不受命輒還朝逮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
奪俸閑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

欺負中國若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
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時
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
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　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
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卽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
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柰我何哈
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
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踩甘州
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
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

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
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
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
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
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　主上今欲擒斬牙
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
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悅因與翥議選罕東
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爲
襲之之計云〇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
于海者夷艘得救半無死隨漂抵依若都海中地名值巡海

官軍舟至戢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遣東
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
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勑彼國主憫其情無辜免罰○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七月以許進爲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
乙卯弘治八年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濬好論議上
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
是非卽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婀娜取悅商確往事時
出意見自高奇矯無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如論
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

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絕元正統斥
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論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
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勑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
歸璫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
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諡文莊○令河西巡撫許進調
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卽
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土魯番是冬進及總兵劉寧
率兵至肅州又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
草行不能疾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
陝巴婁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

携以歸住四敞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
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
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
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誾歲
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
督僉事○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
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
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六月上杭盜復起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以副都
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瀧盜○北虜

擁衆入河套住牧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廟○
二月以屠滽爲吏部尚書○土魯番復據哈密○以周
經爲戶部尚書周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
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正貢獻斥樂
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踪此疏出誰耿尚
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
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
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准
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

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職馬文升請出大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輙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吏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曾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僉錢輸太倉經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經又執不肯發內巫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時邵寶為戶部郎中經委閱章奏稽卫廢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

及奄克孛剌往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克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欵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欵書不許○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貢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屠勳上疏極止之乃寢勳老成歷練邊事籌畫周詳時經畧邊備奏分薊州建昌密雲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舍城設險居守又於黃花鎮置營堡戍兵勢聯絡終勳之任虜不敢犯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保諡康僖○改倪岳為南京吏部

尚書○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數千言
上嘉納之○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箋却之○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刑部侍郎○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初令順德值屠滽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滽乃以順德權鐺家廟工程相托廷舉曰歲歉民貧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滽為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逼誣廷舉加以嚴刑盜曰死無分也不敢誣應令廷舉因服梏

手曰候訟廷事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又知至是滽嚌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松江
丁巳弘治十年二月以考功郎中儲瓘為太僕少卿○三月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隸厮役為之今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與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太子立寄于壇之名

而有燬炕之說三撥置皇親希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
綫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
王應祚自稱廣爲教主主人而廣爲傳陞官職求賜玉
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琬
戶爲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
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産他如
近而駙馬貴戚輩之如父外而總兵鎭守呼之爲公乞
寘之于法以爲役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俱報聞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
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
巴於哈密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
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令悔過乞許與黑
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
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于闓廣○十一月
火篩寇宣大許進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是年虜火篩
强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勑
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命瀕行尚書
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經營公素不與
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

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
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其倉
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
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
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
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
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大
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卽欲收
糴無處得買遂爲邊儲之長利云○以王越總制寧夏
甘涼軍務經畧哈密○十二月加王越少保○以許進

爲戶部侍郎
戊午弘治十一年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
子太師劉健少傅兼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兵書馬文
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昂太子太保戶書周經禮
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保○三月以程
敏政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五月下監
生江瑢于詔獄尋釋之是月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
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
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
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頗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

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祈
避嫌疑不能立贊乾綱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
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
罷上不許下璐詔獄徤等又上疏力救璐得釋○王越
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
仙畏兀兒奄克索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
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
也先主剌妻陝巴結好奄克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
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
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

令留肅州往來自便○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
丘天祐等言李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
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
萬要皆貪緣嗜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
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
白從實具奏仍將賄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
旨奔競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戶科給事中
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畧謂
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
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廢官亦得言之
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
無不可言之事又勑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
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
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
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謏大畧謂吏
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
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於李廣雖云自殺是天所
誅也其餘黨猶蟠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闗議凡有
欲謀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益擴剝削已不
容誅況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

邪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
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紓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
之民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司設監太監蔡昭爲故
太監李廣祠額葬祭　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徤等
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贓濫
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葬祭
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
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
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巳未弘治十二年二月會試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泉上

疏畧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
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議
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
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
問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出護幸免
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
率以洛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
下泉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令敏政迴避其私
賣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眞況未開榜其所買之
人會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

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
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叙等三百人
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工科給事
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
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
可疑六事上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即議黜降有
差○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內外文武臣
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
寺之首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爲丙魏姚宋
方召衛霍禀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禍發者以

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堂堂天
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信矣此大
可憂也又凡人之遇窘迫窮急苟可以免其一時之禍
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不至將有甚
于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門塞一穴又開一
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
官指名惟降旨密諭之使各自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
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数十
人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如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焉
此內消之說也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謂太

監李廣平日賍物鉅萬簿籍尚存姓名可考欲一一究
竟其事明正其罪伏聞　陛下初欲行之既而中止豈
因編修羅玘有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傅
會之與邇來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
未得其路以爲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　陛下也今幸
而李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證蓋　祖宗在天之靈持此
而告　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況白米
黃米之隱語已譁然于中外而其官其人之饋送想亦
昭然於　聖心在國法既所難容於事體亦豈可已但
其倡爲不必查究釁存大體之說乃諂諛側媚之徒自

以此爲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田里并劾
居濂白昂爲奸邪魁首詔下處分勿論○五月以張敷
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起林俊
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陞浙江右布政璡泰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宣府泰在浙江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
殘至千輩盜竊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羣盜悉
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
惡泰具草將聞于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
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栗已而稽譖泰于時相而
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峯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禮侍兼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八月謝鐸以禮
部侍掌國子監○九月致仕大學士徐溥卒○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寧
康王覲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
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
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黍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爲盜
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
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詗中朝事聞謗言輒
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削怒不應以罪削護衛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虜殺神木堡○二月陳獻章卒

○三月問刑條例成○四月張懋提督團營○五月朔
日有食之彗星見○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
鄧廷瓚卒兩廣自成化初韓雍殺平寇後開府梧州率
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
瑣瑣益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
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于民徒費餉羣
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
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
廣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
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

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於羣蠻結以
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藤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
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儀盜竊發勢尤熾廷瓚
斬獲首惡李尋光單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廟
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
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
少保諡襄敏○分遣文武大臣守關火師本小王子部
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敗息與小王子爭
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
懋居庸關襄城伯居廣紫荊關侍郎李介經畧宣大王

宗燕黄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先
是兩廣軍多爲鎮閣及總兵私役時都御史劉大夏奉
勑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五十三村素强悍悉
服從帖息○六月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
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
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材沿河水邊濼洽得一玉璽
臣等辯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皆有螭
紐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二寸方圓一尺四
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殊無瑕玷巡撫右都
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差官齎進報聞○七

月火篩寇榆林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爲靜物止而
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
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
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
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
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
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
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内民
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内攘外

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剋責
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
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
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閔畿民之
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
將陝西織造絨褐内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十一月虜寇偏關○十二月火
篩入河套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
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

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
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
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　旨令陸續
成造○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
忌又疏乞録正人以教東宮因荐謝鐸儲瓘楊廉等堪
爲輔導○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時
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七月
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儀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
初稿未就而卒○以戸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淳與修濂溪書院

撤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八月火篩寇固原總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九月朔日有食之○十月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瑢張賢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減與黄船六百人責令納錢而瑢及顯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于輔輔集訊舟人得内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璠即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

不朝黄船留六日而發既後者復羣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吹先行瑢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譖于王王與輔由是遂有言輔奏顯瑢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于亦奏輔始至府即由中門入讀　詔踞傲在途專擅欺侮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　旨捕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二事及瑢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令如例蓋上體　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採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飾蒙蔽之過且瑢嘗阻輔啓請于王前稱呼爾我其縱使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瑢等至京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人俱連逮坐罪有差○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召戶部尚書秦紘兼都御史巡撫陝西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去○

四月以羅欽順為南國子司業○以秦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釐鹽課與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修堡砦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五月朔日有食之○虜大入大同塞將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内臣苗逵謀出兵擣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廉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兵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

私役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畝贓以千計爲都
御史陳琂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州大
肆殺掠恭等失於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事給事
中鍾瀫郎中王盆謙覆覈逮問有　旨罷其分守而恭
復自疏乞留乃有是命於是兵部及科道各論其貪墨
之罪乞罷黜且言東州之敗總兵孫文毅已坐死罪恭
不宜獨免不聽〇十月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
政〇致仕尚書張悅卒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
學力行鄉里推重旣仕刑部出爲浙江提學請託不行
歷官宮保清約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眞

無愧云〇十一月雲南晝晦〇十二月　上召劉大夏
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
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
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
爲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一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乃
使陳寬寬曰劉學士嘗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
人云〇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
大同部落甚夥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乘
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
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
柰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
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廟竭貲取掛印大夏詰其
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
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癸亥弘治十六年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書兼翰學掌詹事
府〇四月陞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〇五月京
師大旱〇詔遣中官于武當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

命內閣撰勑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玆山宮觀像設
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
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
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過無良遂罷不遣〇大理寺副
李承芳卒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遷
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
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與閒者莫察
其意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
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疏食屢空相與自得也承箕早
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〇六月鎮遠侯顧溥卒以保

國公朱暉提督團營○八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服闋
到任○十月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缺乏
請支兩淮鹽價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運
司鹽課爲邊儲救荒而設　祖宗之時鹽法最嚴未嘗
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奏乞鹽
價織造行之未久遽難更改乞仍舊行止從之○十一
月南國子祭酒章懋到任後謹矩度尚德行厲廉恥諸
生翕然向風
甲子弘治十七年二月守哈密陝巴尋逐哈密眞帖木
兒居甘州陝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

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弃城走沙州眞帖木
兒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
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
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
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
撫夷無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
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
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
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爭殺眞帖木兒懼不
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眞

帖木兒居甘州○南國子祭酒章懋上奏古者大學所
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
治尤重太學以敎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
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
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
漸少許令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
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
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
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
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

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無
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
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
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
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
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
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
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
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
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

賢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妄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登惟差擬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五月加秦紘太子少保○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諮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七月虜寇大同○掌

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大保諡文定○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父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

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虜寇環慶平鳳○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非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

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年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

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
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
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
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
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
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
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
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
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
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

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柬
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
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
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戶部尚書侶鍾致
仕○十月劉山伏誅
乙丑弘治十八年二月陞太僕寺少卿儲䍮爲本寺卿
䍮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　上召劉健李東
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
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
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都責
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
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
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
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
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被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
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
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
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言彼言旱詔大臣要剛
正有氣節若果有旱詔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
耳健曰　皇上每値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

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
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
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卽係該退之
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
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
然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
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
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
論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
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有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

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賛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逼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頌知上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晉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按遞夫役

若干名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上崩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輙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昊等進藥皆與證乖　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幷科道

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叅議丘鈺假市藥侵盗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姦先帝不務瑜欲援引文泰等徼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症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　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閑住鈺追贓五百兩幷吳發爲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

正係而比依交詰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為解脫之
地識者恨之○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秦
安太陵須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九月庚子恒星
晝見○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
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孤卿所居僅蔽
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十月　命太監
[illegible]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
[illegible]暨曹[illegible]等各疏言初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
今　詔是未乾遽旋復作何[illegible]以信於天下因疏與
[illegible]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illegible]以煉丹為名糜

費[illegible]藏乞寘於法與即成化[illegible]梁芳等亂政者也兵
部[illegible]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間引用憸邪進用奇
巧大壞　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
快今　泰陵之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　聖孝
不為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
方術宦寺莫敢干撓憫災思患戢盜防胡且崇德報
功興滅繼絕憂勤惕勵始終不渝迹其修齊治平之
效蓋有得于二典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孝慈
而秩分甚嚴友愛獻皇而恩禮愈篤悼念昭德而供
饋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初徐溥劉健入
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
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戴珊[illegible]何
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鄧
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瀚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
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
甸宣方岳當是時蔚多耆俊之臣[illegible]廢錮之彥士
修端靜之節人懷競躁之恥[illegible]鮮詐頗之風民懷樂
利之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說者又
曰太陵晝接再三虛懷屢色勵精訪治將大有為而

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illegible]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
十九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滿伐為威刑以緩死
為恩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消息培植元氣者矣
內外安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加焉
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八終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九

武宗毅皇帝

繡水卜世昌校訂

丙寅正德元年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
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疋
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淸於額外奏討
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
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
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

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開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
力煎熬夏秋晴暵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
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
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憕會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
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解
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
愚乞勑楊一淸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
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
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
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
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道
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
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狹道魚
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輿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
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
天鳴地震○二月勑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實錄○三
月隕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
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
之根本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瑄董

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闕相繼物故亦不允
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
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因灾異會陳十
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
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
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
行先帝剗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
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
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乎天下矣其次集
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

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
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
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大廟奉天殿○以孔彥繩爲翰林五
經博士○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大
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食書守門及各
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二而南
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筭章
典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寅緣分
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

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戶
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筭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
奏支用輒轉推延至今不與皆關內臣者報聞○吏部
主事孫盤應詔言廢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
內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况
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
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
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弦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抑轉
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
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illegible]以[illegible]勢者

虎狼武職籍以寅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
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illegible]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
捷報則皆附勢挾貲者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于京師
名已登於奏牘使沒者啣冤被創者抱病欲兵威之震
遐邇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所帶頭目盡行革
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密
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寧夏甘肅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
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皆所宜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
禁不許踰數 旨不允○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
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實夢陽贊成之也○十二月工

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尾拔社木 陛
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柰何視爲泛常傾
耳於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憚於
覿面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於究心
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如聚等數其誤國之罪告
之於 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
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
加罷斥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
[illegible]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
[illegible]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聞
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
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敕錦衣衛差官校械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
意其間必觸忌諱而犯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
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
容隱覆以開忠讜之門乃今赫然下令逮繫拘囚在陛
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令其后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
果有意怒絕之也下臣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
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
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

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
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
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
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
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
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
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
遠近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
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

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illegible]
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
於禍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于水上浙省二司及
杭守[illegible]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
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
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死有神助也欲以聳動寧王
為愈或謂之曰畢竟為累乃赴龍場○閏正月奪故永
平大長公主第為酒醋麯局外廠時著局事太監請之
也魁等訪得其第匿以為指揮李慶故賜宅今已廢矣
公主孫梅具其事且言公主遺像及鳳床班劍等物皆

在詔給價銀一千二百兩◎二月敕諭都察院左都御
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
行前此所未有也○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先是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史巡茶兼
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
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孝宗皇
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
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頹廢墜既久之
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
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

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効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旹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恢廓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茶馬巡察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闘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須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司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

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勑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朕几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為益實多〇劉瑾傳勑譴責奸黨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遠登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

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玨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勑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夫人臣以忠敬為本不聞以阿附為榮朕不明言暴白其臣何以知悉邇來朕一遵 祖宗成憲申明舊章除宿弊汰冗官欲臻治理爾文武羣臣尚惟清白一心恪恭乃職必以光明正大為期必以黨比阿附為戒且如張懋等凡遇會奏論列

並無片言隨人脅同輙聽詭計列銜而行朕皆爾釋以後毋蹈覆轍自貽累辱國有昭典朕不輕貸故諭史謂是日早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勑授鴻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雇筆或曰焦芳為之〇四月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聽改注贊畫鎮守大同太監侯能軍務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巡撫崔巖會荐之得起用〇六月起雍泰為左都御史提督操江時給事中潘鐸荐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〇七月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

謚文莊錫之誥命○九月以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刑部尚書○十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敕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怨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

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闢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令明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雁清議矣○工部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劉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鄒蕙

奏裁榆林功自經於公署○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冀免其禍自是人不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騎馬實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以曹元爲兵部尚書○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三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時賴李東陽力救得釋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餉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

討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吾恐有與同事無通紀恐徒
費財靡益邊務乞勑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書
右副都御史張鵬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
鍇大鎰解京事竟止
薛應旂曰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墻城則厚
廣可以堆積城墻則薄版築解而隨頹矣秦竭天下
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矧墻哉今觀寧夏花馬池
東歧至延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
無高山峻嶺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墻者恐不
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

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
俊先後修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
淸又踵爲之劉瑾逆豎別懷一淸未可知要之邊墻
之築在後人須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
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漏巵也
都察院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
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急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跪于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扣頭不敢仰視又乃
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湖廣左布政○四月南
司業羅欽順除名○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

司府州縣官員賢能具履歷調其職吏部多所罷從送
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　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
奏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盖是時惟有此一舉尚
近法耳○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六月早朝
拜伏既起御史階上有無名揭帖一本　皆言劉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瑾傳　旨令百官天門下跪候
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
就東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
御史甯杲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乃
新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爾毋把朝廷

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多怨恨　太祖法度爾毋不
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着有揭帖處
是何官太監黃　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
皆雜立丢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廝了人瑾令復跪
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偉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
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已備此事若非黃　不惟擾害
不知捜出何等無端事件爲禍不淺天暑日烈通無片
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偉忽曰你帖子說的都爲
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
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况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

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栄桀監之曰你每倒一倒衆内使擲下冰瓜甚多栄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栄曰你們却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栄私宅閒住黄偉南京閒住申刻　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伸昏迷撻至錦衣衛監不能容丟放院内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内人所爲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八月上諭鍾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欽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

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關拄諫臺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十二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己巳正德四年正月逮瓊州兵備副史吳廷舉謫戍鴈門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召見廷舉甚温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璫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其子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illegible]也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延舉郎以銀市二萬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恚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士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謐狀御史大慙釋之滽歷陞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滽猶啣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華兵備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

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内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内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請徵其稅旨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以内官監太監畢眞代之○三月以郜書爲貴州提學副使○以儲瓘爲戶部左侍郎○四月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焦芳專事婀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

之堊慉慉至家瑾敗得免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
人哉年校書結髮厲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
公孤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羅權
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讜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
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者
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斃其躬跡
其所至蓋知慕古賢之節而不知枉下之工知希止足
之疏而不能爲恢宏之崇者乎○五月以朝陽門外揺
行廠地給付玄明宮初瑾奏請作宮奉玄帝祝延　聖
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復請揺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九　　十五
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畝定價以聞即請咨戶部蠲凡
常稅民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揺行廠乃據傳聞工
部亦無冊籍可攷軍民廬於內久已爲業從便塋葬者
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塟骸骨力能徙塟者
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哀號之聲沸於郭外○六月以石
瑤爲南京國子祭酒○七月日本南海會遣使來貢○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宗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
初留京邸劉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
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過刻奏帶同知劉玉等

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諭始定○奪爲
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
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勑其健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
入官○閏九月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先
是命平江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
使邏卒日伺其事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
誥勑○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參政○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
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劉瑾
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九　　十六
修邊或曰進幾里捍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迹日退
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鎮
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璟代陳願更
留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故也及鑑歸璟厚
有所贈士論鄙之○十一月亦不剌阿爾禿厮掠　寧
諸番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儲璡以疾乞致仕許之○二月擢
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禮部侍
郎國子祭酒謝鐸卒鐸字鳴治浙江黃巖人以進士庶
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雖未究

其素志而激貪立懦甚大云儕足尚云○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四月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於是復命洪鍾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之○李東陽撰劉瑾父封都督誥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于八方仍京師傳笑云○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塟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塟又往設祭

重致錢帛謂之辭靈後瑾敗之夕竊　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塟瑾因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塟期二日云○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徊翔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周恤利害有古大臣風○修撰何瑭以長揖忤劉瑾乞致仕歸○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御

史安惟學時劉瑾擅權紊亂天下安化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覡王九兒降鸚鵡亦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異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舉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諸虜執兵械跨馬呼譟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刼

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刼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偽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舊法屛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淸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

囊寺十一人總管○給事中郤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吳及糸政臧麟僉事蕭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瑾索賂謀於運使李德仁德仁遂歛所屬銀一萬八千三百有奇和吳麟淵及巡鹽御史周延徵魏彥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于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爲瑾緝事者所發時和已坐事爲民乃遣給事中田汝耔往按之具得其實還奏有　旨陞汝耔俸一級德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吳廷徵麟淵一百思誠五十各宥其罪德仁彥昭仍降二級吳麟淵一級廷徵以巡按陝西侯滿日治之○朝廷聞寘鐇反遂命

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淸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湖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淸與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内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一淸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一淸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幷述渠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内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柰何一淸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儻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叙瑾奴很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幾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太監張永還自寧夏　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寘鐇及親屬十八人有　旨送諸王館錮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内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

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有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因共詆瑾　上意遂决令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於内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　旨瑾遂披靑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内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爲計亦甚秘故瑾遂爲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内閣遂降旨曰

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
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
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
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閒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
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
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
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
者法司即會多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
議擬以聞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
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

定○下劉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
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穿
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
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
史賀泰等奏列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　祖宗
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
執瑾於午門外會多官鞫訊巡撫兵備官被革者添補
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
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
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入贓罰糧米并罰米者

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韓福出
爲民劉倖曾謚革職閒住神英革伯爵仍爲右都督焦
芳劉宇既致仕已定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
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
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
君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前
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劉瑾伏誅瑾陝西興
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驚
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在　孝廟時憤鬱不
得志每切齒文臣　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

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
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
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
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
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
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瑾
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歸私
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謀僞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
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
而後奏聞在外鎭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

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
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
入内閣芳亦欲與瑾爲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
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
宇張綵并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
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遷者隨即革罷加凘又輒用
之或徑自傳奉或别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
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競爲
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宰府
巳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

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
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跪踣不敢仰視至有奏
内不書名直稱爲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餽送少不滿
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一事罰米動至千百石又鈎致遠
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
破者不可勝數創爲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
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人[illegible]死者殆數千或一家有
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
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仕大臣
并收其妻子謫戍充號之聲聞于道路其間稍有違禁

者覺即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厚賂
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
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斂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
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
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
之而起寘鐇之變後檄以誅瑾爲名官司封上其檄瑾
匿不以奏至是爲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
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
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
禁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

廣太監蔡昭潘午僞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僞璽藏
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巳具當寘重
典獄上令徇於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
決圖狀榜示天下刑行之日仇家毎以一錢易一臠有
得而生噉之者海内聞之莫不踊躍相賀瑾竊權五年
驕横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巳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
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　上信任既久威柄巳
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孰能正其法由　上之英斷也
高岱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宗社古今所
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青宮舊閹　武宗素所信

狎瑾所以蠱惑其視聽而備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慎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於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闊絕雖有宮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啓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 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覃吉者口授 孝宗學庸論語書經開說豪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從他閹誦佛經見吉至即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

敬憚如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贊皇縣知縣王鑾疏稱太監張永功言今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辭西征過眞定大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眞今之皐夔伊傅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再賜璽書諭意蓋劉瑾擅權臣民被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人以爲大快事故頌其功者多溢美云○宥曹雄死謫海南戍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爲增置鎮西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也雄擁兵不救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謐復以姪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謐亦授千戶凡雄所請瑾無不從者自是朋締益深人莫測其謀也瑾敗降指揮僉事尋收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成化弘治間神英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豸劾英年老不任金華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旨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

曹元阿瑾即稱英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箝衆口下廷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督○陳熊總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憾之遂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必欲寘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能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

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
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
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
十韓信豈肯助漢餽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功陳
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
利也瑾不答竟坐侵奪民利奪誥券謫戍海南至是復
爵○大學士李東陽上疏言臣謬蒙　先帝及　陛下
委托扶衰力疾強效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
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
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

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遍出謄黃逼令落
底眞假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
循隱忍所損亦多蒙荷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汪毀
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
歸田里　上曰卿以宏才碩德佐政　先朝嘉謀嘉猷
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
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
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京師之南固安永清
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
往往邀路劫財　輒奔散不可尋人號爲響馬賊數年間

內侍得寵用事私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
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
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游幸之所及爲甯杲所逼遂
聚衆拒捕瑾誅杲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
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覈捕惟以平賊爲功
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
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　[illegible]彥名攻安肅縣獄劉七
等十餘人劫去旬日之間聚[illegible]數百所至竊民響應增
至數千敵束手無策○九月以誅逆瑾詔天下○
十月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所宣　旨京城內外近

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今
臣等撰進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免西廠緝事　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懽傳
無不稱頌　聖德若數日之間驟華擧復似非事體且
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
恐愚民驚疑將謂眞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備有
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十一月以章
懋爲南京太常卿辭不赴○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
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巡撫四川林俊聞江津賊之報馳

起衆兵賊方醉酒不備乃夜半斷枚而往圍而燒之賊
曹甫伏誅而後所得賊級千数百人○起李夢陽爲江
西提學副使○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
主事○四月起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致仕許之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
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毋遇事有當行未嘗先
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
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
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

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
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
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
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
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
事則核予心安焉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己爲美所謂正
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山東乃昔人所謂
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六月加
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洪鍾
[illegible]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掣制每不得遂

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
僉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
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
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覈十俱賊見官
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
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
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不敢俱不出但使人來
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
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使復
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刼虜民家計欲脫走

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
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嫁與領兵土舍
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
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
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殺聞
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
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
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喻麻子未獲撓閬陞秩賞賚有
差○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八月流賊劉七
[illegible]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

務師巳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
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
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
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
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
有成功上慰諭令退〇十月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
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黄河賊楊虎以舟覆
死時游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郤永敗賊阜城燧等奔
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
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

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還淮
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筭祥被
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知縣陳伯安
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
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
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率衆追至亳
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
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黄河潁兵營河上虎
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
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

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
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
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竪大旗爲號
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
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
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〇十
一月流賊攻徐州掠淮西〇十二月賊至舞陽破其城
刼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偽稱唐府宮人子因留之至葉
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
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齎黄榜撫

賊燧復書曰羣姦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内誅殺諫臣
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
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
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刼庫釋
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
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起儲瓘爲南京戶部左侍郎乙以
王守仁爲考功郎中〇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
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
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

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
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
事中黎奭往勘功罪僉擬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
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畧任用之
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
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候報
至期承勛令士俞今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
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
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
奇與數人前導至壘摹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

欄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
倉卒不知所爲不甲伏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
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
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磁寨東鄉賊皆平之〇二月流
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殁〇三月彭澤道兵擊賊于西
平大破之〇四月賊轉掠畿內〇五月賊殺湖廣巡撫
都御史馬炳然五月丁未賊劉六等渡棗林庚戌夜渡
邳纔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弃馬登
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陽邏圍風
丙貞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帽

泥鋪脇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
劉六爲風折檣擊死千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
名沂流刼掠〇八月劉七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
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所氏競二婢乘劉
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
婢不與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賊起入船是夕
大風發舟數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
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
卧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
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廠

矢中發之又爲具谷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
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來舸
不曾傷賊退將復爲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
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數爲
通州諸處守兵所虜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
壁壬辰夜三更副總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
同兵游擊郤永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
齊集未刻與賊戰我軍聲歘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蹐
山巔古垣憑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
路次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

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
雲李春芙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郤在
山南皆戴盾跪行而上手施鈴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
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
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艀艇山下以備竄逃至是覓艘
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
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弄集劉七勢急遂
赴水而死彥名爲宣府游兵十旗張鑰取首劉府總兵
擒斬餘賊賊鐵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
盡巳夜息兵甲午旋師

高岱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者
使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祖宗之慶穹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
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
巳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
何彼此邪成敗遲速猝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
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爲賞罰邪要之掛敗賊鋒者諸
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
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
也雖然茸賊無豪傑遠畧耳使二寇撫形勝按紀律
相爲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共鈞州城不屠
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
其無良心也

十月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
險狠忍不可測時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于山東
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貶錢寧引入豹房得見　上彬
機警善迎人意　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左
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　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
調邊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引入大內操
練號外四家又用　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爲都督○

十一月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王鴻儒爲
南京戶部侍郎○十二月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
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
李玹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
地方坐臥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
世當王天下其人當爲文武將佐其女當爲后妃嬪御
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
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
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
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

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空身致無
刼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癸酉正德八年正月河南布政楊子器修元許文正公
祠堂成元時祠在河內者已毀子器捐俸屬懷慶府修
之○二月眞帖木兒還土剌魯番令哈密三都督奄克
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眞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
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一虎仙滿剌哈三送
至土魯番○四月修撰何瑭以經筵進講忤 旨謫開
州同知○五月謫淮安知府劉祥戍貴州平越衛降錦
衣衛指揮僉事牟斌章璽爲百戶先是尚衣監太監晉

忠自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紘亦以公
事赴京祥其族姪也發巡卒衛行中舟數十艘方開忽
紘舟阻碍執其二卒捞笞之俄而羣卒至皆強悍者遂
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避丙小傷其斷至今劉猶未愈
訴于 上謂紘倚言官勢不讓貢船而擊之者實祥主
使命錦衣衛官校執祥紘送鎮撫司拷訊祥紘亦各奏
辨斌璽以獄上謂非祥紘罪宜坐卒 詔以斌璽回護
革其職任於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璞張榮代理司事仍
嚴拷鞫祥等送法司擬祥紘俱贖罪還職紘尋擬祥發
充軍以大理審擬欠留奪其堂上官俸二月斌璽復降

爲百戶謫沔陽衛帶俸祥治郡有聲斌坐獄平恕時論
惜之○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土
魯番奄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
土魯番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
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
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
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
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
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帛二百撫夷官護至哈密滿速兒
率兵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眞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倉

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
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
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杏即揷旗
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
虛實外挾强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
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讐未敢窺嘉峪關
也○九月以王瓚爲國子祭酒○南京六科給事中史
魯等劾奏守備太監劉瑯先年守備毒害軍民今聞復
用人心驚怖乞令照舊閑住南京兵部尚書劉機粗鄙
不學臨斷無耻才非參贊畧無建明乞令致仕 詔并

言…行事毋再致人言機仍留用○十二月賜誠意伯
劉基太師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
瑾之横後遭劉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輿居無度瓃近
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內徹夜燕游外見煙
燎內廷大土木権豪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貨于外又扣
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剷佷無聞使之巡
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
御史如劉天和則就■張璞則死詔獄閹閹之苦羈機
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九　芁
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
天下寬不傳帯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璽廣廈細旃之
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陞王守仁爲南京鴻臚
卿○上始微行○三月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爲金壇縣
丞王廷相爲贛榆縣丞時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
厭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恨會堂奉
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宜關■巡按天和以蘭
州爲御史馬溥然所暫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祿謀
爲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摭奏天和違命併
及廷相釋賊事　命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送鎮撫司

拷訊獄久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
職內批特降之蓋堂以厚賂結同類諸權倖爲之助也
時各處鎮守者罔利作威甚于虎狼而堂爲尤甚御史
既連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四月
復與府護衛屯田○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六月以孫
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七月授
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爲後府右都督毋寇氏贈一品夫
人雄侄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爲銳陳情乞得超授後
府循以支倖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　詔令銳帶俸朝參初雄爲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九　罕
後毋所愛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亟
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自是
遂至濫冒寵恩如此云
乙亥正德十年二月鎮守宣大太監于喜部下軍私乘
操馬總兵官郤永杖之喜怒相爭訴遂奏永專權自恣
誅爲不軌永辭任且自辨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
各一人往勘詔喜永受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以小
忿訐奏本當重治姑免勘喜降敕切責永調寧夏而以
寧夏總兵官潘■○四月土魯番歸哈密大掠嘉
峪■夷○閏四月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

谷佘將陳乾戰死〇六月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金勦督桂勇帥師討兀良哈〇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諸勑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　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又欲

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於法於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州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未可測況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

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隣時搶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勑書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番供等物卽令朝貢使臣賫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聽〇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頃聞御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而反為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勘部民王臣不法又為市舶太監翟瑤所搆經唐俱奉旨逮治臣竊惜之

夫喜故違勑旨輕舉燒荒損折官軍其罪大矣陛下置喜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為翟瑤用事詐取民財姦淫婦女其為民害甚矣陛下為臣而獨責唐誠恐自今人人自事詭隨寧忤　天子不敢忤權臣寧負公朝不敢負私室　陛下何利哉乞特勑宥經唐還其故秩仍將喜黨羽正其罪以為欺罔之戒疏入不報〇八月虜寇固原千肇〇九月東昌府同知何塘奏乞致仕吏部不允〇十月以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〇十二月朔日食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澧等處○二月貴州地既寨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爲姦利故諸苗數相煽爲亂時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刦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

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擣羅被寨擒賊從阿義阿黎○三月東昌府同知何塘再乞致仕允歸○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遣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覩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忠盧

明泰用蕭敬等佞人戚賢表裏擅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五月風霾大旱○六月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都督劉暉率師禦之○七月虜入宣府○八月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檄河內修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織造太監史宣酗酒作威肆行兇惡且聲言　上賜之皇棍聽其撻死官吏弗問主簿孫錦船戶孫冒等相繼斃於杖人心痛憤管閘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獨與之抗宣誣以稽遲御用下詔獄科臣孫懋等疏救不報○六

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褎者　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國柄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啓　聖心與民更始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翟珏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之以史宣之誣而逮王鑾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里圖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輙生嫌怨羅織陷獄果否一時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爲國盡職耳適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illegible]伙絡繹于天下縉紳駢首

於陛訐向以一璫亂政於內今以數璫縱橫于外伏惟
陛下割裂私愛大明政刑即乞將王堂并韓邦奇下之
法司參對公問使天下謂陛下之不私于貴幸也若史
宣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瑯于喜翟瑆等罪惡
請通行革退閑住仍勑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
務加修飭毋得倣傚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
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
矣不報○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楊一清　曰今
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
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

皇明通紀　述遺卷之九　罡

嘗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十
二月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微于南海子○兵科給事
中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今
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撮食野草偃卧呻吟死者枕
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
日加鞭撻重以採木須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勑下該
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
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恤困窮不報○
三月癸未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
還石經山寺米穿所皆是也窮極壯麗乃遊　上幸焉
○六月己巳朔日食○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
陳九疇並除名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
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在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
際驅逐出城夷人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
九疇疑其為變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
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
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
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叚一千五
百匹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

皇明通紀　述遺卷之九　哭

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
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
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甫
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
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
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勑切責昆等戴罪防禦
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
史趙春勘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
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寅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
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今吏部推用兵部不

從及黃臣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奏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糾邪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于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

更勘何事無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民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調外任先是澤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怒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

罵寧由是啣之○七月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大監杜甫假神桂流賊爲名奏乞巡歷地方兵部謂不可行陛下特允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況湖廣困窮已極始以侍郎韓福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壞今水旱交作瘟疫竊發採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已竭飲以善藥猶恐不保況與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易曰履霜堅兵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爲者亦將許之乎餘各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或皆援甫例奏擾紛至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

天下矣伏望停罷勑書仍治甫欺詐罪以戒不忠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彈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科歛百出適促之爲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始順一人而大咈天下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不報○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八月甲辰朔　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辛未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九月甲戌朔　上駐蹕宣府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

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戸
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乂之罕
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焉○雨雹星隕○十
一月　上還至宣府○楊廷和復起仍入閣辦事○王
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
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
餘流亡復業○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
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
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
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

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
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墜
上視之大笑以為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進春如
常儀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禮畢　上
復幸南海子晨日還宮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
禮以所獵獐鹿賜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辛酉　上復如
宣府二月庚午朔　上在宣府己卯　慈聖康壽太皇
太后崩越三日壬午　上至自宣府乃發喪○三月王
守仁平江西諸賊遂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為治境

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
額并護敕先是太監劉璟諷杭民為己請建生祠既許
之堂襲璟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埼盜安
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
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
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毀官杭人快之○六
月庚辰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先期緒平臺與順
天府交衢相值　上晨出北安門迎　皇太后及皇后
御平臺候殯復入至清寧宮率番僧梵唄乃發引遂親
奉梓宮朝　祖百官衰絰徒步送至德勝門外其送羞

官騎送沿途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祭府　上戎服
馳馬過顏侍郎馬逸為邏卒所獲牽至　上前遂乘之
是夜宿清河癸未梓宮至山陵獻殿行安神禮遣工部
尚書李燧祭告后土并天壽山之神遣駙馬都尉崔元
林兵馬誠分告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　上忽
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散　上飲于帳殿遂宿焉○
七月巳亥太監蕭敬傳旨近年以來虜酋犯順屢害地
方且承平日久誠恐地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府大同
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尤為要甚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隨帶人馬或攻或守即

爲各地方制敕與之使其必揣羅擁靜安民物至于河
南山東山西南北直隸倘有小寇亦各給與敕書使率
各路人物剪削朱壽者上別名也是日召復內閣大臣
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無皆泣諫不納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　上於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廣費不可勝
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
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

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
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先
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都督府居
焉又奪都指揮閻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
榜曰官食庚子　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掠
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
敢聞○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苗賊與
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峽坡弼等四面邀擊殺
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
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

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
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閻霖王璽祝鎮葉鸞楊淮許詔
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效廉齊源各監軍
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都指揮余大紳率游
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
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公紀驗功次
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
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
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
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苗爬山

虎猻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附山
下緣崖接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
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斂兵退復
採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將約接近可攀登者會夜
分雷雨大作諸軍乘賊不備昇梯攻其附崖土兵先登
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
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
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閱二十二日乃復兵
崖下令都指揮王言冏鸞導陳良等山半誘之賊衆持
鏢弩下山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

絕頂拒守盆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原有林
木藤蘿可懸縋緣縋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日令
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會與語綴之使命往復故
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弛諸將乃督兵以攻
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遂
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崖峒擒賊首向
勞等斬首及俘獲甚衆〇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
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
止則私販興而奸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
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不稅

下華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
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輸其內是
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得俞旨
〇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奉欽女
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
諸州縣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
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〇
時 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毛紀等廷議僉欲建儲
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世子司香太
廟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領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爲一有他吾撻伏鑕矣
邪謀豈可聽徇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〇十二月
上在榆林〇僉都御史張澗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
總督兩廣軍務
己卯正德十四年正月 上在榆林〇戊辰發太原壬
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
具輦郊迎御二月壬申還京師文武羣臣具綵帳銀幣
羊酒迎于德勝門外加先年儀〇二月兵科左給事中
徐之鑾等疏言故太監馬永成身殁用事者十有餘年
且屢受恩蔭姪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而

太監趙育復爲陳乞陞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不知永
成何功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如此且一太監死而官
者九十餘人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伏望 皇上爲天
下惜名器裁抑倖恩不報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勑
勘處福建叛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
遂易小舟轉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
事羅僑才識復薦驛丞孝忠王思當權用以勸忠貞守
仁以未奉討濠成命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
檄四方暴濠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仍奏留復
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驗軍功濠初欲徑襲南京以

圖北向至是亦爲少沮猶誑南昌巢亡命括丁壯命表
十一等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隨襲九江兵
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衛縣官屬俱遁走濠令郎要
守之○參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
人齎濠僞檄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領哨官縛送軍
門守仁即因封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
變難民心駭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
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
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
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

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巡
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
幸甚○福建叛軍進貴葉元保糾集林鉻等盟誓刻期
攻打逩平等處○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
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初宸濠在南昌
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
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謂
上以莒滅鄫高皇帝不血食廷寺禁內褋尨妓女胡
僧玩昊遣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
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

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薊處西遊山陝三邊所
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
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
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
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乃留宜春王拱樤典寶萬
銳等守南昌僞敕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
分諸賊爲伍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牓世子登舟
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
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安慶戊戌
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

慶府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
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即誅鵬家
賊勢遂怯

高岱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
之亂夫亦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
命之眷佑 祖宗之慶澤將以啓中興之運乎孰知
帝星之明江漢兆有在也夫守仁表越險阻劇平諸
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有成筴況宸濠以烏合之衆
庸懦之才曷足以當之蓋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
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

期至獲與六月十三日之宴則不死即四耳拱隴之
役豈他人所能辦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
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非天意可乎蓋
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
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借其所以處美者
未盡善也夫 武宗惑於羣小欲乘江西守仁欲爲
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耻 闕下然命一將
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於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
命則職守有常況屢有詔止何可爲也既不得行遂
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棄軍歸浙之意畧同郭子儀

處唐肅宗即不如是也豈所謂公孫碩夫之道邪雖
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朝廷邪璫盈庭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瀧川安
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
謀負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爲應援真在江
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爲今日計耳如先任御
史范輅嘗劾宸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
者嘗劾宸濠謀者真則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主
[illegible]賞罪士以行私恩又令都史發官匭具器械期三更
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揖且欲收各城之鑰遂至城中
軍民驚惶奔走哭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
史張鰲收其姦其夜不知何爲也又聞真遣人賚金帛
至寧府以壽驅弓匠十二人昇之令隨從親信者又皆
江西之[illegible]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周官家者
豪暴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罪惡不可紀
極況真遣[illegible]寘積習已成乞械詣京師明正憲典詔
真已有 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聞○杖教坊司樂官
臧賢施鉞司鑑于午門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其家初
賢與伶人得倖於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太監

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爲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
報於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
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九月 上發京師
至涿州 田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
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
奏凱論功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
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
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
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群起
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之乃紿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
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
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壬辰駐蹕保定府張
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燕閣醉之酒以為樂癸巳
發保定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
宴宴具草畧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
御史王珝獻觴後歩　上目之神周因林珝謝　上意
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　上誤
以為珝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　上不為

動時太監聚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盡出所有以
獻復取償于有司珝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
訴于　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
鑑語塞而退癸丑上自臨清北還初　上之南征也與
劉氏有約劉贈以一簪且以為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
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
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道遇湖廣參
議林[illegible]入其舟奪其妾乃行○十一月辛卯發濟寧
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
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為樂時提督參畫平虜伯朱彬尤

横縱旗牌官考縛郡縣長吏通州胡崇愷而自縊南京
守禦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
為屈即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矯上旨索民家鷹犬珍
寳古器無得免者壬子　上在清江浦幸臣于張陽第
稱賀甲寅　上至淮安却侍衛歩入城幸總兵顧仕隆
第丁巳晉掌錦衣衛左都督朱寧于臨清已未至寶應
縣漁氾光湖○十二月辛丑上至揚州府太監吳經前
選民居壯麗者為總督府矯上旨刷處女寡婦因取其
金無金者悉送入府壬戌　上以數騎獵城西遂幸上
方寺命總兵神州搜括泰州鷹犬辛未傳　旨正月千

南京郊祀天地大學士梁儲蔣冕力諫而止戊寅大閱
諸妓女於揚州撫按官具宴却之命折價以進癸未漁
于儀眞之新閘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
家閱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乙酉
渡江丙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太廟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彗星見○謁孝陵○上迎春于
南京備諸劇戲如宣府戊午傳　旨執太監畢眞鄧獜
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
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張忠朱泰屢矯偽命召
王守仁不赴乃譏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

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
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
入九華山宴坐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
即至安得反乎仍命巡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
刻山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五月　上在南京
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　上所在大掠
久之乃定○王守仁上疏自劾○八月尾刺掠土魯番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
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
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

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
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
數字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
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番
僧爲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
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綵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
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氾光湖鎮守太監丘
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
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通鑑諸
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
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
左右掖之而出○九月　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
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
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
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十月車駕至通州○十
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
忠杜裕少監羅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陳喜
御史張鰲山布政使林正茂等下錦衣獄令司禮太監

蕭敬李英册住者以與宸濠交通也丁丑傳　旨樽日
部告仍命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錦衣衛
六科十三道每衙門止留佐貳官一員在其餘并內閣
皇親公侯駙馬伯俱赴行在○十二月己丑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虜伯朱彬
奏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掌後軍都督府太
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擒獲宸濠逆黨乞明正其罪
奉　旨褒諭賞廕是日賜宸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
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
屬數千人陳鞏道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

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胡世寧
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三月上不豫寢疾豹房行
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
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
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也
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禀氣完厚宜
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臣
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

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閣
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稽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
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
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朝夕詣寢所
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
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
帖送內閣狀照則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
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無瑕壅
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及大
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

亦惟陛下不以臣言爲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太
監于經者得幸豹房誘上以財利創開各處皇店推歛
商貨後復隨駕巡幸　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當意經
狎寵應對時有觸犯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寘內書
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嘗在館俟其知
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
與諸內豎比自是疏斥不復得見　上篤○上大漸惟
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
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
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

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
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
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
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
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
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遣取興獻王
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
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銳內閣大學士梁儲
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秦金許

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
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
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
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是日又傳遺
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
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盧溝
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
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
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
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華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

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
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
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
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
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 太后而行者皆
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
銳張雄為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弄權納賄勢行
中外宸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
不順者即中以禍人尤畏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
督軍務偽功受賞時談武藝誘 上巡遊其家霸州保

匿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宸卒為大患實忠
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
商榷利怨聲載路毋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置
莊動數十萬恣珍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誅管國
營挾勢取賄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掊斂役
錢公私費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日
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吳經旗大經許全
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為鎮守復賄江彬為鷹
巡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
狼虎 上為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戊

寅遣迎官至安陸潛府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殿行
禮開讀畢 上陞座潛府及安陸州衛官侍班乃進金
符 上親受之遣迎官遂行朝見禮賞賚有差○四月
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從官莫不流涕○
癸未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
曰吾兒此行稱負重任慎無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駕
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從內臣張佐戴永長史袁宗
臯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
河有父老拿舟者曰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
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丁

禮部員外郎楊應奎具合行禮儀述啓　上知　
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所擬請　上至京由東安門
入居文華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
請即位候令旨俞允擇日具儀○壬寅駕至良鄉　上
覽禮部具儀謂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
子此所具儀何謂也○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
廷和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
極　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詔天下
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從正德間故政薄海
内外無不鼓舞快覩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
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昵侫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
借大漸之際爲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九終

世宗肅皇帝

繡水卜世昌校訂

辛巳正德十六年四月會試中式舉人張璁詣同鄉禮
侍王瓚曰今上繼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
不同瓚信之遂形諸言楊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調南京
以侍讀學士程俟代之○五月論扈從功以袁宗皐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
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

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狀元李諸進士於西
角門上表謝恩○六月毛澄汪俊會府部大臣翰林科
道上議武宗以神器授上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止稱
皇兄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
因復錄魏明帝詔上之留中○召王守仁尋中止陞爲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守仁疏乞省葬○勅奪本生
父毋及邵貴妃稱號○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
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蔭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
起取復職陞用○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
受武職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舉功之濫其弊有

[illegible]帝之數大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綫
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
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
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
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
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稽覈之公銓選之司
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
獘出百端難以枚舉○七月毛澄等上言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即裁定張璁乃力非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
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宜將張璁戒諭

不聽○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
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
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
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
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
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
先朝者寘鐇逆賊逆瑾結債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
永攘爲已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陞閻魏彬等並
又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陞永魏英
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

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氓
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
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
頓清○九月毛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
光歷數張璁違議之偷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還
宜將張璁戒諭不聽○十月張璁齎疏至左順門楊廷
和令修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璁不聽遂上
疏及大禮或問以進 上覽之留中○兵部主事霍韜
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
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十一月諭江西平宸濠

功王守仁封新建伯給誥券世襲其餘陞賞各有差○
給事中熊浹疏言大禮亦如張璁之議巡撫雲南都御
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喬宇尋以
孟春爲吏部侍郎熊浹陞僉事時費宏初起用爲大學
士以浹爲鄉人恐廷和致疑遂外補之○十二月楊廷
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
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
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內閣
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爲邪說煩罷斥
之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楊秉義等奏臣等奉勑行邊散賞月糧宣府大同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倉卒有變今北直隸山西歲有年宜急發庫銀輸之紫荊鴈門等關量地遠近糴穀無事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兵支用章上會二鎮告急部臣議請發太倉庫銀二萬兩糴穀入邊　上從之○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爲先務二言當問賦額登耗官簿增減之類朝夕省記以興恐懼撙節之思三言諸司吏胥弊蠹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至於其本又在上下之交昔　大祖貽謀惟曰君臣同遊　宣宗召尚書夏

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　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諸臣密謀　陛下不必遠法三代第近觀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御史朱來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來謂衍近者言官屢進章疏　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錫謂　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或半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朞月而遂改即如近者內府薪炭及官車倖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夬詔書

不信中外傳駭疏入下所司○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遣行人存問大學士王鏊以示優眷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疏帝嘉納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後埈歷遷湖廣副使挈綱振紀禁奸戢良執法無少撓屈貴戚大家咸爲歛跡一時稱良吏焉○三月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喧笑褻瀆請自今凡遇

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于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御史樊繼祖言近見朝政之失有干係六部者尚書嘗執奏矣有不由內閣票擬而旨意竟從中出者大學士嘗執奏矣缺失已著臺諫嘗開之又嘗合諸科道之臣而執奏矣夫何不蒙俞允惟曰已有旨了或云照前旨行臣切惟內閣腹心也既執曰不可尚書股肱也亦執曰不可科道耳目也又執曰不可是舉朝皆以爲不可也　陛下何獨自以爲是而不可乎毋乃左右近習預售其說而輒以先入之言爲是耶抑憚於自改以杜忠諫之門也疏入

報聞○戶部尚書孫交兵部尚書彭澤會疏國漕歲四百萬石領運十有二總其領衛所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棧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艘近來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悞大計帝命總督漕運覈報○四月初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貢新茶給事中張翀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總兵官到任貢馬謝恩皆非令甲禮部覆議宜遵詔一切禁止如翀言上是之○戶部上言廣東看守珠池内臣前已奉詔旨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今太監安川乃復貪緣傳奉兼管地方乞申前令　上是之○監察御史李鎮

言定策之賞内閣文臣俱已辭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賛襄潛邸供事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等爵非元勳不得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成命給事中史道亦數言内臣等祿廕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王守仁疏辭伯爵且讓功于衆欲均其賞得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伯爵以明公議不允辭○五月給事中張九叙御史江淵主事霍韜各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賛襄駙馬崔元之奉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勞諸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秩及於爛羊爵賞輕於敝褥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皇上釐革始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廕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上從之各廕一子惟外戚伯如故○六月南京暴風雨江水湧溢郊廟壇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漂没甚衆溺死人畜無筭勅兩京文武同加修省○先是各内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

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八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蕭敬其畧言敬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舞其才智熒惑聖明迺者大婚之儀敬入劉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等力爭不果納　陛下縱釋不誅不宜又留于宮掖請罷敬司禮以洩臣民之憤消　上天之變章下所司○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百之言革任錦衣衛千戶張儀當宸濠逆謀時力勸太監張銳卻其饋遺私語御史蕭淮發其罪惡今銳得免死淮得美遷而首功不錄臣竊冤之乞量授一官薄示酬報疏入給事中安磐劾

奏百之爲饑游說陰與張銳交關爲復起之地百之復
詆磐先因請囑不行挾私行訪事皆下所司看詳吏部
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則謂安磐之
劾交關百之之劾私囑情狀未明宜通行法司逮問以
昭曲直得　旨楊百之安磐俱列言官自相訐訟本當
逮治姑從寬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時儀以附託張銳
結交江彬褫職不叙彬銳皆坐逆濠內黨銳見濠事且敗
遠遁滅口士大夫方以漏網爲恨百之乃稱儀首倡大
義謂銳力折奸謀雖得薄譴公論鄙之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指揮趙

泰等死之巡按任洛以聞○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文
天祥○初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不下閣票擬批答
稍誤戶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　朝設立內閣處以文
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處代言之職中
貴肆專擅之奸關係非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
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
給事中俞敎奉詔勅彩幣諭賜安南國王黎賙行至龍
州聞其臣陳暠叛賙遇害立賙從子譓爲王莫登庸復
叛逐譓使臣不得入還　上命回京○刑科給事中張
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　聖躬言皇上春秋方富而

數月之內兩見違和願調護起居愼親幸有節二崇正道
言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齋供請　聖駕拜奏青
詞是以左道惑　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三務實惠言
蠲租之詔雖下而財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
儉約節浮冗愼賚予然後責有司從實蠲免章下所司
○閏四月刑部尚書林俊言廖鵬齊佐王嶽廖鑾皆
先朝巨蠹罪惡貫盈國人皆曰可殺天變實其所召請
亟誅四凶或先誅鵬愷以快人心回天意　上命仍禁
于獄○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
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執鈺幾死事在法司勘

問未結文爲陽鳳訴冤得　旨改令鎭撫司訊理尚書
林俊等執奏以爲　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
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鎭撫司爲之爪牙
政出多門盜賊蜂起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
事詘法　上不納明日又奏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
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
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詔頭夫大監崔文乃　先朝
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惑上心排軋言路茲復飾
詞巧辨脅奪冤囚謂法司爲無人謂　祖宗成憲爲不
足守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臣人愚

言奚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士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楊昇等六章論諫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十人疏上皆付之所司○八月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異上言　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格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不如初四言愼惜不如初五言刑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養不如初疏下禮部尚書汪俊言金等之疏忠愛懇至從之○九月林俊致仕俊以李陽鳳事被詰已有去志及執奏九皐不聽乃稱疾乞

休允之賜酒饌賚鏹以行科臣衛道言以崔文厮養而去大臣大非國體不報○錦衣陳洪李宣以睚眦殺人止令奪級科官劉濟言欽等寬縱臣方罪權倖之請託而陛下乃罪該院之延緩李宣陳洪罪以殺人而止于奪級王欽王錦奸黨亂政而止于編戍視之劉最黃國用奚啻天淵而輕重倒置何以示天下平也不報○建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孫名土地名訟于法司未理刑科給事中張原論延齡恣橫不法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爲八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愼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官俸皂一引范鎭奏請裁華冗費一引燕肅奏請廣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遏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來歲稅錢　上曰制祿養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議行

甲申嘉靖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　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行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

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時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衛季本各論救不報○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以災異不宴修撰唐皐言祭祀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享帝　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新而臨御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大理卿鄭岳言臣掛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宴蘇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琉璃漳洛衛沁洛灃其大也宜令瀕水開田築堤疏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

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翰林侍讀湛若水言臣
以經術事　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始
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詔
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自
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
濟則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
人饑相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
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
急親賢是也願以賢大臣爲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
者而侍文華講磨聖學疏下所司○翰林編修鄒守益

等言　太祖至於歷聖相接之統不可一日不續特以
武宗爲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　孝廟毋昭聖以續正
統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私親不可謂不
隆矣乃又加以　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統
畧無分別伏望　興獻帝尊號避　皇考之嫌存始封
之號庶于正統不至僭擬　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
而責唐皐張翀鄭本公阿意刪言又奪俸三月○四月
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
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　太廟既不得考則　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下所司○禮部上議以爲宜於大
內建室之議立廟安陸　上曰朕本生　聖毋躬親奉
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
等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
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
官即諏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無赦○御史盧煥以災
變上言腹心之深憂者四一君身不修二言路不通三
命討不當四財用不足根本之深憂者三一京庫虛竭
二輔衛貧困三太倉乏儲咽喉之深憂者一言宣大洮
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爲盜恐生他變疏下所司

○五月吏部尚書喬宇言邇者監撰呂柟編修鄒守益
各以言事下獄茲天氣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
文學侍從之臣必在矜恤疏入報聞○六月璁萼同上
疏條爲十三事疏奏留中○七月尚書秦金等各以疏
極言　章聖皇太后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俱留
中大學士毛紀石珤並疏本生二字尤爲緊要不宜輕
有更易得報有旨○南京孝陵司香內使谷太用奏乞
回京調理給事中章僑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
聖之美未幾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彬寧樹八
黨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

下知之悉矣節奉　明旨列其罪狀天語戒嚴棄於鈇鉞大用死有餘辜不知一旦何所窺瞷故違　詔旨而敢于陳乞叙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于進之機不早辨而痛遏之恐乘間伺隙攀宂競起復亂天下章下所司知之○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禦却之土魯番因仙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夷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殺將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貢使閉關絕貢遂還○四川巡按范永鑾言劉瑾當逆瑾竊柄首倡讜論被杖幾死而瑾復檄郡罰穀三百輓輸大同生產殆盡御史潘鵬曲阿瑾意反誣蒞以貪削籍良可痛恨皇上初年起爲知府繼遷副使不就而卒宜加優卹以旌遺忠從之賜祭葬復其家○九月令天下罪囚應議折贖者皆輸粟預備倉以需賑濟○先是錦衣衛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參語謂宜裁革兵部奏言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

寅緣乞陞則　孝廟之禁例而查革濫冒又　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姪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廝養之輩輕褻名器紊亂典章乞亟行裁革得報有旨○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額坐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到倉卽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陽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初壽寧人張廣犯斬且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子以鳳頂補御史簡霄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其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鳳發遣刑部覆以聞上是其言著爲令

乙酉嘉靖四年正月提督軍務侍郎胡瓚言大同天兵壓境擒魁已拾必鎮撫得人庶可整頓綱紀今所賴以坐鎮叛孽者獨總兵桂湧朱振耳若巡撫都御史蔡天祐畏縮涕泣專事姑息臣恐不足以消禍本而靖邊鄙也　上降勅切責天祐令與朱振勉圖後功○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關征稅非舊例請罷之　上報蹟載肩

荷者勿槩征每歲所入務覈實以爲修邊費有侵匿者
許巡關御史劾治○復鳳陽府正陽鈔關稅○北虜大
擧所牧復促楊一淸赴邊○三月詔留兩淮餘鹽銀三
萬兩支給淮揚各衞所運糧京操官軍行糧○正德末
太監黄玉鎭守滄關倉縱恣肆邑并無賴多投之指揮
彭松賈鉉王臣等倚勢爲姦橫索行旅之貲郎小民任
負仕宦行李無得免者至抑勒故官欲發其槨求藩府
餽遺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貲以鉅萬計嘉靖初爲巡
按御史丘道隆所劾詔革玉任閑住彭松等下山西按
臣勘報至是都察院據勘詞列上罪狀　上以玉罪重

仍令逮問松鉉發邊衞充永遠軍王臣等俱邊衞充軍
○禮科給事中楊言等復上疏乞罷世室之議其畧曰
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　獻皇帝嘗爲藩臣小宗
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
大統無一可者章下所司○八月　上念歲災民困欲
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久處
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　陛下之孝又
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　皇
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爲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缺而

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九月　上以四
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
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
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
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
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
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
爾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
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寬録而不爲處夫無冤可辨者
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

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
順　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
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
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
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
議處言官以盡職爲賞懲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追生
窮民以冤抑致死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
議以聞於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玉德殿等工俟　世
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納其言俟罷仁

壽宮召掖木侍郎王軏來京○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壁言比者甘肅之捷　陛下嘉諸臣勞勛恩廕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恭隨人等均任一級似爲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諶畫有奇擢任事有繁簡行役有勞逸槩而錄之布滿奏牘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尾襍非所以勸有功也臣恐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不報

丙戌嘉靖五年正月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粮草皆驗

本色未嘗濫放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四月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金等五十四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窮之用度也　陛下爲　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閈緇等乞錄故太監羅喬秦文宗詔復從之于是尚書李鉞等言我　朝舊制武階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選自正德間爲權奸所亂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　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御史鄭洛言據張璁劾費宏受王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汙之量也以璁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脾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止足之義戒璁萼恣橫之徵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日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用上擅權鞭賜罷斥天下莫不

頌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豐熙等罪　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巳之臣恐歲月彌深死亡踵至縱　陛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祺論內臣谷大用不當召還而　陛下不聽臣恐起用此輩根據日固威福日移　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願推復衛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敘用之退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召用大學士楊一清一清辭之復疏五事一曰　聖孝二曰　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　上優詔褒答不允辭○先是內臣黃土守備遼

關勑取軍民財物以萬計考掠人致死者毋各該撫按
參奏委官驗實奏　旨令南京新房開任又甲字庫內
臣趙綱需索解戶致死無辜俱會勘明白依律擬竟從
宥免南京科道官交章請正其罪俱不聽于是都察院
左都御史顏頤壽言黃玉趙綱等所犯過惡法皆按驗
不為不明言官參劾不為不切若竟中其奸置之不問
是驕貨殺人者得以苟容國法不彰民心自解殆非守
成致治之良圖也　上謂朝廷既已處斷責頤壽不諳
國體抗　旨屢奏戒勿復言○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言
國朝甲令自叛逆盜賊機密窩藏外軍民訟牒連株擄

拾全誣十人以上者俱有厲禁近來官司不恤民隱不
思一人被繫一家皆哭輕忽者不肯理庸劣者不知理
急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衒其威福挾其羅織
因而廢人生業破人常產陷人軀命干和召災職此之
由乞行禁飭以福生民從之著為令○上聽政之暇頗
事詩詞間與大學士費宏討論唐事桂萼以為詩詞小
技恐勞　聖躬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
愛但宏既在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山
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
州縣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

五錢為其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為
令○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　陛下　日者
官司禮監太監黃英家人一人司設監太監賈友家一人
甫閱崇朝璽頒　綸命臣等疑懼以為　陛下仁明恭
儉萬幾無衍誠不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
進臣等屢疏之而　陛下屢咈之臣以為朝廷之恩不
可太監濫則人輕之而不以為德若以英勤心納忠多
歷年所實饑修塋旌功賜額貢幽之典迥特一時亦足
為報矣今之弟姪得為指揮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
如陳吳者亦獲側名官爵之濫孰此為甚且以八人計

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
校力奚啻百餘人方今各處春旱秋霖天妖地異國家
賦入半屬蠲除　陛下頃已下明詔令諸司講求興革
利弊惜名器而汰冗員固恐懼修省之急務也乃復有
此舉措何哉宜追寢成命以愜公論無已亦宜官其近
族一二無濫及疏遠異姓者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策
非今之善者也時兵部尚書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
旨○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
水勢漸注田廬淹沒請倣求渦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
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穆相言兗南徐北

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尤以壩閘遇水發則分泄
以殺其勢遇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
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爲三支或由
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
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决之害亦不甚
大正德末聞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
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
溜溝等處悉入漕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
業連年租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前數
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流隨湧

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多
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費百萬
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
甚者爲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
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於漂沒巡按直隸
戴金又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
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
牧集鴛鴦集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
歸德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
年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

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一帶併賈魯河舊巷口文家
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濬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
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巡按劉欒亦以爲言下戶部
講求疏濬之法
丁亥嘉靖六年正月初南京御馬監太監牛宣以需索
解戶鋪墊銀被劾宣訴稱舊規于是南刑部言鋪墊之
名乃正德以來積弊非舊規也今若聽宣妄引爲解則
自今內而郡縣有如昔之科歛貧民外而邊塞有如昔
之扣除糧料詰之則皆曰此舊規也益從分豁可乎夫
東南者府藏也百姓者元氣也宣等者盜府藏而損元

氣者也幸　陛下察之疏下法司○三月虜寇宣府入
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戰死所部卒殺傷殆盡巡按杜民
表以聞　上以宣府一月連喪兩軍切責鎮守太監王
玳巡撫周金令立功贖罪○初宸濠有反狀瑞州知府
宋以方繕集民兵以備濠使至不爲禮徵索皆不應濠
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濠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
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贈光祿卿
蔭一子○提督都御史姚謨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
叛王綬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參奏前項地方盧蘇王
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

撫臣舉錯失當姚謨等擾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
不可得并思恩脅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
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
事于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
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
督同姚謨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
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南
京刑部尚書林俊疾革時具疏願　皇上懋志聖學潜
心孝理信任忠賢廣開言路保養　聖躬調和元氣且
預辭身後祭葬章下所司○八月初以陝西之役推功

楊一清命賞詠擬敕加恩一清疏辭　上遣内臣諭旨
一清復上疏以為陝西之捷　陛下神威聖德諸將協
力成功雖王憲不得專美豈臣身在朝署可得攘為已
功且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功可賞　上察其誠
免賜蔭餘如前旨○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
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學
士張璁疏畧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
楊綰相而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舍秦檜
參險納賂禍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明今之内閣宰

輔職也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
院為内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苟直公行稱為常例箇
箇不飭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勞
心指為政拙善事上官幸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
府庫矣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内閣始誠令内閣得
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幸以餽送
京官為名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如禁約犯者勿赦
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贓論○十一月楊一清等言
近畿入府土地多為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
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産願自今凡有請乞絕勿復

許　上令戶部推侍郎及科官有風裁者往勘
吳瑞登曰昔光武時有言河南南陽不可問者盡以
其地多近臣多帝親故田宅踰制小民侵佔耳世廟
因一清之疏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
賜而且既往懲其愆彼近臣帝親孰不凜然守法乎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開任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
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
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
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
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計擒之君

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　上然之乃起永提督團營
戊子嘉靖七年正月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
璁桂萼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
一品使與承勛相等　上乃悅○哈密弗靖璁萼言其
禍起于彭澤陳九疇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帝從之命
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瓊論九
疇誣罔謂滿速兒實不死帝命逮繫詔獄聶能遷何鰲
政意旁掠備至坐誣罔斬詞連彭澤廷和尚書胡世寧
力言九疇忠勇再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邊彭澤令
獻民奪官廷和獲免○大學士楊一清言處積邊儲不

過羅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耳必
自今永爲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
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
而不苛其收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
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
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
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坐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
稔迺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屯地
埋沒者聽人首告官豪占種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貪
[illegible]尅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　上令擬議條

例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二月
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內地國初設東勝衛以
控扼之自後棄爲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
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壕塹淺隘虜毎
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
迤東石澇池至寧夏横城三百里內邊墻增築高厚會
本官去任中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恭
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
可知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靳費○六
月番夷牙木蘭帖木哥土巴率衆內附　上以夷情叵

測令尚書王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初定議
禮諸臣之罪以楊廷和爲罪之魁革職爲民自毛紀以
下罪各有差詔告天下○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
處傜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
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
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弃田業延袤千百
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請兵誅勦
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
各賊[illegible]猖獗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
放回[illegible]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男領哨頭

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綬等兵相為掎角
凡生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
事宜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
築守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九月罷總督
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晉河郎中柯惟熊應期議開新
河初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終一
月毋停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
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
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方獻夫言宗室襲爵請封請名嫁娶陞妾宣擬立定例
成書頒示其有違例奏擾者罪其教誘之人○泰和伯
陳萬言以中宮 皇后有疾乞容妻龔氏入宮視疾
上以其疏示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假以
視病為言多有窺伺朝廷者 皇后作配朕宮豈無治
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好朕不敢狥私以縱外
戚深入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閏十月 上與
大學士張璁議冊立中宮事璁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
宗廟不宜久虛 上報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
之配尤不可不慎擇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

色之私卿等密與同官議來○內官監供用庫監收白
糧私造大斗需索百端每一石倍輸二三石解戶苦之
戶科給事中張經以聞命科道官嚴加訪察○以通惠
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
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一二年後
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
己丑嘉靖八年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
河圖洛書一請經筵勿及辭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
解互有得失請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
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

屏絕 上嘉納之○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以索所
羈夷使牙木蘭不從帥老弱萬人廚帳二千奔宿州乞
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滿速兒以討牙
木蘭為詞令虎力納咱兒糾尾剌寇肅州副使趙載擊
卻之○湖廣襄陽大饑巡按張録繪饑民圖以獻詞甚
愴切 上感動命所司多方處分○御史穆相等以災
異陳八事其中二事為宥狂直清宮禁大畧言先年得
罪諸臣程啓充等其生者間關荒徼懲創已深死者枯
腐重原沒齒含痛宜以時收錄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鬱
結亦足以致災 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

命該部議行○河南巡撫潘塤有罪勒令致仕初河南遘歲旱荒民多饑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塤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鏓不待報開倉賑之民㮄詮誦塤以是惡鏓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饑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　上切責戶部塤懼恐上咎乃歸罪於鏓以自解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經等言塤本不恤民艱嫉鏓賑貸之速百端為辱及奉旨詰問乃復歸過於鏓失大臣體國之義　上然之詔罷塤永不敘用○命咸寧侯仇鸞鎮守兩廣○四月戶部侍郎王軏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按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買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　上留覽○七月先是　上從言官請停止雜泒工役工部移文停浙江蘇州織造而緊要　上用袍服錯行混停太監吳勲以為言　上以袍服非雜泒工役比責工部朦朧停止命尚書劉麟自劾因責其欺慢勒令致仕原任侍郎何詔及管繕司官俱奪俸五月○八月總督兩

廣林富言邇者欲廣東採珠然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不可得說者謂以命易珠今恐易以命而亦不可得疏入詔如前旨○九月光祿寺少卿史道言大學士楊一清累疏請歸　陛下留之不欲去正臣所謂有通達萬變之才者也張璁奉命回籍　陛下召之使復來正臣所謂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者也伏願　陛下天語叮嚀諭勉二臣務忘私奉公委身徇國則贊輔得人矣　上覽而嘉之已而一清璁各上疏陳謝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詆臣孫應奎陸粲劾璁萼顓恣不法帝下勑暴其罪狀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尤而効之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璁還家悔悟以需後用萼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首論可原王準下法司訊之璁既行霍韜乃疏列楊一清二十四罪帝從之立召璁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一清璁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追理輔臣璁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璁復入內閣萼復故官致仕○十一月　上躬耕耤田雪親詣壇謝方獻夫霍韜孔暉等各獻

及詩歌　上優詔報聞○十二月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仮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初廿肅鎮巡等官唐澤等言土魯番累年犯邊蓋恃厄刺爲外援也今因議婚彼此有隙宜遣使齎賞遠結厄刺以離土魯番之交總制王瓊則以無故齎賞徒倖不可成之功自起釁端不可爲也兵部覆議以鎮巡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生事啓釁爲慮尤得中國正大之體如土魯番不來犯邊許其照舊通貢若再侵犯即絕其貢使厄剌叩關納款量行犒賞如其不來不必遣使庶夷情自服國體自尊

上從之○三月長陵等陵神宮監太監楊虞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復其家戶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況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今如會典例　上從之○詔裁革雲南鎮守太監巡按雲南御史毛鳳韶言鎮守太監非洪武永樂年舊設擾害地方不可勝言近蒙　皇上明見萬里將太監杜唐取回夷民歡頌有若更生更乞返復祖制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邊徼之民疏下兵部議從

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近年用兵軍民困苦況鎮守太監原非　祖宗舊制宜如御史議裁革便報可○羽林前衛指揮劉永昌劾本兵李承勛銓除不公帝命覈之方獻夫言永昌武弁非有言責假以建言妄肆彈擊脇侍上下長奸兆禍乞重罪之帝曰俟覈明更議○戶部覆御史熊爵奏一請申明預備倉之法一請令撫按具奏災傷一請令軍民各從省約　上從其議○詔清查內府各監局匠役○六月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定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

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家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議上　上曰音樂即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十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池定邊營相接地方宜挑挖壕塹防護鹽池以通鹽利今已修完六十餘里若花馬池西北至横城堡通計一百六十里盡爲挑挖庶邊無空隙之處　上從之○十二月朔節以　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初禮官請行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

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乃以三月朔勑諭禮官曰朕仰惟　太祖肇剏洪圖奠
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
上世之積美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典未舉而昧
幼之懷用遂朕恭承祖鑒躬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
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皆
爲成範欽哉親撰祖父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
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于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
向　太祖配位西向祭畢燎神牌○咸寧侯仇鸞令男
曾江通賄職方華鑰爲父仇恩干進事泄勑械致詣京

郎訊○初親耕禮成禮科給事中王璣言耕藉實務有
四一供粢盛二知稼穡艱難三慎錫財用四率公卿百
官皆重農以風示天下使知務本　上是其言○賜禮
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顆曰忠敬安慎○始定西苑土
穀壇名曰帝社帝稷○建歷代帝王廟○四月　上行
大禘禮于太廟○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食強兵莫
善於屯田而濠塹烽堠堡寨又屯田之要務也本鎮沿
邊一帶宜行鎮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徧歷邊地閱視墩
臺城塹宜修宜復者仍置立簿冊以時興舉堡寨既修
宜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爲大屯
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爲小屯　止立屯長令其督責
耕種有缺種者官爲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
糧之地候三年後起科近堡設立小教場服則督屯丁
習射其中仍築墩瞭望遇警舉火收斂人畜及將近日
京運盔甲酌量分給仍奏討京運銀兩數萬兩解赴巡
撫衙門委官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餵養專備追賊
宜將前項工程約以年限課其勤惰分別賞罰撥遊備
可修而虜患足禦也上從之○陝西總制王瓊以甘露
降於固原採取以獻因言陝西天旱民饑流徙者衆願
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亟請蠲

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上令戶部多方
詳議賜瓊等金幣○上御豳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
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
同觀收獲時等對曰　皇上務後重本自足以風勵天
下觀獲畢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
眞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女之勞食粟當念
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時曰　皇上
眞知稼穡之艱難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
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
中擬是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十

月初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
碑○詔罷改遷陵寢之議○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
德詩及欽天記誦○詔籍没故中官谷大用財産初都
察院讞大用獄入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
谷大用事都察院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
未應籍没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於天下故臣等止擬
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梟逆正是奸黨如何不
取信於天下鑾曰　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
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没其産○南京戸部
尚書秦金疏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草場收放

二言馬草細草宜召商上納庶解戸不至守候扣除無
徦侵尅三言水兌宜用磚砌築圍基以便貯積省舖墊
之費四言織染局用絲宜委官於産絲之地照價收買
毋專累舗戸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
本色至于陳朽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両給神
樂觀樂舞生亦宜折色從之○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
臣報斬虜二十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言虜所殘破
者數十處得不償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
身言羣虜侵掠時有溺死者有脩歸者有因失即願獻
首以自贖者有兼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

得爲全乃守備曹勛殺降虜於應州彭模翟江逗遛不
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覬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
不自相矛盾當別差御史以往上是之○左都御史汪
鋐言大計羣吏部院有斥汰未盡者方許科拾勿得先
劾御史馮恩辯鋐議爲鉗杜言官以便己私帝然之命
如舊例行
壬辰嘉靖十一年五月吏部言頃奉三途並用明旨歲
立賢無方之意第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
才百之二三歲貢則絕不齒及雖欲並用何由[illegible]
令撫按無問舉人歲貢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illegible]

請詔可○南畿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畿徭役比各處
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戸力士等項名色爲多乃編審
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両及供億諸費甚爲不經乞通
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
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　上從
之
吳瑞登曰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
役脱漏戸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
差貧賣富輪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
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

南而所謂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
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節三四年
而已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
亡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煩無休息亦困也南
熬名色多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
槩算丁田總括歲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
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
之時預撫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便陶公甫熟之
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上兵食疏言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

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亦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宣大宣
二參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
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荆倒馬白羊等口
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
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朔之援東路
永寧等處則護衛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
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
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遙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
一日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〇七
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棄魚臺爲受水
之淵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通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
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〇九月戶書邊貢卒貢
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作
一變至雅然耽於詩酒憲臣劾其居官不事事而海內
文士爭向慕之〇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
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勑羣僚
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
曰惜人才言臣工偶罥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
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勑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
别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

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遠繫乞勑法司着
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　上令從
寬舉行
癸巳嘉靖十二年正月自去歲十月以來薊鎮勦虜所
大峪關等處時有零虜窺犯忞以望前後月明時昏進
曉出初未敢深入十一月中虜四五騎掠鎮虜墩時千
戶谷壽百戶郭祥率衆百餘人襲之出塞十餘里陷虜
伏中而殁虜若無忌由冬及春入寇無慮十四五次每
入不過數十人或經日不去分守密雲參將袁繼勳巽
軟特甚擁衆閉壘任虜縱橫卒有憤而請戰者輙割其

耳虜知其不足憚徜徉去來昌平懷柔密雲間甚被其
害　上詔捕繼勲下獄罪以首論〇二月土魯番遮壇
滿速兒以三事奏請一欲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二
欲遣人和番三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兵部言黠夷瀆奏
漸不可長請傳諭宜修職貢毋得招誘〇侍講學士廖
道南獻　聖王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〇管司苑局
太監麥福奏御苑墻垣水口為積雨所壞請急修理以
固圍牧得　旨會官勘度工部議言頻年工作繁浩必
力詘之卽今勘估辦料工匠已約銀三萬有餘而夫役
及各廩餼猶未悉計舊例惟屬海戶看守葺治頃緣差

司重困以民差故不能專事本役宜仍復其家令備丁
夫本部助以囚徒并擠處木石等料先理其稍急者其
餘俱俟年豐財裕舉行詔從部議〇四月提督總兵衰
覩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為四瓜雖
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
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而本鎮地
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
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
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卽徵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
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

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空弃坑從之〇戶部
許瓚言陝西稅糧以供延寧甘肅之需先年官廉賦裕
未嘗輕發內帑邇來水旱頻仍已發鹽課三萬餘金而
王堯封乃請內帑收糴計甘肅三千里寧夏二千里延
綏一千五百里轉輸跋涉為費甚鉅今發大倉十八萬
金令三邊秋成收買芻粟似為長策從之〇五月禮部
尚書夏言言大雩之祀宜奏雲門之舞雲門者乃帝堯
之樂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〇八月都御史王廷
相因考察差回御史條例六事以聞一御史職在除奸
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祗作威福以

聳觀聽用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姦弊發覺
卽寘之法以肅風紀一御史職在申冤理枉今權門刑
害如鑾富室財賄通神鈍口奪千侯詞人命輕於酷吏
自今務虛心推鞫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卽與辯明一御
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
論劾類以一二質詞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
意掩之自今宜嚴核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御史所奏
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之爭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
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偽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卽推避稽
留以致冤無歸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

之代者勘報一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遜者按部所出導
從如雲而又多浹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
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隨以爲民擾一撫按責在協
和共襄王事遜者動以小忿遂致搆嫌多以按臣不遜
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
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卽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上
嘉之○十一月大學士翟鑾以守制去位以所賜銀圖
書二顆奏進內府一曰清謹學士一曰繩愆輔德○十
二月禮部奏今年災異地震入星隕有聲三天鼓鳴一
雷震殺人一火災一山東平山衛民家牛生犢身有文

前兩足及尾皆成麟甲中皆毳毛貴州安南衛民家生
一男兩頭四手四足奏上報聞禮臣復言類奏災異累
朝舊規歷年以來申飭修省今聖德謙沖似蒙採聽而
于臣工無所施行將謂　陛下以災異爲諱恐非所以
克謹天戒也　上報以敢不修省仍戒臣工毋得視爲
故事
甲午嘉靖十三年正月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
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口二支俱出懷
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　皇陵及　壽春王陵至泗
州經　祖陵夫　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陵
東至南三面距河　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淪沒今
宜于　祖陵築土隄以遏泛濫　壽春王陵砌石岸以
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至清江浦口正黃淮
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沮壞糧運今
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
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
又有澗河馬邏港以分入海今黃河匯入于海水勢已
非其舊而澗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
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
多置龍爪船往來爬蕩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

者也河出魚臺雖云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一旦
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滙于
汶河築南旺湖堤閘壩以通舊渡則徐沛之渠不患乾
涸雖他日岔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從之○二月大同
郎中詹榮有機畧密與指揮紀振遊擊戴濂等相與血
盟討賊乃陽命軍校士庶狀詣總制劉清源總兵郤永
延撫樊繼祖延按蘇佑爲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
告繼祖問討所從出謂馬昇楊麟爲叛軍所逼非其心
且昇威行城中令執叛亦思自免誠貸其死令討賊自
效卽賊可立盡第須稍教千金以募死士耳繼祖許諾

以其謀告清源清源業已解任欲收後功乃檄榮以三千金赴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備以癸酉德音檄示城內于是宗室官生人等出城迎震書入諭徵發雷動其夕昇麟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輕車北鎮復斬首惡許章等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與蘇佑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自是大定無不室家相慶○閏二月工部尚書章極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奉 旨會勘錦衣衛軍匠童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規制內官已故往往賜塋造碑亭享堂旨出特恩或有因而盛興土木華靡踰分又有預修者

制之工以冀後來恩寵積弊既久玩襲為常非止張忠張永一二家而已其事有實者下法司問擬墳塋踰度者通行禁約鑿山紅石口山脊先經空掘廣源閘石隄水溝先經開引者即行填塞仍勅金山管事太監嚴禁山原無致傷龍行正脈詔法司看處以聞○初禮部左侍郎黃綰至大同左右隨從恐用大同人宗室軍民逃道訴官軍暴掠投牒且數百綰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有閻鉞許源楊月者為叛卒使虜會事平留虜中至是鉞自虜歸綰執而付之法反側子遂藉藉有流言綰因大集軍民諭以禍福示其怙亂衆皆無有又有請捉源月歸者恐留虜道禍綰曰此輩恐虜奴何能為中國患是時諸叛卒方挾虜以恐喝內地要中國招之已而聞綰令大沮往往向撫卒訴虜虐已號泣而去百姓知綰足恃凡前從叛卒害者始稍至陳牒綰併不應而密以牒授給販官令陰覈實刻期遣卒四捕獲首惡王福勝等有高欽者嘗殺一家四人懼不免夜乃鳴金倡亂無一人應者遂被擒綰出未獲首惡郭經等名畫形懸榜以捕于是鎮城軍民始欣欣鼓舞知不復為詿誤者矣綰乃上疏言大同之所以屢變者始由於情罪不明終成于猜疑不解臣于王福勝則設法密擒以正典刑

於郭經等則書名圖形榜示擒捕人患其急而走虜為疆圉憂不知此輩非能使虜去來令若招之使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不信不如聽其自逃而執其不獲脫者但其不敢入鎮城斯善矣部覆如議繼又疏請大保甲令其互察奸宄仍立杜學令軍民子弟擇師以教作興禮義之風以潛銷非僻之習部以所奏實防奸易俗要務從之○八月直隷巡按李禋奏鳳陽連歲旱饑民多亡徙請勅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督勸耕墾仍免其逋負歲祲則量加賑濟戶部奏墾田勸課之法宜通行天下又言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消巡江南

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爲
甚且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廵
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
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〇九月　上擬建九廟議
于太廟南左爲三昭廟與　文祖世室而四右爲三穆
廟　上以世室當隆其制夏言等議世室前殿視羣廟
崇四尺有奇寢殿視羣寢崇三尺有奇　上報允〇十
月真人邵元節得請馳驛還山中途奏曾橋驛驛丞傜
抗李員外懸內閣牌復爲其舟人侵侮乞賜懲究　上
命錦衣衛逮驛丞及李員外赴京聽問李員外者大學
士李時弟收也元節爲不知者而奏之時上章引罪言
舟中乃臣婿如皐縣知縣劉永準遣送臣女舟也女痼
疾思歸因弟收之便遂以附之而家人無知輒懸內閣
牌臣雖不知臣之罪也　上令安心供職元節復上疏
乞賜臣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違
命命選風力官齎勑促令就道仍令撫按趣之〇上在
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
和贊佐戒進之辭孚敬等恭和之留覽〇初內官童源
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逴造違制及礙
皇城龍脉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後大越

制　詔損減如式事竝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爲所逐思
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脉容不行遷改
去歲又許妻陳氏竊葬兆內致圭冢冲太子不永令其子
郭麒陳𩥇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奏紀麗妃
閻氏父也　上諭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
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獃不逮　皇祖皇考深
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輔
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爲浮辭嚇詐人財
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受郭麒告詞
爲之轉奏其爲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　旨郭麒挾詐害人主使
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重問報紀貸之祿計窮乃復
具奏訐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中有太監麥令
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門前爲麒聲冤詔鎮撫
司執付法司如前　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麒及諸
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初郭勛以張永故有
憾于楊一清乃乘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容
爲私犯語流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有不問自是
告訐蓬熾至此容凡三被奴告矣而初鬭[illegible]惴惴懼與
大獄賴　上聖明察其誣置諸姦重典中外大悅而告

許風少衰○輔國將軍成鐮上疏言雲中叛軍之變實
貪官酷吏激而成之乞清仕途誅貪酷疏甚剴切下吏
部覆奏言自今撫按考察各屬務自行體訪毋得假手
雷同所註考語必鑿鑿據實如其貪必指其通賄科罰
之跡某酷必指其非法虐害之刑某賢必著其奉公守
法之畧某老疾罷輭不及不謹必書其誤事廢政之由
庶可得其實矣得旨允行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始分建九廟改建世廟遣武定
侯郭勛行祭告禮奉安祧廟神主于奉先殿○三月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室因言

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
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人師範文章
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鼎臣教習如
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
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深材甚正聶賢
尤徒泰金覺巳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非考察耒免
虧人乎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遠
事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
之典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乎敬曰午朝縣難復
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illegible]政事時曰不[illegible]

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
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廁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
侍候廷試後舉行○上以祀天重器始成召輔臣同赴
重華殿聽看命各爲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
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欽諭命名刊布
上欽定爲御作詩○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數以
事相左遂成隙上疏相攻　上手諭勛褒其祗慎勉其
協恭以稱簡任於鋐則責其動有紛擾孤負委任仍以
自今宜親君子遠小人勿效前爲戒之○遼東巡按曾
銑按部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且發

所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于是亂軍
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大恩自投于獄銑遂按
遼陽分部將士晝城守九門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諠譁
者遂条都指揮劉尚德逄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爲亂軍
乞原都察院以銑議欠當欲求爲首者以正其罪兵部
終以銑議爲是請飭懸榜安諭操備如故其開端數人
聽巡按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增設七廟樂官樂舞
生○六月太常寺卿張鶚請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宫
縣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備鍾律禮部以特鍾特磬所謂
金聲玉振也誠宜特設至宫縣古制廟廷未便不得再

更惟候元氣則爲作樂之本詔築室圜丘外垣隙地延
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事待有次第委官考驗從之
〇遼陽廣寧亂卒趙剌兒于蠻兒聞侍郎林廷棉將至
自懼不免合謀脇衆爲亂侯廷棉至開城門要赦恩及
給賞如大同例廷棉按督鋭密刺首惡名潛授方畧遼陽
令副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等撫順令備禦
胡承恩等刻期擒捕于是剌兒蠻兒及王經等同日被
獲鋭因具奏言遼東之事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
謀其既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
縱往者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

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
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程文錦之變啓
之也蓋小醜甘于耳目自謂凌辱命臣戕殺主帥不過
如此我軍何忌焉今宜會議欽差大臣嚴實悉從重究
毋事姑息則義行而仁益篤矣詔如鋭議謂鋭說策弭
亂忠蓋可嘉待有京缺陞用〇初設太倉鎮海二衛弘
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
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
嘉靖三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
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衢據沙洲爲巢穴往往招集亡

命聚集兇奸興販私鹽流刼商賈而其海洋驚擾則來
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
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
柢之近則大奸巨猾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謂復
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〇以科道缺人
疏請行取內外考選得旨以給事中御史乃朝廷耳目
之官邇年所選多浮薄新進之士輕率妄言有乖政體
今次務求醇篤老成諳事體者

吳瑞登曰耳目之官凡朝政德失生靈利病皆得指
陳韓愈所謂言行道亦行者彼浮薄之士喜紛更尚

刻之政新進之徒無博聞廣覽之知國家其何賴焉
我 世廟欲以醇篤老成諳練事體者充之醇篤則
存心忠厚老成則持重不苟諳練則機宜周密使朝
廷養和平之福而宇內享奠安之慶者必斯人也豈
哉言乎

十二月戊子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
糧無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
遂欺隱之私宜熟議其便除未經丈量者照舊徵派外
丈量已定悉從新制中間若有富民增糧過多屢行翹
告者委官査勘處分或將欺隱田地丈量均派或將減

端等則量與增加或將輕減鈔種量移抵補務使貧富
適均不至偏累戶部覆議從之
丙申嘉靖十五年正月初鑄寶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
官○三邊總制唐龍奏兵部尚書革職閑住彭澤孝友
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劇賊劉三趙風子等嘯聚河
南劉七等流劫山東廖風子等互擾川陝擁衆多至十
餘萬俱賴澤先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為憸壬訐奏夷情
誣澤閑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墳墓荒
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酬功勸善也詔復生
前官秩優加卹典以作志士忠臣之氣○二月御史張

景陳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敕內有防禦虜寇修理
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糧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
年之終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參劾從
之○三月　上御文華殿講學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
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濬嘗議
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
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
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
令勘議以聞○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遂遣成國公朱
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祭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曲十首　上留覽行○大禘禮于太
廟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
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
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眞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
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繪藻詩賦其威武之
奮則廓清黠虜擒服兇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
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府
于營建等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

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
聖也然在　宣宗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
歉然自以為不稱者我　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
功烈蓋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五月　上諭李時曰端午節朕奉兩
宮賞節非有慈諭罷免朕以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
少則不見交誼之情多則有傷耽樂之好若夫君臣一
體賞足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一一計之夏言上疏言有周
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先儒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
于是擇儀注以上一奏　聖壽慶賀之舞二奏賓鴻翱

翔之舞三奏覃偷朝聖之舞○上諭內閣訓錄已完可
將　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一史
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歸館○
再幸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
于行宮諭以壽宮規制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
等請量存其制　上欲親往決之○貴州都勻夷曾王
阿向世祿凱口囤屢爲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　上嘉
其功陞賞有差○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
史館○十月　上親告長陵獻陵景陵茂陵行慰告禮
○十一月禮部兵部言安南于　高皇帝時陳氏首納

款永樂時其主曰䫉爲賊臣黎季犛所簒　太宗興師
討之求陳氏裔不得乃郡縣其地後有黎利者詐稱爲
陳氏後請改爲國　宣宗許之乃今簒主奪國職貢不
修宜興問罪之師　上曰仍會議征討事宜以聞○增
飾大廟營建　太宗廟昭穆羣廟獻皇帝廟工成○冬
至節　上大祀天於圜丘○十二月郭勛再疏言採礦
無損于民有益于國薊州西有瀑水礦洞居人嘗竊發
之乞遣內官及錦衣官一員奉勅往督僉家業殷實者
爲礦甲熟知礦脉者爲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爲官課五
分充顧辦費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

畢力于礦而所獲自倍矣戶部言前已責成撫按不必
別有推委議下撫按行○甘肅巡撫趙載條陳邊事一
言套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心宜勅本
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策二言土魯番素恃厄刺爲逆今
聞與厄刺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制土魯
番使不敢叛三言土魯番撫之太過信之太深令彼志
益驕恣今宜俟其犯順之日即戮其使人奸黠者其餘
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四言訪
屬羗人皆我屬番宜嚴賞之應襲者保送承襲畏服者
量授一官使其傾心向化爲我藩籬五言邊功陞賞宜

限一年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敢戰必有傷損輒坐論
成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避其申明定例以敢戰
爲功不戰爲罪凡殺虜以上若干充軍若干以下降級
令勘官易于遵守七言邊濠柵塌宜行修濬原無濠墻
宜行創築疏上兵部以制馭套虜撫處厄刺誅遷夷使
三事下總督議奏餘如議行○閏十二月以七廟成詔
天下詔曰朕惟王者之政莫不以祀典爲先故謂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
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關者也朕以沖愚宗末仰
叨上帝下簡俾嗣天位君臨四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

爲首焉每念于玆切與長慨奈何經傳所傳亦多殘闕
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郊祀襃合祭于屋
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瀆之甚謂比同牢功
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于皇天默卜
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圜丘方澤以祀天地
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舉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當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
祖宗功德之不遷以嚮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
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每特祭

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祫之
典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　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
避豐禰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
康伸誠于璇闈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
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慶禮既備推愛宜
頒
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徽王厚𤇆得白兔撰頌以獻禮部
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羣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悉卿忠愛可少待
之○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

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
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説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記
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
已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于永樂年
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因兼生死而
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
祀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類敢躐增損乎
勛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
武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內官監太監
杜泰提督光祿寺貪甚所乾沒內庫銀以鉅萬計光祿

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奏從謙盜用大官食物
及誹謗不忠狀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亦交
章劾泰如從謙言因劾寺卿高耀不能覺察四署正通
同爲奸乞并治　上命逮從謙泰于鎮撫司訊鞫科道
待問明議處既而鎮撫司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謙挾私
奏訐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茫無證佐不足深
誅　上竟怒從謙誹謗下法司令與泰各候追贓完日
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降遠方雜職鎮撫司官不用子罵
父條斷獄奪俸五月于是法司議從謙當坐盜內府物
者律雜犯死罪應贖徒爲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

迹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泰送司禮監奏處　上怒未已詔批從議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泰華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議遂死杖下○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四月還京○議征討安南言莫登庸十大罪即命將出師征之兵部左侍郎潘珍上疏以爲宜移檄交南聲莫賊篡逆之罪必殺不赦其餘脅從許其歸順仍檄黎寧假以殺賊之權令督所部兵馬候大兵入境併力進討　上以惑亂人心褫職閒住○八月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九邊圖一本留覽○九月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上曰文淵傾心歸附

慕義可嘉賜四品章服賚予金幣

戊戌嘉靖十七年正月郭勛條列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復鎮守内臣革監收錢穀科道而吏部許讚刑部唐龍工部温仁和戸部李廷相各謂勛言體國愛民監收應革兵部張瓚及科道言内臣初詔裁革以其貪殘害民永不差遣原非太祖舊制今勛有言不爲無見非臣等所敢輕議　上曰内臣雖非舊制姑暫選用弟勿作威害事爾錢穀監收名令罷之

支大綸曰郭勛怙寵稔惡殊罷非備而此疏乃敢于深結内侍杜璽言將大臣恇怯而謗侯言官首鼠而模稜聖主亦曲徇而暫行何其飾之儞人一至此哉

四月　上躬祭　太宗皇帝于[illegible]嶺新亭是日回京○兩廣提督蔡經奏安南之征動[illegible]大衆遠涉炎海即使雷霆所擊靡不摧折然勞逸勢殊尤當審處欽州知州林希元奏安南人心離散莫登庸父子亂政亟行之狀以爲可以收復中國南裔兵部請會議　上以職司非政者全不主持協心國事其已之侂爲毛伯温令在京別用○初以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部尚書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覽之詔付史館○十一月山西巡按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爲

中國門庭之險而近爲虜四吉囊所據并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内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数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虚以直擣之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諜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輜重強弩烽火相接刀手相屬擁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將下詔旨以督勵將領量頒恤賞以振作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

諸鎭各以大兵臨之虜雖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
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
兵部請令本鎭守臣勘議　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己亥嘉靖十八年正月　上諭禮部冊立元子爲皇太
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具儀以聞〇二月
上幸承天賜居守輔臣勑曰朕幸承天已冊東宮監國特留
卿贊輔協董文武重臣居守內自掖庭外而都城遠及
邊部百司庶務悉以付卿事須入告者以賜印密啓〇
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眞即仲文師
事致一眞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眞　上

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〇眞人邵元節
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靖〇四月　聖駕還京師〇五月
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
虛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
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
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
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
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且抵承天啓岩合葬〇建　聖諭
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造孝之城〇六月左都御
史王廷相應詔自陳曰臣觀今日士風臣節大率廉靜
之節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爲營私之
計濕薪可以執火白晝可以通神夫豈清平之世所宜
有乎昔在先朝蓋有賄者矣然猶百金稱多而今則累
十鉅萬以爲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
膽明目而無忌一登仕宦之途即有僥倖之念要路權
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數人爭競而廉恥掃地
矣夫恬靜爲君子奔競爲小人奔競既進則恬靜必退
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

復不能遠避嫌疑抗疏論劾貽今日干和氣召天災實
臣奉職無狀所致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〇七月頒
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〇獻皇后
梓宮至漢口江汎淺澀有司懼議所以疏通之策適西
山大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流而下撫臣以聞　上喜
曰朕仰荷天休慈神孔安朕心寧悅〇朶顏衛夷人打
哈以姪華蘭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爲花當子乃猶未得
因欲沮貢以脅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巡撫等
官張漢請調保定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令巡撫
等官明諭以不當授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人馬且勿

詞○顯陵守備太監傅霖受校丁等周鑑等首訐周廷
玉王鳳鸞等隱占官地使人捕治巡撫都御史陸杰行
縣至承天廷玉等赴訴復爲諸校阻閼杰乃使府知華
李翰相捕廷玉等悉發參議方遠宜治之言曲在校丁
實之罪霖因疏奏杰欲革莊田湖蕩房產歸之有司而
遠宜聽鳳鸞子生員王繼嗚文致校丁之罪及訐致仕
副使孫元亦占官地詔下杰及巡按陳豪覆覈因各劾
奏霖不法諸事霖復奏辯有　旨莊田湖蕩地宅多爲
刁豪侵占撫按官不爲清查追斷乃輒逮繫校丁殊爲
偏徇欺肆責令以狀對其校丁悉釋放廷玉鳳鸞發邊

衛充軍李翰相孫元革冠帶閒住王繼爲民方遠宜奪
俸三月一應莊田等業此後更不許有司擅作刁詞妄
議紛更沽名生事已杰等各服罪疏上俱奪俸三月尋
以顯陵寢及郢懷王等墳員役額數命撫按官俱立
石紀工毋令有司有所干預○虜入宣府塞西路參將
賈英見虜少出禦之蹻而前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
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路殺掠人畜萬計時虜會青
台吉哈剌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時時掠宣府總
兵江桓竟不出劾罷之○九月駕至天壽山行宮○十
月皇太子千秋節賜文武百官壽麵○大同五堡成大

同自五堡之後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
李瑾鎮巡毋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或飛章
誹語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卽率家丁五百人馳
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
在我不敢破綱紀以國與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
淺主將者恃衆爾見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
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
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震卒
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庚子嘉靖十九年二月兵部請開武科鄉試　上以累

科未見得人報罷兵科給事中王亭竑言取之不廣故
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
踴躍思奮今一旦報罷恐士多解體詔如前旨不許妄
議○順天巡按馮彬言薊州起居庸至山海關橫亘五
百餘里環拱京畿密邇陵寢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喜峰
口營州等十餘衛以控馭之又封建親王西瞰宣府東
接遼陽蓋藩屏要地也成祖以朵顏三衛靖難有功官
其酋長通貢厚賚使爲藩籬而已巳之變陰爲向導今
宜倣成化以來故事專設重臣駐劄保以固邊防不報
○四月兵部以風霾會議上邊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

寄在西北邊邇者虜犯我疆邊人荼毒朕甚憫之召災
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芻糧歲煩調度而將官府官咸
出遴選曾不聞有紓朕憂者顧累以兵食不足爲辭此
無他不能輸忠畏法耳自今武臣有失律文臣有貪冒
者聽科道官參劾其諸邊有不便者總督撫按以聞毋
隱○江陰縣大盜黃艮秦璠聚衆馬馱沙爲寇是月丹
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艮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
人商船被掠尤甚執捕官縶檣竿射殺之遠邇震動南
科乃劾該府官不濬渠以致冒險遇寇乞置于理帝曰
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罷理有差而設

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之○興建雷壇○六月戶部尚
書蔣瑤巳致仕張潤代之乃議上四事一議財用除戶
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外工部節慎庫見貯止
有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物料尚二十七萬餘兩委無
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脚價崇文門商稅皇莊併
草場子粒兩淮餘鹽光祿寺廚料兵部欽軍等項銀借
支充用二議軍匠兵部見食糧官軍戶部見食糧工匠
內官監錦衣衛各鎮撫司府庫等衛查議分撥亦自足
用可省顧覓之費官軍則隸之兵部夫匠則隸之工部
令該官會同科道稽考三議工程內工如二號等殿外

工如天壽等宮今巳有次第所宜併力責成若西苑仁
壽宮并六聖碑亭及各處橋梁乞暫停止四議會計參
查四郊所估銀兩不過四十六萬慈寧宮不過四十八
萬乃今慈慶宮巳用七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巳用七
十六萬有奇費漸侈矣而工猶未完乞勅內外官比量
撙節務在愛惜其有會計不實及放役軍匠者治之以
罪疏入　上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
宮宜同欽定殿併督速成餘暫停止○命提督團營兵
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
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大掠固原撫安羽書沓至

天和爲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迺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又
言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諸會大哭遁去於是加天
和太子太保敘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
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
言加少師翟鑾少保謂本兵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張瓚
加少保敘一子錦衣副千戶○十一月兵科都給事中
馮亮言三邊大捷之後虜方蓄憤積怨期于一逞總督
重臣倍宜簡任　上是其言令廷臣推之咸薦楊守禮
遂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
皇明通紀述遺卷之十終

繡水屠衡校訂

辛丑嘉靖二十年正月朔雪大學士夏言等各進頌○二月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去年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夏言諸臣乃以爲靈瑞而稱賀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郭勛大惡大姦使其肆毒于政羣夜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此興作未

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覲天顏恐人心日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方士執左道以惑亂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令金紫赤紱遍于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古之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黜忠臣結舌讒諂盈庭此沮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　上怒甚命拷訊禁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者故人皆稱其爲讜○三月帝奉列聖主于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仁成二主詔曰朕恩報祖德備建九廟加薦尊謚恪遵古道詎意罹茲大變陰禍報欲赴火中恨無濟于難謹力疾奉慰祖宗奏謝上帝社稷書報宗藩故詔○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厫倉乞速議修補以爲寄囤尸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鍪亦言寄囤之便　上曰寄囤與盤剝宜視

河流通塞以爲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八月給事中蘇應旻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山東易而大同難迺者大同孤懸塞外邊患比他鎮特甚彼能大有者小廉曲謹之士耳且平生仕宦多在江南邊境機宜素所未講若曾銑熟于故事練于邊情任以山東實違其用乞將銑改任大同大有徐議別用得旨銑與大有已有成命今後用人務審其才見在各邊巡撫官且不許推陞別用○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

郎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且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如上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後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右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用翟鵬内批用鵬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戸部尚書李如圭議 祖宗鹽課兩淮兩浙長蘆山東各邊開中併補歲用不敷者

俱正額引鹽至於餘鹽則近年新增鹽法之壞實原於此今查議裁革宜自二十一年爲始開中引鹽止令正鹽帶付其額外餘鹽悉行革罷夾帶者割没入官懲變賣者以賍估爲準更嚴私鹽之禁則宿弊除而鹽法通矣 上令嚴立科條以聞已而條上四事詔如議行○刑部會訊胡守中結納權要妄選軍政擅開武科造遁辭而責獻動金鼓以入都擅伐邊樹自撤藩籬法宜坐斬其副使段續等畏威阿勢甘心聽從皆宜坐罪乃棄守中于西市○禮部覆尚書顧鼎臣陳與都禮制三事一定贊郎之官當與南京内府相同一正廟祀之樂章

以 皇上大狩山陵聖駕親歆諸製爲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供事以陵寢供事責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司香疏入報可○四月兵部奏頃者大同山西虜報沓至前防守事宜已奉旨行矣虜詐叵測倘自宣府獨石邊外突入潮河古北黃花密雲地方則震驚京師宜令薊州總兵祝雄分兵駐密雲督同叅將王繼祖設伏古北等處禦之建昌燕河二營遊擊毛尚忠已調守白羊弁令遼東錦義叅將趙國忠駐寧遠城以爲薊州聲援通州國儲所積官軍數少宜令東西屬整兵一枝俟警即發守通州至于京師尤宜戒備行紫荊

副總兵周徵遣兵先戍保定備虜深入關南即調至涿州擁衛京師 上是之○虜駐大營於平遥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上出賞格擒斬俺答青台吉剌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數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統攝觀望不肯戰縱賊益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遥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襆男女迤還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軍壯戰又

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戰不念
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裹創下馬四面步戰賊亦奮舍矢
火槊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圖
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
賊見我兵死傷殆無援人戰力竭遂衝我營世忠頭中
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率旗軍曾五等力
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
兵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
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
中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馬羊猪畜二百

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
頃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祠祀之
○延綏巡撫萬潮奏降者言虜不獨寇山西直欲趨盧
溝橋以窺京師　上命宣薊兵馬除赴援別鎮外餘節
叢柵以待○邊報日至御史焦璉欲建外城如南京
上命速議給事中劉養直以爲宜建於無事之時不宜
築于有事之日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若併力築城恐
官民俱匱　上詔廟工完日舉行○八月戶科給事中
劉繪劾山西巡撫劉臬納賄姦黨冒破糈銀修築邊墻
且掩敗稱功專肆欺罔宣府巡撫楚書沉酣高卧將士

離心因薦知府聶豹參政王儀於救其才可當一面吏
部議劉臬失事重大不容辭責應革職聽勘楚書才乏
振揚亦無大失應回籍聽調得旨如擬○禮部尚書嚴
嵩條上邊事言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爲得計而敗軍
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邊歲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
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
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
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
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嘆曰得人二論
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案著者以聞○十月郭勛死

于獄○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紹劾奏大學士嚴嵩
貪婪狡猾又加以鄙惡之子嚴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虐
焰實之政本必爲國禍嵩因疏辨求退　上慰留不允
○十二月兵部尚書毛伯溫奏職方郎中楊博才識通
敏廳暢軍情向隨輔臣翟鑾巡歷九邊備知夷狀乞勑
吏部仍留供職積有勞勩不次殊擢　上從之○南京
給事中王燁言虜患擊騷邊備空乏欲爲久遠之計先
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州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
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
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　上

曰屯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敕督撫
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
成業永不起科○司業王同祖請因朶顏三衛賄結黃
毛虜又糾兀良罕亦不剌等夷共破北虜御史賈大亨
劾其狂悖又請改元以延聖曆帝惡其佞斥之削籍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兵科給事中陳斐請行大閱
大射禮吏部覆議罷之○湖廣筸子坪田興爵為土官
不法苗逐之以叛貴州苗不輸租銅仁府以貴見戶見
戶益亡以督土官土官亦亡諸苗共保蠟爾山結砦以
叛守臣不能討以聞帝命郎家起萬鏜為都御史開府

辰州相機剿撫鏜徵諸路土兵討之亦不克○宣大督
撫言通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
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
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
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腳價亦于客兵銀內
動支永為定例從之○嚴嵩攬權自恣凡建白必先白
嵩而後敢進御於是副封苞苴嘶填戶外而鑾徒以位
望先嵩耳殉翼附阿者鮮遂搆御科臣周怡言嵩鑾憑
藉寵靈市恩修怨不能同寅協恭事上風下帝曰怡謂
羣臣不和貿君兆禍良是第立心訕上謂朕不能和德

于上下怡詔獄○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
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 詔下戶兵
三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圉僕
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
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之○七月久旱 上躬
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大臣各具疏賀 上答曰天降
甘澤朕心感仰卿等其竭誠贊輔遂製感雨詩以示羣
臣○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 旨繫內獄尋
被釋無何郎有宮婢之變 上甚疑之至是忠以建大
享殿請祭司土之神易條字以定項 上大怒謂其包

藏怨念任意欺罔且定條常言何廢理而諱避也令所
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
因定條二字一時怒之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
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條非也自後內外文移其
仍定條如故○敕論禮工二部曰頃會議欲奉 皇考
於 孝宗廟雖有兄弟同室之義然題扁各殊終為未
安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斯實
時義之願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為太廟後為
寢又後為祧將洽時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
成祖及奉廟我 皇考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主各

歸于寢廟昭穆不紊世次以明勅行之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
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
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
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一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
○三月甘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
據險抗敵時巡撫詹榮欲乘時追勦以禦兇悍除民害
總督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戡定兵部尚書毛伯溫
言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
其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宣布威德陳示禍福若各

番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還原搶財物以贖前罪如怙
終負固務要追勦不得互相異同以致失機誤事　上
從部議○十月虜寇膳房堡總兵郤永禦之不能入遂
于萬全右衛拆墻擁入　上以本鎮防禦不嚴切責總
督翟鵬等仍令東西廳整搠士馬候報征之○十一月
虜破宣府塞入紫荊關逮總督翟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掣防秋兵大旱故虜遂深入鵬謫戍邊行至河
西借宿民家不納告之欽關主事主事械民家民家告
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瘐死錦衣衛獄○十二月禮科
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

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工課績以為
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
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
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
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
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徑之邪正於例不可
拘法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援封
病故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
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
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

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
華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閑住者不許四品以上
父母會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
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
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
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閑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
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
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
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湖貴苗久叛鎮遣
人誘苗帥龍求以一千戶為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

戶相當乃遣監司攜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宣其魁
龍許保湖苗首息貴苗俱强〈如故鎧遂奏苗平班師功
賞遷叙有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
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
總裁等官有差○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
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識
者動稱乘守而虜之內侵皆猱扳絕壁蟻附懸崖邊垣
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
多囊鐵刃賄虜自媚虜入既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還

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
固邊防章下兵部○二月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兵部侍
郎張漢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言虜不畏吾地
險而所畏者將勇不畏吾卒衆而所畏者兵精故今日
防邊之務選將爲要宜令各邊巡撫以實事驗之其行
軍肅臨陣勇法制嚴明士馬精健者即行薦拔其威令
不行操演無法遇敵惟怯卒馬罷耗者亟加汰斥則真
才見而將可得矣如是而又廣招延之術略其流品寬
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名之士皆得以自見小則充
入行伍大則授以將校以收所施之用如是而又弘使
過之義凡罪廢將帥才勇可任者悉蕩除宿瑕責令剗
效以首功多寡爲贖罪差等果著奇勳必加異擢將人
思奮矣夫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卒之術則疎
矣戈矛擊刺之法不閑火械點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
丈之牌于百步之內以射虛文相冒如此世豈有二丈
虜哉今宜結芻像虜置之百步外爲鵠以習士馬耳目
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長分
藝以訓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
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
其道無繇也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客兵可免調發新

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財而養此武銳討無便
焉者也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今法
弛甚矣宜申嚴禁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即副叅
而下不用命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聞斬大將使人誠
知卻步必死則爭先赴敵矣疏下兵部謂讜語于邊事
俱如擬○七月以廟建禮成文武百官於奉天門上表
稱賀是日頒詔天下詔曰朕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我國家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
基肯立四親廟其後更制同堂異室比因稽古式師周
典奉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及　歷聖與我　睿宗

皇考 武宗皇兄偕同堂而序享獻之節茲以七月初一日奉安神主聖靈希安朕志〇西海虜因整克者其初北虜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總督張珩奏整克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是藉寇兵也納之便但虜情詭詐難信宜令整克親赴軍門羅審無異然後俯從其請仍令照舊海上住牧候套虜入寇即于境外拒戰有斬馘功一體給賞或計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典既以羈縻西虜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便于此者 上命相機酌處仍整搠士馬嚴加防守

勿墮奸計〇先是八月中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鎮羌關等處總兵張逵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叅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餘盡殁報效生員王邦直以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勑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賜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鵓鴿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柰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〇十月壽寧侯張延齡決西市張延齡先以指揮司總僧人宗賓人命會議故殺擬斬監候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有奸民劉東山等十餘徒黨結在京挾詐人財窺伺延齡兄弟皇親家富易爲生詞挾詐妄造內官趙稷向鶴齡傳說聖躬疾重不久當崩就將恭穆獻皇帝廟號并四郊都拆鶴齡舉手加額夜則三更密呪 皇上聖躬并罵官不安等虛情捏奏行三法司會問叅看得劉東山等羣奸搆黨攢

揑枉幇偽造呪咀虛言任意縱放以遂私揣蓋屬鎮假圖隨情指摘以網利賞毀君父全無忌憚指斥乘輿人不忍聞投諸豺虎猶有餘辜及照犯人張延齡一門過盛恃寵驕恣濫受各色無籍之徒分爲腹心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民欺騙商賈資本上下通分畫謀小民財產主僕各占因而致死人命弗可勝紀法官會明議擬斬罪伊兄鶴齡降調南京柰何驕恣成性猶不善處致使劉東山等接踵虛奏而不知止者蓋延齡淹久未決可挾而利其所有也周公誅管蔡載之於書漢文誅薄昭書之於史以明大義斷親重紀綱也劉東山等

枷號死訖延齡監候至是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
市
丙子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　上親行拜天禮于玄極
殿出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〇二
月總督宣大翁萬達奏吉囊子佳孜河西俺答阿不孩
引兵渡河乞如例調山東長鎗手三千兵部言前年戰
貴土溝虜既南下而北走去年戰陽和川虜亦深入而
脊遁多客兵之力若山東長搶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
間常徭為其長于用鎗善于走也所司催募以資保障
弟每省至六千名不無充以老弱而議者遂以為無益

耳今宜量減務取精壯者以一都司領之取便住劄候
警赴援仍調延綏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
務滿三千人以聽調用　上是之〇四月倭寇浙東自
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
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
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
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
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
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
諭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
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
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
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
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
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鄉導
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
其怒於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
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
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
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紈為浙江巡

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
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副使林喬都司盧鏜搜獲
通番九十餘人紈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演武場
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講詆誣惑亂視
聽遂改紈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即訊甘心假嫉紈憤
悶卒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
忌憚矣〇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恐事露支解其
屍入甕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輔臣夏言等以
章瘞屍可惡且係閹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〇江
西省祭官繆建賢奏　睿宗小就封之日冊過小姑山製

詩紀勝書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錄以獻　上命工部
製碑書勒完日仍勅巡按建碑亭貯奉建賢貫紵絲衣
一襲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
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以內省京運外
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
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沿邊錢糧
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撫而事省
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
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朝鮮國王李峘送閩人

馬淑等貨物於遼東淑本福清人販繪綺諸物售日本
為大風飄入朝鮮者巡按以聞帝曰通海玩法反為外
夷所執何以肅紀其戮以聞○三月給事中查秉彝疏
陳利弊七事一事權不一除事關軍機員須專設者弗
議外其可併省者一切專責守巡二用法太苛宜嚴故
入之條重誣告之律法官用刑止于用律毋輕用例以
杜深文之漸三稽查煩數夫查盤之權宜總巡按今巡
按查盤矣巡撫復行之守巡各道又行之至有一人而
三四罪一罪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十數人者宜從併
省四罰贖遠禁科罰自二十四兩以上者送部降用非

專為守令言監司以上所同也今有罪贖至百兩以上
者無故有勸民出粟至數百石者甚至有給散人家產
者又有從輕發落量拆工價者宜禁之以懲贓濫五征
科無藝今財賦所出倚重東南宜定限輸糧使各里輪
收入官而官總其數戶僉糧長者不僉解頭其僉解頭
者必官庫領糧實批銷繳以絕那借累賠之弊六徭役
不均夫國制差役十年一編九年休息邇年甚于紛更
年年編審甚至括索幼丁審編餘銀以充私橐如弓兵
責其賠補鹽斤斗級責其賠補耗米宜申明之勿使厲
民七供給過侈州縣坊里供辦初以給賓旅上官而今

則官吏支費苞苴結納悉從倚辦宜一切禁革從之○
白社僧惠金妖人楊惠誘惑汶上人田斌聚衆流劫曹
單濮陽間所掠丁壯以憨毒醉之為選鋒所向無前州
縣不能制帝命速擒首惡赦脅從無縱○四月萬鏜議
撫亂苗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廣巡
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參將楊○將赴
湖過辰州為賊所縛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兵失期不
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表鳳鳴遂劾王學益
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
頃挫入畜殘破遂罷兵○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

題文曰原心詩曰尊爲實取元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
林院讀書○先是二月中套虜以草青近塞駐牧零騎
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樵採總督曾銑方鳩兵繕塞慮爲
所擾乃蒐選銳卒督之出戰凡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
脫虎餘斃于矢石者甚衆獲牛馬及夷器以千計虜移
帳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虜遂遠塞不
復敢近銑以捷聞遂列上諸臣功罪 上嘉其功詔陞
一級賜銀綺表裏餘陞賞有差○閏九月戶科都給事
中鄭大同劾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藩臬有司有事無
劾避忌長奸請加罰治幷勅所在巡撫官務遵勅書行

事從公舉劾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
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
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閒住不許再用○十
月御史饒天民張登高上復套議天民言各當預防虜
變套矣各邊嚴兵守險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洩軍
機登高言蓄財賦養士馬久將任忌先聲防他患速擒
實大事 上言各邊防禦奏議刊布無礙且王師烏用
[illegible][illegible]爲也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
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寨

亦弱又除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
敖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
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
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瀌皆罷聽勘起李珏代
宗明○六月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幷進居敬窮
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息政飭非惡
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
訕者故茲效尤彼勤愍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眞今時之
西伯也請欲爲爲之○御馬監太監李慶等以司禮監
太監鮑忠病故爲其姪鮑恩乞恩陞秩八人收入勇士

營五十人給事中劉體乾執奏 上曰科臣言是鮑忠
故後恩卹非常況前已准乞數名吳恩等姑准三名勇
士收二十名餘已之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正月先是甘肅荒歉莊浪爲甚甘
肅巡撫楊博條上四事一莊浪貧丁及土丁自本年正
月起至四月止本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於甘肅倉糧
價銀借用一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
乘春給與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倣常平之法收糴冬
米至春時照原估官爲之糶賣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
[illegible]召官課民耕植春初給糧秋成如數徵還仍擇戶之

撥實者領之至是戶部議覆報可〇三月兵部尚書王以旂奏復套非宜帝曰本兵先亦預議今乃言非計耶姑罰代銑督三邊言官廷杖有差逮繫銑詣京師訊延綏巡撫楊守謙言套內先有狼台吉擄台吉都刺台吉今俺答復蹈水踰河聲息甚大肯曰虜合數入套是曾銑開邊召之也仇鸞知上肯遂訐銑誤國不忠敗軍無法往年延慶定邊再經失律皆匿其子淳行萬金介蘇綱以通貴近得免于罪今乃輕舉復套巡撫楊博明知非計阿銑論臣令全陝嗸嗸禍機叵測帝怒命并收曾淳蘇綱訊之科臣齊譽言銑當服上刑帝曰銑悞國事

敗方奏乎奪級補外鎮撫司鞫上銑交結夏言行教萬金介言妻父蘇綱致之妄議復套及失律冒功具如擬語帝令法司按律法司以正律不相應宜比失陷城池斬上曰銑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遂置不問耶于是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僑吏部聞淵錄狀陸炳欲論銑引匿邊情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啓奏斬律妻子流三千里從之乃殺銑于西市蘇綱戍嶺南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寃之〇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剌等舊為土魯番所廹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舌虜侵掠乃相率求附

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不便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叅將劉勳修葺威虜管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煙墩城堡凡七處樣臺二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具諸番皆稽首奉令總任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上深嘉之〇八月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所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祧一篇進覽因言秋享凡幾嵩文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哉失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況九室皆已有主五世又不忍祧將來孝烈不識何所于祔伏願

改部中外增立昭穆世世長守則臣無所遺恨　上以瀆擾姑貰其罪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張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責岳岳詢知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屢破苗

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毋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弟未遠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殆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五月時邊報日棘西海夷寇甘涼套虜寇延固俺答小王子部落擾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朶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蹕覘白馬關及黃花鎮于是兵部條上十事一飭營關以嚴內治二飭邊鎮以固藩籬三務實政以嚴邊防四廣儲蓄以實邊塞五時餉饋以安衆卒六重犒賞以激將士七開使過以策奇功八開受

降以殺虜勢九激揚奮義以固人心十正軍法以正紀綱詔如議行○初大同之役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言張達林椿雖沒于陣而虜亦潛遁官軍被傷者少已得旨往恤既而藍科給事中唐禹追論達効死先登全軍陷歿獨二子張世傑張世俊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未有之大衂而宗皐等乃漫語張縱苟逃罪譴則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乞明示賞罰以昭勸誡上覽禹奏喜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蔭命錦衣衛械繫宗皐燿各杖于廷燿死杖下宗皐謫戍邊衛○七月順天巡撫王汝孝奏薊鎮邊外夷入犯斬首一百二十

一級乞褒賞有功邊軍兵部言宜令覈實是舉也汝孝債朶顏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常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嘗怨數入犯邊及再失利而去遂通迤北大虜至八月中由古北口潰牆而入蓋諸夷爲之鄉導云○虜犯宣府不敢入遂引而東大同總兵仇鸞帥所部軍至居庸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以便宜應援或躡賊搏戰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請亟止仇鸞勿東還備大同本兵亦以爲然 上命鸞駐居庸待薊州乃回鎮及薊州報至遂部鸞將壁居庸關以後○虜循潮

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遂擁衆薄關城總兵羅希韓遊擊許宗禦之不能却○虜攻古北口巡撫王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向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等處拆牆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圍而南○虜至通州以白河沮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居庸入薊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請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熟貴又不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雷鉞歐

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略乞如張達等俱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將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有召用關廂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撫內有驍勇可用者即召募為兵旣可充實行伍而亦弭亂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城外劄營籌為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反搖民心而關廂竟不能捍護宜亟召佽鸞兵入衛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聲勢相倚庶兩有所恃而不

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　上深嘉納之○虜大掠營白河東去京近二十里佽鸞師兵至通州列陣河西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變尚書丁汝夔亦請量掣城內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報可○虜大掠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總兵高秉元等禦之不能却　上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俺答縱所虜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上曰今事勢如此柰何嵩曰此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

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須　皇上主張　上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求恐彼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柰何　上愀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賫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反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

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遂出與百官議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于獄申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　上聞貞吉言心壯之宣貞吉手疏以上貞吉請急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勵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為戰○上覽奏嘉之令貞吉齎監察御史令隨宜區處宣諭將士○禮部尚書徐階言原任都御史何棟副使翁豹才識膽量迥異時流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乞將二臣起用納之○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三等給糧隊長及投充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援

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
招之終以薄待之是臣失信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
亦不足以信于天下況隊長及投降人應食糧二石健
八十一人食一石五斗者一千四百餘人其二千四百
餘人又俱食糧一石未必人人皆二石也且軍士世食
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
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饑寒切身則稍
背而去臣不能禁也柰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上竟
從大節言
辛亥嘉靖三十年正月禮部尚書徐階言　皇子年已

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
例擇吉表請冊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爲言　上竟不
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爲中書亦
擬黜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之雖不問所由而中外已
仰聖明之精鑒矣○仇鸞知泰寧福餘二衛弱欲擣其
地以爲功會督臣何棟力諫以止入貢加故至是言其
畏虜徙避夾墻宜撫回原衛駐牧不然亦宜安插棟曰
朶顏三衛國初各有分地朶顏分山海關以西古北口
以東薊州邊外駐牧泰寧分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
外遼河左右駐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
駸三岔河泰寧以仇殺避入夾墻今已久復故地其迯
東屬夷苦虜患者多二姓部落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
安插累遭虜患終不外貳宜加撫綏有功者陞賞如朶
顏例從之○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糾合湖廣附貴境叛
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
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既更卒戍守時聞
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餘人佯
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
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
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

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十餘人都御史張岳乃
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
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
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
定○四月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遂省胤之欲
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
也是在奉行者豫爲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奉
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
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勢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
經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餞糧以贍軍

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粮之所聚尚未發器械此
壯兵威今或虛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
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勑兵部嚴行各鎮
巡撫作速經理兵部如其言○科臣徐綗言廣東之高
雷瓊廣西之梧桂南寧雖屬遠方實善地也自告改遠
方法立而巧者爭以此爲膏貨矣宜將數郡及雲貴三
司首領遼東衛經歷皆改正選以絕覬覦吏部尚書李
默言數郡地非豐饒嵐瘴可虞人不樂往宜仍舊法帝
命如科臣所陳○六月初大同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
左衛者原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

奸其黨無慮百十人散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不利
于已乃賄俺答左右俺答爲其所恐侍郎史道密縱跡
之執五十餘人并執芹源等妻子索芹源于虜請試其
喝滅不效則執以與我會有旨命遍歷延寧經理市事
道以事聞請百方搆取妖賊無使留虜中以養後患仇
鸞言當重爲賞格縛芹源獻者予百金餘三十金上皆
允行之○七月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
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
能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
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

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
實得旨允行○八月仇鸞請討朶顏諸夷影克哈哈赤
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巳久未必一旦盡叛其
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畧袪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
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哈赤乃朶顏夷酋一有動
程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況朶顏犬羊也住牧
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
無極如果剪除朶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撤毀
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侍郎何棟擒獲朶
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詔送法司訊鞫○十二月三邊

總督尚書王以旂報延寧馬市完終市無譁涉秋及冬
三邊絕警詔賞以旂等有差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大同自尚書史道回京虜欲
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爲盜去歲十一月
間大入邊三次搶擄人畜甚衆邊官遣人責問俺答則
諉應曰中國甚嚴民間豈無寇竊我自不入犯不能禁
部下之不盜也及十二月求市山西不應則復叩大同
欲市于大沙溝御史李逢時謂詔禁非時開市比去遠
諸通事于獄于是俺答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鸑字寨
參將尚表等禦之皆敗再犯圍山墩等處遊擊李梃等

棄其軍遯警報之至　上以備虜事宜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兵部尚書趙錦言通計經營團操出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又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戰士閱閱倍于往昔皆選入大將部下何謂無備且虜故縱深入不肯邀而擊之非計也　上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爲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粮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十一月御史喻時言諸臣

條對不爲不多討虜擒胡不爲不盡而不見有成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忍鄙懦爲熟計以依阿呆侫爲善節歟　陛下誤國事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毋之困踣而莫爲之出力人覵天地之毒孛而不爲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勑責成面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張岳委石邦憲購擒龍許保等邦憲密使入苗賄苗麻得盤等偵知許保至姻家吊喪給至別所誘縛以獻岳誅之吳黑苗匿深山乃故緩其令釋諸繫者令偵知匿所命劉甫等入苗巢斬持其首出諸苗豫去黑

爲乾脯索價值百金得之以白岳乃上聞其指揮田應朝受委緝捕貪婪詐虐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諸苗多方阻撓然徒恃其叔田勉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竄匿苗砦遣徒自擀岳令自效以贖不從既革緝捕而土目共仇之乃皇遽束賍岳佯釋令從征追諸苗破所戮之湖貴苗俱平廷議即以岳爲總督數年乃去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爲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淤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機嘴以備

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爲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工部覆議從之○雲南巡撫鮑象賢既至調集土漢兵七萬廣集糧運將尅期分哨進勦沅江爲必取計逆賊那鑑大懼欲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命推那氏當立者衆推前土官那端從孫從仁象賢命從仁暫統其衆兵部覆議從之○三月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有

哭册倭四十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營
之皆敗殺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册而去○言
官趙錦等先後建議增屯田營牧鹽法乃以王逵整屯
牧王儀總營田王申理鹽法既有成議矣而御史霍冀
復言事宜責成巡撫不必增置多官以寬民力帝曰大
政本屬六部言官意見不同部官宜酌議可否何乃輙
行遽改謂政體何其行撫按詳覈以聞○六月南京科
道祁清徐栻各奏言京師之帑藏既虛各省之搜括已
竭額外之徵求未已軍興之供億尤煩工作之役蝟興
挑河之費日廣乞汰冗費省繁文戶部覆言營兵官兵

民兵新兵三十二萬計而官校厨匠勇士旗手又數萬
計皆仰給官食光祿寺歲派二十四萬計而連歲額外
奏討又十餘萬計內府供用如黃白蠟所歲坐派一十
七萬五千餘斤而又召買一十八萬五千餘斤沉速香
坐派一萬五千餘斤而又召買一十四萬五千餘斤諸
所督率蓋可類推其無用之兵無事之官無名之支無
益之費不可勝紀夫一歲之入不過三百餘萬而邊儲
歲用大約以五百萬計而近來犒邊撫夷修城濬河衣
粟賞賜皆萬將來制用益不可支宜如清等議制報可
○是時虜勢甚熾承顏諸夷挾彼恐喝中國不時索賞

額辦不給守臣乃奏留山海商稅銀且諸夷驕肆遞卒
出塞輙束縛之叩關取贖諸將校苟幸無事每斂軍貲
賄之其有不賄輙殺所執卒巡按蔡揚金白其狀兵部
請令各該將領于撫賞時宣布朝廷威恩以諭之遵中
國正法否則閉關絕貢往問其罪報可○七月師尚詔
稱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
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
以祭乘夜薄城時已有中諭矣開關納之劫庫獄稛
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宮
以免而詔家多金珠娼姬詔既出攻城而柘城士頼子

乘虛掠所蓄淫其娼姬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
不得乃破城獲嗣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
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
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厥至數十萬人○九月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饑民來京求食一
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上允之
復曰我思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勑
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
出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鋪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
勑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

遺疏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城
外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
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倭賊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
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
又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雲
南黔國公沐紹勲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朝弼
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候襲而
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
公爵○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五月倭寇自崇

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
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
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發而區處必爲腹心憂
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
十數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
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
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
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
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
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

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戶部覆侍郎陳儒奏請以
各鎮屯田責之分巡僉事管事以各省赴運宣大糧草
責之巡撫催督發循環簿于管糧郎中以便稽查建倉
厫于朔州等處以儲民運將大同犒賞地一千五百七
十餘頃收本折給軍從之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是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爲
慮責成本兵甚切聶豹事多推諉惟秋末類舉各臣報
捷疏請玄祐而已　上以豹年衰不勝重任與在直八
臣言之于是豹引疾　上特令閒住云○三月張經督
撫浙中一籌莫展所用將佐及徵田州狼氏兵山東鎗

手皆無節制倭至輒驅嵩陽兵衝鋒兵縮不前而驅者
自後迫之數萬人共爲一叢如亂麻倭奴舞利刀跳躍
而來銀光爍日如雙龍飛掣前衝者倒戈却走而後踵
躡者不得行傾倚填壓如敗垣倭提刀亂斫之無一免
者街衢川澤縱橫殭屍不啻長平坑而經深共募府亢
貴自尊擊柁閉宴後臂無忌文華劾其老師費財殃民
玩寇而兩京臺諫亦有疏叅　帝怒曰督撫玩寇戕民
是隣哉之義哉遣官逮經及巡撫李天寵以嗜酒廢事
爲南臺所叅併逮之先是巡按胡宗憲在嘉興適賊來
犯文華奉命祭海馳至嘉共檄總兵俞大猷帥兵順保

毀其橋四面皆大水無渡舟賊数日不得食死者大半
間有得脫者輙走民舍竊食即爲所擒是時眞倭以餒
死者殆百人而所執丁壯二千有奇皆髡髮以從者諸
兵爭就殲殪斬首以捷聞經至京以縱寇論死趙遷延
按胡宗憲爲巡撫南京户部侍郎楊宜爲總督○九月
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巳不得與爲恨見調兵四集謂陶
宅寇乃拓林餘孽可取巡撫胡宗憲因大言寇不足平
以悅其意遂悉簡浙兵得四千人約應天巡撫曹邦輔
以直兵會勦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
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

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益熾○福建巡海副使卜
大同卒同秀水人居家孝友孚于遠邇執父喪絕跡房
闈更終身無二御歷官刑曹讞決明允稍遷湖廣僉事
督下江防令行期年羣盜屏息會海寇弗靖閩爲禍首
同受命巡海趣駕之任簡卒伍謹烽堠控險要積糗糧
賊知有備難犯寇既會吳越間而閩終得無恙閩人至
今思之所著有征苗備倭二集遺稿游覽圖說行於世
云○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
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
浼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

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巳
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
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
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
京給付功臣家爲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
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巳非正律豈
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
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
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笑子嚇

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
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充
軍○應天巡撫曹邦輔以勦滅許墅關倭寇聞歸功僉
事董邦政趙文華聞此寇且滅急遡赴之欲攘其功比
奏則邦輔巳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
罪邦輔邦政參之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十一月夷
虜打來孫擁衆入塞殺掠義州巡按請懲總兵等官本
兵楊博謂總兵殷尚質力能拒虜情有可原詔下問官
都督朱希孝奏錦衣千戶嚴鵠執獲虜諜哈台白馬駈
二名左都督陸炳奏官校戴經李恩執虜諜波羅花兎

杭取道桐鄉乃急攻之時阮鶚以巡撫代宗憲將如杭
經其邑急乘城拒守海諸部惟陳東最强與海共圍桐
鄉文華與宗憲遣諜計餌海且告以王直受撫欲歸狀
海疑且得賂麾其兵退桐鄉獲全而東與海遂有隙乃
復遣使説海爲内應海許諾擒東併麻葉等百餘賊來
獻東部衆逃入海者我兵追破沉其舟斬獲二千餘人
是爲乍浦之捷○八月徽王載埨國鈞州初衛知州衛
命笙死巡按劾之　帝詔御史私其屬官逮係廷杖王
乃益横日没占士民田園覩女子端麗者强舁入淫之
小有忤箠死或生啖虎豹或生葢棺中又私其伶人妻

樂縉紳無敢言者又挾諸客微行留都鳳陽有梁散人
善煉女癸爲鉛云服之延年知　帝好方術乃竊鉛以
獻　帝悦後索之散人遺書王求鉛王不與銜之　帝
闇問散人徽王何似散人曰王日者遊留都　帝愕然
州民耿安女爲王笞死遂上變告詔削王爲庶人錮鳳
陽王聞當徙令妃妾麗妝自經王亦經死○九月初徐
海既獻陳東等遂欲乞降請賞先令通事來言郎自率
其衆二千餘人抵平湖城下督察總督洎撫按等咸集
而城虚無守備有欲閉不納者文華曰弗納示弱亟納
之各官以次列坐受降海率衆露刃兩翌而入首呼犯

人徐海死罪文華慰以既能擒賊乞降前罪可宥海跂
游偕宗憲下堂以手摩其頂戲之賜中國服與袈裟而
覆以繡紵併賞其衆紅絹各一俾擇所便以居候朝命
焉海乃移巢湖之沈庄文華催原調兵六千既集將以
剿海宗憲執不可曰海親兵皆死士且縛叛乞降吾不
顧衆議而撫之今安能驅烏合與鬭文華曰海率衆挾
刃輒入以窺間隙非乞降之理速遣將士移營薄沈庄
其地四面皆水令諸軍囊土塡河成路而用火砲攻之
火發風烈賊多焚死永順宣慰兵先登諸軍繼之殲海
衆海死文華加少保召還京宗憲進右都御史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左都督陸炳劾提督皇城八
門兼掌刑司禮太監李彬侵盜帝眞殿工物料及内府
錢糧數十萬私役軍丁造墳于黑山僭擬　山陵大逆
不道上命錦衣衛捕送鎭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與其
黨太監杜泰李廉王愷皆論斬餘發配沒其貲白金四
十八萬餘兩玉帶金寶絲環八箱珍寶不可勝計○三
月江南自乍浦沈庄捷後倭賊悉靖惟舟山倭據險結
巢將士很兵悉遣歸而川貴兵六千始至宗憲留防春
訊隷總兵俞大淵經營舟山之賊大猷督兵四百攻之
賊益鋭出殺土官一人諸軍益怒競進賊敗歸巢我兵

毀新草以棕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及焚死者無算○四月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右都總督湖川貴木務○七月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龍涎香十九兩○時三殿事爲工部而尚書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諱文華以興工在即不得已其疏觸　上怒罷之以歐陽必進爲工部尚書○冬十月胡宗憲以擒獲海寇汪直疏聞初蔣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雖其言是從又閒徐海誅請貢

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論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泊舟定海嵜初同洲來實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俶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特質遂詣軍門請罪其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靖海中自效宗憲慰藉之使居閒館候命陰束縛之既行　旨直梟斬直義子毛海峰聞直死復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誅直功宗憲[illegible]太子太保蔭正蔭子指揮而蔣洲僅釋罪出獄竟窮死○十二月戶科給事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今事勢稍息宜培植休養別求生財之道而督撫胡宗憲阮鶚乃于加徵存留之外仍前提編戶部覆議責宗憲鶚宜如其言報可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初宣大總督楊順因虜叛婦桃松寨來歸納之虜酋俺答怒邊報屢至順復奏廷議還其婦虜益無忌攻圍大同月急副總兵尚表誘逆入大同右衛虜騎圍之經月未解　上大駭命戶部發銀十萬亟遣官運濟之順及巡按路楷以罪爲科臣吳時來所

參　上怒逮問而嵩受多賄庇之得不深坐○三月初阮鶚巡撫浙福二省及宗憲總督後裁革浙撫鶚止撫福建至是御史宋儀望參鶚當倭犯福州等處鶚不能制以重賂遣之又極意豐殖厚斂媚人加派動千萬計科臣劉祐亦指其十罪令鶚回籍聽勘後科道查盤鶚革職爲民○七月初毛臣據舟山與倭目善妙等列柵阻岑港自閩官兵圍之而賊憑高死守我兵莫利先登且新倭復行繼至者上屢促宗憲及時平賊宗憲乃上疏後言水陸戰功部科疏參宗憲并糾失事諸臣詔奪總兵俞大猷以下職級速期蕩平○八月兵科給事中

鄭茂復上邊務八事一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營斯以冒寵榮請託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掊尅三曰勤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俘戮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爲罪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許自贖五曰攻火器軍乂無敵手獨火飛炮不識爲何物者宜專其教導六曰清耗蠹七曰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殘創以爲首功甚有購券崖谷之中誘人而撲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曰恤凋殘軍民犯法率

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爲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法司覆勘○十月岑港倭徒巢柯梅總督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汪直啓釁浙江巡按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　上報曰卿計獲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致人直引軍事以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拓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詮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拓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二月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恣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

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辯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畿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不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先陷城寨律斬奏旨處決○三月衆士奏

天殿得上魏時亮蔡一槐蔡國熙曾同亨蔡悉皆理學名流宦績甚著王世懋張鹵張憲臣詩文典贍有前古風石星宋纁清介自持至老不衰秉貞吉舒化丁士美張岳醇德雅愨不妄說隨霍與瑕剛直忤俗郭孝恬退高尚周弘祖建議明剴皆科目之豪雋云○四月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賊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乃勦絕○五月總督宣大山西

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八月江北倭自邵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于劉家橋等處賊勞餓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我兵四面圍之胡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攘嘖嘖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衆不和乃檄江北悉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奔走追擊之共斬首四百餘級賊殲盡殄○大同右衛避外由王城舊城而北

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阪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虜入寇製鉤杆攻城具時俺答引衆西掠閱二年留千騎守老弱夏從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錄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隘為後繼孟夏等飆發疾馳昧爽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室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

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大遂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者得旨允行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青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

穴以奉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
留巢近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瀆倡爲之自後各鎮往
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上諭兵部
丞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勦四方盜賊尚書楊博
條上弭盜六事一連歲兵荒民於公賦外有修邊買馬
治河等額外之征宜禁止一民之爲盜非其得已宜榜
諭凡脅從者悉令歸業許其自新一京師饑民已待救
恤其遠方赤子請行各巡撫便宜發廩賑貸一巡捕號
官所領軍丁民快有隱匿賄脫者重坐一責成有司緝
行巡歷慎固封守縱賊不捕者計其多寡治罪一中[illegible]

賞格凡捕盜有功者各遵例行賞疏入允行○七月刑
部尚書鄭曉閑住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
蕭文學等狀行在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清縣
提人該巡按御史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
明會典大明律問刑條例題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
照舊規於通政司投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不
許故違成憲恣肆抗阻奉旨着照律例行存仁回京亦
疏論曉欺罔事下院科會勘曉復疏辯　上以曉肆意
辯責謫職編氓○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
莊田陽等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

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
嫡派已絕今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大監寺觀自買民
田而已買撥差與歸順達官　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
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八月巡撫延綏
董威在延綏贓私狼籍士論不齒嘗薦慶陽知府孫績
績本貪汙爲撫按程軏李秋所劾于是吏科給事中梁
夢龍奏三臣舉劾互異覆奏軏秋言是詔除績名而威
調別用威素以厚賄結嚴氏父子反得調南京大理卿
倒植甚矣○十月　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
遣　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不舉行嵩等以示所司于是

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
居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
之士深以爲憂忽聞夜半中青濱頻京師士民踴躍稱
慶○趙王厚煜有賢行嘗屛妃妾獨處一夕以荅頭二
人侍寢早起見王縊於床下大驚呼妃成氏子成皐王
入視翌日長史以病薨訃哭臨如禮而外議洶洶言變
起宮闈且及成皐王王懼乃以自縊狀聞而歸罪於彰
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詔械詣京即訊汝礪戍極
邊時雨以威逼論死械至河南斬之長史以下咸罰有
差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廣東巡按潘季馴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爲用度之煩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銀使吏胥里老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代任者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絕遠比年牧民者視爲利藪屠剝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雲霄之上愁苦之聲無路上達故相聚爲盜臣將里甲弊政更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非難守法爲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爲尤難今廣東之民既感而動矣

若非仰仗明旨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戶部請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籍用過銀數以聞報可〇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劾奏黃花鎮守備太監紀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備太監之設其來已久荷　皇上洞燭邊情盡行裁革獨黃花鎮一人以保重地臣謂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參將守備等官則訓練防守自不乏人太監自爲虛設況此輩類多殘貪怯懦原非可寄以兵柄者并乞革之　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不必更補已而陽捕至亦訐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上乃命并逮紀送鎮撫司與陽面質紀坐調爲大理

寺評事〇四月萬壽宮災上以初年坐躬清齋詞拜雖復猶疾疚時作因爲所大永命計且冀斂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散未專一乃移寧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皆五六員入直獲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制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典工重建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嘗建清虛等殿茲又重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本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處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欲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催

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饑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啣云〇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災陳言五事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今行取科道風銀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當入覲多方科斂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端痛宜禁革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煩偷不充宜反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恤

營軍以耆國威　上從之○十月帝諭撫臣曰虜患當備今諸邊告乏餉而戶部亦告匱其弊源何在諭戶部大臣往劇邊宣大殿之奸貪侵冒必罪弗貸其民間積逋既多則計部給發漸耗折價給發後時則和買價貴而眾少當本末兼理無事虛文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左都御史潘恩言四事一言邇來營錢權者牟羨餘之利理刑名者徇出入之私開厥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軍民諸司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乘轎多役官夫設酒科及樂戶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敕兩京都察院嚴禁二

言邇來御史惟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貪吏日縱今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者回道以不職論三言御史巡歷供億饋遺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受保舉謝儀私索地方土物今後毋過自奉毋厚私交仍禁華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鍛鍊成獄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比追罄產有同沒籍今後宜坐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　上命務實舉行○三月策士奉天殿得士姚李材周寀許孚遠徐用檢萬廷言皆以理學為時所推馬文煒巡撫江右蕭仁徵骨陳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林梓守建寧不愧循吏去後見思穆文熙慷慨好義有節俠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致台輔

○宣大糧儲靈兵薊州總督楊選奏言勘上稽偷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一十二三萬矣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今　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圖要在督撫官以篤實行耳至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則以民運

責成巡按其屯田子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降新敕賜之重其事權部覆督催民運屯田則巡撫巡按及御史已更新敕但屯田御史原有專敕惟河南山東巡撫中未載當增入之　上從部議○八月戶部集廷臣議上理財十四事一曰省兵食國初邊儲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釁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始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嘉靖十八年以前僅至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宜令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客原額諸所新設營堡查將要害即當隨宜併省其京營軍士亦宜會戎政官一體清查二曰慎調遣三先節約四完

積逋五清屯糧六議收放七均修邊八停外例九處銅價十省供應十一杜奏留十二議補助十三議濟銀十四定稅法 上允其議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于十一月陷之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

齎入時叅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遂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刼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云〇戶科都給事中何熥言各邊巡撫視内帑如棄餘以請討爲得計甚至慮計部之遲難而先之以餽送利官帑之速轉而藉之以鑽求如山西巡撫楊宗氣計屯任兵糧已十五萬仍討銀六十萬宣府巡撫趙孔昭討兵糧見已足用仍討銀五十萬此何爲哉宗氣稍干名檢猶堪策勵若孔昭則專事鑽求不可一日居位者伏乞裁處詔宗氣策勵任職孔昭回籍聽調各邊耗財省財事宜薊遼宣大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裏甘肅限五月以裏具奏〇十月兵科給事中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月矣諸臣竟擁兵觀望畏縮不前力戰之臣自胡鎮外無聞焉當令不一大創俟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勑嚴諭刻期勦賊五日不出則降級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厲而窮寇可追因劾楊選徐紳 上大怒命官逮來加嚴刑訊究〇福建泉州守

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莆力屈死之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正月 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燾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〇三月京中有呂姓者以白蓮法惑衆陰結亡賴僞授告身約八月邀丘富虜衆入寇河南有李應龍者耿一目兩手捏日月置太白旗懷衛間不逞者推以爲主約四月初間舉事官校逮獲僞告身二帙徐階以其事具奏聞緝呂氏誅應龍逃之山西Ⓢ九月廉住

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一議
縣官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
光令其左右支吾四面當寇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
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
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
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
費集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
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瘡痍未起殺獲未聞而
一旦督促數年之逋是敺之盜也請已徵者量留地方
未徵者姑免追併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

惟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〇戶部議裁
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匠役之濫　詔嚴加清汰既而
太監滕祥等爭言此輩執事內廷若一付有司清查動
逾旬月有誤供用上惑之由是部議寢不行〇叅顏三
衛素與虜通叅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總督都御
史楊選誘執通罕合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論繫薊獄以
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
虜入寇犄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
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
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

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
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東而還
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愴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
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回截殺於是薊
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
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〇生員高汝
節者懷獨行君子之志且有孝行其從父死而無嗣汝
節以序當立泫然曰所為人後者要以奉宗祀俾不絕
如綫之緒云爾豈敢因以為利悉剖其貲以給宗人未
幾生父死力辭其遺槖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約泊如

有司旌其閭以聞〇十二月刑科右給事中張岳奏方
今世際清明各部諸臣皆思疏瀹澡雪以清吏治惟兵
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
此其咎必有所歸楊博聞之奏乞罷歸思過　上詔留
之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三月策士皇極殿得士如趙應元
狄湖廣不送權相張居正喪剛正為臺臣第一顧養謙
閑將畧有古俠士風王貽德守嘉興王象坤掌臬江西
屠元沐葉朝陽皆清苦有志操維遵褚鈇溫純蕭廩持
正飭紀長於經濟陳文燭歸有光表尊尼居守工詩文

待人稱獨盛云○四月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
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爲陜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
邵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南
按察司僉事溆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歸石
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蓋化東元善由舉人澤
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從近例
也○五月戶部歲發鹽課二萬兩於雲南鼓鑄嘉靖通
寶既而錢法阻滯公私交病巡按御史言鑄錢不行由
蓄積未通也而利少費多且行錢准銀不宜泥以定數
而收稅折俸皆利于銀宜止勿鑄從之○十月先八月

中虜因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
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爲
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會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
馬幾爲所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
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　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
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因疏
陳邊備一薊鎮總督臨司縱士卒暴橫宜禁戢之一天
城進北虜不時入犯輒取利去宜謹備之一邊將畏虜
而不畏法無肯決一死戰者宜申斥之　上以言示兵

部令如議整理○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
藥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
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心
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爲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
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　聖躬計二爲國家
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　聖躬
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
尚命大臣行邊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窺[illegible]
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
幸之議猶時念郢中不置云○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

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內
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
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
蔭以妖盜本爲一途恐挾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
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
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於
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
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
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

令法罔敢誕慢中官欽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卽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寢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〇十二月 上疾甚頒遺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乃玆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念切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机誑惑禱祀日舉土木咸興 刻[illegible]

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通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疢疾每一追思益增媿感蓋愆成美端仗後賢喪禮依舊制自卽位至今建言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詔告天下咸使聞知〇裕王卽皇帝位明年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孝烈皆祔葬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葬永陵

按禮官會議帝德云罷貂璫之山鎮而宿奸革於內廷剪勳戚之內訌而陰禍消于宗社恩無捨義蠹政者雖貴必誅斷以定謀干紀者雖親必僇闡性道則敬一有箴五箴有註上接精一之傳敦綱常則明倫有典明堂有問曲盡尊親之道攘夷狄則很烟息警鯨海滄波征叛逆則聾服南交蕩除羣盜定營制以作六軍徵將材以備九代報祈咸求賑貸時施慎獄屢勤于欽恤課吏嚴懲于貪[illegible]咸廟極追崇之典侍慈宮竭就養之[illegible]于經[illegible]肇麥[illegible]于大享[illegible]咸備實皆剛德之所成[illegible]宗比漢武帝光武帝

穆宗莊皇帝

繡水卜世昌校訂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　上即皇帝位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勅禮科左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戶科給事中張憲臣劾敏等抗違　明詔當治罪得旨內府錢糧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裝支

銷在之數與科道官查理不許違抗其　詔內不載者亦不得槩查敏等勿論于是治等復言　詔令已下不宜以中官言輙罷給事中何起鳴亦極言其不可○復除吏科給事中周怡禮科給事中沈束原職○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初胡應嘉在　先朝論劾學士高拱欲中以危法拱頗嗛之及吏部考胡應嘉謂尚書楊博曲爲覆庇以私憤謫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牲價一切宿弊承天府香火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詔停止不許進獻○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汪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珤爲少保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六月先是禮科給事中趙輄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廟耿定向亦請王守仁

從祀下禮部議部以薛瑄相去百年輿論共服王守仁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宜會官集議　上是之○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銑謚襄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予應尾爲國子生○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和山始于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道流于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罷之便　上是之詔革分守徵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丞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

守湖廣行都司等處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疏
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嘗守　顯陵誅求萬狀　肅
皇帝下之獄已充　孝陵衛淨軍今逃籍易名復得進
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餓虎也　上悟遽命罷進問司禮
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監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
籍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
如天其令四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內
臣耳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守
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　旨從內降旋復易之僞搖
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願　陛下以天自

處而堅四將之信天下幸甚　上是之命改給朝提督
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〇八月遣武英殿大學士[illegible]以
勤祭先師孔子〇九月先是　上命太監呂州高淵坐
團營兵部尚書郭乾言官有定員不用內侍　上仍命
草勑賜之至是禮科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各疏乞罷前
命　上以示階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團營之設
起于景泰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巳蒙　先帝裁革特以
大明會典修于正德中未及明載今內臣見委無團營
可坐事體有礙施行言官仰望　皇上遠遵　太祖之
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悅因詔階

等何故不奉詔階曰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巳無
營可坐若必欲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
不惟臣等不敢切恐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　上納其
言遂命罷之〇十月以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
疏言　先朝停免經筵日講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
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講嘉靖元年于十一月二十五
日始停日講今天道尚未嚴寒視前日期則爲大早宜
以　聖學爲重祖宗爲法有旨報罷〇召戚繼光入京
協理戎政令薊遼總督劉燾回籍聽勘〇先是嘉靖中
錦衣經歷沈鍊以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嵩與

世蕃深嘀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犯
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
沙風雨夜寃寃多少覔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
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士論寃之後嚴氏敗鍊尋
以遺詔獲卹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侵匿賑銀及
邊儲銀七千兩賂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爲父訟寃遂命
逮順及楷雜治坐交結近侍律斬〇十一月徐階集議
防虜之策　上是之命各邊着實舉行〇十二月兵科
都給事中王治言故禮部侍郎何瑭理學純臣宜加美
謚夏言曾銑均爲無辜宜與雪有大理寺卿朱廷立刑

部侍郎傅潮煉鍛夏言曾銑之獄宜追奪元職詔賜班
謚文定潮與廷立俱追奪本職
按王治爲都諫與嘉靡士朱德懋善每問朝政缺失
郎中夜籌畫具奏如立議　獻皇　世廟諫止亮陰
逸豫誠定論矣至何瑭理學真會寬抑復慨然表揚
之且以鍛煉之罪歸之傅潮朱廷立頓令忠魂氣壯
邪臣膽寒固王公敢言之節而朱生夾輔之力亦庶
可採云
戊辰隆慶二年正月享　太廟先是　上巳命成國公
朱希忠代行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

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首禮　皇上必躬
奉祼將而後爲孝爲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
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莫
有數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避況非
甚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　太廟行禮從之○詔停正
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
鑄給提點印○戶部尚書馬森吏科都給事中王治御
史王友賢各奏薦邊才吏部上其議因言五方之氣雖
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
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瓊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

成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深然
之○趙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歲甚壯
議論侃侃輔臣薦　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還南京禮
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臣
調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叅註詹事府與尚書
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三
月　上御皇極殿策士得士如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
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爲內
閣有介直聲習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棻皆忤居正爲
時名臣徐大任劉應麒蕭介徹底顧況材恬退無宦情

李維楨劉紹恤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
爲士林所重鼎元羅萬化醇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
于陛故內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艷之○上幸南
苑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　上欣然欲觀是日
駕至則荒莽沮濕宮舘不治　上亦悔之遽命還蹕○
戶部尚書馬森言　先帝時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
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欲命內
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兩于數日之內討滿金一萬臣
知不能也又　祖宗時御扎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
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

崇重介令之意得旨愈且不必買取見在金進用○五
月薊遼保定總督譚綸上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
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
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
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謀
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
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
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籲虜入動十餘萬
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且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
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

少強弱餼廪[illegible]給優恤備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
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
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
而司農告匱一難也二曰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
以未銳氣盡矣非募吳越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
成而將方疑其用之不可比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
光不可信也尚能任之專哉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驕
見軍法不無大駭[illegible]生徒令忠智
二十[illegible]川廢功且驕[illegible]嘗虜戰而
[illegible]心服能再[illegible]易生

不能戮力再舉而禍或至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
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
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營分為三軍各加
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職每春
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
負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墉潰入亦願少
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
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
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
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

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 上從之
○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七
月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是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
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為歛福錫民階大臣
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階
再疏休致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
十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贓發遣○八月初大同人丘富
者入虜中教為城堡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
中國被虜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為嚮道邊民苦
之 上即位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自

春褫良相田汝光等已各有部議首厓儀罰至足開戚
各年衆來降隨衰授附近衛百戶賞銀五十兩仍鑒賞
格于塞外九邊皆此例○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條上
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
本六飭武備疏入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
國忠懇該部院勘議以聞
一吳瑞登曰臣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
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
已形故朝而執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爲桀驁商鞅商
鞅先之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

哉顧商鞅爲公家而歛怨居正爲私室而招尤爲公
家者且出亡而無所舍車裂以狥矣況爲私室者無
得以善後乎君子是以知奏疏不足以盡人也
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引疾乞休因言本部上供錢糧
已經奉　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恃危言橫索事事
掣肘如近者傳造棡櫃採辦膠漆修補七壇樂器祥輒
自加徵所糜費以巨萬而工廠存留大木圍一丈長四
尺以上者該監動以御器爲辭斬截任意用違其材臣
禮力不能爭但憤惋流涕而已今嫌隙既成事體相悖
若留臣一日則掣肘于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覽疏不悅令致仕去或謂禮在　先朝以土木容悅
致通顯及是自知不滿于公論故以事忤中官求去云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眞珠
黃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耀即將召商收買皆中官
內藏之物以倖當爲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
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耀六年吉滿遂加太子太保科
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眞珠金玉之類每
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
房中官不收令該本吏領回體乾仍令該上中官嘉厰
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諭體乾
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買仍執不行忽

內降着閑住去
已巳隆慶三年正月御史郭朱劾龐尚鵬心術狡猾行
事乖謬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
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
年敭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
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
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總理練兵
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鎭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

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
流兵因地而制勝夠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
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蓊翳
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
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通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
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
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
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
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
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二月詔以內織染局所

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佑取辦一千八百六十疋
以進工部言往者李佑之遣已非 登極詔書初意繼
臣等僉謂計日竣事可以速還乃今前工未畢後工復
繼是使佑無還京之期矣自島夷亂後江南諸郡十室
九空令料額不充勢須加派加派不已民力難堪弱者
死溝強者死盜 陛下所宜憐也工科都給事中孫枝
四川道監察御史姚繼可等亦以為言上皆不允于是
工部復奏先是織造解輸者該局必索常例兼李佑之
行上洞燭弊源特命徑進御前故太監陳洪以續發花
樣為由而即增附一千六百疋有奇意在緣此以媒賞

例令即不已止宜以原發花樣令其督造餘悉罷之上
曰該局既稱匱之際用不可缺其令佑遵行○提督京
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及科臣言
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
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參佐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
皆待皇上別白以彰勸沮豈敢自便其私上勉寰策勵
自效○駙馬鄔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
文嘉靖九年侍衛十八年護蹕幸承天二十四年奉勅
勘問楚獄情二十八年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
衛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職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職

侍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
儒者既召用時稱為 上引稱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五月禮部郎中戚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
及今蚤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 高皇帝封建諸
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
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謁親之迹府寮無
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吏用不敷
乃有共遂而居分飯而啖四十而未婚數載而不窆強
者劫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國初
親王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今二百餘年宗

支入玉牒者見存二萬八 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即
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寧復
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
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
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萬石不能
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
出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
通乎故借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庶
四議自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
臣謂生不必限 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

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四
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計封其二無嫡子
止許以世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
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
子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
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
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是則可無失所之虞矣繼嗣之
議准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本
支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得使親姪弟封其爵而屬

兇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
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
銀一百兩使爲貲本至五世而止自費之議查得擅婚
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曰糧
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癈疾及家貧無業者一槩
論革恐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
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姻
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
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
生子者止許具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高儀言元

輩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詳議
以聞 上從之○六月總理河道翁大立言 陛下念
濱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
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遼遠有不盡見聞者
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充軍二曰運河築堤
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曰糧船過河六曰黃
河捲掃七曰築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
十曰海潮崩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糧船漂沒險
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飯皆
道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

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殞人
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闕糧洪水衝激墩堡傾頹何
恃以守此旁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股肱郡縣
兩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有盜賊何以
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激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
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産鹽之場鹹泥盡衝
圖竈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　陛下以此五患十二
圖召公卿輔弼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爲
文具　上以爲留覽下其章於所司○十二月降巡視
皇城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尚衣監右少監黃雄者

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休日私出徵子錢與居民閧鬪
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旦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
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駕帖召雄松
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　詔旨雄亦自辯
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　旨輒拘係內侍官命降調而
縱兵馬之捕雄者爲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
事中鄭大經等江南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于
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轂下
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爲　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
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

吾且不安其于聖治關係不細乞曲宥松以光聖德不
聽
庚午隆慶四年正月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
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太平之至計俾免強臣握兵
之害至深遠也今　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
驚將事危矣必收其印以歸之內府有事則須勅掛印
事完則繳勅納印太和之柄持矣疏入令會議以聞議
畢兵部尚書霍冀上疏曰貞吉深鑒覆轍建議更制以
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
其綱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將軍

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
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
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
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
相應依擬得旨會議明白俱依擬行○二月大學士趙
貞吉與　尚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戶科給事
楊鋐論冀冀疑貞吉嗾之乃各自上疏辨　上覽疏不
悅降旨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五月戶科給事中
李己陳吾德言太監崔敏請買年例金寶臣等與戶部
[illegible]止不蒙俞允于是再言于上曰　陛下登極詔

書停止採買錮除加派海內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累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夫尚書乃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此孰可信從者臣惟自古哲王雖當國家殷富之時然猶抵璧投珠競競焉以移易性情糜費財用為戒矧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畿省饑荒求濟不已司計之臣方日夜憂懷計未有所出　陛下為民父母柰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乎敏等日侍左右目擊

時艱亦當為　陛下惜財乃無端獻諂供用以充私橐誤國欺公孰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効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于空人之國不已也伏望俯從部議亟斥敏等以昭　陛下之儉德以全　詔書之大信　上怒已沽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監候吾德為民○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責兼牧民禦虜之責卽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無過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恢弘可當大用卽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吏部覆貢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

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令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貪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為褫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之○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優詔許之加兼太子太師復賜勑奬令子翰林編修于陛送父還鄉○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九月大學士

高拱言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不宜一槩褒賜營
視　先帝　上然之○時漕舟敝者幾二千而漂沒者
又八百艘蓋幾無漕云于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
山東左布政王宗沐素好奇計力主海運之策乃遷總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上疏言唐
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陜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
也有險則天寶與元恃其强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
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
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
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

漕粟于海猶憑左臂從左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
年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
也從之遂以十二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
月廿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
交擊之乃罷○虜因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
治王及參將郎得功死之○大學士高拱言方士王金
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　先帝殞于非命不得正其
終者罪之　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會多官勒于承
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趙奮以法司爲天
下持平昔則一主于入而不思爲　先帝之地今則一

主于出而不恤乎後世之譏　陛下何賴哉更將金等
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已
死矣疏入報聞○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爲
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
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縉熿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
此　先帝獨斷　皇上親裁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
熿復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　明旨
不必信也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緣
極邊郎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成緣
更條例　皇上俯從聽許宜下　廷臣雜議之使朝廷大

信可全宗藩大分不越然後可　上曰已有旨不必阻
撓既而禮部請封縉熿爲郡王他宗藩如縉熿者幸以
此令從事　上不許竟封爲肅王都給事中周詩等御
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
之部議不能奪也○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言頃因御
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　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
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
壅塞士氣銷沮矣願收回成命疏入[illegible]報有旨○十
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
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時俺

答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答為順義王諸虜皆解
辮受封比屬國而俺答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
萬騎強盛恥與俺答會盟上谷諸酋部務以餌叩之餽
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
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笑老酋死其子故
誣為中國所鴆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
盡有其父鐵騎時時邊塞為患將帥竭力咬之叵不以
聞○虜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總督王崇古受獻遣使
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諸臣加以恩賚
辛未隆慶五年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

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
而　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三月
策士皇極殿得士以直諫顯者劉臺傳應禎孟一脉趙
世卿管志道孫繼先趙參魯趙用賢吳中行朱鴻謨而
劉臺為巡撫王宗載所陷遣戍以死張正鵠以建言黜
馮時可郭子章皆工古文詞唐鶴徵趙國璧亦工詩張
元汴鄧以讚王汝訓方揚鄒德涵皆理學名儒清介抜
俗邢玠李禎孟秋才望淳行人所共仰趙用賢建言竭
戶後致通顯但以剛腸嫉惡卒為小人所擠[illegible]若[illegible]
于撫按而蒙重辟秦耀訏于[illegible]而以贓遣士論惜之

○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
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
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
乃令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
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俺答上
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賚有差宣
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子
太保及總副參遊金幣有差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亞
餉皆入帥帑以賄虜間以遺京貴近邊卒餒瘠無復生
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

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
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
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
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
從之○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
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
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
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於河變頻仍運道屢
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以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
如議總隸北衛兗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

蘇衛充兩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泝海
諸衛所舊制使別淮運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
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
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
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
○[illegible]言近因長至尊[illegible] 聖容微減于
前矣夫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
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
其游志遊觀有慶所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
養此心親近師儒公孫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

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隆慶六年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
疾有瘳○安慶府江淮要地也故設守備武臣督兵卒
以備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餉而更自為盜往往白
晝殺人而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
不得還恚之懷甯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故江卒也甯尉
起梃尉指揮馬負圖因詠之曰梃尉法且死等死耳盍
大逞或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illegible]指揮師江
卒百千人執鼠縱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遇春共辦尉及
[illegible]守備[illegible]攻縣未得人而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備

而誅其渠魁廼平或曰安慶卒與武弁搆郄江卒譁因
以反聞巡撫誤信而誅之○命遣內臣往蘇杭織造龍
袍翟服絨錦鸞帶都給事中陸樹德御史侯居良疏請
停止不允于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
以水旱流移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
困難支請大加減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
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民不擾而可蘇更生 上可其
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
毋得擾民○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大學士高拱大不
忠十事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 上責大埜

妄言命調外任○九卿楊博等及給事中雒遵等御史
唐鍊等因高拱辭位請留之時 上已慰諭未嘗聽拱
去而諸臣連章留之識者以為諂云○四月大學士張
居正等疏伏蒙 聖諭朕昨有御筆帖子先生等看來
未曾孫海客用朕心越思越惱這廝壞法令又降做小
火者發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為輔臣輔弼朕躬
宗廟 社稷所係匪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
事就該諫朕教朕為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為堯舜之臣
令朕奉 聖母慈諭教誨悉心悔過逬去奸邪先生等各
要盡心輔 朕欽此該文書官劉斤得用恭捧到閣臣等

原缺

若諭 綸音不勝欽仰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紛
由聰穎自 御極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每同
慶幸以爲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
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殊不如前微聞 宫中起居
亦頗失常臣等心切憂惶但 身隔外庭不知内事即有
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illegible]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
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 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
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二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
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會問文書官云近日聞
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兵器此何爲者及文

明通紀述遺卷之十二

書官司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
連日因覩 御箚諭逐治孫海客用兩人而詢訪始
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夜間遊宴别宫釋去法
服身穿窄袖小衣遊街走馬并持刀杖又數進奇巧戲
玩之物以蠱惑 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
神爽飛越天生 聖主被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
一至于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請 勅以盡愚忠乃蒙 聖
母諄諄教戒 皇上惓惓改過逐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聖
[illegible]之譴責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矣

明通紀述遺十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舊本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皆題繡水卜世昌校訂三卷六卷七卷十一卷皆題繡水屠衡校訂前有馮夢禎序惟稱世昌又有卜萬祺屠隆二序則兼稱衡蓋二人合作仿新唐書各署姓名例也其書補東莞陳建明通紀之遺起元至正十一年終明隆慶六年編年紀載多捃拾稗史之言冗雜特甚如首卷多載元順帝荒淫瑣事與明無關殊失斷限之義又如以成祖征漠北時太監沐敬進諫之事竄入建文四年之末則紀載之無法可以概見矣

明大政纂要六十三卷（一）

〔明〕譚希思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湖南思賢書局刻本

明大政纂要目錄

十九卷宣德四年至宣德五
二十卷宣德六年至宣德九年
英宗睿皇帝
二十一卷宣德十年至正統四年
二十二卷正統五年至正統九年
二十三卷正統十年至正統十四月八月
景皇帝
二十四卷正統十四年九月至景泰元年
二十五卷景泰二年至景泰三年
二十六卷景泰四年至景泰七年
英宗睿皇帝復辟
二十七卷天順元年至天順七年

憲宗純皇帝
二十八卷天順
二十九卷成化三年至成化五年
三十卷成化六年至成化九年
三十一卷成化十年至成化十三年
三十二卷成化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
三十三卷成化十九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八月
孝宗敬皇帝
三十四卷成化二十三年八月至宏治元年
三十五卷宏治二年至宏治五年
三十六卷宏治六年至宏治九年
三十七卷宏治十年至宏治十一年

三十八卷宏治十二年至宏治十五年
三十九卷宏治十六年至宏治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四十卷宏治十八年至正德元年
四十一卷正德二年至正德五年
四十二卷正德六年至正德八年
四十三卷正德九年至正德十二年
四十四卷正德十三年至正德十六年三月
世宗肅皇帝
四十五卷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二年
四十六卷嘉靖三年至嘉靖四年
四十七卷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

四十八卷嘉靖七年至嘉靖八年
四十九卷嘉靖九年至嘉靖十一年
五十卷嘉靖十二年至嘉靖十四年
五十一卷嘉靖十五年至嘉靖十八年
五十二卷嘉靖十九年至嘉靖二十年
五十三卷嘉靖二十一年至嘉靖二十三年
五十四卷嘉靖二十四年至嘉靖二十四年
五十五卷嘉靖二十八年至嘉靖二十九年
五十六卷嘉靖三十年至嘉靖三十三年
五十七卷嘉靖三十四年至嘉靖三十六年
五十八卷嘉靖三十七年至嘉靖三十九年
五十九卷嘉靖四十年至嘉靖四十二年

明大政纂要卷之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太祖高皇帝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鍾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於元大歷戊辰之九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於天里中人皆見之競呼朱氏火起相率救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父喪不數日伯兄喪又母喪値饑疫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獲窆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寺後自壬辰起兵至戊申始即位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乙亥上即帝位

先是壬辰春上入濠

時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攻拔濠州據之焚皇覺寺上出避時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無生路上禱於神卜出處惟從雄吉閏三月朔遂入濠見子興子興育徐王馬氏女爲己女納爲館甥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爲元兵所敗自徐奔濠子興遂爲二人所械幽繫窖中上往破其械而歸之自是恩威日著豪傑樂從於是徐達湯和吳良花雲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姊子李文忠先同父母避亂與上相失其父貞聞上駐師滁陽遂攜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歲父母俱亡上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朱姓託后撫育如子

乙未取和陽牛渚采石太平

正月以張天祐兵破和陽上駐兵本州四月謀渡江值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舟師求降上喜遂以夏六月朔渡江率徐達邵榮耿君用馮國用常遇春湯和李善長鄧愈廖永安毛廣等統兵引舟東下遇春奮戈前登諸軍鼓勇繼之首克牛渚拔采石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進攻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城迎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順天應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善其言乃改太平路為府令習知府事留安參幕府

丙申春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建江南行中書省

案金陵之定鼎也雖出聖意先是甲午馮國用謁上於妙山上見而奇之問定天下計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之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明年陶安亦進說曰金陵古帝王都限以長江之險據以四臨何向不克二臣之言俱合上意益開國功臣哉其後洪武四年立祠祀福壽

尋取鎮江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

置淮翼元帥府以俞通海為元帥

六月取廣德以鄧愈邵成為元帥湯昌為行軍總管

以耿炳文為總兵都元帥

秋七月諸將奉上為吳國公

丁酉春三月克常州以高復權知府事

常州先已為偽吳張士誠所陷及是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誠奉書請和上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圍之城遂下復為府有惠政歷任七年民頌其德

夏四月取甯國

擒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屬縣相繼俱下

六月徵前池州學正朱升

顧問稱旨遂參密議

取江陰命鎮撫吳良守之

案長興江陰皆士誠要害地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矣

冬十月克池州取揚州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

戊戌春正月張士誠元帥欒瑞降樞密院判桑世傑戰死

取婺州改為甯越府召胡大海守之

即今金華府也上自將精兵十萬由甯國歷徽州道蘭谿至婺州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復遣萬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

辟儒士范祖幹葉儀

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

置行中書省徵王禕為省掾商略機務

時承元季兵亂學士失業惟婺台二州徽國文公之承傳具在上克婺召耆儒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戴良童冀吳履張啟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輪二人

講經史治道

己亥春正月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

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厚等爲訓導

三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曰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掌水利今軍用殷浩理財之道莫先於務農故命爾此職巡行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餙館傳送迎奔走爲紛擾無益於民事則非付託之意

取諸曁

遣使諭方國珍

時國珍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獻且以次子關爲質上曰國珍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爲厚賜關而遣之關改名明完國珍又以金玉飾馬鞍來獻悉卻之

宥獄四

陞徐達爲奉國上將軍常遇春爲鎭國上將軍俞通海僉樞密院事

秋九月僉同常遇春克衢州

冬十一月僉院胡大海率兵攻處州克之

時胡深與石秣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爲守拒計士民咸請於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大海一郡遂不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京擢左司員外郎深有言上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率以從

是年帳前親軍都指揮使馮國用卒係定遠人洪武初追封爲郢國公

庚子閏五月僞漢陳友諒寇太平行樞密院判花雲力戰城陷及守臣許瑗皆死之

先是友諒與其將趙普勝攻安慶元右丞余闕死之遂陷安慶令普勝守之後因開且憤潛山之敗殺普勝友諒自以舟師圍太平花雲率兵迎戰城中乏食士馬疲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刃殺賊五六人賊怒衆執雲縛於舟檣射之雲罵賊至死不變賊直犯龍江上授諸將方略敗之

案花雲年三十九歲妻郜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戰敵夫死吾甯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

赴水死年三十五歲時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逃他所爲陳氏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嫗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覷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哺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上所上問花雲子也卽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上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瑗諸曁人好學秉志以忠信自許且識攻取之術初以儒士謁見卽說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有雄略者可以

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識奇士欲掃除僭亂非延攬英雄不可上深然之命爲博士尋陞府守死難焉是年同僉行樞密院事張德勝以追友諒戰死追封蔡國公又院判王鼎亦死難追封太原郡侯

六月取信州

信州陳友諒門戶也是時友諒寇龍江上命胡大海出兵擣虛信以牽制之

建禮賢館

上之征浙東也胡大海薦靑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李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遣使幣徵之比至賜坐從容咨以時事及辯論經史甚見尊禮乃命有司刱館以處上謂基與禕曰今軍興四方民苦甚欲紓其

力且奈何基等對曰師行必齎糧食上存此心幸甚然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也上曰不然紓民力在均節財用制常賦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掊克以朘之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君安能得之於臣乎今當定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少有紓乎基禕頓首曰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

辛丑春二月始立鹽法寘局官掌之

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

始立茶法

夏四月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政

分省於婺以王愷爲左司郎中分治省事

秋八月拔江州

先是陳友諒犯建康敗囘弒其主徐壽輝建都江州遣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廣信胡大海率兵救援殺敗賊衆擒明道及部帥王漢二等一十八人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降因得友諒虛實以明道爲嚮導上親率舟師先平安慶友諒棄江州退保武昌

上如龍興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案此據上游正天下根本也明年上令降將祝宗康泰從徐達往湖廣二人以衆叛劫洪都知府琛死於難後追封南陽郡侯

壬寅春正月江西平

上至南昌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諸郡悉降胡惟庸熊天瑞據贛州上遣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時王禕撰平江西頌

上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乃以禕爲江西提舉司校理以濂爲起居注修古記言動之官是時元帥趙德勝臨濠人守南昌中弩死追封梁國公樞密院判耿再成五河人爲處州叛兵所害初贈高陽郡公洪武十年加封泗國公處州知府王道同死叛兵之難追贈太原郡侯

二月苗獠軍叛殺胡大海王愷死之

爲原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等所殺也已朱文忠自嚴州至撫戢人民乃安　案大海虹縣人追封越國公

五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謀叛伏誅

癸卯秋七月破陳友諒僞漢亡

友諒圍南昌盡攻劫之術凡八十餘日朱文正固守不能下

上欲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上召諸將諭曰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右丞徐達參知政事常遇春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舟過新河口有大魚二鱗鬣異常出沒波浪中夾上舟泝流直過小孤眾以爲龍云壬午風覆馮國勝舟上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聞上至卽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謂諸將曰兩軍相鬭勇者勝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

必死鬭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翦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接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巨舟而還軍威大震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多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上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鬭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

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生死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布陣復與友諒戰軍奮擊敵舟不能當殺溺死無算院判長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槍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器若鬭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逼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

弟友仁友貴及其僞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略驍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氣喪普略卽新開陳也明日上復謂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殪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是時上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亦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尙呼號搖艣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祖與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

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謂我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淺路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令淺渡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豬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勠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

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禍及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上旣駐師左蠡移書友諒友諒忿恚不能答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乃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獲其海船十餘艘友諒往湖中旣久食盡遣舟五百餘艘掠糧於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壬戌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觜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上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上曰友諒死矣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僞太子善兒僞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參政金某樞密使李才小舍人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友諒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冬十一月遇春等率兵圍之不下明年二月上復自將攻之理銜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皆附乃封理爲歸德侯　案是時死事僉書樞密院丁普郎贈封濟陽郡公千戶張子明洪都告急歸遇友諒兵不屈死追封忠節侯帳前親軍副都

指揮使韓成鄱陽之戰衣上衣投水以紿賊師追封高陽郡侯子覲爲都督統軍元帥陳兆先叛將也先之子死鄱陽之戰追封潁上郡侯

命建忠臣祠於鄱湖之康郎山及南昌

祀康郎山者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南昌者趙德勝等十四人　案時江南初定止得天下十之一高祖此舉眞足以鼓舞豪傑哉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上爲吳王

國號曰吳建百司屬

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省臣以進上覽畢因諭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置武德龍驤等十七衛

夏五月初置翰林院

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制命陶安總之

秋七月徐達常遇春取廬州以指揮戴德守之

九月取荊州及歸峽潭衡等路

命中書省繪功臣像於卞壼及蔣子文廟

重中書選

上曰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上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在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十一月置湖廣提刑按察司以章溢為僉事

乙巳春正月克贛州取寶慶路

寶慶乃千戶胡海洋所取徐達所遣也贛州則常遇春鄧愈所克南雄悉降

左司員外郎胡深進攻建甯被陳友定執死之

時深取浦城崇安建陽友定守將屯兵四萬於錦江深還兵擊之友定率銳卒逆戰深馬蹶被執死

五月取安陸襄陽

九月置國子學以許存仁為博士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上欲先取通泰諸郡以翦士誠肘翼命徐達常遇春胡廷瑞馮國勝等率水陸師取淮東泰州等處取高郵尋克之

丙午春三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明年二月置兩浙鹽運司

三月命中書嚴選舉之禁

夏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

五月命有司博求書籍

上詣濠州謁英陵

八月拓建康城

亙回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山川之勝云

冬十一月討張士誠偽周滅

上命達與遇春將兵二十萬先破湖州圍其城士誠引兵來援我師破其援兵潘元紹等又戰於皁林破之進平舊館寨得五太子兵六萬人張天騏李伯昇等降湖州下尋進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士誠兵破之遂圍姑蘇達軍葑門遇春軍虎邱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守之明年正月松江府嘉定州降六月士誠兩出犯遇春兩大敗之八月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戴以攻城矢石不得傷於是達兵破葑門遇春亦

破閶門新寨遂陵城士誠兵大潰以降將呂珍等徇於城下執其僞佐丞及僞參政內使等官並將吏士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士誠驅其妻子登齊雲樓縱火焚之因自經遇救不死九月達等執士誠及官屬將校檻送建康士誠俛首瞑目倨坐不食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是時楚國公廖永安巢縣人初以舟師降附爲同知樞密院破士誠兵深入被執不屈詔進封之無子弟永忠代任又武德衛指揮茅成定遠人以圍蘇州中流矢死追封東海郡公　案是時士誠之敗其僞司徒李伯昇倒戈每以國情輸降後累遷中書平章政事洪武中年卒子世襲指揮又有周伯琦在元爲行省參政旣降放歸田里久之乃卒翦勝野聞謂李周俱先勞後戮誤矣

杭州嘉興平

時朱文忠攻杭州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

時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有彫琢奇麗者悉去之明年八月圜丘方丘社稷壇成九月太廟成

丁未吳元年取松江湖州

詔免太平應天鎭江甯國廣德田租

上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久矣土地荒蕪民失業者衆凋敝甚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刱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復嘆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甚甘今未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出其何以堪之於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鎭江租一年又下令禁民種糯令曰予自刱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糜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今歲其毋得種糯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殖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當是時張士誠雖擒南北未一而上念揮戈灑血之地困劇於四方猶恤民業勤至如此

三月設文武科取士之法

詔有司曰上世帝王刱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覩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騎射俱求實

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

諭中書省臣言古寓兵於農居閒則耕有事則戰暇則講武今天下兵爭所定郡縣念豈無武勇之材宜精簡編集爲伍立府領之事平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庶幾寓兵於農之意

夏四月命起居注詹同以直筆紀言行

中書平章政事俞通海卒

五月召陶安爲翰林學士

以朱升爲侍讀學士

上嘉升樸時優禮之

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

參知政事張昶以謀叛伏誅

陰託元平章長壽丑的奉表於元爲楊憲所訐奏

秋七月除郡縣官

凡二百三十四人定賜予及道里費之令

八月下修省詔

上以雷震所居宮獸吻雷火燔備倭戰船又大風海舟覆怛然念天心革命響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倉卒有冤濫無及也深省悔手敕戒百官修輔

命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令樂生肄習之

尋命考正四廟雅樂校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

九月取通州無錫州

置內使監

奉天等殿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今可鑒戒者書於壁又書大學衍義於西廡

冬十月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求遺賢於四方

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以湯和鄧愈爲左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

上謂基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學射於臺憲取法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法壞而民不安況或深文苛察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以定中原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諸處

詔曰自古帝王臨馭天下中華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嗟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歷以弟酖兄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之倫瀆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臣之大防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毒虐於是人

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豈不信然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者出電掃胡塵恢復中夏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實生民之巨害非華夏之真主也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廣湖湘漢沔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注視此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

兵北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彌甚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漠盍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命胡廷瑞率安吉甯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取廣西

詳定律令

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既奉命上曰立法貴簡當務求適中使貪奸之吏不得夤緣爲奸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吾將面議斟酌之

十一月北取沂嶧益都南取慶元温台

命頒戊申歷於天下

此太史院劉基所定也

命決獄毋淹滯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是時上念子七王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履纒縢每出城馬行十七步十三

方國珍降

初國珍既獻台温處三郡不奉正朔上遣夏煜等往諭之答曰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守城池不至若奉正朔恐士誠友諒來攻緩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則無名罪我

上知其心持兩端既克蘇州乃命湯和廖永忠會討國珍遣子明完奉表乞降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於軍門和送國珍等於建康時山東濟甯萊州濟南東平諸郡悉奉圖籍降矣有海甯衛指揮同知嚴德采石人破國瑛兵陣亡洪武二年贈將軍大都督副使封天水郡公

上自壬辰起兵至是戊申文武羣臣百司衆庶合詞勸進尊爲皇帝以統一天下乃祭告天地於鍾山之陽卽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先是雨露彌月城市陰晦及祭告卽位天宇澄淸風和景霽霧香凝靄獨露中星人以爲天開景運之兆

正月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

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

中奉德祖玄東懿祖恆西熙祖裕東下仁祖湝廟與主皆南向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初上與吳漢戰無慮日上祝天曰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以不殺人爲本諷之上善其言至是上方后以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又太子侍上問儒臣講何經史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上曰曲直何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不然景帝爲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惇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戊寅居新宮
命宣國公李善長信國公徐達爲左右丞相
令廷臣勳德老成者兼東宮官
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制設中書
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聞禮有
成王世子之篇周公教太子法也卿等宜倣之何必效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勳德老成者
爲之新進之賢選擇參用不別設府寮而師傅賓友悉以廷
臣兼之則讒間不生而卿等可無疑貳也於是以李善長爲
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少保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
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諭德章溢兼
贊事劉基兼率更令

附錄初上御奉天殿與劉基論兵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有精
兵不如有良將基曰臣侍陛下左右每觀妙算初謂未必然
及摧鋒破敵動若神明不拘古法百戰百勝此人所難也上
曰戰者謀也圖關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每在通
其變耳何暇論古法也
立善世玄教二院
以僧惠曇領釋教事以道士經善悅爲眞人領道教事後四
年十二月革之
置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
征南將軍湯和取延平執元守將平章陳友定送京師誅之
時胡廷瑞破建甯執元參政陳子琦守將遂里麻率眾降廷
瑞以徇汀泉諸郡悉降而八閩平矣

二月定郊社宗廟祀典儀
先是敕禮官曰自昔聖帝明王內致誠敬外盡儀文嚴於祭
祀朕膺天命首建郊社宗廟顧草剏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
交神明而致靈貺其博考古今定儀以聞於是丞相李善長
學士陶安太常卿胡惟庸等奏國有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
宗廟曰社稷若他諸中祀小祀各具沿革以進於是祀天圜
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饗祭地方丘以嶽鎭海瀆
諸神從饗而前代太乙感生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罷撰二丘
樂章宗廟祭以四孟月歲除凡五享而淸明端午中元冬至
祀如儀祀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遣皇太子祼稱遣長子某不
稱皇撰宗廟樂章
中書省御史臺進所修大明令頒行天下

令百四十五條制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教之於先而
律齊之於後古法律至簡後滋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
何以使人知律意而不犯哉是啟吏姦而陷民於罪也朕甚
愍之今所定令芟繁就簡使天下易知而難犯以毋麗於律
庶幾予期於無刑之意復下詔言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
乖平允自今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
定天下衛所官軍
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餘四方設都指
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衛屯田郡牧千戶
所二百十有一於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
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守
備征調朝貢保塞之政合大都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

十人爲千戸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戸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先是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兵者立赤旗下願爲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而律嚴人戸以籍爲定之條益軍民遂分而於時取兵非一途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從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人隸爲兵

天下官員來朝

命湯和提督海運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進取廣東何眞以廣東行省降

敕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嘗遇春克贛州安南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今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宣布德威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永忠等奉敕以諭廣東右丞何眞上復敕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率兵益永忠等至三月何眞降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王成陳仲玉構亂眞請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守眞募能縛成者予十千鈔家奴縛成出求賞眞與之鈔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縛其奴烹之乃號衆曰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右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斥之至是眞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戸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左丞張元帥聞眞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約降遷延不至永忠發兵直抵其寨破之獲宗愚及黨皆斬海南海北郡縣悉歸上謂眞保境安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竇融李勣奚讓召眞乘傳入朝賜宴授江西行省參政

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

仍遣使詣曲阜致祭召衍聖公孔克堅至京師待以賓禮而不名俾食公祿不視事後克堅年五十五而卒

取東昌

令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兵益徐達遂下樂安

禁胡服胡語胡姓

元以夷變夏上厭之乃詔衣冠悉復唐制民物一新

定賦役法

省臣奏以田一頃出丁夫一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

三月辛卯彗出昴北至己酉夜沒

取汴梁

徐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至陳橋守將左君弼降

附錄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

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夏四月取南陽諸郡
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引兵南陽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克永州進攻靖江
先是王師已克寶慶尋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楊璟命千戶王廷將兵擊敗之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璟進圍永州月餘不下璟分周德興兵攻全州元守將遁民以城降於是道州甯州桂陽藍山常甯武岡守將皆降璟克永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尋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聲援璟引兵與張彬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眾固守璟遣

指揮邱廣攻奪其水監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兵會攻益力也兒吉尼勢窮殭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榮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眾徑進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命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廖永忠遣指揮耿元璧等追擊思蘭益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象州至是逼乃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金牌廣東西悉平
進攻河南諸山寨
徐達率傅友德等分兵取諸寨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眾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陣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走詹同等奔陝州其眾悉降遂營於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分兵取陝州常遇春下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穆飛等拒戰都督馮宗異先登擊攻之遂破潼關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
以汪廣洋陶安為山東江南參政
徐達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廣洋於山東而以安為江西參政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示子孫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

觀覽有所警也
修女誡
上命學士朱升等曰朕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蘄州進竹簟卻之
以未有命而來獻也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妄獻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
因置回回司天監明年四月徵天下通知律歷名家者赴京師議律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元回回歷官鄭阿里等與焉

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庚寅上幸汴梁

　蓋謀取元都也改汴梁爲開封府置中書分省於開封

敕諭北方新授守令

　敕曰牧民之任愛民爲先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爾等宜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善其俗

六月令徐達率諸將取元都

　達與遇春宗異自陳橋見上於行在卽辭上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久矣朕念之怛然傷心獨中原民瘼天監在茲朕不敢自怠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及其子孫荒怠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今命諸將軍往征諸將軍其廓清中原

拯民艱以應天前代革命之際肆屠戮如仇讐違天虐民朕甚不取諸將軍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安堵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時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益消復之運如此

秋七月命振恤中原

　上以兵難之後詔鰥寡孤獨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爲振恤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科徭

上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勝守汴梁

閏七月遣使犒北征將士

徐達會兵於臨清進克通州元主走上都

　達師發汴梁次安邱遣薛顯傅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走彰德達師至彰德龍二復走部將楊義卿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邯鄲邯鄲縣令都文玉率耆老降遂克趙州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諭東昌趙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會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爲嚮導韓政以師會臨清達命守東昌鎭撫臨清達北上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復諭分兵守清州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我師抵直沽獲海舟七作浮橋以濟師遇春等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馬步夾之元將也速等望風奔遁達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

將五十八國公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百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明殿門啟有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憮然太息曰殿所安得狐此天告我也何可復留遂擁后妃諸王子夜從建德門北遁上都

八月庚午大將軍徐達師平元都

　大兵至京攻齊化門塡壕登城而入達登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卜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獲諸王六人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又封固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不易肆

　乃改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得勝門

漳州通判王禕上法天道而順人心疏上嘉納之

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之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

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詔以金陵汴梁爲南北京

上雖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歷代皆都中原欲議遷得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謂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地且人民凋瘵不可重勞興築罷之又有言遷於長安者以漕運艱難而止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修撰鮑頴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復止後雖營鳳陽爲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不遷至文廟因封燕取天下然後定都北平

以張正常爲眞人

去其舊稱天師之號

己卯大赦

上幸北平

始設六部官以滕毅楊思義錢用壬陳寬周禎單安仁爲尚書

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先是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中府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奸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報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基妻喪乞歸上許之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

命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右副將軍馮宗異從達征山西

九月詔求賢

詔曰朕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士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尙不吾棄

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太平當塗人肆力問學博極羣書究心濂洛講明朱陸之

學元末舉浙江鄉試爲明道書院山長乙未謁上從克金陵授江西行省員外郎中歷知黃饒二州迨入翰林以至江西參政英謀密議幽贊神明而一統鴻業之成尤肇於首謁轅門之數語人知其爲王佐之才而不知實一代儒宗云

達兵下永平及保定中山

冬十月上還南京以克燕京詔天下

常遇春克眞定攻潼關

先是眞定路達魯花赤緻納錫聞王師巳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厓死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奮擊潼關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案緻納錫之偁亦可與大夫福壽同休矣

馮宗異湯和取澤州潞州達略平定州

達檄宗異以潞州之師會

以汪河爲吏部侍郎

初河爲大都府都事歲癸卯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始還故有是擢

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

上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置京畿漕運司以龔魯薛祥爲漕運使

十一月康茂才克河中府

庚子冬至祀上帝於圜丘

先日上詣太廟告曰今冬至祀上帝於南郊先告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玆獨未敢者以功業未就政治有缺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廷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時長子從上命左右導之行田間令徧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亦嘗知吾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蠶衣糲食口體不充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侈心也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

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敎太子諸

王分番入直上時臨幸商榷古今評論文字是日上命諸儒
作鍾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宴
命孔希學襲封衍聖公
賜階資善大夫正二品別給銀印每入朝班亞上相始至中
使慰勞館饋殊等卒年四十七賜祭
上手詔召劉基
基至京詔贈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
何敢冒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及品官冠禮
十二月克太原平陽
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謂諸將曰王保
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覷北平我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

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遂
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
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亂其營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
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所遣兵夜
襲至擴廓帖木兒方然燈獨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眾
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
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
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山西郡縣悉下
置登聞鼓於午門外
日令御史一人監之
諭皇太子諸王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
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省種蔬誠不忍傷民
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
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詔定官民喪服制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
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效況送終尤禮之大
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然之詔定其制
遣使馳書諭僞夏主明昇
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朝貢
附錄是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

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
亡滅命左右碎之
封駙馬都尉李貞爲恩親侯
貞臨淮人尚上姊隴西長公主主先薨封祿二千石後三年
進封曹國公同子文忠國號加右柱國其歲祿朝請自如十
年薨贈典依開國公例　案高帝無外家三尺之肩以故王
爵廟貌雖極隆於揚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若隴西由
尚主儹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或沐椒房之光寵其兄
椓實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券施於充妃之
從子顯出相貴邸入陪禁籞至建文而削奪識者以爲非不
幸云
明大政纂要卷之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丙申朔

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南畿田租

詔諭西夷君長

倭寇山東竝海郡縣

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

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蹎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

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立功臣廟於雞籠山

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

敕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於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取武昌定姑蘇下中原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勠力開拓疆宇有兵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廟序其封爵爲像祀之

祀元死節臣余闕李黼

上敕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勵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或曰元臣死節者紛紛若福壽級納錫之儔固其土屬余闕李黼則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噫人臣委身事君則君臣之分定其天理民彝之根心者自不容已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殆未諒與

旌表當塗縣鄭陶二氏貞節

鄭孫添母也陶黎德旺母也復其家著爲令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給邊饟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筦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

所定行鹽地轉鬻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撥充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西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遣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
遣官祭天下嶽鎭海瀆之神
命都督孫遇先等十八人往祭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上署御名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
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副將軍常遇春攻大同守將竹貞等走
置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同知副使等官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司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以天護爲安撫同知王毅爲安撫副使

二月遣吳用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詔修皇陵
加仁祖皇帝陵曰英陵
上躬耕耤田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
免山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
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於今荷天眷祐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人叛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渡河而齊魯之民讙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然其何忍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困兵革征斂尤甚於齊魯之民河南歸附以來師旅繼往念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新附者蠲夏秋額稅稱朕恤民厚下之意焉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鎭江太平宣國廣德爲京師羽翼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左之民其並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詔屢下遇災旱上徒步席藁精誠虔禱不直前代減膳徹樂虛文應故事也退朝還宮手披民籍按黎耆詢察所疾苦
以秦裕伯爲待制
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居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招之不至吳元年上檄松江起之裕伯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固辭洪

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來朝上命爲侍讀學士屢辭不允授待制三月出知隴州
達兵次河中府進取陝西
造浮橋渡河以攻西安府
詔修元史
上既平燕盡輦勝國典籍歸京師得所爲十三朝實錄者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汸陶凱高啟宋禧陳基趙壎曾張魯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同修纂文儒在官者聽無與
上諭之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蓋行事建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不可諱也元主中國垂百年其初君臣樸厚

政事簡略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然闇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迨其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興民困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滅史不可滅今命爾等纂修事務直書文必明白毋艱深毋溢美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年續修仍濂禕總裁而以趙壎朱右貝瓊張孟兼朱世廉王廉王彝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文張簡杜寅俞寅殷弼等同修前纂修諸儒不與時上厲精甚諸儒窮旦夜編摩每成卷輒進御上見文深古者輒芟去曰惡用是獨即舊志爲書可矣於是諸儒生各茫然自失懼不敢自見又以筆削咸取上裁不以諸儒生所不能爲之病獨據諸所移文概謄取具而著作之意荒矣明年八月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以進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壎朱右朱世廉乞還田從之

附錄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詣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然之

三月翰林學士朱升致仕

達兵至鳳翔李思齊奔臨洮遇春勒兵入城獲其部將薛平章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兵攻之勢窮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存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既克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附錄 上諭學士詹同等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於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案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詞之所尚徒飾繪綴緝以爲麗佶屈軋茁以爲奇恐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饑大哉王言不但文士所當究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夏四月徐達等帥師取臨洮李思齊降引兵出蕭關下涼涇延鄜張良臣以慶陽降尋叛

達兵至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取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部將有欲括州縣羊馬供軍用者達不許師至鞏昌守將虎都帖木兒汪靈眞保等出降宗異進偪臨洮李思齊降捷奏上遣使諭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思齊已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平涼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詭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事尤宜愼之達師

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

因以明守張良臣降尋復叛

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

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設王相府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

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倭寇南畿竝海郡縣指揮戴德捕之

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戴德率兵出捕獲倭寇

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爲都指揮

遣使祭東海之神

遣使以登極改元詔諭吐蕃

處士張翼卒

翼無錫人氣岸孤騫疾惡甚嚴雖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

不貸時張士誠據姑蘇民情洶洶恐旦暮屠戮翼大書邵堯

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

鄰曲問計者翼指以示之吳元年徐達破姑蘇縛士誠送京

師遣胡大海帥師征無錫僞吳將莫天祐猶聚餘孽固守達

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達怒傳令大海曰卽不下遂屠其

城翼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軍固守爲張氏也張士誠已縛

又將誰爲況決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死生止

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沈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

乃縋南城而下走謁大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居割據之中

耳目塗塞幸公奉揚天威特爲生民請命大海曰君誠福人

哉城不受兵矣命翼還翼叩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

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籌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薦應奉

翰林文字積官禮部尙書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更英陵曰皇陵立衞守之

立皇陵碑碑文出宋濂手

幸鍾山

時上由獨龍岡步至淯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

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苦甚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

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亦嘗閔

念之乎

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

上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

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

之餘當降禮　案王姓陳名其諱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

卒多溺死王幸脫糧絕同行者計烹髑髏山死馬王仆地睡

夢白衣人謂曰汝愼勿食馬肉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未信

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櫓聲有衣紫衣者曰舟至

矣王驚悟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俱已降於元將元

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

取乾糧漿從板隙投之居數日忽颶風撼舟元將恐徧求善

祈者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風濤頓息

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登岸王歸維揚無子生二女長適

王氏次卽皇太后王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濂曰

王之平生其詳雖不可知卽此神人之佑則其積德之深厚可想矣是宜鍾慶聖女誕育皇上以啟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盛哉

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章溢卒

溢浙龍泉人弱冠從王叔剛遊求正心修身之學寇亂知不可爲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上遣使徵之與劉基葉深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僉事歷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矢謀宣力不在諸將後上甚倚任至是卒上悲悼特親撰文遣官卽其家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大寧開平

達自涇州率諸軍遇春與李文忠率步騎九萬敗元兵於錦州又敗之於全寧又敗之於泰興州進攻開平元主先北奔

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詔封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煃遣其臣黎安世等來朝貢因請封爵上遣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爲王賜以塗金冊銀印未至日煃卒以寧護詔駐境上令諒往諭之

造太廟器成

先是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世祭禮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人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所用於是造酒壺盂盞及揮椸枕簟篋笥帷幔之屬皆象平生所用

命宋濂爲翰林學士王褘爲待制兼國史編修

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百凡舉例皆濂褘主之上謂濂曰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卽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事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

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功臣廟成

敘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祀於廟生者虛其位　案是時李善長馮勝皆無恙何以預知其不終而革之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預知其功而列之大海之前蓋塑像虛位誠有之以後有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言耳

附錄 上讀叔孫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孫通雖云綿禮之糠粃然剏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

時朝廷之禮廢矣　案禮時爲大順次之又曰協諸義而協
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我太祖達禮樂之原斥兩
生之迂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眞不世之主哉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平章軍國重事太子少保鄂國公常遇春
卒

遇春濠州懷遠人至正壬辰爲羣盜劉聚所得度聚不能成
乙未從上沺陽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上乃授以總管先鋒以
至都督大元帥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授銀青榮祿大夫上
柱國歷取大江東西兩河南北遂下元都蕩平燕薊秦晉嘗
自言能將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謙
遜守節制所以卒建無前之偉績而爲開國之元勳也至是
以北征薨於軍年四十訃至上念其功不置柩至龍江親製

文躬往祭之命配享太廟肖像祀於功臣廟位皆第二謚忠
武追封三代皆王爵敕葬於鍾山之陰洪武三年長子茂封
鄭國公二十二年以金山驚納哈出誤機事安置廣西卒改
封弟昇爲開國公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師安置雲南之臨
安昇子繼祖繼祖子寍寍子復弘治五年詔復爲南京錦衣
衛指揮使卒子紹襲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
襲嘉靖十一年紹繼絕世封號懷遠侯祿一千石世襲二十
七年薨子文濟嗣萬歷十年薨子胤緒嗣

詔李文忠領常遇春兵進攻大同克之

擒其將脫列伯獻俘上曰彼爲其主情有可矜釋之

蜀明昇遣使朝貢賜璽書答之

未幾楊璟使蜀還言明昇闇弱可伐上曰兵貴有名西蜀之
地彼安能久據但俟其悔悟來歸則師不勞而民不苦

八月破元脫列伯之師降其衆萬餘人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
悉平

良臣倚張思道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等爲羽翼至
是王師圍城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援兵不至糧餉乏絕平
章姚輝熊等獻門納師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
之慶陽平並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顯等追之
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倭寇淮安鎮撫吳佑等擊敗之於天麻山

擒五十七人賜佑等綺帛有差

禮部尚書崔亮上祭壇禮議

上以郊社諸祭壇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

考求前代壇宇可便於行事者崔亮上奏宋祥符九年南郊
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
備風雨請依此制於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
間如值風雨則於此間望祭上從之又建樓於圜丘齋宮之
東北懸太和鐘每郊祀候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
駕又擊之

(附錄)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江西臨江人以春秋應
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
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鄧愈因薦中召
至問曰予定豫章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
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
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

召中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於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決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眾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乃乙酉葢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如此中為人狷介少與人言嘗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九月詔建中都於臨濠

城池宮闕如京師制

詔郡縣正官三年一考課於吏部

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賜之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為二一給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吐蕃寇臨洮屯於洮河原指揮韋正率兵禦之

廖永忠朱亮祖等自廣西班師還京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上撫慰懽甚復命皇太子送永忠歸第

冬十月書賜高麗國王王顓

先是正月高麗王遣使奉表朝貢至是歸上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通鑑六經漢書賜之初高麗使者言其國王王顓有姪女遇亂陷沒於軍中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廩餼令使者護歸本國

甘露降於鍾山

詔天下府州縣立學

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腥羶於夷狄人紀蕩然兵變而來人習戰鬬惟事干戈莫講俎豆欲興化何繇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俸講聖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

遣使貽書元主

書略曰朕覩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分據秦晉互相讎殺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棄宗社去朕謂君能順天歸我中國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畱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為朕有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君雖有百萬之眾何能為哉比時君即逃遁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

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社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徐達北還入見上撫勞之

乙巳冬至上祀天於圜丘奉仁祖配

仁祖位西向而祀親廟孟春特享三時奉三祖合享於德祖之廟德祖南向三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德廟樂

上親郊皇太子居守親王戎服從

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十二月降戶部尚書朱昭爲蘇州知府

占城安南聽命罷兵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上遣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齎詔往諭詔至兩國兵罷

大賞平定中原將士

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上念副將軍常遇春存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餘各准其功過量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

王保保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圍城數里指揮張溫堅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　案光南康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略湖口陷東昌署光爲江東宣尉陳友諒殺壽輝光乃輕騎謁上於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西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光輒擊卻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諭祭壽命配享功臣廟　案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乃殺于光眞獸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附錄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鎭夷狄之禍國何故滅朕觀往古深以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埽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鎭之設本以衞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垂示將來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辛卯朔

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爲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副將軍分道出征沙漠

定王府官制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

奏曰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於月壇從之因遣使往諭安南高麗占城各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碑碣圖籍付使者還

吏部奏除被黜庶官於儋崖等處詔不可

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

二月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上幸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乃有是令

大同守將金朝興取東勝州

獲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是月北平守將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相哈海等

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

李文忠取興和復進兵察罕腦兒擒元平章竹貞

詔諭諸郡富民

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

附錄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王褘進講大學傳之十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何用哉

三月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

置祕書監

洪武十三年七月罷凡內府書籍悉付翰林院典籍掌之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

其一議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來耕種以實中原上謂琦言可採命中書參酌行之

夏四月詔封皇子十人爲王

諸儀衛規制下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金冊金寶親王之子封郡王歲祿二千石塗金冊銀印俱嫡長襲郡王諸子爲鎮國將軍從一品祿千石孫爲輔國將軍從二品祿八百石曾孫爲奉國將軍從三品祿六百石代而降爲鎮國中尉從四品輔國中尉從五品奉國中尉從六品即屬籍最疏遠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

百石無無封若祿者然親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無常數封皇女公主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各有郡主縣主郡公縣君之號王儀賓中奉大夫從二品郡王儀賓亞中奉大夫從三品遞而降諸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鉅費咸仰給於縣官　案是時天子都金陵去塞垣遠且萬里近者數千里虜出沒塞下難制於是酌周漢啟諸王之封亘帀於三垂文皇帝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葆塞山戎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並海被朝鮮開原許通市東北夷爲遼王北平挾古北口瀕於灤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雁門爲代王沿雁門而南表裏山河太原其都會也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保寧夏倚賀蘭爲固爲慶王兼隴之險理周秦都圻牧垌之地直走

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局嘉峪護西域爲肅王九王者皆近塞皆備邊皆傅以元侯擁以宿將得專制其國中兵車城郭崇重擬天子而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各尊國擅兵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亦其勢也迨高祖賓天太孫御歷諸王以叔父行恣行國中乃掩襲時下僇辱繼之文皇因燕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勠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强弱異也其它麟趾振振螽斯日繁大農告匱祿請不給乃有減歲祿限宮媵限支子之議要之無益於大計也無已則除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已封外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

可以舉周晉韓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自奉國都尉而下棨室取婦官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奉歲祿材者聽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優品服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進庶可以展轉而支百年矣

案秦王諱樉第二子馬后生封西安府今王敬鎔凡九世　晉王諱棡第三子馬后生封太原府今王新㙺凡八世　周王諱橚第五子馬后生封開封府今王在鋌凡九世世子書漆　楚王諱楨第六子胡充妃生封武昌第六世王顯榕爲世子英燿殺父誅王英㷮嗣子幼今東安王顯梡攝府事　齊王諱榑第七子達定妃生封青州府永樂四年罪廢今子孫爲庶人　潭王諱梓第八子達定妃生封長沙府洪武二十四年自焚死無傳　趙王諱杞三歲薨　魯王諱檀第十子郭寧妃生封兗州府今王頤坦凡八世　蜀王諱椿第十一子郭惠妃生封成都府今王宣圻八世　湘王諱柏第十二子胡順妃生封荆州府建文元年自焚死　代王諱桂第十三子郭惠妃生封大同府今王鼐鉉凡九世　肅王諱楧第十四子郜氏生封蘭州傳王紳堵凡八世今王縉漬以從叔由輔國將軍請纏禮部執非例奉旨准襲王止支輔國祿　遼王諱植第十五子韓妃生封荆州府傳七世憲㸅犯辜錮高牆削世封子爲世子及王者皆廢遷楚府鈐束以廣元王理府事　慶王諱㮵第十六子余妃生封寧夏府今王倪熿凡七世　寧王諱權第十七子楊妃生封南昌府傳五世宸濠反伏誅國除　岷王諱楩第十八子周妃生封武岡州今王定燿凡七世　谷王諱橞第十九子郭惠妃生封長沙府永樂十五年削爲庶人自焚死國除　韓王諱松第二十子周妃生封平涼府今王璟浤凡十世　瀋王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封潞安府今王恬烄凡七世　安王諱楹第二十二子□妃生封平涼府無子國除　唐王諱桱第二十三子李賢妃生封南陽府今王碩熿凡七世　郢王諱棟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封安陸州無子國除　伊王諱㰘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封河南府六世王典楧犯辜禁高牆國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諱守謙南昌王子文正之子太祖從姪孫也謝氏生封桂林府今王任昌凡十世

達兵屯車道峴擴廓帖木兒逆戰我兵敗績復戰於定西擴廓敗遁和林

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擴廓帖木兒隔深溝而壘日數戰王保保發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罔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禦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力遂大破之於川北亂冢間擴廓僅與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徐達械胡德濟至京上念其舊勞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

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綏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遣使齎書元主

書曰前者兩致書使久不還豈以往者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耶是大不然且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强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悔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千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詣前惟君圖之

元君妥懽睦爾殂於應昌其太子愛猷識理達剌遁自帝於虜中李文忠克應昌獲其孫買的里八剌

文忠帥師趨應昌聞元主已殂卽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宮人曁諸王省院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剌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元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安南王陳日煃訃至上命編修王廉往祭之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石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廉往祭旣至其嗣君陪臣迎於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煃靈位於殿前廉南面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雎稼爲弘文館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館聞履聲橐橐詰之素應曰老臣危素上乃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耶未幾御史王著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五月取漢沔降興元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攻李思齊由曲陽入沔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蜀寇興元都督孫興祖戰死

興祖兵次三不剌以遇胡兵力戰死於五郎口　案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上取和陽旣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十五上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

仍塑像祭於功臣廟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嚴宮閫內外出入之禁著爲令

詔天下守令舉學識篤行之士

詔設科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科待士而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輒竊仕祿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其中選者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奔競貪緣之徒坐以重罪經義限五百

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預詔諭之是歲命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主試取中七十二人試錄出宋濂手中士未會試悉授官

詔行大射禮於學宮

先是命祭酒司業言大學國家育材之地不專務記誦博洽在檢身飭行恪遵古聖賢之道已患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命擇弟子員質美能文者得三十五人命學士濂敎之日程業課功嘗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日嘗習騎射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

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戊申夏至祭地於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

免蓟州逋負秋糧

以歸附之初軍多賴其力也

六月詔革前代嶽瀆海鎭封號

國初建山川於天地壇西正殿爲壇七曰太歲曰風雲雷雨曰五嶽曰五鎭曰四海曰四瀆曰鍾山兩廡從祀六壇左京畿山川若夏冬季月將右春秋季月將若都城隍神而壇西南有先農壇東旗纛廟壇南耤田在焉已大正天下祀典神祇之號名下詔言朕惟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封起自有唐歷代崇加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水自開闢至於斯今皆受職上帝玄眇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得加瀆莫甚焉雖忠臣烈士惟當代褒勵封號爲宜今依古制凡嶽鎭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號名止以山水本名稱神與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從當代本封無從其溢名庶幾神人名正言順焉

大旱上雩大雨

上憫旱甚躬禱祈敕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苫藁露坐晝曝烈日中夜臥地衣不解帶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凡三日大雨四郊霑足羣臣請復膳上大息曰亢旱爲

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租

禁淫祠

倭寇登萊轉掠浙閩並海諸郡

命都督僉事張温兼陝西行都督府事

温入謝上諭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國家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敖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卽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智仁不足也爾能知此則可長保富貴矣

詔嘗仕元者不許賀捷

時李文忠捷至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天下

案我太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惟恐或后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義爲萬世立臣極者深矣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臣信有自哉

追謚故元主爲順帝賜其孫買的里八刺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時買的里八刺至京省臣請獻俘於廟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楊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

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賴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止令服本俗衣服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君元禮也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宮中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尋賜第封侯

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及諭安南高麗占城

上覽省臣奏平捷詔詞侈大責之曰卿等爲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而以此彰之四方有識之士未必以爲是也命卽改之是日百官表賀上曰卿等試言元所以亡朕所以興劉基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順天應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臣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今獲其遺肖朔漠清寧天實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詔言朕卽位初遣使臨諭四夷高麗占城交阯皆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往報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其迤北各枝王頭目各依職來附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毋爲寇

災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遠者且畢師清沙漠毋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韃靼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

以治書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母不孝故也

遣使葬宋理宗頂骨於紹興永穆陵

先是上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輦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良久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

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令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獻遂敕葬於故陵義舉也

令民開立義冢

秋七月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修

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出兵擊卻之

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尙書太常卿魏觀爲翰林侍讀學士

以楊憲爲中書左丞尋殺之

憲美姿偉儀有才辨爲人深刻妬忌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門拂意者輒計傷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治書侍御史劉炳爲鷹犬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置軍儲倉

定功臣守墓人戶

詔定朔望升殿百官朝參儀

案朝儀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於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於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於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任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首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文華或武英殿閱章奏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每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又案宴儀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侍讀官尙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上至升殿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上飲訖乃起卽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朔賀及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四舉遇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

八月尙書陶凱等擬進膳擧樂不許

禮部尙書等言人君進膳日一擧樂今擬擧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擧一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尙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

京省開科鄉試

九月募民輸粟中鹽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擧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又言山西行省奏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

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
軍儲之用充矣
令蘇松嘉湖杭民往臨濠開種
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税徙
者凡四千戸
免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税
初省臣議官給牛者請十税五自具者請十税四上曰邊軍
勞苦能自給足矣猶欲取其税乎勿徵
詔聽西涼軍士茶布易粟
時河衛指揮韋正言民間轉輸甚勞今棉布及茶輓運將士
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使監察御史張敬之諭渤泥國

賜教民榜
凡天地仁義性命古今治亂興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
之故悉具
大明集禮成
始太祖既克元都即詔禁胡服胡語令悉復中國衣冠禮樂
之舊已念創業初禮制未備詔中書開禮樂二局令天下舉
耆儒宿學高潔博聞練達古今之士禮送京師與纂修於是
諸儒曾魯何克寬胡翰陶凱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咸集以
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凡儀度
名數沿革咸具爲目凡五十卷書成命之曰大明集禮然經
喪亂之後稽古禮文之事廢闕有間未有卓然當上意者
立欽天監設官
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
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
焉五官正理歷法造歷歲造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
歷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歷上之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
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
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刻
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冬十月命征南將軍周德興討慈利蠻
慈利土酋覃垕初楊璟攻之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爲寇
故命興討之兵至慈利覃垕復遁
貽書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
書云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

大敗於西山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
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
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
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
恙但不知君之爲況何如進退間其審圖之
大將軍徐達及平章李文忠班師還京
至龍江上車駕出勞於江上達等奉駕還宮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大封開國功臣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詔議賞征討將士大封
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
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俱食祿三千石湯和

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定遠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之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則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

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嗚呼余讀高皇帝是年功令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誇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殲夷很藉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埽矣夫以馮宋公傅潁公之雄而卒不免於死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即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歎也又案國初至嘉靖閒僅百餘年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士乘馹之奉後封

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慨然下明詔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潁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靖海之裔寥寥靳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

附錄 上大宴諸功臣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祿位不可遽忘艱難人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勉之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從容語之曰曩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强暴而無恩朕所恃

者卿等一心初與二寇相持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以爲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並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蕩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爲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故先取山東次及河洛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

反旆而北元眾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沒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遷葬者皆備祭物給其費禮部以品物次第定給有差

覈民數給戶帖

十二月大明志成

以侍讀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編修宋濂爲司業

初禮部奏增國子生上曰楊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眾而祭酒乏人卿等其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至皆手敕署祭酒司業官

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

自太廟一歲五享外每日焚香展敬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用常饌行家人禮祭焉

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兼領之職不許

中都成

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明年正月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於臨濠又以傍近通水路漕運十八州縣隸之設臨濠倉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功臣田有差

禁武官縱軍鬻販

是年李善長以中書左丞相韓國公兼太子少師加太師

按太師在西漢則孔光馬宮王匡東漢則董卓晉爲太宰則梁王彤河間王顒武陵王晞北魏爲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周爲宇文護隋爲李穆唐爲王行瑜李茂貞李克用五季爲錢鏐錢俶宋爲蔡京童貫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元爲鐵木迭兒燕帖木兒伯顏非憑社之奸相則問鼎之强藩其可稱者僅一文彥博而已次則趙普史浩尚不滿望然二子尚以退閒得之信乎不易當也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四年辛亥春正月乙酉朔

太師韓國公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右丞相

誠意伯劉基致仕

伐僞夏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爲左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等率京衛荊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平之

上諭和等曰朕以明玉珍修事大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彼乃惑於彝言反以兵寇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之

惟在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愼之和等奉命行上命鄧愈往襄陽練軍運餉又命工部製戰襖給軍士閏三月師次夔州遣指揮韋權統兵赤甲山以偪夔州楊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與僞丞相戴壽兵戰不利退還歸州和與永忠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四月友德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階州果空虛遂進師克階州和師克歸州分遣趙庸曹良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德興合攻覃垕茅岡寨平之和仍次師歸州友德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僞平章丁世貞等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貞遁去遂拔文州是時上以逾季無報又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發兵益和等五月友德兵渡青川杲陽白水江遂趨隆州克之尋進師綿州破僞知院向大亨兵六月拔漢州大敗戴壽兵復破吳友仁兵於古城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等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爲之解體時上聞忠駐兵大溪口恐其逗留緩事下詔責之及和得友德木牌於江流乃趨夔州適永忠進兵瞿塘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舟不得進乃密遣將士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巖口間蜀人不知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沒葉渡分爲兩道乘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以一軍攻其水寨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

蜀人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礮夾擊大敗之永忠入夔州和兵亦至約會於重慶丁世貞率衆寇文州指揮朱顯忠死之永忠自夔乘勝抵重慶昇母彭曰大兵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昇遣使納款和亦至昇與其母面縛銜璧請降七月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俱走壽兵躪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重慶之捷至壽等乃籍府庫倉廩赴軍門納款友德許之壽率屬降得士馬三萬丁世貞竄山谷死和等進降表並送明昇至京師上曰明昇與朱孟炅不同炅所爲多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昇率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惟時吳

友仁尙據保寧上遣使諭和等曰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
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乃遣周德興會友德兵
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　案御製紀功
文曰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葢上古聖君
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
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
練爲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十五六年閒犂
雄斂迹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
固不服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爲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
道命將分討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
塘戴壽以全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
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傅友德將兵由番道經階文逾月而

抵綿漢蜀兵莫敢當其鋒戴壽者恃瞿塘之險選老弱守之
西行與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偪成都其攻瞿關舟
師總兵者尙未盡知將軍潁川侯以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
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擣機破關而至僞京師
幼主明昇銜璧請降爲傅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
論將之功傅一廖二低昂定焉天佑我邦師出以律將忿氣
揚馬嘶嗁蹈晝角聲張惟我潁侯智勇難量羌人稽首壺漿
道傍勞我軍行綿漢是行蠢爾戴壽率衆來當一戰披靡拒
城且藏旬日困偪詣軍請降傅將功就再歌瞿塘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江風浩浩起我旌幢泊舟連壘直破瞿關生俘僞
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數關天產名將兵出農閒非朕
有能實由天監有臣在南家居括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謂

我採擇猷之班班誦此則主帥湯中山愧汗無地而楊平章
者不知死所矣然後六年中山進封公而潁川以平雲南始
亦進封然傅竟不得與中山同贈王而德慶亦不獲與平章
同贈公事固不可量也

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
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歸節制十二月還京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上謂省臣曰今日天寒尤甚於冬京師尙爾況北邊荒漠之
地朕念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
襖運赴薊寧夏等處給軍士

命吏部月理貼黃

製大本堂記賜皇太子以玉爲之

刪定憲綱
御史臺擬憲綱四十條上覽之親刪定且諭以用人惟才無
閒南北

詔復闕里孔氏子孫二十六戶徭役

中書省臣上天下郡縣官員數
凡郡縣一千二百三十有九員五千四百八十有八

命中書省定文武官歲祿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尙書
上諭之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今擢卿
爲刑官之長卿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
于定國可爲矣卿其勉之本年七月調四川行省參政

太白晝見

定淮浙江東中鹽之例

劉益獻遼東地圖奉表降

益元遼陽行省平章也以遼東州郡地圖並籍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都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上如中都尋還京

廣德侯華高卒

高和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封追封巢國公祀功臣廟無子國除

三月廷試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狀元授員外郎餘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俞友仁亦授縣丞高麗金濤中三甲授安邱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送歸濤尋爲其國相

定武官亡沒子孫襲職例

議歷代帝王陵寢祭

上諭省臣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定部議合祭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二須城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閏三月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詔旌吳興民王升復其家

刑部按獄中因得其私書以奏上覽之一書乃吳興王升以遣其子者其言曰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

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己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如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益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皆非所覬也時升之子塤爲平涼知縣以書託御史臺幕官宇文桂達之上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曰昔元初有天下人務實學故賢才重進取其後失天下由俗尙虛名干權勢以希用朕備嘗艱難灼見世情習俗未移貪沓者有如蜱蟻蠅蚋不知悔悟若是者豈慈父之失教耶抑其子之不聽其訓耶今因閱汝私書知汝之善教能以忠藎之言丁寧其子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覩此家訓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

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務玆命中書遣使齎詔往諭賜白金
百兩絹十四附子五枚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命復其家
廢靖江王守謙爲庶人
以陳寍爲御史中丞
從胡惟庸薦也
以兵部尚書劉眞爲治書侍御史
諭曰臺憲官不專糾察凡朝政遺闕皆得言卿當懷謇諤之
風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迹善人彙進則御
史之職
夏四月徵山林隱士
陝西儒士趙進應對稱旨旋以老致仕
辛丑五色雲見

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知府童權爲揚州知府
册開平王常遇春女常氏爲皇太子妃
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御史中丞陳寍議重法察吏上折之
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
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
淸而魚鼈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
有鑿顚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閭帝王平刑緩獄
而天下服從未可謂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寍慚而退
案寍初名亮茶陵人
六月宴饗九奏樂章成

宋高祖寅恭郊社宗廟之祀御製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
樂之未復古也詔尙書詹同尙書陶凱與協律郎冷謙定雅
樂而學士宋濂爲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圜丘方澤
祈穀大饗曰八奏神祇壇太歲先農高禖曰七奏朝日夕月大社稷歷代帝王廟曰六奏宗廟
時祭祫禘帝社稷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
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
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
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
凡樂淫聲過聲凶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而朝會燕享
兼俗樂祇應奉鑾司掌之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圜丘迎神奏
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
獻奏寍和撤饌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神

奏中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饌奏雍和
還宮奏安和皆初獻舞武功亞終獻舞文德大宴享奏堂下
之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平定天下之舞樂
章曰淸海宇三奏眷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樂章仍俗樂
府名四奏天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樂章曰泰階平五奏
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揚八奏芳醴皆百戲承應九
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應焉食舉奏侑食樂一曰上萬壽奏
平定天下之舞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
奏車書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
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八奏永
皇圖九奏樂太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
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

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皆有樂曰丹陛大樂樂章皆近質無爾雅之辭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用諛詞爲容悅也甚乃猥鄙令更撰以進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飾古先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褻已甚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嘵淫褻之樂悉屏蓋天下一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方定樂時上陳樂器於庭召學士朱升等考之上親拊磬命升辨五音對忤旨怒欲法之起居注雄鼎從容前論解上曰升自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鼎頓首曰辨石音難蓋自古而來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上曰卽如是仍豎儒治樂樂何由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上爲霽威升既出謝鼎曰非君吾幾殆

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

克勤初至官榜於通衢諭以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閣三載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愼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涸舟膠亮祖卽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大雨水數尺舟竟去吁若克勤者可以立循良赤幟矣

以詹同爲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上御奉天門謂詹同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對曰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不可不愼也又諭同曰吏部名鑑衡之司鑑明衡平則物之姸媸輕重無所遁政事得失在庶官庶官賢否由吏部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瘝官曠職爾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務平明甄辨毋苟充位

虜納哈出侵遼東

納哈出擾邊爲遼陽患守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諭納哈出曰將軍威鎭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

君子當察昔宋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檯綱解紐故元太祖興於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天道非人力也及紅巾起於汝潁羣盜徧於中原盜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貞一稱帝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於西蜀彼四帝一王割據中夏朕爲羣雄所偪遂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旗旌相望若能通問貢獻姑容就彼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斲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畱不遣

秋七月存心錄成

先是上命禮部及諸儒臣凡郊廟等祀感應祥異並書以進

至是書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閱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
休徵類應及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
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俾子孫以爲法守
設定遼衛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鎮守遼東
先是遼陽劉益既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
謀殺益於是權衛事張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
間皆敵境乞詔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乃置
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填焉而遼陽開
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
淮安侯華雲龍兵至雲州擒故元平章僧家奴俘其衆
占城國王遣臣奉表來朝
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
撫有四海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安
南侵損疆域殺掠良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
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不敢欺淩上感其意命中書省臣移
之咨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
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卽日罷兵爾國所
請兵器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華言可教
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並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
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八月謫司業宋濂爲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
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古主人西面几筵

在西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有古意今襲後制遷神南面非神道
尙右之義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
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閒先聖
東北皆席莞尙埽地而祭今因後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
明之之義矣古灌鬯求神於陰焫蕭求之陽也今用爇鄉代
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
敬也今以秉炬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
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
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
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
二子宜止於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弗悖禮意開元
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以顏
子示愼重也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
莊老賈逵之急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濫
廁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尙
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顚倒彝倫莫
此爲甚古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
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襲用魏漢律
所製大成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
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難可更

僕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弁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固天子立學之法也疏入忤上意謫官

令天下奏災異

上諭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情聞祥瑞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驕亂之萌懼福之基也其敕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悉以聞匿不聞者問不以實者罪之

八月召劉基

上手書召基至問以天下甚悉條答大略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奏入命付史館編錄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使我當國除弊俗汰之卽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改置用寶金牌

付中書省臣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者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

遣佛菻國故民捏古倫持詔往諭其國

俾知大明已平定四海也

復開科鄉試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申黷兵濫刑禁

上覽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博眞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禁征海外諸夷

上諭臺省臣曰海外蠻夷諸國為中國患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

乃易亂之原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敝中土朕實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

冬十月日本國來朝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奉表貢方物因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

城京師

作諸王宮殿於太原等府

征西將軍班師還京

是時論功行賞傅友德廖永和等各賞賚有差惟楊璟趙庸朱亮祖不與各數其失而責之將士悚然

追封故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為東勝侯

興祖巢縣人初爲張德勝義子冒其姓後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受封祿千五百石以有過不給劵至是以征蜀沒於王事詔還其封賜鐵劵世襲無子國除

十一月丙辰冬至祭天於圜丘

詔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仕進者皆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上深知之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案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遂治迨後稍弛而張淸鄭餘慶輩以贓敗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之世多厲廉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怪乎其亂亡也我祖深懲此弊而設犯贓無貸之令尋製大誥三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民永爲警懼者歟

上御閱武樓切責指揮郭英等

上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殖財如置田獲稻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汚官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卽恆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訓飭究究

十二月開茶市

虜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邊境得虜馬闕操爲武衛所謂以釆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也況夷肯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斤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賚予之中國之體統既尊外夷之威彼自振則又我聖祖之睿謀英略度越前代萬萬也

禁勳臣莊佃倚勢淩鄉里

定文武官祖父封贈之典

漢中知府費震被逮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値大軍平蜀後陝西旱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卽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

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洪武五年壬子春正月己酉朔

詔今後罪當戍兩廣者發臨濠屯田

遣翰林待制王禕詔諭雲南

王禕見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聖神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敎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安堵而高官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遊釜底終取滅矣梁王留禕不遣

遣楊載詔諭琉球

申定武選之法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鄧愈副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帥師討廣西蠻平之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四月兵至澧平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諸蠻凡四十八洞

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兵五萬出中路左副將軍李文忠兵五萬出東路征西將軍馮勝兵五萬出西路征王保保

即擴廓帖木兒也先是都督藍玉敗虜於野馬川達至山西境會玉兵至土剌河遇保保敗之保保走五月達兵至嶺北與虜戰不利斂兵守寨別將中山侯湯和與虜戰於斷頭山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六月勝及左右副將軍陳德傅友德

師至蘭州友德率驍騎五千趨西涼敗元失剌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友德手射死元平章不花斬其黨四百餘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住等至甘肅守將上都驢以吏民降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以城降進師破元岐王朶兒只班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追敗之於瓜沙州收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餘而還文忠師至口溫地虜棄營遁獲牛馬輜重無算進至哈莽來虜別部驚潰復進兵至臚朐河輕騎襲虜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章覘知之悉騎兵結陣以待文忠與虜戰稍卻復進至阿魯渾河虜騎益眾摶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短兵接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馬乘之文忠橫槊徑進士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畜萬計追至稱海虜復大集文忠勒兵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閒暇居三月虜疑有伏兵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歸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張耀常榮皆戰死事聞詔班師死事者卹其家遣官祭葬各樹碑於墓道表之是舉也大將軍所遇勁故敗失士馬數不可考然孤懸塞外而能還保守塞諸將無所亡失蓋一敗而能整故耳左副將軍雖名為勝虜敢深入失亡過當幾至喪師征西將軍所遇靡故全勝而右副將軍功最多然賞罰俱不行史謂達與諸將固請北征恐未必然也前是月餘上特召達文忠勝賜之交阯弓五十彤弓百而不及鄧衛公無何三將並命實上意也故不得而罪之宋公與指揮千百

戶皆不賞而賞止旗軍則以其有私駝馬之議耳按上之論有曰為將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自當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　案良臣安豐人壬寅率眾降附洪武三年以累戰功封祿九百石至是戰歿子泰嗣薨無子國除

危素卒

素金谿人元侍讀經筵累官中書右丞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修黃礙誓死節礙竟死而素為保國寺僧阻之達以素歸授侍講兼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和州含山至是疾卒

二月召宋濂為禮部主事

癸未臨濠府火

定四川茶法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於是置茶馬司於洮州河州西寍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

建中明亭

三月命禮部重定官僚士民相見禮

元學正劉于吉卒

于吉永豐人元至正開舉鄉試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巖穴會上卽位嘗以賢良徵謝病歸洪武四年召至便殿諭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朕將官之于

吉曰臣在元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逢有道之朝凡有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辭上重之賜冠服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嘗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以魏觀爲蘇州知府

高麗國來賀

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夏四月詔天下有司舉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復於古乃有是令使民歲時燕會做行之習禮讀律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鞍馬品式各以貴賤爲等差諸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老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聞奏表門閭如制洪武十六年詔頒鄉飲酒禮圖式於天下

五月戊午夏至祭地於方丘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倭寇浙東西並海郡縣指揮毛驤敗之於溫州

詔勸興禮俗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奠焉五帝敎以仁義益未備之時宜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損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用永康朕蒙皇天后土眷命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莽失習聖經況摧强撫順二十餘年居無寍日故理道未臻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尙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與茲條畫事宜再整彝倫恤念孤寡務遵先王之法顧以德涼恩

澤未孚下民未悅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爾臣庶體予至懷期增禮儀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已又詔翰林院作稽古定制書條官民房舍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坊禁頒焉　案崔文敏銑有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卽百姓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緦之假冠婚任俗飲射具文民無定志而濫士異學而莫止伶人道流秉禮司頒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禮制而廢莫或行夫國無禮猶水無坊人無禮猶室無基衝嚙圮毀夫焉有極哉禮樂卽百年而後興宜詔徵四方明道奧學之儒萃於京師準以典誥按以三禮參以詩之詠歌孔氏遺言皆比以今法寍要無繁寍徑無易裁成明典行之天下垂後世範俗同德一邦其永孚于休

革靈夏府
琉球國鎮里國皆遣使朝貢
九月周德興平鳳陽諸蠻
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悉平遂克泗城州
安南陳叔明弒其主日熞而自立
冬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秋糧
韃靼人自東勝來降
凡五千九百餘人命居臨濠月以薪米給之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復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
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

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
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
及此
辛酉冬至祀上帝於圜丘
十二月敕嚴考課
諭曰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
利及師生惰於教學者皆論如律
令省府臺臣各置銅匱藏欽錄簿
禮部尚書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
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
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

六月定宦官禁令
命禮官定宮官女職之制
故元將上都驢降
此征西將軍馮勝左右副將軍陳德傅友德率師力也十月
自甘肅班師還京
振山東饑民免水旱蟲蝗郡縣田租
定六部職掌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
民不能自生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為養濟院著令若律而憲綱中飭為
拳拳
作鐵榜申戒公侯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詞懸於宮中
附錄句容縣有民獻連帶瓜二時陶凱奏曰句容為陛下祖鄉
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
縱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為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為
瑞也賜民千錢遣之
秋七月詔京師置漏澤園
上念貧民以水火葬傷風化故有是詔天下府州縣令於近
城寬閒地立義冢著於律
建中都觀星臺於獨山
八月倭寇福建詔閩浙瀕海九衛造海舟以禦倭
詔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箋
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給僧道度牒
遣使貽書元幼主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興廢有國者之所必有也朕觀前
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
久非鴆卽殺君家待宋幼主至有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
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
朕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
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
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雖君父子亦不
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
不畏天畏天者存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焉時元臣有
劉仲德朱彥德竭力守護元幼主上亦爲書諭之令教君取

其子買的里八剌以歸
縱內府禽獸
內史奏增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虎何
用而費肉飼之乎令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定掖廷局司女官
洪武六年癸丑春正月癸卯朔
守令來朝
上命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豈弟身之德也刻薄
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
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朕舉廉興學崇德勸善惟欲移
風易俗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豈弟必無樂易之
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徵孔克表爲翰林修撰
表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溫州平陽人博學篤行元至正戊子
進士
廖永忠請造多櫓船以捕倭夷從之
時東南倭夷竄伏海島乘風肆侵來如奔狼去若驚鳥永忠
請令沿海軍衞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
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
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旣而召還命陸仲亨何文輝等代領其衆
詔選舉人肄業文華堂
上旣罷會試擇舉人年少俊異者河南四人山東五人張維
王輝李瑞張翀王璡張鳳任敬馮亮陳敏皆拜編修又選國

子監六人拜給事中俱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等爲
之師上政畢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爲之主
寵遇甚厚
纂經類要成
先是詔令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恆言釋之使人
通其說知聖賢之意又慮儒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
以賜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之名
上御武樓召中丞陳寧贊善宋濂賜調甘露漿
盛以翠甖玉潔珠圓取金灼煉水溽成波乃啟甖以投須臾
融化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服之
去沈痾享遐齡寧等飲畢頓首退而賦詩以紀其榮
謫汪廣洋爲廣東參政

以巽柔怠政故也

附錄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論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令輸作臨濠

二月改羣牧監爲太僕寺

罷科舉詔舉賢良

上諭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

賢才必先德行次文藝庶人知向方士歸務本又諭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王皆皇皇於版築鼓刀之賢豈其知不足哉以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蛟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爲之輔今山林之士念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司採舉禮遣赴京師朕將任用焉

命增修國子監學舍

令天下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案明興汛埽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卽故奠藩地爲今都揭古冀北垂於天日之上三代漢唐宋未有也展山負海固擬於殽函本太行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聰言徙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正當關北天壽山後爲歲隘隸薊州鎮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朵顏大寧福餘三衞其地也爲藩衞甚設衞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謂榆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陽鎮又薄於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都有開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鎮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

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句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河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既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脣齒爲虜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州五衞於張掖肅州衞於酒泉涼州衞於武威西寧衞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衞列鎮河外外薄於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後虜入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爲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爲雲南

古稱滇南轉爲貴州又南東轉爲領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
江而諸夷獠蠻僰猺獞苗狠黎蜑之屬各窟宅其中大者兼
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然稍奉要束聽羈縻而統於藩省撫
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梧南贛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
登萊包淮揚南際於閩廣游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潞慮
獨在備倭此國家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略也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昭鑒錄成頒賜諸王

先是命陶凱等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觀戒者爲書命
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翰林脩撰
王僎等續修之至是成書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

戊申大閱於教場

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李文忠馮勝左右副將將軍
鄧愈湯和統兵分道備虜

時以遼左迤北用兵命蘇州府糧以十二萬石由海道運赴
定遼十萬石運赴北平

命指揮使於顯總兵出海防倭

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奇酷一
以寬厚爲政明敎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案觀江夏人讀書
勤苦不輟倜儻有治才上初辟入詞垣多所制述擢祭酒尋
謫縣令後守蘇州時除苛就寬大得民心會戎事倥傯百物
彫耗禮文衰落能力挽躬率風敎勃興課績爲天下最後以
御史誣劾與士誠既滅之基遂罹害上卒悔之命所在致祭
哀賻有加

夏四月贈謚開國功臣

命重將鎮守寧夏所轄境內等處

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
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
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
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贈死節前元御史大夫福壽官封

從禮部議仍照元贈爲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
公謚忠肅令每歲春秋二仲遣官致祭

設千戶所守禦於塞上諸關

時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

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
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係衝
要之地並宜設兵戍守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
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五月祖訓錄成賜諸王令書宮殿中

先是二年四月命二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
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
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既成上既自爲序又
命宋濂序之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乙巳卿雲見

虜寇武朔達遣兵擊之

六月免河北旱蝗田租

徐達奏遣諸將統兵於山西北平等處討殘胡

秋七月復以劉惟謙爲刑部尚書

以胡惟庸爲右丞相陳甯爲御史大夫

以宋濂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

濂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事蹟編爲辨姦錄及成太子諸王各分賜之

倭寇登萊詔近海諸衛分兵討捕之

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甯釋奠先師孔子

時翰林承旨詹同侍讀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命停俸各一月自是不與祭者不頒胙

建歷代帝王廟尋以列代名臣從祀

案國初祀三皇太牢句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已命官考古帝王臨中國安養民有功德者祠祀之擇名臣從祀已禮官言古帝王祠父子祖孫合一廟而食非禮也請爲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中一室居伏羲神農顓頊東一室居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西一室居夏禹殷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宋太宗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祭於陵制曰可已定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黜宋趙普進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已以文王雖其命而守終臣節唐高祖有天下皆太宗力可勿祀祀於陵埘附文是歲以廟災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已著令子午卯酉年傳制祭於陵廟祭停焉其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俱列兩廡嘉靖間以元閏主去元世祖並其臣罷祀

更定親屬相容隱律

惟謀逆不用此律

遣使敕諭徐達諸將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眾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取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召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入大本堂

上從容詰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去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案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儒教皇太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專經面授分番進直迭班侍從上時時

賜宴賦詩商略古今細繹文義其時東宮官皆大臣兼領不
別置後始設詹事府設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
總焉日令二官進講尙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
要諸書纂述始終大義爲講章呈上覽已爲皇太子陳說太
子令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各一人侍召則同入上日所
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四夷恩禮坊局官日陳說於
東宮已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宮僚分直文華殿侍講畢進
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尋
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充東宮官其愼重如此
九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尋以宋濂樂韶鳳爲纂修
官
凡興王致治之略命將行師之績宋章文物之懿律歷刑法

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謹書之明年
五月成自上起兵臨濠以至洪武六年之冬諸征伐禮樂刑
政及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上命藏
之金匱其副藏於祕書監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類
爲五卷名曰皇明寶訓是后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隨類增入
初修日歷時遴弟子員俊秀有文者二人攷義例善書得義
烏黃昶引見西苑慰問良久曰爾何人之裔昶對曰文獻公
溍臣從曾祖也上悅遣侍臣出尙方綺裘革履以賜會上召
誠意伯基學士濂承旨同燕乾淸宮之便殿同被酒還愛昶
才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罩少選上復召赴右順門目同曰卿
醉未醒邪同醒未解前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謂
昶也上喜問詩安在同對曰在史館命濂亟取以來手之讀

讀已笑謂濂曰朕卽和同章賜昶卿當爲朕書菁莪樂育
之心至於是
以王僎爲翰林待制
重建鷄籠山功臣廟成
設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
時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
詔禁四六文辭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
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頒爲天下式
更定有司申報庶務法
命給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諭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親軍旅備

知疾苦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
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
也
附錄上看書議論英發因講夷狄之有君章曰夷狄禽獸也無
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
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曰中國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
講攻乎異端章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
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曰專治而欲精之
爲害甚焉豈不謬哉
冬十月封西番朵甘烏思藏諸酋爲王師官長
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分設烏
思藏朵甘衞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

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
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俱賜金章
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十一月徐達兵破虜於大同
大輅成
元制甚樸陋上取而潤飾之今其所用者存南京鑾駕庫
免潞州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難得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
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京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種於苑
中每耘耔刈穫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太
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口
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

貽謀之道也
閏十一月定糾劾內官法
上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
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禮及不法者
壬午上補祀上帝於圜丘
命中書省更定律法
先是諭之曰凡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
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吏得因緣爲奸則所爲禁殘暴者反
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酌
議焉律成刑部尙書劉惟謙具表言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
暴止邪養育羣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
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飡故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迨魏文
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
通號九章曹魏劉邵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
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
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爲宗我皇上登大寶以來保乂臣民
孳孳弗怠訓迪羣工諄復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
於言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閔愚民陷於罪戾法司
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寬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
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
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弗倦茲特敕臣等會衆律重修以
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故出入者咸革臣以洪
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
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

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
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每一篇成輒繕寫以上上揭
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爲之裁定聖慮淵深稽天揆人成百
代之憲具易書之奧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善臻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頒
行已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
十九條約爲四百六十析戶婚爲戶役婚姻分鬬訟爲鬬毆
訴訟分廄庫爲廄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改屬吏
受贓隸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
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
曰充軍凡憝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
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凡貪墨之賊六

日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因
時定制緣情制典自有法律而來未有也

十二月復開封漕河

並僧道寺觀

擇僧道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
方許之禁女子不得為尼姑女冠

命設倉於臨清貯轉運糧儲

置澧州倉

雲南人殺我詔諭使翰林待制王禕

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見梁王時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
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
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

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
矣遂被害建文元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永樂初以例
革去正統六年正月復其贈謚忠愍成化十八年七月命雲
南立祠歲祭　案嘉靖二年五月內臣章僑上乞錄忠裔以
均卹典疏曰正德十六年五月開該臣奉詔往雲南等處開
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士王忠
文禕刑部尙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
梁王弗內據有茲土我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
繼雲往亦死精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雲南志及諸文典者
為詳朝廷深知痛悼贈官賜謚廟食於茲以彰忠義之教以
峻夷夏之防以壽我明億萬年之命脈者其意已獨至矣臣
自幼時聞父老曰我金華入國朝來以德學文章黼黻太平
之治者有宋濂氏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
濂從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惻焉臣同鄉晚
進景行有年行至萬里之外莫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士人
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禮義入人之深千載
猶一日者乎查得先年雲子歡以恩蔭補國子生知交趾縣
事沒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朝廷復官翰林承旨賜謚文憲
近六世孫德芳乞恩比例祿蔭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
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賜揆之卹典似為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蔭之望國
家勸忠則有世祿之恩蓋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
先文學於濂則並而蔭祿一節若於禕乎少靳焉何耶國家
百五十餘年仗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皆祖宗養士之報

而禕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
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社稷不搖陛下得以中興燧逵之
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逵中興之忠臣也王禕
吳雲開國之忠臣也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開
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猶或追之況國初之臣也耶是意
也給事中毛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庾守隨言之可見
公論之在後世者蓋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勳
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
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省濫官之私以卹忠臣之裔仍敕行
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京或量與一官或送監
讀書遠附吳歡之例近如德芳之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忠文之裔也顧不美與並乞查雲自歛險後曾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宗社幸甚

明大政纂要卷之三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七年甲寅春正月丁卯朔

建閱江樓於京師

江樓建於獅子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爲記

令以戰襖及袴各二萬五千給遼東軍士

附載於大倉海運船

李文忠敗虜於白登

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門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

陞繁峙縣主簿虞文釆爲大同知府

以言行省及按察司不法按有驗故也

訓練屯田

上以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詔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卒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今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久安長治之道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眞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附錄命各衛資送寡婦還鄉凡二千八百五十三人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縣田租

丁未祀先師

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庀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三人

三月詹同解部事以呂熙爲吏部尚書

以劉仁鄭九誠爲廣東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則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慘刻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效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遙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

蘭州郭買的叛

買的蘭州八里麻民也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

衞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衞以其事聞且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敎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壬辰方國珍死

此先降後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者

轉漕粟於陝西

詔暹羅等國朝聘遵古典戒頻煩

夏四月都督僉事藍玉敗虜於興和

擒其國公帖里密赤及官屬五十九人元將脫因帖木兒走遂拔興和

置鐵冶

凡一十三所每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

叛民王子英伏誅

子英雷州民陰構海賊鄧茂等爲亂指揮僉事朱永率兵擊斬之

召汪廣洋爲左御史大夫

達獲元屬軍民

凡五千九百八十八人上命官屬居京師軍民居塞內

命馮勝鄧愈湯和郭子興復鎭北邊

五月大雩

己巳祭大地於方澤

蘇州饑遣官振之

詔減蘇松嘉湖四府稅之半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同新安人元舉茂才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上授國子博士歷遷是職至是命致仕

六月復以詹同爲翰林學士罷兼官

立皇陵祠祭署

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臣皆帝故里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子孫世守

詔汰北方民稀事簡郡縣官

凡三百八人

召淮安侯華雲龍於北平未至而卒

雲龍濠州定遠人年二十謁上於臨濠從攻金陵定中原取

元都所至有功洪武三年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鎭廣東以動遵邦憲日事遊燕召還南京奪祿薨故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薄罰仍命宋濂撰神道碑銘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義歷述其過以爲人臣之戒云國除

秋七月改議大祀分獻禮

上以大祀獻終乃分獻未安詹同宋濂請初獻奠玉帛卽分獻亞終獻亦如之上曰善

詔以朵甘烏思藏僧答力麻八剌爲灌頂國師

李文忠率師攻高州大石崖克之

西番進葡萄酒卻之

上謂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

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飮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卻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自庚辰至甲申太白晝見

八月李文忠敗虜於豐州

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脫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並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

倭寇警命靖海侯吳禎總沿海兵捕之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京師

申定兵衞之政

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衞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衞仍禁管軍官擅調用

詔優恤經難兵民

又命構屋二百六十間於龍江以養孤貧

詔酌議禘祭禮

時御史答祿與權以爲言令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家旣以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擢郭傳爲翰林應奉尋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從宋濂也傳乃會稽人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遂擢之

九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之北還厚賜之復遺其父

愛猷識里達剌織金文綺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旣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里達剌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案高祖此舉眞所謂仁厚立國矣

設市船司

詔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灌漑池若民間自養魚鮮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頗搜求擾民奪採魚蝦器蹙之民何以生敕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梟令而峻民舟行勒經陟水面錢之

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賣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徙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硃砂膽礬雄黃丹靑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脊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札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欄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欄賠納者罪

冬十月己未皇長孫雄英生

徙江南民實中都

上謂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宜取無田耕種者數十萬散於濠州居住給耕牛種遂徙江

南民十四萬詣鳳陽

十一月孝慈錄成

先是上敕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皆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乃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其冠服經儀制度詳見於圖其敘服有子爲父母庶子爲所生母子爲繼母子爲慈母子爲養母女在室爲父母女嫁反在室爲父母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同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承重夫爲人後則妻從服婦爲舅姑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父母妻妾爲夫皆服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爲嫁母出母父卒繼母改嫁而己從之者夫爲妻皆斬衰杖期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父母爲女在室者繼母爲長子及衆子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孫爲祖父母爲伯叔父母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爲所生子爲兄弟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姑及姊妹在室者妾爲嫡妻嫁母出母爲其子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

從己者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子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女在室者皆服不杖期爲同堂兄弟爲姊妹之嫁者爲從姊妹之在室者爲兄弟子之婦爲衆子婦爲姪女之已嫁者出母嫁母爲女之適人者妻爲夫之祖父母爲夫之伯叔父母爲衆子婦爲夫之姪女適人爲出母嫁母夫爲人後爲本生舅姑皆服大功九月爲祖之兄弟姊妹爲姑之已嫁者爲從兄弟爲從姑之在室者爲兄弟之妻爲再從姊妹之在室者爲從姪爲從姪女之在室者爲姪孫爲在室姪孫女爲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爲庶母之慈己者妻爲夫之兄弟姊妹爲夫之堂姪及堂姪女爲夫之姪孫及姪孫女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皆服小功五月爲族曾祖父母爲族伯叔祖父母爲

族父母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爲族曾祖姑在室者爲族祖姑在室者爲族姑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爲曾孫玄孫爲同堂兄弟之孫爲再從兄弟之子爲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及從姊妹之出嫁者爲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爲乳母爲舅之子爲姑之子爲兩姨兄弟爲外孫爲壻爲妻之父母爲兄弟孫之婦爲同堂兄弟之子婦爲同堂兄弟之妻爲外孫婦爲甥婦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爲夫之從祖祖父母爲夫之從祖父母爲父兄弟之曾孫爲夫之同堂兄弟爲夫同堂兄弟之孫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爲夫兄弟孫之婦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妻夫之同堂姊妹爲夫之外祖父母爲夫之舅及夫之姨爲夫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父母女

出嫁爲本宗從祖父母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皆緦麻三月

辛未祀上帝於圜丘

封燕帖木兒爲安定王

案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爲要益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尙八百餘里至是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金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眞若先帖里

復用鳳陽屯田官吏

年四十以上堪用四十以下原犯公罪者俱錄用凡百四十九人授職有差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上諭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行各省衞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鑿石灰山河

開民地六千餘畝

御註道經成

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託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禮部尙書牛諒罷

召鄧愈湯和還京

附錄初上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宏曰吾寧獲罪死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卽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宏潞州人後擢南雄府通判卒於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洪武八年乙卯春正月辛酉朔

郡縣官朝賜濟寧知府方克勤宴於儀曹

令郡縣訪窮民無告者給以居食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

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詔郡縣立社學

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知學其選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庶人知務學而人材可興於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給食道之時輟修撰檢討爲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益重郡縣學如此已詔郡縣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程課如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而人知嚮方矣方上勑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詣學謁先師已乃視事已念國學地隘陋不稱登雞鳴山見其下地平敞去市朝益遠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於學莞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與一代學也命工部集百工搆造而孔子廟建於學東上數臨視爲位置規畫明年成

遣鄧愈陸聚往山西湯和李伯昇往彰德及指揮馮俊等往汝寧北平永平等處董兵屯田開衛戍守是年九月召還

以梁敏爲工部侍郎

洪武聖政記成

取上所行關政體要機者列七類分若干條編集之出宋濂手

二月以工部尚書李敏爲江西參政

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山川之次

令雜犯死罪輸作屯種

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訓戒侍臣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如恭儉仁敬之類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如忠孝勿欺之類十七事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耤田

申明馬政

諭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案國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後定都於北又

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屬南太僕寺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於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遼東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爲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

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三災祲出之佐牧人市馬凡
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
不得虧軍賦行僕卿職掌於僕卿不異而邊衞營堡府州縣
軍民壯其操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衞牧錦衣
旗手等衞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於畿甸放牧歲
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餘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
牧九月終回營而時遣科道官點閘視馬倒死軍逃亡者指
實奏其種馬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
帑金及茶與諸番易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
而番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爲常

三月立鈔法錢法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及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

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商賈轉易
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
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
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原雅
音校正之

以廣西按察司僉事荅祿與權爲翰林修撰
本年八月降爲典籍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永忠巢縣人永安之弟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封　案永忠
以豪傑之才虎視鷹揚之勇觀其殲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
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於談笑之頃收聲定價豈
特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乃坐奢僭侈死祕
之子權嗣十七年蔑坐黨事廢國除嗟乎以德慶之功而不
得嗣勞者靡乎勸矣

夏四月辛卯上幸中都

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祭地於方丘

皇太子攝祭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丁巳還京師詔罷中都役作

敕諭傅友德並定遼等處都指揮司嚴敕守備

因欽天監言天上有靑氣在趙分恆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故遣使諭北邊

致仕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括蒼人初舉元至順癸酉進士除高安丞從鄧祥
甫精象緯之學志切安攘嘗與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
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
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駭以爲
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
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上遣使徵之基言
天道後舉內勝契上意置帷幄中又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
之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
每遇危急正氣勇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後因處之術

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訴基始圖談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於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臣欲下璉獄上敕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藥視基基飲其藥愈甚上令馳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友徐舫戴山巾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延入舟中各取官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銜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皋莫知蹤迹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益深有感於斯人云基洪武三年封流伯祿二百四十石至是薨子璉拜江西行省參政蚤卒孫廌時賜襲祿五百石二十五年薨子法不得襲法子柜柜子㬎㬎子祿成化中

授五經博士祿子憲先卒憲子瑜宏治八年授處州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詔封伯加祿爲七百石二十年薨子世延嗣萬歷九年奪爵爲民十三年復爵

五月遣使市馬河西番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並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詔陝西減租賦寬徭役

僉事虞以文言嘗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不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故也請減稅寬徭使居平野以漸開墾上善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召還吳伯宗尋改國子助教

伯宗初爲禮部員外因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歷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不屈惟庸銜之故貶於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卽召還賜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朝貢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附錄禮部奏五祀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曰可

翰林待制王僎致仕

八月京師大旱

御製醉學士歌

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賦之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敕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赭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噫遐想是時景象眞有唐虞都俞之遺風矣

故元將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哈剌那海之衙廷其妻毛氏自縊死益亦殷之頑民云

開登州蓬萊閣河

九月命湖廣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諭吳雲曰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兵取之恐勞民傷財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曰臣奉陛下威德曉以威福彼必效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過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辮髮詐爲元使改易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遂殺之宏治四年詔與王禕同祀謚曰忠節

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樸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朕今作室但求安固雕飾奇巧一切不用使後世子孫守以爲法

冬十月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贊善宋濂趙塤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沈沮之患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蹟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築鳳陽皇陵城

遷鳳陽府治於臨濠新城

命長興侯耿炳文濬涇陽洪渠堰

堰屬西安歲久壅塞既濬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灌溉

十一月增設六部官員

定大祀登壇脫舄禮

從學士樂韶鳳奏也祭日大駕臨壇入壝次脫舄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並分獻陪祭官皆脫舄外次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跣襪就位祀畢降壇納舄

甲戌甘露降於圜丘

時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覩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甘如飴糖羣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因著甘露論示羣臣

丁丑祀上帝於圜丘

命宋濂參中書大政

上既命濂對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恐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於鳳陽

發罪人工役屯種鳳陽

凡各處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
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
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虜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
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葢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
虜至堅壁勿與戰乃越葢州城徑趨金州指揮韋富王勝閉
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鋭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
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
之乃刺吾被傷悶絶遂獲之虜勢大阻納哈出乃由城南十
里外沿柞河遁歸葉旺業其將退先移兵柞河沿河壘冰為
牆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鐵板於沙中設陷馬
穽於平地伏兵待之令指揮周鶚等各𦕈兵以俟四顧寂無

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礮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
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衆倉皇北奔馬不能前陷入穽
中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於是敕獎馬雲葉旺並
為都督僉事
初定諸王以下及宗人祿米
他錦綺段絹茶鹽布粟歲賜之數有差王諸子年十五而上
賜田六十頃為永業除其租是年定王邸殿門名前殿曰承
運中曰圜殿后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
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覩名思義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
福矣又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尊而
侈必至厲民堯禹茅茨卑宮秦隋阿房西苑其興亡可鑒矣
諸子甫冠去朕左右獨柰何以靡麗蕩厥心乎自今諸王宮

府毋飾彩
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為國子監祭酒尋致仕
洪武九年丙辰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
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附之
起鳳陽屯田官吏梅珪等
凡五百一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內珪等二十五
人為六部郎中員外主事
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率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坐制
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若邊防不警卽入侵寇待其
旣入而防之則塞上之人受害特命卿等率衆以往常存戒

心則不至有失矣
壬午冊太傅魏國公徐達長女徐氏為燕王妃
二月六安州民獻玉簡瘞之
民於舊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眞宗
祀泰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詔免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
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等處稅糧
其覈出欺隱及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命鳳陽武臣子弟肄業於中都國子學
夏四月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國還
時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國俗
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馬命復書詔諭之
念亡沒功臣命禮部加增趙德勝七人封號
五月雨
禁秦蜀軍民西番互市
己卯夏至祭地於方丘
六月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
時有寧海方孝孺從遊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
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
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

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
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
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僉事克
舉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尙在融州岩谷中出而碎
之改知彭州値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
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祺以
竹木代之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至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
年以疾卒於官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詔黜降之
時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
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
抑末也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丁酉白虹見
詔求直言
上謂侍臣曰昔大禹謂羣臣曰敎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
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搖鞀虛己求言如此朕
屢敕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
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如卿
所言非朕所望也
召岐寧衞經歷雄鼎還京途遇西戎朵兒劫死之
鼎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强之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
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
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
弼元四大王出沒謫改岐寧知西戎狙詐密疏論其雖降且

叛之狀召還被害上甚悼之立祠致祭
山西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詔訊之
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恢辦是額外剝削
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可以恢辦爲能哉其移
文訊之
戊子客星見
大如彈丸白色指天倉至癸巳益有光甲午經外屏壬寅經
卷舌入紫微垣庚戌埽文昌指內廚壬子埽文昌至七月癸
亥入於張乙亥夕始滅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
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附之

以大水免蘇松嘉湖田租

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尙皇長女臨安公主

祺李善長長子也九月上不豫將旬日善長父子失問候朝參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祺孤恩上姑宥之

以監察御史鄖敏爲饒州知府

敏之官廉明惠愛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其狀乃告者素無賴以假貸不獲重誣之也乃力爲奏辯詔誅無賴而釋其被誣者

八月敕燕山等十一衛分兵守北邊關隘

曰古北口曰居庸關曰喜峯口曰松亭關而烽堠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初止用北軍至是始選江淮將士參之

遣官祀歷代帝王陵寢

九月遣使諭徐達以謹備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官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丙寅祭周天星辰

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置姦吏於極刑詔獎諭之

上賜璽書勞之曰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往諭之爾尙愼終如始能其官

皇太子子允炆生

更定王府宮制

閏九月七耀紊度詔求直言

海州學生曾秉正上修德彌災疏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時宏文館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素皆應詔陳言上擇其可者命所司行之

逮繫山西平遙縣學訓導葉居升於刑曹

居升名伯巨寧海東菅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升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敎河北子弟居升得平遙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

至是以星變應詔陳言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言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均君勢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晉秦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大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

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郎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旣逮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

詔天下考校錢穀策書毀空印者

時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寧海縣學生有鄭士利者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寧同知還湖廣僉事士利侍其兄遊學有名兄方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已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士利曰吾

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致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能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知吾有所事乎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敎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冬十月敕諭山東布政使吳印

上手詔諭印曰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摧強撫順已經九年

其間尙有不迪於敎而罹法者欲刑治之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於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誥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朕以願聞過諭卿卿若夙夜如此令名不朽矣

改建太廟成

從同堂異室制也前正殿殿翼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主懿祖東一室熙祖西一室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几席諸器備具且如生儀因定侑享功臣

濟寧知府方克勤卒

克勤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値我明初授寧海訓導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衆勤據經講義聞者悅服歷仕濟

寍多善政曹縣令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蘆葦
下御史楊通審通貢之故人也如其奏逮克勤至京師次
子孝孺願以身代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命秦晉等七王練兵鳳陽
壬午冬至祀上帝於圜丘
十一月吐蕃寇西塞
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十二月頒建言格式
時刑部主事茹大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
省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
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求直言
欲有益於國家彼浮詞徒亂聽耳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

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敕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
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
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
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
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
京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
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
英釜魚漏網假息南山驟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
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
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

天誅反瘳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
於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
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世亂
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
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
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寍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
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
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為室
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
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為未
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

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天下之廣人民之眾既不以英一人
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
用何損於事陛下刱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
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新
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
之不死以為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英以禮沐英以
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
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雨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
恩極矣陛下之威加於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思不行於匹夫
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而圖榮勇者
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目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
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

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斧鉞不知所言上覽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敕有司送之出塞　案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脈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敕大都督同知沐英往關陝至熙河問民疾苦

置寧夏諸衛

案寧夏古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衛城西南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關陝重鎮塞北一勝槩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棄河套沃壤爲敵巢而河東三百里爲敵衝寧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

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綏固靖終歲之不得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爲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泉等處以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爲一路而其險在定遠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爲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略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爲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

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扼塞可憑中衛偏在西隅距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險足恃分閫參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英周尚文素著威名亦曾敗績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爲鄰沿河三百里盡爲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塹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闊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潰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青沙峴深入安會之禍

爲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壙阻殆數百里水泉四十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爲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北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塹天造地設爲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十五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

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
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
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冰合受敵至
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明大政纂要卷之四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十年丁巳春正月庚辰朔

擢工部承差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曰御史乃朝廷耳目宜精擇老成者俾居其職其二曰京師米價翔踊百物沸騰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有司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績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報實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致有名無實民力亦不困矣上嘉納之擢是職

諭官員早銓注赴任

命藍玉練兵東昌

處士季汶卒

汶字彥文處州人上初渡江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爲之銘

宋濂致仕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濂行既有期上曰卿去復何時見朕乎時朝有上疏者累萬餘言上欲罪之羣臣阿意者曰此不敬此有罪此誣謗濂獨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反激我誅之何異以

熒沃火微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及辭歸上問舉可代者濂以蘇伯衡對衡嘗爲編修以耳聾告至是召至復固辭上嘉其誠賜文綺遣之又賜濂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上諭之曰朕最愼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勵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一歲來朝及抵家上表謝

二月以水災命振濟蘇松嘉湖四府

詔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故有是令

三月詔吏部凡官員亡故者復其家三年

乙未夜太陰犯心宿

附錄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傅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因命監察御史李鐸往劉基家取觀象玩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咸藏石室中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夏四月吐蕃部川藏邀殺使者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同知沐英爲副將軍率陝西諸衛兵十萬餘討之

愈等分兵爲三道擣其巢穴遂大破川巢之衆追奔至崑崙山斬首萬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還涼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愈至壽春疾卒追封王英尋封侯將士陞賞有差

以儒士王純爲禮部主事

五月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

甲申夏至祀地祇於方丘

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省臣曰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振之

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行振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蓋加意黎元如此

令內臣不許讀書識字

有內使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勅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因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恣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

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附錄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六月初救監察御史巡按郡縣

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

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其各愼之

命李善長等十八人分祀嶽鎭海瀆

令朝臣參決皇太子所聽啟事處分奏聞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事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啟於東宮者卿等二三更爲參決可否

秋七月設通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是職也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毋忌避毋阿隨毋隱蔽毋留難毋巧言取容毋苛察邀功毋讒閒欺罔公淸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稱謝

八月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

先是郊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喟然而歎命採古明堂遺制卽圜丘舊壇覆之屋是歲卽奉天殿行禮

九月浙西大水敕免民今年田租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附錄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淫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

期倦於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以勤勵自勉昧旦臨朝夜臥不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秖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又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天必垂象示之兆先見如影響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也羣臣皆頓首受命

冬十月新建社稷壇成

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

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
祀臨祭之日或具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
旣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祀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
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
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封沐英爲西平侯

觀心亭成命學士宋濂記之

上逖覽遐紹於皇帝王師之統造是亭命濂曰人心虛靈乘
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逸況有事於天地廟
社其敢弗虔是用至齋日端居斯亭反視卻聽體道凝神誠
一弗二庶幾對越在天上契於穆清蓋心學皇皇乎開源矣

改大內宮殿成

闕門爲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
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
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
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
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
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
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稍加增益而規模益閎壯矣
殿成上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係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
性崇尙侈靡必至喪德前者朕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
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故
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得已而後爲之宮壼之間皇后亦
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且節儉二字非徒
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日用無窮
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
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其祝云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
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
天地俯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
異揆以人事天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
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
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
廷自今以春首合祀於南郊永爲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
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置神宮監

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征西將軍參軍國重事衛國公鄧愈卒

愈虹縣人勇力過人能奉法以惠恩恤下從上渡江命守廣
德州長槍寇城大敗之移戍宣州領兵克徽州破苗帥楊完
者師十餘萬遂取嚴州略浙江臨安大破張寇於閑林寨擊
走僞漢部將命守饒州討陳友諒於江州乃下江西留鎭之
復出鎭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南平
溪洞窮追番部至崑崙山而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
八州民懷德獨深訃聞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
奠親擇視葬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於功臣廟子鎭嗣改

封申國公蕘無子弟銘指揮僉事有子源爲鎭後當嗣尋夭
源子梃永樂間停襲梃子炳宏治六年復爲南京錦衣衛指
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十一年繼坤封定遠侯祿一千石世
襲二十年蕘子祖錫嗣四十年蕘子世棟嗣萬歷十六年蕘
子紹煜嗣

都督濮英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英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
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英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
狄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英罵曰夷虜爾害
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屈汝耶卽引
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英耳不虞其死也英死
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並歸英從行軍士上曰濮英當危難

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
將志遹雄師時英子瑛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爲西涼侯以
報英功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甲子夜白虹貫月

松潘蠻入寇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降之

置松州茂州衛戍守其地

眞人張正常卒子宇初嗣

復守謙靖江王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洪武十一年戊午春正月甲戌朔

天下官員來朝

上曰布政古之方伯知府古之刺史所以承流宣化者也今
之來朝所以警其玩愒且察言課績以觀其能廷臣對曰皇
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橚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以江浙財賦所從出不以封是時秦晉燕王將之國上令詣
鳳陽謁辭皇陵令行觀祖宗肇基之地知王業艱難又命皇
太子率三王祭開國功臣然後行

進封湯和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

命湯和率列侯練兵臨清聽調

時北平有警故命和率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
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祀大社大稷奉仁祖配

祭日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仁祖在東西向

定輸粟各邊鹽價

敕中書曰朕初以邊餉勞民令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價
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皆因鹽
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
粟於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於各邊
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
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
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與宴
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又詔吏部臣

曰朝廷懸爵祿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爾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費正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傅

始置牙牌給文武朝臣

夏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尙書

夢炎博學有文朝廷稽古禮文之事與有力焉

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代草者有文飾至是復親制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刺殂於沙漠

六月遣使祭之

五月命工部歲造軍器著爲令

上以海宇乂安生民樂業宜戒宴安而詰戎兵故有是命

附錄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流陽二縣之野昬夜有持炬者民人皆驚上製敕文遣使諭祭之大略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中原自元失政生民塗炭有覆宗絕嗣者有生離骨肉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魂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忘於歲祀而有怨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爾宜禍福攸宜毋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旌表張敏道妻趙氏貞烈復其家

延安府洛川縣民也夫亡年二十一自經死

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六月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亂指揮過興死之命指揮楊仲名帥師以討破之

秋七月南番諸國來朝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禁謫戍人上封事

蘇松揚台四府海溢

八月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詔振薊州諸將瀕海居民之被風潮者

遣使詔諭元將納哈出於金山

九月有星孛於天市

先是甲戌見於五車東北丁丑入紫微戊寅發芒長丈餘掃

內階庚辰入紫微宮掃北極五星壬午犯東垣少宰甲申入天市垣丁亥入天市自是十月己未雲掩不見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上微時劉常助其不給且與善地以葬皇考妣卽今之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劉恩而劉已亡矣親撰誥文封劉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侯夫人撰祭文遣官祭之

冬十月大祀殿成

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南嚮仁祖配西嚮六宗五嶽四瀆之神各壇壝以從壇十有四

以梅殷爲駙馬都尉尙寗國公主

封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卒

中都國子助教貝瓊予告

瓊字廷臣崇德人篤志博學領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屢徵
不就洪武三年薦修元史六年擢國子助敎九年遷是職至
是告致明年卒於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十一月吐蕃入寇征西將軍沐英討平之
時西虜屢寇邊上命英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
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宋濂來朝
越十有四日見於端門上大喜皇太子諸王皆喜上遣儀曹
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门侍上游恩禮備至時宋濂
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
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旣
行數日上謂其子宋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爾父雖去

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首謝
臨江侯陳德卒
德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千五百石
七年增千石追封杞國公子鏞嗣從征雲南戰死國除
皇太子妃常氏卒
賜原任蘇州知府丁憂李亨米鈔
敕奬其恪勤廉謹
十二月遣僧宗泐等使西域
詔諭故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出
洪武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己巳朔
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
更撰合祀樂章將祭之夕天宇澄淸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

雲光彩華耀上心甚悅禮成上作大祀文並歌敕中書省臣
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未見其當今更儀殊式合祀天地
神乃懽若饗荅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紀其事以
彰上帝皇地祇之昭格已罷朝日夕月熒星之祭並諸從饗
者歲八月各祭於其壇廟而祭郊社大事國有三年喪不廢
廟饗値國喪樂備而不作云　案邱端簡曉有云太祖勤民
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義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
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焉而侑仁祖太公遺於
漢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
矣寧缺禘嘗之義蓋酌今古通幽明洽天地和上下殷殷乎
秩秩乎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
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刪取衷萃渙條

之品式以授詞官雖損之益之未盡復古聖王之舊而矯誣
妖誕奇衺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亦可謂
仰贊聖猷一洗汙俗矣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
艱於二政時與勢實然乎必欲沓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
年亦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矣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督理隴西西番軍務
整治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州等處城池邊軍事宜悉從節
制
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諸將練兵臨清
以助敎吳伯宗進講東宮
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嘉納尋改典籍
三月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

尙書

延諸儒臣於便殿賜坐講論治道斥去國學官李思迪馬懿

上時時召儒臣便殿坐廣咨詢思迪懿緘默不言上斥去因敕國學師生言學者欲推行之有裨於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補於世學曷取焉如思迪懿朕以其學官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啟輔朕不逮乃終日緘默朕有問卽他人辭說還就之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與言邪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亦緘默如故斯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拯生民故歷聘不休今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廷之上君就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如是乎事朕且然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今自師弟子一以孔孟爲法副朕責望之意時上御太學恩

意隆洽嘗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其令歸省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調視有醫賜予有特恩而卹喪有差著爲令

三月以樂韶鳳爲國子祭酒尋致仕

逮江西參政劉璉下獄尋宥之

夏四月乙丑遣使齎敕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

敕曰四月庚申日暈在秦分主有戰鬭之事己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加秩品

四品以下陞一級賜敕誥

免北平稅糧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

禎良之弟也從起義洪武三年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至是薨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葬塑像祀於功臣廟子忠嗣永樂初坐法失侯

命都督僉事張赫督東海運

代吳禎也

閏五月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

諭曰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尙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閒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

使彼得以藉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傳曰無納逋逃不然則邊患由此啟矣

陞袁州通判隨斌爲廣東按察使

斌卽墨人有才略爲英山主簿擒妖賊王玉兒黨數百人獲僞印器仗蒙宴賜爲知縣移檄城隍虎死患息任通判政簡民復業田多闢人德之

六月春秋本末成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閒出欲究其始終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修春秋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國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以是名

命都督馬雲征大寧
諭之曰賊黠見軍至必遁退則復出宜以大軍分駐要地遣
人招撫之至則以伏兵獲之凡得賊首即其地斬之以示警
十一月平之賜綺帛及賚軍士有差
秋七月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
以吳禎等百九十二人附之
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
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
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上賜敕勞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八月安置日本僧於陝西
乙亥熒惑犯鬼宿

定案牘減繁式頒示諸司
敕諭宋國公馮勝暫罷民役
時勝督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
耕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
額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
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敕
至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令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
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
序尊卑若筵宴則別設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
仕官會同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
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附錄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
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
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
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欲肆欲必致滅身
九月以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
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
省右參政
升常州知府張度爲吏部尚書
西平侯沐英大破西番班師
冬十月封征西有功諸將
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謝
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

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又以都督仇成積有
功勞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十一月以儒士吳沈爲翰林院待制
上與沈論理財之道曰理財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
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資其家必貧矣君臣猶
父子也若爲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
哉上又與沈論持身保業之道曰人當無事不謹不慮於微
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小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
者眞切要事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上
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進眞知諫者在於忠己
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耳沈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

之要
罷廣積木場
庚子雷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紞為通政司左參議翰林修撰進原霖
為右參議
神樂觀成
命道士周玄初領其事以樂舞生居之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尋卒
洋字朝宗少從余闕學游太平乙未見上於渡江留為元帥
府令史歷遷中書右丞時左丞楊憲惡其軋己嗾御史劉炳
奏罷之恐復入復令炳奏遷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進封
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

劉基乃胡惟庸毒死上問廣洋對曰無是事上以廣洋欺己
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敕責之廣洋慚懼遂自盡　案
高廟御製文集敕諭有曰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其
惡自當明其不善何以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
於中書憲奸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為也君之利亦視
之君之禍亦視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
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奸爾本實非愚士特賜敕以曉之爾
自舒心而量己以歸於冥冥故諭觀此則廣洋之卒又似非
自縊矣
訪求卜筮人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前元吏部侍郎伯顏飲鴆死
伯顏字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
授東湖書院山長升建昌教授尋為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
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出奇計
收復建昌獻捷元授以福建行省郎中累遷吏部侍郎出使
廣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
於是變姓名浪迹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其妻子已先
為楊憲執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況
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
忘元也嘗懷鴆自隨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布政沈立
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
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死嗟夫西域有若人亦足壯矣
罷永嘉侯朱亮祖

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令道同數侯數十事皆實上
徵還以其功臣止於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陸鄉
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院編修
濟寧侯顧時卒
時濠州人洪武十三年以平中原功多追封滕國公謚壯靖
子敬嗣後追論時奸黨國除
洪武十三年庚申春正月癸巳朔
遣使責高麗貢不如約
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與陳寧等謀反令廷臣審錄鞠之
初楊憲既誅胡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縱奔競恣威福
凡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
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庸陰誘為己用冀圖達乃為福壽

所發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恨之會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亦密惟庸令掌管軍馬嘗薦寗爲御史大夫寗尚酷其子孟麟數諫之斃於杖上嘗切責之庸與寗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令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御史中丞涂節乃告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會訊惟庸辭窮

不能隱遂論死是時有太監雲奇者南粤人守西華門邇惟庸第刺知其逆謀惟庸誑言所居井涌醴泉請上往觀鑾輿西出雲急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卒舌駃不能達上怒左右撾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上悟登城眺見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帀亟反櫻殿罪人就擒召雲則息絕矣上追悼賜賵葬歲祀墓在太平門外鍾山西

戊戌胡惟庸陳寗有罪伏誅

二逆既賜死羣臣又言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告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奸究者迺並誅節餘黨皆連坐

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上宥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所言多合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父母兄弟俱亡恐爲賊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罷中書省官

時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臻郅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升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

皆取時宜況剏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章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權奸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癸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定六部御史臺等官品級

罷鐵甲弓箭皮毛織染神帛等局

遣使覈天下倉庫蓄積多寡之數

召山西左參政偰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改雞籠山爲雞鳴山
以濟寧侯顧時等二百八十人祔祭功臣廟
二月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
以年老告致仕奏還原儀仗戶二十家從之
兩浙鹽運使呂本奏請覈實竈戶丁產
本言煮海爲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本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使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

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隸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詳定而均平之實爲民便
詔曰可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稅額
吳中素號富庶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上惡之因取諸豪族租佃簿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示懲也至是上念各郡之民困於重租而官不之恤恐重賦輕人猶反裘負薪皮盡而毛無所附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壬寅命燕王之國北平以桂彥良葛誠爲燕王府長史
夏四月降翰林院待制吳沈爲編修
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應奉陳潯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命都督張赫朱壽率舟師海運
命羣臣各舉所知賢才
上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皋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爾等宜體朕意各舉所知以聞
五月新易郡縣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
甲午謹身殿震大赦

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託於四方萬姓之上奉天勤民十三年於茲間者宰輔肆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帝好生之德乃於四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時上得雷斧每出入命內侍捧以前御朝置案上得顧眎時儆焉蓋是時上洞然於天人合一之說而稽神格以能遇災祲而側身修省睹符瑞而虛心式敘敕諸王羣將征伐四出豫處其吉凶而靡不合即疇人世業罕能測其學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罷御史大夫安然以致仕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尋解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署吏部尚書劉崧致仕以阮畯爲吏部尚書
六月丙寅奉天門震上避正殿羣臣固請乃復朝

時重建齊楚各王府上以上天垂戒治貴恤民故遣使齎勑
諭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
詔免天下本年田租
詔曰朕荷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
民之所供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令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
行蠲免
置諫院官以唐鐸爲諫議大夫
以儒士趙佾試通政司參議
又以御史薦召儒士李延齡李幹以典籍戴安薦召楊良卿
王成鄒季𥨊狂劉仲海以尚書范敏薦召石器荊志王道楊
原張知王仲寗張諫郭龢趙規以給事中王昶薦召訓導胡
志遠以吳沈薦召呂憤明以吳伯宗薦召宋季子以給事中

徐日新御史葉孟勞薦召揭樞王與龔文達白天民又以主
事邱兼善序班蔡瑄薦召林克堅林有學林孟高孟思淵以
給事中劉偉薦召訓導王觀李德彰以右司諫宋浩右正言
石時中薦召梁俯賈惟岳以給事中劉知微董希顏薦召教
諭王正民訓導韓均耀史清王景範儒士武或用
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玉田人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傜役
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
役必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趙廷簡者徐州人知漢
陽縣愛民如子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
民丁應廷簡獨爲民辨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
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簡云

臣戒錄成
時胡惟庸事覺上乃命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
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既成賜名
臣戒錄頒布中外俾知所警
罷天下抽分竹木廠
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纖末之物朕甚
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
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
實非興販者毋得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俾周知
秋七月始許天下表賀
上以嚴慈既沒卽位以來當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屢請乃
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表賀自明年始

八月詔京官復其家
九月始置四輔以王本杜祐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
夏官
按上自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聘用如劉誠
意宋文憲輩雖禮意優崇而頗循資序自胡陳之後羣臣鮮
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於是
不愛高資越爵以收天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其
可紀者儒士王本等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尙書上賢良
郭允道秀才范敏曾泰爲戶部尙書稅戶人才義門鄭沂爲
禮部尙書儒士趙翥爲工部尙書武英堂紀事監生黃義爲
湖廣行省參政儒士張子源試禮部右侍郎張宗德試兵部
右侍郎耆儒劉堉關賢爲諫院左右司諫兼左右春坊左右

庶子趙肅何顯周爲左右正言兼左右諭德儒士藍子貞張伯益爲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明經張文通阮仲志試左右僉都御史人才赫從道試大理寺右少卿孝廉李德爲南京應天府府尹儒士吳顒爲國子祭酒稅戶義門鄭濟王懃爲春坊左右庶子賢良孟惟賢爲廣西左參政文學宋亮爲福建左參政儒士邢浩爲河南盧友常爲山東齊瞻爲四川俱左布政使金夏佐爲廣東吳昭爲山西陳宗顏爲陝西俱右布政使又鄒伯源等十一人爲各布政司參政參議又儒士張璲爲陝西左布政使安處善爲湖廣徐子民爲山東曹岱爲浙江梁伯興爲河南彭友信爲北平韓宜可爲山西李宜之爲江西俱右布政使又國子監生劉政鄧志和爲福建左右顏鈍中逵爲北平左右周振張璲爲

河南左右王允陳嘉爲山西左右薛郁董倫爲陝西左右俱布政使楊允爲浙江楊鏞爲山東方溫爲湖廣俱右布政使龍鐔爲浙江阮友章爲福建王禮爲北平李皓爲山西曲能爲山東俱按察使蕭禮敬等二十五人爲左右參政參議朱源等二十一人爲副使僉事其一時銓補乃爾其空印事發藩臬諸臣俱得罪卽又以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陳煸子信試四川左參議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僉事韓春子恕試右參政則官舍也驍騎右衛千戶俞清弟立試廣東左參政府庫右衛千戶陳亨弟貞試右參政則軍餘也抑又異矣又人材董從先詹昉楊仲禮署浙江王守正蔡均美謝直方王秉彝署福建俱布政司而不言何官

永嘉侯朱亮祖卒

亮祖卒於杖仍以侯禮葬之其子暹亦以知勇稱數從征伐累功爲府軍衛指揮先卒國除

詔戒守令

詔曰朕君長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以授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冬十月故元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衆數萬屯和林爲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等率陝西兵討殲之

英師至靈州遣候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遂率精騎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

廬五十里分軍爲四道至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愛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悉封諸將吳復等爲列侯

以四輔官薦召儒士張叔廉陳貞宋訥教諭石璞楊盤訓導曹文壽張猇李睿

安置宋濂於茂州

濂孫宋愼坐黨逆被刑籍其家舉家當置重辟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得安置

敕諭浙江等布政司

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更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著令有司科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有故行

隱蔽淩虐下民者卽係黨惡

旌表千戶子王佐妻萬氏貞烈

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上運河議

安仁言由大江入黃泥灘口過儀眞縣南壩入轉運河自南壩至樸樹灣約三十里宜濬以通往來舟楫其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船可由大江黃泥灘口入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及池北郡縣其兩淮監運船可由楊子橋過縣南灘入黃泥灘出江以達京師其浙江等處運糧船可從下江入深港過楊子橋至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凡運瓶木之船皆自瓜州過堰不相混雜如是則官船無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其轉運河及江都縣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濬之又瓜州所建倉廒地近大江風潮不測莫若以漸移入楊子橋西高阜之地於計爲便上曰所言雖善然恐此役一興未

免重勞民力姑緩之

十一月擢敎諭石璞爲戶部尚書儒士宋訥爲國子監助教

重定功臣及常選官封贈等第

功臣沒而加封者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其封贈三代者祖降父一等曾祖降祖一等父與子同妻從夫貴其命婦因子孫官爵而見封者並加太字追封者則止依本封稱號凡常選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散官職事其合封三代二代並父母及妻者祖降父一等曾祖降祖一等父與子同妻從夫貴如有對品散官而無對品職事者則與其對品散官授以次階職事其命婦因子孫品級而見封者並加太字追封者則止依本封稱號已上凡有申請本部具文附書封贈爵職用敕符御寶畢然後頒降上曰自今文官封贈必待三考其才能顯著者方許給授若一槩與之則何以示勸懲其著爲令

十二月詔列侯諸將屯田北平練兵遼東

詔禁日本國王縱民侵擾

倭屢寇海上郡縣

河南侯陸聚卒

聚不知何許人仕元與徐邳二州降附洪武三年以累戰功封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六百石無子國除

明大政纂要卷之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十四年辛酉春正月丁亥朔

虜乃兒不花入寇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帥師討之

達等將兵出塞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失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詮譖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並其部衆而還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刑官愼獄

凡聽兩造之辭果有罪驗正以五刑議定然後入奏既奏錄

其所被之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駁之著爲令

詔求賢

罷造兵器

詔郡縣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奇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稽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生死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奇零而官吏里甲敢有設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牒有田者具編冊或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檢槩讎洎蓋愼重至矣戶三等曰軍曰民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

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惟軍匠有清句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田土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準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昔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田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也以植桑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鷸征有

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於籍曰不成丁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出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役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共

上以愼賞罰輕財利諭部臣

上謂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不足爲懲勸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皆至當可以服

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毋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人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鄭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不敢以財利說

二月命李叔正爲禮部尚書

擢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湜金華人鄭綺八世孫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洎弟至迎請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庭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之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命戶部覈實天下官田

三月大赦

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祭酒致仕禮部尚書劉崧爲司業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曰五經以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於此也

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軍印節制河南

夏四月國子監司業劉崧卒

崧泰和人有學有行爲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志東游錄嶺南錄及詩文十八卷又有職方集行於世

命國子生參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起致仕四輔官龔斅爲國子司業

五月學士宋濂卒

濂金華人在娠七月卽生六歲入小學日記二千言受業於
聞人夢吉繼學於吳萊又遊於柳貫黃溍之門研究經史析
理精微而泛濫百家冥會旨要發而爲文雄麗温雅浩然不
息元至正乙丑用大臣薦以布衣入編修濂以親老固辭會
世亂隱居龍門山上徵至甚眷之命司制作一代典章文物
承旨揮字皆傳後大紀述天下無賢愚識不識企之日本得
潜溪集刻版國中高麗安南使購濂文不啻拱璧濂坦重任
眞不忤物爲人給亦不較至是以孫愼故安置茂州行至夔
州卒蜀獻王爲葬之華陽縣東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爲文
祭之成化七年南戶部侍郎黃琛言濂爲開國文臣第一謫
死非罪竊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勳業悉賜贈諡在前代者
亦葺祠墓復其子孫敢爲濂請下其章於禮部正德中諡文

憲

召山西布政使趙新爲翰林修撰

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平之

時德興年老初請行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知慮筋
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
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
溪蠻叛阻遏王化貽害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
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受命爲大將往靖南服
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
當有以報卿也是年八月德興同副將軍安慶侯仇成討蠻
平之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安南國王陳煒遣使表貢方物

時思明府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
峒諸處上惡其詐以書誥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搆患
欺誑中國並還其貢復敕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
納

秋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卻其貢仍命書
責之

按日本古倭奴東海中夷國倭最大地五畿七道三島西南
至海東北乃大山其界與閩越諸州相値而大洋所極東底
遼東南盡閩廣延袤且萬里俗魁頭斷髮文身黠而狡喈殺
人故爲患最深國初出沒寇並海州郡守禦指揮翁德戰有

功立進官遣捕倭且遣禡於海神曰予受上穹命爲中國主
惟乂民罔敢怠康惟倭夷屢寇盜濱海州郡濱海州郡並被
其荼毒今命將率舟師勦之以靖民惟神其相之已遣萊州
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國王良懷秩至諭王以上威德責
入貢王詫曰前蒙古以戎狄涖華遣良弼以好語誆我覘我
國乃隨發舟數千襲我比至風沒之禁不與通者數十年而
爾復來且爾豈良弼後乎將刃之秩不動徐曰今天子生華
帝華逐蒙古夷北出塞滅矣我豈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
矣王聞乃改爲之禮遣僧奉表稱臣入貢上以夷事佛釋遣
僧二人往開諭書大略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
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
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

八月河決原武

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為患有司以為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隄勿重困吾民

癸亥夜白虹見

四輔官安然卒

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

為左右將軍率三十萬眾征雲南

先是上諭諸將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詔諭輒為所害負罪隱匿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於是命簡練軍士先給布帛鈔錠為衣裝具友德等奉命至湖廣遣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十二月友德等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於白石江擒之獲斬萬計友德自率眾數萬擣烏撒而分兵授玉英趨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走羅佐山轉入晉寧州草舍自縊死玉等兵入雲南定之諸將分道取雲南諸路友德大破元右丞實卜兵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望風降附是時上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酋長其敕曰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處酋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來朝入貢攄爾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明年正月別將攻威楚路降之尋又降其曲靖宣慰司中慶澂江武定三路七州六縣閏二月玉英兵進攻大理克之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俱來降玉等遣兵攻三營萬戶砦拔之雲南悉平上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敕使為本州知縣等官而晉定烏撒等處皆城焉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節制

詔建滁陽王廟於滁州

改建蔣山大平興國禪寺為靈谷寺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免應天府等秋糧

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

遣御史林愿孫榮等分按各道罪囚

定考覈殿最法

制敕布政司理所屬府州縣官察勤惰辨廉污綱舉須知內事目中敕施行其頑慢不法貪污淟涊者速實奏上按察司理布政司府州縣屬務振風紀汰宿弊綱舉須知內事目條察督之以肅清一方儻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貪官污吏暴民仍縱者巡按御史糾治而府臨州州臨縣縣里

甲務綱舉如章
附錄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
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理未安詔下
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
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
請凡啟事東宮稱臣如故從之
十一月衢處温山寇起命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張德總兵
討之湖州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勝宗擒首賊吳達三葉丁香等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
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二百八十級庸擒賊一千餘人並其家
屬二千七十人至京
甲申黑氣亘天

江陰侯吳良卒
良定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戰守功封進同知大都督府
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至是薨上震悼輟朝撰文祭之
追封江國公肖像祀功臣廟子高嗣永樂二年坐嫌失侯洪
熙元年謫戍海南
起復太常卿唐鐸為兵部尚書
禁有司差遣學官
諭吏兵二部官
略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
服縫掖者不嫺武備被甲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
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雖概
一律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

於學者若概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復置大理寺及審刑司平理庶獄
十二月命翰林院平駁諸司奏啟
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某官某進蓋隱然古中書之職已定
制為五品官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誥敕詳正圖籍考議制度
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書皆承受
而統領焉講讀職專勸講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
讀待詔主應對侍上書於唐為供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庫書
籍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
下詔敕書檄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為上心簡注者得入內
閣預機務充鄉會試考官　案萬歷初申飭日講史官從閣
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謨議別簡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題

覆月封送內閣藏焉然竟未能實修舉之
庚辰甘露降於鍾山
洪武十五年壬戌春正月辛巳朔
以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使司
思祖歸德人洪武三年以累戰功封祿九百石七年增千六
百石是年卒子義不得嗣以指揮累遷遼東都指揮使
始制諸司勘合
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上大怒曰如此
弊端我遂大加考校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
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
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司直隸府
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並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各該司府州

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黏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
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査比較遂爲定制
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茂才一人
二月詔諭雲南諸將諸夷
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
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雲南
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
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
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

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又詔諭烏撒烏蒙等處人民曰
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
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
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
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跳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
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
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吾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
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
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以左通政張紞爲雲南左參政等官
河南水災民饑命駙馬都尉李祺往振之
閏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馬

甲戌天鼓鳴
三月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王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
聘之
設雲南衛稅法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留
兵數並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宜便者以聞至是友德
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無從稽考
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
等常言元末田土多爲僧道及豪右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
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殿寶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
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現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
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以今年府州縣所徵故官寺院入

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
奏
令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蜑戶萬人爲水軍
降編修吳沈爲淯源縣丞未行復以爲翰林院典籍
頒軍法定律
凡二十九條皆參酌律意
河決朝邑縣募民塞之
夏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癸未夜熒惑出太微端門
更定翰林官員
定春坊爲左右春坊春坊置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
直郎各一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
烏撒諸蠻復叛傅友德沐英進攻大破之
上敕諭藍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芒部烏撒等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合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愼之至是吉安侯陸仲亨馳奏烏撒叛友德等進兵破之上復勞以敕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埽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詔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樽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汝尙卹之哉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時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遼東地遐遠民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詩書而其俗尙禮敎几子喪其父妻喪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漿百日乃止服三年不飮酒食肉不理髮不遊獵不與人言戲閒有以歉歲食肉者鄉人共詆之又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縣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爲亂兵所掠力抗不伏亂兵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以行及聖朝混一區宇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高麗人居混灘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讐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鴎所居之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河南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瘟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於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遂合葬焉臣耳目所見聞有如此者上爲之動容稱歎卽日詔有司旌表之
日本遣人來朝
廉州巡檢王德亨議取西戎鄰階州地以規利上斥之
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色泥願將兵取其地以歸於朝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啟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
初命刑部日給囹圄囚米
新建太學成命學士宋訥記之
幸太學謁先師行釋菜禮御講筵
先是命諸儒議祀禮尙書劉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埽設御幄於大成門外至日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上詣盥洗位盥帨詣酒尊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事官獻於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

常儀從之至是幸學行釋菜禮畢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
次講畢上謂之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往古聖哲不
儒名而德行實儒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
天下於中正故爲萬世師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
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已卿
等爲師友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知趨嚮則朝廷
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
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罷

敕禮部頒定太學生規條

復手敕諸生言爾太學生務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人我之欲
困守仲尼所謂四非之門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
朕已敕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毋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子

臨屬之禮務於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理性明倫期於
適用諸所爲防非訖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
條禁令臥碑其中令遵守焉

詔流請置鐵冶吏於海外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
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
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上曰朕聞治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
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
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
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
於鐵冶之中也杖而流之

議屯田法

上諭羣臣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
臣來歸有議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
欲建置勞民但立衞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
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
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寢爾等其議
屯田法以圖久遠之利已乃如制議

六月敕諸司各存天理行事

置大渡河

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於守禦所守之復造舟以
渡往來之人

雲南志書成

秋七月戊申朔及辛酉俱太白晝見

旌表眞定孝婦劉氏

劉新樂縣韓大初妻大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
州孥家行劉事姑甚謹姑在道遘疾劉刺臂血和湯以進
疾愈比至和州大初卒劉種蔬養姑又値姑患風疾不能起
劉號呼祝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踰月卒劉殯之舍側
圃中計還合葬於舅之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
劉衣鈔命官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以開濟試刑部尚書

先是開濟奏曰聖明治在復古庶務飭要今諸司刑牘動千
萬言類泛濫失本實盍禁之上曰虛辭失實浮文亂眞自今
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於是命刑科會司造議獄牘
式示中外已上諭濟言凡論因當原情毋刻深益人命至重

當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併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人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奏而後論刑毋重傷人已濟議法巧密上曰刑法禁民為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張密網何為乎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民何以自全濟慚謝時兩浙運使陳襲坐贓獄上以其為元忠臣福壽之子貸之寧夏衛千戶何忠法坐譴上以其為萬戶何勝之孫擢之祁陽民孝子郝安童陳乞終養乃補戍上憐之得復除處州麗水賣卜者妄告陳公望等五十人為正法而釋之又嘗行郊壇皇太子從上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念如此

以宋訥為翰林學士

上謂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宣德侯金朝興卒

朝興巢縣人先以平西番功封至是以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薨追封沂國公子鎮不得侯為平壩衛指揮

蘄春侯康鐸南征卒於軍

鐸蘄州人蘄國公茂才子也以父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子淵嗣坐法失侯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后世家於宿州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父素與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己女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重聰明出人意表尤通詩書既笄嬪於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為皇后正位宮中母儀天下益勵憂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謚孝慈皇后是歲九月庚午葬孝陵

命禮部頒學校禁例十二條於天下

一曰生員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輕訴於官二曰生員父母有過必懇告至於再三毋致陷父母於危辱三曰軍國政事生

員毋出位妄言四曰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為文辭先由教官考校果有可取以名上於有司然後赴闕以聞五曰為學之道必尊敬其師凡講說須誠心聽受毋恃己長妄為辯難六曰為師者當體先賢竭忠教訓以導愚蒙七曰生員勤惰有司嚴加考校獎其勤敏斥其頑惰斯為稱職八曰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許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間寃抑等事自下而上陳訴不許躐越十曰江西兩浙江東之民多有代人訴狀者自今不許十一曰有罪充軍安置之人毋妄建言十二曰十惡之事有干朝廷實迹可驗者許密以聞其不遵者以違制論仍命以所頒禁例鐫勒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遣唐勝宗耿炳文巡視陝西督軍屯田
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入見
先是五月上遣行人訪求經明行修之士至是吏部引入見凡三千七百餘人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郅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敎天下徵聘遺佚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擧爲朕用於是濟寧縣儒士張寍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鄭韜等鈔人一錠
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
特置天下提刑按察司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糾

營陽侯楊璟卒
璟合肥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追封芮國公子通嗣二十年坐法失侯爲普定衛指揮使
致仕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策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無不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寛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閒中州富庶則財用豊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旣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靑天白日萬物咸仰聖

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敎化斯民不專尙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亦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敎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矣七曰精選擧夫官得其人則庶務[illegible]理萬民樂業故選擧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

政司及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歲舉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

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敎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啟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才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蠭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閒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諭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以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失周知嘉言善行

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當朝百官得闕白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令各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疏入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擢儒士沈士榮為翰林待詔

士榮上言臣欽奉敕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以安生民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

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言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
其才故重勞宸慮也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
思自表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
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時立諫不能格君心之
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
也古稱才難周九人而已況賢者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
淘沙中之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厭試之
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其器願皇上
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
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
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未鍊也此姑論用
人之一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況未及堯

舜者哉皇上翦伐羣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
奠四海於枕席之安驅夷狄復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
面戎虜之恥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無已豈不思瞻仰以竭
愚忠贊一言以助哉今聞聖諭誠切備至感發臣懷僭述狂
言干冒天威無所逃罪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札條列事宜
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嘉納之手詔褒諭曰昔
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記月有所效歲有所得
其君悅之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
然特出於衆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
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
　案士榮福建人以儒士舉至京博學有才辨尋擢之

敕諭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諭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
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於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
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
慎以副朕懷

設邊衛

初上既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
平行都司立興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
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
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自漁陽盧
龍稱雄鎭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
和萬全爲要地遼陽既下[illegible]獨置衛所鎭之而北平所
轄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餎嶺諸如此類各以

衛卒戍守

雲南諸夷叛征南兵討平之

冬十月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

申明越訴之禁

時北平有父被誣且逮子訴事得白刑官坐越訴上曰子知
父冤其忍無辭聽父誣伏豈得爲孝子訴父枉至情也其勿
罪

十一月設殿閣學士以吏部尚書邵質檢討吳伯宗翰林學士
宋訥典籍吳沈爲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
皆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異時　案殿閣大
學士始此時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上嘉沈德業文章
之美命工繪其象賜之以示褒寵

徵耆儒鮑恂余銓張長年爲大學士固辭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崇德人恂安吉人銓高郵人長年登州人張紳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恂等三人先至皆年高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晏而出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乃賜敕禮遣之惟紳後至授陝西鄠縣訓導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
命禮官修國子監舊藏書版

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
十二月
封都督李新爲崇山侯
以營孝陵功封祿千五百石流爵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
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即姚廣孝
吳沈揭樞薦方孝孺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辭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特令開釋
以詹徽林鶚爲監察御史
洪武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己巳朔
戊寅白虹貫日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
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愼擇老成以任之卿宿學耆德茲特命爲祭酒尙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國家有賴焉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義並至恒寢食堂廟不休沐私第諄切訓詔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視一日上召問卿昨午默坐廟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荷皇上恩厚念欲爲國家效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次舉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敎迪所致故靜自刻責上嘉歎訥頓首問曰臣犬馬動息聖明何從知

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後訥病上遣中使臨諭言卿稟天地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幽德以修道敎人病將不治而速瘥也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令侍養
命魏國公徐達出鎭北平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敎尼不行上意文忠爲勳臣親重領監事可助繩糾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遊子非得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學務故特命卿兼莅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吳沈等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饗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閱古聖

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沈爲之序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國子生崔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終身將冀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事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敎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案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旌烈婦於其父母家一舉而勸懲咸在蕪嚴於鈇鉞矣盜雖不加誅寧不愧死也哉

上觀唐書惕然有感於帝範之篇

上指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鎭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命征南將軍班師留沐英鎭守雲南

附錄上與侍臣論一代刱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云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而下起布衣而有天下咸稱漢高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

漢高不事詩書馬上甘心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則文武之業何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復鳳淮徭賦視豐沛

賜大學士全思誠致仕

倭寇浙東

詔愼好尙

上曰人君不能無好尙要當愼之盖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

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愼也

五月免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稅糧

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之法

敎天下衞所以時訓練士卒

六月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振恤

附錄上御謹身殿吳沈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之章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

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沈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秋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

詔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更定冕服之制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諭法司

上謂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

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共知之

九月增置朝官牙牌

詔國子生省親

三年一歸省著爲令未畢姻者許歸娶有伯叔兄喪者許奔喪禮部定與限期

命中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平之

時廣東猺賊作亂江西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鳳陽大龍興寺成

命給事中潘庸等分行天下清軍籍

冬十月給北番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息往來眞僞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者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安陸侯吳復卒

復合肥人洪武十二年從平西番封侯祿二千石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至是卒於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功臣廟復妾楊氏自經死旌曰貞烈淑人子傑嗣三十一

年坐法失侯爲南寧衛指揮

十一月定祀歷代名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屬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

孟混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譜之於朝流建州卒葬於甌寧後見夢於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於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珂自刎余闕既立祀安慶宜以李宗珂配享皆從之命著之祀典

十二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

濟洛陽人元時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朝初爲河南訓導擢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吏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以母憂辭十五年召至起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又爲榜戒其僚屬奏請揭於文華殿以示眾上曰爾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

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召濟論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並執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伏辜於是並希哲等誅之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略無建明但稱曰眞聖人

賜太學生燈油著爲令

降大學士吳伯宗爲檢討尋卒

伯宗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不回忤胡惟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召還尋忤旨復

謫教諭亦召還拜大學士尋復以薦舉失人累降檢討初業舉識者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掩後果然性溫雅博學能文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阯集成均玉堂集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十七年甲子春正月己亥朔
命魏國公徐達鎭守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
丁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以孔訥襲封衍聖公
訥孔子五十七代孫也詔不稱資善大夫銜以玉軸誥文給之時革丞相官每入朝令列文臣首卒年四十三賜祭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

給曰我夫死從汝必也若能焚吾夫則無憾矣寇以爲然縱潘聚薪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自焚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旌表其門
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二月以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爲浙江右布政
三月復科舉法
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是冬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鄰里保結命有司驗實盡科薦並行云
甲子大赦

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等班師至京論功進封
上慰勞之進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以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
封桑先爲徽光伯
先永義侯世傑子也以追論父功封祿一千七百石世襲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詔建三法司於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
敕言貫索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

有星而明者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同知軍國事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卒
上悼痛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王盱眙人上之甥也年十二卽能事戰守初略池太及浙江杭嚴東拒僞吳西當僞漢會金華苗獠殺胡大海王率兵趨逐吳以二十萬衆寇新城王與戰衝突敵陣中格殺殪之尋提兵北伐獲元皇孫宮妃復移鎭西蜀已而副中山王驅山後至登山不次攻大寧高州太石崖皆克之王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尤耽羣籍聲色之事澹然子景隆襲後以征虜大將軍拒靖難師永樂

元年降附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詔元
孫璿爲錦衣衞指揮使卒子瀌襲瀌卒子性襲嘉靖十一年
以繼絶封臨淮侯祿一千石世襲本年卒無子叔父沂嗣十
五年卒子廷竹嗣萬歴二年卒子言恭嗣

夏四月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職品

旌表鈞州孝子張宗魯

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晝夜扶掖以行歲
饑賁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
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吳氏沈氏遺骸
合葬父墓禮部以聞上曰宗魯以瞽子而孝行如此命表其
門

附錄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正

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訕謗言近於忠訕言近於愛惟不惑
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訕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
絶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爲然惟不爲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
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奬而行之風
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而訕者決不可容也上又謂侍臣
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閲便有警省故令儒
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鑒古驗今究其得失大抵其書先
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眞有國之龜鑑也

五月召縣丞鄒俊爲大理寺卿

定武臣襲職例

凡年幼者給半祿三年給全祿年二十任事者爲令

高麗貢馬

高麗遣其臣崔淸貢馬二千四至遼東訴言金非其地所產
願以馬代其餘皆如約上許之

六月上御奉天門以禮樂諭羣臣

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
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
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
無政刑朕觀政刑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政
刑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
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
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愼勿以禮樂
爲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二十六年正月頒給天下府學

令朝覲官上人民土地圖

築海南衞城

秋七月敕內臣毋預外事禁諸司與內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絶黨比之私庶得朝廷
淸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大臣交通覘
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
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
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
然耳

建朝天宮

其地卽吳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眞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壽觀元元貞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於內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上言治道十有四事

疏目曰明賞罰以淸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糾彈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厲愼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

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征糧餉助雲南兵

盱眙人上天書誅之

附錄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惟悚聽

八月定考績法

有司三歲入覲諸司府州縣官照須知款式造文冊並所守地圖若原領敕諭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奏黜其不職者而定晋用官爲三等其廉能豈弟治行卓異者爲上考召見獎勵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爲下考不與宴屛立已於事聽降盇甄別視上十一年所諭稍嚴云

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文爲司經局試正字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司直郎

九月超擢考最官員

以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翼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善皆以秩滿考最故超擢之

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旣而命爲翰林學士又辭命爲禮部侍郎進禮部尙書皆固辭靜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勳戚

冬十月河南北平水旱敕駙馬都尉李祺往振之

冊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

閏十一月製觀星盤修大明淸類天文分野書

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於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四卷詔頒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歷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天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杪辛巳至今年遠數盈天度漸差擬合修改推演得授時歷辛巳閏準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準

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杪授時歷辛巳氣準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準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歷辛巳轉準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準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歷辛巳交準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準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杪請以洪武甲子冬至為大統歷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理深奧未易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為監正

命吏部擇儒士老成者試監察御史

詔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大理寺審覆

十一月以孔氏五十六代孫希範為曲阜知縣世職

命遼東立學

上曰聖人之教猶天也天之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嘗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義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鞏昌侯郭子興卒

子興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追封陝國公諡宣武二十二年子振襲無子國除

附錄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污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贊善重倫對曰誠如聖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二月以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

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為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為婚故為讐家所訐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追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怨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為之感傷行人為之嗟歎

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痛哉按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舅姑兩姨皆為己之尊長己不可以卑幼而配之若己為舅姑兩姨之子彼為舅姑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婦為女擇壻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曹衞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玉鏡之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溫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公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

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之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上然其言

詔議正毆殺孕婦者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法司議太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冤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存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修祖陵

是年宜春侯黃彬卒不詳其里洪武三年以累戰功封祿九百石七年加千六百石後以追論奸黨國除

洪武十八年乙丑春正月癸亥朔

辛巳大祀天地於南郊

舉計典

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員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送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

三吾初名如孫茶陵人少習舉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薦之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上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國遣使進貢

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命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命待詔朱善前典籍聶鉉爲會試考官

取中黃子澄練子寧花綸等四百七十二人

初昏五星並見詔求直言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雷雹雨雪乃諭中外百司下至編氓卒伍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時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其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大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時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槪可想見我朝諸將中智勇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善其言

己未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

達鳳陽人家世業農年二十二從上起兵濠州上一見奇之
遂位諸將上上託爲股肱心膂勠力行陣四征㩧醜驅逐胡
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
事親折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
所至攻城不屠受降不殺成功不矜至封姑蘇之府庫置胡
宮之美女財寶不以取忠義仁厚非人所及故能輔成帝業
爲開國功臣第一至是薨子輝祖嗣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
師下獄削爵五年卒子欽嗣十九年削爵二十二年復封尋
薨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薨無子弟承宗嗣天順七年薨八
年子偁嗣正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薨子邦瑞嗣
十六年薨子惟志嗣二十一年薨子宏基嗣

三月廷試賜丁顯練子寧花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練子寧對策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名失實以小善而
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
言甚剴切而不顧忌諱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蹇鎔後
改名義是科一甲皆授修撰子澄初取第三上用丁顯抑子
澄三甲爲庶吉士亡何亦拜修撰沈溍楊靖咸受上知不兩
歲至兵刑尚書鎔授中書舍人滿九載始進官而爲吏部尚
書三十四年俞憲登科考無靖與鎔蓋脫略也

初選進士爲翰林承敕監六科庶吉士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
俸米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
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命天下郡縣掩骼埋胔

罷考功監

戊子塡星歲星太白聚於東井

陞御史唐鐸爲副都御史

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

諭曰邇者上天垂象緣邊城池宜加謹守凡外寇入境但當
保障淸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
其不測也

附錄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
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
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爲苛察夫上苛察則
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夏四月癸巳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思州苗叛命湯和爲征虜將軍周德興爲副將軍帥師從楚王
討平之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和等帥師以討時蠻夷出沒
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
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
師德興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江淮功多封江夏侯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至二十五年坐子亂宮誅死國除

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

時學錄金文徵患宋訥學規嚴謀於熂以訥年且老移文令
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召二人面質時上方嚴贓吏之罰文
徵誣訥受公侯餽爲贓上怒曰禮師父兄盛飾儒者之榮也
何謂贓文徵又謂訥餓死有病生上曰祭酒本提大綱此曰

親敎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乃逮文徽熑並誅之又敕祭酒
言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不免
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
澌滅盡矣卿勿以是而替威儀其竭心力如故訥再稽首謝

詔吏部擇賢守令撫輯溪洞郡縣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
及官軍討捕卒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
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猺獞皆應差厥後長吏撫字乖
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
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上嘉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守
令擇賢撫輯之

五月朱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
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
愨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
至公無私自無有我之累矣

以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

進洱陽衛指揮僉事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
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廢弛

附錄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
日間所決事務恆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
當然後就寢侍臣奏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
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
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顧自
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
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六月詔禁諸司納賄有犯者必遞相窮究

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

上諭吏部曰府州縣官每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爲
三年一朝齎其紀官圖冊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爲
令

旌表遵化縣民張十孝行

十六歲父沒稍長力作養母元末隷軍伍晨出莫歸必拜其
母母病目焚香祝天臥冰一月得復明

附錄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
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

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
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
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
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秋七月釋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復其職

時通等以事當就逮耆民韋棟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
方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勞以酒時金壇縣丞李思進亦坐逮
耆民丁原德等亦詣闕請上釋之如例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
治奸邪用則國日亂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元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以鑒矣

詔蠲天下秋稅
八月命都督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詔從之
遣公侯伯還鄉里
河南水出內帑鈔振之
九月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
上諭戶部人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
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
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
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
食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
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戊寅太白經天
上御文華殿命朱善講周易
至家人卦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
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
天下一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止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
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善豐城人元季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己任洪武初爲郡學教
授薦爲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陞爲待詔陞文淵
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築漳河隄
冬十月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
其回回曆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樓爲之令隔遠毋交通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
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於
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斷髮左袵將率而
爲夷至元天歷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
荒淫昏弱紀綱並廢內之奸臣亂政外之强將跋扈典兵者
崇虛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恥讀書者重
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民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於
上豪强之家兼併於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
者四起由法制不明而彝倫之道壞矣上嘗嘆曰華風淪沒
彝道傾頹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

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其禮義莫敢犯分而
撓法萬幾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
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受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頒之
臣民永以爲訓
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
上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齎敕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
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
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勵名節是以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徇
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爲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
使齎禮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
力以充初心

彗星見
命蜀王閱武於中都
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上所
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
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
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
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復先賢裔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
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
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
賢聖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改唐鐸爲刑部尚書
十一月詔天下盡革有司積爲民害者逮至受罪
上念元政弛民玩吏民汚夷俗者久而反側未盡平必紀綱
肅而後惠政可施頗用重典以儆奸又見貪殘吏殃小民深
痛恨之於是種誅尤嚴天下凜凜
附錄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
貧富國家休戚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
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樸素飲食衣服皆有
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以御史彭祥爲兵部左侍郎進士高鐸秦逵爲刑工部左右侍
郎

十二月詔舉孝廉之士
上以聰明正直至者多不得人乃倣古設是科意以孝者忠
厚弟者廉者潔已淸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
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
和乞歸故鄉上善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
罷各布政司煎鍊鐵鉛
洪武十九年丙寅春正月戊午朔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詔恤雲南死事指揮陳庸家屬
千戶吳眞百戶劉旺與焉
命頴國公傅友德帥師討雲貴諸蠻平之
諸蠻乃臻洞西浦擺金擺榜也

以御製大誥賜國子生及天下郡縣學生
復輸穀之例以足雲南邊餉
此雲南布政使張紞請也紞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每
一斗給鹽一引以穀準米者聽以是商旅輻輳儲蓄充盈其
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及請仍其舊從之
附錄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
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
厭貧喜富當重農務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儆興
作飾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
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
非其性也
二月遣使敕勞常熟知縣成篋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蒐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嘉其能命以酒勞之

躬耕耤田

附錄上御東閣與侍臣論仁智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然賞不可濫

三月白虹貫日

戒戶部毋聚斂傷國體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民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宏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斂傷國體

御製大誥續編成

倣周書大誥體作大誥昭示禍福喻所爲震刷刮磨之意於天下令誦習畏法序略言古田在官官法井以分田民驗丁以受田農無曠夫游食者少士農工受田之日驗能準業各知稼穡之艱難四民專務以三而士取諸農商出於農行賈於農隙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嚮應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古帝王之舊慿夫愚婦效習夷風彝倫不敘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

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恧焉今復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而敕刑曹庶獄論當訖囚有大誥者減等無者加等欲人喻戶曉爲福壽之資已以大誥行良民遵奉欽敬之心如流趨下中惡之徒欲遷善而不能唯是奸頑輕生易死犯若尋常仍蹈前非不旋踵發覺及禍也作續大誥三篇其意切至而辭亦加詳於是年十二月頒示天下

省躬錄成

上既編存心錄已復命贊善劉三吾編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詔頒行之

夏四月定工匠輪班令

從工部侍郎秦逵議也凡匠驗其丁力量地遠近更班赴京輪作置勘合付之至期齎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

陞慈溪知縣秦仲章爲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溪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章械仁生赴闕故陞易之

河南大水詔郡縣贖民間鬻子

五月召還進士魏安人等

上諭吏部曰進士安人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之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申游民禁

詔勞范好古而逮王良

常州知府范好古言行人王良奉職不謹黷貨無厭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始克流芳於後

設使居官涖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
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
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
勞仍令械艮至京罪之
安置日本使僧於雲南
敕勞嘉興知縣畢輝縣丞齊摶
以剛正能官故遣行人齎敕勞之
附錄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
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逆知縣倪孟賢詢之父老知
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
田土今使艮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
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

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敕勞蘇州知府王觀等
府吏錢英姦宄不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以聞上敕諭之
曰朕聞居官涖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
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
行吏胥徒卒焉敢侮慢朕嘗戒飭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
同知曹恆經歷王矼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死涖下之
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矣今特遣
行人齎敕並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築福建長樂縣海堤
秋七月國子監博士吳沈致仕
沈字濬仲金華人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歷陞東閣大
學士考功劾其怠事降爲侍書尋改是職至是以老疾乞致
仕許之
詔復都御史詹徽等家
上以徽與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戶部侍
郎楊靖皆在職公勤故命有司復其家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
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
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
不遣上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
知老成古人所重周文用呂尙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槪以耄老而棄之也今郡國所舉士若

年六十以上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按二
司用之
八月命皇太子修祖陵
命禮部置德祖元皇帝元皇后懿祖恆皇帝恆皇后熙祖裕
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葬
衣冠祭告
陸安侯王志卒
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石七
年增千六百石追封許國公子威嗣二十三年坐法失侯爲
安南衛指揮卒子域調淸平衛
附錄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
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

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
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
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
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
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
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
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
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開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
資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九月振旱蝗郡縣
置屯田於雲南
此沐英請也令軍士開墾備儲蓄詔從之上諭戶部曰屯田

之政可以舒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
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
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奏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
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
可也明年十月命耿炳文率陝西軍三萬三千往雲南屯種
聽征
冬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漢唐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
生講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及西安護衛
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詔王國慶賀惟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毋得趨府賀有事遣
人啟毋遣將
按是時所有出使官隨班行禮之條至末年頒行祖訓開著
凡遇王國慶賀出使官俱便服行四拜禮前項隨班之儀已
停罷矣
詔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
盧氏縣主簿徐存義奏言三事上嘉之
一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
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
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一言州縣之職於民
最親郡守實民之師師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
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且州縣設官不必數多

如有守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
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一
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
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
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娼優俗樂不可復用
附錄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而頑民狎玩
犯者不止莫若嚴刑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
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則爲惡者無所畏嚴則爲善者或濫
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衰矣
如徽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明大政纂要卷之七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壬子朔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頴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爲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參將率兵二十萬討元丞相納哈出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上待之如子然居常不樂遣之歸洪武五年寇遼東至是又據金山擁衆寇邊勝等奉命三月師出松亭關駐大寧五月至遼州東獲其屯卒三百人馬四千餘匹遂進師金山之西納哈出故有養鵝莊龍安禿河三營輜重富盛畜牧蕃息不肯會虜主期至是見逼於我師乃使其故將乃剌吾詣勝營陽爲納款

陰覘兵勢勝遂遣玉往禿河受降虜使以兵盛還報納哈出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與飲歡甚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因相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薄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其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其降將觀童往諭之降者凡四萬餘並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追獲北奔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傷殘韃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是役也踰於霍冠軍之降休屠渾邪耳第以大將軍與鄭公茂爭功相訐勝還朝待罪茂削爵流雲南舉軍無賞者然玉處置之失宜僅亞於茂而茂之直前砍納哈出稍失之躁耳亦未可盡非也

焚錦衣衛非法刑具

上讀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感悟審威從寬取錦衣衛非法獄具焚之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而諭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奏詣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平政旛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

詔修闕里孔廟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爲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上採銀礦議上重折之

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爲己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稍耗一州之民卒受無窮之害此可爲戒豈宜效之　案高祖此議已燭見弊源矣其後累朝

頻有踵丁成故智主計者亦頻議行之以騷擾吾蒼赤及得
不償失而後罷有鑛地方抑何不幸而重罹斯害也可永鑒
已

二月魚鱗冊成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役復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飛灑
詭寄之親鄰勢要胥吏推收挪移賠補久之相習成風奸弊
百出謂之通天詭寄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
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形方圓
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
爲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而宋季經界之法始行

大閱於午門外

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

乙未躬耕耤田

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三月復設大通鐵冶所

初太原府交城縣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
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
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御注尚書洪範成

命學士劉三吾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爲是天人之大統
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
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
有能焉惕然命儒臣揭御座之側朝夕覽觀時親御翰墨爲
訓釋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高麗市馬還

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高麗不受馬直豈其本
心蓋畏勢也以勢迫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
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
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敕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
匹至勝宗如敕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
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
還及高家奴等往市馬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
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以所市馬及遼瀋流民奈朶里不
歹等戶四十五戶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來朝

以秩滿也賜璽書勞之俾復職以能撫綏夷人也

夏四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先是倭數入寇亦時時遣使貢乃貢或無表文即有表不恪
於是有林賢之獄曰倭之貢實與故丞相胡惟庸通顯絕之
具載於祖訓時惟庸已死上召信國公湯和諭之曰日本小
夷累擾我東海公雖老强起爲我行視要地設防和奉命自
登萊沿海東抵浙凡築五十九城民四丁調一爲戍兵徙福
建海洋孤山斷嶼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給田耕種

附錄 軍人有犯私罪者其人兩得罪俱宥免左都御史詹徽請
追論其宥前之罪上曰前罪既宥而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
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則爲縱惡不至死
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
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其杖而遣之

五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
凡築海上十六城自後數敕大將督沿海兵防倭
丁丑三辰晝見
附錄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六月臨江侯陳鏞陷虜死
戊戌太白經天
閏六月濮英殿大軍還道為虜所乘死之
初納哈出之降也餘眾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眾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將

騎兵三千為殿遇伏發英猝為所乘眾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於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諡忠襄
詔有司行養老之政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里稱善貧無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斤其田產足自贍者不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均禮優免其家徭役官歲一存問所給賜委敦篤儒生按月詣其廬禮送帛粟毋給陳著為令
秋七月定親王歲祿五萬石

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上不許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為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仍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廟罷之
封何真為東莞伯
八月戒諭北征諸將
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敕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為國效忠勳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

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帥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為已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於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畨守大寧軍卒遂遣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概於將軍亦赧哉
罷宋國公馮勝將軍令藍玉行總兵事安置鄭國公常茂於廣西之龍州
茂勝之壻也勝每於眾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又降納哈出而虜眾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械茂至京茂陳狀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而令玉代領之後勝至京上以勳舊不加譴命居鳳陽奉朝

請
附錄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
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侍臣對
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心豈能無好
但在好之得其正耳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
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
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治亂係焉可不謹
乎
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
納哈出入見上賜以一品服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
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
各都司處之

置北平行都指揮司於大寧
命耿炳文率陝西諸衛軍士城西寧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賜羣臣宴
羣臣宴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
命永昌侯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
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討殘胡
冬十月禮儀定式成
上治定制禮上之朝廷有儀注次之京兆又次之外府州縣
有洪武禮制奏行有年上猶以臣寮尊卑體統多未得宜載
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與廷臣羣定朝儀著爲定式凡二十
七條其條朝參八筵宴二出使三拜禮二公座司屬見禮公
聚序坐三官員相遇引避八常從儀從一以至繖蓋冠帶服
色器用鞍轡弓矢屋舍牀榻之類悉依品從毋敢踰越此禮
之常經然也中間拜禮先稽首四拜後叩首一拜爲見君上
之禮拜止於四爲見東宮各親王之禮見父母同四拜禮見
親戚官長止兩拜禮如宦者非隨從公侯駙馬其自出入者
遇文武百官須下馬讓道其承宣召以下數事遇應避之官
不避及司屬見禮應避路者有親戚尊卑之分聽行私禮此
則禮之從宜者要在本乎常經合乎人情總之則朝廷第四
條於聖諭敎戒毋放肆怠忽爲省身克己之道其諸條中最
切要者大槪能以聖戒存心斯於臣職無所不用其心豈但
遵奉儀式而已大學士劉三吾奉命爲後序
免泗州祖陵洒埽戶倪某等稅糧
歷代忠臣廟成

先是洪武十四年遣應天府官祭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
令卞壼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大夫福壽尋
已立祠上以其涸處閭巷詔徙建於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
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祭著爲典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
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
卒使常有備盖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
結怨起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强進無病之
人縱不殘軀殞死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
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附錄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

有學行者敎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十月以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築高郵湖堤成
丁卯卿雲見
命戶部募商於雲南節衞中鹽
十二月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彥良寧波慈谿人通經史百家言嘯嗜儒學元舉於鄉爲衢州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敎授罷歸時陳友諒據江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聘不就洪武六年被徵白衣賜宴諮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屢授經訓獻納上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處死力諫當如律又問犯行數犯對曰用德逸用法勞嘗進皇太子正心

圖及上太平十二策上曰卿帝者師也十八年以疾乞歸至是卒載名臣
永城侯薛顯卒
顯沛縣人自盱眙歸附洪武三年論北征功封祿一千五百石以擅殺人謫海南削祿三分之一四年召還七年加千石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
河間阜成驛以孳生馬進還之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人耶毋乃有司奉行之不致耶其卻還之
封張赫爲航海侯朱壽爲舳艫侯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正月丙子朔
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河南
上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可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可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韃軍分隸濟南濟寧等衞
此漠北新附者命李景隆等調官軍防護南來與軍伍錯居
陞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尋進都御史
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故陞用之

南夷思倫發叛都督甯正討平之
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西平侯沐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旣交象皆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明年十二月思倫發入貢謝罪南夷悉平
旌表新城民王興孝行
母李病醫弗效興臥冰白溝河籲三年母病愈
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振青州饑

二月命編修蘇伯衡李叔荊爲會試考官

取中施顯等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自風后力牧至元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宋無趙普元無安童是歲去隋文帝

重建天界能仁二寺

三月廷試賜任亨泰卓敬盧原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特命立石題名於大學著爲令是科卓敬齊泰盧原質皆死難解縉中三甲改中書庶吉士實錄不載蓋得罪後以重修去之耳

東莞伯何貞卒命其子榮襲爵

貞廣東東莞人元至正間嶺南盜起貞集義兵保障一隅王

師南征貞卽款附以功歷陞布政使封伯至是卒後坐藍黨追論國除

命諸儒撰疑信錄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偏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壘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壘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陛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並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以從祀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祭著常式

附錄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

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險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詔蠲泗州守祖陵民八十戶徭役

庶吉士解縉大庖西室上封事上嘉納之

先是上謂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退上疏曰臣伏惟命出惟行不宜數改刑期于無刑寧失不經故命速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淸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敎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敎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開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
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
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
復及其昆尊榮賚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
而忽赦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
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
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
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言與所謂道德心
經者臣竊維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
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
府出元之陰氏猥鄙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鈔
輯穢蕪略無足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

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及關
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旨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
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
又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
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
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軻配自閔子以下各
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
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
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宮妓

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
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
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
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羣臣如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
澤之禁稅罷各鎭之征商木輅樸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廣墾
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
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迦之教禁所謂符式之
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費減細繇痛懲法外之威刑示革宮
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
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
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
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

必無此等之文所宜善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
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以
墮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
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
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彊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近年以
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
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
劾人之過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
旨未嘗舉善但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
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
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
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

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藝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慫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脅趨而或布於朝省騶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擲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蓋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鬍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使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

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均田受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而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眾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定之於不義則又何取乎節義哉此化源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置

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箠楚屬官甚於奴隸至於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奉侍堇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夏四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出大寧北擊虜進抵寧州破虜捕魚海大克獲而還

時虜主愛猷識理達刺死漠北再歲矣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玉聞虜主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副將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大驚脫古思帖木兒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玉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等及妃主八十人降官酋男婦八千人馬駝牛羊十五萬而還既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人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保奴自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善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居琉球仍厚遺賫遣之其後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所弒部落潰散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東川蠻叛命潁國公傅友德仍爲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普定侯陳桓爲左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爲左右參將討之

先是英奏東川蠻據烏山路結巢而叛三百里人煙阻絕詔發兵往討賜友德等敕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囉囉厥後子孫蕃衍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近稱諸蠻不叛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戒以山勢險峻道路崎嶇

林箐深邃其人如猿猱猝難捕獲且宜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九月友德等討越州叛酋阿資又遣靖寧侯昇破平東川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十一月友德討阿資置平夷千戶所於其山明年正月破阿資普安寨獲其兵千三百馬牛羊五千三百頭二月進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獲馬牛羊萬計阿資勢窮與其母請降

頒賜軍士護身敕

秋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爲西涼侯

璵廬州人以父英陷虜不屈死受封祿二千五百石世襲二十六年以藍黨論死減戍國除

安慶侯仇成卒

成含山人從上渡江勤勞不倦常能以少克眾彭蠡之戰尤

有巨功洪武十二年以破西番積功封祿二千石流爵十七年以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追封皖國公謚莊襄子泰嗣後絕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

先是上以武臣出戎伍昧憲典所爲往往麗法乃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至是頒給令其子孫誦習上諭武臣言爲將者當知卒伍之艱難爲優恤支分有疾病營視其醫藥關支冬夏布匹毋剋侵諸不知來歷人毋留伍士耕種暇即所習五兵演練之無廢事當屯種時及時耘耔無惰農比將冬命將士整毳鋪煖炕畜薪炭以禦冬作大誥武臣錄具質言軍伍勞苦萬狀朕身親更之汝將領身家衣食所自出將心比心發仁慈心隱恤軍士

其軫念如此是歲十月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辟仁貴王君郭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名曰武士訓戒錄俾涖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十一月又因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斂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祿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爲保守敕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勸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八月北征諸將班師還京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藍玉等還朝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勞最大但虜主未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愼厥終玉頓首謝乃宴北征諸將於奉天殿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罷天下府州縣耆宿

初令質正里中是非至是戶部郎中劉九皐言蠹蝕鄉里民反被害故罷之

命九卿官舉文學幹濟之士

徙山西澤潞民耕種北平等處曠地

先是詔兵興以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開田土聽所在民

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至是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地田荒民少宜徙山東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

御製武臣敕諭

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得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謀心八曰沿海軍士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

敕賜信國公湯和還故鄉

二十三年正月和來朝得風疾留京上幸其第視之

九月航海侯張赫督海運還自遼東

計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

詔各衛督兵屯種

勑五軍都督府臣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甯謐邊境無虞若使屯兵坐而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晉羊祜唐李抱真皆以是策勳當時垂名後世爾藩鎮諸將其務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深諭之數年間倉廩完備儲偫豐盈

更定歲貢生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四歲三人縣學二歲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於雞鳴山之陽

冬十月以解縉爲監察御史尋遣歸

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隷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抵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以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常昇嗣封開國公

十一月頒武臣保身敕

以耿良以科斂激變良民戴宗收捕山賊貪賄致縱逸事發皆坐罪故有是敕

十二月丁卯三辰晝見

安南國相黎季犛弒其主陳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以卓敬爲給事中

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服飾有擬太子將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全甯侯

玉定遠人其姊歸常遇春因隷遇春帳下上以遇春故特寵擢之至是論征虜功封公爵上以其過元主妃無禮仍鐫其過於券恪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死北虜之

戰予武德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僉事是年爲右參將破虜受封祿二千石世襲後不知所終

故元四大王來降

先是上敕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乃清虜主北竄爲其下所殺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列門等阻兵自固爾禮部可移書諭二臣如有意南來聽入朝如有意北嚮亦聽從所欲古之人有殺身亡家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人所志不同不可強也而捏怯來等遂皆降上以其元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春正月辛未朔

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

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王爲左
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丁亥大祀天地於南郊

䌫軍跋迷旦等叛指揮使徐凱追至連雲棧悉斬之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以敕幣賜平陽知縣張礎

敕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而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卽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行人以鈔三千錠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陞刑部侍郎趙勉兵部侍郎沈溍俱爲本部尚書署吏部事給事中侯庸爲本部右侍郎

三月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分屯湖川等處防西南諸夷

友德駐沅州中國公鄧鎭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鎭駐施州靖寧侯吳忠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通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以休息士卒控制蠻夷七月以友德有疾召還京尋諸將皆召還

南安侯俞通源卒

通源臨淮人號國公通海弟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閩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後以黨事發子祖從誅不得嗣

令天下軍丁習匠藝

改給事中爲源士尋復之

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

夏四月徙江南民種田淮泗

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置詹事院以致仕兵部尚書唐鐸爲詹事

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上謂吏部曰朕觀歷代賢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唐鐸爲

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詔故元諸王來降者俾居耽羅國

五月置大寧福餘朵顏三衛於兀良哈居降胡

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爲渾莫奚爲奚契丹時大軍征北朵顏等願爲外藩詔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貢朝

僉都御史黃政從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六月周定王橚棄國之鳳陽帝怒將遷雲南尋遣歸國

附錄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秋七月賜文武官錦綬
八月高麗國奏權國事王昌乞入朝上不許
更定大明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徵趙撝謙爲瓊州教授
撝謙餘姚人雅追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年聘至京
修正韻與詞官不合歸至是再徵爲瓊臺儒學範傳
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考造化經論圖說集補前聖戒書隨
物書之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變俗自茲鄉風藏名臣
冬十月徙民墾田
時上以山西地洞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山東河南
曠土耕種故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戶

部以聞命賞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
沁州召募居民
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賜第鳳陽尋遣還鎮
增建國子生房舍於監前
附錄上與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
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
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
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
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一概言乎三吾慚服稽首而退
十一月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
時陳煒已爲其國黎一元所弒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

煒名遣同叔來貢
附錄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溍
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篤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
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
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
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太陽出
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何難去哉
十二月虜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申嚴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
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
軍常戴頭巾或榼腦下官舍人並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

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封皇親胡顯爲梁國公
顯臨淮人父泉都督僉事顯代指揮任遷都指揮以姑爲上
妃生楚王從護衛征洞蠻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推恩封祿
三千石世襲仍侍王建文二年削爵安置臨襄永樂元年仍
爲護衛指揮僉事進同知十三年卒子善襲指揮
倭寇寧海
以詹徽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高麗人李成桂幽其主禑又廢其主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
徵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
多與之交元時爲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

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
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
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
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
禮攷註春秋考義及漢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門
集

明大政纂要卷之八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春正月乙丑朔
甲戌曉刻熒惑入南斗
卒有韓國公之應
市馬漠北
己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燕王率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
庸懷遠侯曹興左右參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率兵征虜
時以故元丞相咬住大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耳平章
忽哥赤等將爲邊患詔晉王燕王各率所部大軍討之尋命
諸將赴北平操練兵馬聽燕王節制又命齊王率山東都司

青兗州護衛及徐邳二衛精銳馬步官軍隨征仍遣都御史
鐵古思帖木耳以敕諭咬住等降二月燕王率兵出古北口
友德等各以所部從燕王諭之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
漠埽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
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聽命卽發哨騎探得虜迹知乃
兒不花咬住廬帳於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
天今大雪虜必不疑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
不之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往招之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
則相抱持而泣倉卒聞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
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自至無恐也乃兒不花咬住素聞
王威信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王王降詞色待之卽賜之酒
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

召還如是再三遂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以歸捷聞上喜曰淸沙漠者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二百餘人入朝獻其銀印金銀鐵牌並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衞指揮使阿魯帖木耳爲燕山中護衞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右侍郞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銀兩有差晉王兵出塞不見虜而還

貴州苗叛命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

贛賊湖鐵叛命總兵東川侯胡海左右副總兵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平之

許潮州府補戍學生陳質卒業

質父戍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通政司茹常引奏質願卒業以就上謂兵部尙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

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所係豈不重乎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人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一戶一馬上念勞逸不均命江北增五戶一馬仍命大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衞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附錄 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尙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踰定制詔從其議

二月國子祭酒宋訥卒

訥大名人動循矩矱不妄言笑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授助教橫經發難擊鼘廓塞學者如客得歸歷陞大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夥而職主者往往巽懦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爲祭酒釐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提挈鑪錘不遺餘力至是疾卒上爲文遣奠給喪葬費敕所過有司致奠未幾命其子復祖爲司業比三十年上御門召國子生臨諭猶追思訥作人之效爲諄復不置云

涼國公藍玉討西番遣將瞿能徐凱出大渡河擊敗之

閏四月諸番叛蠻平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

雄武侯周武卒

武開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平西番功封祿二千石流爵追封汝國公謚勇襄子興授龍江右衞指揮同知

夏四月築京城外垣

命東平侯韓勳西涼侯濮璵瀋陽侯察罕都督僉事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士卒

閏四月安南國遣使入貢

廣西布政司具奏上謂禮部尙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彼向慕中華豈在數貢故嘗諭以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

除期服奔喪之制

五月改戸部尚書楊靖爲刑部尚書

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韓國公李善長暴卒

善長定遠人上初起兵略滁陽途邂逅與語稱旨遂置帷幄俾掌書記已而郭子興欲撥入麾下善長強不肯行自是終其官典中書省密議裒然爲羣寮之長凡軍機饋餉國大制度悉所贊畫及推戴稱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眞主爲天下臣民先洪武三年封公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事明年削祿千八百至是坐流言自殺奪封長子祺駙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指揮陞指揮僉事芳卒子恆停襲恆子誠誠子宣宣子鏻當其時解

縉上疏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於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共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定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被寵榮分願已足富貴無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於陛下則子之親豈肯舍子而從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大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絕官聯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其事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一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圖全者耳未有平居晏然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恐非上天之所欲矣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疏賤非不知言出而禍隨之然恥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乃今卒無有一言及之臣所以忘其疏賤冀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疏入上

亦感悔

肅清奸黨

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葉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六月定東宮司經局官制

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除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秋七月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

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副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江南北海溢

河決河南

航海侯張赫卒

赫濠州人洪武二十年以歲督海運功封祿二千石追封恩國公諡莊簡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

陞龔斆為國子祭酒

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

愆糾謬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義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倣此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考定使節之制

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約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陞御史夏長文為僉都御史

以福建右參政王鈍為浙江左布政使

鈍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鬱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卻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啟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今官

冬十月封張銓為永寧侯

銓定遠人以追論平雲南功而封世襲

詔刊韻會定正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置閤門使

依宋制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為之二十四年九月罷是官

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

十一月以永川知縣王佐為翰林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

景東乃百夷要衝蒙化州所管火頭字青等亦梗化不服故各置衛

十二月購遺書

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令書房刊行

許國子生程通還鄉就養

通祖父以罪戍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佗子孫通乞還俾得就養上憐其老從之

令雜犯死罪輸粟塞下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曰自今雜犯十惡者殺人者論死其雜

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
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
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
刑殺立威
遣國子生鍾必興等凡十四人巡視山東流民
滎陽侯鄭遇春卒
遇春濠州人從義起兵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
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朔
癸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城甘肅
命都督劉眞糊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敕潁國公傅友德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
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充左右副將軍於邳徐滕兗濟南
平山德州樂安及北平等衛遴軍訓練備邊陛辭賜友德等
各銀二百兩鈔二百錠
北平布政使參議周倬上馬驛議
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有丁差
者貎𧬢可供其貧窶者歲多損瘠宜令官核之貧者仍發爲
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庶兩便焉其通州
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白河之上以
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路使客絡
繹僅置馬十匹而永平榆關遷安廬峰口三驛惟往遼東一
路舊設馬十七匹合撥七匹置遵化等驛爲便北平府鄭村
常渡深溝三壩比因通州裏河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
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
臣議行之
築浙東海隄
在上虞寧海奉化地
免山東登萊青兗濟南五府稅糧魚課
陞蕪湖知縣李行素爲刑部左侍郎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
西域哈梅里王遣使請於延綏等處市馬不許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
故有是命

附錄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
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
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
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槪賜以爵則賢
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陵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
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詔封劉基長孫劉廌爲誠意伯食祿五百石世襲給誥劵
廷試賜許觀張顯宗吳言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上以連科狀元出太學
召祭酒面褒焉是歲復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爲主事

撤山海關軍士令屯田

上謂後軍都督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令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識逋逃而已餘悉令屯田是時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夷獠怙阻險時竊發爲暴上遣將往訊輒赦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舐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

附錄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模範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眞朕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

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是非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鑄渾天儀

丙子彗星二見

一入紫微垣閶闔門犯天牀一犯六甲埽五帝座明年皇太子薨

以南雄府同知吉原爲本府知府賜鈔宴

原山陽人由老人授同知郡民有陳㫚二人互訟軍役原與鎭撫陳藝會理獄鎭撫受陳賄獨坐㫚原不肯署案鎭撫反誣執原赴京訴之後事得直上以其執法故陞擢

五月敕禮部侍郎張智等以儒者之道諭天下

言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而卒少見眞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午日上幸龍光山閱射

詔定文武官封贈

一品封三代二三品封二代四品至七品封一代庶母照宋制依所生之子秩封

命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詔歸附韃軍及邊民爲軍無丁男者除其役

六月清理釋道二教

敕禮部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鬚髮出家者有

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遠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立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靑詞民間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爲善友道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命刑部及監察御史清理天下獄訟

命禮部頒通鑑史記元史賜諸王

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爲耕匠民舍斤斧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何以爲學北方學者苦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曾贈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預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河決原武入淮
秋七月徙富民實京師
至者凡五千三百戸
禁罪人誣引良善
戊子夜大白歲星熒惑塡星聚於翼宿
命刑部侍郎李似初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闕遺者隨事規正

東川侯胡海卒
海定遠人洪武十七年以從平雲南功封祿二千五百石子斌先以戰功至都督同知位海上從征雲南戰沒贈左都督無子國除
八月己丑命皇太子巡視關洛
諭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關中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州縣以宿頓聞又遣使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十一月
皇太子還獻洛陽相宅圖
以翰林侍讀陳迪爲山東左參政
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命都督宋晟劉眞帥師征哈密大獲而還
晟等兵至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倭寇廣東
海盜張阿馬引入官軍擊斬之
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域
詔諭別失八里王

定文武官入朝次序
禮部言朝禮貴嚴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
詔定建寧貢茶額例
天下茶貢歲額四千二十二斤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蓋甲於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龍團進上以重勞民力命罷造照諸處惟採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間有司督徵嚴切復聽民自採其通商之法商人詣所在買茶已具數赴

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奇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園入官敕兵部遣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番一體申飭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永嘉人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週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宴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

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

冬十月北平河間大水免田租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擢南豐縣典史馮堅爲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爲生民之福願選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鑒諸史籍裁擇允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願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心腹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遞歲調勿令久居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司設付勘合差遣隨即繳報上深嘉之遂擢是職

命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參贊淸平衛事

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恆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書奏上嘉之命贊衛軍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等請討西番不許

勝等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覩天象未利征討愼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

將駐陝西練士馬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占城國遣使奉金貢犀牛番奴及布命絕之

以其臣閣勝者殺王自立

詔天下學校生員兼讀誥律

十二月命景行侯曹震治蜀道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命詹徽爲吏部尚書

阿資復叛平寇將軍何福討之降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春正月癸未朔

河決陽武

浸淫及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大康扶溝
杞十一州縣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何福討平雲南諸蠻

令天下衛所分兵屯種

先是大學士宋訥獻守邊策其言屯田甚備上大善之至是

命諸將屯練以備邊其制衛所兵所在有閒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警則朝發夕至視古屯營法為近法每軍約受田三十六畝歲收仔粒十八石人月糧歲十二石遇閏加一石餘粒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番上宿衛給繇役其月糧於倉內給支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仔粒登於戶部已設風憲官提督

之是時屯重兵京師上加意留屯嘗大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於是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又諭都督府臣曰天下衛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百根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命送故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高麗

宥死囚輸粟於邊

靖江王守謙卒

謙上長兄南昌孫也父文正少孤依上居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以大都督督軍守南昌陳友諒悉力攻之堅守不拔已驕僭有怨言被照讒而懼謀叛歸張士誠事覺上大驚曰嘻此子不才至於此非吾自行不可矣趣駕幸南昌文正倉卒失措出走謁上泣曰汝何遽忍為此載與歸羣臣劾請伏法上曰吾兄惟此一兒吾不忍也放桐城而死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我訓忘艱難遺我憂我故放之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不以汝父故廢汝汝勉之洪武三年賜今名封靖江王國桂林未幾以淫虐廢為庶人田鳳陽七年復王國雲南益暴上召撻而錮之卒子贊儀尚幼命為靖江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上遣省秦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陝諸王先自楚入蜀歷陝出河南山西抵宣大北平東至燕大寧遼從山東還擇文武忠厚者以從贊儀年幼欲令知親親之義尚睦恩且令涉山川險易勞也蓋曲至如此

二月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命列侯諸將練兵西北諸塞

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

詔兵部凡將校流罪以下謫戍雲貴者俱復其官

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國謚制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請葬祭賜謚移諸司覈行能上請葬祭有公差謚皆二字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勤事死義夷王若使得特謚又翰林始謚文原無令典如鄭文安賜儀文簡習吳楊二文恪訥廉魏文靖驥葉王邵三文莊盛鴻儒寶何文肅喬新黃文毅孔昭皆非翰林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襄敏愉彬王毅愍文陳莊靖文是也　按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

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諡其於宗室諸子王尙有評卽魯秦二
王猶命之曰荒曰愍不以子故廢天下公故終高帝世文臣
弗諡也武臣卽都督弗贈侯伯弗諡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
得諡文節矣文臣之有諡自禕始也其諡小臣者亦自禕始
永樂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諡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
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諡僅文穆一也洪熙初
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直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
而後文臣之諡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
故文臣之有榮愍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
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諡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
主之有諡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諡與乳媪之
夫有諡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

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矣當世宗之季又得二事
焉夏文愍持秉則同列皆中諡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牽復
所得者中下諡也繼而嚴氏持秉則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
懷者必賄而後得卽得之不腆不上諡也及身以罪竄削弗
諡也夫諡者人主之春秋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
共隲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則必略
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諡請有兪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
而定二諡焉以授禮科禮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裹而
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公必諡侯伯之莅軍府
加保傅必諡諡必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僚有德
行政術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先臣勳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

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效之類諫
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
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愼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諡
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邱福之類文
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諡諡而不盡蔽瑕可也又
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諡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
下諡可也凡此類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隲之操法於賞罰之
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三月命舳艫侯朱壽率舟師海運

罷民閒歲輸馬草

罷築鳳陽城

命馮勝等往山陝河南飭閱士馬

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模爲肅王衛王植爲遼王

兩浙鹽運使陳龔坐黨事謫居雲南

時有言龔嘗爲中書省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
當付獄上曰龔元忠臣福壽之子也其貸之以勸忠還雲南
仍別敕西平侯沐英善遇之

夏四月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右參議

丙子皇太子薨

上哭之慟命禮部議喪禮侍郞張智等議父爲長子服齊衰
期年皇帝以月易日當十二日祭畢釋之諡懿文葬孝陵之
次有子五長雄英先卒追封虞王諡曰懷次允炆允通允熞
允熈女一上御東閣門泣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
於此命也劉三吾曰皇嫡長孫富於年願陛下早定大計上

深然之
涼國公藍玉征罕東寇遁去
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
玉破罕東卽移兵討建昌蠻是年十一月玉同俞通淵將兵
討平之獲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遂於邛州築城建越
巂衛鎮守乃班師
五月封俞通淵爲越巂侯
淵南安侯通源之弟常克銀賴洞克銅鑼蠻克龍里四塞克
洒洞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上念其繼父兄遺烈封之食
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世襲二十六年奪爵
陞甯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
先是忠以轄軍缺伍剏官以郭德代之忠詣闕自陳上曰爾

非故萬戶何勝孫乎對曰是也上曰往爾祖克滁和二州與
有勞及渡江爾父震亦從朕有功俱陣亡可念貸忠罪陞是
職世襲
六月征西將軍西平侯沐英卒
英鳳陽人八歲歸上上憐其孤幼以子鞠之年十八出陣鎮
江緯有聲績內託肺腑外秉節鉞以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
友定西略崑崙遠涉流沙掀牂牁踣夜郎趨烏蠻生擒沒世
下車里八百平緬皆虎視以雄遂留鎭之英以仁智爲理闢
庠序以示禮迪官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周撫集以示徠
破思倫發以示怒泣俘馘以示恩諸部懷仁服義豫附輯款
收其土貢以充軍實至是卒上命其子春迎葬於江陵之長
泰祀功臣廟封昭靖王春三十一年薨弟晟嗣

秋七月上御順貞門與侍臣論治道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
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
雖淺可以喻深侍臣曰誠如聖諭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敕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敎官給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老儒亦知民間疾
苦否悉爲朕言嵩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敎諭張恆對曰
臣等職在敎導民事無聞上曰豈有久居鄉里社人交接民
情世務一不談及乎概言不知詐也昔伊尹耕莘念在致君
澤民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桓卒興霸業漢賈誼董仲
舒起自田里上書數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敎武

言事汝等既集朝堂一無所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此乎又
如宋李沆爲宰相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情奏之眞宗同寅
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儆懼不然則留
意於土木禱祀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且將自陳汝
等既承詢乃支離其辭竟無一語胡瑗爲蘇湖敎授其敎諸
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皆曰敎授有法
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敎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
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敎官皆汝
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
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敎人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
學校使爲鑒戒
改詹事院爲詹事府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於孝陵之東
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死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德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實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謚曰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大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向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向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向惟刑部掌刑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尋改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太醫院次之

葉昇伏誅
昇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平西番功封靖寧侯祿二千石流爵後以數平洞寇受上賞至是坐交通胡惟庸事覺誅之國除

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善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駆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人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命馮勝傅友德等於山西大同等處立衛屯田守禦
諭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乃命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鳳翔侯張龍永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會寧侯張溫宣寧侯曹泰徽先伯桑敬都督陳竣蔣義李勝馬鑑往平陽府安寧侯仇政懷遠侯曹興安陸侯吳傑西涼侯濮璵都督孫彥謝勳袁洪商暠徐禮劉德指揮李茂之往大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迤東立六

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愼乃事無擾於民

江夏侯周德興伏誅
以帷簿不修也命收其公田

命國子監闢射圃賜諸生弓矢

九月庚寅立嫡孫允炆爲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强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翕幾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激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戴於是命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瑺任亨泰杜澤楚樟唐鐸楊靖

皆兼東宮師傅等官並給俸

命鑄各按察分司印凡四十八道

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壩河道

懸封爵訪通曉歷數

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歷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敬心上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前定三代有道之長無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本以高祖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而東漢有光武明章爲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義宋祖之誠心愛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迫者如秦隋五代察其所本皆以酷虐苛暴而失之歷數云乎哉皇上應天眷命埽滅胡元救亂誅暴功德隆大宜

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唐宗而忠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難征稅過厚故戶口多而民勢不息倉廩實而民隱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以謂徒文也法令嚴而民不服以謂徒法也誠效漢祖之寬仁法唐宗之忠厚以追三代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之區區小技之人耶又言水旱連年災異數見爲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上頗采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工部尚書秦逵暴卒

擢方孝孺爲漢中府學教授

時廷臣薦方孝孺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

冬十月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甯昭靖王以沐春嗣西平侯鎭守雲南

更高麗爲朝鮮國

從權知國事李成桂請也

十一月重定文武官品階勳祿之制

十二月敕宋國公馮勝等整旅巡邊

敕勝與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立屯旣成率數十萬衆蒐獮虜庭耀張威武敕至毋違朕命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

三吾自陳壻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皆緣素失教誨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誅戶部尚書趙勉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

因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爲僧故有是命

附錄 刑部尚書楊靖鞫獄碎大珠上嘉之

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僚屬俱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必僞物命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一不以奇物獻朕求悅得以道事君之義一不以藏珠窮詰起大獄有陰德於人一不以獲珠奬門卒使他日人受法外之苦是謂能杜小人僥倖一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於戲非上之聖神亦奚能知靖若此哉

欽定按察司僉事與王府位次

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於殿外廡公聚序坐長史居僉事上禮有未當詔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上曰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於長史之上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春正月丁未朔

冊美人李氏爲賢妃葛氏爲麗妃劉氏爲惠妃

調副都御史解敏爲江西按察使

辛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依上得之養爲子既長屢從征伐有功歷陞是職二十五年冬率

師征越巂還至成都疾作卒司馬好文章溫恭謙讓撫綏士卒振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二月命晉王統山西河南兵出塞捕虜

命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

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僞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藍玉有罪伏誅

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封涼國公陳胡之黨玉嘗預焉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漫不省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黜劓軍士至是征西還意覬陞爵命爲太傅玉攘袂言曰吾當爲太師乃以我爲太傅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侯何榮會寧侯張溫濟陽侯察罕都督黃銘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爲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變命羣臣訊狀皆實伏誅國除　按翼臨淮人桓濠州人皆十七年封震溫十二年封壽二十年封皆不知何許人

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

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儒學金復海益四州已有州學其開濟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卽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

無益於治三曰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句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敢關中者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書奏上觀其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可行者行之授名廣爲吉安泰和縣丞

命工部右給事中梁銘署吏部事

三月倭寇浙東

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敕代王率護衛兵出塞受晉王節制
命馮勝傅友德等往北平等處備邊
其山西屬衛將校聽晉王節制北平屬衛將校聽燕王節制
凡軍中機務一奏朝廷一啟王知永著爲令
頒示稽制錄於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邑
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
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肆甚或肆情廢法及藍以罪誅
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
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
制錄御製序文頒示中外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侈時魏
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

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
夏四月太白經天
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又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
詔郡縣歲饑者先振後奏著爲令
時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以貸民上即
命行人馳驛往給之因諭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耆
民糴粟禦凶荒誠急民也若歲饑候奏請而後發往返遠者
動經數月則民饑而死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
先發廩振貸後乃聞
陞滑縣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
故祭酒訥之仲子也
以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尚書

詔絕安南朝貢
時日焜已爲國相黎季犛所弒立叔明嗣王來貢禮部尚書
已受其章將入見主客主事曾魯取其副覽之見叔明名駭
焉乃言曰前王陳日焜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
能隱遂得其篡奪狀上怒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卻其貢不
受令擇陳王親賢立之否且行誅叔明表謝罪而解
附錄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
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並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上
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
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人
五月禁功臣建享堂
其墳塋葬具皆令自備惟沒於戰場者官給之

定學官考課法以科舉中式多寡爲殿最
六月以左春坊贊善淩漢爲僉都御史
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舉至京獻烏鵲論上喜擢司經局正
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繫獄會按察司陶晟在京上知漢
爲晟所淹命械晟還釋漢與俱來至即拜監察御史巡按廣
西奏陝西民病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今大一統之時
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啟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尋陞僉都
御史詹徽爲左都御史議論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
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爲御史桂滿所劾左遷刑部侍郎未幾
署吏部改禮部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曰臣願生京都死
葬京土上許之命居於私第歲餘起爲贊善又歲餘復拜右

僉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對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耳漢頗長於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嚴皇陵禁

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

以郁新嚴震直爲戶工部尚書

宣寧侯曹泰卒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左右春坊分班直華蓋殿

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立周顛仙碑於廬山

顛仙姓周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身長肚貌奇崛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顛常操一瓢入南昌乞食於市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於人夜臥閭閻間祈寒暑雨自若常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據江漢引兵入南昌顛仙隱迹不見及上自將伐友諒既定南昌將還顛仙從道左拜謁潛隨上至金陵每遇上出輒趨進曰告太平告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語上頗厭之特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明日復至上命賜以新衣視其舊衣帶繫菖蒲三寸許曰細嚼飲水腹無痛又言自入火不熱乃以巨甕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凡三及寓蔣山寺月餘寺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趨無異平時因賜之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一密室中不食者三十三日矣上將幸寺賜之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殽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飲食如常時既醉上將還顛仙道側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矣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上欲親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問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即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以示必勝之兆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上曰顛者言何妄也復爾則棄之江中乃自言曰能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於江久之復來謁見欲求食上命賜之食食已正衣襟前引

項曰今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矣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誕卻之至是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仙遣進藥上納之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砂之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其事命員外潘善應司務譚孟良往祠焉

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臣按故元至正辛巳爲歷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

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爭以爲臣所推步與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止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歷元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庚子太陰與太白晝見

八月徙慶靖王於韋州

始命天下儒學訓導冠帶

開臙脂河

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莅事惟勤役民勿暴暨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復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河南僉事王平巡孟津械有司並所賂奏上嘉之

時有司斂衆財以貽平械送京上謂其得憲臣體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敕書勞勉之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

先是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應詔上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赦胡藍黨

詔曰朕平禍亂二十餘年邇者胡臣不忠李善長等陰爲構禍事覺人皆伏誅今年藍賊爲亂捉獲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拏在官者不赦外未犯未拏者不分胡黨藍黨赦之

冬十月徙封岷莊王於雲南

更給天下工匠輪班勘合

革中都國子監

以其師生並入國子監

擢國子生劉政鄧志和等爲福建左右布政使等官

十一月以劉璟爲谷府長史提調燕代肅遼慶寧六府事

東莞叛寇何迪伏誅

東莞伯貞之弟其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阻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廣東指揮使發兵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

十二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

計田地山場池塘一百餘頃

禁河州等處民竊官馬

閏十二月永鑑錄成

其書輯歷代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事頒賜諸

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爲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附錄南雄侯趙庸廬州人臨川侯胡美郎廷瑞漢沔人東平侯韓政睢州人皆洪武三年封懷遠侯曹興不知何許人十二年封海西侯納哈出故元丞相據金山二十年封又延安侯唐勝宗毛城人吉安侯陸仲亨濠州人皆洪武三年封至是皆坐藍黨論死國除平涼侯費聚臨淮人亦洪武三年封子超先戰死孫寵襲指揮使坐法謫交趾國除

更定宗人封爵冊寶之制

敕宗人有文武才能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室有犯宗人府即訊量罪降爵等重者奪爵爲庶人改祖訓名皇明祖訓召諸王至京師賜之王子孫各製二十字命名詩登玉牒以需

明大政纂要卷之九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春正月辛丑朔

振貧民

戒飭天下按察司官

以御史鄭大本劾其不能振刷法紀故也

禁民間用番香番貨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僧道一人以主差稅

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乙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建漢壽亭侯關羽廟於雞鳴山之陽

廟舊在元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詔罷在外文武官正旦冬至聖節千秋節諸司公宴

免華亭縣荒田租稅

附錄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眾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元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元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元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

用賢能不爲邪矣所惑則亂安從生哉又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其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尤爲難也

三月廷試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一百人信定海人爲侍讀以敎韓王寫杜詩含譏刺及策稿削御製二語得罪後坐考試事誅曾元彭德亦坐事除名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命都督楊文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

命韓王藩王往省秦晉燕周齊王

城東勝

按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爲守至是棄置豐州獨衞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則大同藩籬日薄矣

定行人司官制

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振濟饑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城宣府

命工部藏軍器

夏四月課天下百姓種桑棗

里百戸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隴每百戸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三年六百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

遣監生人材督修天下農田水利

敕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蓄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

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詞訟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

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門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之義宜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廷議是之故有是命

附錄　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廓然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乘會勉稽古述作稱朕意因禮賜諸儒甚厚

五月卻安南朝貢

陞少詹事任亨泰爲禮部尚書

詔除孝子郝安童軍役

安童祁陽人父元戍定遼死當補伍以母老無他兄弟且有

姑守節老無依陳乞聽終養乃補戍上憐之得復除

六月詔互徙浙江福建沿海土軍

附錄 上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而楚日興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閒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秋七月

八月新建京都酒樓成

先是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閒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僊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僊樓

禮部主事蓋霖繫獄

其父伏闕言霖以菲才受任觸國法罪當大辟雖死莫贖但臣老年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以次男從軍以贖其罪上憫其言宥之

階文軍叛平羌將軍甯正討平之

械叛寇張者趙原言至京伏誅

九月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因禱於神曰母病愈願殺子祀之既愈竟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上曰無故殺子絕滅倫理宜令捕之勿使傷殘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旌表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有懇切之至此人子所當爲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閒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至於割肝殺子尤爲違道傷生之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寰宇通志書成

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不預焉

書傳會選成

先是四月上以宋儒蔡氏所書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閒有未安者又以奎壁文章之府今年春黑氣始消文運當興故命儒臣考古證今以定正之尋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儒之說足其未備劉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冬十月倭寇金州

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耳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令知縣方素易復知盱眙

素易任盱眙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耆民劉本等詣闕請復任從之復遣使齎敕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終母喪而後任詔許之

陞沭陽知縣周質爲山東參政衡山主簿紀惟正爲陝西參議二臣皆以剛直廉潔爲同僚所陷逮至得直故特用之

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德暴卒

友德宿州人以陳友諒行省參政降附授指揮洪武三年以從平中原功多封潁川侯進都督同知四年平蜀十七年平雲南特進祿勳兹功冠諸將不聞罪狀見疑以死國除　案史不於卒時立傳卻於封公下及之與藍涼公同列永樂中又不爲置後豈藩邸時有宿嫌耶

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

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鎭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卽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許執奏凡官軍民人有事入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女直寇遼東都督宋晟劉貞禦卻之

定遠侯王弼暴卒

弼定遠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西番功封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子世襲二十一年以破虜功多受上賞至是坐藍黨不食死國除又永平侯謝成濠州人亦以平西番功受封於十二年祿二千石至是坐法下獄死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春正月丙申朔

置陝西行都司儒學

丁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都督周興爲總兵宋晟劉貞副之帥師捕野人

西平侯沐春擒斬阿資越州平

先是阿資復叛春率兵討之已遁去春曰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無功議復討之衆以爲難春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俱姻婭得以匿之今土酋悉從征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蠻夷悉服

二月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暴卒

勝鳳陽人與其兄國用從起義歷陞樞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宋國公進右柱國同參軍國事祿三千石累破北虜有功史備紀其功至所謂御大將無紀律至使閽者行酒於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纔二日强取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

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王是以宿過不悛暴卒國除
徙民種田東昌
山東布政司言靑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
民稀雖嘗遷閒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閒者尙多乞令五府之
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
上田不及三頃並小民無田者皆令分丁徙東昌開墾閒田
庶國無游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上可其奏命戶部行
之
詔工部罪人罰役死者免補
陞郎中齊泰爲兵部左侍郎
三月秦愍王薨世子尙炳嗣秦王
誅東勝左衛百戶吳信

坐侵暴屯卒也並敕諭守邊將士
遣都督劉謙等往河南山東北直等處督民屯田
命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
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
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夏四月勞諭遼東等處諸指揮令固疆圉
諭遼東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旣寧斯必戍守乃有
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
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發於天性
苦同士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
之勞海南指揮敕曰南溟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
熱時忽瘴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涼指揮

敕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
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禦邊勞甚朕甚憫之茲特遣
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士以服戎羌勞寧夏帥曰夏寧
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以大將軍
掃淸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
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劄存問又因造遼王宮
室敕大師武定侯英曰遼東邊軍苦甚毋營繕盡其力今役
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奈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言多不實
聞彼自國中至於鴨綠江皆儲軍糧驛各數萬石且招東寧
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觀高麗自古時與中國搆
兵今遼東糧乏士困倘不卽發沙嶺倉振必且啟招誘逋逃
之心非完計也其止他營造立營屋以居士十年後繕作未

晚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陞盧原質爲大常寺少卿
增給福建新軍月糧俾守城屯種例如廣東
五月討平四川洞蠻
乙未太陰與辰星同在井宿
六月初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
命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
禁黥宮剕劓之刑著敕諭於祖訓首章
上御奉天門敕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
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
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儆懼然此
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宜用常法以後嗣君

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言凡聽獄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久則天必怒有大獄當面訊防搆陷鍛煉之弊益慎重至矣

申明禁置丞相之令

諭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秋七月廣西守將韓觀討平山寇

廣西南丹奉議慶遠等處蠻酋作亂命左都楊文爲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眞都指揮使韓觀爲副總兵率師十五萬往征之至是平

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

羣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焉

徙遼東衞所部高麗女直歸附者於廣寧西屯種

詔國子生誦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道士以道書獻卻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卻之毋爲所惑

八月命楊文爲征西將軍韓觀宋晟爲左右副將軍兵部尚書唐鐸參議軍事帥師討龍川諸蠻

上以龍川地連安南恐啟納叛之謀命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往諭之八月唐鐸還京言趙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詔楊文移兵奉議等處十月師至寇竄入山林據險自固文督諸將分兵捕之復調將分道攻南丹叛酋觀等破道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等一萬三千八百六十餘人賊

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六百四十八戶蠻寇悉平

信國公湯和卒

和鳳陽人驍勇饒智略始從郭子興上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渡江克常州江陰平姑蘇諭降方國珍殄姚大膽略定閩中諸郡同中山宋國北征趙代洪武三年封中山侯復下蜀討五開山獠王臨陣決機有語及兵法輒笑爲泥古又善綏營城郭海上多遺世澤進封襄武王子鼎孫晟俱早卒曾孫文瑜元孫傑病廢無子弟綸子紹宗弘治六年詔復爲南京錦衣衞指揮使嘉靖十一年繼絕封靈璧侯十四年薨子佑賢嗣三十一年薨子世隆嗣萬歷十四年薨子之誥嗣

貴州蠻叛守將都指揮顧成討平之

土官阿主作亂成討平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
九月免山東山西北平稅糧
詔以山東供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
官秋糧盡行蠲免又免應天五府州秋糧
都御史曾銘有罪誅
貶翟善為宣化知縣
以受賄事覺也
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敕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
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㓜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
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
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

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
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
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
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翦除羣雄混
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
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
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俾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
守後世敢有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毋赦因又言四方諸
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
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不祥彼作宜捕逐彼既不為中國
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我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
强貪一時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
世為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乎卓為萬世式
矣
閏九月更定親王歲祿米一萬石
冊燕王長子高熾為世子
冬十月玉牒成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復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
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
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冊馬氏為皇太孫妃
光祿寺卿馬全女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復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令儒臣書

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
惕
禮制集要成
先是二十四年六月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
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至是成其目十有三曰冠
服房屋器皿繖蓋牀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啟本式
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詔新墾田地俱免起科
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已足用其山東
河南民人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
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
若有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武志書成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
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命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春正月庚申朔
命杜澤爲吏部尚書
以門克新爲禮部尚書
上罷朝問左右民間事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
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
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安得遽言至治
壬申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行人李思聰錢右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曰道里險遠山川阻修風殊俗異此乃天造地設
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鄰邦衝烟突霧晨進昏止歷風霜
而至中夏可爲難矣古人有云君子將有事於遠方千里之
外神交而志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遠修其好誠美絕古
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而惟恨不一言而使彼此各
罷止兵守樂黎民於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難分惟存關市之
譏是其和也其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
敕至爾其審之緬人既聽命遂往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
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
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
弱犯寡者則天子發兵以征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
暴內陵外則興兵以討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
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弒其君則
明其罪以誅之犯令陵正則杜而絕之內外亂禽獸行則殄
滅之此九伐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
寡之罪何以見之歲以兵寇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强犯緬
擾琉國小民寡而已平之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
相接然朕未嘗恃强憑淩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
似乎尚强以取之非也乃元世祖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
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
故也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麓川之蠢初擅
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
較未嘗强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
蠶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眾又將爲我西南之後患

噫殆未可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迺神器也
非人强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邦之好三面
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
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
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未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
不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無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
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
孟叛思聽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眾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
使者以服其下强詈思聽等又以象馬金寶爲餽思聽等爲
書諭卻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惟忠臣烈士
强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聽等設宴爲樂率其部眾送

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二月濬奔牛呂城二壩

從常州武進縣請濬以便漕運

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

三月制各省朝覲以辰戌丑未年爲期

命國子監學正吳啓署祭酒事

罷揚雄文廟從祀祀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於世教若漢揚雄事莽參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千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嘉其言從之　案雄

果仕莽黜之且晚近觀廉使胡直所書郫縣志後甚爲之辯故併錄之以俟考先賢者察焉其言曰往予閱及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每怪雄以彼其材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躓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吝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予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卒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予鄉人簡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纂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踵傳

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遊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子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子之言而畢其說按胡廉憲之言雖未可即以爲據然雄之從祀亦必有因故存其說以俟博古君子采焉

夏四月詔以嘉定縣糧米輸大倉轉運遼東

從都督朱信請也先時海運遼東六十萬石至是增七十萬

逮湘陰縣丞劉英棄市

以用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故也

命禮部翰林院會考國子監師生
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五月給桑種於湖廣屬郡
上以湖地宜桑而種之者少
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
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種之
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
午門内出入者各給牌爲驗
六月河南藩臣周榮請築宜陽河防
命俟農隙築之
壬子太陰與熒惑聚於井
秋七月命學士劉三吾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文式頒於天

下諸司
附錄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
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
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
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耳又曰漢
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
名以濁亂四海至唐時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
下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
操權擅作威福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
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
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八月免應天五郡田租

禮部尚書門克新卒
克新鞏昌秦州人始爲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時天下學
官入覲者咸命待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
不稱旨獨克新與紹興府儒學敎授王俊華敷奏亮直遂擢
俊華爲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爲左春坊左贊善克新尋陞禮
部尚書未幾以疾卒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
改六部諸屬部爲淸吏司
九月賚天下致仕武臣銀鈔有差
命朝鮮送來撰表儒生鄭總等勿遣還
上謂禮部曰此輩略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知調弄戲
侮數生者曾不如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軍少北鄭公鍾
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爲誰有司云鄭人

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
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盍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
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遣歸楚遣人報鍾儀之歸
晉之德也由是兵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
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
以道助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此數生故作戲慢生隙殃民宜
置之京師別授微職以絶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
皇太孫允炆長子也
十一月鑄渾天儀
增設春坊官

左右淸紀郎各一人司諫各二人
兎國子生朔望朝參
命刑部主事鄧文鑑署都察院事尋署僉都御史
以都督顧成充總兵掛征南將軍印
十二月五星紊度
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八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八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仍給耆民道里費
癸未熒惑守太微垣
　敕諭楚王楨曰太微居翼軫之度楚分野也太微天庭也五星無故而入災必甚焉且熒惑徑入而東往猶可也今順入

而逆出已八十日矣在內庭十日有死君者有死后者有死宰相者況八十日乎今爾子因疾而逝天象豈不可信恐災不止此爾當省愆愼德以回天心
罷大理寺
遣行人陳誠呂讓使安南
　時思明知府黃廣成奏安南侵奪屬地邱温如嶅慶遠淵脫等五縣故遣往諭還之誠以譯者言不達意乃爲書諭之云按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爲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逵將兵征之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且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桄榔之地以降況銅柱以北邱温等地乎元時爾祖光炳入款及日烜失臣節世祖興師問罪城郭幾墟日燇祈哀許降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云天使辱臨小國懼有侵越罪往往辭之邱温而已觀此則邱温以北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乃越淵脫踰如嶅慶遠而盡有之非乘元末之亂僥倖而得之者乎云云日焜具書復終强辯誠等復辯論安南王曰贐者禮也陸賈時有之誠曰尉佗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爭衡是召禍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也王以尉佗自處而以賈處人何陋哉王無以對乃具咨戶部仍執辯上召羣臣議僉云當討上以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更終必取禍姑待之
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正月甲寅朔
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以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關中

漢沔盜起耿炳文討平之
丙寅大祀天地於南郊
城開平衞
以劉觀耿淸爲署左右僉都御史
振貧民
除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左布政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大常光祿二司爲寺
　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以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日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
左右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
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直言謠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
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頒爲政要錄
其書載文武官屬統體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
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爾魯王甍禮官請謚上曰父子天恩然謚法公義也朕不得
以私廢公王輕餌金石藥自斃可謚曰荒
二月白虹貫日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命禮部會試以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會試考官

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北方之士並皆黜落
三月殿試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
追贈千戶吳得爲指揮僉事鎭檢井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
職
得全椒人孚盱眙人會蠻賊林寬等攻龍里二臣堅守待援
賊攻急得以父母在城徒守無益卽率精銳開門擊賊殺數
十人搏戰不已中弩毒死孚繼戰亦死於陣城遂陷事聞上
以其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並恤其家
夏四月敕晉王燕王備邊十事
其一謹斥堠廣布置以探烽警其二選將領精騎潛伏偵虛
實其三令每堠壘礮積薪嚴備預晝則望煙夜則望火加防
愼其四敕王夙夜加謹其隊伍常在斥堠往來莫測又須趁
逐水草隨營收放其五言各王之國務酌量程途同至京師
其六謂禾苗秀實一歲三報俾知邊儲虛實其七通計馬數
以聞其八令大僕寺督併孳生馬疋毋怠其九發來有罪大
小將校悉心點視立成隊伍其十凡領課馬應納駒者須審
孳產有無不可一概徵索
起前刑部尙書楊靖爲左都御史擢御史嚴震直爲右都御史
令軍民有材藝者得詣闕自陳
授唐庸爲給事中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
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卻不受其人委金而去思恭言
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庚申夜有星自天廚入紫微垣
大如鷄子尾蹟有光二星隨之至游氣沖沒
楚王襄王率都督楊文韓觀顧成兵征洞蠻平之
楊文等率師二十萬從楚王征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
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等九長官司
所屬峒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賊屬一萬
六百餘口顧成亦勦平獠部六洞螃蠏天柱天堂大坪小坪
等處苗寇而還
命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又敕遼寧諸王據邊塲孳牧毋得侵民田
詔刊布大明律而條令誥附其中
上親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

善令久矣而犯者相繼於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
不犯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然法律在有司民不
周知特敕六部都察院將大誥內條目撮要附載於律他禁
例盡革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焉
置政平訟理二旛齎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
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
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
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
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
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府六部
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

聞無冤者實犯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六月覆試下第貢士上親賜策問擢王克忠王恕焦勝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先廷試已賜閩縣陳䢿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諤次之時
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劉三吾等南人私其
鄉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等官
張信戴彝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黃章周衡蕭揖及䢿昌
隆諤人各閱十卷或言劉自囑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怒親
賜策問取六十一人授克忠修撰王恕編修焦勝行人司副
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遣戍䢿諤安置威虜惟赦戴彝尹
昌隆䢿諤尋赦回爲司儀署丞復殺之宋琮拜御史後以檢
討掌助教致仕

翰林學士劉三吾暴卒
先是上屬意燕藩欲立爲太子密以告三吾三吾痛哭曰太
子天下本若欲再立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勸上立太孫忤
上意降爲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至是卒
駙馬都尉歐陽倫暴卒
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
出境者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倚勢暴橫所在不勝
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
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
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保等伏誅併倫
賜死召河橋吏勞賞之法嚴而令行如此
秋七月左都御史楊靖暴卒

靖山陽人性敏有識善敷奏理刑平恕上數獎之至是因鄉
里人坐事繫獄家人擊登聞鼓訴狀御史劾靖爲改狀草增
飾浮詞上念其才不問御史論不已乃賜死於家
申明學規教條
致仕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唐鐸卒
鐸鳳陽人重厚慎密自上初起兵時即事左右自始至終皆
受知遇
八月河決開封
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
命工部移檄諸王府工作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府宜
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

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丁未夜熒惑入房

九月遣官祭嶽鎮海瀆之神

詔天下每鄉里置木鐸

先是制郡州縣里推高年行誼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戶婚田土諸爭恚事付平決又命戶部天下郡縣里各製木鐸一里選其耆老行振之徇道路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通天下設之在畿縣月朔則京尹引老人坊廂長至御前聽宣諭稍久乃傳旨祕古益重愼親比而御製大誥三編教民榜文五常之訓養親祀先教子睦族勤生業厚閭里善善惡惡之事之言不一而足於是令諸色人盡讀大誥爲觀戒民百戶爲里里爲

之長歲時飲社如制人戶見丁著業里老督併趨作業令勿惰里中諸婚姻死葬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耨力不給百家須助之其子弟不率五常作非者里老人若年壯豪傑會集訓戒之則禮所稱屬民讀法如族師索鬼神祭祀如黨正辨施舍行秩敘如閭胥里宰勸農圃任耕耨樹藝而稽其女功如閭師鄰長使民相愛相糾如鄰長畢做其意行爲著令

城銅鼓

冬十月癸巳夜熒惑犯南斗杓第二星

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令遼東軍士屯田自給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士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衞倉收貯仍令在軍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十一月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平緬緒鑾刀幹孟

先是九月刀幹孟叛逐宣諭使任思發明年又沐春卒何福擒刀幹孟以歸任思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使陝西行人高稹上道路人民疾苦狀上嘉之擢爲鴻臚寺丞

附錄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侍郎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纏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

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敕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呑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制度三十年於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右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世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
示卿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鳳翔侯張龍卒
龍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平西番功封祿二千石十七年從
平雲南功加祿五百石世襲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春正月己酉朔
壬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詔督山東河南民耕種
上以二省民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命戶部遣人材分
詣各縣督其耕種仍命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粟之
數來聞
二月倭寇山東浙東寧海衛指揮陶鐸及其弟鋮出兵擊敗之

定吏員出身資格
皆以九年考滿出身一二品衙門提控都吏從七品椽吏令
史典吏並內府門吏正八品三品衙門令史從八品典吏及
四品衙門司吏正九品四品衙門典吏五品衙門司吏典吏
書吏俱從九品六品以下衙門吏典及各道吏典俱雜職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
附錄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
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
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者又其次也苟二者皆無此不足論
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夏四月陞刑部侍郎暴昭爲左都御史
以黃福爲工部右侍郎

罷回回欽天監
己卯享太廟
享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曰往年種此
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
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
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灑掃
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旌表青州府安邱縣甯氏女貞節
初甯氏幼時許嫁同里劉真兒未婚真兒死甯氏年方十六
聞訃甚哀既而謂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今雖未與之
醮然聘禮既行父母之命已定矣夫不幸而死其父母老無
他子女女寧能忍恥再事他姓使人老父母無所依乎請往

事舅姑父母初未之許請至三而許之甯氏至真兒家爲服
衰麻哭臨祭奠無違禮在舅姑側恭執婦道晝夜勤女工以
供奉養舅姑歿盡賣其衿珥以葬歸劉氏凡五十二年年六
十八節行完美鄉人稱之
五月甲寅上不豫
置成都重慶保定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
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茶課仍收碉
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
馬
進齊泰爲兵部尙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
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

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府事
命總兵武定侯郭英副總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
閏五月乙酉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帝崩於西宮
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
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
邦宵衣旰食宏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
政敎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
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遵先聖之言斯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辛卯葬孝陵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
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高皇后
按洪武中名臣有卒年月者已略載矣其未有年月者補載
於後
陳遇金陵人博究經史有治才太祖召見禮甚稱先生而不名
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學士者再固辭授侍
郎固辭授禮部尙書又固辭乃不復强之以官欲官其子亦
辭謝眷待之隆亞於勳戚
陳雅言永豐人爲人明粹剛直有用世之志窮研經史爲文章
充衍有格氣慷慨尙義能急人之困損所有而不恤洪武中
爲敎諭
曾㑺新淦人七歲能諳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凡古今國體治
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悉能言之有敂之者如山川出雲層
見疊敷十九謁虞伯生知博而反說於約上起修元史當羣
言沸騰歷舉傳記答之時謂㑺以舌爲筆宋濂以筆爲舌官
至侍郎
胡翰金華人博學無所不究爲文章明潔簡峻論議出人意表
有灑然不落塵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短杖著書以自樂有
勸之仕劇謝之上聘致衢州敎授預修元史初學古文於吳
淵穎蔡閔宋濂攻舉子業移書招之同學
錢唐象山人任眞有耿概嘗被召講虞書陛立有糾之唐曰陳
古聖言不跪不爲倨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
外終日上悟賜飯並撤圖官至尙書
陶屋仲鄞人淸介自持洪武中爲按察使專治贓吏布政司薛

大方貪暴亦按其狀劾罷
高啟吳縣人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麗則張士誠據
姑蘇避居吳淞江日詠歌自適與時俊楊基張羽徐賁王彝
杜寅張憲周砥王行宋克輩遊尤好權略論事數中肯綮上
召充兩制史館授編修擢侍郎乞歸復居江上銳志不少衰
以故人魏觀爲其郡守坐誣以連死
按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皇皇高帝提三尺劍
奮起草萊指顧之閒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高帝心
知天意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
而淸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
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朔漠掃淸關隴底定南交北貊東夷
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奉朔拜伏闕廷於是民獲所歸上

下神祇咸有依託正位之後孳孳圖治綱舉目張文物一新自郊廟以及百神之祀禮文咸秩有赫其臨則祀事嚴矣御極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靑宮則大本定矣眾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眾自京師達郡府悉皆設衞有事則詔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綬歸士卒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申禁令嚴贓效尤獨嚴於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失所豪黠之徒刑不少貸而冠服有別育材有訓則民志定矣宮中不敢預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厲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剗積歲之弊其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

詹同之序大明日歷有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謝鐸有言我朝度越歷代者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刱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其善言聖治而揚休烈也哉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建文君

君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妃常氏以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在位五年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傳言崩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罪

六月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

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府知府

從給事中楊惟中薦也明年入覲以考覈稱職蒙賞賚甚厚

革冗員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

秋七月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字安常東昌人敦厚有學行學者多從之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以寧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詿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帝即位眷問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書怡老堂三字及綵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略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

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歎上甚嘉之
廢周王橚爲庶人
　時有言周王橚不軌者命李景隆卽訊逮至京廢之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字仲縉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善屬文與兄綬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嘗聘賓禮敎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邱隴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卽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之遂有是擢

以張鳳等爲錦衣千百戶
　初太祖崩宮中殉葬者若干人張鳳李衡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皆殉葬者之家故以是官俾世世承襲
命吏部尚書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召爲兵部尚書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
敕輝祖練兵山東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郞兼翰林院侍講尋陞學士
以何福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副之
　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尋平之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
　尋授齊府審理副仍晉編纂

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代之
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爲知府
以劉儁盧淵爲兵部左右侍郞
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罷築銅鼓衞城
召徐輝祖吳傑還京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以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弟沐晟襲侯爵
以馬京爲大理卿
冬十月熒惑守心
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以戴元禮爲太醫院使

　元禮以御醫事太祖常稱其仁義上記憶之故有是命
吏部尚書茹瑺免以雲南布政使張紘代之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淸宋晟韓觀有差
以工部侍郞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
　時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居之故以昺爲布政貴子澄齊泰計將削奪燕藩故以

貴等任都司俾通燕府官軍覘察動靜
命內外羣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
十二月癸丑上如郊壇省牲
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起査有年爲太平知府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上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足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

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
謫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
初縉舉洪武戊辰進士以中書庶吉士改御史累上疏指時政兵部尚書沈溍嫉之太祖爲縉年尚少命其父挈歸語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未及期而太祖崩縉遂奔喪京師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云
以韓宜可爲都察院副都御史程本立爲左僉都御史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召宋懌爲翰林侍書
懌宋濂之孫嘗授先懿文太子經上念之故召
詔求直言

調僉都御史劉觀爲嘉興知府
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遼州人高巍上疏論時政
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都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上卽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巍赴銓曹上書略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喩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益欲禦四夷而藩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喩痛哭流涕之歎無非欲削六國意也賴文帝寛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强悍

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寛不如文考又鼂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附漢幾危社稷是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刈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鄰土番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

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與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鼂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兖楚湘齊兖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此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

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患有腹膚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修方一掃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强盛故假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五臟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鄰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人以爲知言

建文元年己卯春正月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撤仁祖方孝孺進郊祀頌

奉太祖神主祔寢殿西二室南向殿座次熙祖東向

何福班師還京

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爲總裁太常少卿廖昇侍講高遜志爲副裁博士王紳敎授胡子昭審理楊士奇訓導羅恢吏目程本立等爲纂修官

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追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文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祔廟

冊妃馬氏爲皇后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

按吳王封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靖難後降封廣澤王居福建漳州九月召還廢爲庶人衡王封衡州未之國靖難後降懷恩王居江西建昌尋召還廢爲庶人徐王封徐州未之國後降敷惠王隨母呂妃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未遣之國四年二月暴卒俱國除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振貧掩骼埋胔蠲民鬻子減田租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以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

命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鎭守甘肅

以周是修爲衡府紀善

更定官制

按建文時改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淸吏字改戶部爲民部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爲詳讞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三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爲拾遺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少卿參議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大理寺改爲司又改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評事寺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太常

寺改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及司圃新增神樂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廏典牧二署驌騻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士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寺改卿爲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寺並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待設無定員文淵閣設典簿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署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啟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廣東都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北江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司增親王宮賓輔三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

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祀典禮典饌典樂五署典印典祀典禮典饌典樂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靖難後俱復洪武舊官制惟存大理寺不設斷事官及斷事司正統中復設京衛武學

北平右布政曹昱除名按察副使張璉謫典史

坐藩府事

免民賃舍錢革松潘衛

是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

三月祀先師幸大學

敕布按二司糾察官吏

以散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爲海上巡檢

逮北平有罪按察使陳瑛安置廣西

敕都督宋忠徐凱耿瓛練兵屯開平臨清山海關

召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二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先是燕王還國畱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於京師未幾遣還俄僉事湯宗上變告故逮陳瑛尋百戶倪諒亦上變告乃逮其府中官旗周鐸于諒等伏誅因調官軍於彰順以殺其勢

遣都御史暴昭戶侍郎夏原吉等巡行天下

問民疾苦興廉黜貪得便宜行事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

是時水旱相仍尚書陳迪條陳淸訟獄恤流民二十餘事因言高皇用人徇名失實以小善而遽進以小過而遽戮因力

陳古人教養任用之道上采納之

調御史尹昌隆爲福寧知縣

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見於天變執政怒故斥之

夏四月革南丹衛附慶遠

召湘王柏於荆州暴卒

召齊王榑畱京師逮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爲庶人

齊王以府人曾名深告變也護衛指揮柴貞等伏誅當是時燕王最長威名最盛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强朝廷深疑之齊泰黄子澄徐輝祖卓敬日謀防燕會燕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亦稍洩其謀張昺謝貴馬宣彭二每遇朝使至亦傳語詞宜早備燕王知之託疾久之稱疾篤大暑圍鑪搖顫稱寒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無恙勿懈防已而三都督密謀益急

五月

詔選補儒學官

凡未入流官坐法謫戍及軍士但通經者皆得薦試用

岳池教諭程濟上變告詔繫獄

濟言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死而未晚乃下獄

以王叔英爲翰林修撰戴德彝爲左拾遺錢芹爲戶部司務

叔英首陳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高皇帝除奸剔穢抑强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急於去

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宜調變其元氣禾稼去草之後宜培養其根苗疏入上嘉納之

以宋徵爲宗人府經歷

按宗人府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姻謚葬凡宗室陳請爲聞上達材能錄罪過

六月以開平王甥趙諒爲畱守左衛指揮僉事

召解縉爲翰林待詔

秋七月癸酉燕王起兵北平右布政郭資都指揮張信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遂奪九門

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師次居庸退

保懷來留瑱守關

燕府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書云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謐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翦皇家之枝葉橚榑柏桂樉五弟不兩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修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加思愼爲諸王先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

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鋾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帀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臂伐大樹先翦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攄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權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衞指揮房勝降燕

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

薊州指揮毛整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皆降燕

己卯俞瑱師潰退依宋忠於懷來

初瑱在居庸劫其軍民將攻北平燕王聞知曰此關踞隘而險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據此可無北顧之憂若俞瑱據之勢在必取譬如家之後戶豈容他人入據今彼不量力又欲來攻城莫若乘其初至民心未服易以取也若稍緩彼增兵堅守則難取矣乃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攻瑱安等拔其城燕王令千戶吳玉守之

甲申燕兵克懷來獲宋忠俞瑱都指揮彭聚孫泰戰死都指揮莊得敗走

是時燕王料宋忠寡謀很愎欲乘其未定擊之乃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至懷來忠眾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而入獲忠與瑱斬首千餘獲馬八千餘匹眾悉降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降燕

庚寅大寧守將劉貞陳亨卜萬引兵出松亭關逮萬下獄

時貞等駐沙河進攻遵化燕兵援遵化貞等退保松亭亨陰輸款於燕忌萬不敢發燕王曰兵法貴用間適獲大寧二卒至乃作詒卜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毀詆貞固緘識密召一卒飲賚之置書衣中俾歸與萬同獲卒竊窺之問守者狀守者曰汝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請得偕行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不能平至卽發其事貞亨搜卒衣得書遂縛萬下獄閱

於朝籍萬家

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率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松楊忠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分道進攻北平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治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僭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棣同謀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

社稷昔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强兼有營薊之旅不早禦之恐失河北乃請命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分道並進直搗北平

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令給軍餉

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

令京官請告歸省給勘合內府

以京口驛隸京師睢陳歸德三州隸河南

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顒等八人復其官

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眞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

贈故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

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封李堅爲灤城侯

堅武涉人尙太祖女大名公主封祿二千石世襲征北被獲死子莊罷不襲

八月炳文與燕兵戰於眞定敗績燕兵還北平

炳文兵三十萬次眞定徐凱兵十萬駐河間楊忠潘松先鋒駐鄚州壬子中秋夕燕府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破其城殺守陴卒屠其民楊忠潘松兵渡月漾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遂進鄚州奪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府厚撫保遣歸詐言兵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至計河南兵北移併力易破燕兵炳文果移南營渡河壬戌燕兵至眞定炳文出城逆戰敗績李堅甯忠顧成何誥劉燧都

指揮皆被執成降燕丙寅燕兵攻眞定不克還北平

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

上聞炳文敗始有憂色謂子澄曰柰何子澄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士馬精强兵足餉裕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極稱景隆遂遣之賜節鉞得專征伐是時尙書陳迪齊泰等論景隆奸邪不忠不可以任兵權不聽都御史練子甯俟景隆辭朝卽於朝班內首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子甯自稽首請先伏誅言甚剴切上怒罷朝景隆師既渡淮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各上書論大計皆指斥用事罪羣臣及疏用事者怒盛氣詬兩人兩人屹不動子甯奮激曰國事至此尙不容直言乎用事者愧而止

谷王橞還京師

召遼王植甯王權遼王至徙封荊州甯王不至詔削護衛

齊泰輩慮二府通燕故也

以高巍參贊軍務使燕

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報忠膽陳義理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幹不意大王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何意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意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

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鼂錯爲名家必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今經數月尙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和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儻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所願也書再上不報

御史韓郁上書

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

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大重疑慮太深而至此乎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需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雖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

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命文學博士方孝孺太常少卿高遜志主應天鄉試
取中劉政等政後以兵變不食死
九月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瓛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燕兵援
永平高退保山海關
景隆至德州山東參政鐵鉉調兵餉景隆合兵次河間
燕王曰兵法有五敗景隆悉蹈之政令不修紀律不嚴上下
異心死生離志一也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手足皸瘃又
士無贏糧馬無宿草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
治知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
部曲喧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今我在此彼
必不敢至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

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況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
爲永平直欲紿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戰必走是我一舉解
永平圍而破九江也
冬十月燕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安陸侯吳傑兵潰於眞定遁還京爲寧海衛指揮使
先是燕王定計曰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在城皆老弱
者居守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師至不日可拔
城破之日撫綏其家屬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北門守備完
固吾政欲使其頓全兵堅城之下還師擊之如拉朽耳遂度
關大寧不虞驟至遂襲克之都指揮房寬降寧王權與其三
護衛兵皆爲燕陳亨劉貞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
護衛指揮徐理陳文襲貞破其營貞遁廣寧浮海還京

景隆進兵攻北平
景隆聞燕府攻大寧引兵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攻麗
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
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
燕王盡拔大寧漢達挾寧王權入松亭援北平
十一月景隆逆戰於鄭村壩大敗棄輜重拔衆奔德州九門兵
皆潰
燕兵至白河邏騎言河水流兵不可渡又聞景隆列陣於白
河西是日大雪初霽燕兵自夜起營達曙至白河冰已合人
以爲同符光武滹沱之瑞云
乙亥燕王再上書
書云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

未蒙垂察屢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
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
王府官兵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
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軍衛條王教練軍士徧數不拘
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職
掌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
詣御前領降誥敕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
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門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
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
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
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
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

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盜王無罪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慝臣某頓首頓首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睦皆降燕

明年三月凡武臣罪黜者悉降燕復其故官

燕府傳檄

大略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屛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卽皇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違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沖任用奸邪小人屛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曾不修省此皆齊尙書黃大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於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尙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尙書等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同謀六月圍我王牆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銃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殺都督楊忠潘松二十五日破眞定走耿炳文擒副將軍李堅甯忠右都督顧成何託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甯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悉破其營擒亨貞戰騎遁去大盜遂平未幾齊尙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萬餘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奸

臣齊尙書黃大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讐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省平夷衛

十二月以燕王閒書削遼東守將吳高爵戍廣西專任都督楊文鎭遼東

燕王曰遼東雖隔山海而數擾永平當思所以淸之吳高雖怯而行事差密楊文粗而無謀高去則文不足慮矣計遣人齎書諭二人與文書則盛毀辱與高書則盛稱譽而故易其函若誤寘者於是二人皆以聞於朝朝廷果疑高而任文由是兵無紀律人懷疑貳諸將不敢數出矣

庚申燕兵克廣昌守將楊宗降

燕兵征大同
時諜者言景隆集兵俟春大舉燕王策出兵大同南卒肥弱
必疲於救援逃散必多可誘而敝之也
蔚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幽諜叛駙馬都尉王寗於其家
衛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結盟報國
以練子寗爲吏部左侍郎復茹瑺爲兵部尙書盧迥爲戶部侍
郎
罷齊泰黃子澄留京師
加景隆太子太師
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

省躬殿成
設古經聖訓以倘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
孺爲銘
徙肅王楧於蘭縣
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以袁義爲右府都督僉事
法司奏論囚減往歲十三
留守衛指揮同知李中伏誅
參贊大將軍務高巍使北平
巍自稱國朝處士上燕王書大略勸王效周公居東避流言
故事戮始謀逆者奏聞解其護衛質所愛子孫上表謝罪按
甲休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朝廷寬宥再修
親好以順天意和人心安祖宗在天之靈書再上不報
以錢芹爲行軍署都事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爲翰林編修
顏伯瑋知沛縣胡儼知桐城縣梁潛知陽春縣
建文二年庚辰春正月丙寅朔
天下官來朝賀
燕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降進攻大同
初置後湖祇候所
按各省土田惟貴州無頃畝冊應編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
認納
二月命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
取中吳溥等是年禮部陳迪黃觀知貢舉
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

改都察院爲御史府以景清爲御史大夫省御史員
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
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
糾貪殘舉循良匡政務宣教化職其御史裁爲二十八人務
爲忠厚以底平治
以戴德彝爲左拾遺
以黃觀爲禮部侍中掌尙寶司事加禮部尙書陳迪太子太保
虜坤帖木兒可汗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
景隆率兵援大同燕兵還北平
景隆遺書燕府請罷兵王答書索齊泰黃子澄
命孔鑑襲封衍聖公
孔子五十八代孫訥之子也年二十三卒文皇帝遺使致祭

保定知府雒僉降燕
以劉儁爲兵部侍中
湖廣參議楊砥上疏請罷兵謫遼東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廷試賜胡靖王艮等進士出身有差
初以艮等第一因貌不揚易以靖後艮死建文難是科得人最盛如胡及二楊胡濙皆名臣而艮尤可重
令禮部以乙榜舉人署敎諭不願者聽
夏四月以胡靖爲翰林修撰
燕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大敗走德州參政鐵鉉參軍高巍還守濟南
燕兵進攻德州

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眞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勝負俄都指揮何淸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葳火器一窩蜂揣馬舟於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大戰王從三騎殿後迷失路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北渡次日燕兵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走燕兵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驍兵乘敵後王見張玉朱能邱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請退就王等併力景隆等呼譟益進矢石如注王馬三易三被創矢盡持劍奮擊劍又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進燕兵復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王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孳畜萬計殺溺死者二十萬人璽書斧鉞盡爲燕獲燕兵復追至月漾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案王師大挫自白溝之戰始
五月景隆奔濟南燕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敎諭王省死之
省吉水人浮梁敎諭母喪復除睢陽八年又改濟陽北軍至省爲遊兵所執從容引譬詞氣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諸生曰堂名明倫止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大哭省以頭觸柱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死於賊遂成雙節

復進兵圍濟南景隆戰敗績鐵鉉高巍禦之
巍遇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燕師追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急降濟陽生員高賢寗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燕師圍攻急鉉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兵隄水灌城濟南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夕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王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王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燕王入城撫諭王乘馬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王比入門門中人即

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王馬首王棄馬乘從馬走至橋橋下伏
兵發斷橋橋不可動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
燕燕軍大怒攻益急鉉隨機應敵屢敗燕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城遁還京伏誅
六月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國入貢
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
遣尙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燕王諭得成末言誅奸諛以謝祖宗去新政以復舊章施恩
宗親而罷兵息民若溺於權奸必欲去臣恐臣去而國家亦
危矣
以儀賓晳瑄褚富署都督僉事

秋七月得成還自濟南下獄尋釋之
平安率兵次單家橋
安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復德州會高燧出軍艮鄉安兵
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燕兵還北平
盛庸兵至德州逐燕將陳旭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改謹身殿爲正心殿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
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皐門
冬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卽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
復考考上亦卽授官次量材選授下者還國子監讀書

匱威武中衛
兵部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靖遠戍卒羅義上書下獄尋釋之
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平安與燕兵戰鋒山斬其將陳亨
燕王爲文遣儀賓袁容祭亨
徐凱城滄州燕兵襲破之獲凱
時凱與定州吳傑德州盛庸之師相犄角困北平滄城潰凱
與陶銘督修城燕兵佯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
夜兼程至滄州城下列營凱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
守王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督指揮趙滸胡原李英
張傑皆被執時降燕者數萬人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
凱等皆降赴北平

詔都督以兵駐東昌與燕兵戰大破之
封盛庸歷城侯
以鐵鉉爲山東布政使官軍陞賞有差
召景隆還赦不誅
按景隆不忠甚矣不以失律伏辜柰何欲成功哉
命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
總兵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兵北進
十一月庸進兵德州
燕師移直沽之舟至𣹢蘆截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王自率師
循河而南庸出兵襲後不克燕兵至臨淸移屯館陶掠大名
焚我軍餉

十二月燕師至汶上掠濟甯庸兵躡之營於東昌
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
執霖走
乙卯燕兵至東昌庸出兵大戰斬其將張玉燕師屯館陶
庸背城而陣燕擊其左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甚庸麾兵圍王
數重王易服躍馬出西南去燕軍爲火器所乘大敗庸兵大
呼譟奮擊殺大將王丙辰復戰又敗燕兵步卒先走庸乘之
殺傷萬計燕師退庸乃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燕
師歸路
以鐵鉉爲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
以徐寶爲兵部署右侍郎陝西參政劉季篪爲刑部左侍郎鄒
瑾爲大理右寺丞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大理卿馬京坐事謫肅政按察使副使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建文三年辛巳春正月凝命神寶成
寶青玉質理溫栗方一尺六寸九分上親定其文曰天命明
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上在儲位嘗夢神人
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二
年春上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
冬十二月工成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
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歷城侯盛庸獻東昌捷告太廟詔諭天下
丙子燕府還北平

召齊泰黃子澄議軍國事
二月燕府至保定庸合諸軍約傑安攻北平
王在北平時修佛會祭陣亡自襯所服袍焚之以衣張玉邱
福朱能等感激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調大理左右少卿汪善聞艮輔爲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副使
以鎮江知府薛嵓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燕府合諸兵南進
庸進兵大戰於夾河始勝之再戰大敗庸走德州
辛未庸兵至單家橋已卯營於夾河辛巳燕兵至庸結陣甚
堅燕師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强弩戰盾固而不能動燕師
退庸出千騎追襲燕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

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壘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大將譚淵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積相牽不能先遂卻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皁旗張等皆陷陣是夕戰酣追犇各復營燕府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詔有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故也諸將皆顧不敢發一矢燕還營復嚴陣約戰自辰至未兩軍相勝負將士皆疲少頃復戰會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咫尺不辨燕兵乘風縱擊庸大敗燕追至滹沱河庸走德州

眞定諸將兵戰於單家橋敗績再戰於槀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聞庸敗又聞燕散遂進兵襲燕燕掠眞定傑移軍滹沱河燕令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

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槀城燕兵亦至合戰互勝負傑安列方陣於西南燕府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乃攻其東北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燕矢下如雨集王旗如蝟毛安陣縛樓高數丈登望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燕率精騎直趣攻樓安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等被執安傑還眞定

閏三月燕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俱失守

謫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燕上書請召諸將還京遣大理少卿薛嵓報之

燕王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逾越皆緣奸臣齊泰黃子澄逞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翦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擣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嗷訴於天天居甚高略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賴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衄然臣不敢爲喜恆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奸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奸臣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於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

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奸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臥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奸臣姑爲退避之詐以餌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詐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奸臣之名而實仍用奸臣之詐

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
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奸臣之詐臣前書陳奏已詳
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
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
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
國之幸也書至上召方孝孺視書對曰令諸軍大集燕兵久
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
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
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
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
罷兵遣嵓持報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密散燕
將士嵓見燕王問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莽卽

旋師王怒曰是給我也嵓惶恐將士譁欲殺嵓戰慄流汗伏
地王令護嵓南還　按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景隆北平
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豈兵不足哉將非其
人故也孝孺不知鑒此乃欲爲投機之會計亦疏矣文皇料
敵如神豈可得而愚耶且數千密諭大類掩耳盜鈴殆非扶
危濟傾才也
翰林侍讀唐愚士卒
夏四月薛嵓還
　嵓言燕軍强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眞定諸將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王遣指揮武勝上書下詔獄
　勝捧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嵓下
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
之父子益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嵓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
庸頻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
束不敢赴鬬而彼必欲求勝略不見捨於此所下詔旨背馳
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
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嵓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
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
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
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
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嵓歸必能詳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
日奸臣猶制如彼外情洶洶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
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待命之至

上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同母弟於朕爲叔父柰何
必用兵爲也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
散則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
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其言勝等縛下錦衣衛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艮爲肅政按察使
改利州直隸廣西
六月燕兵至濟沛都督袁宇禦之敗績
　燕王遣都指揮李遠等南掠餉道遠等至濟寧又至沛縣焚
餉舟萬艘河水盡熱魚鼈皆死漕卒散走軍師大震宇率兵
三萬邀擊遠等中伏敗績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

壽私論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秋七月燕兵掠彰德
守將趙清禦燕兵中伏戰敗燕兵破尾尖寨會平安攻北平營於平村燕遣將劉江趨救安邀擊之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燕世子書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召至北平居旅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上曰柰何閒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上曰善立命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啟封並安縛至父所三郡王令儼先馳告父云朝

廷與世子密謀矣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王曰嗟乎幾殺吾子儼與江保永樂中又數爲趙王傾太子幾奪嫡太子卽位儼保皆伏誅
大同守將房昭率兵入紫荊關取保定駐易州水西寨燕王還援保定
燕王以保定乃北平股肱郡也不可不援遂班師而留其將孟善守保定時眞定將遣都指揮韋諒領兵萬餘運糧接應昭燕率馬步精兵三萬邀之至則諒運已入水西寨遂圍之
限倡道田人五畝
八月燕兵圍水西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燕王謂圍寨急眞定聞之必來援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姑輕騎往定州彼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敗之必矣旣敗其援兵寨兵可不攻自下矣時寨圍久我軍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令中軍四面皆吳歌我軍皆墮淚思歸有潛下寨言降者但爲房昭所制
老撾入貢
九月燕兵攻眞定
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屯眞定
倭寇浙東
冬十月眞定諸將遣兵援房昭及燕兵戰於齊眉山敗績
先是總兵遣指揮韋諒督兵餉又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共援昭燕府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燕潛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皆被執昭諒走水西寨遂破

燕府還北平
徙慶靖王於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復敗績
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韃靼可汗遣使來助燕攻鐵嶺
燕諭諸將曰靖禍亂者重在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行仁義今予衆之出爲誅奸惡扶社稷安生民而已彼奸臣弄兵所至橫肆殺掠噍類無遺凡今生民皆我皇考赤子奸臣旣虐使之夫不得耕婦不得織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兇暴吾痛心疾首寢食不安圖所以振拔之爾曹愼毋有所侵害苟有一

毛侵害於民是逆我之心而與奸臣同惡必不能相宥矣爾
曹勉聽吾言
皇少子文垚生
坤帖木兒可汗死鬼力赤爲可汗
命孔顏緍襲封衍聖公
孔子第五十九代孫鑑子年方十歲每入朝仍列文臣首洪
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皇帝視學召入觀禮賜金箱犀帶
大紅鶴袍三年來朝復賜三台銀印織金麒麟服白玉束帶
卒年五十五諭祭治喪葬賻卹優厚子承慶爲六十代先卒
年三十一後追封
十二月燕府復出北平
置神武中錦川鎭淮衞

敕駙馬都尉梅殷鎭守淮安
以徐眞馬溥爲左右都督僉事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初置豐沛軍民指揮司
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
內臣從此密謀矣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以楊士奇爲吳府審理副仍留翰林以程通爲遼府左長史龔
泰爲禮科都給事中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以兵部
武選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起復陳洽爲文選司郎中
建文四年壬午春正月
平安討復通州不克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爲先鋒渡滹沱河遇燕
將李遠於藁城戰敗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衡水燕師遂破東
阿
燕兵攻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燕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沛縣城將破瑋遣丞胡先詣徐州告
急旣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還家令白大人曰子職不
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
心不改人臣節靑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
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三鼓師入
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瑋冠帶升堂南拜大哭自經死其子不
忍去遂自刎以從俄擒子清謙至亦死之後胡先收瑋父子
屍葬沛南闕題曰父子雙節　按伯瑋名環廬陵人出顏眞
卿後

置四川英武前衞
始置京衞武學設教授一訓導二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二月諸將兵次濟寗遇燕兵於鄒縣戰潰走
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三月燕兵攻宿州
平安統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燕兵燕將譚淸斷徐州餉道
燕府過渦河安及戰於淝河敗績
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
燕兵攻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安與燕兵戰於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眞

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合戰斬其將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眞燕王督戰急幾爲安槊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王乃脫裨將朱彬丁良被執燕軍大懼

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平安何福諸將與燕兵戰於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會大霧斂兵還營京師傳言燕兵北歸遂召輝祖而何福孤軍無援矣

燕諸將請還北平不聽

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覬隙而動燕府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燕府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志必懈散乘勢追躡祇

取敗辱耳況敵久乏糧士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諸將始不敢歸矣

諸將合兵大戰於靈壁大敗績

左都督何福走左右副總兵陳暉平安右參將馬溥都督徐眞等三十七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一百五十員皆被執死者六萬餘人燕府縱性善與明歸明裂冠棄官變姓名去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與明萬安人性善山陰人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盛庸次淮南燕兵渡淮至盱眙庸走

燕將邱福朱能潛師出庸後庸走棄軍資戰艦以千數燕遂渡淮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

時燕兵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斂舟不得渡遂徑趨揚州

燕兵至揚州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不屈死之

剛彬乃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執以降燕命皇從姑慶成郡主如師請和割地不許

燕兵至儀眞

詔天下勤王遣刑部侍郎金純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

詔曰燕王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

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召黃子澄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敕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安

理問徐讓縣丞衞健使燕還以衞健鎭撫軍前差遣

遼東兵潰於直沽

燕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燕兵至浦口庸等逆戰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降

時燕欲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兒高煦撫其背令努力煦殊死戰諸軍小卻上遣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

乙卯燕兵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戰敗績

庸嚴陣以待燕兵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殺植率眾迎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於白石山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率兵分道出禦燕兵復大敗

庚申燕兵至龍潭遣曹國公李景隆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行成不許景隆等遂納款復命諸王如師行成不許

景隆等俯伏納款及歸言燕必欲得齊黃革上令與諸王偕行言羣臣外竄俟縛至遣來燕王不聽上會羣臣慟哭或議幸浙或議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以待四方之援

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為燕遊騎所獲

上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

又欲誅李景隆不果

乙丑燕兵至金川門谷王橞與李景隆開門內之京師失守大內火上遜位前僉都御史程本立禮部侍郎黃魁衡府紀善周是修大理寺丞鄒瑾太常少卿廖昇御史魏公冕都給事中龔泰等死之

本立與魁聞兵至金川門皆不屈自經死是修博學富著述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靖難兵起陳論大計及指用事者誤國眾共讓挫之屹不為動及大內既火乃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執解縉胡廣蕭執楊士奇付以後事入應天學自縊死瑾公冕皆永豐人金川兵至徐增壽約開門降二人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靖難後遂自殺法官請追罪詔俱夷族昇襄陽人聞茹瑺等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泰義烏人成祖渡江泰與妻傳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也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成祖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死成祖怒命軍士剉其屍是時安王楹及文武羣臣茹瑺蹇義夏原吉劉儁古朴劉季箎薛嵓董倫王景胡靖李貫吳溥楊榮楊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陳洽方賓宋禮王達鄒緝楊士奇胡儼等迎附勸文皇即位遣人布告天下召募丁壯悉令解散

須臾宮中火起上變服削髮自御溝出至郊壇遁去從上潛行者程濟每遇險濟以術數脫去數十年後隨至京莫知所終

是夕高巍縊死驛舍郎官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遁去者四十餘人

燕榜示討左班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胡閏王純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紞毛泰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叔英廖昇巨敬不拘軍民人等有綁縛至者量授官級尋復揭奸臣榜於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惠仲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孝孺聞宮中自焚持斬衰晝夜哭撫鎮伍雲執以獻將用之不屈乃下獄遣人再三諭之不從既而召草即位詔孝孺即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王曰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王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王曰先生無太苦命左右授筆草詔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令復繫獄

案高魏遼州人宕軼負奇氣論事欲治其先萌建文初諸藩釁未作疏論時政借漢爲喻效賈誼太息欲定經制執幾先以全親厚極數千餘言人未以爲的言及靖難兵起願使燕軍上書亦極數千餘言懇懇陳説大義乞爲分處慷慨從容奮不顧危書再上不報文皇臨御自縊驛舍死

景清眞寧人氣倜儻擔負大節民有女爲妖所憑清館其家妖不至乃書景清在此四字黏其戶妖竟滅文皇御極死事者甚多公任僉都御史獨晏然侍朝人以其素少之一日早朝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意固疑清及見清著緋衣遂檢之而得所帶劒不屈磔殺之

侯泰順德南和人累官刑部尚書北兵起泰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重舡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

事京師告急泰還至高郵被執下獄是年七月十日死之弟敬祖子玘皆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猶繫詔獄

胡子昭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之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

盧迥任戶部侍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茅大芳泰興人建文四年擢副都御史北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竟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敎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被執死之

周璿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衞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

司中洪武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建文時死事

胡閏鄱陽人任大理少卿北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其家

盧原質寧海人母方孝孺姑也任太常少卿事建文召展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陳繼之莆田人任戶科給事中北兵起建白指斥徐增壽陰謀北兵入城不屈死之

韓永西安人任戶科給事中靖難後杜門不出召見不屈死之

戴德彝奉化人任左拾遺北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之

高翔朝邑人任監察御史靖難後成祖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

世世罵翔也

王度歸善人任監察御史北兵南下敕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四年七月坐奸黨誦成賀縣語不遜夷其族死

甘霖懷寧人任監察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

謝昇沛縣人任監察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

葉希賢松陽人任監察御史靖難後坐逆黨死之

董庸任監察御史倡諸御史效忠將校懷二心不力戰者輒彈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謂庸逆黨論死

王珫蘇州人任監察御史永樂時以匿黃齊奸黨子孫誅

巨敬平涼人任戶部主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宋徵任宗人府經歷靖難後縛至不屈死並殺其妻子

黃彥淸任國子博士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坐死

李文敏蔚州人永樂初以奸惡誅

湯宗任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戍廣西靖難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宗亦論死

葉惠仲臨海人建文初充史官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陳彥回莆田人任徽州知府北兵至江上彥回募兵勇入援事平被繫爭以大義而死籍其家

程通績溪人任遼府左長史建文遣人至荆州通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成祖卽位逃士紀綱爲錦衣衛指揮使乘間言通

曩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至京論死

耿瑢長興侯炳文子尙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建文遜去瑢杜門稱疾竟坐罪死

耿瓛長興侯仲子累官至後軍都督僉事楊文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又不聽靖難後瓛論死

張倫任河北諸衛指揮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死之

王資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被執遣還京遂走鳳陽靖難後追罪廢死

倪諒任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逮燕府官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産靖難後諒死之

周拱元沅州人任錦衣所鎭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之

陳思賢茂名人任漳州府學教授靖難後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襲魏國公北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成祖入金川門羣臣勸進獨輝祖不屈成祖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上大怒削爵秩勒罷尋下獄卒

劉瑞南昌人太理寺丞坐方黨死

王高南昌人太理寺寺丞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死

鄭公智寧海人建文初從孝孺至京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鄭居貞其先徽州人任河南試左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死

林嘉猷寧海人任陝西按察僉事嘗被成祖召居燕邸最久知三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閒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死之

黃希范任徽州知府北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廖鏞巢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論兵事時宿衞殿庭靖難

後成祖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
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孝孺族誅
之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見收兩子逸
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鏞送刑部論死

何申爲中書舍人建文末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
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劉璟文成太師基之子也任谷府長史並提調肅遼慶寧燕
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成祖與璟弈璟勝成祖曰卿獨不少
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
也北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還家養疾建文遜位璟
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下詔獄辮
髮自經死

樓璉金華人任翰林侍讀北兵入京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改
命璉惶懼應命歸自經死

燕山衛卒儲福死
靖難兵至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忍負舊君竟不食死
其妻范氏齠年有姿奉姑特謹時哭其夫則走號於山谷中
懼姑聞而痛也官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
節

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正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
表勸進

案建文之事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陰令起
兵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
盛庸鐵鉉之武略不行李景隆之敗衂不辟政刑蔑矣舍滅
亡何適故諸臣死國之忠固天綱人紀之所由以植立亡君
之罪毋亦其謀猷才識之不足歟雖然國朝應運肇基歲自
烏帑旅於龍首是歲實平僞漢丁未改元歲在星紀爲吳分
壬午靖難歲在析木爲燕分福德所在其應如響且高祖刱
都應天文祖宅大北平實當星紀斗牛之次於天地人三統
之正適合豈可謂非天哉

己巳燕王謁孝陵遂卽皇帝位
是時金川雖失守人心猶未萃有獻計者曰不聞易之渙所
云立廟乎王乃謁陵慟哭曰某直欲爲周公輔成王耳柰何
無成王哉人心遂萃乃卽位

出周王橚齊王榑於詔獄復爵土

壬申葬建文皇帝

內侍指皇后馬氏爲建文君上從侍講王景對葬以天子之
禮

命府部諸司凡建文中所改易政令條悉復舊

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

論具舟濟師功
陞高郵衛千戶胡深等二百四十二人揚州衛指揮同知陳
昭等百二十五人各一級賜鈔有差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諡忠愍禁錮魏國公徐輝祖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懿文陵

以羅義爲戶科給事中
義本淸遠衛戍卒建文中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忤旨下獄
故優擢之

降封允熥允熞允熈爲廣澤懷恩敷惠王
前兵部尚書齊泰前蘇州知府姚善被執殺之前禮科給事中黃鉞自溺死
泰溧水人初高祖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出袖中手冊甚悉高祖大漸泰預受顧命北兵起泰勠力竭心居闈外嗣君惟召學士輩論討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事遂不可支矣至是族誅
善安陸人洪武末守姑蘇時承夷偺靡習豪室侈用善明法以整之黠者或更藉持短長賦譎蠭起善洞達政體周合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由是吏民顧名檢率圖趨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
鉞常熟人父喪將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

常鎭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勠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痛哭以死自誓北兵至善受詔總蘇松常鎭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卽日營葬竣遂至善所時童俊果以鎭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上詰善曰汝一郡守何敢抗我善曰臣各爲其主耳命殺之鉞聞善死慟哭登琴川橋西向再拜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遂從容整衣冠自投橋下死
前大理卿黃澄前都御史練子寧執至京併前文學博士方孝孺皆磔之逮至親族
澄分宜人少務學有俊聲建文初諸藩不靖澄朝夕黽勉與本兵協圖北兵起遣將調兵多出指畫及大將李景隆敗奔公哭諫當特誅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相繼敗顧成等降澄拊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後以北檄攻澄急借南檄以圖募兵至是族誅一子易姓田奔咸寧
子寧新淦人洪武乙丑對大廷卽極言朝失無忌避太子嘉之擢第二自少以名節自砥礪聲望蔚然一時以文學行誼歸之爲吏部侍郎多所建白北兵起廷斥景隆賣國祕謀至是以不屈族誅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數百人
孝孺寧海人讀書務精思力踐擔荷綱常羽儀斯文凜乎其

不可拔其爲文辭藝森蔚千變萬化不主故常而意義躍然士類推服建文帝倚重之至是夷其族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其妻鄭氏及諸子俱先縊死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鈔沒遣戍
宥前監察御史尹昌隆
初燕兵南下昌隆言今事勢日去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昌隆至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尙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命爲北平按察知事

殺前戶部侍郎郭任
以奏內有除惡務本宜先圖燕意
殺前工部侍郎卓敬
初燕王來朝敬密奏裁抑宗藩略曰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帝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爲此言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敬嘗抑姚廣孝至是上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曰敬欲從朕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探物耳使敬言用上豈有今日哉乃殺敬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

凜然經日如生夷三族
前監察御史曾鳳韶自殺
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爲御史會燕王來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曰至親勿問北兵倡議遺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慷慨請行姚廣孝勸卻其書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强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及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李亦自經死
前兵部尚書鐵鉉擁殘兵駐淮南擒至磔之
鉉鄧州人初爲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祖喜之每法司有疑獄久不能決者屬鉉片時而成尋擢山東參政靖難兵至城圍月餘不下忽以計窘成祖甚知其不能克乃棄去至是擒至令一顧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尚詈聲喃喃也
奉詔募兵守安慶前禮部侍郎黃觀死
觀貴池人與方齊並見信用北兵起觀草詔極其詆斥及奉詔募兵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至李陽河聞遜位朝服東向再拜號泣自沈於羅刹磯下妻翁氏同二女俱投淮清橋下死
守廣德前翰林修撰王叔英自縊死

叔英黃巖人初北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英奉詔募兵廣德聞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至事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
族誅前刑部尚書暴昭禮部尚書陳迪
昭山西潞州人爲北平參政時防藩府甚嚴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請預爲之備建文元

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眞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斷頸乃已

廸宣城人通經術有志操任雲南布政大著軍績陞尚書疏議淸刑獄集流民免徭租皆切政體靖難兵起被命督軍餉郎陳論大計及文皇登阼罵不屈同子鳳山等六人就戮乃熬鳳山鼻令廸食尤肆指斥

前刑部左侍郎王艮自焚死

艮祥符人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遷浙江肅政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艮艮執使者將斬以徇爲衆劫去艮乃集諸司印私第嗟歎者久之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

妻曰我何難遂餽艮食抱其子欷歔於廚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艮殮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逃匿以存宗祀遂舉火闔室自焚

案嘉靖十四年八月內臣楊僎上乞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其詞曰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奠立聖帝明王急先襃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之人能爾哉我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錄襃崇之典實有待夫今日矣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紞陳廸齊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淸練子寧茅大芳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孺樓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公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良玉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爲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無少愧者也而錄忠詔後尚爲缺典此臣竊爲之歎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聖聽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

無較於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敎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啟人範於將來關繫風敎豈小補哉臣敢攄厥愚悃冒昧上言伏乞皇上務憫羣忠立準萬世敕下廷臣詳爲萬古計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紞等死忠實迹付史局編校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謚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刱立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貞

忠臣也知而錄之自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敎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敎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案建文君以高祖嫡孫纘承大統卽位之初尊賢養老有詔墾田興學有詔又遣大臣巡視天下以察良剔蠹所以督化理而阜民生者諄諄懇至誠寬仁大度足爲繼世之賢君也雖國制臨邊王府皆得提兵防衞足釀尾大不掉之患使謀臣懷賈生之憂行主父偃之策乘時相機勸上易地分王各府子弟則勢殺而禍種潛消矣乃計不出此而使周王寘湘王焚代齊並廢抒亡齒寒之疑誰則激之迫北兵旣舉而將不效謀士弗用命徒使中原無辜橫罹鋒鏑之慘執柄者方

且討周禮改官名易制度絕不聞有扶危濟傾之策使韓郁高巍諸臣章奏萬世以爲名言可勝慨已雖然國事非矣而死節諸臣生氣凜凜足以維世敎扶綱常於不朽其足多也哉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成祖文皇帝

帝太祖第四子高后馬氏生也初封燕王建國北平以靖難卽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有五葬長陵

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壬午朔

大祀天地於南郊

甲午享太廟

頒卽位詔於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皇考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汎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惠聲震蕩六合昒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謐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

功業恢於湯武德澤廣布至仁彌流少主以幼沖之姿嗣守大業秉心不順崇信姦回改更成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委政宦豎淫佚無度天變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蝗飛蔽天而不修德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師討之朕遵奉條章舉義兵以淸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少主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宗廟之靈戰勝攻克擒之於壩上殲之於白溝破之於滄州潰之於藁城鏖之於夾河轥之於靈璧六戰而已不國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姦回庶幾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閤宮自焚自絕於宗社天地所不芘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

謂朕太祖之嫡嗣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於六月十七日卽皇帝位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於是條列赦款惟名在姦臣榜者不宥

命禮部侍郎兼學士蕭倫致仕

倫宛平人端厚質實志存利人洪武中爲春坊學士出參河南政坐累謫雲南建文中召還嘗建言當務睦親不聽至是年八十餘上命致仕出京數日卒

命吏戶部尙書張紞王鈍致仕復前戶部尙書郁新前工部侍郞黃福官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荊襄瞿塘安陸兵備

陞翰林院侍講王景爲學士擢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爲編修復

翰林院侍書黃淮等爲中書舍人尋陞編修

詔改正建文中所更官制

召陳瑛爲副都御史

初瑛坐通藩謫廣西瑛怨建文諸臣最深卽奏言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宜追戮上曰朕舉義誅亂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

擢儒士曾日章爲翰林院侍讀陞助敎鄒緝爲侍講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及桐城知縣胡儼俱爲檢討

擢大理寺辦事官虞文達爲監察御史

陞主簿周觀政典史國用爲江西山東僉事

二臣皆建文中以御史謫者

命前工部尙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尙書王鈍順天府尹薛正言等巡視河北諸省

擢監生唐友成等十二人俱爲監察御史

陞翰林院侍詔解縉爲侍讀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吳溥楊子榮爲修撰檢討鄭好義爲編修太平訓導蕭引高爲檢討又以應天訓導王汝玉蕪湖訓導張伯穎爲五經博士特改子榮名榮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鎭守遼東江陰侯吳高鎭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鎭守雲南

時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三司請發兵討之上以官兵一出必傷善良遣行人許子謨齎敕以諭又敕韓觀招撫之旋俱復業

執前刑部尙書侯泰下詔獄死

前戶部侍郎盧迥刑部侍郎胡子昭大理少卿胡閏大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都御史茅大芳皆不屈死之

左僉都御史景淸犯駕磔殺之

前吏部尙書張紞自經死侍郎毛大亦死之

陞前燕府長史金忠爲工部侍郎

初建內閣

擢監生丁玫姚山林從李晟俱爲給事中

附錄 上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詞涉干犯者焚之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臣實未有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國家危急近侍官獨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鄭賜黃福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上命復其官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並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眞同安侯顧成鎭遠侯王聰武城侯並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房寬思恩侯並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劉才廣恩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唐雲新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並一千石俱世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六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又進

封淸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之世凡再大封嗚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遂定宗社於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毋論中山開平卽視曹衛宋穎抑何徑庭若定興之掃安南固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彼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功者又胡以貂錦蟬聯也孝宗而後稍重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於首尾此固未易釐正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費太倉水衡金錢縛之於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遺敵固皆無瑕其績豈與他徼倖等而搢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抑又何哉因並及之以告夫司勳者

陞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劉儁爲兵部尚書改陳洽爲吏部左侍郎古朴爲戶部左侍郎宋禮爲禮部左侍郎方賓爲兵部左侍郎黃福爲工部左侍郎大理少卿薛嵓爲本寺卿丞袁復爲本寺右少卿行人李文郁爲通政司左參議

附錄上問劉儁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對曰比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匹上曰古者掌兵政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爲最重我朝大僕寺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鄉等各循洪武故事嚴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蕃息之效

詔諭四夷君長

徙封谷王橞於長沙

廢廣澤王懷恩王爲庶人

擢黃福爲工部尚書

命翰林侍讀解縉修撰胡廣楊榮編修黃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並直文淵閣

時上念機務殷重欲廣聰明措天下於理也乃開內閣於東角門簡諸臣爲耳目腹心日百官奏事退內閣臣造扆前密勿謨畫率漏下數十刻始退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率與尚書並蓋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是時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獨與諸司異凡封進詔草若登答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卽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以翰林院稱已上命吏部言內閣臣侍朕久繼自今考滿直內閣者勿補外益尊重然其後縉出爲交趾參議淮溥下詔獄士

奇榮幼孜事上二十三年官五品不遷而制三公三孤不以授益嚴慎如此

逮谷府長史劉璟下獄暴卒

璟劉基仲子也召之不屈遂自經

陞杭州知府虞謙爲大理左少卿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先是寧王奏請封欲得杭州上賜書曰杭州昔皇考嘗以封第五子爲吳王後考古制天子畿內不以封諸侯遂改河南建文不遵祖訓封其弟允熥爲吳王衆論非之往嘗許弟自擇封國吾未嘗忘今博咨於衆咸謂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弟可以四郡内擇之庶好經營王府至是來朝明年二月改封南昌

重修大祖高皇帝實錄敕李景隆茹瑺爲監修正副官

以僧道衍爲左善世

二年四月加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

甘州中衛所軍士張眞上疏言事上嘉納之

疏略言日與侍從大臣講求治道深謀遠慮以保宗社寛恩霈澤以固人心攬權綱謹號令使上下齊一取忠言納直諫使下情得達杜僥倖塞讒佞使奸邪不行別是非審好惡求逸民徵有道取有用黜無益廣公田厚俸祿省刑薄斂擇將練兵及銳意邊防凡襲職幼官悉改調內地云云上以戍卒能言賚之衣鈔又謂宋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等亦毋默默守位而已未幾義烏教諭上言宜去奸邪而近忠直上謂部臣曰疏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命戶部尚書王鈍往北平與新昌伯唐雲經度屯種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立妃徐氏爲皇后

詔曰朕荷天地神靈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淸稽於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臻茲治平薄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化家爲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達佐朕皇考咸有一德格於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毓茲貞淑嬪於肇封家政攸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朕恭勤保茲天命君臨

爾萬姓之上是用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爲皇后正位宮中共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陞解縉爲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皆爲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侍講

以守城功陞北平左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僉爲戶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

時資言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垜集軍隨征有功者已在爵賞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繼輒取戶丁補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戶絕田土荒蕪今宜令在伍者籍記其名放還耕種候有緊急仍復徵用其幼小紀錄者乞削其軍籍俾應民差從之時儀賓袁容泰寧侯陳珪皆以缺守備爲言上

曰此輩初以義募今遣還田里宜也竟從資言
封徐景昌爲定國公
景昌鳳陽人父增壽魏國公達次子以文皇后弟爲左軍左
都督坐通款燕兵爲建文君所殺上卽位加恩追封武陽侯
尋進封公以景昌嗣祿二千五百石世襲正統二年薨子顯
忠嗣十三年薨景泰六年子永寧嗣因心疾免朝參支半祿
成化十七年薨子光祚嗣掌營府加太師嘉靖六年薨子延
德嗣隆慶□年薨子文璧嗣　案文皇入纂之頃中宮猶在
邸而仲氏已前代開國夫固宜憫其禍收其困而執經者猶
疑之然以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祚及百代不爲過幸
也
封駙馬都尉王寧爲永春侯

寧壽州人尙太祖女懷慶公主至是以推戴封祿千石世襲
永樂五年下獄卒孫彝爲指揮僉事
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尙書
戒諭靖難功臣
擢江西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左參議
蘇州嘉定縣民周程上言東吳水利從之
言舊有三江曰錢塘曰吳淞曰婁江民捐數百萬錢糧皆仰
給於此吳淞一江跨連蘇松之境東抵滄海西接大湖瀫湖
湖水溢則洩於海海潮漲則通於湖近年以來沙土壅塞爲
平地二百五十餘里水脈不通五六月間天時亢旱高田稻
苗乏水灌溉百姓坐視枯槁至七八月秋雨霖霪湖水漲溢
低下之處盡爲污池通洩無所垂成之禾坐視淹沒至於徵

糧之際則典鬻子女蕩析產業不能盡償甚至棄業逃散骨
肉分離誠可憐憫乞敕工部差能幹官吏親詣其處丈量計
工令於農隙之時役民疏鑿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也從之
命吏部欽天監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爲令
以本監職專占候非常調官故也
附錄初上渡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
約同死難後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先聖畢自爲贊繫
於衣帶自縊死於東廡餘俱負約後縉爲作誌士奇爲之傳
語其子曰當時儻吾亦同死誰爲汝父作傳識者笑之
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請簡閱易置軍士從之
令郡邑置預備倉
官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振貸擇其地年高篤實

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粟備振
永樂元年癸未春正月己卯朔
敕文武羣臣共遵成憲爲民造福
以陳瑛爲左都御史桂林同知史仲成爲右僉都御史
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復封周齊代岷王
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理
以建文時嘗告其父橚謀不軌也
令三年一給僧道度牒
以北平爲北京
設樂甸大侯干崖灣甸潞江五長官司
隸雲南都司時沐晟言其地舊屬麓川平緬地廣人稠宜設

司治之故有是命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止之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仁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
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
從慈長請也賜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復設古州龍
里歐陽湖耳中林驗洞八舟漕滴洞潭溪福祿永從洪州泊
里亮寨新化赤溪南洞西山陽洞十四蠻夷長官司俱隸貴
州盖洪武初所設後苗蠻哭面兒梗化發兵討平遂廢至是
招輯復業者衆故復設仍以土人爲長官
二月設北京行部行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爲行部尚書平安爲
行都督僉事

設北京國子監改順天府
革北平布按都司等衙門
敕戶部兵部申明優恤軍民之令
嚴誣告法
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
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
屬遷化外
復朝鮮國金印龜紐
命監察御史巡視民瘼
陛辭上諭曰父母於子饑而食寒而衣避溼就燥無所不盡
人君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爾
等其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有司不言者悉具奏其有利當
興弊當革者悉以聞
書諭韃靼可汗鬼赤力令通好不報
書曰元運旣衰我皇考太祖受天命撫有天下朕太祖嫡子
奉藩於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
地推奉可汗正位特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齎金織文綺四
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
往來通好同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
太平之福豈不美哉書至不報七月又遣指揮革來齎書諭
以順天逆天之意亦不報
武定侯郭英卒
英濠州人登昌侯子興弟洪武十七年以都督僉事從平雲
南功封世襲如洪武三年例祿二千五百石以破北虜功多

受上賞至是薨子鎮尚公主薨停襲子珍亥子銘銘子玹以
女弟爲皇貴妃復爵正統十二年薨天順三年珍之嫡孫昌
得嗣爵五年薨子良復以玹子爭弘治十七年復得嗣正德
二年良薨子勛嗣歷掌營府位師傅進公爵嘉靖十八年以
南郊禮成進封翊國公流爵二十年下獄死子守乾嗣侯爵
改南昌左衞爲南昌護衞隸寧王府
補壬午鄉試
惟北京以郡縣學校廢於兵暫停止
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覆審獄囚
上慮囚有淹滯命須五日引奏仍依洪武例會官覆審然後
行刑
命郡王高煦率兵備開平

上諭虜至相機勦除否則按兵待之使邊境之人得以盡力屯田王既行復賜書諭曰爾軍既行惟聲言往大寧既出關然後北行未至開平四十里卽下營先遣精騎往偵動靜勿令虜覺如虜不知我軍出寨領眾深入則多用火器遇夜令壯士劫其營亦可獲功若與戰則令武安侯鄭亨居中安平侯李遠居左武城侯王聰居右爾將精騎一二千往來策應寇敗獲其人勿輕殺寇遁毋利其牛馬窮追之若虜有實意來降誤以爲寇邊而擊之則阻後來者之心此須詳審然受降之時尤須防其變詐古云受降如受敵制敵之策大概如此

三月羣臣再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敕曰欲立元良宜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遼東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有盜賊及虜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罪視此蓋嚴邊臣蔽欺之誅如此

論平九門功都督僉事劉江等陞級有差

設五府各衛於北京

改前北平三衛爲金吾左右衛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爲燕山左右衛爲大興左衛爲濟州通州衛是爲上十衛與騰驤衛左右武驤左右四衛亦得名親軍其諸陵依陵設衛衛陵廟不隸督府武功中左右衛以匠故隸工部凡武職襲替所衛都司上之府引奏送兵部請選親軍衛得直達兵部

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以大寧界兀良哈

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眾富庶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也契丹號爲中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居其中其東南四十里爲松林松林水出是爲廣河大山深谷幅員千里馬迂崇隆逶迤連亘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闊而聚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爲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太祖驅逐殘元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峰口古北

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籬至是撤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則開元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衝耳今計其規復之略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眾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於小凌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未易言矣

有司請分山西澤潞丁於河南裕州耕田從之

有司請修治比干墓及祠從之

上諭侍臣曰君子爲國不爲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爲身不爲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貴則君樂諫諍而國以興

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鑒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爲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祖宗之洪業

免南陽鄧州官牛疫死之償

時有司責民償甚急民有鬻男女以償者上曰畜牛本以爲民今乃毒民致以人易牛何不仁哉令勿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治有司不奏擅責民償之罪

鎭遠侯顧成請以土軍官軍概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之

附錄濬陽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

界逕遷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厫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詳議如可行候民力稍甦行之

又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中宮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

敕諭中外文武羣臣

敕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於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同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監也朕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於燕荷天地宗社之靈肅清奸究遂正大統涖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閒比聞羣臣猶有心懷危疑不安於職者此蓋不達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羣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任機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皆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攄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太白出昴北

遣書高煦俾知警又以月犯氐宿東北星其占主將有憂

敕寧夏甘肅總兵何福李晟令其守邊常加警省

禁金錢用鈔

誅副都御史黃信

時李至剛妻父有犯逮問當服上刑至剛乞免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遂爲刑科都給事周璟所劾上命錦衣衛鞫實特誅之

詔降代王岷王府各官職

以二王所爲不法也

命襄城伯李濬鎭守江西

安南權國事胡奃奉表貢求封

詔報可於閏十月封之詔曰覆載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順民情昔爾安南邊隅列郡宋因眾志璽錫王封密邇中州嚮慕聲教朕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胡奃輸誠效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絕爾以外孫主祀於今四年詢之於眾所言亦同今特命爾爲安南國王於戲

作善降祥厥有顯道事大恤下往罄乃誠欽哉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辦有乖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道路相遇分道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公務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許淩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各府開讀衛所官亦同行禮而都司亦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斂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鈔謄差人開讀爲便上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設溧水縣廣通鎭閘壩

時河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閒有耕者輒水淹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潦從之

五月敕戶部令所司嚴荒蕪田地蠲其租

海賊寇福建副千戶李敞等捕獲之陞賞有差

以守北平功封駙馬都尉袁容李讓爲廣平富陽侯

從李景隆等奏也容壽州人右都督洪子祿一千五百石世襲洪熙元年停祿宣德元年復四年薨子禎嗣薨庶弟瑄嗣薨無子弟琇爲長陵衛指揮僉事讓舒城人指揮申子封祿千石世襲二年薨子茂芳嗣二十二年坐讓舊郄失侯子輿授長陵衛指揮僉事尋封伯薨從子輅仍爲指揮

續封靖難功臣

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並祿一千石世襲

號謚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監修官銀百兩綵幣六表裏織金紗衣一襲鞍馬一副總裁官銀八十兩綵幣五金紗鞍馬同纂修官以下銀幣陞級有差

命侍郎李文郁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本年租稅

以北平守城功陞參政孫瑜廉使喬穩爲戶兵部左侍郎參議朱濬爲左通政僉事楊泰呂震爲順天眞定知府

泉州衛千戶請誅所獲海島逃民上釋之

時金門千戶械送至京上曰或其初窘於貧不然則有司失於綏撫逃聚爲盜蓋非得已命釋之且問曰尙有逃聚未歸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齎敕往諭之敕曰爾本國家良民或困於衣食或苦於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死人之同情帝王體天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已獲者悉宥其罪就俾齎敕往諭爾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卽還復業安土樂業共享太平若執迷不悟失此事機後悔無及敕至皆相率來歸焉

陞尙寶司丞李得成爲陝西右參政

得成初以孝行得官雖不學然能數言民閒不便事上故重之

秋七月命兵部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

戶部尚書郁新上運河議從之

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餽糧開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

糧五十萬石赴北京及遼東是時運道一由海達直沽險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於衛河由衛河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至爲勞費　案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江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

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邱濬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三曰陸曰河曰海請尋元人海運入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也

初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此內臣提督之始

設雲南楚雄縣儒學

尙書夏原吉訪浙西水利利害經度以聞

先是蘇松頻歲水上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謀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謂臣參考輿論得其梗概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土田多高環以大湖綿亘五百里而寬納杭湖宣歙諸郡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比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傷農稼爲甚法宜疏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袤二百五十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甞屢疏之然當

潮汐之衝泥沙淤積屢浚屢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疏通然多窄淺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沙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不復可疏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卽欲疏無由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通大海而徑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塞難濬傍有范家洪至南倉浦口達海徑宜濬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則其勢行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置石閘以時啟閉之每歲水涸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庶水患可息報可乃集民丁疏濬是時原吉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

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
隄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
以振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時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原吉廣孝對曰夏原吉古之遺愛也
九月以高唐州建言民王政爲刑科給事中
敕諭中外文武羣臣
言爲治之道在寬猛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
漢唐宋率由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敎達於四
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定
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
慘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
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幾至刑措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

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朕皇考太
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沈浸百年之後姦雄睥睨反側
之餘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爲典常
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爲祖訓垂憲子孫而墨劓剕宮並禁
不用朕以菲德纘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才
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爲治爾文武羣臣尚思各共乃職敬
乃事勿爲朋比勿事貪黷勿恣情縱欲以干匪彝至於用刑
必欽必慎期於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負皇考刱業之艱而
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哉
鎭守貴州鎭遠侯顧成上備虜疏上嘉奬之
疏言臣招撫蠻夷方隅暫安苟祿叨恩微勞莫效竊以爲雲
南兩廣遠在遐陲蠻賊間嘗竊發譬猶蜂蠆之毒不足係心

東南海道雖倭寇時復出沒然止一時剽掠但令沿海兵衛
嚴加提防亦無足慮惟北虜遺孽其欲強悍其心狡黠睚眦
偵伺侵擾邊疆經國遠謀當爲深慮竊謂及其未動之時宜
先遣人賞賚招諭以窺其動靜預敕沿海軍衛暨邊境關隘
高其城垣深其壕塹屯田儲積操兵養馬以備不虞我既預
爲之防虜亦何能爲患若其畱家漠北輕兵入寇必持狐疑
不敢深入縱其輕入官軍據險設伏以待之彼騎不得施步
不得展應機發伏擒殺必多如是數年虜當遠遁其何敢復
窺中國哉至於朝廷大事文武重臣措置有餘臣尚有欲言
者伏願皇上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副理萬機永安宗社使天
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不勝喜甚書奏上嘉其言謂侍臣曰
漢武帝窮兵事夷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

償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至於外夷必不肯擾之
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愼固邊方此言甚
合朕意益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是宜特嘉奬之乃賜
敕褒之曰卿祗事皇考從朕於艱難之際忠而自信勇而善
謀協成匡濟勞績居多爰命往鎭舊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
朝廷以嘉言來獻眷乃忠誠良用嘉悅特遣人賫鈔千錠文
綺四匹羅四匹綵絹八匹賜卿用答惓惓之誠至可領也
詔舉隱逸懷才
敕吏部曰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
皇急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各舉所知或堪
重任而沈滯下寮或可劇繁而優游散地或懷才抱道而隱
居田里者並以名聞毋娼嫉蔽賢毋徇私濫舉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削歷城侯盛庸爵暴卒
以陳瑛劾也庸不知何許人建文中以都督同知充平燕將
軍拒破靖難師於濟南封世襲勳號爵祿無考上初卽位命
鎭守淮南移鎭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以舊將嫌下獄死國
除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
命監察御史督官發振
尙書郭資奏眞定棗强民初復業遇旱蝗饑流殍者眾乞蠲
實振濟上曰民困甚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
還覈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乃命御史督振
修鳳陽皇陵

雲南土官那邏答侵威遠地擄其知州敕沐晟諭之還所侵擄
貢謝
遣中官馬彬等使爪哇並詔諭西洋蘇門答剌諸番國王
此內臣使夷之始
冬十月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築浙江杭州緣江隄岸以捍潮汐
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炳文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封
子濬尙懿文公主至是鄭賜陳瑛劾其僭侈遂籍其家炳文
自殺國除
遣御史分臨浙江等處決獄
令更定湖廣夏稅限期

時湖廣夏稅至後期戶部尙書郁新請按府州縣官稽緩罪
治之上曰賦入但無失經制可矣耕穫有先後地里有遠近
何可槪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恐其情一主於利民苟
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
之
令條舉軍冊所失者更詳具進
以兵科奏天下衛所進冊差失無誠敬之心故寬之
日本國入貢
時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剌泥等來朝使者附載
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議征稅上以失國家大體不許
韃靼鬼力赤及阿魯台率眾攻瓦剌馬哈木大敗之
通事鎖飛馳以報上慮其南行以逞敕邊將嚴兵待之

定軍功襲職例
凡軍功舍人旗軍餘丁或自願報効或選令征進曾歷戰功
陞授職役亡故者其子承襲無子其父兄弟姪見授職役小
者俱准承繼職事相等無應襲者義子女壻不許襲若先不
曾立功就與職役後亦無戰功亡故者不許承繼指揮千百
戶子弟隨征有功先已陞指揮千百戶後又征進有功陞職
者准襲不曾征進者不許致仕官守城或征進有功亡故並
年老告代者原代職子孫亦嘗隨征或曾任北京衛所職事
及見支優給職任小者就與父兄所陞職事若職事相等不
許令次子孫別襲若原替職子孫不曾於北京衛所任事次
子孫曾隨征或於北京守城令父祖欲令襲授所襲職者聽
原替職子孫革閒　案每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皆

有流有世世曰襲職其幼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減革曰通革非眞授者曰試職曰署職曰納職自洪武永樂宣德閒凡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用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彭澤非瓊議不許襲會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王憲又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立傍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附錄禮部言鄱陽縣民張公受妻徐氏上海縣民許安孫妻沈氏各一產三男皆循例優給各賜鈔十錠米五斗所產子令

兩家無子者代育之每家月給米五斗

十一月定給驛傳例

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驛水路用驛船若都布按三司遣人水路都司用快船布按司用遞運所船陸路都司人乘自己官下馬布按司人乘官給馬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濬河夫役

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五府州之民夏秋稅但籍其丁壯每冬月有事則供力役名均工夫著爲令及是內河淤塞上命發均工夫浚治適天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沍寒上立命罷之歸未畢工令京衞軍士次第成之

召科臣申諭各科辦事官令言民閒利害

初上欲知民疾苦命吏部凡郡縣考滿官至京練達治體者令六科辦事言所治事久未有言者上御右順門謂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閒豈無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況遠在千萬里外乎爾等以朕意申諭之會江西參議孫浩副使鄒祐給由無舊制民情利病條陳本遂令法司羣問

敕奬山西右布政周璟

以任未及期著聲稱

命儀封縣知縣許瞖復職

瞖有守無苛政秩滿百姓詣闕請留故從之

柳州山賊黃仲文等伏誅

總兵韓觀以捷奏凡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仲文等五十一人斬以徇所擄軍民男女皆遣還所奪兵器輸官庫民人逃散者招撫復業

閏十一月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趙絹等來朝貢

山東男子獻陣圖卻之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爾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心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時事其斥去之

十二月儒臣解縉等進古今列女傳上製文序之

凡古今后妃諸侯大夫士庶人妻之事具編次分爲三卷命頒之六宮行之天下俾閨門知所以學又刊印賜百官纂修官賜文綺衣並鈔有差

徙天下富民實京師
命禮部收高廟御製詩文宸翰
上顧解縉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觀朕宮中徧尋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並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賚之明年六月處州民劉貊進所賜其祖誠意伯劉基手詔八道祭文一道
敕責鎮守遼東侯孟善
敕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漢出塞竊馬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

於夷狄遼東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糧之務軍士皮裘必先事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為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浹旬可得及皮裘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為帥如此國亦何賴顧念舊勳姑貸爾罪自今宜深思改過愛惜將士撫綏外夷每事盡心悉慮毋怠毋忽
工部尚書黃福奏給陝西屯田耕牛耕具許之
詔令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察守吏
言吏部選授守吏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今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吏自莅官半載以上各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招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明年九月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為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澳涊為小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即墨及阿之事可鑒也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
北京山西寧夏地震
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之應上惻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恆怛於心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敕邊將嚴為備戒不虞而已
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已開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皆老成文學士並陞為檢討

詔求直言
修大昊陵寢
成陽侯張永卒
永瀏陽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世爵祿千五百石無子國除
新昌伯唐雲卒
雲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流伯至是薨子孫世襲指揮使
永樂二年甲申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夏原吉治蘇松水利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以舊河港未盡疏通

敕諭天下文武諸司

敕曰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卽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宣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於治理欽哉已進表官陛辭又諄諄敕以推己惠民保養調護

禁民下海船

以閩浙海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爲寇故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爲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定屯田賞罰例

凡管屯官各以其歲所入之數通計多寡以爲賞罰都指揮劉英等上其收數戶部尚書郁新奏曰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自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其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

陞鴻臚寺卿楊砥爲禮部右侍郎

二月命解縉黃淮爲會試考官

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先是禮部奏請選士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李至剛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卽位初取士姑從多後不爲例

遣應天府官祭先農

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修築揚州海門縣漲港墩東明港寶應縣范光白馬二湖隄岸及興化縣南北塘岸

三月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得棨卷甚喜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述孟簡從昆季也亦有御批襃美之詞楊相等六十一人改庶吉士是科陳敬宗周忱李時勉皆名臣

初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

侍讀學士王達撰記

改封敷惠王允熞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

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夏四月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兼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兼左右諭德楊士奇兼左中允都給事朱原貞左給事陸中善俱爲詹事府丞

時師傅皆以勳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益元僚也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所言靡不信用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非必皆

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封皇子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三年二月改大甯濟川天策爲漢府三護衞改彭城永淸左
右爲常山左右中三護衞隷趙府　案漢王洪武二十八年
封高陽王今改封十五年三月之國樂安宣德元年九月謀
反降之削爵錮西內不食死妃韋氏及九子倶從死世子瞻
先卒國除趙王於洪熙元年四月之國彰德傳至今王常淸
詔封汪應祖爲琉球國山南王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集嘉言善行爲書授長子以先定其尺度權衡
使中有主至是書成上謂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
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敎

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
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爲守成令主
諭三法司官疏決輕囚
釋安慶府民誹謗罪
先有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縱軍强取民財民將訴於官
典仗教軍誣民爲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以聞上曰軍强民
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此必官兵厲民恐其訴而造
此語以誣命府部院訊實悉如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
並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上御奉天門以直言諭科臣
上顧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强於
已敢言者强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更定天下衞所屯田守城軍士
視其地之夷險要僻以爲人之屯守多寡臨邊而險要者則
守多於屯在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守地雖險要而運輸難
至者屯亦多於守
倭寇浙東
附錄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當違令干進上曰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
聞於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
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其勉之
五月詔北京吏民犯徒流者就發種田

從御史周新言也且命北京犯應決者准收贖
令平涼慶陽甯夏鹽糧納米
涼慶二府每引納米四斗五升甯夏每引納米六斗
己酉詣孝陵
有司請具法駕不用以皇考忌日也
命國子祭酒徐旭爲翰林修撰
初禮科言其書奏不謹上用蹇義對知其有文學持守寡合
故置之近侍
六月封元裔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分其衆居苦峪城而關外設七衞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
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衞皆本西北夷爲號名
設衞鎭焉而時遣大學士楊榮行巡邊已守臣言元孼老的

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上命榮馳至陝會豐城侯李彬討
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餉艱又
天沍寒士疲馬瘠不可輒用兵且醜當自歸不足患上從之
而老的罕果自歸
命姚廣孝振濟蘇湖
上諭之曰人主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
卹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務盡其道爾卿往
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益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送耕牛萬頭至遼東敕都司分給屯田
先是上欲廣屯田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頭
酬絹一布四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
令各衛所凡屯軍百名以上者委百戶一員提督之

三百人以上千戶一人五百人以上指揮一人毋多曠軍職
其舍人餘丁自願耕者聽不拘頃畝任其開墾
秋七月繫獻書人朱季友還饒州杖之悉焚其所著書
書詆濂洛關閩之學
禮部尚書李至剛以山東野蠶成繭請率百官賀上止之
大理寺奏有犯者法當黜上免之
革去李景隆勳號絶朝請
周王發其建文時嘗至邸卽訊受賂至是陳瑛蹇義等又言
景隆與其弟李增枝陰養逋逃蔣阿演等謀不軌上宥之都
給事張信等又言其心懷怨望密造奸謀條列罪狀請置於
法上乃敕令歸第奉公主祀杜門省愆以稱保全之意
八月解縉等進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
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
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人君但於宮室居處
衣服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敕寧夏總兵官何福等以屯聚之法
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可於四五屯中
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濬濠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約高二丈城開八門諸傍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
則居本屯事耕牧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卽寇
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守畫將軍
其熟思益周防至於此
九月以胡儼爲國子祭酒

遣內官李興等齎敕勞暹羅國王昭祿羣膺哆囉諦剌並賜王
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貢使偕行
僉都御史王平有罪下獄
時御史鄭忠鞫獄受賂變亂是非冤者上訴詔平鞫之平受
忠囑辯不公事覺上問平平不以實對都給事張信等奏劾
平並劾左都御史陳瑛明知不糾應連坐詔下平獄而釋瑛
不問
周王朝獻騶虞
百官稱賀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
未嘗自怠驕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
加慎是日宴王於華蓋殿賜從官宴於中右門逾時戶部尚
書郁新言御馬監牽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奪民

食以飼之此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監官責之
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賜五品公服
上御右順門諭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
爾等恭愼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恆情保初易保終難
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
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是日命婦亦令赴柔儀殿見中宮訓勞備至賜鈔幣
冬十月鄭賜奏運官知州陳敏千戶陳善等擅以官糧濟軍士
上貸之
上曰運糧所以藩軍遭風壞舟安得不與此汲黯所以達大
體也其置勿問
賜甘肅總兵宋晟敕諭

先是七月上賜晟敕曰近兀良哈有人來言虜酋也孫台阿
魯台馬兒哈咱各懷異見去年大敗瓦剌今春瓦剌亦敗鬼
力赤部落比移向北行胡人譎詐未可遽信以朕度之彼或
覘知武城侯軍出故遣游說以怠我軍若我軍輕信而驕卽
墮其計爾宜比常加愼昔隋長孫晟毒水上流以敗突厥宋
劉錡亦毒潁水以敗兀朮此皆前代名將所爲爾可官給米
麴令諸屯各釀酒如探知虜寇將至卽置毒酒中河井亦然
爾退以避之彼飢渴之際人馬受毒可不戰而斃也兵家之
事以權取勝此而或濟不猶愈於殺人以梃乎其斟酌行之
爾若別有奇略則不必爾也至是御史有言晟擅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閫寄豈可盡
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敕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

擅此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體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
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
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朕知
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
懷　案甘肅卽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
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羌浪鎭六百里至涼州爲武
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
西歷高臺鎭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
關爲沙瓜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墩煌郡地洪武五年馮
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墩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
百餘里爲西寧衞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鎭
番衞古姑臧地山丹又接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

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
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鎭番爲涼州永昌
門戶六壩紅紗又鎭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
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涼州三百里之外西面受敵尤極
孤危且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臙脂
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
我六畜不蕃亡我臙脂使我婦女無姿國朝設行都司於甘
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
籬關外有羈縻六鎭卽哈密赤斤定安等衞是也後哈密赤
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
氏云北虜倏來南番坐守之爽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
後茶毒日深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

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
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十一月設天津衛調沿海諸衛軍士屯守置倉儲糧

直沽海運至此別以小船轉北京

工部侍郞趙毅奏於鎭江府鑿山開河以便漕運止之

時言者約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上以民困滋擾未可輕役
故止

御奉天門錄囚

先是上旣靖難後一垂意於矜愼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
擬罪毋妄引榜文條例爲中深文又諭三法司言天氣向熱
獄囚淹久死刑俟秋後餘輕罪卽疏決其未能決者聽出獄
需後審大理卿薛嵓等奏各布政司具獄上死罪者二百餘

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顧都御史陳瑛曰人命至重絕不可
復續況治獄得情尤難鞭扑箠楚之下罪成於鍛鍊者比比
此二百餘人中豈必無冤遣御史宜具以愼刑之意書諸簡
授之使論決時核情辨釋無或枉濫焉至是欽錄囚旣多矜
宥慮尙有枉抑召錦衣衛鴻臚寺官諭之曰囚久於獄困矣
念雖枉不求辯又初至朕前或畏威不敢言爾等宜以朕意
開諭令有冤自白毋諱每三司慮囚訖請處決命行人持節
問冤抑者許自陳陳冤者詳慮十日奏定奪

宥江浦知縣周鎰罪

其妻梅氏訴鎰母老無養願代死上憫之

定屯田例

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明年正月寧夏總兵
何福以屯田積穀最多又請更定屯田賞罰令爲經久計上
賜敕奬之尙書宋禮請令太僕寺給山東衛所屯田耕牛從
之六年八月論戶部新墾屯田仍從輕例徵收九年三月江
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
便上諭部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夷
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方留什之三蔚州留什
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著爲令其重營屯如此

京師及開封府地震下修省詔

命錦衣衛執駙馬梅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

時陳瑛等劾殷畜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
人又與女秀才劉氏女爲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殷朕自處之
因命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及隨從人數以聞而

命執韃靼人送遼東

鬼力赤馬哈木相讎殺遣人貢馬

附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上曰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旣酬以爵賞
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興安伯徐祥卒

祥大冶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使以靖難功封世襲祿
千石至是薨孫亨嗣伯爵正統九年從成國公北征進封流
侯天順四年薨子賢嗣伯爵成化五年薨子順嗣弘治十七
年薨從子良嗣嘉靖七年薨子夢暘嗣

十二月同州韓城縣黃河淸

分女直地設建州屯鄰海西等衛
漠其孽使不相攝此以夷攻夷也
宋晟奏暫納淮浙鹽於甘肅以充邊儲從之
御史張翥奏邊軍犯徒流者從法科斷仍留本衛戍守
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府衛地迫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
虛則虜易陵轢比軍人犯徒流罪悉徙戍興州興州稍遠然
於胡患顧疏恐邊衛軍士多故犯求遠徙將伍日減不足以
捍邊乞敕邊衛所軍犯徒流罪者止從法律斷毋徙衛從之
時有言兵衛伍缺建文中江西所垛集民兵可調也大學士
楊榮曰不可皇上命民復業且若干年今復調非信動衆非
仁□兵非勇事得寢
命錦衣衛執私役工匠中官治之

上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
使令之人汝何爲而輒聽其役民汝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
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汝若復蹈前非必誅無赦
贈徐增壽爲定國公世襲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侍臣七人與尚書同
縉等入謝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卿等
左右勤勞功不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
又曰朕皇考初封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
任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可也縉
等稽首而退
附錄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
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
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命斥去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三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永樂三年乙酉春正月戊戌朔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以頻年用兵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稅三年

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

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樸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吳紳楊勉周忱共二十九人入見並自陳上以立志當遠大諭勉之

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問安南俾具纂奪陳氏之故以聞

是年七月胡𡗥遣使臣阮景眞等隨琦等入朝上表謝罪且請陳天平歸以君事之上嘉納焉

申飭學規

上諭禮部曰太祖內設胄監外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舊於是祭酒胡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上諭儼曰此舉子科條抑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爲切要其勉之

二月誅北京刑部尙書雒僉

先是僉建言朝廷信任不宜專用藩邸舊臣侍衛將軍不宜光祿給食上以示羣臣皆云僉妄言宜正罪上姑置之至是陳瑛劾其貪暴縱妻於所部郡縣索財物上遣人按實遂並處以死

陞左通政朱濬爲北京刑部尙書

詔立廟祀唐臣常袞

御史洪湛言十事一正風俗二立廟祀袞三卹孤老四重刑名五卹埰軍六議廪給七清訟獄八講誥令九教小民十豫修築上皆嘉納以袞常興學校祀之

許邊關互市

時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例禁又慮杜絕遠人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蝗許河南懷慶等府以鈔輸租稅

賜雲南等處國子生夏衣

高虎等五十人

詔北京別建國社稷山川等壇致祀

此趙王留守之祭以義起者從蹇義解縉等議也

三月安克帖木兒卒詔以脫脫嗣封忠順王

脫脫帖木兒兄子自幼俘入中國上撫養之聞帖木兒無嗣欲以襲爵遣回回可察吉兒等訪其祖母速可失里及其頭目至是來告喪且請脫脫還乃封之賜印誥玉帶文綺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里蒲剌諸國

此內臣將兵之始和自是三下西洋皆有功

諭保定侯孟善就廣寧開原市馬

此從福餘衛指揮爲其部屬奏也令擇水草便處互市馬至給直卽遣歸是冬又命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

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察以聞　按環堅按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然步易集騎難集步易養騎難養人盡兵也故步易集馬非廣宇而素畜之百金不可得一故難集一夫所食終歲數鍾故步易養一馬所秣十車不能載也故馬難養然今所與戰者北虜恃馬力我不可不用騎所與戰之地平原也虜便馳突又不可不用騎是故馬宜保也夫國家注意馬政久矣日孳牧日解俵日給兒日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不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原不開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甚至有供爨具者矣一將主兵衆裨役之甚至有供送迎者矣芻菽之不備水飲之不

時不稽之矣甚至無芻菽而給之金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傾囊易芻粟者乎徵調之不時馳驟之不法不稽之矣甚至暗伏之所無芻粟而分之商賈曰與商賈自爲交子也商賈析利秋毫兵見小利有不私他貨者乎凡此皆飼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兒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三四歲失者不深罪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服役也瘟疫斃者騙尼喘汗斃者馳疾癬疥斃者櫪械羸瘠斃者失秣一皆不知問也至若從征有期或行役半道稱馬斃者奸人乘之以避戰陣歸伍全身不重傷稱馬斃者懦將棄之以餌敵又皆不之問焉是不明馬所困踣也凡此皆耗失之科不明也胡種閑馳突歸正人之所將

時屬勢家中產畏霜雪關南之所解多給絕塞又中產逢冬不厚其秣遇雨不惜其險蹶距損傷痾眚且作死者相繼伍爲之空凡此皆地產之宜不辨也西北馬鄉也有買補無孳養東南風氣弱也有給養復有字息出谘藉乘於敵也厲禁以禁之通貢遺我以利也戮使以絕之凡此皆生養之源不開也欲盡秣飼之實在以肥瘠課將校欲明耗失之科在以倍償懲行伍欲辨地產之宜在以遠近科給配欲開生息之源在以稅糧爲保馬也是數者立法行之至易獨保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今時衆咻旁指不敢主議者也愚則曰國有至計民有至神政有大機時有大順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耳夫塞下田不少也自軍隨身官屯種之外皆有租於上者也州縣曰稅糧衞所曰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祿藩府廩

兵而已夫祿藩府廩兵所需者金與粟也金至易得粟次不與馬班也今中州之費可以裁而得金者何限又邊塞不通舟楫稔而和糴得粟何限移所得之金以祿藩府出所糴之粟以廩兵不必取足於租也而合郡縣之稅糧衞所之地畝糧行保馬之法斯足馬矣嚴其科十石保一馬可也寬其力二十石保一馬亦可也其嚴其寬視租爲較而復準種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徂夏爲芻菽若干自秋徂冬爲芻菽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準驛馬之例以一資補之直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者民半科有故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僉軍丁之義勇以代步兵之雜役出雜役之步兵而配之馬所謂不他求而步騎咸足也步以乘塞要害伏之堡爲衝虛騎以據塞追

襲絕之後爲邀擊無不可也
斬備倭失機指揮麗義喬英
從鎮守浙江都指揮程鵬奏也其千百戶同罪者宥死降職
改御史文郁爲工科給事中
蓋郁以都察院言其不諳刑名而上頗聞其質實故也
夏四月召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博士
巨江吉安人與張紘同輩有學問尙閒逸上嘗聞其名召至
將用之而巨江以老固辭賜葚書令致仕
改黃福爲北平刑部尙書
位在朱濬之下以陳瑛劾其不恤工匠故也
五月戒敕親王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

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韃靼帖木兒率眾歸附
賜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仍敕獎宋晟招懷之功
振江東饑民
以蘇松嘉湖頻年厄於水災故令夏原吉俞士吉趙居任袁
復往督郡縣發倉廩振之明年二月士吉復還朝陳瑛等劾
其先趨私家及所至受賂狀上命錦衣衛鞫之後復下獄死
士吉謫爲辦事官仍往蘇松等處治水四年十一月復其職
附錄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楚王楨曰朕昔守北藩地連邊塞與胡虜相接爲
重鎭護衛巡視王城及攔馬牆圓牌皆朝廷所降初無夜開
城門鐵牌況國家舊制在外各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
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卽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又高郵州
有民父年老其長子違教令欲擊之力不能制夜令次子往
助長子竟斃於父刑部坐次子準弟毆兄死律斬父準杖收
贖獄具下吏部議曰次子助父執兄非有殺兄之意但不能
爲兄乞免死耳上命謫戍邊其父免
秋七月以段民爲戶部侍郎
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禮部率羣臣表賀上斥之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請授峒首王賢祐官俾招諭未服黎民
從之
改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遣內臣王琮給事中畢進封故眞臘國王長子參烈昭平牙爲

王
此內臣封夷王之始
八月戶部尙書郁新卒召夏原吉還掌部事
原吉還部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中鹽以妨商
賈勿使富貴專錢以阻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淸倉場廣屯
種皆立定規
禮部尙書李至剛有罪下獄
六年九月釋之降爲儀制司郎中
丁丑旦老人星見南極
九月以禮部侍郎鄭賜爲本部尙書眞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尙
書吏部郎中陳洽爲大理寺卿
設來遠安遠懷遠驛於浙江廣東

以諸番朝貢益多
陞御史周新爲雲南按察使
冬十月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並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命頒行之
駙馬都尉梅殷暴卒
都督譚深指揮趙曦因有隙盜殺殷誣奏殷自赴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命法司治深曦罪後伏誅籍其家賜殷祭謚榮定官其子順昌爲都督永貞景福俱爲指揮使並食祿不視事許成封永新伯
封宋晟爲西寧侯
特遣都督徐膺緒禮部侍郎趙玒持節齎誥券往甘肅封之食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子琥瑛皆尙公主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
遣書諭趙王
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愼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襄城伯李濬卒
濬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同知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薨子隆嗣累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薨子珤嗣十四年北征沒弟瑾嗣成化四年以征蠻功進封流侯弘治二年薨子鏞嗣伯正德四年薨子全禮嗣嘉靖十八年薨子應臣嗣
殺庶吉士章樸
以藏孝孺書也
旌表江陰衞軍丁徐佛保孝行
佛保母病篤剖脅刲肝煮液以進母頓愈衞官以聞故命旌之
忠誠伯兵部尙書茹瑺下獄除名
瑺衡山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降附封流伯子孫世襲指揮使至是以不朝谷王下獄除名七年二月以陳瑛劾復逮下詔獄度不免自毒死子銓戍邊洪熙元年赦歸國除
十二月詔封浡泥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
浚淮安府支家河
順昌伯王佐有罪下獄死
佐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降附封流伯子孫世襲指

揮使至是以鎭雲南下獄死國除
永樂四年丙戌春正月壬辰朔
考察天下文武官
南陽盜起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平之
南陽阜君山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頴初亂纔數千人順帝全不加意敕書至蘆溝橋易之而返人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順帝其妃迎止之所爲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二將平之彬等至開封河南布政司獲其賊首並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姪縶之於家而馳報官遂獲之上曰其母與姪知大義免連坐但以賊首付獄彬等班師

丁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先日上覽存心錄謂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邱暴風未成禮而退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此豈有獲福之理

陞知縣黨理爲太僕少卿

遣前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

遣使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

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掠居民敕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

幣綺繡銀壺諸物並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鎭國之山立碑爲文繫之銘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羯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爾源道義能迪功遠島微寇敢鞠訩鼠竊蟝嘬潛其蹤爾奉朕命搜捕窮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孼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擒姦兇荷校屈肘衛以從獻俘來廷口喁喁彤庭左右誇精忠顧咨太史疇厥庸有國鎭山宜錫封惟爾善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翳萬世照耀扶桑紅

琉球國進閹者數人遣還之

附錄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翰林院修撰徐旭卒

旭樂平人爲御史嘗陳時政六事遷考功權衡人物無私蓋簡默淸愼方正不阿始終無疵云

擢都察院令史殷旭方巽典史郭純傅衡汪瑜王纘車舒驛丞閻賡覃珩並爲監察御史

命兵部凡軍官謫戍邊立功者悉復職

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

命侍讀王達洗馬楊溥爲會試考官

取中朱縉等二百一十九人

以高祖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賜諸王及各堂上官

三月謁先師視太學

是日胡儼講尙書堯典張智講易泰卦命工部修國子監太祖詔書碑亭立視學碑

丙午皇孫生賜名瞻墡

遣使齎書諭韃靼可汗鬼力赤

廷試賜林環陳全劉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江𣪠等十三人爲庶吉士又取乙榜舉人二十一人親試擢周翰藍最進學翰林李弼爲漢府伴讀餘十八人送國子監肄業是科王驥後以軍功封伯贈侯

擢通判劉銘爲瓊州知府專職撫黎
先是命銘齎詔撫生黎至是向化者萬餘戶峒首羅顯等三
十三人隨銘來朝乃授顯等爲知縣縣丞巡檢等官生黎悉
歸
安南國胡𡗶劫殺其前國王孫陳天平於芹站山
設哈密衛
遣使齎詔封烏思藏怕木竹巴吉刺思巴監藏巴里藏卜爲灌
頂國師闡化王
賜螭紐玉印誥命仍賜白金五百兩綺衣錦絹茶其所隷頭
目並必力工瓦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賜幣服有差
復嘉興知縣李鑑職
先是陳瑛劾鑑受命籍奸黨姚瑄家瑄弟亨當連坐鑑不並

籍逮至上親問鑑言初奉院文止籍瑄無亨名上曰罪至於
籍不輕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而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縣
無罪其釋之
夏四月購求遺書
五月廢齊王榑爲庶人尋安置廬州
齊王得國驕縱賜諭戒不從來朝又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榑
益自疑蓄亡命養刺客僭恣爲咒詛後入朝臺臣露章請劾
治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斫此
軰上大怒削護衛及長史官留京師已廢勿王令居廬州羣
臣請罪其教授葉恆等上曰齊王誖戾習與性成朕與王至
親出之囹圄寵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之然且不悛教授軰
當如王何況恆等先自歸可勿論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回回結牙思進玉碗還之
雲南大小古刺等部落來貢詔置宣撫使司
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
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率師
兵部尚書劉儁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餉討黎蒼
先是元年季犛復殺其王日焜而僭號竄姓名爲胡一元子
蒼易名𡗶上表言陳氏王傳國二十世而絕無當紹者𡗶故
陳氏外孫暫署國事乞賜封詔已封明年八月其故陪臣裴
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祖父皆爲執政死國事臣少
事國王爵五品後隷武節侯陳渴眞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
代渴眞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殺主簒位屠

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
加葅醢臣遁入山林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
皇上統正萬邦敢瀝膽請滅賊乘危至境幸覩天日竊惟季
犛乃故經略使黎國髦之子世事陳竊寵榮子蒼亦忝貴仕
一旦殺奪改姓名胡一元胡𡗶僭號改元不恭朝命黔黎含
冤忠良疾首臣義激敢效申包胥所爲以死請願哀無辜弔
伐繼絕臣得負弩前導揚天威爲忠義倡俾復立陳氏子孫
主此土則遠夷戴德永作外藩云云上閔之命有司給衣食
未幾安南人由老撾閒道送其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
前安南王恆之孫天明之子日㷂弟也日㷂奉高皇帝封王
賜之章印僅二年卒弟暭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爲季犛所
殺而立晛之子顒未幾復殺顒而立其子𡗶㷋尚在襁褓中

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並姿殺之而取其位更姓改元稱胡奎爲大虞皇帝臣幸以先棄斥見遺臣之僚佐激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讎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臣竄伏困阨萬死一生久之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得覩天日惟聖恩矜憫上憐而納之賜居第廩餼會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命禮部尚書出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泣拜伯耆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語塞上謂侍臣曰渠臣民其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詔詰責四年正月季犛詐表請迎天平歸復國上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五千護之歸封胡奎爲順化郡公胡奎伏兵格殺之於芹站黃中等整兵擊之賊斬絕橋道不得前時薛嵓謫廣西中舉以輔行亦自經死事聞上大怒謂成國公能曰蕞爾小醜朕推誠撫納乃

爲所欺如此此而不誅安所事兵卿度用士卒幾何虜何時可伏誅能對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揚天威討逆當一鼓殄之師多寡惟命於是命能等將兵二十五萬以行是日上幸龍江禡且誓師命諸將曰安南賊季犛父子罪逆極殺無赦諸脅從畢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揚功名於無窮往其勉之時西平鎮雲南以征夷副將軍印及制諭付彬往授會朱能於是年十月道卒輔佩將印總六師晟率雲南兵由蒙自入奪宣江次洮江輔率大兵由廣西憑祥抉壘關入次昌江進破其東西都時賊恃東西都及洮江富良江以爲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築土城城壘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萬守之於富

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江海俱下樁以爲防而東都城列象陳以守欲憑險老我師侯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北之沙灘與晟合輔與諸將計曰賊備多而力分多邦其要害也今我師始至備禦必精宜斂兵不攻伺其意懈夜襲之可破也多邦破餘膽落矣居數日度可攻召將士諭曰今師行萬里至於此無還理當其報國成功名先登者賞不次退立誅於是將士奮用命夜四鼓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踰重壕至西城以雲梯潛附城而登既登烈火鳴角賊駭失措矢石不得發而走遂克之賊將於城外列象陳以攻輔敕諸軍以畫獅蒙馬翼以神機銃而前象皆股栗退奔賊帥殲焉而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於是三江路洮江宣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明年

師進富良江賊悉聯戰舟彌數十里用戈船載木立柵以拒師英國公輔乘柵未就疾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時海門涇以久晴水涸季犛父子以數小舟跳身遁入於海於是侯輔等具奏言前蒙聖諭安南平訪陳氏子孫王之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言犛賊爲逆時求陳氏子孫種盡滅之今莫可復迹安南本中國郡縣地久淪異域幸聖明迅掃再覩天日誠萬世休復之會願幸不異蠻夷復郡縣設官俾沾沐聖化臣等竊伏計犛賊父子旦夕且就誅郡邑事宜有統陳氏世絕無以廣陛下興滅繼絕之仁願開設都布按三司統郡縣撫齊人民成大一統之盛奏上詔俟犛賊父子擒徐定議五月交南水大作舟師畢濟而季犛父子澄若僞將相畢就擒師出奇羅海窮追都督柳升冠軍而功成於是立都指揮使司

立交趾承宣布政司立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縣敕尚書福兼掌布按二司事都督呂毅掌都司事敕交趾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及練達政事精書算習兵法通陰陽術數方技人咸禮訪送京師六年侯輔振旅還京師上交趾地圖東西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獻俘論功輔進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侯將士並陞賞有差是時上問夏原吉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　案朱能懷遠人嗣父千戶職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二千五百石世爵永樂元年加太子太傅至是以討安南加祿千石薨於師子勇嗣定祿三千石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遇乜先敗沒子儀嗣祿二千石弘治九年薨子輔嗣

嘉靖二年薨子麟嗣八年薨無子弟鳳嗣十八年薨子希忠嗣加太師萬歷元年薨子時泰嗣三年薨子應禎嗣自殺子鼎臣嗣

申嚴誹謗之禁

國子監司業張智卒

智順昌人洪武中舉明經為學正召拜禮侍數有建明左遷學錄建文中陞司業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人悼惜之

閏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為翰林侍講學士

以老賜敕致仕

命都察院申明見丁著業之禁

建寧知府芮麟卒

麟宜城人洪武間以太學生知台州府吏民畏服以詿誤被逮父老泣送交遺之金不受謫戍邊以薦授知建寧歲饑發廩勸貸罷上下關戍兵之病商者新廟學及朱文公祠考亭書院秩滿卒於京蓋政尚寬簡而好學不倦者

建北京宮殿

雲南土官那羅塔殺刁木旦遣行人張洪齎敕諭之

先是孟養司刁木旦與戛里相仇殺那羅塔乘釁劫之殺木旦及長子思欒發掠其人口牛馬據其地洪等齎敕至那羅塔懼遂歸其境土及所掠遣人詣闕謝上以蠻夷既伏辜釋不問一體給信符令三年一朝貢

八月敕秦晉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練兵防胡及相地牧馬

時吳高奏大同東北猪兒莊西至雲內東勝等處外有赤山榆楊疊等關隘可守東西險阻內有延袤四百餘里水草便

利後吳成又言保安州順聖川宜牧乃命懷來薊州各以馬千匹宣府等衛以馬萬匹就牧

九月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

每寺設六監監統四苑寺置卿少卿丞監置正副監立圉長以率牧馬之夫春月縱馬於苑草枯則牧飼之

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

冬十月陳瑄擊倭於沙門島敗之

殺溺死者甚眾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上命會官議行之

首舉建文時事次救荒卹民言率直無忌諱陳瑛劾其言狂妄請置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

附錄 通政司引告發人誹謗事且曰謗者之母實聞之已而其
母亦首其子實出謗言不敢隱又言老無依乞垂矜事聞上
諭法司曰人情知愛子鮮知公義此婦知公義而不廢私愛
亦可爲賢其以母之故特宥之

十一月甘露降孝陵醴泉出神樂觀

上命獻廟分賜廷臣百官表賀賜璽書諭曰自古有道之君
祥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更安卿等宜勉輔
朕德永承天休

十二月辛卯大赦

甌寧王允熥暴卒

邸第不戒火竟成疾薨年十六謚哀簡

迎西僧尙師哈立麻至

先是上在潛邸聞武當山有羽士張三丰者異人也遣禮官致
御書迎至不可得至是又遣中官齎書幣迎哈立麻以來宴
於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鈔二萬貫綵幣四十五表裏及
法器茵褥鞍馬香果米茶等物並賜其徒白金綵幣等物有
差明年三月建法壇爲皇考妣薦福是日天雨花雨甘露舍
利青鳥白鶴連翩集壇上一夕檜柏生金花徧都城金佛羅
漢現妙像雲表聞天樂梵唄聲蓋幻術使然而上遂潛心釋
事矣 案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夏原吉曰彼慕化而
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矣禮義從此大壞
上曰汝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對曰王
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
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旌表趙讓等孝行

讓肥城人母喪廬墓側遇猛虎竟去又强賊入廬閔其情反
遺以鈔去袁節鈞州人居母喪不御酒肉廬墓三年沈女名
妙蘭上海人母患心疾女剖脅封肝爲液進食愈

永樂五年丁亥春正月丙辰朔

丁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編浙西私披薙爲僧者戍邊

凡千八百餘人俱付兵部編籍發戍遼東甘肅

命建五臺山佛殿浮居

授旗手衛舍人張信爲尙寶司丞

信素有孝行母病醫不能療信剖脅封肝煑液食之愈事聞
準李得成例授官

二月黜大學士解縉爲廣西右參議

以泄易儲議也

改左春坊尹昌隆爲禮部主事

三月禮部右侍郎戚存心有罪伏誅

存心先坐漏泄機密上姑容之至是暮夜上御右順門急召
禮部官召命及庭存心滅燭趨避暗室中上久待不至召者
還以奏廉得實遂誅之

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隸翰林院習譯書

凡三十八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此四夷館所由設

夏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

命姚廣孝昝瑄鄭禮等盡心開導

命內官內使往來無敕旨者皆勿聽信

先是內使林清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數何福遽與之上敕
責其不密故有此命
詔命婦雖大朝賀亦止三品以上著爲令
敕責甘肅總兵官宋晟漏泄邊務
因哈剌火州等處使者言涼州等處軍士多潛出邊有留居
別失八里漏泄者故戒飭之
初設屯田僉事
五月河南饑命刑部逮有司之匿不以報者置於法
僉都御史俞士吉自浙江巡視還獻聖孝瑞應頌上責其諛擲
還之
六月改陳洽爲吏部左侍郎
擢山陽縣民丁珏爲刑科給事中

珏訐告其鄉誹謗罪坐十人法司言其才可用故擢之
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自撒馬兒罕還
安等自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十有三年至是其頭目哈
里聞上卽位乃遣使送還並貢方物
侍讀學士王達卒
達無錫人自訓導薦陞助教歷編修侍讀學士爲人謙和恭
愼以詩名上嘗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
者非人故誤之耳卒年六十五命有司歸其喪
遣御史往山西鞫問內使李進
上諭都察院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
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監
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兵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卽位
以來一遵舊制愛䘏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
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
時之誤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僞作勘合
於彼招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爲名假公營私大爲軍民害及
今炎暑亦不散遣計進所爲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
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爲
所在軍民官俱不奏來此亦與昔胡藍齊黃欲壞國家事者
何異爾卽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
問明白械送京師必置重法若都司布政司干涉者並鞫治
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設德州左衞
秋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

晟定遠人永樂元年以鎭甘肅招虜功封祿一千一百石流
爵子琥以尙公主特予世襲代鎭洪熙元年坐嫌奪爵弟瑛
復以尙公主襲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子傑嗣景泰六
年薨子城嗣天順元年薨子幼弟誠嗣成化八年薨城子愷
嗣正德十六年薨子良臣嗣嘉靖三十年薨子天馴嗣萬歷
五年出使還爲盜所殺子世恩嗣
乙卯皇后徐氏崩謚仁孝
暠麟卒
麟兵部侍郎也嘗爲御史尙嚴刻煅煉刖人及病見被刖者
已而足趾腐盡乃死
魏國公徐輝祖卒命其子欽襲封
上憫之念中山王不可無繼特予封祿米仍王之舊歲給五

千石

八月議設海道都漕運使司

時戶部會官言北京合用糧餉盡河北稅糧子粒並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於蘇州大倉設海運使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充銜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並出海官軍時檢理如法上重其事下部詳覆

敕寧夏總兵官何福鎭甘肅

以建北京命諸臣節省人力

九月以裴伯耆爲交趾左參政以所舉交趾甘潤等爲諒江等府同知

凡十一人賜敕慰勉

冬十月申嚴軍器出境舊禁

十一月陞胡廣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兼職如故

令內閣儒臣考滿勿改外任

按永樂初閣臣考滿陞任不拘內閣外如胡若思出爲祭酒故有是命

永樂大典成

先是解縉等進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至是重修之易名大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七卷上親製序冠之

命都察院逮廣東參議吳翔

時僉事楊廉劾翔往韶州受民賄皇太子曰參議方岳之臣不廉何以率下命鞫之

以仁孝皇后勸善內訓賜羣臣

十二月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濙訪求異人

上察近侍中惟濙忠實可託心腹遂命巡遊天下以訪仙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書力成俾以此勸厲天下人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學校士子聞濙聲欬之訓竟日不釋凡名緇高道被其容接者自以爲榮在湖湘間最久

以太祖戒飭功臣鐵劵榜文及敕旨頒賜武臣

復諭之曰自昔有天下者皆賴將臣以靖禍亂治定功成則期其保富貴以貽子孫然往往不能保全而至於覆敗者何哉蓋人臣居高位者易至於驕縱冒刑憲者多出於怙終人君賞善罰惡一出至公苟有毫髮偏徇則何以服天下朕皇

考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子孫功臣有犯必訓飭再三不悛然後置於法雖在親舊未嘗少貸當時天下之人咸謂太祖英明剛健至公無私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纘承大統卿等宣力事朕誠願相與謹守憲度共保富貴而君臣之間事有難處蓋盛滿之餘驕縱干法置而不問則違祖宗成憲悉處以法則苦朝廷少恩今以太祖戒諭功臣訓飭備錄於前爾等遵之則福臻逆之則禍及必然之理敬之愼之

改造海運船備使西洋

計二百五十舟

附錄 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東皆以詩文贈故有此餽臣時有病

無詩文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
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是年安鄉伯張興卒
興壽州人永樂元年追論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薨從子
勇嗣十年薨子安嗣正統十四年薨子恂嗣正德二年薨孫
坤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鉉嗣
永樂六年戊子春正月庚戌朔
辛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新開四川嘉定州犍爲縣鹽井
井凡四歲得鹽十萬九千八百斤
武康伯徐禮卒
禮西平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督僉事以靖難功封祿千石

至是薨子貞嗣正統九年薨子勇嗣景泰四年薨無子國除
晝大白見辰位
二月定巡狩禮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爲副海道運糧赴京
嚴軍官襲職比試法
上諭兵部尙書金忠掌中府都督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
勳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陣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
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其子孫
不率毌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
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輒用私賄僥幸承襲一遇征調百計
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敵畏怯疲懦墜馬棄鎗喪膽褫魄
皆由驕肆不敎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衞所充軍三年復
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三月書諭本雅失里
先是上書諭鬼力赤可汗曰朕嗣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治
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內外萬國臣順和樂嘗遣使賜書
可汗謂宜通好爲一家而可汗不悟拘使臣掠邊如故夫天
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與之昔天命宋主天下立
十餘世君德不厭命元代之元數世後天厭其德命我太祖
高皇帝代之此皆天命非人力能致也語曰順天者存逆天
者亡自愛猷北徙而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爾衆身不釋甲
胄手不釋弓刀東遷西徙老不得終其天年少不得安其居
是道何道非逆天之故哉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
還前所遣使休邊通好用盜息爾衆同享太平福顧不韙與

若必倔强欲以力較朕亦何得獨已可汗其審思行之文綺
二表裏致朕意復不報其後鬼力赤以非元裔衆不附殺之
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焉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來瞬息
七易主矣未聞一人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已今阿魯台
等迎爾俱北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結肺腑者久未必能棄
親而就疏爾保身不易哉昔周封舜後蒲公於陳夏後東樓
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我皇考於元後存恤保
全如遣脫古思帖木兒北還後爲可汗南北人所共知也朕
之心卽古帝王與皇考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去就之
際所宜三思朕愛人之誠同於皦日故遣使諭朕意
徵捕盜虐民給事中朱肇下獄
初肇奉命撫安江西會安福有盜十數人行劫肇出獄囚爲

耳目捕之被盜殺肇請發京軍二千以捕肇詣盜所集諸縣
丁萬五千人伐木立柵罰盜盜賂守柵者得間走肇誣富民
庇盜虐以淫刑死者甚衆豪黠者行賄肇家得緩捕盜復夜
還殺傷官軍十餘人而走肇又誣平民逮至千三百人死於
獄者什一被誣者擊登聞鼓訴肇上命都察院伸理其被誣
者皆得釋

詔輕交趾徵斂

黃福言交趾平請酌量徵斂爲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
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科斂重斂者驅
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戶部其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福建及蘇揚府奏柏檜花爲瑞並敕責之

夏四月欽天監奏木星犯諸王星賜書各王府俾警省

初命雲南布政司開科取士

從巡按陳敏奏也

五月福建巡按張翥請選老成精銳官緣海衛所及稽考文冊
宜類進俱從之

壬戌夜京師地震

附錄 上諭兵部曰朕卽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
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俾部
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
爾卽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鎭守官勿阻

六月命北京諸司優恤軍民

時營建北京上憐其靖難之後勞瘁未蘇故敕諸司體恤一
切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自
南抵北緣河巡視軍民運木燒磚撫綏得宜並給錦衣官校
四十律治怠事者原吉登車卽諭官吏軍民各治乃事蓋恐
犯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集

庶吉士沈升上言五事上納之

一言宜敎軍衛整飭部伍精利器械以練兵戎一言明年巡
幸北京宜預選精勇軍士以備扈從一言各郡縣倉廩之在
鄉村者宜移置城內委老人及有力之家守視一言學校賢
士所關宜精選經明行修之士以充敎官一言設科期得眞
才宜令鄉會試精選實學之士以彰盛典毋徒貪多濫舉

禮部尚書鄭賜卒

賜建寧人由進士爲御史爲參議尋陞工部尚書上卽位李
景隆言其罪亞齊黃當逮問賜對曰亦盡臣職耳上笑而釋

之改刑部又改禮部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勢以存身其情
亦可矜云

改劉觀爲禮部尚書

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講楊榮丁父憂乞守制許之

是年十月起復

秋七月命征西將軍寧陽侯陳懋鎭守寧夏

命朱能子勇襲封成國公宋晟子琥襲封西寧侯

命黔國公沐晟仍鎭守雲南節制都司屬衛官軍

命禮部凡諸司庶務啟東宮處分者書皇太子令旨

其承受親王者書某王令旨著爲制

翰林學士王景卒

景松陽人洪武中歷敎諭知州陞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時

吏部尙書張紘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侍講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紘對以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終身猶爲不忘故主云

輯補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時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恆雨恆暘皆不於人事不修顧尙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月詔明年二月巡狩北京

命楊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尙書觀之兵部尙書劉鼎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

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如鼎言上喜其服善益屬意焉

交趾餘孽簡定[illegible]遣使齎敕諭之

九月于闐國滿剌加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貓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毋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杷里國麻林國諸番皆遣使朝貢

召刑部尙書呂震責其淹禁罪囚

時有瘐死獄中刑部給事中張信奏劾震上惻然責震曰汝坐享厚祿不事事罪人無輕重駢死獄中汝不恤汝不畏朝典耶期三日除大辟罪餘雜犯死罪以下悉疏決遣者不宥

陞吳溥爲國子司業

冬十月修皇陵

命豐城侯李彬充總兵官都指揮汪浩蔡斌充副總兵操緣江舟師

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來朝卒於會同館

上遣官祭之賻以繒帛葬安德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人之隸中國者守之立祠於墓命有司春秋祭仍賜敕撫諭其子頣越又從其子遐旺請封其國之山爲長寧鎭國之山樹碑爲文係以詩曰炎海之墟浡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忤憬憬賢王惟化之慕導以象胥逖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其休樂一視同仁匪偏厚薄顧茲鮮德弗稱所云浪舶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趦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南番長疇與王賢矗矗高山以鎭王國鑱文於石懋昭王德王德克

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

十一月設陝西威虜鎭番二衞

敕文武大臣輔導皇太子長孫

涼州精官吳答蘭柴別力哥請出塞自效從之

命行人持節諭大辟囚有冤抑者許自陳

時法司言大辟囚三百人覆訊皆實請處決上令自陳又召府部及科臣諭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實情一不實死者銜冤爾等吏從容審之必死其無冤大抵人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亦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審不可以刑迫近有僞帖匿名言縣官貪污法司鞫問疑一吏遂極榜掠吏不勝卽引服僞之從者惘吏首其事逮僞制果伏辜法司刑迫之弊往往如此今三百餘人爾等其

詳審之脫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十二月命豐城侯李彬充總兵官都督費瓛充副總兵率官軍
往沙門島等處捕倭寇
其蘇州抵浙江等處緣海命都督羅文指揮李敬勦捕之俱
聽李彬節制其福建廣東命都指揮姜清張貢指揮李珪楊
衍督兵捕之
以儀智爲禮部左侍郎
命安遠伯柳升充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充副總兵官率舟師緣
海捕倭寇
改劉觀爲刑部尚書呂震爲禮部尚書
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兵部尚書劉儁死

儁江陵人由進士擢兵部主事累進侍郎建文中爲侍中上
即位陞尚書小心謹密勤於職事有知數善應變遂見信任
初奉命監軍征交趾多所裨益事平受賜賚復命往交趾贊
晟軍務晟敗被圍遂自經死
建學於田州等府
永樂七年己丑春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
命戶部嚴邊關茶禁
先是洪武中以茶易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
斤永樂初上方柔遠增其數由是市馬者多茶禁少弛碉門
茶馬司用茶八萬三千五十斤止易馬七十四又多瘦損故
有是命

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九年六月和等襲執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獻俘上曰姑
釋之仍擇其屬之賢者嗣
乙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交趾左布政使張顯宗卒
顯宗汀州寧化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編修陞大常丞再陞
祭酒申學規舉廢弛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趾平起
今官勞來撫綏民皆安之蓋家居有孝行而從政通敏者同
時有王斌者由典史招集新附勤於撫字民懷之陞清寧知
州又武寧知州魏思善綏集境內盜賊屏息皆卒於官
命禮部遣官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
賜年八十以上者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加帛一匹

二月上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以胡廣楊榮金幼孜王英等扈
駕命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輔導監國
是時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啟行處
分義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
上駐蹕鳳陽謁祭皇陵祭畢上親負土益陵原吉等皆負土
以從遣官祭祖陵祭靈壁陣亡將士又念東昌藁城夾河白
溝眞定埧上凡經戰所在各將士並遣人祭焉
聖學心法成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
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
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聖學心法以
君臣父子分四卷命司禮監刊印

命侍講鄒緝春坊徐善述爲會試考官
取陳燧等九十五人皇太子以副榜一名孔諤爲左中允賜
出身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尙書洪範九疇偏題緝等俱下
獄又復取下第胡概金庠等十餘人以上巡狩未廷試
附錄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
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何以難進易退小人則
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
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
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卻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
可盡棄須常警示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
等其盡心輔之
三月行在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

安濟寧衛僉事定之子也定從高祖起濠梁積功授是官從
常遇春略定山東下河南克元都戰歿安襲職安嘗於靖難
時被擒上曰淝河之戰非馬蹶汝將何爲安曰刺殿下如拉
朽耳上壯之既正位委任無閒至是上問及安懼自經
甲辰駐蹕東平州望泰山辛亥至景州望恆山壬戌至北京
擢訓導張宗義等爲給事中監生汪涯爲御史
辛酉太原地震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
都指揮金答卜歹爲正使時失里已立爲可汗邊將得其部
下完者帖木兒等二十二人俱給賫令使臣送歸書意可汗
上順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來相與和好賜之綵幣及其臣
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失帖木耳等既至驥被殺從行
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臚
河收潰衆入寇云
命編出關勘合
防詐僞也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凡六關每關百道
用後府兵部印鈐置底簿付關口公差出者必得內府勘合
爲驗無者報奏
申明中國羅綺出境之禁
敕戒鎭守鎭遠侯顧成
時蠻夷叛服不常成遇有俘獲至輒殺之上以李廣殺降終
不封侯切責焉
閏四月徙大同左右二護衞於定邊鎭朔備禦
從鎭守侯吳高奏也

以方賓爲兵部尙書
五月營山陵於昌平號天壽山
時仁孝皇后未葬
陞教諭日威爲安邑知縣
安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旱傷禾稼而科徵不已皇太子卽
命戶部停徵稅糧令御史治縣官坐視民瘼罪以威代之
陞知縣謝子襄等爲處州等府知府
黃信爲杭州夏升爲衢州皆以在縣民信服考滿民相率留
之也
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敕書慮或有詐乃命以勇敢鋒銳神奇
精壯强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封瓦剌兀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
六月遣御史考察守令
時有汶上知縣史誠祖廉平寬簡治行第一卽陞知濟寧州
易州同知張騰以貪暴聞卽徵下獄
起復楊溥爲翰林編修
陞虞謙爲副都御史
禁繼今御史勿復用吏
時吏部奉旨簡南京御史之才者二十八人召至內四人由
吏出身上以爲選司之弊乃黜洪秉等爲序班二十四人中
歐陽謙改編修內四人以迂懦改知縣
下御史袁綱覃珩於獄
初都御史陳瑛言武庫主事李貞受皁隸葉轉等四人銀人四

兩皇太子曰貪皁焉有銀致賄耶數日貞妻擊登聞鼓訴御
史遣獄吏傅夫言索首飾銀納贓念夫素貧並仕無餘貲製
首飾乞辯理皇太子曰此冤獄也必出法司鍛煉命蹇義會
六部審之義等坐詹事府自辰至午追貞等不至惟葉轉至
已榜掠不勝詢之貞與三皁已笞死三日矣且具言貞在獄
云袁覃兩御史嘗至兵部索皁隸貞猝未有應御史適見遣
轉等四人就役遂詐爲風聞興此獄彼三人已銜冤同貞死
轉去死一間耳言已悲慟號冤義等以聞皇太子召綱珩面
詰之皆承伏於是給事中耿通等並劾瑛皇太子命械繫綱
珩並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
秋七月命淇國公邱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
眞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率師
十萬討本雅失里
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天道羈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
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卽遇虜
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卽止毋爲虜所紿
妖賊王金剛奴伏誅
奴階州人自洪武初聚衆作亂常以佛法惑衆又與沔縣賊
邵福等作亂其黨田九成僭號改元高福興稱彌勒佛金剛
奴爲四天王前後攻破屯寨殺死官軍耿炳文引兵勦捕餘
黨悉散惟金剛奴與賊仇占兒等仍逃聚黑山天池平時出
劫掠至是潛還本州爲官軍所擒械至京誅之
八月征虜邱福兵至臚朐河大衄師殲
時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擊敗之遂乘勝

渡河獲虜尙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尙書言可汗聞兵
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
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詐我不可信不聽令虜尙書爲嚮
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
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
今退則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上
敕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陣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
多然炬鳴礮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併力畢
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得全師而還矣武城侯王聰亦力言
福不聽謀遣火眞使虜營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眞猶豫未
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虜諸
將不得已與之俱虜伏發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

被執罵不絕口死福與火眞王忠俱被執見殺士卒死者數萬人　案邱福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論靖難功封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永樂二年加太子太師五年加祿千石至是削公爵徙其家於海南國除火眞韃靼人王忠孝感人王聰蘄水人李遠懷遠人俱以靖難功封同安靖安武城安平諸侯至是皆陣亡眞忠坐失策國除聰子琰嗣伯爵後無子國除遠子安嗣伯爵後坐法謫戍國除

附錄山西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禮部尚書趙羾請稱賀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四方皆足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尙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夫災異非朕所致乎爾

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九月封甘肅總兵都督何福爲寧遠侯

先是福奏虜酋脫脫卜花等率衆來歸止於亦集乃上恐遲回日久或致生變命楊榮經略之至是福奏諸酋已撫定乃命榮持節至軍封福爲侯又諭福曰韃靼伯顏帖木兒等部屬至甘肅且勿給田土令俱來北京扈從漸漸移之南行散處於便宜畜牧之處蓋近者脫脫不花之事可鑒也宜善綏之事有當行者即先行之而後奏聞

諭三法司愼刑獄

上曰明刑愼法朕之本心是是非非爾等當究情實隋煬帝時盜發令於士澄捕之牽連二千餘人悉論死大理丞張元濟怪之推尋多以榜笞不勝誣服眞盜纔五人以被旨斬決不復執奏並殺之隋煬固非有道然元濟等之罪亦大矣朕數戒爾等當存欽恤必循至公若致無罪冤抑以死汝等不有陽責必有陰譴矣

旌表張法保陳仲賢孝行

法保金吾右衛總旗以刲肝刲臂煮液兩次愈祖母病擢爲尙寶丞仲賢武寧縣民以刲肝及股煮液屢愈母病擢爲鴻臚署丞各旌表之

冬十月上諭諸將以親征之策命戶部尙書夏原吉議餽運

上聞五將之歿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犂其庭種滅之拔亂原原吉議以爲師出塞遠則餉難請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築城貯之庶濟師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

曰平胡

陳懋敗虜於境外進封寧陽侯

時上命楊榮過寧夏與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上嘉納之

徽州府同知劉敏卒

敏河南人以賢良入官爲人強毅通敏以嚴重肅吏慈惠愛民嘗奉命採才能綏撫民胥勸又性廉約始終一節無疾端坐而卒發其裝蕭然郡人愛之如父母云

皇太子刻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皇孫及廷臣

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楊士奇曰眞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

爲治皆茍而已殿下卽召翰林典籍取閱旣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朝夕自閱且命翻刻以賜諸子廷臣蓋汲汲於善道如此

附錄上謂禮部尙書趙玒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玒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侯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奏事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

十一月楊士奇詩法對

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

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君之志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暴千古之作則所尙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監戒也如殿下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殿下曰太祖高皇帝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太祖皇帝之學在尙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姑可緩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思恩侯房寬卒

寬陳州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十二月吏部侍郎師逵有過舉皇太子姑寬之

時左中允周翰劾其採木刻薄皇太子曰逵誠可罪然皇上所遣俟駕還請罪之

下守京城門內使於詔獄

內使言城門郞擅離所守縱酒廢事城門郞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未敢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搆皇太子曰城門郞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衞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永樂八年庚寅春正月戊辰朔

己卯祀天地於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遣禮部尙書復命自後遇巡幸皆命代祭

設茂州儒學

附錄皇太子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淮陽鳳陽軍民疾苦謙等啟發廩振潁州皇太子曰軍民嗷嗷待哺尙從容啟請視汲黯何如人也亟振之

僞越上皇簡定伏誅

先是永樂六年八月交趾人簡定鄧悉反立季擴爲大越帝命黔國公沐晟率雲南兵四萬討之兵部尙書劉儁參軍事十二月戰於生厥江敗績儁與都督呂毅及交趾參將劉昱皆戰歿七年復敕英國公張輔總兵以淸遠侯王友副之八月敗賊於鹹子關九月敗賊於大平海口十一月擒簡定於

美艮檻送京師季擴走至是正月又敗賊黨阮師檜等於東
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僞將相陳希葛等
皆伏誅輔奉召還命晟師制諸軍雲陽伯陳旭副之季擴稱
故王後請封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趾右布政使仍官其黨
赦罪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師旋而季擴復反
召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隨征本雅失里
二月上帥師征本雅失里
詔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從化獨北
虜殘孽𡰥驕兇暴屢使撫循輒見拘殺恩既遺背德豈可懷
朕仰稽天道則其逆已絕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
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
亂以逸伐勞以悅弔怨未有不殄滅者也蕩除有罪則沙漠

汛清撫綏顚連將疆場寧謐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
命戶尚書原吉兼總部院事輔皇長孫居守學士廣侍講榮
幼孜扈從二月丁未發京師庚戌度居庸關雪復霽日下五
色雲現乙丑大閱於鳴鑾鎮指麾將士進退折旋無不如旨
三月丙申駐蹕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士馬苦渴上默
禱而甘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四月次玄石坡禽胡山清流泉
各勒銘五月甲戌次環翠獲虜人詢之本雅失里已東奔阿
魯台西奔用韃靼百戶爲嚮導直趨兀古兒札虜先遁己卯
追至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虜拒戰上登山布
陣麾先鋒逆擊一呼大敗之虜窮迫以七騎度河遁去俘獲
男女輜重孳畜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並女直諸番以
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使

得併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上太息曰淮議等淮如
立馬高岡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其貢
虜亦猶豫無堅志降也甲辰我軍嚴陣以待虜遲回不敢發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右哨先與虜敵阿魯台率數千騎
當中堅上躬率精騎千餘衝虜陣我軍大呼矢下如注阿魯
台失色墜馬虜騎死者相枕藉我師乘之追奔數百里虜衆
潰散上乃命收兵營於靖虜鎮而旋丁未追及虜於四曲津
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上故嘗親擊胡至是歷指所過山
川示榮幼孜其處登野狐嶺曰登此諸山皆伏在下矣至興
和遠望高低近乃漸平曰此陰山脊也若塹山壑池卽鐵騎
千羣能飛度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則小伯顏
山東北卽開平次環瓊曰古交河在答剌州是兩河所交水

嚙沙出今唐碑尙在次小甘泉曰此女直也山顚有水色白
草木虎豹色畢如之是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則
望北斗乃在南矣經闊灤海曰此周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
河水畢注其中賜名玄冥池窮斡難河曰是蒙古本所興地
也其玄石坡立馬峰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名與
之悠久禽胡山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
漠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是
役也士乏饟楊榮以聞上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
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又令軍中有餘者
貸不足歸而倍償衆賴以全蓋恩念如此　案是時上諭原
吉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撥原
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

案㲀庭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
駕回北宮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參決機務咸
當朕心原吉曰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原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
以胡儼兼侍講掌翰林院事
三月修丹陽縣練湖塘
雲陽伯陳旭卒
旭全椒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靖難功封歲祿千
石世襲無子國除
夏四月命戶部免被災處逃民徭役一年
所有芻糧悉停徵
擢進士王驥為兵科給事中

永昌韃官叛命都督費瓛為總兵官刑部尚書劉觀贊軍務討
平之
時虎保等屯鎮番城瓛進兵勦之賊詐降既引退相遇於雙
城瓛擊其左陳懷擊其右賊敗走所殺傷甚眾斬首三百餘
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屬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有奇虎保
等遁瓛班師　按虎等歸順已久安於其地因有詐言朝廷
欲移置別衛遂叛而新附韃官伯顏帖木兒等諸部落皆脅
都督吳允誠所部與俱時允誠扈從北征其妻與其子管者
率所部逐之擒獲住馬兒沙米剌伯顏帖木兒等三十人與
都指揮李智李旺等所獲哈剌張等五十四人悉下涼州獄
斬之事聞上遣行人余旻齎敕賞允誠妻陞其子管者為指
揮僉事又以虎保等之叛惑於流言非其本心並招復之

五月刑科給事中陶瑋有罪下獄
瑋與鄉一匠有隙匠役滿暫買於外瑋誣啟故下獄
遂安伯陳志卒
志巴縣人永樂元年為都指揮同知追論靖難功封歲祿千
石世襲至是甍孫英嗣宣德七年甍子植嗣正統十四年北
征沒無子弟韶嗣弘治十七年甍孫鏓嗣累掌營府加保傅
萬曆元年甍孫樹嗣
設陝西茶馬司
六月上在軍中遣使切責王友劉才
諭曰將士從朕遠征勞苦可憫特付爾等先歸就有糧處休
息爾舍近趨遠蹈無糧之地致餓死者甚眾昔馬謖違諸葛
亮節度舍水上山亮按法斬之朕為天子總兵軍乃可廢法

耶又嘗諭爾等遇胡寇即相機勦滅寇距爾一程乃舍而避
去為將擁兵縱賊尙可逃誅耶於是下友與才於獄　案王
友荊州人永樂元年追靖難功封伯六年從平安南進侯至
是以從征督輜重違節度奪侯正統元年錄其孫為指揮使
劉才霍邱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流伯歲祿九百石
子孫世襲指揮使至是以北征失律下獄國除
皇太子遣使賜赤金千戶塔力尼及沙州衛指揮困即來等綵
幣綿布有差
時肅州衛寄居回回哈剌馬牙等叛殺都指揮劉秉謙等指
揮龔望陳傑率眾戰望被殺傑越城走賊執指揮盧本遂據
城遣人結赤金沙州哈密為應援時州衛軍先隨千戶朱迪
出哨本城中軍不敵賊佯承順謂賊曰今城中既服從宜令

屯軍出灌田庶貢軍餉賊信之遣總旗楊得用等各歸屯本密令得用報諸屯寨大集軍餘備器械約朱迪軍向城南門舉礮爲號己爲內應昏時迪軍至城外本聞礮聲舉礮應之內外合攻南門殺賊十餘人賊北走遂開門納迪軍與賊戰本沒於陣賊亦大敗餘黨走匿觀音寺鐘樓迪圍殺殆盡賊衆百餘人先出外摽掠聞城中賊殺皆遠遁賊未敗時塔力尼遣人至城下謂哈剌馬牙曰爾受朝廷厚恩忍不義我輩得安居牛種皆官給又爲疏水道灌我田我德不能報而從爾爲逆耶今伺爾出城必邀殺以報至是塔力兒與百戶薛失加及沙州衛指揮困卽來所遣千戶可台等率衆千餘至城北獲潰散餘賊六人送城中斬之　按兵歸事聞皇太子嘉之故有是賜

秋七月上至北京

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鎭甘肅

八月進安遠伯柳升爲安遠侯

敕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

如鎭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處密與之商議務要停當爾卻來回話　案此內臣出鎭之始然職尙止巡視事畢回京

寧遠侯何福懼罪自殺

福不知何許人永樂七年以撫降虜功封歲祿千二百石至是從征數違節度都察院劾之遂自殺國除

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擒之

良江西人行彌勒教流入湘潭聚衆爲亂豐城侯李彬發兵剿之行劫至安福僉事何叔頎督民兵禦之而茶陵衛指揮王貴引兵會合民兵掩殺幾盡彬至收捕餘黨連引者恐爲辯理法良爲吉水人所執彬械送京師誅之

九月周王作殿祀太祖於國中上賜書止之

書云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循理而行毋貽物議

冬十月丁酉上發北京

癸卯務本訓成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行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刱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授焉

十五年以賜皇太子

附錄 時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無田宜徙丁多者就田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粳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歲糴粳供稅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

敕天下被災處賑民鬻子

十一月甲戌駕還京

上一日召楊士奇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果何如士奇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藥病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對識遣行不輕信下人

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恆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其存心愛人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

命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領軍馬往宣府操備

十二月詔風憲官不得用刀筆吏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風紀祇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吏不得用吏著爲令

是年都督譚靑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脫脫按此內臣監軍之始也然名次靑等後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四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永樂九年辛卯春正月壬戌朔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楊榮丁母憂去

先是訃至以車駕巡狩命榮扈從許以還京令奔喪至是榮申前請命中官宋成馳傳送歸且敕榮速來

命豐城侯李彬充副總兵平江伯陳瑄充參將率閩浙官軍剿捕海寇

二月敕戒秦王尙炳

書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

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如此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未幾尙炳來朝且首服不親出迎敕符之罪上宥而勉之

命工部尙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開會通河八月成

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由壽張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衞即今御河也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陿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百十萬石故終元之世

倚海運爲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漫安山
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
三之一宜可濬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
上命宋禮金純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
千役二十旬蠲租百一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
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厲之衞而老人白英畫策以
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寗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
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於東
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
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衞河達海豐古河而
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
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啟閉蓄洩自

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自分水
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於河淮設清江
衞河工提舉司其中𠛬造運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
輸底平倉闊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
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　案
宋禮之疏曰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汎溢則馬常泊之流
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寗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
流深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
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
流自寗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
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泊沙淤
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河口當濬
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設奴兒於都司置開原馬市
吉水知縣錢本中卒
本中以人才舉知縣事以簡御煩門無私謁新壇壝學舍旌
勸諸生蓍單騎諭山谷賊壘衆皆信服詿誤罷官民思之不
忘復以胡廣薦復任民歡迎如嬰兒見慈母卒於官民乞留
葬本邑爭負土以營封墓載名臣
三月陳瑛有罪下獄死
瑛恣意羅織凡建文中得罪重者瑛實贊之既而給事中耿
通劾其與御史袁綱覃珩朋比搆陷兵部主事李貞瑛不宜
獨宥中允劉子春又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監國皆宥之至
是上聞遂下詔獄死籍其家公論快之

廷試賜蕭時中苗衷黃賜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陳燧等爲庶吉士是科錢習禮有聞
宥盜勸善書者黥戍並令今後情可矜疑者先具奏
宥中軍都督劉江死罪
江守遼東不謹斥堠致賊入斬官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
宥之令勉圖後效
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濬中灤河
先是工部侍郎張信奉命往視奏言祥符縣中有黃河故道
岸與今河平宜可濬大發河南民丁十萬濬之仍命尙書禮
總其役而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亦
惟河爲急今於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免河南民
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

勢不能久安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如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錠之其中實以石腳而橫木貫椿表率築隄上則水可殺隄可固河患可息從之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

授督罕河衞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幷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並方物

並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於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俱從之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交阯左參政劉本上言二事

一言交阯僻居海隅宜停一切不急之務以安人心一言本民久歸聖化宜選老成廉謹之士以示撫綏一言民喜誇詐少禮義宜選老成有學堪師範者典教以變其俗上從之

五月倭寇盤石

六月逮廣西參議解縉下詔獄

先是上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上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高煦銜之誣縉無人臣禮遂改交阯時檢討王偁亦謫交阯二人共趨廣東玩山水忘返縉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並逮偁皆下獄初縉下獄獄吏索所同謀縉不勝拷掠書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郎中李至剛右春坊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塞責皆逮下獄後得暘貫汝玉紘引高相繼死貫由進士素負淸介之操人尤惜之

御史周宗範工給事謝恒伏誅

副都御史虞謙劾其私易奏章上曰六科朕所信任以防欺蔽今乃潛結爲奸命法司鞫實俱斬以徇

秋七月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來朝

令各布政司府州縣儲積藥材以備軍民治病

振臨城縣饑民

八月

九月吏戶二部尚書蹇義夏原吉九載考績命復職賜敕褒之

敕有秉心正直及涖官篤實裨益國家之褒

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爲令

禮部尚書趙羾有罪下獄

以未給朝鮮貢使賜賚故也

敕法司愼死刑

除大逆外俱疏情犯進覽必五覆奏然後加刑

附錄 通政司言黃巖縣有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稾與眾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逮治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欲甘心者朕初卽位有赦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悉毀之告者勿行今復行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復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

豈可一一追究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官楊士
奇金幼孜等爲纂修官皆賜敕勉勵
寬北京遷謫軍民賦役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
木兒爲忠順王
十一月立皇長孫瞻基爲皇太孫
附錄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自發兵
捕盜者請治其專擅罪上曰國家養兵以除姦衞民境內盜
發千戶發兵捕之使民免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
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豎不達事體

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慙而退
十二月敕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衞頭目
敕曰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鈔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
誓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爾三衞授爾等官職
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卽位復遣人來朝朕
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謂厚
矣比者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給云市
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
意如能悔過卽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贖前罪不然發
兵誅叛悔將難追
陞成都饒州知府賈瑜李益爲福建山西左右參政員外柴車
爲江西右參議

閏十二月吏部尚書蹇義同六部尚書應詔上言十事
其一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綏爲
職必須得人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
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
品以下官及軍民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
部驗實以舉者多可爲差次第其保舉非才受職後闒茸貪
婪舉主連坐其二言應考察官責令依期其三言遣四品以
上廉厚官巡視民瘼其四言大理屬官宜令本堂精覈糾舉
其五言部院罪囚大理寺應照舊制審駁不得同原問官會
審其六言海船物料宜從實覈計不得科擾軍民其七言工
部買辦物料不急者宜禁止見有者就關支其八言各處所
告陪納官物應免追其九言逃軍逃囚宜許自新准其首告

其十言問發北京罪犯逃遯者宜免全家起發上俱是其言
命速行之
永樂十年壬辰春正月丙戌朔
封都督吳允誠爲恭順伯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禁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事
廣東樂昌知縣徐善惠奏乞便民輸米從之
附錄 山西布政周環言大同地臨邊塞歲用馬草皆令大原平
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
和等衞地皆平衍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
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命戶部召鹽商中納米甘肅供軍餉

淮浙鹽每引米三斗五升河東鹽每引米二斗四川鹽每引
米一斗五升
特命給投尚書蹇義夏原吉呂震金忠方賓翰林院學士等官
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誥命
並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制蓋特恩云
命左右諭德楊士奇金幼孜爲會試考官
取中林誌等一百人
詔北京人於各處充軍者毋句補於河間立一衛衛京師
原衛別調發充伍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羅通陳益
以原習譯書蔣禮等十七人爲庶吉士餘進士分隸法司理刑

設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儒學
改尚寶司丞陳善爲監察御史
夏四月徙廣寧衛鐵山馬市於團山
宋禮上濬河議
禮言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
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
修築隄岸恐水復衝突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
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
土河則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然無漫衍之患見已分撥軍
夫分工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洩水小河一道蓋自衛
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
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封縣大沽河
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
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爲之
振山東饑
萊州等府告饑命戶部遣官發廩振之
五月
六月發河南粟振民
上敕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官巡
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
不以聞往往有言年豐穀登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
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振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
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建湖廣武當山觀

賜靖難子孫襲職者鈔
命戶部覈湖州所屬窪田之淹沒者蠲其徵
秋七月封耶巴乃那爲錫蘭山國王
赦前國王亞烈若柰兒歸國
選在閒韃官教民畜馬
先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畜養乏人請令民十五丁
養種馬一匹立羣頭一名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
免糧草之半凡種馬之家孳生不及數責之償蓋倣宋熙寧
保馬法意遂世爲北方患上諭兵部曰朔方故多馬固土宜
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閒居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令
教民畜牧孳息焉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
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畱本處教牧其居眞定定州者更番

赴順天府教牧但令教以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
免四川通江縣茶課三百七十萬四千四百斤有奇
禁在差中官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聞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預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詔募勇健有才藝者隨皇太孫講武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擢庶吉士劉翀為禮科給事中
同吏科給事中張瑛國子監學錄王謙侍皇太孫說書
九月陞工部主事藺芳為工部右侍郎
初芳為吉安知府有循良政坐事謫從治漕河累有建明宋禮薦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命鎮守交阯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給交阯軍餉
寶山成
先是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至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為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就瑄督其役俟農隙為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千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
修海門縣捍潮隄岸
十一月復武官襲職比試舊制
先是上以襲職子弟習驕惰不嫻武事命一試不中者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試不中戍瘴地以警之至是欲行寬宥命循洪武故事初試不中者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再試不中者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者發充軍
撤外夷人入侍衛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守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

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致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常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南海人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要雖屢犯天威言愈

懇切朝野咸畏之稱爲冷面寒鐵公擢長浙憲風裁益揚厲
吏皆股栗僚寀相變爲潛素時錦衣衛紀綱差千戶往浙作
威索賄新捕之被誣訴於朝械至御前猶猛白其狀不已命
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是夕奏
文星墜上亦悔之載名臣
保定侯孟善卒
善海豐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二百石子英嗣
永樂二十二年坐從弟指揮賢謀逆削爵安置雲南宣德十
年赦還與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襲天順元年復封
伯四年薨子昂嗣成化八年薨子達仍爲指揮使
降安定王尙炌爲庶人安置泗州
附錄刑部等衙門右侍郎張本等言御史劉翼同掌道御史袁

綱挾讐非法拷訊兵部主事李貞致死論以斬罪而御史陳
耘知而不舉律應徒從之
永樂十一年癸巳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時呂震謂日食與朝賀時先後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
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
奇進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日食又正朝之旦於變異尤
亟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爭
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聞契丹果罷宴仁宗大悔今
免賀誠當上莞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詔言古者日食
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既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
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勉思輔朕調陰
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

濬崑山縣太平河
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召宋琥還命豐城侯李彬佩將軍印總兵鎭甘肅
時琥言叛寇老的罕依赤斤塔力尼將爲邊患上乃以彬代
且命楊榮往經略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榮奏小醜無能
爲不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亦復歸附
解黨禁
時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雖偶免然鄉人恆持之因
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曰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況習禮乎
遂敕諭齊黃等遠親未發者咸赦告者勿論
天壽山陵成命名長陵二月丙寅葬仁孝皇后
二月乙丑上巡狩北京皇太孫從行皇太子監國

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太子甲子車駕發京師辛未謁
皇陵四月己酉朔至北京
設貴州布政司設官屬以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很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
搆怨累年互相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
與保全而改黃禧爲辰州府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
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
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妻爲地主長官文德楊光
海等稱文武臣禧爲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
殺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貲財所過
殘害其民宗鼎訴於朝屢敕田琛黃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
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託教坊

司官吏勉得出入祗應將伺便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
召之而敕鎭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
禽與黃禧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復遣人
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爲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
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
歸得末減使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
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
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
母陰事謂始與黃禧姦實禍本而竊損其衣服欲殺之祖母
欲發宗鼎縊死覩母瀆亂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諭戶
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
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搆煽旁州

望開兵釁屠戮善良已正其罪宗鼎尤爲兇驁絕滅倫理罪
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二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更置府
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

三月皇太子令振濟烏程等縣饑民

夏四月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詔懲言民情不以實者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陳民間利病近
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
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置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
治理者宜旌賞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午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鈔有
差

是日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
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連發皆中上喜進皇太孫曰今日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
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用蹇義楊士奇舉也上亦知其識大體能直言既而智以年
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設甘肅茶馬市於陝西行都司城內

賜撒答失里文綺襲衣

阿魯台遣撒答失里等奏馬哈木弒其主本雅失里擅立答
里巴爲可汗請討之願率本部爲前鋒故遣還而賜之衣

曹縣獻騶虞呂震等請賀上斥之

六月增設順天應天二府並所屬專理馬政官

附錄 開平備禦郭亮奏兵少不足備敕報之曰軍在精不在多
果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
無益也

秋七月封阿魯台爲和寍王

阿魯台與瓦剌相讎殺窮蹙南竄保塞乞降上曰虜黠滑難
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貢使封王母妻封夫人

八月甲子北京地震

申明恤刑之令

九月命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上以天下大定通道於九夷八蠻乃命誠同中官李達齎詔
幣往諭明年十月誠還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

產悉備已遣中官楊瑄並將領往諭西南夷已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海中夷加海神封號於儀鳳門建祠祀臨遣而西南洋海中君長三十餘國皆入獻見是時福建布政司言有番船漂海岸詰之則暹羅遣使詣琉球交私爲奸者也已簿錄其物請進止上曰暹羅與琉球修好船漂至宜恤豈可利其財物而籍之匹士善人猶能不扼人於險況天子哉其修船給廩餼俟風便反國往琉球聽自便

冬十月山西沿邊煙墩成

命皇太子錄南京獄囚死罪情重者聽決雜犯以下從贖罪例發遣

十一月命皇太子奉野蠶絲衾薦太廟

瓦剌三酋將寇邊命諸將陳懋等巡邊簡練士馬

十二月

永樂十二年甲午春正月丙子朔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修曲阜孔廟

十五年九月成上親製碑文

二月阿魯台遣其子也先孛羅都督把罕台等貢馬命宴勞之

己酉大閱

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武義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車駕發京師以皇太孫從行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窮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四月五軍出塞頒號令五月閱武楊林戍皇太孫侍上每語以刱業守成之難又命行在各尚書及光祿卿六科給事中爲督陣官遇戰即隨軍後視將士用命與否以聞六月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大平巴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上麾升等發神機銃礮斃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愼防黎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寧敢反顧乎不須勞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遂班師頒詔天下曰朕祇奉

天命撫馭華夷惟欲又安咸得其所瓦剌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仇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摩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羣即復驕恣辜德負恩背違信義擅弑其主執我使臣侵擾邊境豺狼無厭朕不得已躬率六師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迎戰一鼓敗之追至土剌河賊首答里巴馬哈木大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薙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餘虜宵遁遂即日班師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之衆悉詣軍門朝推誠待之勞來撫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羶於絕塞綏寧順附覃恩惠於遠人用靖邊陲佚我黎庶故玆昭示咸使聞知

附錄上退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自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愼勿誤也

三月旌表大同府廣昌縣民謝定住孝行

定住十二從母周行林薄遇虎噬其母定住奮力擊虎母子俱全事聞召至京上親問而嘉之賜鈔二百錠米十石仍旌表其門

設隆慶州並永寧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所都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今以其路衝土宜稼故改爲州又於州東團山下設永寧縣隸焉而以有罪遷徙者實之

僞越國大王陳季擴等伏誅

先是八年五月黔國公沐晟追季擴等於虞江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會晟別將江浩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季擴尋請降赦之以爲交趾布政使景異爲都指揮擴懷疑懼放兵劫掠九年正月上復命張輔仍佩將軍印率兵二萬四千合晟兵往討七月敗賊黨阮朔於月常江十一月率舟師敗賊於沿海盡殲其醜類餘賊敗走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稍平十年八月復敗賊於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敗賊於愛子江是年正月誅賊酋鄧景異獲阮師檜又禽鄧鎔於暹人吒蒲幹冊季擴逃乂安竹排山輔遣指揮師祐等往捕之季擴勢窮走老撾佑進兵追躡老撾請獲以獻輔移檄索之令佑提兵入境克三關至金陵箇蠻人走散棄季擴與其妻妾於及蒙冊南歷之地官軍生縶以歸其弟季驩稱相國助亂者走入海

鎭夷衛指揮李鑑等逐至多魚海口並其姊僞公主等悉禽餘黨悉平輔等賞賚加等

貴州鎭遠府綏寧等縣苗蠻請占籍爲民皇太子從之

凡三十七洞一千六百餘戶

南直山東陝西諸縣饑振之

夏四月廣東宜倫臨高各縣黎人請占籍爲民從之

凡二千三十七戶

五月皇太子命遣人撫綏高密安邱諸城之流移者

凡二千一百九十一戶

除山東沂水縣戶絕荒田租稅

凡三百八十二頃二十四畝

鎭遠侯顧成卒

成湘潭人徙居江都洪武初以歸附歷官至都督鎭貴州建文時北征被獲降附以佐世子守城遷右都督洪武三十五年封歲祿千五百石仍守貴州數言事受賞子統先授普定衛指揮爲建文君所誅孫興祖嗣正統十四年從北征失律削爵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封伯爵歲祿千石天順元年復侯祿千三百石七年薨孫溶嗣成化九年薨無子弟溥嗣弘治十六年薨子世隆嗣嘉靖七年薨子寰嗣萬歷九年薨無子從子承光嗣溥世隆寰俱歷任將帥加保傅

六月戊午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咎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齎敕往勞之

秋七月癸巳上駐蹕宣府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上至北京受賀宴文武官及從征將校

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侍講曾棨中允鄒緝主試事

九月改支運爲兌運

初制蘇州並山東兗州民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大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洪閘淺涑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用侍郎忱平江伯瑄議令民運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給撥淺費給耗給蘆

蓆費兌與軍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爲兌運

榜葛剌國王賽弗丁獻麒麟免賀

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詔獄尋釋士奇

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於是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不宜獨宥乃下錦衣獄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修開封府土城隄岸

冬十月吳高有罪罷爲民

高守大同不法上班師稱疾不出被召同京所過騷擾御史成務劾之

設貴州鎮遠石阡烏羅銅仁新化黎平六府儒學

附錄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丁壯而以罷弱補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僞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爲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宜先榜示禁約後遣人分行閱視步騎之士皆須壯健能馳射擊刺隊伍須實軍律須嚴若復蹈前弊必罪不貸

十一月命法司及北京行部錄囚

上曰方今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縶饑寒疾死非德政也其具成獄及所疑者以進朕親閱之

降晉王濟熺爲庶人

熺晉王恭第三子平陽王也本年八月封至是廢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敕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於天自絕於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悉采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於是遴朝臣及

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仍傳註纂修之易主程傳朱本義詩主朱傳以武夷蔡沈傳尙書鄱陽陳澔注小戴記侍講胡安國傳春秋本程朱主焉而學庸語孟主朱章句集註尤蒐其諸儒先論說於傳註互發若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惟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無列焉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其儒先言理性命之要足羽翼聖經者彙爲編賜名性理大全書上親爲製序刊布賜六部頒兩都國子監及府州縣學諭禮部尙書曰此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學者之根本朕旦夕披閱不倦所益弘多古之志於學者苦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研討是自棄也爾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士令盡心毋視爲虛文當是時天下新脫鋒鏑湯火之苦民俗愉質而天子尊顯宋濂

洛關閩之書風厲之於學以上達於洙泗俾學者有所統一故其時士謹繩墨官爲法守施於熙宣天順之間循習誦傳諸儒書字守其義句遵其訓如金科玉條尺寸無敢自踰越雖所守近隘而士習淳樸言純師行純法之儒往往輩出於世矣

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災田租

十二月

永樂十三年乙未春正月庚子朔

榜諭來朝官員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庚戌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遣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民瘼

凡朝使及郡縣有貪刻不律者執之聞其老病者送京師惟布按司堂上官以狀聞軍民利病令條奏不恭命者有罪

以春和布寬恤之令

設淮安府常盈倉徐州廣運倉德州廣積倉

本年六月移廣積倉於臨清永清壩儲漕運糧

設保安州

州在居庸關外漢涿鹿縣也元爲奉聖州後以地震改爲保安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廢至是上以其地要塞且土沃復設州以有罪遷謫者實之

前交趾參議解縉繫卒

縉吉水人宏才浩志爽闓通捷爲文辭勁意精太祖寵許西室進萬言拜御史太宗簡命入閣改學士命評侍朝十臣咸

切當及密議建儲以正對邱福泄其議漢王遂搆外禍李至剛復誣怨望逮繫死獄中並徙其家於遼東士論惜之載名臣

旌表大興縣民王萬僧奴孝行

以其繼母疾刲肝和藥以進母服之汗而愈縣上其事故旌之

二月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以修撰梁潛王洪爲考官

初拆卷得第一名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又以秸字難識定洪英爲第一第五名王翺鹽山人也上喜得畿輔士以布衣召見賜酒凡中式三百四十九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洪英等改庶吉士是科王翺高穀皆有聞是年內閣楊榮金

幼孜尙列大理寺馬麟後
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船二十艘以從漕運
附錄 貴州奏思南府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禮部請賀上
曰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焉用賀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鎭守交趾
上以輔爲交人所憚而交亂非輔鎭不靖復命輔陞陳洽爲
兵部尙書仍往交趾贊軍務是時尙書福視民如子徇好去
惡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毋煩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
無鉅細咸悉心平允交人愛如父母
兵部尙書兼詹事金忠卒
上及太子皆賜祭給驛州遣官歸其喪命有司治祠墳仍復
其家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端午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有差
文臣進詩者加賜酒席
遣行人陳秀芳等齎詔封他魯毎爲琉球國山南王
城開平
革河東陝西鹽運司之河東分司
開淸江浦河道
初陳瑄督海運會運河旣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
疏淸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
浚瓜州儀眞二壩祛湖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怒
行沛縣招陽濟寗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隄以蓄巨瀦開
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
臨淸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
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隄種樹鑿井以待渴者置倉於
淮安徐州臨淸州通州以便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
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於今是賴
六月諭法司禁妄告
附錄 吳江縣丞李昇言蘇松水患莫甚於太湖欲洩太湖之水
莫急於疏下流近時所疏河道歲久不免淤塞今觀常熟之
白茆諸港崑山之千墩等河長洲十八都港汊及吳縣無錫
等處近湖河道皆太湖之下流若循其故迹濬而深之仍修
蔡涇等閘俟潮水來往以時啟閉庶免泛濫之患而民獲耕
種之利從之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上言灤州守何敬已以誅求剝削置諸法近代州守安損武
潛等仍蹈覆轍亦宜置法令都御史備錄所犯示牧民官知
所警
己酉晝太白見未位
詔武職官犯杖罪以下繫獄者有疾許出就醫藥著爲令
命戶部募商納米於喜峯口倉
赴河間長蘆運司不次支鹽就北京貨賣每鹽一引納米五
斗
八月振山東河南順天等府饑民
戊寅壽星見丙位
九月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
太監鄭和獻所獲蘇門答剌賊首蘇幹剌等

初和率使至國賜其王宰奴里呵必丁綵幣等物蘇幹剌乃
前偽王弟方圖謀殺國王以奪位且怒使臣賜不及己領兵
數萬邀殺官軍和率衆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剌敗走追至喃
渤利國並其妻子俘以歸至京獻於朝命刑部按法誅之
癸卯夜熒惑犯上將
擢錢習禮爲翰林檢討
修河間府興濟縣水決隄
冬十月交趾叛寇陳月湖伏誅
十一月麻林等國獻麒麟天物神鹿等物受之禮官奏賀不許
敕邊將及各衛所兵操練赴北京閱視
行在兵部尚書方賓等言軍政修明武備整飭則國家無警
急之虞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法令嚴明將士用命東征

西討用集大勳皇上肅清內難祗守成憲屢垂戒敕爲將者
體士卒之心爲兵者聽將帥之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隊
伍整齊兵甲堅利庶幾可以禦侮靖亂安內服外而今之掌
軍衛者略不究心一遇徵發百弊並見士卒精壯者詐爲罷
軟不行將校畏怯者謬託事故苟免故皮敗紙聯以爲甲腐
筋朽骨合以爲弓其他器械敝陋尤甚苟且因循積有年歲
既往之罪必須追究庶幾將來有所警戒上是其言因謂賓
等曰今後徵發令總率之人各選部屬庶幾可得精壯其器
械即遣御史閱視務得堅利不如者皆罪之至是又敕曰安
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鋒利隊伍
必嚴肅敕至即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以
明年春陝西甘肅軍駐眞定餘處駐德州操練候赴北京閱
視明年正月敕止之
十二月定牧馬法
兵戶部計議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其遷
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十五年九月再定應天
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敕寗夏大同開平遼東守將陳懋等備邊
時瓦剌使者言瓦剌爲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
己害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上以虜多譎
詐吾邊境須有備故有是命又曰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
壁淸野最上計也
榮昌伯陳賢卒
賢壽州人永樂元年以追論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薨子

智嗣坐棄交趾失爵爲指揮使
永樂十四年丙申春正月甲午朔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敕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舟師運糧儲
遣都督金玉爲總兵官蔡福爲副往山西廣靈等縣征剿山寇
劉子進等
五月擒獲械送京師凡百二十五人上止誅其首惡餘分發
各衛充軍
二月命都督梁福充總兵官往來湖廣貴州整飭兵備
三月改封趙王高燧於彰德申命漢王高煦往靑州
時高煦奏願留常侍不欲之國復賜敕曰既受藩封豈當常
侍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靑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

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
侍之言殆非實意靑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不許
時呂震亦以爲言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疫疾亦間有
之朕每聞郡縣上表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
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
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
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時胡廣作卻封禪頌以獻
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
五月封三賴波磨剌札的剌爲暹羅國王
修邵伯鎮上下二閘
振直隸六安英山碭山蕭縣及浙江西安等縣饑

設交趾郡縣儒學
六月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命生黎土官峒首三年一朝著爲令
陞江西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
命都督蔡福充總兵官指揮莊敬爲副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
捕勦倭寇
秋七月造郊祀祭器
肇慶府知府王伯貞卒
貞泰和人洪武中應賢才詔試廣東僉事疏請核鹽法防海
寇復寇準所開舊渠溉民田俱從之任滿改工部試主事以
父服闋違限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瓊州貞愛民如子
誘民向善峒黎歸化者萬三千人崖州黎相仇殺衛將議勦
貞執不可獲首賊數人罪之黎遂安瓊民苦兵索賦促貞與
兵民約三役三輸兩稱便大雩親禱雨霑足修學舍獎諸生
科第炳然爲南郡守以貞爲首稱丁母艱服闋改肇慶命下
卒於京同時程鄉知縣鄭愁中晉江人寬恕廉愼初至按猾
吏素爲民害者置於法諸理訟委曲誨諭卒感服蓋嶺南縣
牧之巨擘也既卒民像而祠之
命兵部同安遠侯柳升選將練兵往海上防倭
紀綱有罪伏誅
綱臨邑人由庠生從上靖難歷陞都指揮僉事恃恩驕橫朋
比罔上與指揮莊敬輿販私鹽居服器用甚僭侈詐旨役民
營私第又以危法中人受賂遺侵官物氣勢傾中外事覺時
莊敬在海上逮至並磔於市籍其家無少長謫戍邊

應城伯孫巖有罪免安置交趾
八月癸酉日壽星見禮官請賀不許
賜敕諭曰太祖受天命掃羣雄立綱陳紀臻茲太平是以上
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
輔爾羣臣其遵守成憲爲子盡孝爲臣盡忠奉公守法匡朕
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曁子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
之瑞勿賀
命工部作北京西宮爲視朝之所
旌表太原石州學正梁準孝行擢爲均州知州
準鳳翔人母喪廬墓哀毀有羣鳥飛鳴其上所種樹有鵲巢
有司上其事特旌之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癸卯京師地震
浙江左布政使辛彥博卒
彥博居官謹直有通才以廉能稱
附錄上聞漢王於各衞選精軍及有藝能者隨侍習武事造器
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時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專典
漢府兵事上敕之曰親王護衞官自有常數凡各衞選撥隨
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
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月復詔議建北京
時文武羣臣上疏云北京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大行
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
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

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
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
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賓啟之乞早賜聖斷敕所司擇
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鎭守交趾
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命儒臣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
諸葛孔明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
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
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
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
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

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
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
免貴州布政司及所屬郡縣官三年赴京考績以新設官同時
到任
命監察御史黃家栽巡視交趾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正月戊子朔
神僧傳成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橞爲庶人尋自焚死
谷王橞以金川門迎駕功寵賚特厚封長沙之國招匿亡命

習兵造船爲不軌長史虞廷綱諫不聽磔之都督張興懼禍
及密上變告御不聽興過南京啟皇太子曰王不軌有端臣
冒死聞上上顧不信臣臣必死願殿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
請無從坐滅獨臣死不恨橞以蜀王賢爲衆心所歸爲隱語
致王曰德舊時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舊事風誘
之王責諭不聽會蜀王子悅燇負罪走之橞橞納之因詭衆
曰我往年開金川門實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所我舉事
爲建文君復辟蜀王上變告上太息曰我待橞厚念不宜有
此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昔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及今
果然徵橞至卽訊具自伏於是成國公勇都御史覩及諸大
臣露章言周辟管蔡漢戮安長豈其不懷不得已也願陛下
以大義故裁橞救天憲上曰橞朕弟朕不忍其令諸王博議

上楚王楨等各議言楨違祖訓謀爲不軌蹤迹甚著大逆不道罪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固當然朕不忍也朕盜生楨廢勿王爲庶人楨闔戶自焚死與得無坐旣而代岷王皆罪廢於是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遵祖訓啟王餘有司軍馬錢穀刑名諸務不許槩啟王王府事馳奏不待報輒行者罪之

以楊士奇爲翰林學士

三月冊封皇太孫妃胡氏

妃光祿卿胡榮女也

漢王高煦之國樂安

初上在北問高煦有異志及還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封青州又不肯行今上將徙都彼欲留守南

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上乃徐徐察之得其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教習水戰等事欲免爲庶人皇太子懇救解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以處北甚邇若一旦有變可朝發夕擒也

建洪恩靈濟宮於北京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

初其父溫事楊行密及溫沒養子徐知誥代楊氏有國封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嘗帥兵入閩靖羣盜閩人德之爲立生祠於閩縣之鼇峯累著靈應宋高宗敕賜祠額靈濟宮入國朝靈應尤著上聞之遣人以事禱之輒應閒有疾或醫藥未效禱於神輒奇效至是命立廟北京皇城之西賜名洪恩靈濟宮加封知證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普濟清微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眞君知諤爲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照靈普濟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眞君王爵如故仍命禮部新鼇峯之廟春秋致祭給洒埽五戶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按永樂中獻陵監國長陵北征有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敕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選武臣選簿御前亦用廣運寶東宮用功懋之記

夏四月恭順伯吳允誠卒

五月山東旱蝗

韃靼頭目史吉達兀等來歸命爲指揮千百戶

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縣請分丁於廣平眞定屬縣就耕輸稅從之

禁兵器出境鬻賣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禁僧尼私建庵院

交趾黎核潘强等作亂總兵官豐城侯李彬令都督朱廣剿之殺黎核於陣凡五百人生擒潘强陳可論阮昭范馬綏范伯高武萬等皆案法誅之餘眾追捕上嘉之令彬具功狀以聞又令自今土官土人能宣力効勞者即上其功行陞賞時核之亂也順州守備土官段公丁陳思齊死之二臣皆交趾人從王師擒季犛父子平簡定陳季擴皆與有勞各累官至指揮同知至是力戰死

遣使齎敕往金鄉勞使西洋諸番內官張謙等及指揮千百戶旗軍人等

謙等使西洋回至浙江金鄉衛海上遇倭寇四千人時在舟
者僅百六十人鏖戰二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遁去
上聞而嘉之陞賞官軍有差
六月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檢討
秋七月戊寅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
上曰比歲四方旱澇蝗疫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
豐天下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官畢任其事政平
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
刑科給事中阮瑢有罪誅
八月御金丹毀方書
丹書乃甌寧人所進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

所愚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耶朕無所用丹丹令自
食方書焚毀毋令爲他人欺
福建沙縣賊陳添保等伏誅
浙江嘉興府賊倪弘三等伏誅
弘三糾無賴千餘刼鄉村蘇松常鎭皆被害拒敵官軍多殺
敗按察使周新立賞格督兵搜捕列木柵於小江港斷其走
路賊趨北河新遣壯勇躡至桃源縣生禽其首數人送京師
磔於市
庚戌晝太白見巳位
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叭答剌來朝還次德州道卒
上親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人等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庶人允通卒

懿文第三子也命以禮祭葬之
永新伯許成卒
成不知何許人永樂三年爲都督同知以發謀殺駙馬梅英
者功封流伯歲祿千三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冬十月遼東守將劉江請減泰寧等衛市馬米價從之
以是年兀良哈之地旱邊馬來者太多故議減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時備倭將士擒數十人皆日本國又數年不貢故賜敕切責
之明年四月日本酋源義遣使朝貢方物呂淵還
十一月以趙羾爲兵部尙書巡督塞上屯戍
工部右侍郎藺芳卒
芳山西夏邑人倜儻闊達讀書通古今持大節洪武中舉孝

廉歷刑部郎陞吉安知府先是吉有知府朱仲智甚得民心
被召改重慶府民思慕之芳至處事曲當民更大喜時吉水
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有銀冶烹鍊可獲厚利上遣官覈視父
老泣訴於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憂
矣芳鞫詣闕告者叩頭伏辜芳遂草奏大略謂告者愚昧妄
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卽不實甘受斧鑕之
誅得旨罷其事又歷陞工部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
守必曰朱藺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瑞百官請賀不許
敕諭曰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
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冥昧寧不
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以精白乃

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而有怠心又命行在禮部移文
中外諸司一遵成憲愛恤軍民必崇實惠且以農桑衣食之
本必及時勸課學校育材之地必加意勸勉賦役必均平科
徵必從實祭祀必誠敬刑獄必平恕孝順節義必旌表鰥寡
孤獨必存恤材德遺逸必薦舉邊儆備禦必嚴固倉庫出納
毋侵欺有司官吏貪暴曠職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具實糾舉
十二月安惠王卒無子國除
永樂十六年戊戌春正月壬子朔
安南黎利反總兵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禮官請賀不許

上以圖及詩表諭太子曰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
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
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歲邊鄙無事而
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
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
汝將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
詩及表則瞭然矣
太僕寺卿楊砥卒
砥澤州人洪武中由進士任行人上黜揚雄進董仲舒廟祀
之疏太祖從之陞參議建文時以上敦睦疏言不宜自翦其
附枝致罷去上起爲鴻臚寺卿喪父廬墓三年後陞禮部侍
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命簡閱馬陞今卿馬

大蕃息母喪以哀毀致疾未至家而卒蓋勤敏有守而孝行
尤篤云
二月命行在翰林院侍讀曾棨侍讀王英爲會試考官
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修山西大同等衛沿邊城堡
禮部郎中秦政學有罪伏誅
政學心狡險專務摘人過失且姦貪人莫敢發至是有告其
典科舉受賕者上沓於眾並得其他罪立誅之輿論稱快
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選董璘等爲庶吉士
納黑失只罕爲從弟歪思弑之而自立徙其國西更號亦力把
里

姚廣孝卒
廣孝常州人從釋氏學善詩文炯有謀略太祖命十高僧分
往各藩府勸善孝至燕藩住慶壽寺時上已有謀心許孝可
託不敢言試一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卽對曰世亂
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遂稱旨置幄中凡機遺機向悉孝指
授賜今名官太子少師封榮國公謚恭靖載名臣
夏四月設北京河南各處遞運所凡二十一所各置大使一員
五月夏原吉等進太祖高皇帝實錄
賜鈔帛有差命另錄一本藏古今通集庫
敕諭成山侯王通往陝西清理軍政
敕曰邊備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太祖高皇帝數命
公侯重臣清理所以軍政修舉今西北兵備尤爲急務而名

衛所比年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
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
備禦嚴固庶幾國家有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
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瓛鎮甘肅皆遣敕諭之
大學士胡廣卒謚文穆
廣吉水人性沈靜謙約雖干以私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所
與交必輔之於善上簡入內閣七人以廣爲首推論思宥密
十有七年始終一節而輔導東宮扈蹕行幄時各有發明周
訥建請封禪作卻封禪頌奏之丁憂召還以郡縣窮治奸惡
外親厲民奏得詔罷典試讀卷鑒別分明其纂修經書性理
大全及高皇實錄充總裁官志於扶名教獎善類鋪揚文治
爲一代大典云載名臣

歷主事李時勉爲翰林院侍讀陳敬宗爲翰林院侍講
永康侯徐忠卒
忠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一百石至是
薨子安嗣成化十七年薨孫錡嗣弘治十五年薨庶子溥嗣
嘉靖三十五年薨子喬松嗣薨子文偉嗣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
禮部遣官博采事蹟及舊誌書
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實密察皇太子也濙密奏誠敬孝謹上疑始釋
應城伯孫巖卒
巖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僉事以靖難功封歲祿
千石永樂十四年安置交阯召還至是薨子亨嗣二十一年

薨子英嗣尋薨弟傑嗣景泰二年薨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
薨子鉞嗣嘉靖十八年薨子永爵嗣三十五年薨子文棟嗣
秋七月以輔導有闕逮右贊善梁潛及司訓周冕下獄死
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國會南京有陳千戶害民取罪
皇太子令謫交阯立功尋念其舊軍功宥之或言不當宥上
以潛及冕預聞不諫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併潛皆死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從之
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傍可住劄千餘兵守備
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
城七十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爲濱江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煙墩瞭望
置通州衛通濟倉

丙戌旦壽星見
光祿寺卿張泌卒
九月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
禁遼東沿邊官軍出市馬
冬十月楊士奇緝周易本義以進
皇太子覽而喜之
十一月免浙江江西湖廣蘇松民營造令餽運北京
十二月申嚴官吏贓禁
上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置於法故吏
尚清謹民免於掊克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敕中外諸司
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
良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復副都御史虞謙官

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紫霄南巖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大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埽給田二百十七頃並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五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六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永樂十七年己亥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蹇義起復

義丁父憂詔起令還南京輔監國如舊

三月頒爲善陰隲書於天下學校

善者一百六十五人上親製序

令禮部於大誥例內出題試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於海堝封江爲廣寗伯

先是賜誥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海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止久之江鎮遼東行視金線島有堝曰望海特高海諸島可俯而瞰也念可營屯以控海乃請築城堡置烽堠爲瞭望一日瞭者三海東南島夜舉火有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堝上堡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待旗舉礮鳴卽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艄逼堝登岸魚貫行一酋貌獰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蓐食秣馬不爲動而潛遣壯士閒行往伺賊賊畢登則盡焚其艄已而賊至堝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礮伏盡起夾擊倭大創走櫻桃園自閉空堡中我師追圍之將校皆奮請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之倭急走張兩翼夾擊俘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艄則艄又焚盡爲焚舟卒所縛無

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臨陣披髮追
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曰寇遠來逼塢我飽
以待饑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來爲蛇陣作眞武
狀懾之亦愚士卒耳目而張其氣也賊入堡有必死心夫困
獸必鬬缺生路縱之走業焚舟待之此所以盡遺我禽也事
聞上賜敕褒劉將軍封廣寧伯自是倭不窺海上者數十年
始方國珍張士誠據濱海諸郡人習兵方張既禽密而逋者
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上既命築城增戍又置十
千戶所於海上招沿海島人蜑戶賈豎魚丁盡籍以爲兵於
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故寇盜不衰非廣寧
斯役禍固不止也然夷終猾獪時時挐舟載方物器械以來
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卽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

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
至亦如之伺無備戎器出剽掠殺虜亦滿載去無問得閒不
得閒無不得意去者
附錄初山西行都軍士採石青於沙靜州舊塘用工多而所獲
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色
更鮮明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七月行在戶部上運糧議
江浙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畱轉運餘衛所令嘗造
如夫役不敷則於江浙湖廣南直量雇於淮安臨淸給糧轉
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
八月
九月列仙傳成
御製佛曲成並刊佛經以傳
梵剎自此益甚矣已詔軍民子弟自削髮爲僧者並父兄逮
赴五臺山輸作訖著籍宛大種田實京師其守經正峻治防
大智不惑又如此
冬十月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穜爲翰林院檢討
十一月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
十二月敕武臣飭武備
上曰國家盛衰存亡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
近如宋太祖太宗時將勇兵强暴亂剷除及嗣主荒淫軍政
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太祖高皇帝受命定鼎將效謀
士奮勇肅淸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
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宜嚴

飭武備爲國爪牙而比來紀律廢墜軍士逃伍不問甚且賣
放同軍有程限而縱之或五六年或十年故軍伍益虛猝有
緩急當何如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致也自
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
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
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罪無赦
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議考覈郡縣官
宗載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
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
遂授以職旣乏大學敎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
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
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

其廉污能否實迹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阯郡縣官出一時之權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愼選之

附錄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謂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心腹之臣恐羣臣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於是俾御史鄧眞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悛改怙終者不赦

泰甯侯陳珪卒

珪泰州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二百石子愉嗣二十年坐法下獄死庶兄子鏞嗣宣德五年薨子灝嗣七年薨無子弟瀛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無子弟涇嗣成化八年薨子恆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

嘉靖十二年薨子鏸嗣無子弟璟嗣薨子良弼嗣

交阯賊良師魯范公擲等作亂總兵李彬等率師攻破之

永樂十八年庚子春正月庚子朔

己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命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福建龍溪縣掌縣事知州劉孟雍卒

雍南昌人以賢良授知縣首至以計擒陳永定之積寇又聚戶實均徭役流民復業勸農桑禁淫祠衛善抑奸邑以大治任滿陞州民乞留令以陞職還治

閏正月擢人材爲各布政司官

馬麟盛頤俞景周周克毅俱左布政孫豫江潤艾英右布政陸勉吳衡左參政楊徵李泰右參政趙英金恕右參議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山東都指揮使衛青擊破賊衆於安邱逮升下詔獄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毋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翦紙爲人馬相戰鬭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昇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柵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遣人馳驛招撫之三月直隸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昇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柵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

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會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邱知縣張旟縣丞馬摶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據戰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將陷時山東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邱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械首惡送京師山東賊悉平行在刑部尙書吳仲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卽就

道敕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進功升全不囬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救致忠力盡而斃賊乘閒遁去升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邱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毎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誡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後山東俘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上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原吉曰朝廷之恩我何

與焉

三月

夏四月廣寧伯劉江卒

江宿遷人總戎遼東謀略不凡永樂十七年封伯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至是薨子湍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嗣進封侯成化七年薨兄子瓘嗣於十五年薨安子璇仍嗣伯弘治二年薨子佶嗣嘉靖元年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允中嗣萬歷十八年薨子嗣德嗣

湖廣副使靳義卒

義淇縣人爲御史糾貪決疑吏民畏服皇太子嘗旌其廉及陞副使首正廉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贓罪風紀肅然

五月交阯參政侯保馮貴率民兵禦黎利賊死之

保爲政廉恕富有材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六月頒孝順事實書於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孝者凡二百七十人上親製序

丙午夜北京地震

秋七月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樂平人初知盱眙廉能平恕陞金華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未幾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還奏稱旨復奉命廉田宗鼎罪狀得實復除衡州擒峒寇龍卯銘又爲文檄山神噬人虎死道側會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貨財並劾素易死獄人咸惜之

黔國公沐晟來朝進白鹿

四川萬縣饑振之

命興安伯徐亨都督吳成往開平備虜

命戶部募商中鹽大同以備邊用

河東鹽每引米三斗五升淮浙鹽每引米四斗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修孝陵殿

九月北京宮殿成

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大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封都督郭義爲安陽侯薛祿爲陽武侯金玉爲惠安伯薛斌爲永順伯皆流爵子孫並世襲指揮使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其督工文武官及軍民夫匠賜鈔有差

命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
山東諸城縣獻龍馬
先是縣民有馬牧於海濱一日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
至是產駒麟臆肉鬉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樹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同吏科給
事中陳山從皇太孫講讀
冬十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
叔毖廬陵人初任沅陵縣有惠政流民皆復業陞刑部主事
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縣民乞還遂陞辰州同知一州七邑
之民戴若父母及建北平率郡民就役歲餘卒役者載其喪
葬辰州
癸亥甘露降孝陵松柏皇太孫採薦宗廟遣人表獻

十一月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敕曰開基刱業興王之本爲先繼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昔
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建都江左以肇邦
基肆朕纘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兹北京實爲都會
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乃倣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
郊社宗廟刱造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
詒子孫萬世之弘規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於趨事天
人協贊景貺駢蕃今已告成選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御奉
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寧衍宗社萬
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兹詔示咸使聞之
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京師
遣官齎敕召皇太孫

附錄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
也因宋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
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
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常命刊修文以賜羣臣
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而勉之
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
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畱
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見民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爲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老稚皆衣草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
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疾苦具以實對輟
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

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徵皇太
子曰民饑且死官尙及徵稅耶宜剋日速發官粟振之執中
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後至
京奏之上喜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故舊況吾赤子乎振之是也計振過饑民十五萬三千七
百三十四戶給粟四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石
十二月皇太子皇太孫至京師
陞知府顧鼎爲福建右參政
設廣積通積抽分竹木二局
命法司出繫囚輸役贖罪
改鑄北京夜巡銅牌
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成化十八年奏罷西廠內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初令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猶恐外官徇情隨立東廠令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云云故攷訂於此

永樂十九年辛丑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是日早躬謁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

戊寅大赦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

夜無閒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事天地宗社脊懷黎庶嘉與維新宏敷寛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安陽侯郭義卒其子襲指揮使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

命都督胡原及梁銘薛山率官軍捕倭寇

命大學士楊士奇侍講周述爲會試考官

取中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衛恕等爲庶吉士是科薛瑄劉球于謙皆名臣

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求直言

敕曰朕恭膺天命祇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虐剝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盡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抑有闒茸罷軟貪殘縱恣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羣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

圖悛改以回天意於是戶部尚書夏原吉上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賦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上從之侍讀李時勉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已蒙敕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所司不加詳察其謹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奸詭善於趨媚者多署稱職人無勸懲宜歲敕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愼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掊克怠政廢職者請卽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吏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並直隸應天等處

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廒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敕官軍加意撫卹增給月糧寬其餘丁差役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敕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從之時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徐瑢鄭維恆羅通刑部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等並言時政上披覽皆嘉納之侍講鄒緝又上書其略言皇上紹大統建北京工力浩大科派亦繁羣臣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克冗官坐租蠶食民窮無告猶不知恤使百萬之眾終歲供役耕種不時農蠶廢業至於斬桑棗以供薪爨剝桑皮以為楮料民之衣食既無所資而官司橫征日甚一日

民生無聊愁歎滿室即如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而科派千數百斤每大青一斤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而曾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且用事之人不思人為國本使羣匠小人假勢驅迫號令方出即欲移徙孤兒寡婦坐受暴露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空地經月工猶未及此京師人民之受害所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誅求無量官吏奉承惟恐不及閒有廉潔愛民即以讒毀罹罪是以賄賂公行貪污成風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饑荒至剝樹皮握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老幼流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僧道聚集萬餘日食廩米而百姓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奪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效軍士厚與糧賜而乃驕傲橫恣擾害良民此乃姦詭懼還原伍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番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耗費糜敝莫甚於此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既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而所得駑馬散與民間畜養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妻子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韃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彼其背本主遠鄉土而居中國是必有不可不察者謂宜來朝之後即遣歸本國不必

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不當事無益而害有益凡此數事皆足以傷和氣失民心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臣等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西番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以後議之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官吏有貪贓壞法為民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罷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

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
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
干涉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則降
出於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
停罷饑荒之民令所在有司發廩振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
富戶出粟以振俟豐收俾償之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惑
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
有所守而不疑賜予有節而不濫財出有經而不妄至於邊
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凡此皆
保安至計消弭災變之大道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嘗還
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
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

以誤陛下於其後臣不勝惓惓輒冒斧鉞誅謹陳其愚以復
明詔疏入從之
敕蹇義等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每省直用九卿給事官各一員時上欲問兵民休戚及文武
官吏之賢否而黜陟之義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之人
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
革者具奏行之
禮部侍郎儀智乞致仕許之
智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歷知高郵州寶慶府所至得民
陞通政兼春坊又陞湖廣布政使坐累謫都指揮使會龔忠
入見上問湖湘老儒忠以智對卽召爲禮部左侍郎遇事是
非無附會上信之用翰林諸臣言命侍皇太孫啟迪匡翼克
舉其職年八十歸賜獎諭未幾卒
以災異免萬壽聖節慶賀
五月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恆羅通等爲交趾知州
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詞涉工部尚書李慶
不能平數請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
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
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
汝等之過矣於是慶等薦暹等才堪牧民得旨皆陞知州亦
保全意也
交趾總兵李彬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六月振蘇州吳縣浙江西安縣江西瑞安縣饑尋又振直隸之

盧津高邑歙縣湖廣之新寧福建之上杭縣
詔各處歲貢生照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縣二年一貢州四年
三貢
秋七月嚴自宮禁
惠安伯金玉卒
其妻田氏自經以殉贈淑人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庚子旦壽星見
命戶部出粟豆貯長安轉輸開平
九月殺主事蕭儀
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儀言尤峻故殺之科道官皆上
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故有此災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

密議數月而後行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大臣俱跪午門對辯衆大臣陳英等皆抗言科道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原吉獨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同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然無救於蕭儀之殺亦可悲矣

令戶部開中鹽於廣寗倉濟遼東邊儲

淮浙鹽每引米五斗

冬十月阿魯台數寇邊

陞侍講鄒緝爲左春坊左庶子庶吉士董璘爲編修郎中段民

爲山東左參政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繫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暴卒

初上以北虜攜貳欲親征召原吉等議原吉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宜休養兵民而嚴敕邊將備禦上召賓賓言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對曰僅給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整邊儲於口北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原吉至開平上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起厰理儲錦衣官促之原吉曰姑候畢此不然恐有侵盜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大理丞鄒師顏嘗署戶部並繫之於是賓懼遂自經上聞之曰朕未嘗有罪賓意何遽自殞蓋猶惜其才居數日浸聞其平日驕恣狀怒曰生當誅矣命戮其屍原吉在獄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後駕至榆林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

敕內官楊慶御史譚源清點勘南京並直隸衛府州縣倉糧遞年出納之數

侍讀李時勉坐累下獄

分遣內官楊實御史戴誠等查勘兩京及天下庫藏遞年出納之數

以將親征遣侍郎張本等往山西等處督有司造車輓運

十二月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命戶部開中鹽於交州等處濟軍餉

永順伯薛斌卒

斌昌平人永樂十八年以督營造功封流伯祿九百石至是薨特子世襲子壽重嗣正統十四年北征陣亡子輔嗣成化十二年薨子勳嗣正德六年薨子璽嗣爲指揮使

永樂二十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免賀

上諭禮部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咎凜然於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豐城侯李彬卒

彬定遠人永樂元年以靖難功追封歲祿千石以平安南加

祿五百石至是堯子賢嗣景泰二年堯子勇嗣成化十八年堯無子從子熙嗣三十一年堯無子從子熽嗣隆慶四年堯無子從子環嗣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同六部議北征餽餉

輔等議分爲前後二運前運用總督官四人其分管領車運者二十六人驢運者二十五人後運者用總督二人分管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輓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糧三十七萬石除浙江烏程縣戶絕田糧二萬九千五百四十七石有奇

三月虜寇興和殺守將王渙上親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其巢班師

是時虜頗桀敖虜使至上拘留苦之而虜寇興和上親征類

於上帝告於宗廟社稷厥明軷承天門馮居庸北山川告旗纛大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抵雞鳴山虜夜遁釋不追曰虜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卽急走追之徒勞候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不意蕩其巢未晚也至四月上駐蹕龍門雲州恐寇設伏於險敕前鋒朱營等旦暮勤哨瞭五月駐獨石大閱上謂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右前後無不中節矣是日親製平虜三曲令將士歌以自勵召張輔柳升陳懋鄭亨薛祿張信孫亨譚忠徐亨各將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覩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曰爲將之道智勇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有勇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又曰御眾之道固雖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之於子弟士卒附將帥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及車駕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時營陳甚設上所統大營居中外分居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內步卒外騎卒神機營環騎卒之外又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軍令軍中樵牧毋得出長圍外爲愼防是時上在軍中率起自五鼓或親閱將卒或計議軍務夜坐帷中或與侍臣論經史或與諸將論兵法至忘寢食

未嘗少逸又敕戶部運糧萬二千石兵仗局運火藥千斤赴開平爲守城具六月次威遠川開平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廳大軍徑擣巢故爲此牽制之術脫分兵正墮其計此其眾不多知大軍北必破膽矣其何敢攻城毋分兵己未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輜重於闊欒海之側與家屬北遁上曰獸窮則搏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無爲窮追盡收其畜產焚輜重而還遂班師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狼狽北遁而兀良哈寇尙在當還師翦之諸將皆曰然請分兵疾進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疾走之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虜聞有師報必西走朕親以兵從西道要擊之虜破必矣五軍會而兀良哈果

驅牛馬羊車輛西走陷澤中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餘自蹂踐死者枕籍餘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上乘高望見虜衆復聚乃麾兵繞山後躡之而令甲士持神機弩入深林為伏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右師馳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大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首虜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其餘寇潰散山谷及老弱皆詣軍門俯伏待罪命釋之

夏四月倭寇浙東

敕皇太子宥軍官罪繫者送軍前立功

念運餉丁壯勞苦命郡縣復其家一年

五月敕皇太子以軍機重務令五府六部商議至當啟行不必奏來又敕文武羣臣協心輔導

六月河南右參政趙儀罷職督轉運

儀罪當徒皇太子令為辦事官督運

太僕寺丞王忠謫邊戍

忠以閱馬受賄皇太子故戍之

秋七月設四川龍州鐵冶

工部尚書宋禮卒

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生為僉事坐事左遷上即位歷陞工部尚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於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云

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命武安侯鄭亨揚武侯薛祿守開平

修北京國子監

廣東右布政使王公亮卒

公亮華亭人初由吏部給事陞府丞陞四川右布政使上即位改廣東居官簡靜政持大體所至廉重愷悌人皆悅服時有僉事梁觀當塗人由國子生擢吏科給事僉廣東剛介廉平振勵風紀嘗按潮會有寇劉脫嘯聚將議勦觀傳檄諭禍福脫感悟即率衆歸一鄉免兵甲之禍又大雩禱雨需足以疾卒於潮潮人哀之肖其像祀於昌黎伯之祠

九月上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百官表賀平胡

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卒

緝吉水人博極羣書文無雕繪由學官陞助教改侍講陞宮坊與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甚為上所信性澹泊居官勤慎持論必正待友必厚卒家無餘貲藏書數千卷而已同時有

左贊善陳仲完者長樂人也溫厚質實至論事據理援義無回撓嘗奉詔汰冗官仲完直註當留當汰人服其明決又奉命授皇太孫經多所裨益皇太孫嘗稱其賢後緝月餘亦卒又有陳濟者常州人尚書洽之兄博學強識詔修永樂大典自布衣召為總裁書成授右贊善皇太子深器重稽古纂緝之事悉以任濟而宅心平正能隨事敷陳後仲完未幾亦卒

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衛獄

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冬十月詔蠲復業者積負芻糧

彰德府磁州同知周原卒

原由進士任辰州吉安推官有廉平聲坐累免以薦起任蒲臺新昌二縣皆有惠政

十一月婺源知縣吳春卒

春建安人由進士知縣事初至民有數年逋稅未輸春從容勸化無幾悉辦事隙詣學舍與諸生講說經史寒暑不懈其居官廉勤抑豪猾清獄訟均徭役民甚德之嘗有飛蝗入境春虔禱蝗赴水死其卒也民皆思之

十二月命武進伯朱榮充總兵官鎭守遼東

閏十二月登州府寧海等八州縣饑振之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春正月癸未朔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復蹇義吏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成安侯郭亮卒

亮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令世襲伯至是薨子晟嗣特予侯天順二年薨無子弟昂嗣仍伯成化五年薨子璝嗣弘治五年薨子寧嗣嘉靖元年薨從子璜嗣二十七年薨子寶嗣

三月蜀王椿薨諡獻王

釋呂震復禮部尚書

執監察御史王愈等四人棄市

愈與刑部錦衣官四人會決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命法司執而償命即日棄於市

夏四月瓦剌順寧王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山護衛總旗王瑜告變孟賢伏誅

初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子處分太子仁明恤下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裁斥日讒於上陰爲高燧地詐言上注意燧指揮孟賢等遂啟邪心會欽天官王射成密與賢言天象當有易主變賢等謀益急與弟孟三老軍馬恕田子和高正陳凱等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宮中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而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舅氏奈何爲滅族計諫不止遂詣闕告上怒命急捕賊既悉得召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御右順門親鞫之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遂並其黨伏誅而籍其家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江西左參政王靈以贓事覺謫戍邊

秋七月命親征阿魯台以陳英柳升將中軍鄭亨孟瑛薛祿譚忠領左右哨張輔李安王通徐亨領左右掖陳懋等爲前鋒

時虜中有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此虜犯興和朕擣其巢復剿其黨兀良哈之衆窮亦甚矣今度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大兵出而輕肆妄動我因而擊之破必矣諸將皆云然遂命將部分既定命戶部料軍實遂發京師八月誓將大閱敎諸將曰朕不憚勢勤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爲中國生民計也爾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下一夫奮驅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何患不克況

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於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貫日月其沒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且偸逸不能卓然思奮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至失機非徒隳敗乃功名國典具存朕不汝貸九月駕至沙城虜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來降備言魯台遠遁餘孽潰奔逃命無所乃授阿失等俱正千戶而遣將吳尭忠等率騎士三千偵虜息戒之曰孤軍遠出前無應援所恃者惟一心爾昔唐李靖以三千騎克復定襄威鎭北狄卿等豈肯多讓古人十月虜酋也先土干率部屬請降也先於虜爲黠亦阿魯台所忌而迫也上察其誠心納而撫之封爲忠勇王賜名金忠尋賜誥命鐵券金印玉帶時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虜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遂詔班師

釋李時勉復翰林院侍讀

八月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

　時濙還自均襄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濙馳謁行在所上臥不出聞至喜而起召入見大笑且慰勞之曰卿馳驅艱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上怡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矣濙又具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帀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刱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封美圭爲平陽王

　晉庶人濟熿子恭王長孫也上不忍王爵之絕照守謙例封之歲給祿米二千石

九月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崔雲詣軍門奏事令還京待命

宥廣西來降賊首梁羅八等爲民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請以運到糧餉兩赴京倉一駐通州倉從之

十一月上還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附錄皇太子聞內使黃儼江保數造詭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嘆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倘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

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浙江僉事蔡楫卒

　楫沛縣人舉孝廉知嘉興能出滯囚勸富民納逋糧化無賴多循良政爲御史董勸材能疏民疾苦及爲僉事寬猛適中人咸思之

　附錄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三千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贏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戊寅朔

下廣西右布政使周幹等於詔獄尋釋之

　時來朝者二千四百七十二人刑部都察院科道並言其曠官棄職敕下獄尋命輸作贖罪

戊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命侍讀曾棨侍講余鼎爲會試考官
取中葉思等百五十八人
浙江長興縣賊首吳貴歸等伏誅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湮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徐賢何志薛里李芳蔡英葛陵等爲庶吉士仍習譯書餘令
歸進學待用是科倪軒耿九疇皆名臣
天禧寺成賜名大報恩寺
命親征阿魯台以柳升將中軍張輔王通鄭亨薛祿將左右軍
陳懋金忠將前鋒從征
先是金忠來降屢言阿魯台弒主殺人違天逆命請命征願
捐軀爲士卒先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厭之況下人乎吾
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固善但事須有名

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開平守將奏虜將犯邊上
召大臣議且以金忠意告僉曰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
上然之乃命親征以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四月命皇太
子告天地宗廟社稷命皇太子監國以己酉車駕發京師庚
午次隰寧獲虜諜言魯台去秋挾其屬北遁及冬部曲離散
比聞大軍至復度塔蘭納木兒河趨漠以避上命諸將速進
五月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溼者時其地尚寒上遙
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
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
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甲申上詔楊
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者再
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
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敕
遣中官伯力哥同所獲胡寇齎諭虜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
急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
掠我邊鄙虔劉我蒸庶累累不厭其誰之過朕聞者以天人
之怒再率師討之當是時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
之危猶洪爐片雪豈復有餘命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翦其
枝葉毀其藏聚驅出於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其
或改而自新也乃猷心不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民之被其荼
毒者殆非一所夫爲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
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
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戊子上諭諸將曰古

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帝王之武以
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赤子豈閒彼此今
罪人爲阿魯台其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
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諸將皆受命丙申駕次清鎭是日兩重車皆在後上曰輜重
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
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
接之六月戊午次玉沙泉上以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
嚴兵以俟庚申次天馬峰懋等奏該河彌望荒塵車轍馬迹
皆漫滅疑其遁已久上命輔等分兵上谷大索無迹輔等請
假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以出塞已久人馬俱勞有
難色尋諭輔等曰古王者制夷狄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

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遂班師

夏四月追贈從征陣歿故指揮同知陳榮等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等官凡二十四人

上爲此舉所以結將士之心也

五月閩浙盜起尋撫定

先是巡按御史王復奏麗水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滋蔓請兵勦捕上命兵部尙書李慶等調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無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敕三司招撫之

附錄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萬數食蝗迨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皇太子又謂刑部都察院曰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輒赴京越訴及逮問十率五六不實雖貧民終無罪然道路往還數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事悉發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遣寧家有罪者送赴京師

修蘇州府嘉定縣海堤

致仕處州知府謝子襄卒

子襄新淦人以人材薦知靑田縣質心爲政上下感孚陞處州知府多虎及旱蝗子襄禱於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發奸捕盜若有神助軍校吳米嘯聚山谷爲民害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子襄止軍城中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安先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同時有陳永年者同邑人由給事中出惠安縣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傷稼永年以爲己辜深自責罰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大稔改遂昌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旌表西安府知府李曾孫妻薛氏貞節

曾孫郃陽人薛嬬居矢立守義終身爲鄉里所重皇太子旌之

六月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辛卯上崩於榆木川

時太監馬雲以六師在遠秘不發喪密與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殮畢載以龍轝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或有欲以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卽稱敕寶遣人稱獲罪匪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月日並遺命傳位之意用啟馳報皇太子皇太孫以下皆慟哭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龍轝皇太子從楊士奇言以先帝所賜東宮圖書親授之令有事來報卽用此封識之又命行宮大小官軍悉聽皇太孫節制作梓宮報訃各王公主諭告中外及皇太孫奉龍轝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

建平伯高福卒

福咸陽人父士文以都督同知征交趾戰沒永樂六年追封福嗣爵歲祿千三百石至是薨子遠嗣宣德五年薨弟進嗣薨無子從子霳嗣薨無子國除

八月丁巳皇太子卽皇帝位

大赦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九月謚大行皇帝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謚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時九月癸未禮部尙書呂震奏言高祖倣漢制以日易月請上釋衰冠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未有荅震退徧謂羣臣明旦釋服從吉楊士奇曰今未可比此例葢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上所服罷朝上謂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楊士奇所執是也自是臨朝素冠麻經朝退仍衰服

十二月庚申葬長陵

是年英國公張輔加太師

附名臣未有卒年月者

戶部主事王良特達豪邁負機略有御衆才成祖知其名委督餉口北威服上下雖英國倔出師亦屈勢相迓後有部堂繼董乃事無能比也

案文皇帝稟天錫勇智之資具聖神文武之德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愼懷保小民嘉與萬姓共躋仁壽奠基北京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東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東海洋爪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車里西若烏思尼八剌西北畏吾匈奴哈密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嚮服此其神謀睿算眞有預決於萬里之外以成千古所無之功而三邊永謐天下蒙福所謂武烈弘靖於華夷者也至其簡東宮官則有文華寶鑑立皇太孫則命大臣輔導修經書性理以明學術刻名臣奏議以擴言路求遺書著大典以廣經濟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以秩倫紀命陳瑄兼江淮轉運命宋禮濬會通舊河簡任名賢遇災頒赦恭儉愛人再奠邦家此又其文治之光昭於日月者當時若鄒緝之淸邊頌解縉之四夷咸賓詩序與夫楊士奇之進實錄表言人人殊而所以名狀神武歌詠駿烈者則至今讀之有餘慕焉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六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七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仁宗昭皇帝

帝成祖第一子徐皇后生也初封世子靖難後立爲皇太子
在位二年壽四十八歲葬獻陵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出夏原吉吳中於獄復其官

先帝訃至上親臨繫所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原
吉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原吉曰先帝罪人
未聞遺詔何敢出及出奏言在獄時喪母未成服乞歸葬終
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
賜米鈔令家屬護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復設三公三孤官

上謂侍臣曰此皇祖制也皇考明聖可無事此官朕沖人歷
天下事之日淺豈自謂能無保傅何望已又設謹身殿大學
士

加蹇義少保楊榮太常卿金幼孜戶部右侍郎楊士奇禮部左
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出黃淮楊溥於獄淮爲通政使兼武英
殿大學士溥翰林學士

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時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
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
之時義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
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惜薪司傳旨賦棗八
十萬民何以堪上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近日宮中事叢脞
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令減其半

詔停止西洋諸番船

諸番貢使予人船護歸毋久留諸迆西等國買馬若詔緬甸
麓川交趾等處採寶石金珠貨香等使者止勿行

九月召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司事

上閔福勞久召復內任然既不以張輔鎮又不以黃福撫守
撫俱失交趾自玆觖覦矣

陞王直爲侍讀學士王英爲侍講學士林誌錢習禮爲侍讀余
學夔王達陳循爲侍講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修
撰

黜太常少卿周訥爲交趾所屬知府

訥永樂中爲祠祭郎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憂去至是來

朝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申重舉官之令

上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
所用天下之廣豈無皐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其
悉心訪之又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
未仕若淹下僚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衆者覈實
薦舉聽擢用濫舉若蔽賢者罰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
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

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東
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
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

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案是時一切政議悉任諸臣又念義侍從監國舊勞特製褰忠貞印賜敕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

遣書諭寍王

時王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可違若封國受之先帝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命襄城伯李隆總兵鎮守山海尋復鎮守南京

詔慎選國子監官

上謂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慎選以充時上諸青宮舊學咸列

翰林備密勿顧問於是祭酒儼考三歲滿階勳上親製誥詞命之略言儼發身經術洊歷外職先皇帝擢之論思密勿之地又簡諭朕德於春宮既掌成均仍參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昭先皇帝之德於無斁爾實有之今特進階勳嗚乎朕方厲志興學以成後造庶幾教化復先王之舊爾其欽哉予惟圖任舊人汝其益殫厥心用光予命

附錄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習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補救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求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毋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多缺上知諸生萌僥倖之心故有是命

冬十月以向瑤為右都御史兼詹事

令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審錄重囚

先是大理寺論囚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羅

織已為先帝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一不以措意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處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審錄始於此又謂刑部都察院大臣言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為增損卿等獄當虛心聽察如朕一時過怒處治非法卿等同大臣當執正毋以忤旨為慮尋敕吏部言自今刑官擇廉明公正謹厚之賢其無用憸人得肆枉濫焉又下恤刑詔曰朕惟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早夜以思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拳拳於衷顧執法吏不能皆平虛飾比附而致之死朕甚悼之夫刑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惟適厥中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大辟身首異處亦足懲矣又加之以凌遲過也自今除反逆依律科法外卽朕一時過於嫉惡令律外致刑法司必再三執

奏不允五六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爲定令令文武諸司皆毋得恣暴於法外用鞭背等刑入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處書罰不及嗣周文罪人不孥自今惟謀反大逆依律連坐外餘犯止其身毋連坐古之盛時博採民言廣視聽以資警戒也今兇險往往摭拾微文云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之自今誹謗者勿聽治爾中外文武羣臣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崇寬恕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於是諸重典之用悉革刑號稱平矣

冊妃張氏爲皇后

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

選東宮官

以柳升太子少傅王通薛祿並太子太保呂震夏原吉李慶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郭資兼太子賓客吳中黃福並兼詹事曾棨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

封瞻埈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垠蘄王瞻堉襄王瞻堈荊王瞻墺淮王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案鄭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鳳翔正統九年徙懷慶今世封越王張后生封衛州未之國無子國除蘄王追封襄王張后生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徙襄陽今世封荊王張后生宣德四年之國建昌正統十年徙蘄州今世封淮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韶州十年徙饒州今世封滕王郭妃生封雲南未行薨無子國除梁王郭妃生宣德四年之國安陸州無子國除衛王郭妃生封懷慶未行薨無子國除

封都督李賢爲忠勤伯

嚴舉主連坐法

敕曰朝廷比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實材無幾將政何由理民何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

賜沿邊將士鈔幣

內官馬騏僞傳旨諭翰林院書敕復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復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人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貞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閒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　案上既知之矣乃不誅騏何也宣德三年逮騏與蒙泰下獄正統四年騏始釋爲民泰降火者

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爲庶人

二人前嘗誣其父有不軌謀上曰正風化嘗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命禮部嚴歲貢試

上謂士奇等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選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令有司修輕徭振荒之政

先是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抛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部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巧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也今吾民何以至於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司紀諄爲交趾布政司

召前峽山知縣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

謙初爲御史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貪多忍爲刻害民不聊生

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無惑流言無屈勢要毋私親故具聞糾舉賜鈔而遣

令屯田軍士不許擅差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民無轉輸之勞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懈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又令各屯田官各屯務依原定分地以田按察司歲終比較屯軍有艱難辦子粒不敷者除自用穀外餘糧一體放免之　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課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洪樂閒惟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强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後來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賜夏原吉等繩愆糾謬銀圖書諭勉之

上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親增其誥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頓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時上命賜原吉御廚饌咨以國事對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對請振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

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上每朝罷必呼二三大臣近御扆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外所進章奏命擬旨原吉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

增諸王歲祿

上謂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新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於是各增祿有差　案漢趙二府各加二萬石攷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祿矣

趙王奏辭常山二護衛軍從之

初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京操

時張輔等以請上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

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誤

交趾黎利反

虜寇雲州陽武侯薛祿敗之

進蹇義楊士奇夏原吉少師少傅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子少

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

郭資進太子太師令致仕

封后兄張昶爲彭城伯

昶永城人以恩澤封祿千五百石世襲正統三年薨孫瑾嗣

成化十六年薨子信嗣正德三年薨子欽嗣嘉靖十六年薨

子勳嗣本年薨次子熊嗣萬歷□年薨子守忠嗣

追贈故兵部尚書金忠爲少師謚忠襄廕子達爲檢討

命征西將軍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

附錄上諭工部曰古土貢隨地產不强其所無比年丹漆石青

之類概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買價騰踊百倍朝

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可痛也自今於出產地計直市

毋概派毒吾民嗚呼聖神之計慮深矣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

命吏部兵部書布按都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先是上諭蹇義李慶曰天下治亂係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

於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效力致斗米二錢

外戶不閉甚盛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

愼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

司官乃甸宣大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識其姓名卽聞其

賢否久則易忘爾部其具各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將親品

隲焉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初止禁

民取魚其後並旁近之草灌田之水不得取上命吏部曰古

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罷西域貢朝貢

從黃驥奏也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十六人爲給事中

以師逵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作觀象臺於禁中

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與上皆察於仰觀之

事上監國時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

可忽也及卽位刻天元玉歷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之事非二

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敎以仰觀命之徵應

今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於是作臺禁中時時臨觀

書諭平陽王

平陽王者晉世子美圭也晉王濟熺以弟濟熿搆廢勿王濟

熿顧得王後事稍白詔封美圭爲平陽王奉父居平陽而濟

熿乃大懟又侵奪平陽王田上賜熿書言詩曰脊令在原兄

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田薄物其

讓平陽王又書諭平陽王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

一氣汝事叔益恭朕又當憐汝而晉安
洪熙元年乙巳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
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呂震奏請作樂受朝賀士奇
榮幼孜淮力諍次日上詔四人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
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誠
如昨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
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曹祫等朝賀貢金銀器及方物賜鈔幣
有差
甲戌南京龍山產靈芝番大特異守臣以進禮部請賀不許
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以罪削爵命駙馬都尉宋瑛襲封

戒飭天下武臣勉之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
法毋貪刻害軍士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加大學士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兼戶部尚書太子少
保金幼孜兼禮部尚書
士奇淮辭尚書俸從之榮幼孜亦各辭上曰卿等事皇考歷
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心維持
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建弘文閣
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
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
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傅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
書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敦實卽授敬編修澄給事中皆

直弘文閣於是華蓋武英謹身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有大
學士而二閣大學士非有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
命錦衣衛逮福建左布政使顧鼎於都察院治之
因御史尹崇高等劾也
命湖廣參議諸葛平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成祖配
位太祖下西向而太廟祔東三室殿座次仁祖祭社稷用仲
春上戊日奉太祖太宗同配自是百年間郊廟百神之祀大
定歲敕舉如儀
大赦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歷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

少事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
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
罷給朝覲官孳牧馬
永樂末六師歲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至鬻子女妻莫能
存上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令兵部尚書李慶言
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且餘千羣今遠近方面朝覲官
咸集請官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如民閒稍寬民下廷議
報可給者且半大學士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
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貴
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而貴馬上曰慶幾誤
朕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
給馬之令今中輟何也此令行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

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
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偶忘
之行批矣乃因陝西按察使陳智奏按察司風憲官不宜受
太僕寺節制歲徵駒與民等上出疏命士奇草敕罷之矣領
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乘馬例不責息虧損者不責償未
領者悉止勿給且諭士奇曰向批豈真忘之昨卿言未脫口
慶等已嘖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遲之不欲因卿言而罷耳
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慶不知大體不足論也士奇頓
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設繕工官陞工部左侍郎李友直爲尚書專理繕工以右侍郎
蔡信副之並置繕工經歷未幾革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視江東浙西八郡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
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
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　案此南京守備之
始

擢解禎期爲中書舍人
縉之子也宥還用之

権增市四門攤課程
、上以鈔法不通命戶部會官議夏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
則重斂散貴適中今朝廷散出太多故弗通宜爲法斂之請
市四門攤度輕重加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燬之民間
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上從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其以金銀
布帛者亦暫行禁止

命兵部簡閱武臣出補外職

御史賓信有罪謫交趾充吏

削兵部左侍郎曹本俸之半
本爲雲南副使犯贓罪都察院奏本雖遇赦不宜爲卿貳上
以本於靖難時侍居守多歷艱辛但減俸以示懲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夏誥命不與
夏先是三年考滿尚書古朴考註下夏叩上左右求最考朴
以其貪侈未之許夏遂誣朴他事文皇燭其奸竟釋朴至是
部爲夏請誥命封贈其父母上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嘗
誣大臣罪者其勿與

論羣臣在朝久者得省墓賜鈔有差著爲令
時金幼孜乞歸省焚黃賜乘傳及金五十兩鈔萬貫自是請

告省親祭祖者相繼尋命外官得給假如例
附錄　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
資私用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二月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

陞楊溥爲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

敕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鎮守太監王安
案此內臣鎮守之始

封琉球國故中山王思紹子尚巴志嗣中山王遣中官柴山齎
敕

改禮部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初上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廟遣濙往察之濙至日
覘所行七事皆誠敬孝謹乃密疏以聞文廟悅自是不復疑

上嗣位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聞曾有密疏疑
之乃轉今官未幾閱章奏見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擬重用
而龍馭旋上賓矣
改兵部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
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貞姚廣孝配享文皇廟
陞工部郎中蘇瓚爲本部右侍郎上尋悔之
瓚素貪鄙以諂事呂震數譽於上故得陞
召前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徐州人居家事母至孝有司上其行召至京上曰能孝者
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之
贈劉僑爲太子少傅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僑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
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尙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䘏
其追贈之諡節愍又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
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
國亦何賴
贈參政馮貴侯保爲左右布政使
從黃福奏以在交趾攻賊死事故也
詔禁自宮及加人宮刑
丙辰上躬祭先農耕耤田
令大理少卿弋謙朝參如故
初謙言五事甚激呂震吳中劉觀吳廷用等僉奏其賣直噉
御史劾以誣罔楊士奇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
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心猶不懌但免謙
朝參而令視事如故其後災異屢見進言者鮮上諭羣臣曰
向因弋謙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
奏其賣直請寘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
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爾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
自勉勿以盡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其令謙如故朝參
由是天下曉然知聖德之有容云
詔東宮講官當以大經大史進說
贈故詹事鄒濟故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諡文敏文肅命有
司立祠祀之墓
命皇太子選武職
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其弟吳管者爲廣義伯

忠後從征虜戰沒弟忠勤亦同死陣論者方之金日磾云
案克忠達達人父允誠來歸累功至左都督永樂十年以捕
叛者封伯薨克忠嗣是年進封祿千二百石世襲子謹嗣天
順五年死曹欽之難子鑑嗣正德元年薨子世興嗣嘉靖二
十六年薨子繼爵嗣管者薨子玘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
成化四年坐激滿四變謫戍國除
遣鴻臚寺楊善齎敕勞總兵官陽武侯薛祿
祿追韃賊至赤城等處殺死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潰故
敕獎之併以羊酒勞官軍
兵科給事中劉煥謫交趾充吏
以奉命鎮守交趾不候代也
三月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復除景昌定國公命徐顯宗爲魏國公

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

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蓋上決意復都南京矣

調南京兵部尚書張本等於北京行部工部尚書李友直侍郎

婁璉蘇瓚戶部侍郎李昶刑部金庠俱改調

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行後軍都督府事

夏四月徙蜀王子悅㸌於武岡

蜀王子悅㸌謀奪嫡數搆誣蜀世子上怒抵其奏於地曰嫡

庶大倫干分犯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㸌虧忠孝懷

姦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岡州又徙澧州而蜀寧

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敕副都御史弋謙巡視四川

先是採木者虛奏數目及起運倉卒採辦甚爲民厲上已赦

不問差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起水次堆積之木又慮安

等復蹈前非故命謙以往令其從實起運毋得採補

癸丑星變

占爲主命憂翌日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

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卽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士

奇對曰臣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朝

罷召義及士奇入論曰朕監國二十年爲讒人所搆心之艱

危吾三人實共之賴皇考仁聖以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稽

首曰今脫險卽夷皆先帝聖明陛下孝敬所感百惟自寬上

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遂手出敕二印

章二賜二人義得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楊貞一皆拜賜而

退

修南京皇城

命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

時南京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

不可遂有是命

淮徐山東饑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民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

乏食而有司徵稅糧方急又問蹇義對如之上坐西閣召學

士士奇草詔士奇請曰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

召令預聞上曰安之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

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牽制之或中尼不行矣呼中官

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

豈盡無收宜差別毋濫恩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與

細民較屑屑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

詔以散衞軍助親軍更番守衞

親軍專守皇城京衞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尚書

李慶言非舊制上曰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

內顧皆人情所難令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衞者亦預賞賚

此姑一時權宜候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鄭府審理俞輔上科舉議

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爾實興率馳騖於空文眞才鮮

少有年未弱冠卽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於修己治人之道

固未始辨知也遽使之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

請令有司先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

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加重愼之事務實學而國家得仁賢之用上曰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也大學士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學遠不逮南人士奇言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文材而浮上曰然則將如何對曰試卷例緘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天宣德初乃奏行著爲令

賜皇太子中正圖書及書諭

諭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外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

德也而於君人者之德蓋又廣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於內不愼其所發哉故以中正誠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而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賞不僭而人皆懋功刑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風俗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君人之道莫此爲要爾懋敬之其篤念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遜以離間伏誅

附錄 有薦用文者句容人醕厚恭謹知當世要務以精醫官大醫使每侍上隨事獻規請寡欲清心以强聖治問保和之要則對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則對善治者固本急則恐傷其本賜第則懇辭乃僦居蕭寂晏如也時朱丹溪徒戴原禮自負空海內見則推之蓋儒而醫者時近臣有言太平之政者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起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嘉納之因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皆從所言未一章言周王求藥事未從後亦悔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又召義問楊榮往往有誹謗語義曰榮之不足於義者以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實未聞惟陛下愼察上曰吾亦不信但偶然及之以明吾之所任者爾三人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五月敕修成祖文皇帝實錄

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爲總裁

詔愼御史選擢

上謂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如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其愼選擢以淸風紀旣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如其廉淸公正各道御史卽聞有不才者亦當畏憚今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附錄 救文武官員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之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他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侍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膂力愆不勝任聽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綁縛如異時違者治罪

改李時勉羅汝敬爲監察御史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爪斷其脅詔下獄先是時勉折脅內尙不相著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選方面官叅軍務督邊餉

上以武臣踈於事理而專軍非法也命選任叅政副使等官

於各邊治章奏督糧儲時大同則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政周順廣西則副使劉紹　案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

武進伯朱榮卒

榮沂水人永樂二十年以北征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冕子冕嗣正統十四年陣亡子瑛嗣天順四年冕子雲嗣成化九年冕無子弟霖嗣弘治二年冕子潔嗣正德三年冕子本嗣十二年冕無子叔江嗣嘉靖九年冕無子弟海嗣二十七年冕子承勳嗣萬歷口年冕子世雍嗣

庚辰上不豫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上崩於欽安殿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

六月辛丑皇太子還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先是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夏原吉裁處原吉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留原吉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原吉安在蹇義等莫對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

庚戌皇太子卽皇帝位

免賀免宣表羣臣免舞蹈

秋七月諡大行皇帝爲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九月葬獻陵

按昭帝孝友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

新政紀覃敷德澤期月之內天下歸仁柰何天祐不長升遐大速萬姓哀慕葢有海宇同情者矣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七終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宣宗章皇帝

帝仁宗第一子昭皇后張氏生也在位十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洪熙元年六月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立沿邊軍衛學校

述言學校風化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邊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已建學設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建學若沿邊軍衛並立學以敎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令兵部調軍操備宜從其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尙書李慶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京師操

備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禦豈不兩便非惟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又敕巡按御史按察司曰軍政國家重務祖宗於撫恤軍士整飭武備之法甚具近都司衛所官貪賄差放有徵辦需索加倍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名勒除月糧或止差操刻減布花致軍士坐窘於衣食逃亡比比遞年句軍往往違限風憲官督察莫有獲解此軍伍所以空也爾等巡歷務嚴詢察有貪虐害軍句軍違限官具執奏如仍前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罪

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

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

敕褒新安知縣陶鎔

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採食不自給獨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借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謂原吉曰此眞民牧也其敕褒之

秋七月漢王高煦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但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從順也明年正月王遣人獻元宵鐙復書以謝人有言者曰漢府遣使多是窺瞷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命戶部申明洪武舊制選立老人

時巡按何文淵言太祖設老人必選齒德俱尊素服人心者爲民勸善息非比來用非其人俾得憑官府虐閭閻請加禁約乃有是令違者並有司置諸法

弛黃花鎭至紅螺山樵採之禁

從懷柔知縣鄧原亨奏也諭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不吝若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仍禁傷其本根庶幾可常資用

閏七月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命禮部考正文廟從祀先賢

山東德平縣學訓導年富言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來十哲兩廡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

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校刊布示永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考正頒示

進擢東宮舊僚

庶子陳山爲戶部洗馬張瑛禮部戴綸兵部皆侍郎中允徐永達鴻臚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未幾戴綸亦遣出鎮交趾蓋先是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二臣諫不聽綸因具奏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上不樂

改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參議令致仕

敕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溥爲總裁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

八月工部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卹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命大理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撫江南浙江

九月敕在伍官軍免原籍戶一丁徭

言軍卒離鄉治裝難故優卹之令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

附錄 大理卿虞謙奏通政衞千戶趙璉侵軍糧二十石法應斬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剖腹還珠免死發邊衞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冬十月都御史劉觀王章李素奏舉才能之士薦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當循此法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林院檢討

復擢凱爲思州府通判

凱爲判九年例當升民詣闕言其廉介豈弟乞復任上嘉其撫字有道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

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愼科目五曰厚俸祿六曰薄徵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

詔御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料請買於民聞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樸素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命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阯三司進兵討黎利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附錄 上罷朝御左順門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

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況天生賢才以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丙申朔

擢文選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郎

金幼孜憂去尋起復

庚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敕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王免力帖木兒命其姪十答失里嗣封忠順王

以張本爲兵部尚書

蘇州衛指揮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自陳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侍養上問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對曰以市薪不如價上曰市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時大興左衛百戶李與奏臣父早喪母解適陝西鄜州吏目今吏目已亡臣母在彼年老無倚臣幸有祿乞躬迎歸養上顧行在兵部臣曰子無絕母之道從之但定與期限俾往

復陳哲博野知縣任

初哲爲博野令有善政至是以舊官代還縣民懇訴於巡按御史柴文以聞上諭吏部曰朝廷選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得民心若此稱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其召舊官還而令哲復任

諭法司慎刑獄

上嘗夜讀周書立政式敬爾攸獄以長我王國喟然歎以爲國基命在於此也敕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奏當即決其間寧無冤抑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遣廉能官分詣所在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縣州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益遣官審錄自此始時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鼓訴枉獄者上不欲兼庶獄乃敕藩臬官曰朕荷天命嗣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之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淩虐不能自存訴與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冤抑騈死以致赴闕徑訴

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橫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郎設方岳風憲焉攸用乎今已令都察院榜諭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强扶弱毋忽毋怠時有王骨都者坐殺人罪當死骨都猗氏縣民郭小生妻常夜與姑同績小生先寢仇人于穴潛入其室殺之而遁小生父疑骨都私與鄰人遠加兒謀殺之執以告骨都實不與遠私時有楊恭者知于穴謀首其事然于穴强辯郡縣鞫獄者不能得其情骨都不勝拷掠遂服獄具上行在刑部又不與辯將加刑骨都訴冤上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于穴已死矣上命釋骨都遂諭刑部官曰罪至死謂之極刑况妻殺夫尤爲大惡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殺之矣仁人君子

於一草一木不肯輕折何況人命朕數戒爾等須存欽恤之
意何得仍有此事今但以赦前姑容不問若再枉人如此豈
得更容尙書金純等皆頓首謝又有義勇衞軍閻羣兒妻毛
氏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計殺毛毛誣羣兒李宣等强劫陳
貴羣兒等不勝搒扑遂誣服擬死貴被劫之日宣等他適有
驗擊登聞鼓鳴冤都察院辨之乃得釋

二月免邊衞軍士歲辦柴炭
從陽武侯薛祿奏也上以柴固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其免之
令得專備邊而嚴邊將受賂放軍脫伍不差操之誅

禮部進耤田儀註
上謂侍臣曰先王制耤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
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剏業艱難愛邺

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
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
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
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
之福也

罷江南買鐵及停止陝西造作採辦
行在工部尙書吳中奏造軍器缺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
然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
備用上曰遵化旣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難
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廢農
功止於遵化足矣諭工部尙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
收今軍民多艱食而修嶷陵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

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
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還京先是行在工部侍郞蔡信言
浙江等都司及大同盛夏宣府諸軍匠在京執役者乞皆取
家室至京隸錦衣衞上不允以問工部尙書吳中中對軍伍
當與兵部議至是兵部尙書張本等言信取軍伍家室計其
數凡二萬六千人總二百四十五衞所而大同盛夏諸衞皆
臨邊境爲匠者暫役其一丁今若盡取如一匠止三丁四丁
已近十萬之數士伍旣缺人情驚駭其言不可行上曰朕固
知其不可彼以匠藝得官豈諳道理但知所管屬多則於已
有利豈知兵備乃國家重事不可減撤況比來營建已皆停
止何用勞擾如是已而復謂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戶十
萬實河南非辛毘切諫不能止朕嘗歎魏文躁急不知民艱

方以茲自儆卿等於事之不利軍民者苟有所聞必爲朕言
之

三月令稅戶人材老疾者許子姪代
從吏部奏也

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親諭勉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尙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
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
與海內相安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
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
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徵役撫綏良
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
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

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命戶部飭郡邑省徵徭課農業振貧民

上以春雨頻降退朝召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禾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阽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振貸之時青州饑戶部奏覆勘上曰民饑無食振之當如拯溺救焚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就近分給庶幾有濟

夏四月命吏部選賢能嚴保舉

詔曰君國之道保民爲先當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曾未盡得所念何以答天與祖宗基命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害被烝庶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移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二司及有司具以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又曰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得貽患吾民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時有御史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上謂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任

呂震卒

震臨潼人年二十舉鄉試下第爲太學生試僉事進刑部郎中靖難兵起侍仁宗居守永樂初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改禮部震罔上厲下無所顧忌久而朝廷亦厭之特念效勞守城故未之棄云

陞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時安東中屯衛指揮僉事姜通奏爲其子裕聘朔州衛指揮周忠女爲配今已二十年近爲平陽王選妃不得成婚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風教所關昔唐太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聞其已許陸氏遂罷之亦是重禮敎今

忠女仍歸姜氏令平陽王別選妃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外戚

上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歲及文武羣臣善惡之迹與其所得之吉凶彙爲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二書皆上親製序文外戚事鑒序曰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堯協和萬邦必先九族蓋由內達外篤近舉遠致禮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上統天下之衆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以養樂利於悠久矧夫至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品不齊而無不可與爲善者蓋善具於心非有待乎外惟所稟與習不同而後有流於不善者焉古聖人爲世道生民之計設

爲之敎使必由於善爲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也朕祗嗣祖宗大位爲生民主夙夜惓切圖與天下共樂太平之福而必自親者始常以爲引之於福者曷如開之於道爲有本喩之以言者曷如質之於事爲有徵也間釆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惡之迹併其所得吉凶舉其大略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鑒皇親各賜一本昔孔子删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善惡悉具說者葢謂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皆有資益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體力行由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敎近而奉守我祖宗之法敬愼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斁國家有敦睦之美君臣相與共享富貴於無窮焉歷代臣鑒序曰朕惟天

生民立之君而天下之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名碩之士相與參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爲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非後世所能跂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葢隆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爲臣非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閎而譽聞著雖去世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懥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其爲天下國家者乎朕承嗣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葢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概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爲善之志固已素定是或不能皆然此臣鑒所由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於是編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窮矣朕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爲臣者亦必有以助益於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罷山東濟兗等府派買顏料

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兗州東昌青州四府久無雨雪麥苗焦槁民多艱食今工部派買顏料甚急乞暫停

止以待秋成工部尚書吳中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爾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寺卿湯宗還

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飢流徙上聞之諭兵部工部臣曰近歲有言山東旱飢朕寢食不寧夫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民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心驚駭逃者所以益衆兵部其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還衞一切買辦皆停

五月命右都御史王章出按南北諸道

敕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

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實總憲紀可自夏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愍元元之意後因章言事不切遺敕責之曰朕欲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軍民利病爲國大臣豈當不識朕心敕至凡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愼勿應故事而已因諭侍臣曰南北兩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騷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飢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廷往往遣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章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擧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在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以沈度爲行在翰林學士

上視朝退御便殿翰林院儒臣侍因進政在用人之說上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成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愼但君子小人卒未易辨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召總兵官陽武侯薛祿還京

先是遣祿領兵往開平宣府大同沿邊巡視兵備至是以各處皆有重兵鎭守而暑雨漸盛虜當斂迹祿所領將士暴露勤勞遂召之還祿等旣還自開平乃條上備邊五事其一與和保安右衞及開平一路閔安諸堡常被虜寇侵掠今北京宜選將練兵以備不虞儻有緩急卽得應援其二環州威虜諸堡正當衝要而地遠勢孤若仍修築工費浩繁開平官軍家屬衆多月給爲難宜於獨石築城增帽山寨關移置開平衞於此俾其人自種自食精選本衞及原調守備官軍二千人分爲兩番每番千人自帶糧料往開平戍守既免餽送之勞亦得備禦之固其三大同武安侯鄭亨所總軍士守城之外尙有二萬餘人宣府都督譚廣所總軍士守城之外亦有萬餘人而兩地相去四百餘里儻有緩急卒難應援宜各增都督一人分領精兵往來巡邏遇賊猝入倂力共禦其四天壽山後別無城池圍護雖有永寧衞在東北山下且無城堡而隆慶州正在山後舊城尙存修葺頗易請移永寧衞於隆

慶州正城中守護其五西陽湖洗馬林二隘口雖有煙墩相去遙遠遇夜有寇難以傳報宜又增置三煙墩給與銃礮遣人守瞭消息易通又沿邊舊有煙墩牆垣濠塹多已傾頹宜令鄭亨譚廣各按分地督兵修築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

諭法司官審錄繫囚

上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愼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令浙江市買內使還京

從御史尹崇高奏也

禮部請旌割肝救母衛女不許

錦衣衛總旗衛整女也母病篤割肝煮液飲而愈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循劉永淸等修實錄

以諸臣或丁憂或告省故也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公勤豈弟大得民心以憂去巡撫胡槩至松民千餘遮道願得復槩以聞上以松江煩劇難治渠得民心如此必有才從之

附錄上嘗午朝退以天暑念農事之勞也語侍臣曰朕九載時甫讀書皇考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蓋言農事艱難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沾襟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等品級冠服儀式

封爵昏禮照皇明祖訓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禮自鎭國將軍縣主以下昏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妝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遣御史淸查內府諸衙門出納錢糧

上諭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各監局皆有錢糧出納聞多弊其選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卷籍詳加磨勘有隱匿冒支者悉以聞

秋七月詔六科給事中傳旨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上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載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後令吏部於聽選敎官中擇其人入內敎內侍已選翰林檢討學正等官敎之

詔免山東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灾傷未甚多方阻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

則曰是予之辜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愼勿復蹈前弊又曰山東諸郡奏今歲農事已悉知之蘇松嘉禾未知雨暘如何卿其遣人馳往視之

罷湖廣廣東買用香料

行在禮部奏太嶽大和山宮觀所用降眞諸香每三歲七千斤例於湖廣廣東買用上曰買於民間豈不倍加科擾朕初嗣位未有恩惠及下此事姑止其於京庫支用

罷湖廣採取大木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劉鼎貫奏今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正遇旱灾人皆艱食及承工部勘合採松杉大材七萬株而大材皆險遠之處所產用力尤難誠恐逼迫失所上命悉罷之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請罷其半上曰凡未採者悉止可但

牢耶
欽鞫栗陽縣民史英獄
時英父子毆殺人賄有司誣以刼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胡
槩廉其實械英及受賄者二十人至京院寺覆審無異上召
問斷英父子死餘罰輸作無罪者釋之
陞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遼東守將朱榮請掩擊哈剌哈孫等不許
北京地震
上以漢王反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錦助平江伯陳瑄
鎭守淮安
案是時內官尙列指揮之下
從大理卿胡槩便宜議

槩奏臣巡撫浙江蘇松海寧諸衞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
足臣欲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罰
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上謂夏原吉曰槩能議權宜
所行良是勿復以專擅議之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辛未發北京命陽武侯薛祿淸平伯
吳成將前鋒及五軍列侯諸將從征辛巳至樂安壬午禽高煦
乙酉班師
漢庶人高煦者成祖皇帝仲子也季爲趙王高燧永樂初庶
人與靖難功已與趙王並封國雲南怏怏不肯行曰我何辜
斥我萬里外改靑州又怏怏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畱京請天
策衞得之輒喜曰唐太宗始嘗爲天策上將吾何渠不秦王
若乎已日夕與季比而譖東宮宮僚多得罪獄死者數人矣
而庶人所爲益暴悖成祖在北京問隆平侯信頗聞之南還
問尙書義義固謝不知問學士士奇士奇曰固然漢王之心
路人皆知之惟陛下早計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上爲默
然居數日復得高煦所爲不軌事甚具乃大怒召詰之褫衣
冠縶西華門且行誅皇太子伏地頓首涕泣請乃削兩護衞
徙封樂安州勒卽日行上顧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卽朝變
可夕禽也久之上以疾不視朝皇太子希得見而宦官黃儼
江保附趙王常陰爲王地時時造浮言讙上意未嘗不時時
在趙王也於是常山中護衞指揮孟賢等託天象非久當易
主遂與羽林衞指揮陳旭鎭撫陳凱興州衞老軍高正等謀
爲逆廢皇太子而立王事覺上御右順門召皇太子及文武
大臣廷鞫之得正所僞撰遺詔大震怒召趙王詰責惴慄不

能對皇太子力營救曰大內深邃此獨外諸邪妄人所爲高
燧在內安得知乃獨誅賢等王大懼自戢仁宗卽位遇二王
加恩及大漸召尙書原吉大學士士奇等受顧命而上時以
皇太子監國南京驛召未得至原吉等以樂安迫都圻以爲
憂乃祕不發喪獨遣使迎皇太子趣駕入皇太子至良鄉乃
發喪羣臣出郊迎皇后畱原吉佐襄王守大內旣卽位賜二
王視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輒許顧愈益自疑因遂反立
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濟南犯京師遣校枚青潛詣英
國公輔結約爲內應輔暮夜得書大驚立縶青持以聞時上
待尙書原吉厚時召密咨於是庶人訟言仁宗違洪武舊制
與文臣誥敕贈而原吉等爲佞奸亂政名淸君側索誅之上
得輔所上書夜召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入上召之

入乃入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親藩變亂罪萬死上曰卿何言彼實覦大位獨借卿爲兵端朕休戚當與卿同之於是屏左右分坐密議學士榮首勸上親征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漢王勇爲諸將所憚服日者上命陽武侯將而色變退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兵貴神速今卷甲亟趨霆發電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宜聽上曰善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將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卽位不行不足以震壘吾行決矣又明日乙丑大索樂安奸諜敕指揮謙同平江伯瑄守淮安令毋南敕指揮勳守居庸毋令北入胡敕法司盡弛軍旗諸刑徒從征戊辰部分公列侯守皇城京城己巳命襄鄭二王居守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學士榮等扈從辛未五軍發京師癸酉過楊村上馬上顧

從臣言公等試度王今爲計當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中戀南都必行據南都上曰不然濟南近然未易攻況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遠護衛家咸在樂安又何得遠離也漢王外誇詐然中情怯耳往臨事每不能自裁今獨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易搖故敢反又冀別將來得誘幸成事聞朕來膽落矣殆至卽禽哉初庶人聞陽武侯祿將攘臂喜曰易與也聞親征乃大懼急爲備上馳書諭庶人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誠禽倡謀者自歸朕與王除過恩禮如故不然一戰成禽或同謀者執王爲奇貨以來悔無及矣時上神武英暢令下壯肅我師氣益振庚辰侯祿言前鋒至樂安漢王約明旦決戰上令大軍立蓐食趣行文武大臣請愼重懼林莽間有伏兵毋

百里趨利上曰兵貴神速我師已抵城下而營彼烏合洶洶何暇伏彎阱中虎卽爪牙安施脫前軍失事士氣折矣遂行夜至陽信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昧爽蹕樂安城北壁四門諸將請進攻不許再敕庶人自歸不荅是夜盡焚兵器及所與通謀逆者書明日就執羣臣請正典刑上不許命庶人爲書召諸子令同歸京師令侯祿尙書本鎭樂安改州名武定州乃班師諸司及約爲內應者皆殛死不踰旬而罪人斯得四海晏然本榮原吉贊親征之力也上嘉榮決策功賜鞍馬金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

是月順天不及試

九月縶高煦於逍遙城王斌朱恆伏誅

築館於西安門內處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俸米仍舊

御製東征記

備載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

亦馬剌等處女眞野人木刀尤等二百二十九人來貢馬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眞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之可也女眞以方强之勢乘契丹之敝後日必與我爲鄰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克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葢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恥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

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葢詳備云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璽書諭趙王高燧燧上書謝罪

先是六師還至單橋尚書陳山迎謁請曰趙王與漢庶人爲逆之日久矣今乘勝宜移師指彰德則朝廷安不然且爲異日憂上召義及榮原吉議之三人皆請從山畫榮請先遣敕詰王與高煦連謀狀懾之而六師奄至可禽也命學士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榮厲聲曰汝欲阻國大事乎事今阻傑異日有變當誰任其責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寧可欺乎且敕旨何辭榮曰令錦衣衛責狀云趙王與漢連謀何患無

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義及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則嚴爲之防柰何輕用兵獨不念皇祖在天之靈乎時楊溥與士奇意合曰公言是吾二人請賜對質言之榮先入士奇溥繼至不得入惟義以士奇言白於上上默然久之頗意忤士奇不得召然亦遂不復言移兵事矣比至京言官交章劾趙事不已請削爵土而高煦亦自言與趙通上反復思士奇言善之召問曰今言者論趙事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宗室惟趙王最親今反形未露當保全上曰然皇考與趙王最友愛吾今惟一叔吾柰何忍之吾欲封羣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齎示之使自處何如士奇曰甚善獨乞於皇親中選一人偕行尤善上曰然則誰可者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人宜可遣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遣容觀齎書行時趙王聞漢事窘甚日夜候動息脫事急即自裁及容等至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謝罪請還三護衛及儀衛司上復與儀衛司而定已召士奇勞之曰卿之力也是年漢庶人及諸子皆死逍遙城趙悼王亦不久薨而晉王濟熿與漢通有狀廢屏鳳陽於是言者稍稍更法制爲峻防雖親王儀體崇極不異而權愈益輕矣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中

十一月

十二月命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爲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參將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與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副將

軍分兩道討黎利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

先是黎利反命總兵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之元年三月敗績於茶籠削智政官爵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將軍印都督馬瑛充參將兵部尚書陳洽參軍務發楚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三千餘人及本省土兵三萬人使將之通行後上命鎭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十一月通抵交阯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爲三道來交阯通出戰參將馬瑛破賊於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寧橋遇賊大敗兵部尚書陳洽死通中傷黎閶之自率衆會善進圍東關通大懼傳檄清化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赴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平州知

州何忠被執不屈死臨難賦詩曰萬里孤城久用時腹中懷
奏聽王師紅塵失落風霜苦白馬懸心天地知死向南方知
有日生還北闕應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後諡忠節事聞詔遣升總兵兩京湖浙兩廣十二省兵晟統
雲南四川兵合七萬人往討之又命慶參贊令擇六卿屬才
望者以從得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與偕行明年二
月利攻交趾通擊敗之斬僞司徒黎豸僞司空丁禮等萬餘
級衆請急攻之迺不決三日利兵復振尋陷昌江都指揮李
任中官馮智知州劉子輔等皆死復陷隘關而升兵於九月
至倒馬坡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據守升兵連破之直
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有驕色而利詐遣人
詣軍師言窮蹙願歸命安鏞言於尚書曰總戎之志驕矣公

宜力言之夷情譎詐知非誘致我也況璽書數戒賊專以覆
爲勝不可狃柰何乎弗戒時慶已屬疾强起力爲言升唯唯
而已明日升以百數騎獨前前度橋橋遽壞墜伏四起升被
創死明日梁銘李慶以病卒於軍又明日師困賊列象陣勒
降官軍大亂晟兵遂狃沮不敢進崔聚史安陳鏞與李宗昉
皆不屈死於是侯通懼遂與利約和還師南寧以侯命時交
趾用師十數年勞費劇而上意內厭兵通以利表至言前國
王遺嗣暠今在老撾願嗣封得永奉貢職上召示英國公輔
輔對曰交南本中國也將士勞苦者數年僅克復當益發兵
討賊耳輔退召尚書義原吉問之二人對如輔旨曰舉與之
無名且以示天下弱也不可乃召示閣學士士奇榮曰交趾
事蹇義夏原吉拘攣常見昔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

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
此太宗初定交趾卽欲立陳氏後今欲成先志俾中國無事
卿等再思之榮稽首對曰永樂中費數萬民命而得此今呻
吟者未息困者未蘇也而復發天下兵天下不忍聞今許之
生民之福也上顧士奇問云何士奇曰榮言善且求陳後復
立之本太宗皇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兵不得休十
餘年民苦甚皆祖宗赤子也行祖宗初心保祖宗赤子正陛
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榮之何謂示弱臣侍仁考
久聖心拳拳以交趾爲憂幸上裁決上曰卿二人言是也皇
考言朕固屢聞之明日朝罷出暠表示羣臣曰議者必且謂
從之不武武所貴止戈民苟獲安何恤乎人言於是於十一
月命禮工侍郎李綺羅汝敬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正

副使齎詔撫諭之冊封暠安南國王敕交趾鎭守三司衞所
府州縣文武吏士各攜家來歸詔罷征南兵命未至而通先
與利盟退師師還下侯通於獄廷鞫通喪師棄地內官山壽
護叛賊太監馬騏激變皆論死參將馬瑛都督方政三司官
戈謙李安等論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始利表稱安
南國先臣順三世孫臣暠及頭目臣利以得對已汝敬等還
利表言暠病死利守國俟命詔利權國事而利僭國號如故
自是陳氏之支裔盡絕而交趾失矣　按王通咸寧人永樂
元年以父王眞戰功封武義伯七年以陵功進封侯祿二千
五百石至是以棄城削侯論死後赦出爲都督同知守昌平
景泰三年薨天順元年子琮改襲成山伯祿千石成化九年
薨子鏞嗣嘉靖四年薨子洪嗣十年薨子維能嗣隆慶四年

薨子應龍嗣　柳升懷遠人永樂六年以征安南功封安遠伯世襲八年復以下安南獲簡定進流侯祿千五百石二十二年以從駕北征予世襲至是陣亡子溥嗣累佩將印天順五年薨子承慶有足疾孫景嗣弘治十五年薨子文嗣嘉靖十一年薨子珣嗣累佩將印二十二年薨子震嗣　梁銘汝陽人永樂二十二年爲都督同知以宿指及東宮舊恩封保定伯祿千二百石世襲至是陣亡子瑤嗣景泰元年以平貴州寇進流侯加祿三百石天順元年恩例予世襲成化三年薨子傳嗣十六年薨弟任嗣正德七年薨子永福嗣嘉靖十四年薨子繼璠嗣

命工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阯布按司事

以陳祚王翺爲監察御史

初祚爲庶吉士陞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陞之行人王翺乃從士奇薦也

張本請分官馬於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牧養從之

仍遣官同太僕寺官審覆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然後分給

忻城伯趙彝卒

彝虹縣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使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世襲至是薨子榮嗣成化三年薨子泰嗣弘治十三年薨從子修嗣正德十三年薨子武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祖征嗣

以扈從功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帶

宣德二年丁未春正月庚寅朔

申明屯田之法

上諭戶部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卽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墮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校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訪察

戶部尚書師逵卒

逵東阿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二母疾危思藤花菜逵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及夜歸遇虎號呼天虎舍之去母食菜病遂愈由太學生擢御史陞陝西廉使時淹四千數爲審其輕重決遣之囹圄一空丁憂廬墓絕葷酒起兵部侍郎改吏部從文皇北征督運餉仁皇時進南戶部尚書掌吏部事典銓

求公當且持廉文皇有言六部屬從之臣不貪者無如逵蓋知之有素云

歸併重役軍伍

四川軍有重役軍奏乞歸併者上可之諭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淸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句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淸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爲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况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命戶部優䘏逃民

山東奏泰安州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糧二萬一千三百石振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

因逃徙後未有償官欲待年豐悉償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逃
民初復且當優卹豈可遽責之償朕常慮百司不體人情今
所奏良協朕心准其所言聽家業已成之後年穀有收則令
償官又四川成都府□縣潼川州射洪縣河南汝寧府遂平
縣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江西建昌府南豐廣昌二縣皆奏去
年霖雨水澇傷稼人民飢困已借官糧振濟期秋成如數償
官各上所借糧數上曰必候奏報而振則無及矣其悉從之
二月賜蹇義等銀範圖書
義曰忠厚寬弘夏原吉曰含弘貞靜楊士奇曰清方貞靜楊
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陞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張瑛爲禮部尚
書

南京地屢震
禁奸黠誣奏
從四川巡按御史裴俊奏也凡軍民詞訟須自下而上若官
吏貪暴許赴巡按按察司陳告果便軍民及機密重情方許
具本實封
戶部尚書古朴卒
朴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今官生平不治生
產操勵清苦几案閒惟有自儆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
遺子孫
命大學士楊溥曾棨爲會試考官
取中趙鼎等一百名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
陞王驥爲兵部侍郎

三月改轉運爲支運
序循吏傳
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蹇義侍上曰朕昨讀漢書觀所載循
吏有感於心因序論之今以示卿卿宜有以副朕意序曰班
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臣六人
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農桑修舉水利恭儉愛人而
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眎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
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乎尙威嚴以爲治者自古有天下者
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金木水
火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旣有所敎而後民
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賢士此後世郡守
縣令之職所以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

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敎養之而已敎養之道農桑學
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
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然而世之才
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厲威嚴苛刻峭急民受其
弊此趙廣漢輩之所以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
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敎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廷試賜馬愉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旣發策退御左順門諭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
所貴得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
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
眞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

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常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
廷所尙朝廷尙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尙浮華則士習
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是
科進士江玉琳等九十六人命歸家進學原譯字邢恭爲庶
吉士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

初交趾之役戶部奏遣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
廣東侍郎李素往湖廣督軍餉已得旨上謂原吉曰朕昨思
湖廣去年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在倉儲者非之也
其止素勿行

大理卿虞謙卒

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歷陞大理

寺卿未幾降右少卿尋復之至是卒謙美儀觀風采凝重在
杭州常建議僧道爲民之蠹爲大理寺少卿都察院論誣騙
罪准洪武例梟首示儆謙奏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誣
騙在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
天津衛倉災焚兵糧數十萬石事聞遣御史廉視還言主典
者多盜用故縱火以自蓋耳追逮幾八百人不勝鞫治皆誣
服應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謙察其寃卒白於上得減論爲
都御史常奉命巡視淮陽徐州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
振貸又請官贖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運
木會夏日生疫役者多病謙曰此聚之過密宜疏暢之遽命
散處之病者悉起仁宗皇帝嗣位尤愼刑獄而嚴大理之選
曰是天下之平也時大理卿缺遂改謙爲卿會有詔求言謙

上言用人圖治興學育才七事皆切中時務仁宗嘉納之謙
議論平恕且善爲詩自負才望時工部侍郎蘇鄭以猥鄙齷
齪班謙之上謙怏怏故時人隘其量云

附錄上御文華儒臣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
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
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
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是月又奉
聖旨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薮句軍丁除逃
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
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沿海地方
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

夏四月右都御史王彰卒

彰字文昭鄭州人初爲大學生奉命往山東糴糧益兵儲遂
以廉勤知名擢吏部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歷陞戶部
右侍郎奉命祀西嶽還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男女償負租
者遂下詔蠲所負租官爲贖還所鬻改右副都御史從車駕
巡狩北京時其母年八十特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
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經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
意歸悉以聞既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明年復命省母是
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刻者百餘
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濟活遇惡
必去强寇刼奪道路及妖尼煽惑爲亂悉捕誅之彰爲人謙
謹莊重人莫敢干以私但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爲言彰不能
改時劉觀爲左都御史人云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衆以

爲確論

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濟熿晉恭王第三子自幼以很戾失愛於父及長太祖召秦晉燕周四府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於京師濟熿與燕二郡王高煦周二郡王有勳皆在三人以邪譎相比又不爲太祖所愛恭王薨世子濟熺嗣封太宗臨御封濟熿爲平陽王濟熿追憾其父之不愛也並憾濟熺不爲解釋教其弟慶成王等日訴濟熺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軍士匠技誣告濟熺之罪月積歲累言人人同歷八年不已獨濟熿之言不數於是朝廷稍直濟熿免濟熺及晉世子美圭皆爲庶人俾守恭園而封濟熿爲晉王自是驕恣橫暴雖睚眦小怨必報一府之人被其毒害特以寵命新隆衆莫敢言而宮中所爲尤惡

毒弑其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於濟熺朝夕僅給糲食蔬茹不充也宮人多斃於椎辱其後有恭王宮中老媼入訴太宗召問之又於重獄中得晉府故承奉左微問之知濟熿所搆害濟熺奸狀即日釋左微囚命馳驛召濟熺及其子美圭濟熿遂怨太宗出悖逆語濟熺父子既至會車駕巡邊往見於行在時濟熺病太宗視之惻然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自是不直濟熿未幾太宗上賓濟熿雖設几筵不喪服不哭臨仁皇上賓亦如之濟熿常與美圭爭田仁宗特遣書勸諭濟熿得書即忿切有悖語又聞朝廷賜濟熺王者冠服及賚予甚厚內自不安遂廣致妖巫於府中咒咀日夜不輟事寖聞於外自上即位所以禮待濟熺父子者一如仁宗時濟熿愈益不平往往對衆出忿怨語誣毀朝廷而咒咀事日彰又數遣人結漢王高煦謀不軌日夜促造兵器時人苦之初寧化王濟煥奏其有異心上隱之會高煦被執訊其同謀者得濟熿所常與交通爲謀之狀上猶隱之而濟熿愈不自安所爲咒咀益急其所遣詣高煦之人懼罪乃走京師首實上始遣人密察之悉得其姦惡悖逆狀乃敕符召之既至示以寧化王及王府內外之人所告事狀濟熿覽之赧然不能吐一語久乃俯伏叩頭言臣無狀罪應死惟天地大恩得保首領更生之賜也時文武羣臣累章劾奏濟熿所犯極惡罪當斬上曰不可以違祖訓乃罷濟熿爲庶人置鳳陽皇陵誅其所與同謀及妖巫數人餘脅從並同謀後能自首者悉宥之

五月命鎭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護餉開平

祿佩印充總兵官清平伯吳成充副總兵率師防護糧餉詣開平仍敕在途整肅軍伍毋致疏虞或遇寇虜即相機勦捕愼勿窮追時開平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虜寇出沒近境故也

簡用罷黜庶官

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皆第一廷試第二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卒年五十

六月寧陽侯陳懋復鎭守寧夏

總甲張顒陳言邊務

顒遼東三萬衛總甲也言遼東軍士往年爲虜掠去者十亡七八間有存者多以計竊馬馳回有爲賊追及而戕之者有

為虎狼所傷有死於凍餓有陷於履冰涉水者還至原衛能
有幾人其方至邊境也守將追人送京師馬入官人充御馬
監勇士朝廷以為待之善矣孰不知軍士聞之為之驚愕失
志蓋其人被虜時原衛已取戶內壯丁補伍又充勇士則一
門三役矣夫以天下之大民之夥豈無可充勇士者何獨以
處被虜之人哉臣愚以為軍士間關道路萬死一生離犬羊
之羣還父母之國又羈縻於京師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顧
原衛役不能免亦何罪至此設尚在虜中者聞之必相與憤
怨離心孰肯馳奔南向哉伏乞陛下斷之宸衷今後有自虜
地還者令還原衛惟以姓名呈報府部所獲之馬一匹者就
給賞之二匹三匹者惟給賞一匹餘皆與無馬者騎操仍定
賞例所獲馬一匹除賞外餘馬別賜鈔若干其先自虜中歸

充勇士者悉遣還衛併其軍役如此則被虜之人忘死爭歸
感朝廷之恩大矣上覽其言謂兵部臣曰士卒自虜中潛歸
者朕知其艱苦已命賜衣物矣還衛聽從其便原衛有壯丁
在伍者悉罷歸

定中鹽例

時行在戶部奏北京糧少請開中鹽糧不分官員軍民皆許
於北京諸衛倉納米不拘資次支給兩淮兩浙鹽每引米三
斗五升河間長蘆鹽每引米五斗河東陝西及四川鹽每引
米二斗候積糧多即止從之

釋刑部員外郎何回

初兗州府護衛指揮宋眞挾私憾誣小旗馬全之父阻滯鈔
法往全家執而捶之全子護其祖眞命子彬擊全子至死事
聞下刑部回論眞斬罪彬為從應流有言回受眞金者下錦
衣衛拷問回不勝痛楚遂承服回家人訴寃上曰彼果受金
即宜免眞罪眞罪不免安得有金命三法司同覈訊還奏實
無受金事遂釋回諭錦衣衛指揮李順等曰凡以贓得罪者
豈但喪身至其子孫猶被玷累豈可不究實情而專事拷掠
今後鞫獄必盡至公不公而枉人汝曹不有陽禍必有陰誅

罷雲南新興等場煎辦銀課礦夫

其夫初取給於大理寺衛軍士後取征交趾乃於各衛撥補
至是都司奏沿邊地方屯守為急命罷之

秋七月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為國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稅糧

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該省罪囚除
眞犯死罪依律收贖從之

禁自宮

禁清軍妄冒

時清軍官銳意不顧民枉上以朝廷之於軍民猶舟車並用
故命兵部令有司覈實之

以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成下獄以都督山雲為征蠻將
軍鎮守廣西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

淮以疾具疏乞休上覽奏惻然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
淮與卿等同事皇祖皇考今三十年勤勞多矣而其疾若此
固留之則情有不可宜令暫回家養疾若稍平復即當復來

卿等以朕意諭之遂遣中官賜鈔萬貫及陞辭命兵部給舟
車復賜鈔萬貫是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
當時榮之
九月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碩先爲御史有風力超陞至廉憲會中官裴可力督事在浙
可力以賄任湯千戶湯漁獵百姓懼碩執法譏於裴裴以誹
謗阻格誣奏上逮碩親問之碩曰臣感恩難報敢有誹謗惟
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今
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遂降敕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
貸天下頌聖德云
附錄 上謂侍臣曰宋高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
南俘嶺劉張太宋並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

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
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
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
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强盛無可乘之機
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常如開寶湻化之時
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寗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
金虜之禍高宗南渡並中原而棄之國勢淩夷有其漸矣
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
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
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
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

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
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肉刑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
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
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概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
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削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
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
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肇啟
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敕黃福同交趾布政使阮勛參總機務
敕曰爾福爾勛皆先朝老成今交趾未靖發兵征討特令卿
二人參總機務其同心協力早成平定之功用安一方之衆
事有當陳奏者密封以聞

附錄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曰古者帝王有
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
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
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
十一月至北嶽一年徧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
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
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
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
撫養百姓崇德報功必協至公何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
以後世侍衞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掌交趾布按司事尚書黃福還
初福爲利守關者所獲欲自殺關者力止之曰交民延頸望

公爲父毋利遣人馳護侍以厚禮送歸朝

逮司禮太監侯泰下獄

泰初使漢府高煦嚴兵而入覽書謂泰曰朝廷知我舉兵耶泰曰有言者上以至親故不信也高煦曰爾舊人宜知我舉兵故泰曰不知也高煦曰太宗聽讒削我兩護衛徙置此州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徙我大郡而徙以金帛餌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徧觀其兵馬器甲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爲語而主卽送姦臣來然後議我所欲泰歸上問高煦何言曰一無所言問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錦衣官校從者白其事上曰事定乃治泰不可宥也至是復命往直隸選馹馬擅作威福凌辱職官捶死義勇經歷董純又受人賍貲事覺始下獄

皇長子生大赦

十二月張善伏誅

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餽其同列事聞上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

關中饑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饑甚已命有司發廩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退而自思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書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詩曰關中歲屢歉民食無所資郡縣既上言能不軫恤之周禮十二政散貨首所施給帛勤使者發廩飭有司臨軒戒將命遄往毋遲遲命下苟或後施濟安可期吾聞有道世民免寒與饑修己不遑寍因情書愧辭上視朝罷御便殿又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阻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阻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所賴陛下明斷耳時戶部奏將御馬監飼象馬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於兩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征納上曰納總納稈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

楊士奇等令人邀瑄遂一面識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禮部奏請太宗皇帝制額僧道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此外不許濫收五年後考試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且不通經典乞遣歸若是額內人數亦待五年考給從之

宣德三年戊申春正月甲申朔

書諭阿魯台

書曰朕恭膺天命承祖宗大位主長生靈改元宣德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往事悉置不問念四海萬邦之人皆天所生故上體天心一視同仁皆欲使之安生樂業王令遣人朝

貢陳詞誠懇深用嘉之夫上天之心惟在愛人人能順天天必祐之王宜益堅至誠以共享太平之福於無窮於是遣指揮曹者赤帖木兒等賜王綵幣表裏各五十四

修漕運船

行在工部奏淮安修改漕運船所費不少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修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造船皆豐其資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省大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爲鑒戒

差科道官清軍

申明武選比試舊制

兵部請選授武官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來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

軍束手無措惟事掊剋祖宗時置武學教以五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試可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沈屈

二月冊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大赦

三月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先數月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意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曰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止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艴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

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重愼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言願陛下愼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汝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年貴妃每日往眎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開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謙下今導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敢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固執不受太后尙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

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當均一昔光武廢郭后而待郭
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語義等皆對曰善其
議遂定至是行之
封皇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忠鄒平人以恩澤封䝉子繼宗嗣天順元年進封侯祿千五
百石世襲成化十五年䝉孫銘嗣正德十五年䝉子杲嗣嘉
靖八年革十六年䝉繼宗銘俱統營兵至加保傅
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
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殘疾不堪役者上謂行在工部尚書
吳中等曰老幼殘疾不堪役者屢命爾放免而仍一槪拘役
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閱驗放遣之至是始以名聞凡九百
九十二人遂悉免之

論禮部開廣言路
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
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
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
猶一堂滿座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
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
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必其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
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卽以聞庶幾有補於
治又曰大臣輔君爲治貴有以來天下之善而不恃一己之
能卿等勉之又禮部奏近磁州判官張僎等及耆民四十人
各言郡縣官吏軍民利病凡二百餘事有旨令臣等會議臣
等詳其所言有益於民可行者八十事乞賜施行其閒有訐
人罪及奏牘不施名不稱臣並錯誤者請逮治之上謂溥曰
民之休戚朕所欲聞其假建言爲名告訐者付法司治不諳
及錯誤者皆不足較較之卽言者不至矣有建議設諫官者
上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
諫而納之不爲忤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
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
觀之治宋太宗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
不若己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宗所
言爲優上曰宋太宗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
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
其下者乎朕以爲君人者當以唐太宗爲法
停止川民茶運

四川參政李衡奏戶部勘合令民運河州茶馬司茶六十萬
斤赴陝西比因松潘等處番寇作亂發兵勦捕其旁近州縣
民皆驚潰而發成都等府民六十餘萬往運軍餉民力不足
乞暫停運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蜀地險民貧今方用兵供給
實難安可復以不急之務擾之民擾則不安不安則怨怨則
爲非宜從衡所言止勿運凡諸司買辦於彼者悉令停止
御著曹參論示輔臣
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著矣參惟守何之法
以清靜壹一後世誚之以爲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
守祖法爲輔相者固當以清靜處之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
下又親見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鎭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

也觀其居齋用益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相無擾獄市至
爲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爲丞相史吏刻深者輒斥去
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躭於酒而塊然不事事者哉吾故曰參
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眞宗務守祖法不
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
惟沆第一則亦參之心也有不爲參者如王安石呂惠卿相
神宗以弊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傳直
逃三代非參所能與知也然國家用參未至乎病民參其未
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上問卿等以爲何如士奇等對曰此
誠確論

夏四月汰冗員

吏部尙書蹇義等奏曰比蒙聖諭有曰官不必備貴得人今

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設如近因催辦運糧理農採木內添郎
中主事外添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
政農務外餘依舊制裁減在內從堂上官量煩簡酌去留其
內府各監庫郎等官俱應革從之　案增官以任事不免因
官而生事識治體者宜於冗員深致慮焉是時巡撫胡槩請
設布政司一員於嘉湖杭理稅上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徵
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決冗員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
省官所奏不允

以黃福爲行在工部尙書

以魏驥試行在吏部侍郎

優恤自虜逸歸民張簡等

上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王二年破兀良哈虜

益警惕而上敕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
固士練糧足瞭望嚴豈患虜哉顧獨苦玩慢自縱邊耳是時
簡等亡歸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
糧復差役著爲令

錄附兵部奏江西貴州等處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山西等
處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或七八千里者皆照
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奉旨腹裏地方該句的軍離原
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
收操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南昌灌城田不許

靖難時成祖脅行抵大寧得寧王權將其軍與俱南及事定
徙王封雲南王憤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至是奏討南

昌附郭灌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上與權書曰承諭欲
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鄉民田千六百一十七頃
六十餘畝此鄉民所仰賴以足衣食者也庶子郡王自有歲
祿若從叔祖言百姓失業必怨怨必歸朝廷故不能曲從是
年七月王進扇並鐵笛與之

五月蠲保定府安州逃亡戶糧芻

時本州里長詣闕言州民逃者一千一十九戶官府令代輸
逃亡稅糧三千七百餘石總一百八十四疋草一萬一千一
百餘斤追督急迫不勝艱苦上顧戶部臣嘆曰有司不能撫
恤致民逃徙又虐民使代輸糧草等物民奚以堪速移文悉
蠲之

免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熺爲庶人處之北京

先是掌彰德衛事都指揮王友奏比於彰德城外得一矢上繫書發視之乃祥符王與趙王通謀爲逆者謹以上聞上覽之書辭悖逆忿怨朝廷指斥乘輿且約連兵犯闕以復高煦之讐書內外皆有祥符王印識上曰此奸人造詐欲禍趙叔祥符耳豈王反所自造乎盖友前爲趙王奏其暴慢無禮故上疑之卽逮友及捕其左右所親信者且遣書周王有燉而敕召祥符王旣至以書示之祥符王言此非外人臣愚不能事第新安王素惡臣或其下爲此上復遣書與周王言祥符疑前事爲新安王所爲須召新安王有熺來京面質有熺未至周王遣人馳奏言密訪得新安王曾遣人往彰德逮還考其日月與書合上曰是矣命官校馳詣河南潛執所遣者又得新安王所使造僞書僞印之人皆執之至京鞫之皆引伏並追得新安所賞金寶綵幣等物新安王言此謀實汝南王有爋主之非獨臣也上遂召汝南王有爋旣至命京師親王及皇親文武大臣訊之且出書及僞造之人與賞物以示汝南新安皆默然無以對但俛首服罪而已上乃遣書並有爋等所造祥符王僞書及造謀本末悉錄示趙王高燧而徧告諸王遂免有爋有熺爲庶人處之北京敕法司以所造僞書僞印及送書彰德與凡同謀之人戮於市家屬給功臣之家預聞其謀不首者徙邊有爋者周定王第二子有熺第五子志慮不臧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不軌父被削奪囚繫及太宗臨御其父始釋復爵遂奏乞誅有爋太宗委曲解之遣有爋居雲南大理以釋父憾後以定王老始命歸河南居恆欲謀害嗣王有熺嗜生人肉腦及肝膽薄暮伺有過

其門者卽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府第前日未晡卽斷行迹至是削奪居京師汴人稱快云

作酒論

時郎中御史酣酒相繼敗或請遂禁酒上不從故作酒論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糵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辦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躭湎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戒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爲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戒聖人之戒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六月少保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尋釋之

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石遣大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已而念中舊臣但罷其少保職仍復工部尚書

宥指揮張訊等罪

先是都督山雲奏蠻寇掠橫州訊及千戶徐禮百戶周俊領兵哨守畏縮不進致民被害上命雲嚴治之訊等皆坐失誤軍機當斬械至兵部尚書張本以聞上曰用功不若用過姑宥之俾隨雲討寇自效如有功復職無功坐前罪

御閱皇明祖訓

上顧侍臣曰自古挪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羣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復製祖訓一篇示法子孫葢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宜直言之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秋七月革北京行部行後軍都督府

永樂初建北京置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又遷都北京置五府六部皆如南京行都督府行部猶存凡五府六部合行北京

直隸衛所府縣文移者及直隸衛所府縣申達五府六部者必經行都督府行部文移重復事或稽誤上命公侯伯尚書御史學士議於是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其行部行府宜革上從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純鳳陽人洪武中爲文選郎中後陞江西參政入爲刑部侍郎轉禮部尚書轉刑部遂兼賓客純寛厚有容初無過舉比遘疾上賜醫藥稍愈入謝免朝謁令護疾視事時夏暑敕三法司疏決滯囚純不加意數從朝貴宴飲致獄淹滯爲御史給事中所劾命錦衣項繫之至是上念其舊人且老特宥之

命致仕

命顧佐爲行在右都御史

敕曰都察院爲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糾顧與和同卽國紀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一體行其御史缺行吏部愼選以充欽哉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嚴暟等三十二人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者免後暟以謫吏後不受役潛逃至京造詞脅取財物上命法司鞫之戮於市憲臺肅清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

時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徙至北

京棗强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山東願附籍棗强便時工部侍郎李新奏山西民徙南陽者苦驅捕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聽附籍毋追還

八月論歷代戶口盛衰

上御武英殿以歷代戶口問侍臣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

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戸口日
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
至神宗戸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
歴代戸口之大概也上曰戸口之盛衰足以驗國家之治忽
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
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
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
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皇子祁鈺生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致仕尚寶卒

綱時都御史顧佐奏舉以進士監生鄧棨等試監察御史佐
奏舉志操端謹堪任御史者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陳富

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皆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令歴政各道三月察其言考其賢否擇任之

丁未上東巡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以從九月出喜
峰口擊兀良哈大破之遂班師癸酉還京

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歳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啻
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歴諸關整
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又戒有司無科擾軍民以爲進
獻毋勞修治道路敕都督陳景先行灤河橋命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
貴等扈從袁容張信張本張瑛郭敬顧佐等居守仍論諸將
師行當嚴紀律申號令盔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
肅毋縱士卒擾百姓是日渡潞河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

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道路所經皆水潦
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
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駕次薊州
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
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
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之曰今歳此郡獨豐稔無他虞
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温飽而自棄也衆叩
首而退辛亥駕次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馳奏兀良哈之寇萬
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寛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
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
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
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禽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單

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
不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
多三千精兵足辦禽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出喜
峰口是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寛河距
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軍卽悉衆來戰上命分
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
雨虜不能勝既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
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寛河分命諸將搜山谷
搗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巴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既
而將士捕其潰散之黨金忠等亦奪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
羊數百至上賞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上還京謁告太廟朝

太皇后置酒上壽

九月

冬十月命陽武侯薛祿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鎭守薊州永
平山海
命祿充總兵官瑛冕爲左右參將率領官軍鎭守薊州等處
操練軍馬並提督各關隘口謹愼隄防遇有賊寇相機剿捕
所領官軍悉聽節制

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貟亮調燮不煩以有
司之政令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
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也於是賜敕諭四臣
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寍邦家職名俸

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
之意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
度日壞亂臣賊子迹接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知尊周又曰孔
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
侍臣對曰孔子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時七國爭
雄天下不復知有周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計孟
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座命左右
賜果若
附錄是時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
朕恆爲憂惟賴天地垂祐雨暘及時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
雪其來歲有秋之禾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
賦雪詩以示不忘詩曰上冬冬月月維陽禾稱既納農滌場
順時布令循典常數命有司謹葢藏肆備邊圉寍封疆祈年
太宗致予誠曰維戊戊墜五莫豐隆巽二相激揚大陰冥冥
閼空情六出皎皎來禎祥素椮潔潔皆華英天地一色凝白
□瓊樓玉宇彌相望八表六合含輝光下民遠邇忻洋洋吹
笙考鼓歌樂康來茲慶兆宜豐穰相呼相勸趍耕桑嗟予匪
德承穹蒼萬幾兢業寍敢忘惕因志喜形詩章

少保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
先是敕吏部言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
異者具奏其貪酷壞法爲民所怨者逮赴京罪之已已上念
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激濁當飭治也問閣學士士奇

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今爲甚上曰何也士奇對曰
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官放濫無忌顧先
皇知之每欲澄清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
日貪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儆肅百僚憲長
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激濁所
當始也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令誰可
使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嘗任按
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必行上太息曰
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尋逮觀至以彈章示
之觀自敘服官乞憐且言顧佐嗾御史糾劾上出各彈章密
示觀法司議枉法贓應斬乃下獄其子劉輻以脅制諸道騁
私淑公逮下獄宥死戍遼東觀罷官隨往有御史李綸者初

與輯遊及受海鹽豪民賄出其秘人罪已陞江西副使至是
事覺上命追贓及所得敕誥命遣戍遼東
十一月命廷臣察舉方面官
命按察使邵玘為南院副都御史鄭辰為南工部右侍郎參
政段民署南戶部右侍郎李衡署南兵部左侍郎副使成均
署南刑部右侍郎僉事紫震為南大理寺丞副使魏源為行
在刑部右侍郎僉事傅啟讓為行在大理少卿先是上以兩
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察舉方面官之廉公才
幹者得玘等及江西參議劉中敷九人遣人召之中敷以運
糧最先至會山東奏方面缺官遂陞山東參政玘等八人相
繼至上命行在吏部曰官宜慎簡不可輕授明試以功此唐
虞法若品秩相等即實授不然且令試職觀其才猷設施然

後授之於是玘辰震啟讓皆實授餘皆署事時啟讓先已食
正品祿玘在院奉旨考察不肖盡黜憲臺為之一清
收錦衣衛指揮鍾法保繫獄
初法保奏臣廣州東莞縣人知傍海橫沙譚石等處皆有珠
池產大珠請差內官同往採上諭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此
小人欲生事擾民以圖利已收繫於獄
十二月福建樓濂反伏誅
崇信伯費瓛卒
瓛定遠人宣德元年為左都督鎮甘肅以宿將及卻虜功封
祿一千石薨子釗嗣天順四年薨子淮嗣弘治十一年薨子
柱嗣嘉靖九年薨弟栻嗣十七年薨子煒嗣三十三年薨子
坤嗣四十二年薨子甲金嗣

定儀賓班次
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照品秩序列
獨儀賓未有定制上命禮部考定其儀尚書胡濙奏洪武禮
制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儀賓為從二品至從六品宜序於同
品官員之左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
其頒行遵守
廣西總兵山雲討平蠻寇
都督僉事山雲奏兵於廣遠府忻城等縣山峒擒獲賊首譚
團等斬首一千五百餘級奪歸所掠軍民男婦三百八十五
人馬一十七匹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八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九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宣德四年己酉春正月戊申朔

兩京地震

上居齋宮召大學士楊溥入對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平號稱明良若爲君者不資於臣爲臣者不贊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辭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言

免宣府十七衛所軍士給京薪炭

初衛所歲辦薪炭上以邊軍豈應重困命工部免之

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羣臣稱賀卻之

騶虞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羣臣觀之胡濙等請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皇寧處騶虞之祥于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機恆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時寧夏總兵陳懋進元白二兎賜龍衣玉帶璽書奬諭之

宥浙江等處守臣蕭省身等違錯之罪

時各省奏本有洗補差謬科臣駁出請逮問上令治文書者之罪姑免問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高安幕

彥昌先以憂去後漢府事發服闋不起侍郎郭璡奏治以同謀罪上曰不聞漢府治楚獄濫及無辜乎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請省給驛從之

令年冬造給驛起數及事務人員奏聞其敕例應雙馬者同給一驢

審決重囚

刑部奏眞犯重囚二十四人請依律處決上問嘗審覆無冤否對曰屢會衆官審覆皆伏辜遂從之因顧侍臣曰古有道

之世刑措不用今重犯滋多矣爲人上寧不怍乎惻然久之

附錄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賢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作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

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並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案茶馬司三洮州河州西寧其轉運站入在徽秦州地盍入三司之要途茶產漢中府等處茶課歲額五萬餘斤每百斤加耗六斤商茶歲中率八萬斤令商運賣官取其半易馬納馬番族洮州三十河州四十三又新附歸德所生番一十一西寧一十三茶馬司收貯官茶立金牌信符爲驗國初法行無私販後漸出多奸弊延內外

命蹇義夏原吉同議天下建言事情

時胡濙言二臣雖蒙優待不親政務而建言事皆關係國家

重務請令會議上曰朕不以庶務勞之者正欲其專精神爲國家決大事定大議凡建言事令會議如故

夏四月命郭璡爲吏部尚書

酌停民運

陝西綏德州奏去年災旱州民艱食及今尤甚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糧運茶之類民不堪命乞稍寬之上覽奏以示戶部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救焚豈可以緩運糧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案國自遷都北平而來倚漕河爲命而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其在京師者盧溝河出胡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沽入海而勝國時用太守敬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仙諸泉過雙塔榆河合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積水潭出崇文門從東折而南至通州入白河長百六十四里十一置閘以便漕曰通惠河今積水在禁城北名海子經大內海出啟閉當以時請又諸閘久廢不以漕東南爲御河河出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入海今運所從也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麓至原武黑洋與河汴合而東又南爲汶泗泗出泗水沂出曲阜洸出寧陽而汶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今與沂泗洸合而入南旺南旺湖周迴可百五十里所中爲二長堤而設斗門外蓄水曰水櫃而兗州濟南青泰山七十二泉俱道汶沂入焉又南爲昭陽湖湖在滕沛閒納薛河及諸縣水以濟乃至于河歷徐呂二洪而東亂淮入邗溝邗溝南臨江北抵淮無泉源獨蓄

高郵邵伯寶應諸縣水爲湖湖皆有石堤而本畫漕河謨者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爲之故常淺遇旱亢泉流細縮行頗艱又抑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決溢蝕漕爲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敕專臨焉益其重也至是詔黃尚書福與平江伯瑄計漕事福同瑄上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之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廬安慶廣德民運糧二十五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俱運赴北京倉爲便於是各官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山東北京郡縣糧如瑄所言外會計徐州倉可增糧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各衛撥補並預定空閒倉厫

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遠近抽摘及漕河修閘俱請依瑄所奏

更定宗室將軍祿視其品

寧王權上書謂親親不當分品級高皇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又靖江世子兄弟將軍但羣臣相見往輒行君臣禮今不宜變臣不避斧鉞望赦免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激之情溢於言表披閱駭愕將軍中尉有品乃祖訓祿視品乃遵祖訓將軍與諸王同班考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羣臣于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君也往者漢庶人高煦在太宗時屢謀不軌予特加厚而包藏禍心輒妄稱太祖時未常頒給郡王誥敕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

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宛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此蓋託此爲之名不然何以宣德元年事至今始憤發也予已拒羣臣言不聽或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皆將不已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權奉書懼而自戢後終身無絓網得謚爲獻亦有懲也是時韓王沖烒請徙江南不許請廣居第請並建襄陵樂平二郡許之慶王梅言寧夏卑溼水泉惡乞假居韋州不許請歲一至韋州度夏如文皇時許之已有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上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寘法勿疑肅王請加祿上曰洪武永樂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者以地遠念朝廷轉輸難誠體國也仁考卽位業已加五百石矣朕不得違焉

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

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後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巡司爲便遂從之

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

侃祖至道充楚雄軍孫宗侃已中式衞猶追補有司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鼐爲泰和幕

鼐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

志授是職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五月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命戶兵部經理山海至薊州附近荒田

從兵給事戴弁奏也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給守關軍屯種

詔於內地衞所選軍補神機營

先是留本營軍一萬五百六十人守備古北口至是陽武侯薛祿以請故補之

命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堤堰

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築民失業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

自違甚難且苦既得請奈何復倚擱慢廢之乎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府縣陂塘閘垻年久坍塌不能豬泄淤塞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故爲豪强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具實聞已詔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工部請修寺塔不許

工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迹道場爲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今欲修理未敢擅造且力不能自備乞於農閒之日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與侍臣論爲治之要

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上以示侍臣因論爲治之要侍

臣對曰爲政在人知人爲要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自可辨天下事即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侍臣對曰知人誠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六月命郭資掌行在戶部事

初資以老疾致仕上念之諭行在吏部曰資久事祖考多效勤勞且剛直不畏彊禦雖老尚可用遂遣敕召之既至命掌行在戶部惟朝朔望蓋憫其老也

命列侯諸將轉餉開平

行在戶部奏非陽武侯薛祿言開平之糧待草盛再運今時將秋邊草饒足宜令武安侯鄭亨都督譚廣量摘大同宣府操備軍士仍遣祿總兵護送從之

初設鈔關

初以鈔法不行命戶部議至是掌部事太子太師郭資等條列具奏請榜示中外一南北二京公侯駙馬伯都督侍臣侍郎都御史及內官內使與凡官員軍民有蔬果園不分官給私置但種蔬果貨賣者量其地畝果株蔬地每畝月納舊鈔三百貫果每十株歲納鈔一百貫塌坊庫房舍店停塌客商貨物者每間月納鈔五百貫一驢騾車受雇裝載物貨或出或入每輛納鈔二百貫委監察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員於各城門巡督監收一船受雇裝載計其載料之多少路之遠近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濟寧濟寧

至臨清臨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納鈔一百貫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納鈔五百貫委廉幹御史及戶部官於沿河人煙輳集處監收一蔬果同並塌坊庫房店舍委監察御史戶部官按月催收送庫有侍勢隱匿不報不納鈔者地樹船車房舍俱沒官仍治其罪若其地不係種鬻取利牛車小車止載柴草糧米及空船往回者俱不在納鈔之例上從其議

兵部尚書張本奏上清軍條例

奏略該句軍士除曾經三次以上回申丁盡戶絕者暫住句候冊完類奏請豁其逃軍每三月或半年一次類句故軍並殘疾等項一年一次類句各注鄉貫來歷逃故緣由填給勘合責付差去人員句取其逃軍除自首免問起解拿獲者初

犯再犯者的决僉親屬鄰里管解三犯者監候申詳處决先將戶丁解補窩家附近充軍原係軍者發邊遠轉遞他所者不分軍民俱發煙瘴若逃軍正身未獲先解戶丁俟獲日替出戶丁盡家其解軍量地立限遷延遞限一年者長解附近充軍犯人發邊遠如逃軍詐故更名或投充吏卒僧道生員或投倚勢豪遮蔽及冒引爲商或於別都妄作民戶另立册籍等項許自首改正解衛著役違者逃軍發邊遠鄰里窩家照例問斷其軍丁先捏作無改正句解如仍扶捏軍丁發邊遠保結鄰里附近充軍句軍務差的當人員並在營有丁之人各衛所不許擅用關牒批帖徑行句擾新句軍士限半月之內收幫月糧一箇月整理房屋候安插定方許差操每軍一名原籍優免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差使句

軍違限二年以上官追俸旗軍就選戶丁補伍再限一年又不赴京全家調衛舍餘並調正犯挨拿其軍士隱下壯丁計買軟弱僕厮義壻冒替及頑民通軍將丁過房典賣招贅影射差徭俱許改正男女歸宗違者官吏坐罪正軍調發別衛充軍替人就收本衛補伍如果正軍戶絕方許將少壯義男並同籍女壻收補又有軍戶壯丁投役自行傷殘者許鄰里首拿全家發煙瘴充軍如充軍在逃獲斷爲事調發及遠年歇役句發別衛原籍又行句丁覆勘開豁或戶是民籍止與故軍同名冒句補役揭查黃册是實分豁盡家到衛食糧三年以上者不准有疏族並異姓原同籍後分戶查爲事在分前者原戶丁解在分後者爲事人下句取即同籍生前另充軍者先盡本房丁解如無丁別房須三丁以上方句發不及三丁者豁或同戶有兩名三名充軍止有幼丁二人候出幼一充軍一聽補餘伍准豁其招募等項全戶充軍事故通將實丁擬奏定奪若正軍有壯丁在營不許違例句擾其義男女壻替充軍者止許於義父妻父戶下句補丁絕者豁或替者兩家俱正軍事故合豁義父妻父之家存留過房子壻聽補親父家軍又若等或係自願投充及爲己事充當者事故止于當房丁句補絕則豁如軍戶有倚勢買挾朦朧保結及里老人等俱係軍戶互捏故中仍不改正者正軍解原衛戶內另罰一丁發附近衛其山西等處解軍多是精丁乃買賄頭目令弱丁私替許諸色人指告照例拿問若軍戶全逃里鄰明知暗索容隱正軍發邊遠里鄰發附近又有編發及調衛旗軍更易姓貫不實供報以致逃故坐句無籍清出正軍

發邊遠另選壯丁補伍其紀錄幼丁改發附近僧道故者住句若故軍戶止一丁爲僧道者查出家在未充軍之先者豁或已充軍之後者聽補生員送翰院考試有成效者豁無成效者聽補其補役軍丁冒給家人供送文引方到衛即將前引照身逃回原籍及影射各處潛住清出正軍發邊遠另選壯丁補伍若丁盡戶絕委的無句者從公挨勘三次有司保結將緣由類繳兵部開豁該官吏毋得推延展轉泛塡勘合及句軍人員不許妄指平民

秋七月上幸文淵閣

上與士奇等論經史遂諮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元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

虛耗末年能悔前過元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肆疏忠
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
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元宗以李林甫爲賢
此治亂所由異也
附錄 時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上謂侍
臣曰自古帝王刱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
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
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鎭遂
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
其後信用小人變爲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
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
能保守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
之事

行在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
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
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開之法未嘗不善
至其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
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
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
生齒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
亡哉　案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爲頃欺隱田糧律條未
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爲戶脫漏戶丁律條未
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十五萬
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
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
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
也司國計者宜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於勢
豪之門而自幼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於僧道之途而代緣
財物徧遊四方冒名爲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
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挈家於舟則四水汪洋莫知蹤迹冒
引買賣陶然無憂觀此則戶口之耗當得其故矣
戶部郎中蕭翔有罪下獄
因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其挾妓酣飲上以大壞禮俗且命
原吉等徧諭之
附錄 時有指揮張三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金吾衞將軍李春

奏發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衞鞫之旨曰將軍侍朕最切要人
非經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以
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
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加掌交阯布按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卹典
以寧橋之戰被執不屈也
廣東守臣獻白烏二禮官請賀不許
尙書胡濙奏云考之瑞牒此皇上聖孝所感請率羣臣上表
賀上曰祇承祖宗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
云良增慙愧朕夙夜祇念祖宗附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
爾文武羣臣同心一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欲聞其勿

賀
河南布政司蕭省身卒
省身勤勞廉介政務寬厚士民德之
附錄 上謂省臣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奏章朝政缺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於庶政修和爾等當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聲於後矣其懋勉之　案中書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爲持衡惟漢武宣以任宦者弊於褻成帝以更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弊於合隆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尚書任重魏置祕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於尚書疏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置政事堂

開元後移政事堂於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爲空官元以中書省爲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白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葢無補於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爲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蔑聞我朝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洗諸弊初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葢言繁之重也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山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眞不懼弘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
九月山雲討平柳濤賊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之令
時有建言洪武中令天下種桑棗今斫伐殆盡卽存者類枯瘁而有司失督責謂民貧何乞申令仍遣官巡視上曰古人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舊令務責效毋文具
詔修韋陸贄范仲淹祠於嘉湖胡瑗魏了翁書院於湖蘇
大理寺卿胡槪以請上曰崇祀先賢葢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
庚辰駕臨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曾棨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等侍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

討論已詢時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監酒饌賜士奇等並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上曰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祕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祕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煙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曈曨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宴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啟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績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勖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戊子早朝罷上復臨視文淵閣儒臣叩頭畢

列侍左右上從容顧問所治職業遂共論古帝王及祖宗時事上甚悅命中官出內帑鈔徧賜儒臣又親書御製詩一章

御製猗蘭操賜諸大臣

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眾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眾草爲伍於呼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敕陽武侯薛祿充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充副總兵率領官軍往宣府等處口外巡哨別敕總兵官都督譚廣及武安侯鄭亨各選騎士一千步卒一千有馬神銃手二百五十俱帶

神銃委官率領於宣府聽祿調遣

遣御史李立清軍

案清軍宣德間始差科道正統間乃止差道天順初定差三年嘉靖五年住差後又定五年一差但以完銷軍單回道嘉靖十七年後之差則疏於例期矣蓋所衛之不振雖欲充之而未有益弊案之吏子孫雖欲釐之而失其緒經世者更當於差外圖之

調張瑛爲南京禮部尙書以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二臣不厭人望故罷閣任

設謝溝諸閘

時平江伯陳瑄請設閘於謝溝胡陵城入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並修濬徂徠諸山以便轉運從之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

璉吉水人由進士爲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錄囚廣東人稱長者遷今官廉介寬厚御史李立銳意清軍璉不阿遇寃必力辯御史怒累辱之遂憤鬱疽發背死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極哀尋以思慕立祠於江陰之君山同時蘇州同知張徽奉御史風旨羅織民冤後逮至京死獄中人稱快

甲午上巡近郊閱武校獵戊戌還京

十一月磔奸囚臧清於西市

顧佐憲度嚴明宿弊清革吏有以受賄歸皁謗之者上以士奇言知佐狀即以吏所誹狀授佐曰放皁歸耕使給薪芻聞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誣正付汝自治之佐竟不治上喜其

得體後有囚告佐枉重辟不聽理上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誣付法司會鞫乃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之寫狀以訴上震怒命磔清而柴薪皁隸著爲令

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　案丘文莊濬論曰漢人馬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馬牧於官而給於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朝修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於夷然監牧之

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
兼不能如往古之盛矣然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於民也
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於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
其體重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
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繇身役一切如
故於是有質妻易子以償馬逋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
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也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而處之
於穢污馬安得蕃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
俵已嗣歲又復俵生者歲俵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
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薄瘠而脆
蹶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
論也於是歛民馬之値以買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

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
戶馬最甚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
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僨況望
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擒固不如不乘
之愈也是官民兩失之也

十二月召還採辦中官

山東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州近泰山田土素薄所耕
僅足以納稅糧民多艱食比者京師所遣中官採天麻野味
民被虐害兼妨農務今後凡朝廷所取應用之物乞不遣官
止令該部移文有司採取上曰朕豈以口腹累人者命該部
凡所遣人悉召還治之自今更不許輒遣人

兵科給事中李蕃條上五事

蕃巡關還言五事一守關士卒勞苦冬衣布花例應七月與
之今年終春初方給亦有一年不給者乞申飭各衛俱於秋
成後官給一自山海衛南海口至居庸等關每關官軍或百
餘人衣甲止十餘副或四五副亦皆損壞乞令工部給之一
官軍畏避邊戍之勞或託修築墩堠爲名潛出口外擒捕野
獸巡關指揮與之相通不行禁遏因而逃遁乞令以家屬隨
營仍禁出口捕獵一湯峪等緣邊關口官軍月糧俱於通州
倉關給往復路遠軍常缺食乞令戶部計議將附近州縣稅
糧撥支爲便一隆慶等衛路當衝要北虜往來朝貢以軍士
孳生牧馬接遞多墮胎而斃所司責令償馬又採辦柴炭運
載艱難多歛布貨至京買納貧者皆逃今後虜使往來宜令
各衛所以官軍騎操馬遞送柴炭不急之務宜暫蠲免上諭

兵尚書張本等曰朕嘗親歷邊城見士卒艱苦未嘗暫忘今
覽其所奏益爲惻然

宣德五年庚戌春正月壬寅朔

兩朝實錄成

舉計典

貪污戍邊者二十五人老疾無能爲民者五十五人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字惟喆湘陰人爲人有雅度臨政酌大體初以太學生
擢戶部主事涖務有條同官質疑者日環左右緡略董辦工
材隨在必效成績及輔導儲宮扈從行駕太宗特倚重至命
統署數章爲侍郞巡撫福建所至察吏治訪民隱人咸悅服
偶以虜寇邊阻太宗親征忤旨繫獄仁宗復其官上尤倚任

之其預仁宣宥寄事各就籌及從征漢庶人倉卒酬理若居
平坦然
附錄 吏部奏選官上因令侍臣奏前代官制及省官安民之道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増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二月命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恭順侯吳克忠為副總兵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為左右參將帥師巡邊

遣侍郎許廓巡撫河南

上以河南頻罹災傷賜廓詩曰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澇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敦厚資命往勤撫字徙者必綏輯饑者必振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勤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

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農業遂命書敕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罷遣歸農

附錄 時有廚役訴光祿官竊減外夷供給上命刑侍郎施禮執而治之因謂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於江與眾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命王英錢習禮為會試考官

取中陳詔等一百人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后謁長陵獻陵

三月壬寅上駐蹕開平己酉還京

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付所司上過昌平東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詢稼事取所執耒耜三推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勞以鈔已還京出所錄語示侍臣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郭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而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

勤農無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爲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商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商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兒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商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常躬力役於縣竊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

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陛遷去久矣蓋至於今
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聽事日未昃而入民休
戚不一問竟坐是調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
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而歎息思此穡人其言質而
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厚遺之而記其語

兌換赴京操練官軍

從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奏也大略以陝內地衛所者
兌陝西緣邊衛所軍山東內地調緣海備倭者換海衛調京
軍通州諸衛發淮安運糧者兌直隸安慶赴京軍

廷試賜林震林文䄇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廖莊劉寶皆名臣

以春和頒寬恤之詔

免災傷稅糧免民間虧欠畜馬貨積欠薪芻採辦買辦之物
減額租之重派查土產之有無飭法司平恕蠲京役之夫從
楊士奇論也

以熊槩為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為行在刑部右侍郎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附錄 上與侍臣論漢以下剏業君有言漢高之大度有言唐太
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
祖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慙德尤多漢高祖及我太祖皆
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
不修我太祖翦除羣雄革元故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
過之侍臣叩首以為至論

夏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於朕雖有疏
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大學士士奇榮頓首曰周自后稷
來世積忠厚以故子孫眾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今國家世
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族將福
祚滋永矣昔先王奠官詔爵而分土制祿因焉各視其才德
之所任故成周之盛周公太宰康叔司寇聃季司空而五叔
無官惟尚德也封國八百同姓五十而周公康叔封各數百
里褒有德也位稱其德則無浮食之官祿奠其功則無浮功
之奉其顓樸無技能者則使之各修其農工商賈之業殖其
穀粟絲麻布帛貨賄之具以效於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用
以畢食其力利其用厚其生厚其生而無虞於困則治人者
與食人者之交相養也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統耶豈盡制

而已矣乃其立五服之制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親屬竭而恩
降於同姓斯所由一天豈智計哉以故能如脂轂焉行地徵
至而不窮內而府部百司外而藩臬郡縣既各設官分職循
級關俸以為民治矣而天子之宗室又列親王郡王將軍中
尉之爵而制為萬石千石八百石而下之祿以給之雖祖免
之親祖祧於上宗遷於下而爵等祿給不廢也夫爵不度德
祿不量功人不食力而顓稟給於無功之奉雖山海不給以
天下有限之田賦上給國用下給官俸又中給宗室數萬人
不可繼之祿將於何給之及不能給又懍懍無晝為虛文程
督獨袖手匡坐而待困顧日規規籌所為減損剋削折支賤
抑之法而不反之本也亦過防泰矣且今之難於更制也將
祖訓閡耶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即祖訓少有關聖書碩

謨然且當熟覽周慮善繼述於不窮況祖有明訓宗室文武
才能依常調選用乎且今禁防瑣峻溢祖訓何限而直為此
拘拘也虞制更而慮易乎今宗室困甚矣國計亦已歷矣計
無所復之矣今開以自效之途食以任官之祿復聽以力生
之業所謂道順全安之術也將人自矜奮勤於尊君親上豈
顧易慮哉世未有因勢利導而從或逆之者也將慮其不足
用與用之而怙勢恣睢耶國憲有紀涖官有法誠令出而從
仕上不驕之使得恣壹糾以任官之法則權之所在雖疏必
重法之所行雖貴必屈唐宋且行之況宗室林林侯王孫子
亦何患其皆不適於用也於戲大易之訓建國親侯九經之
道尊賢親親有殺有等固百世不能易也

加楊榮少傅

以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五月以況鍾何文淵等為蘇州溫州等府知府

時吏部以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煩難治舉郎中況鍾羅以禮
趙豫莫愚員外邵旻馬儀陳本深御史何文淵陳鼎上擢鍾
知蘇州以禮知西安豫知松江愚知常州旻知武昌儀知杭
州本深知吉安鼎知建昌文淵知溫州召見宴勞賜璽書曰
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
恣肆貪刻或闒茸庸懦坐視民患為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
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
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為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
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愒毋事
苛飭毋為權勢所脅毋為奸吏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
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
奉職循理始終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

追奪贓官誥敕

敕吏部曰朝廷誥敕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予奪皆須得
當凡應授誥敕官員其未授之先曾犯贓已經赦宥者悉免
追奪若授誥敕之後犯贓罪雖經赦宥皆追奪著為定例

令凡中官傳旨釋有罪人並須覆奏

時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
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欲
圖得之耶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其人有居住
城中上怒命杖之百枷號警眾召科臣諭曰此曹輕犯法恃
中官救解也乃下是令

內使韋宗有罪治之

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器物與外人其制過於御
用器者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因諭侍臣曰洪武永樂間內
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
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近日用木水
架工匠飾以綵色又聞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
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僭分者事
發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六月城獨石

初築獨石雲州赤城鵰鶚城堡完上命兵部尚書張本往獨
石與陽武侯薛祿議守備之方敕祿曰一切邊事卿與本兵
熟籌之必有益於國必有便於人可以經久至是本還上所

議請以兵護送開平衛所印信及軍士家屬置於獨石等城堡且屯且守專以馬步精兵二千分爲二班令都督馮興總之都指揮唐鈔卞福各領一班自帶糧料更番往來開平故城哨備其各城堡守備軍數則獨石二千雲州赤城各五百鵰鶚三百俱於隆慶左右二衛調發如不足則以保安衛足之其山海懷來各衛留守開平官軍悉令還衛本復奏自今有犯充軍者悉遣往實新立城堡皆從之副總兵都督方政言邊務便宜四事其一原調往獨石官軍二千人內欲以四百人分益雲州赤城守備其二欲以原選宣府分班開平哨備官軍一千人半存獨石半還宣府依期更代其三於原選開平一千人內留千戶楊洪所領五百人往來獨石擒捕虜寇於萬全都司撥有馬者五百人補之其四獨石等四處守

備官軍三千三百人內選一千人隨從哨備上悉從之　案先是洪武三年克元上都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胡安隰寧直接獨石文皇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太息曰若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既畀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而興和隨以廢矣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隆山之脊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卽是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自興和棄失退守龍門虜得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與桓諸州最宜田牧亦失援難守於是乃衛獨石棄地葢三百里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而宣府特重矣欲圖收復以蔽宣府而安神京當何如或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橐駝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興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擣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卽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右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然天城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南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亦壯矣

寧波知府鄭洛請弛捕魚出海之禁不許

上遣敕諭之曰爾知利民而不知爲民患往者倭寇頻肆刼

掠皆由奸民捕魚者導引海濱之民屢遭刼掠皇祖深思遠慮故下令禁止明聖之心豈不念利民誠知利少而害多也故自是海濱寧靜民得安居爾爲令守固當順民之情亦當思其患而預防之若貪目前之小利而無久遠之計豈智者所爲宜遵舊禁毋啟民患

置萬全都指揮司

案國初爲翼元帥府又改爲行都督府省城或稱都衛都鎭撫司洪武八年改爲都指揮使司今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共十六司案貴州有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湖龍里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

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所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又案行都指揮使司五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命運各器用與邊軍易穀儲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年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此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歲穀粟或十萬石或

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犂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帛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太保陽武侯薛祿卒

祿膠州人永樂初以靖難功官右都督十八年以督造宮殿功封祿千一百石二十二年以北征功世襲加祿五百石宣德三年加太保佩將印至是薨子勳早世孫詵嗣正統四年薨子琮嗣嘉靖八年薨子翰嗣二十三年薨無子族孫鋹嗣

禮臣請賀瑞麥嘉禾皆不許

四川茂州等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太廟之側産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五六七穗者不可勝計禮臣請率百官表賀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産於太廟則實天與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來牟之詩必歸於先公之德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永平河間等處各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言比已遣官往捕上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朕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爲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詩曰蝗螽雖微物爲患良不細其生實蕃滋殄滅端非易方秋禾黍成芃芃各生遂

所忻歲將登奄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況葉與穗傷哉壟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弗敢忽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勖哉勿玩惕

吏部郎中趙新言河道利弊

新自江西還言臨淸河道窄狹往來舟楫阻滯廣積倉納糧民船離倉灣泊負米上倉甚難乞遣官會平江伯陳瑄於倉東南開月河泊船於河北置壩一所則車船往來皆便又言今兩河民船俱計料收鈔而官船及運糧船一概徵納民力既艱宜加蠲免上諭戶部臣曰二事皆利於民開河置閘令平江伯計議用人力多少即及時興工船載官物及秋糧者免收鈔時豐城民李瑞本奏縣臨長江其西北有石砌堤岸

高約二丈有奇長約二百四十丈餘及西南七墟塯俱有堤防水堤內民田歲輸糧三萬餘石比歲俱為水衝決田禾無收乞令本縣俟農隙之時量發民丁工匠修築從之

命吏部舉卓異

上謂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眾皆歎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嘗無廉潔士卿等為宜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為善者怠矣又與學士楊溥語治民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

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其人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都欲得賢才當厚敎養之法敎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益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崇學重敎

附錄 上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於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上曰天命所歸益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敎百姓親睦后稷敎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武放伐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解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

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上不許敕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勿賀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為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為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為楚府長史

南道御史張楷劾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

時有待決盜吳福金詐病死後復出强劫又有民過達為巡司圖財誣盜賂獄官鎰死於獄楷以為皆翀等怠縱所致上

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而曰翀等舊臣且老其召之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衞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屯糧以資軍餉下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便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宜擇荒田驗丁册給官牛農具以作其勤但山東丁饑荒後流民初復官軍亦多役宜先遣官同有司按田俟開墾上從之乃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已本等惑人言謂軍民各有業恐增擾奏上竟不行　按西北諸地如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秔稻亦可以藝奈何經畫疆理

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四出使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而民力日竭國用愈匱悲夫

詔崇學校愼師儒

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於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於德意益深篤矣

九月命重臣總督稅糧

上以各處稅糧多逋慢督運之人少能盡心奸民猾胥爲弊滋甚宜得重臣往涖之命大臣推舉於是陞吏部郎中趙新

爲本部右侍郎往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右侍郎往浙江禮部員外吳政爲禮部右侍郎往湖廣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往河南山西刑部員外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往北直隸及山東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往南直隸分督稅糧是時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返吏部職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命推部侍郎出巡撫四方廉吏治而于謙周忱得奉命巡撫時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詞色慰藉廷臣巽愞無舉薦降敕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償所得誥敕畢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本部左侍郎

罪人嚴皚伏誅

皚初爲南道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皚賄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又受賕曲法縱肆淫蕩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者十數人而皚爲首俱謫爲吏於遼東各衛皚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臽取財物上命三法司鞫之奏當死佐又奏皚切憾已謀欲加害今在京師蹤迹詭祕切慮早夜出入倉卒道路不能防上命戮於市

宥山東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民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廓過曹耆老遮道代訴廓移文吏部俱以聞上曰希正君子也遣復職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乙卯上巡近郊己未還京

都察院奏金吾前衛軍士應得宣德三年四年冬夏布至今年五月方奏給之請治衛官稽緩之罪上從之召在廷武臣諭之曰朝廷慮軍士貧難故令及時給之管軍官當先時舉行庶下人得用此輩安享俸祿上不體朝廷之意下失衆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爾等當以軍士爲心勿踵斯弊國法不爾貸也

能饒州燒造

初工部奏遣官燒造白磁龍鳳文器皿畢又請增燒上以勞民費物遂命罷之

山西布政司言轉輸六事

初戶部言山西歲納大同宣府秋糧負欠者多請令布政司官量徵土物赴邊糴米輸納至是山西布政司上轉輸事宜六條一山西大同宣府之糧宜徵民朋所常有度邊境所宜用若布絹綿花茶鹽農器等物估其值十分減二運赴邊上令掌收糧官辨酌驗量市米上倉一運於大同宣府糴米上倉雖便然難盡糴於一處宜於應朔蔚州渾源附近大同宣府常豐之處刱置集場塌房委官平糴轉運赴倉一遞年負欠之糧未經蠲免者先徵十分之四收其土物如例赴邊糴

米納足一撥糧之處宜有斟酌平陽太原澤潞殷實州縣俱物貨赴邊吉隰近山磽瘠民力艱難宜存糧米五分納於鄰境衛所其餘徵物料貨貯於布政司官庫陸續運去易米輸納一大同宣府官軍除操備守邊之外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勘實督令屯種歲收子粒儲庤備用一邊衛軍士及各處調來備禦者月糧宜支本色其餘旗官俸糧宜估價折與布絹等物則軍民兩便事下行在戶部會議以爲可從但集場塌房宜待事有效時設置

附錄 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子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致治之心足以平安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刱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宏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閒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冬十月丙子上巡近郊

上以農事既畢巡行近郊丙子車駕發京師丁丑駐驛龍虎臺召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等至幄中問郊外民事及邊備論議久之命尚膳賜輔等酒饌上親斟酒飲之既而諭之曰卿等皆昧爽先度關道中有見聞當言者勿隱戊寅車駕度居庸關己卯出獵於岔道遣中官進鹿兔於皇

太后壬午駐驛雷家站召學士士奇等諭曰明旦度雞鳴山梁道險隘卿等愼之寧緩勿求速也遂賜果茗從容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然此行所喪亦不少衆曰太宗後亦悔之憫忠閣所以建也其事則後世帝王之監戒上笑曰因論此山遂及太宗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都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丁亥駐蹕洗馬林是日獵晚上御幄殿楊榮等皆侍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

威王烹阿封卽墨而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聖諭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時天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賀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曰宣德五年冬久未有雪蓋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粟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心朕之心也乃十有二月己卯之夕大雪深尺徧於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製七言古詩一章以寫志且賜羣臣覩之羣臣各進和章朕親閱其詞不爲溢美而有相警之義者命錄之得若干首嗚呼二氣和則雨澤降氣嚴沍則雨凝爲雪降於冬則植物滋榮於春雪而應候民之利也其爲喜也固宜然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德其臣亦

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君唐虞三代之世皆然也三代而下爲君始有矜大之心爲臣始有諛悅之說其不爲此者益寡矣此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吾以涼薄之德嗣祖宗大業爲天下生民之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於羣臣之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纔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吾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蠲廣平大名田稅

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人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天雨連綿河水漲溢渰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戶部蠲其田稅因謂侍臣曰水旱災傷民恆有之若專言人事所致堯湯之時亦不免若專言天道洪範庶徵實本乎五事畢竟君道當修其在己不可委之於天侍臣對曰亦貴國家素有備也上曰國家有備尤不若百姓有備侍臣對曰聖諭誠當昔齊桓公出見老而饑寒者命賜衣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寒者公曰寡人之稟府安足以周一國老人曰君不奪農時不奪蠶室則一國之人皆有衣食此正合陛下之旨上又曰朕嘗愛唐太宗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爲本夫不失時者惟人君簡靜可致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失時豈可得耶此誠名言上又曰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非人能救恤百姓無遺類矣

丙申夜蓬星見

星色白如松絮見外屛南漸東南行經天倉天庾凡八日始滅

封昭皇后弟張昇爲惠安伯

昇彭城伯昶弟也歲祿千一百石世襲六年薨子宗嗣成化三年薨弟瑛嗣十五年薨弟瓚嗣弘治六年薨子偉嗣嘉靖十四年薨子鑭嗣三十一年薨子元善嗣　案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之又申明考功令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彭城惠安如舊豈非一以中山一以昭皇后故且牢援帷幄汗馬哉

十一月山雲討平慶遠蠻

總兵都督山雲奏廣西潯州平樂等府蠻賊屢出刦掠調指揮僉事魯義等領兵追捕斬賊首四百五級歸所擄男婦三十九人又奏自宣德三年至宣德五年征勦廣西柳州慶遠等府所城馬平等叛蠻斬首七千四百十九級歸所擄男婦一千五百三十人給還家

十二月命銓臣遴簡才賢

上謂吏部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官錄是也自今宜畱意蹇等皆頓首

詔許死囚訴寃

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如奸盜當決擊鼓訴寃切詳各犯臨刑畏死煩瀆朝廷不可宥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今凡死囚擊鼓訴寃者必如例錄情詞以進令法司與辯若蒙蔽阻遏罪及直鼓者

己丑夜北京地震

戶部奏逃民張福等復業

初山西鎮守都督李謙奏福等逃居大囊塞遣人招諭恃險不下請發官兵捕之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差頻煩爲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復業

含譽星見羣臣表賀

時欽天監奏含譽星見九斿星旁如彈丸大今後至十夕其色愈黃白光潤謹案占書曰人君施孝德興禮樂而人民和悅夷狄奉化外國來朝則含譽星見於是羣臣上表稱賀畢上諭羣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由天地宗廟垂佑聖母皇太后訓敎及羣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幾共保福於永遠

浙江捍海堤成

安順侯薛貴卒

貴達達人降附永樂二十二年以都督僉事從北征有功封流伯洪熙元年予世襲宣德元年進侯爵歲祿千二百石至是薨無子弟可可帖木耳爲指揮天順元年帖木耳子忠嗣伯爵六年薨子瑤嗣弘治三年薨子昂仍爲指揮

閏十二月詔民欠稅糧折收鈔布

上御奉天門諭戶部臣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完有司催征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賦者皆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宣德四年以前民欠稅糧悉令折收鈔與絹布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於民戶部議以十分爲率三分

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分折鈔上曰如此雖善但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宜只隨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定張巡許遠祀儀於睢陽

睢陽故有協忠廟祀巡遠南霽雲雷萬春賈賁姚誾至是歸德知州李志以爲奏上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霽雲四人配享從之

明大政纂要卷之十九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宣德六年辛亥春正月丙寅朔

罷湖廣採木

初工部奏遣侍郎黃宗載吳廷用往湖廣督採材木並發民運所舊採木赴南京至是上聞湖廣旱災民困遂罷其役以敕諭之曰比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而木皆在深山大谷之中道路崎嶇猝難致力若已出山在水次及向之漂流已得者令軍夫運龍山廠其未出山與漂流未得者悉罷又聞向所採木多是虛數今宜以實聞毋踵前非以遺後患爾等卽日還京

兵部尚書張本卒

本東阿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擢知江都縣靖難兵及境率耆老朝軍門陞知揚州府歷工部侍郎至尚書一迎候所致至其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

命工部左侍郎許廓爲兵部尚書

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經理屯田

時陝西參政陳琰言寧夏甘肅田地有水灌溉卽旱亦收然二處膏腴之地皆爲鎮守官及各衛豪橫官旗所占俱不報官輸糧間有報者十僅得一其卑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兵士饑困而官員豪强之家日以恣橫又陝西諸衛所軍有二分三分守城七分八分下屯者以七八人耕作供給二三人之食宜無不足而各衛往往缺糧有司疲於餽運葢由衛官及管屯官各圖己利不顧公家凡屯軍有所差遣不復卽除其名而據其地乞遣官行視按其侵欺之罪上是其言遂遣汝敬與琰往同三官司經理

遣官巡視民瘼

上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尤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人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上曰然

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詔獄籍其家

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上疏言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載聖賢之格言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俾忠賢邪佞靡不悉照治亂得失無不周知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怒曰蠻噠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並父母妻子家屬悉下獄禁錮者五年

趙儼伏誅

儼初往河南清軍伍杖死里長老人九人事覺都察院鞫詢皆實論當死監候待決御史張循理以舊同僚召儼出獄共飲飲罷乘間逃逸循理以縱死囚下獄死至是始捕得儼上曰此酷吏也視人命如草芥命斬於市

三月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

時儒臣講平天下章竟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固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自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議華亭上海官田糧額

巡撫周忱言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戶部會官議於是郭賢胡濙等議奏官田古額洪武至今籍冊已定徵輸有常忱欲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餘如所議

初命吏部考察監司

江西巡撫趙新奏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陞擢有臨政略無設施者有貪虐爲非者名與實異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己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官賢否何如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外官必自布政司按察司始

賜諸大臣以御製招隱詩

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逆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計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皆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歎石枕流遠近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已將爾揚已敕吏部言朕負荷洪業思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者敕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猗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無遺賢之可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其中諭三品以上推有才行文學者舉以聞

夏四月公主請蠲蔬地鈔不許

寧國大長公主奏近鈔法不通蔬地每畝徵鈔三百貫已蒙減半請悉蠲之上諭行在臣曰國家行事不可有疏戚之分今蔬地鈔俱減半若公主園全免何以示公其仍待鈔流行無論官員軍民園地俱免

戶部尚書郭敦卒

敦堂邑人由太學生擢戶主事歲餘陞知衢州府訪民瘼興利除弊置義阡禁淫祠守己愛民坐累被逮衢人伏闕乞留不可得後廷臣薦其廉正以爲御史陞參議太宗召見陞禮侍郎上登極二年陞今官會陝西旱奉命往撫奏請蠲逋負振貧乏實邊儲黜貪吏罷不急務上皆從之蓋天性純實事親以孝冰蘗之操無遜古人者賜祭葬

命吏部考試所舉官

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議考試中有南海衛餘丁雖與考例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丁棄之命考試如例

溧陽妖人伏誅

應天府溧陽縣妖人錢成初言其子質嘗病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者六十四人有司捕之不獲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以聞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己詐張禍福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爲張

角邪敕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賊至斬於市
夏四月蘇州知府況鍾奪情起復
按臣金濂奏鍾丁憂去職民二千五十人言鍾公正廉能奸弊盡革民賴以安乞奪情起復上從之諭行在吏部臣曰民之所欲與之其令鍾復任
五月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潘
按臣王翺言松潘衛臨邊去四川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爲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久如約束若令懷徃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民安便上從之
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時御史張勗言大同地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上從之

六月遣禮部侍郎章敞通政使徐琦諭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御製憫農詩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郭璡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爲朕擇賢毋使農受敝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辰昏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絹絮溫恭惟祖宗法周悉今俱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常闊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愼所擇庶用安黎元
秋七月上幸楊士奇宅
時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太監范宏問何以不謝士奇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猶惴慄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知汝言不復微行
八月禁公差官淆亂守令賢否
從常州知府莫理奏也
山東右參政陳士啟卒
士啟太和人先擢禮部郎中直道自任不苟徇人以薦陞今官青州歲歉郡具饑民數上聞朝廷遣使偕士啟如數振之粟比至而饑民倍增使者議再奏俟報士啟曰民命在旦夕若再俟報浹旬閒悉餓死矣請發奏後即出粟脫有罪請自任不敢以累使者遂獨具奏朝廷從之所過郡邑有爭訟未決伏馬首以訴者從容數語折之皆帖服爲政廉平無所矯拂所至民愛戴之

忠勇王金忠卒
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永樂末歸附封王賜名宣德三年扈從巡邊有斬馘功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熒惑犯南斗
戶部侍郎王佐覆議民運事宜
佐奏比者平江伯陳瑄言歲運糧儲請再僉民丁一十二萬與今運糧軍二十四萬分班儧運有旨令臣與瑄及尚書黃福等計議可否今議江南之民每歲已運糧至淮安徐州等處難再僉若對撥附近官軍運載則便加耗與軍當議定其數佐又奏近工部定各處採修船材料俱送淮安提舉司地

遠近不同恐致誤事今議山東河南蘇松等處宜送淮安江西湖廣浙江俾就本處造船又福建各府亦產材木宜令工部遣人督有司採集於彼水次造舟送淮安與軍運糧亦便

上曰民運糧已非易事又欲點僉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行兌運糧加耗更議以聞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至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冬十月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京

附錄 時河南知府李驥奏遭伊王居國屢有非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陪班行禮適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縶執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命禮部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毋信讒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治之

十一月述祖德詩刻成頒賜輔臣

上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學士楊溥入侍上曰朕念我仁祖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皇帝繼天立極刱業垂統太宗皇帝汛埽奸回再安宗社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揚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令以刻石特賜卿摹本卿亦當思我祖宗開刱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享榮利士奇等

稽首受賜詩凡九章詩曰上天信崇高臨下明以赫元季政昏亂帝用厭夷狄眷求令德宗視善積慶口需然啟其祥疆宇俾開闢 一章 恭惟我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温恭而允塞篤志口仁義兼亦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光澤 二章 維時屬邅屯畎畝自足適進退與道俱王德口貞白皇天鑒昭晰寶命所由錫篤生太祖聖配天立人極 三章 海內如鼎沸土壤分割折蒼生靡怙恃俛伏甕毒螫仗劍起濠梁奉天拯焚溺再駕定東南一舉下西北 四章 曠哉六合內腥穢悉盪滌三光復宣朗五典重修飭遠齊堯舜德近過湯武績遂令普天下生養樂休息 五章 太宗削姦回繼奠宗社祐聖文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才盡登用秉德各修職庶邦承覆載貢獻來九譯 六章 昭考撫盈成至仁弘隱惻安民視如

傷恭己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風益清穆皇道彌正直 七章 正本所自隆仁祖實啟迪祥源具深廣天派肆洋溢聖神紹傳序茂衍萬世歷造商本玄王興周美后稷 八章 茲予嗣鴻業時幾謹申敕四聖赫在天悠久貽法式保佑賴申眷負荷愧綿力稽首陳詠歌庶用示無斁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海鹽縣丞

初芳言洪武舊制凡大臣便殿奏事必有給事一人與之俱上是其言芳有矜色凡百司所爲少不如意即詣上言眾皆側目上惡其訐降之

定官軍兌運則例

先是平江伯陳瑄言江南民糧運赴臨清等倉若與官軍兌運加耗與之民免勞苦得務農軍亦少有贏利命侍郎王佐

往淮安與瑄等再議以爲可行上復命羣臣議至是吏部尙書蹇義等議奏其法實便軍民加耗之例請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運軍者止加四斗從之　案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並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

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七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完貼比之只丁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如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之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引黃綠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卽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

復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侍郞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手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畀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衞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愼也後又革去參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

可行乃以別准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為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為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眾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概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杻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瀦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為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之愚謂贏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眾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眾軍

為公給旗甲為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剋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為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十二月內官袁琦等伏誅

初內使阮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而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究其所由皆琦指使於是籍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曰保與海為之法司議罪應死上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時內官裴可烈亦以貪暴下詔獄死內使馬俊公差還京至良鄉聞袁琦事自經有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害吾民者命錦衣衛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民不勝其害事聞上命錦衣衛遣人捕至鞫訊具伏械赴南京陵遲於市梟首以示眾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為名擅差內官內使往諸處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以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託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同罪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

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有能守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託私遣內使在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含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乃發露琦以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大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祐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靖贈少保

幼孜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文皇簡入內閣改檢討尋陞侍講侍東宮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與修太祖實錄及五經性

理大全書扈從北征仁宗賜以繩愆糾繆圖書兼支尚書俸爲人簡沈溫裕爲文該博和平立朝獻納頗有裨益及終戒家人無求恩澤

遣御史巡視屯田水利

工部侍郎羅汝敬言寧夏甘州諸衛屯糧全資水利多爲官豪侵占農家不得灌漑兼屯軍及餘丁常有公私差遣其農功子粒無徵請增除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二員專一往來巡視庶革其弊至是上命都御史顧佐選御史二員往理其事上進而諭之曰邊軍屯田最爲切要爾往必潔己奉公毋爲勢要所脅

詔撫臣周忱馳驛歸葬起復視事

禮部奏忱父卒例應賜祭忱今年奉命巡撫蘇松諸郡亦應

守制宜有代者上曰祭如例忱所任重務其令馳驛歸葬畢起復視事

奪會寧伯李英爵

英西寧人父興哥俱虜帥宣德四年爲都督同知以平番寇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至是坐法失伯天順元年詔以英後爲指揮同知

宣德七年壬子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命刑部都察院進士分鞫獄囚

故事觀政進士不署文案至是都御史顧佐言永樂中嘗命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今宜仍令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庶幾諳練從之

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曾棨卒

棨吉安永豐人由進士第一授修撰文皇首選進學文淵閣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又與修高祖太宗仁宗實錄歷陞是官爲人英雅溢邁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贈侍郎賜祭葬

二月祭社稷賦甘雨歌

先是天久不雨上恐妨農耕孜孜在念以祭社稷居齋殿存心默禱至是祀禮告成陰雲四合大雨竟日田野霑足上以神明感格喜而賦祭社稷承甘雨歌曰茫茫寰宇皆赤子天與祖宗同付畀萬幾之暇予何營一念惓惓在民事春風布和二月初農家舉趾趨菑畬河水融泮土膏潤發育頓承天澤敷是時國典方祈歲先社先農致禋祀端居齋祓豫對越交合神明在精意東方未曙霞彩紅鵓鳩聚嘑煙樹中寒威

微微在料峭雲氣冉冉浮空濛甘雨從朝過日久大地涵濡深滿尺畦蔬隴麥望連延一夜青青總春色閭閻畎畝人情好好語相傳徧行道今年豐稔定可期家室歡娛共相保民惟邦本著聖經民心有喜予心寧鞠躬薦祼感神惠碧天湛湛昭華星紅燭成行照金節疊鼓清簫導還蹕民懽神格嘉慶多舒興一題甘雨歌

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總督陝西屯餉河渠

戶部奏陝西邊衛折收米例

時僉事林時言甘州諸衛官軍俸糧皆於蘭縣涼州衛二倉收西安等府稅糧供給有司因其路遠止徵布絹就近糴米二倉每石有徵布七八匹至十匹者而納米之費實不過三四匹餘皆總運之人所侵欺甘州等衞俸糧於涼州蘭縣關

往回千餘里守墩哨瞭軍餘不得往閘多於豪家舉貸一月所得僅二三斗所以軍士愈貧衣食不給今甘州各衛已設倉官乞將各處稅糧半徵米半折布絹絲綿分運各衛米貨兼支輸送雖遠而省費亦多上命戶部議請從所言每十分徵本色四分折色六分其布絹絲綿折米之例每匹大綿布六斗小綿布四斗大絹一石二斗小絹七斗大三梭布一石五斗小三梭布七斗其布絹務皆堅密每斤生絲一石綿一石綿花絨二斗從之

召楊士奇議寬恤詔

首蠲租廢格次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及方面郡守宜令薦舉等事

三月以騎士屯守貓兒峪

總兵方政奏獨石等處惟西貓兒峪未有城堡而當寇賊之衝已遣千戶楊洪領騎士屯駐且耕且守上從之因諭兵部尚書許廓等曰屯守有力足以制敵朕以邊事委政凡所調度聽其自擇朕不中制也

詔戶部減免租賦

上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閒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擁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卿當體念勿忘也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盍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子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務吾仁

遣官振濟饑民

保定府高陽完定興三縣眞定府元氏縣各奏人民缺食乞以預備倉糧驗口振濟上曰預備倉糧所以爲民民乏食當先發後聞此必待奏報無餓死者乎命行在戶部亟遣官馳往發振

復文中舉人

中以赴試違限充通關提舉司吏旋奏復候下科會試

夏四月募民輸粟塞下

戶部奏重擬邊境中糧則例寧遠獨石肅州三處淮浙鹽每引米二斗五升河閒長蘆鹽三斗山東河南福建四川廣東鹽俱一斗五升宣府大同山海龍門甘州寧夏六處淮浙鹽每引三斗河南長蘆鹽三斗五升山東河南福建四川廣東鹽俱二斗從之時各處總兵官皆請召商納米實邊故也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

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運餉甘州各衛皆經平涼府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各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皆稱便既報罷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三司覆實僉稱宜乃設渡於平涼鞏昌二府每舟十一人遞迭烈孫巡檢司

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其駒鹿耳牛尾玉面𤚩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于謙會巡按
三司覩之輿而進焉謙請賀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災繼踵
而來朕方日夕惕厲一獸之異何救民饑其勿賀
上御便殿觀宋史
顧謂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
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
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
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附錄 時學士王英母卒舊制官三四品父母受封者得營葬英
官雖四品母止受五品封上以其儒臣特賜祭葬不爲例
六月復置各郡縣廣濟倉

時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
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
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贖穀
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
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
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此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
不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御製官箴成
先以示百官因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
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
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爲君禹皋稷契爲臣猶致儆如此況
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能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
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
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觀覽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
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
凡三十五篇
兵部尙書許廓卒
廓襄城人由太學生歷陞工部嘗扈從餽運又嘗𣄃交阯田
賦撫河南流民在兵部濟嚴以寛云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澀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
西岸鑿渠深二丈闊五尺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
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
附近軍衞及山東布政司量撥民夫工匠協成之

陳瑄請祀高郵湖靈應侯廟從之
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公差御史禮制申明之
時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
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污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
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敕詣學
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知
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
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屢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
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停武陵王李垷冊妃禮物
楚王孟炕奏已選湖廣都指揮僉事曾女爲武陵王妃發冊
有日既而人言此女許嫁都指揮僉事穆肅爲子婦受其聘

矣上聞召曾問之曾不能隱乃命停冊禮以書諭楚王曰婚配人倫之始正化之原彼既許人理難發冊曾貪冒無恥豈可玷祖宗家法貽外人之譏已令禮部停封冊宜爲武陵王別娶

命儒臣周覽都畿形勢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淸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是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能恭

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迹周之監也上曰然因論漢唐開刱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有曰天下之廣未必無人但係於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弘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八月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有才行文學者

上視朝罷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載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此由吏部之怠忽也其降敕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民有建言者云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唐虞三代之治下至漢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賢明以致乂安而其言不及於臣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後可以致治豈當專歸於君古人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正以同體相資也言者謬矣是時陞吏部員外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阯南靈知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淸教諭彭琉爲編修蓋從京官三品以上官薦也

禮官請賀嘉禾嘉瓜並卻之

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二莖莖十餘穗及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歧六歧或一節一歧者上覽之謂羣臣

曰諸物不足爲瑞穀以養民今蕃異若此可以爲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尙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奏表賀上不許曰嘉禾嘉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祖宗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歉多矣其勿賀

置蘇州濟農倉

蘇州賦素重力耕者皆貧民每歲輸納糧長里胥率厚取之不免貸於富家又數倍取利而農益貧工部侍郎周忱巡撫直隷諸郡兼督賦運至蘇有旨命以官鈔平糴儲庤以備歲凶得米二十九萬石分貯於屬縣忱令各縣於水次置場別擇人總收發運細民徑自輸米赴場糧長不得預遂革多取之弊民所費視舊減十之一凡糧當運南京倉以備北京

軍官支月俸者率每石加費六斗忱奏請軍官月俸就蘇州給之而徵其加費米四十萬石悉儲於官通前所羅六十九萬石有奇書諸籍而官掌之凡糧遠運有失及負欠者卽於此給借完納秋成抵數還官而民免舉借多償之害若民修圩岸浚河道有乏食者皆於此給之定爲條約以聞上然之於是蘇州各縣皆置倉名濟農倉惟崇明阻海未置歲歉則於長洲縣倉發米一萬石往振之

參政沈固陳言邊務

固言四事其一大同等處先鋒神銃三千把付內官內使人等於各城操備後分撥緣邊爛紫溝等一十八處守把蓋大同地方東自爛紫溝西至崖頭墩凡八百餘里其閒可通人馬之處不可數計胡寇狡譎往往乘閒突入爲患每處不過

五六十人卒難抗禦況緣邊俱立斥堠凡有聲息舉火放炮卽整軍提備已是常規乞敕總兵官武安侯鄭亨鎭守內官敬等以名處神銃取回各城團聚操練以養銳氣遇寇犯邊調兵勦捕庶其力不分殺賊有效其二山西行都司所轄一十二衞俱臨極邊小大軍官不時差調一聞警報便當出敵其中多老疾弱幼不堪用者乞敕兵部令後本司屬衞襲替官員覩果精健則俾還原任否則調入內地而選內地衞所之精健堪任者補之其三比來侍郎柴車等取勘官軍所種土地每頃令納細米壹拾石種田納糧理所當然臣觀大同邊境地土鹻薄若雨暘順時人工修治僅得十之三四人工不修加以旱澇霜雹計其所收不能償種而況軍士月糧有妻室者月止七斗無妻室者月止五斗家口多者不令自耕豈能足食況先奉太宗皇帝敕諭軍官及軍下舍人家人餘丁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隨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今田壹畝徵糧壹斗比之民糧尤重若逼迫取之必致逃逸乞敕戶部凡各衞官軍有力耕種者計其田畝歲納糧數作准應支俸給有多餘者仍舊納官不及本等俸者如數補給旗軍餘丁所種地土應納之糧給與自食或三分中減二分庶使軍士得遂所養其四各府州縣俱有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老疾無依之人朝廷存恤恩同天地其天下衞所軍士少時趨事赴工勞筋苦力比老退役亦有鰥寡孤獨篤廢殘疾無親戚可依者未發收養乞令天下衞所取勘此等悉養如窮民以副朝廷矜卹之意上曰所言有理命六部議行時因奉敕在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書故上奏

命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命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郡縣官

復故城縣丞陳銘官

時奉差內使上以劉寧清謹命同御史按所差內官至故城銘不問從來輒捽寧手擊之御史奏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遂釋之

九月命山雲爲都督同知仍鎭守廣西

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愼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兵甲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各固封守此

艮策也
御製織婦詞及豳風詩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
農最苦勞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絲
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陛下明聖知民之
艱難及此已而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
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
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
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
以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
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
上機弄杼拋梭窗下織斯須動股織未定雞聲三號先夙興

機聲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
甕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
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燁燁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
沈思一憐汝上又於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
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
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
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
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等其書於圖之右
蘇州知府況鍾上濬河議
大略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龐山曰陽城曰
昆承曰沙湖曰尙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
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
廷命尙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
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
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
力多寡難易以聞
袁泰請以李景爲指揮使上斥之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鎭居
庸善調度請以補指揮使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
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權
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
之耶爲臣者但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於
憲典郡臣皆頓首
附錄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順天府尹李庸監試御史

梁廣成鄉試關防不嚴上曰詐冒本不可宥但出庸覺察不
然則奸弊露矣姑宥之
冬十月八百大甸土官遣使貢方物
且云苦波勒寇盜請濟師上曰八百大甸去雲南數千里古
荒服外地也波勒昔未嘗歸化柰何勤中國爲遠夷役乎且
夷性獷非必皆波勒罪降敕諭使敦好息民時朝鮮王李祹
遣陪臣趙璵等□貢熛松菌及鷹上諭禮官曰朝鮮貢獻頻
數已非朕所欲今乃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
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使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
犬之類更勿進獻
南番白葛達國天方國默得那國各遣貢
賜司禮監太監金瑛范弘免死詔

弘詔略云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
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務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
意於久遠　按太宗於光祿卿井源張泌皆有之則其時內
臣必有但不可考耳
十一月起復魏源爲河南左布政使
撫臣于謙言河南地闊糧多催督爲難請添官上曰魏源足
任時守制命吏部起復令源便道之任
十二月詔修祖陵孝陵
宣德八年癸丑春正月乙卯朔
敕守備李隆同撫臣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
較所入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命羣臣觀燈內苑賜宴

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以獻　按是時林長懋陳祚之四數
年矣諸臣頌太平聖德何如申救二人之爲得而見不及此
惜夫
丁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自祖宗以來皆視朝後詣郊是日上免朝蚤至南郊視神廚
閱祭物諭太常官宜秉寅清率百執事御齋宮至夕雨雪免
放煙火中夜雪止行禮雲斂風靜星朗月霽助祭官咸中禮
度上悅還朝羣臣行慶成禮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爲盛治
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爲治所以盛也上曰有其君亦貴
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臯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
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
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禁內使披薙
上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僧人所惑有長素食者亦有潛逃
削髮爲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爲臣必
忠爲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乎
佛只教人存心爲善天堂地獄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卽是天
堂心起惡念卽是地獄所以經云卽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
但存心善卽是修行敢有潛逃爲僧者皆殺不宥
命大學士黃淮詹事王直爲會試考官
取中劉哲等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卽泰和縣典史以解糧得請與試會試中第二名十年之
內入閣輔政上又命胡濙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尹昌等六員

舉人龍文等二十四人以聞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
翰林命王直教之舉人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是冬復選
徐埕等十三人爲庶吉士又廷試三科進士拔其尤二十八
人進學文淵閣上爲詩以勵之曰國家有賢良豈但務精擇
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皇祖筋
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
夜恆側席是科凡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
昔優遊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擒辭務淯龐勵行必端直所期
在登庸澤物兼輔德勖哉副予心奮志毋自畫
夏四月御製廣寒殿記
上視朝罷顧謂侍臣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偶有
眞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胸次開豁故

所在皆置書籍及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
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
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貯其中以備覽閱
又曰朕近作廣寒殿記遂命中官取示士奇等其文曰北京
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培之皆奇石積壘
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巉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
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
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頫仰輝暎不可殫紀其最高者爲廣
寒殿崇棟飛簷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
月高明閎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大行嵩岱並立乎
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
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

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
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貝於行金取而都之
金又弗貝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貝焉天鑒
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
帝念前代故都也簡之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
勵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
回戕刈宗室畢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於時茲城孤殆一髮
引千鈞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
存其覆又因以清奸慝安社稷而至於今夫山川猶昔也昔
之人以否德而失之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高皇克
艱難而保存之柰何其可忘愼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
之艮岳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
侈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徽峻宇雕牆者也肆吾始來
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常不有儆於中昔唐九
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游以存
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
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
拜稽首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
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
洞屬屬罔閒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弛遂命工修
葺永念皇祖儼而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石旣以自
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詔使臣不得受王府餽遺
御史王紹劾應城伯孫傑往蜀府行喪禮受文綺白金工主

事張魯爲審府治壙受鞍馬金幣又聞有以嘉禮詣王府者
亦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廉恥上曰御史言是近頗聞有
尙寶丞至楚府王已厚與鈔幣逼求白金形之詞色王終不
與此禮部不擇臣而遣也此吏俟詳察而後罪之今所奏者
姑宥罪凡所受皆追入官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
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南北畿省災下詔寬恤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郫城縣訓導王敏言郫彭諸縣盜賊縱橫刧奪財物殺傷人
命燒焚廬舍日滋蔓乞命廉能官巡察殄除之上命諒同錦
衣衛指揮王裕內官興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獲其黨
王洪等多人斬以徇眾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潘

御製閔旱詩示羣臣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詩曰亢陽久不雨夏景將及終禾稼紛欲槁望霓切三農祠神既無益老壯憂忡忡饘粥將不繼何以至歲窮予為兆民主所憂與民同仰首瞻紫微顙天攄精衷天德在發育豈忍民痍痌施霖賁及早其必昭感通翹首望有渰冀以蘇疲癃

秋七月初設武驤騰□四衛

左都督陳懷有罪下獄

初懷奉命充總兵官鎮守四川僭侈踰分建總府起直房會三司官及其僚屬每旦分別東西班侍立有事跪白懷中坐稱旨發落又以私憾杖殺官軍受財縱有罪強占軍民田宅

自荒於酒松潘諸處守備略不究心致賊犯邊攻陷城塞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以聞遂召懷歸及是至京御史給事中交章劾懷請治其罪上命文武大臣同鞫之實成國公朱勇等奏懷所犯俱實於律應斬遂下行在都察院獄

附錄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羣臣有盛稱太宗英武者上曰高帝義勝太宗才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熒惑犯南斗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義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於吉安府

九月壬子昏刻彗星見

有彗出天倉旁光芒長丈已又入貫索掃七公己卯入天市垣掃晉星二十有四日滅

戊午昏刻景星見

㳂奏言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內歡悅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則景星見請表賀上曰古人以時和歲豐為上瑞今水旱為災四方告饑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惓惓祗懼星文之瑞何救民饑其勿賀

南海諸番獻麒麟四

楊士奇獻頌

增貢例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合肥人自少機警初襲成都衛指揮同知陞都督僉事命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舟迎濟得封伯永樂初董北

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濬會通河通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眞瓜州霸港鑿徐州呂梁築刁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道舟設井樹便行者公微密總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於下故能倡此永利至是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豫嗣十四年以平廣寇功封流侯天順七年薨子銳嗣伯爵累掌營府加保傅增祿三百石弘治十五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無子從子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嘉靖三十三年薨子王謨嗣

十一月內閣考選庶官有文學者

上謂郭璡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為朕選

擇之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楊士奇楊榮試於廷得
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
裵昇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友諒等同歷事六科
備用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鎭守淮安
賜朝鮮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十二月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尙書郭資卒謚忠襄
資字存信武安人由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僉都御史改參議
北平陞布政使靖難兵起侍世子撫輯督餉太宗陞爲戶部
尙書深見委任仁宗寵賚彌厚以疾致仕上以戶部多奸弊
起視事免朝參考滿賜宴獎璽書卒賜祭葬封湯陰伯諡取
與不苟而家無餘貲者

工部侍郞羅汝敬有罪下獄
初汝敬奉命往陝西督軍屯糧受甘州諸衛金銀器皿等物
諸衛盜屯糧壹萬壹千餘石汝敬匿不奏御史劾之汝敬懼
乃首所受御史儀又言不實至是還上命都察院鞫之引伏
罪應絞
令天下關津收削髮人歸籍治罪
修南京宮殿
淸平伯吳成卒
成遼陽人洪熙元年以都督北征有功封伯祿千一百石宣
德四年再以功進封至是薨孫瑛嗣伯爵景泰元年薨子璽
嗣成化十四年薨無子從弟琮嗣弘治十四年薨子傑嗣嘉
靖十年薨子家彥嗣萬歷四年薨子國乾嗣

新寧伯譚忠卒
忠淸河人洪武三十五年以父都指揮同知淵死難功封世
襲祿歲千石至是薨子璟嗣正統十四年薨子裕嗣景泰三
年薨子祐嗣累總營府加太保太傅嘉靖四年薨子綸嗣二
十七年薨子國佐嗣
是年順義伯金順卒順瓦剌人本名阿魯奇失里降附宣德
四年爲右都督以戰功封流爵祿八百石子忠爲指揮僉事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宣德九年甲寅春正月乙卯朔
宴公卿於史館
二月妖僧李皋謀反伏誅
詔聽軍民運米中鹽開平

時戶部員外羅通奏今糧米運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以騎
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有自願
運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
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上從
之是時施大惠於天下令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
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
錠優之甚隱恤至於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
南京刑部侍郞段民卒
民武進人由進士爲庶吉士與修大典除主事與修經書大
全陞山東參政値索妖婦唐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旣又
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撫安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
安從駕親征督餉撫字文廟在道中敕民與御史考所過郡

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爲南京侍郎宿弊頓
革尋改刑部黜陟稱公至是卒貧不能喪都御史吳訥爲經
紀始克殮成化間吏部侍郎葉盛爲請襃不果

南北畿省災下令寬䘏

上諭戶部曰去年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諸郡天旱無收
民多饑窘朕聞之寢食不安思所以寬恤之爾戶部職在養
民而漫不究心何也於是敕河南山東山西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南北直隸府州中留守司淮揚徐滁四衛及巡按監察
御史曰去歲亢旱禾麥不登兵民艱食朕甚憫之今以寬恤
事條特敕頒示爾等同巡撫侍郎提督加意拊綏毋坐視不
理毋違命虐人必勤使天下無失所庶副朕矜憫黎庶之心

御製思賢詩

上視朝罷出思賢之詩以示羣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
兢惕思維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
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有赫付畀萬方肆
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圖
堯舜大聖咨於臣鄰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皋夔周召伊
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輔惟時匡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於
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寘惟欲得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
帛戔戔命彼皇華歷於邛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舊其工庸
翼我王度天鑒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啟予沃
予以迪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

羣臣以皇太子初受朝乃見上於奉天門奏曰皇太子龍姿
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生民之福謹以爲
陛下賀上曰太子雖美天資尤須學問古人云蒙以養正將
來尙賴卿等講論贊輔以成其德庶幾天下受福

陞王驥爲行在兵部尙書

敕山雲飭邊兵守備

時黎人搆亂阮世寧等避難來歸上敕雲曰黎利本起式微
因奉陳嵩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
實建立而彼遽奏嵩死嵩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卽欲加
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
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聽隨使住居凡
所食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附錄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

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
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闔闥馴致戎羯之亂元
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未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
明敏有機斷故能誅翦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
孱弱寄命於强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
刱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託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
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
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
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敎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
浮薄先王禮樂敎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夏四月罷江西派徵物料

巡按御史尹鐙奏南昌臨江廣信諸屬縣去年雨潦田禾不

收人民缺食多有逃竄存者無糧耕種採蕨度日不能自存甚至擅取大戶所積穀因而聚聚不散已遣官分投勸借振濟而工部坐派諸色顏料竹米鑄錢等項民實不堪乞且停止少蘇疲瘵俟豐稔之歲如數征輸上謂尙書吳中曰小民饑竄食蕨者皆須矜憫振恤工部獨不念乎其速罷之　又工部尙書吳中奏湖廣產木山場永樂中禁民採伐比年犯禁者衆材木殆盡及朝廷需材乃深入險阻疲勞人力乞敕湖廣三司仍行禁止又蔚州美峪九龍口五福山等處俱產巨材宜長養以資國用今軍民擅自採伐亦乞禁止上曰卿爲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不必屑屑姑已之行在戶部奏昨江西宜黃縣耆民李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種租難於徵納乞如舊例折納

上產苧布以爲民便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難故也況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兵部右侍郎徐琦還黎利死麟遣人告喪

琦等自安南歸其權署安南國事黎利死子麟遣頭目黎傳隨琦等來告喪且獻金人方物

五月申嚴侵害軍士之禁

上謂右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立名目衰取月糧剋減冬布綿花亦有都指揮假託公事偏歷取財乃以軍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仍更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卽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

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

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

仲安兩爲御史以學行見知於仁宗居家廉臨事必存大體

六月工部議徙民居

尙書吳中奏城中軍民房屋有逼近城垣者昨民家失火延燒文明門樓請令如永樂中離城二十餘丈居住逼城者令別遷上諭中曰方今苦雨而令徙居貧家艮難宜先與善地令從容營搆俟秋後雨止而遷

審決重囚

浙江三司奏見監强盜溫州府一十一人處州府二人皆應決不待時上曰强盜當斬但不可使有冤濫誣殺一婦致旱二年可再同巡按御史會審果無冤則處決

命山雲爲都督同知仍鎭守廣西

甯竇大祀壇門

吳中請疏減水河以洩水勢

時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中言南門外舊有減河若加疏通長二十餘丈卽與郊壇後河通流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陞楊溥爲禮部尙書仍兼學士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使朝貢

瓦剌順寧王脫歡遣使臣昂克端來朝貢馬且告已殺阿魯台得前元玉璽欲獻上遣敕諭之曰王克紹爾先王之業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

云已得玉璽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
繫此今既得之可自留用也乃厚賚以荅其貢又敕總兵石
亨曰聞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敗假息近邊使云欲降宜嚴
爲備歸正人傳赴京師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已阿魯台棠敗
兀艮哈駐牧遼東自遼東入貢上敕總兵言往虜使自宣大
入今顧從遼東宜謹爲備上至英武閑武事而盛德戢威不
自耀如此

僉都御史淩晏如卒

九月癸未上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
亥大獵十月丙午還京

上將率師巡邊乃敕武定侯郭玹右都御史熊槩等居守而
命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等從於是車駕發京師度居庸如

岔道遂止獵駐蹕懷來夜召士奇至幄中講道途所見對曰
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若
對曰臣曾問道傍人家言今秋大熟前二三歲皆不及上喜
因出御製詩數篇以示曰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上
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見
有當言者勿隱已而至宣府大獵會諸將密請於上曰此外
不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之上曰彼不爲邊患卽
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終不能保今不
圖後將悔之上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爲捕虜且嘗遣人撫
虜矣今掩擊之是朕失信豈可爲乎爾等固是爲國之心但
朕欲存大信耳夜召少傅楊榮問曰諸將皆言虜在近邊掩
擊之可不勞而成功何如榮對曰黠虜譎詐恆遠哨瞭今車
駕至此必且先遁恐兵出無所得而自此失虜之心上曰何
也對曰陛下屢遣人齎敕招之令打圍牧悉從所便今感恩
而來也若遂擊之是前敕誘之來也上笑曰朕已拒諸將必
不出兵但令飭邊備耳卿所言深合朕意可謂君臣同德遂
賜榮酒饌明日回鑾冬十月丙午還京師

遣侍郎章敞諭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先是利病且死屬陪臣黎察等以麟暫管國事請命於朝至
是麟遣陪臣阮宗胄耆老戴良弼奉表奏請上命侍郎章敞
齎敕往諭之

右都御史熊槩卒

槩爲御史爲大理奉命治水蘇杭諸郡所至矜窮困治豪橫
禮先賢葺祠宇飭勵學校治行足稱召還陞南院都御史會

顧佐得告以槩代之歲餘而卒槩生平斤斤自守既大用乃
徇子弟之欲變其素節君子惜之

總兵都督方政討松潘蠻平

先是上敕政及副總兵都督僉事蔣貴以番蠻所居險要宜
靜之撫之如不服率兵勦捕政貴等初榜諭禍福威茂諸衛
所苗蠻皆向化安業惟松潘疊溪所轄西北任昌巴諸黑虎
等寨梗化攻圍關堡搶掠客商肆惡不已政等率官軍土兵
分道而進政以精銳兵三千五百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督
兵四千餘破任昌大寨而都指揮趙營聚衆各進兵以次討
平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死者
無算餘寇帖服政招撫其潰散逋亡者俾復業遂班師

翰林院學士沈度卒

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累進學士居家孝友爲人
貞靜不苟附事上盡誠承顧問必以正對同鄉李至剛爲禮
部尚書氣勢赫赫趨附者衆度未嘗造謁士論高之閒暇惟
閉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

端澠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親盡孝
年荒勸振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薰
炙禮儀尙學者稱爲月川先生上官不以屬禮相遇至其境
必敬謁之凡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其父初信佛端作夜行
鐙一書獻之父卽舍去及調蒲士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於
霍郡人罷市童子亦爲悲泣

以張瑛仍直文淵閣

冬十月武安侯鄭安卒

安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五百石累爲大
將鎭大同至是薨子能嗣正統十五年薨子宏嗣成化十二
年薨子綱嗣嘉靖二十八年薨子琨嗣萬歷七年薨惟忠嗣

十一月鑄宣德通寶錢

案□濬議曰選唐宋以來眞錢如開元太平之類得數百萬
發下戶部分散天下以闤闠市集所在用繩聯貫隨處懸掛
以爲式樣是爲舊錢非此樣者俾其具數赴官首告爲收之
每僞錢十斤畀賞以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而
鼓鑄之銅不求諸民而自得矣仍令內外帑藏刷無用之銅
器沒入之僞錢盡行送付開爐去處照數鑄造一年之後新
錢既成方行例換之令例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僞錢
盡矣

翰林侍臣進講周書

時儒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
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
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
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
而天又大雷電以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
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
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
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
然哉又召楊士奇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曰所論
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皆當眞得古人

之精蘊上曰朕在宮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
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
亦常須直言朕不爲迕

召建寧知府張順署南京工部左侍郎事

內使馮林伏誅

林出郊外調鷹杖殺平民民妻訴告上怒立命誅之

十二月故和寧王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光祿寺甲乙等庫

停免蘆柴鹽鈔

巡撫侍郎趙新奏九江府之湖口德化彭澤三縣皆臨大江
各巡檢司歲欠蘆柴前奉詔書凡宣德六年以前所欠者皆
蠲免今工部以爲歲辦之數不在免例緣諸縣人民丁口消

乏有一戶充弓兵二名者仍前徵納措辦實難又瑞州等府高安等縣歲徵鹽鈔令於兩淮支鹽今鹽已住支而徵鈔如故市井之民或有措置遠鄉貧民無從得鈔往往賤賣產以輸官府艱苦尤甚況今諸府頻遭旱災乞依詔書蠲免所欠蘆柴歲徵鹽鈔亦乞停止上謂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爲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卽令悉免之歲徵鹽鈔本欲鈔法通行民旣饑窘皆須停徵毋爲苛擾

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大廟

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癸酉朔

是日上不豫免正旦賀命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敕兩京工部停罷各處採辦營造召還差去內外官員

乙亥上崩於乾清宮

時皇太子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畢請見皇太子卽叩頭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皇太子卽皇帝位

謚大行皇帝爲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六月戊申葬景陵

案章帝以剛明之質纘祖宗之緒修六府而備六事親九族以和萬邦於漢王則討之於趙王則諭之而內難平矣京官有考察之令且使三品以上官舉有學行者而人才得矣命王通與棃利盟退師遣侍郞李琦羅汝敬諭安南立陳暠爲王而民命全矣獨石之城邊事孔修支運之改漕政維新命成均築海堤黃福理屯田而軍民依賴命況鍾知蘇州陳本深知吉州而吏治悉舉命于謙撫河南周忱撫江南而保釐有託命楊溥爲禮書王驥爲兵書顧佐爲都憲而碩輔效用其箴銘制誥辭賦之類與輔臣相應答如響則都俞之氣象也平時閱武近郊東巡則破兀良哈於喜峯口外夷之芟皆躬歷戎陣如摧枯拉朽然則神武之偉烈也王直謂其好生之德允洽於民心育物之仁實協乎天道聲敎宣昭禮樂明備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厎寧信知言哉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英宗睿皇帝

帝宣宗第一子慈壽皇后孫氏生也登極十四年北狩一年
在南宮七年復辟八年前後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八

宣德十年正月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卽位事宜

一敕五府及兵部並各處總兵鎭守官撫恤軍民操練兵馬
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滅一南京根本重地宜令老成忠直如
黃福參贊機務凡事與內外守備計議而行並禁非奉敕旨
擅差擾害軍民一淮安要地宜令提督漕運並鎭守官嚴加
守備一江西湖廣山東河南旱饑嘯聚宜防乞委大臣鎭守
諸事平安取回一兩直隸江緣河强盜劫殺宜飭守備錦衣

衛及御史設法緝捕一京城內外見有搶劫宜令錦衣衛及
五城兵馬分地嚴緝一陝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邊軍
缺馬操備宜令於行太僕苑馬寺關用其西番所貢中下馬
匹留邊給軍一阿魯台之寇方熾陝西見調在京操軍宜發
回備操調一雲南總兵官沐晟老疾宜敕其弟都督沐昂還
鎭撫夷靖境一陝西臨洮都督趙安宜速令回鎭守邊一校
尉假公仇報欺騙平民宜止令公正指揮一員提督行事量
減校尉一官宂廩祿宜行考察留其廉勤而去其闒茸貪酷
者一恩詔寬恤宜令內外各衙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
自上裁一教坊司取來樂工無益宜酌放還籍與民一體當
差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初名瑢巴縣人少端重嚴雅既長益謹厚由進士授中書
舍人太祖命左右朝夕者九載謹事愈篤永樂初擢冢宰時
文皇欲盡釐見行款例義從容陳說本末文廟以義忠實從
其言嗣兼宮僚留輔監國政體明達孜孜啟諭無倦及命兼
禮部事撫巡應天雖職務煩委處之裕如於仁宣二廟靖獻
密勿善處僚友未嘗一語傷物上卽位義疾篤遣中官問所
欲言義以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對既卒特進太師廕子
英爲尚寶丞楊士奇嘗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
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然遇事多疑少斷且短
於才雖際遇累朝久膺殊寵而無所建明云

詔減貴州屯糧

時貴州諸衛言其屯所山多田少地瘠水冷初耕火種子粒

粃細鮮有收穫乞減其稅事下巡按御史覆驗詔減三之一
行在戶部奏浙江等處布政司並直隸蘇松等府州縣自永
樂十九年至宣德八年有全家充軍並絕戶拋荒官民田地
俱准民田起科及古額官田照例減除共減稅糧二百七十
七萬七千三百餘石其中慮有不實朝廷供給歲用攸繫請
移文各處委官重加審覈上曰減除田租正欲以蘇民困今
若又令所司覈實恐其復虛增額重遺民患不從

發遣陝西操備官軍還衛

先是上諭兵部尚書王驥曰陝西官軍在京操備者宜發回
以防胡寇卿可計議可否□□□□□□□□□□
臨邊境而綏德延安慶陽平涼秦州五衛尤爲切近宜卽遣
還各守分地其腹裏衛分仍舊更番赴京操備故有是命

二月命御史給事中巡視邊關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

（刪錄）時士奇等言於太皇太后曰都督張昇平日存心公正令議國事誠出公論況昇歷事列聖皆知其賢每有巡幸必命留守伏惟太皇太后無以親兄弟爲嫌仍令與議軍國重事命下不從並令寫敕戒之

封皇弟祁鈺爲郕王

復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

初美圭父濟熺嗣封晉王弟濟熿搆其罪濟熺及美圭皆免爲庶人旣而事寖白迺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以居後濟熿亦以罪免晉國久廢至是始封美圭爲晉王云

減省諸衙門冗費

初上卽位有赦凡事皆從減省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議欽天監歷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爲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爲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醃臘雞鵞豬羊二萬七千隻孑鵞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廚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餘斤省爲四千斤在京各寺法王國師剌麻六百九十餘名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放回雲南阿叱力朶兮薄五十餘名取回木椰等處催辦金銀內官革去會同館辦事官南北兩監監生入監年久者放回依親讀書歲貢生員自正統元年爲始府學一年一貢州學二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上悉從所議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前鬱林知州林長懋於獄並復其官

三月放朝鮮國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國

金黑等自宣德初年取來久留京師上憫其有鄉土父母之念特遣中官送回且諭其國王悉遣還勿致失所

江西御史陳富討平亂賊

先是江西連年水旱人民艱窘有司不能振恤曾子良等因而據險嘯聚僞僭名號造妖言張僞榜逼脅居民爲亂衆至三萬餘至是始平

夏四月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敕部院考察布按二司及郡縣官

以天久不雨水澇蝗蝻故也官不才者照例發遣有缺仍選

宣宗敕旨舉保犯贓罪連坐

五月命工部署右侍郎事知府張順兼署兵部事

減除南京歲貢

先是上諭南京守備臣曰朕體祖宗安養軍民之心凡事皆從減省爾等宜體朕意卽便從公計議而行於是襄城伯李隆等計議減省內官鹽米秫穀草供用庫麻米茶蠟御馬監豆粟穀草凡十二萬三千有奇光祿寺酒罈麻索木擔人夫盡行革罷其餘巡視官員在官夫役等項悉皆減省

大學士楊士奇等疏請經筵開講

疏言皇上肇登寶位繼承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

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卽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愼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初命御史督理淮鹽

行在戶部奏兩淮鹽價低賤客商中納者少皆因彼處軍衛勢豪之家縱容廝役沮壞鹽法私出興販輒數百艘挾持兵器所至劫掠巡司官兵莫敢誰何乞差監察御史一員往揚州府通州狼山等處提督軍衛巡司緝捕上從之仍命御史准巡按例歲一更代

六月命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鎭守甘肅

命征西將軍都督同知方政鎭守大同

政等奏副總兵曹儉領兵巡捕殺死韃賊數十人獲其弓箭袋等物上敕政等曰朕度此事卿等但據曹儉言耳豈有殺虜數十而不獲一馬者乎今後報捷務驗其實不可輕信切宜戒之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士奇以上在沖年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福老成忠直宜令參軍務有事議而後行遂永爲制

秋七月詔修宣宗章皇帝實錄

初命科道官監給布花

行在兵部奏在京直隸及山西陝西萬全大寧遼東都司各衛所軍士朝廷憫其寒苦歲給布絮爲冬衣而官旗往往侵剋請自今在京遣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令巡按御史等官會同戶部官給之庶使所司不得侵欺軍士皆蒙實惠上從之命永爲定制

詔選內外官軍

先是英國公張輔奏近者遼東山海獨石大同時被醜虜侵奪乞命將出師勦除上命行在兵部議於是尚書王驥等言遼東大同宣府獨石山海各處軍馬不爲不多但其訓練無實是以成效未臻如開平哨備指揮使楊洪所領軍馬不過五百賊皆畏避各處官軍豈無如洪者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乞命大臣分行各處會同總兵等官精選所操官軍就選

驍勇有智略頭目如洪者領之利其器械豐其芻糧各分所守專一巡哨賊來勦殺去則不追其在京見操軍馬乞簡命素諳將略二三大臣充總兵官慎選驍勇精銳官軍四萬人屬兵秣馬案甲以待萬一有警相機殄滅斯爲萬全之計上從其議命兵部舉堪充總兵官者命成國公朱勇新建伯李玉會同兵部選在京官軍分遣御史給事中會同遊將選在外官軍因加楊洪遊擊將軍仍於開平獨石等處選官軍二千餘騎付洪領之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

振矯旨陞慶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大同人初侍上於東宮既卽位命掌司禮寵信逾常言無不從時輔臣方議經筵而振遂導以布武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

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紀廣嘗以衛卒守居庸者往役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陞之蓋宦官專政柄制國命自此始

八月

九月命兵部侍郎李郁掌光祿寺事

郁奏本寺見在牲畜數多喂養不敷欲於京城廂市坊店之家寄養俟肥腯取用上以民畜官物必至厲民不聽令送內官監牧養行在戶部奏各處捕魚官員奉詔取回今光祿寺缺魚供用宜令附近順天等府如例辦納上曰息民節用當今急務其緩之行在光祿寺奏應辦奉先殿供儀及上供蜜煎用蜜八千斤請取之於附近州縣上以百姓艱難命隨駕內官監如數給之光祿寺又奏供給使臣缺少猪肉乞於山東有司支銀買用上以減省之詔方下而復擾民可乎命以牛羊肉代之

四川龍州宣撫司獻瑞麥却之

麥有一莖六穗七穗者上以所在旱蝗相望獨此瑞麥何以免民之饑乎其命天下自今凡若此類毋獻毛憐等衛都督同知李撒滿荅失里等來朝貢珠五百顆上諭行在禮部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服食器用珠於國用何益蠻已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來貢獻者不用珍玩今撒滿荅失里乃復貢珠本欲却之第念遠人輸誠姑酬其直無以爲例

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條上便宜

純往萬全都司查理軍伍還上便宜六事一宣府沿邊地方東至龍門關西至西陽口相距六七百里自總兵官都督譚

廣到彼相度地勢開掘深溝賊知有備不敢輕犯如赤城一帶地方東抵獨石城西抵龍門關其平險遠近無異宣府而先後諸將略不究心乞如宣府等處開築溝壘以爲保障一獨石開平東連韭菜衝西接擅山南通貓兒峪北臨草野皆賊人出沒之所而守城軍士多羸老稚弱難以備禦乞選智勇裨將分領精兵往戍以足守備一赤城鵰鶚雲州獨石等堡其備禦官軍皆於萬全都司選撥屈指俟代莫肯安心效力乞將各堡立衛撥軍挈家往守以安其心一沿邊夜不收及守墩軍士無分寒暑晝夜瞭望比之守備勤勞特甚其中貧難居多妻子無從仰給乞量加糧賞以恤其私一赤城鵰鶚雲州三堡站驛俱無印記凡遇飛報使臣往來止憑白頭關文應付難有僞冒無從稽驗乞鑄給印記以防其弊一各

處巡按御史陸路止乘驢匹其巡按邊方者或遇警報與總
兵鎮守等官會議不無遲誤乞與馬匹以便其行上命該部
詳議以聞

以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都延寧兵備

超陞工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鎮守甘肅

晞江陰人由吏員授籍工司都事歷郎中有巧佞才多機械
厚結王振假督工勞超擢益小人附宦官得顯擢始此

禁各衛所徑自差人句軍

陞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陞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建天下衛所學

時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各處衛所官軍亦有俊秀子弟宜

建學校以教養之庶得文武之才出爲時用從之擢儒士虞
忠爲直隸太平府儒學訓導初忠以經明行修應薦吏部驗
忠軍籍無人補伍上命試其才學可取曰與其戎武得人何
如學校得師故有是命

十一月詔旌文武廉正之臣以示激勸

士奇言旌一賢以勵衆人治天下之要道也尚書黃福事太
祖至今五十年清廉公直秉心端正爲國爲民中外皆知其
賢指揮使許亨清廉公正老成忠厚恤軍愛民浙人深所愛
服乞特賜陞賞以勵衆人

十二月妖賊張普祥伏誅

命右僉都御史李濬巡撫遼東

先是戶兵二部奏遼東等處地方廣遠宜得大臣巡撫上命
廷臣推舉故有是命

甘肅總兵寧陽侯陳懋奏敗虜賊阿合朵兒只伯於黑山

懋等奏黑山等處生擒斬首二百六十餘人獲馬駝牛羊驢
騾三萬五千有餘追回被掠男婦悉還其家上命行在兵部
錄其功次仍飭大同等處沿邊諸將嚴督備禦

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

御經筵開講

以張輔知經筵士奇榮溥同知經筵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
禮陳循苗衷高穀馬瑜曹鼐並充講官

考功司郎中李茂弘致仕

時王振用事茂弘以君臣之情不通經筵亦虛文也遂抗章
告致　案茂弘爲人恬淡有識見與人寡諧合內閣李文達

雅敬之卒不樂於仕載名臣

陞侍講劉永清爲廣東右布政使

以士奇薦其才堪治劇也

以右都御史王翺鎮守江西

翺以士奇薦抵任植良善抑奸貪丰裁凜然

議撥京軍屯糧

少傅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
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
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
京八府空閑田地屯糧儻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遞
之費此實國家經久長策上命行在戶部兵部議行於是撥
京軍就近地下屯

二月命少詹事王直侍讀學士陳循爲會試考官

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禁內外法司鍛鍊刑獄

時河南布政司右參議邢旭言今後人命務要正官檢驗强盜要追眞贓兇杖申詳會審若有異詞卽與辨明違者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究問從之

戶部郎中蔡緣錦衣衛百戶王興伏誅

緣初以糧儲事差往湖廣索求財物人口枉道回家爲巡按御史金敬所發命興往執之興受其賂在途遷延差人逮捕至京法司會問擬以聞上以緣等情罪深重法司擬罪具律復命鞫之法司覆以重罪上曰蔡緣王興受賄玩法蔑視朝廷其可容乎命斬之於市以警其餘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選庶吉士王鑑等十四人於翰林進學

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械副總兵劉廣下獄

先是虜寇鎭番過涼州劉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反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師車又劾寧夏等守將失律亦罷之於是邊將悚畏

以布政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鄺埜爲行在兵部左侍郎

命嘉湖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

畝四斗一升以上定減額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斗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賦乃平當是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周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駭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者八十餘萬有奇乃貽書戶部言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剗蘇松弊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苞蔭富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不更其糧差二豪匠聚兩京者冒合逃民隱蔽之爲戶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鄰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檢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剏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囤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濜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北運期酌所兌遠近爲支撥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檣剝淺諸費其

臨淸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塡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制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飄風盜奪者以倉粟轉假俟秋成抵數還諸民夫修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與稅糧並輸兇歲再振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規畫其法於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

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上言四事

其一乞親近儒師講明道德俾視聽言動皆出於正戲遊褻慢不作於行表裏無間始終不渝則一德格天而萬民從化矣其一乞敕禮部同翰林院采輯洪武以來一切舊制如官制之有定額禮儀之有定式與夫錢幣之出入軍國之造作賞賚之有節刑罰之適中者著爲定式頒示遵守則庶績咸熙而萬民悅服矣其一乞敕兵部將四夷新降附者量賜齎裝遣住江南衛所既省京師之廩食且杜華夏之厲階矣其一乞遴選大臣巡視邊塞凡戎虜出沒之地皆高其城堡深其溝塹謹其關隘廣植榆柳虜來則林木遏其列騎勢分而易制虜去則伏兵邀其歸路勢困而易擒將帥之失機者量其功罪明其賞罰功浮於罪者薄罪而不誅罪浮於功者必誅而不赦則邊城無犬吠之警將士有鷹揚之勇矣上嘉納

之

夏四月河北旱蝗

陝西爲事官羅汝敬奏鎮番永昌莊浪涼州四衛先因荒旱少收續被韃賊鈔掠軍餘旗甲飢窘乏食欲待奏請振濟恐緩不及事已給倉糧二千七十餘石濟之巡撫山東兩淮行在刑部左侍郎曹弘奏直隸鳳陽屬邑連年旱傷民採橡栗爲食今新穀未熟老稚流離飢殍盈途若俟上報振濟恐後時無及已將在官米麥量給之上曰民饑發廩權以濟事可也

詔重建三殿復工部尚書吳中命董之

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督工內臣督工始見此

右都御史顧佐以疾告致仕

佐太康人以御史轉副使召爲府尹守正嫉邪使民畏服宣廟朝任都憲時競侈靡士習援聲妓貪墨成風佐剛直不撓糾肅百僚元勳貴戚憚之因陝西布政周景奸贓無度佐累寘之法先帝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至是以疾乞歸得優禮而去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後疾愈不復起居家十餘年卒議者擬爲包孝肅爲臺臣第一云

詔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

從巡撫于謙奏請永爲例

令有司考績以招撫流民有無爲殿最

時災傷民多流移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固志奏免所欠稅糧

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時各學生徒頗漫滮不檢提調官不能制尚書黃福建白下禮部議請兩直隸敕御史十三省敕副使或僉事專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爲申督者而遣其敎略一學者必先遵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使見諸踐履以端本原一生員四書本經必要講熟融通各經子史皆須講明時常考試勉勵一文務典實說理詳明不許虛浮誇誕習字亦要端楷一敎官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三考無進者改送吏部罷黜若貪淫顯實者具奏拏問一學校事務遵依洪武年臥碑不許故違一師生每日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三齋六縣學膳二齋四不許誤濫一生員不諳文理者廩六年以上充吏增六年以上罷黜一生員有缺卽於本處俊秀端重子弟內考補一生員除本身外優免戶內二丁一凡巡視學校

俱馳驛支廩給一有司宜提調學校嚴束師生教讀及時修
理殿堂齋居等屋推諉者許指實移文各上司通知以憑給
由黜降一所過遇軍民利病及官吏貪酷害人事干請旨從
實奏聞一所過有訴寃狀詞輕則發所轄處治重則送按司
提問本職不理刑名一科舉不許詐冒鄉貫隱蔽過惡別處
應試違者許本職及監試官挐問一提學官或往他處所在
有經過各官皆當加意提督不許怠慢侵越一境內衛學一
體提調整理子弟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能
舉業者聽科舉

遣官恤刑

敕曰邇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囚疑矜訴寃者行體勘至經
年不報蓋所司恐翻異爲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勒里老扶

結憑成案而止今特遣爾等親往訊鞫召詢里老愼研閱原
問官毋得預果枉抑辯豁果當罪監候類奏

罷修兩京冰池冰窨

先是禮部奏今年藏冰欲照舊例於內府關領夫牌鎖鑰起
夫修理池窨上問胡濙等曰南京每歲何處用冰濙等奏南
京祭祀止有孝陵懿文陵及歷代帝王廟秋祭之時該用冰
四十桶上以南京內官監已有藏冰令關用之仍令兩京冰
池冰窨俱不必起夫修理用冰俱於內官監取給庶不擾民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詔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

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惇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
熹嫡派子孫所在並免差徭

閏六月巡撫于謙奏免移山東薪炭大名牧馬於河南
時有此議故謙奏止之

秋七月徙封襄王瞻墡於襄陽淮王瞻墺於饒州

八月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

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
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分兌於山東運司
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課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
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爲通商計甚悉

副都御史吳訥進性理羣書補注納之

詔以河南等處及德州田地安插外夷歸附官員
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鎭撫一百二十畝百戶所鎭
撫一百畝

九月白虹貫日痕動搖

陞福建僉事曾穆爲行在僉都御史

穆在福建瘞露骸毀淫祠泉州進士調官廣西富民林肆募
其妻少艾鴆殺其夫而納之族人訴官司利肆賄反得罪穆
廉而正其法富民周允文初無後以姪立繼晚而妾生子析
貲與姪以子及產託之周死姪謬言子非叔出妾訴故穆密
處其子於羣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狀類周斷歸產其
他理寃繩姦多類此至是以諸大臣薦超陞命往捕蝗於大
名諸郡

造行禮部印

時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上不問爲更造之改其
文曰行禮部印

遣侍郎李郁封黎麟爲安南國王

初宣宗皇帝旣命黎利權署國事利沒麟嗣事朝廷益恭至是上以陳氏支裔旣絶不若正麟位號順而撫之下羣臣議悉以爲宜於是命郁等往封之

冬十月上閲武於將臺

時駙馬井源三發三中上徹上尊賜之然竟無殊擢益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寵云

令僧錄司造周知冊

照洪武例益驗冊防奸意也

李賢建議修齊國學

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皆關於此我太

祖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櫛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敎士之法成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備又慮表率之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足以師表一代者然後命爲祭酒加以榮寵崇以師道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尙於是士之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身無飢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得以治理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故當時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敎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追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道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蹈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士入太學蔑敎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混迹於淫放之地閒有操同鄙夫節比穿窬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尙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者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纘承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愼今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櫛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櫛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也然成事莫說廢者當舉若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不下百餘無益於朝廷太學雖止一處有益於國家伏願皇上興廢舉墜乞敕該

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督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而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上嘉納之

禮部尙書大學士張瑛卒

脫歡朵兒只怕相仇殺

行在兵部尙書王驥言北虜阿魯台爲瓦剌所破其部落潰散外懼瓦剌內畏官軍不得已內附皇上棄其舊過大霈仁恩賜之官爵給之土田及屋宇器用鞍馬牛羊等物雖三代聖王綏柔遠夷之道何以加此臣等竊觀此輩狼子野心强則侵犯邊境弱則垂首乞憐今其降者皆出散亡之餘困苦無依假名歸順心實不然若一概授之以官非惟官爵濫及

亦且供億爲艱請自今以後非率部屬及攜家來歸者俱發遣江南衛所管束以聽征調從之

修建九門城樓

初京城因元舊永樂中雖略加改葺然月城樓鋪之制未備至是始命修之

十一月禮官請賀河清不許

總督漕運都督僉事王瑜等奏驗視得清河等縣老人康守中等所言淮河清徹已踰一月是實事下尚書胡濙等以爲禎祥率百官稱賀上不允

命在京官軍支糧通州

時行在戶部奏糧儲輸京城者十之四輸通州者十之六以便漕輓然京城倉有餘而糧不足給通州糧有餘而倉不足

儲請令在京軍於通州轉運赴京上以轉運重勞軍士令就於通州支給

令廷臣各舉堪任官員

敕行在吏部曰今兩京御史及天下知縣缺人宜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員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爾吏部又加詳察而擢用之必甄別之明去取之公毋撓於勢毋惑於私毋怵於利使二者之任皆得實才庶副朕求賢圖治之意

十二月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鄺埜下獄

先是上以西北邊情緊急諸將未即奏功命驥等會官計議以聞越五日猶未回奏是日早朝奏事畢上召驥等至前面責之曰邊情緊急如此爾等何故遲延不議欺朕年幼耶遂命執驥等下獄英國公張輔等上備邊議謂甘肅延綏大同宣府各邊俱有鎮守總兵等官師旅不爲不多烽堠不爲不備然而殘虜得爲寇者以守將提督之不嚴爾欲更命將出師則賊寇出沒不常初無巢穴可擒爲今之計宜令各處鎮守等官盡心措置毋踵前爲遇賊勦除不限分守仍令提督蔣貴趙安各率精騎時於賊人出沒地方巡哨遇賊追殺毋縱入境官軍有功計勞受賞畏縮失機量情行辟其延綏地方曠遠都指揮王永所領兵少乞將山西在京操備官軍內摘二千人舉智謀忠勇都指揮一員管領前去同永守備其在京舊選官軍四萬人成國公朱勇訓練以備有警上是其

議卽命所司行之巡撫大同都御史李儀奏近命總兵官右都督方政及都指揮僉事楊洪率兵二萬出境巡哨遇賊相機勦殺臣惟四夷爲中國患自古有之特在捍禦之有方爾昔漢文帝時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後命徐厲周亞夫屯棘門細柳特防其來初無進取之意是以晁錯有言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和寧殘虜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此虜情之常也爲邊將者嚴烽火謹斥堠練習士馬以待之賊將自遁舍此不爲乃欲各棄所守窮兵遠出冒寒涉險以幸一時之勝儻賊探知無備襲我空虛萬一失利適足爲外夷笑乞敕政等務在持重上曰儀所言是然政歷練老成必有處置鎭守陝西都督同知鄭銘等奏陝西地界與東勝及察罕腦兒一帶沙漠相接胡寇侵擾殆無寧歲洮岷等衛

亦臨絕塞所控番族叛服不常各衛所官軍怕被調遣止於羸弱居守比者莊浪有警雖有守備官軍臨敵不能捍禦況瓦剌脫歡人馬比之諸胡特盛其使臣有在甘寧等處久住習知中國虛實脫使亡歸本土必然泄我事情導之入寇訪得各衛軍丁及民閒多有驍勇精銳通武藝之人乞命廷臣前來愼選及募自願立功者量加賞賚給廩蠲役嚴督訓練有警易爲調用又言鞏昌迭烈孫巡檢司地方密邇沙漠止賴黃河爲之限隔每遇河水凍合輒調官軍往戍歲復一歲祇爲煩勞乞將巡檢司改設一衛拓其城垣修其墩隘分兵屯守庶幾兵政有備邊境永安上命行在兵部會議行之

李賢議徙戎有三利

賢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

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之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兄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韃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 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韃官亦支十七石五斗足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此又非倖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才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

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韃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旣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罷其力使餽運之赤子率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臣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身計之其實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韃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韃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

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不察也臣竊見韃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尙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怳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蓋慕中國之利也且韃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製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驚而韃官羣聚京師臣常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敕

兵部將穊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命該部議行之

正統二年丁巳春正月朔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

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輔五人謂上曰此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開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矣我且聽皇帝洎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

官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上初卽位詔凡大政白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推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按是時閣臣協力翊輔天下稱三楊政本在內閣而天下乂安未久而閹振得柄大祉幾搖盇自是中書大權與中禁大璫內外相低昂時爲輕重矣

敕文武羣臣修政事明祖法

敕略言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勖之哉

巡撫江西趙新繼母喪奪情視事

二月命戶部遣官振濟畿郡饑民

三月遣御史金敬撫輯省直逃民

時有言逃民聚居各處殆四五萬人先後入山抵漢中府深谷中潛住又黃北岸亦有逃民千數百圍聚閒執兵器而肆爲不法不卽誅之恐遺後患上以小民爲飢寒所迫奈何遽欲誅之命敬往撫輯敬陛辭賜敕諭之曰彼亡命者皆朕赤子也比因徭役頻繁飢寒迫切遂至轉徙爾往視之其願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蠲其逋租願占籍於所寓者復其徭役二歲果有梗化者按治之鋤其首惡毋及不辜行在戶部奏直隸清苑縣人民逃移五百九十餘戶遺下秋糧六百六十餘石草一萬三百四十餘束山西臨晉縣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餘戶遺下秋糧三萬四千一百四十餘石草六

萬八千二百九十餘束此二縣各稱見在人戶該納糧草尙且逋欠若又包納逃民糧草愈加困苦乞暫停徵上以民無食故逃其無徵之稅責於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緩其徵逃民其設法招撫

夏四月遣御史李彝往南京按治權豪

上以南京權貴怙勢占據官私田地房屋敕御史彝往按之彝等廉得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二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閒上以田地給新調旗軍之貧者房屋招軍民賃居原係官者還官至是襄城伯李隆等奏奉敕將占據田地分撥新調旗軍每人五十畝俱自正統三年徵納子粒請於太僕寺見在牛內每人撥與一牛耕種爲便從之

五月以御史彭勖提督南畿學校

士奇薦也鄧吉安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師道卓立寬嚴得
中一時士風翕然大振
命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陝西都指揮劉永言甘肅兵冗餉匱詔下廷臣議僉以
為今之計在簡精銳汰冗懦嚴訓練明號令公賞罰廣屯田
謹斥堠且耕且守以養威蓄銳宜令總兵官計之上以此事
非大臣不足與計乃命驥往至是陛辭賜之敕曰邊務國家
大事而甘肅尤為要衝比者將非其人兵備廢弛今特命卿
往同總兵鎮守官會議戰守方略務一一區畫允當聽卿便
宜施行仍具奏聞卿國家大臣臨大事其體朕心夙夜惓惓
以副倚注之重合行事宜條示於左一論功行賞務合至公
否則無以為勸其臨陣奮先殺賊者巡哨有功者夜不收能

探報實蹤者即加陞賞而奸詐妄冒者必罪之一軍機最宜
慎密萬夫謀之一人泄之則敗陝西多夷人雜處軍中奸詐
亦多交引漏泄故邊境虛實動靜皆知之得以縱橫出沒卿
其會議寄居韃靼西番諸人當發遣者如例徙之江南以杜
其患當留者亦宜嚴關防申禁令使不得肆其奸一煙墩為
邊境耳目必時加修葺毋致頹壞尤宜嚴督軍士定以班次
更番守瞭故違及誤事者重罪之頭目連坐一總兵鎮守都
司官及備禦都指揮指揮有貪虐荒淫不理邊務寇至不能
追勦者具奏處治其餘軍官即械繫來京付法司鞫之軍士
有賄賂權要不任差操者有豪猾健訟挾制上官者發瞭邊
墩逃及誤事者斬一邊儲宜令原督官員轉運務使糧餉充
足其軍民夫宜加撫恤毋致失所防護官軍尤宜戒嚴俾賊

不敢犯違者俱治以罪一故官及老疾官之襲代子弟有堪
任用者即授之職以備調遣一軍職罪抵死而情有可矜者
令戴罪立功有功即復其職一官舍旗軍有智勇過人者諸
衆推舉試實悉聽委任有陳言奇謀長策者其悉用之毋以
淺近棄遺一凡官軍有不遵卿號令阻壞政務漏泄事機及
畏寇退縮者究問明白斬之以徇王驥奏臣奉敕往甘肅集
邊將圖上平虜方略今會總兵等官鄭銘等議兵貴合而能
分若合兵於一處賊來或東或西我軍疲於奔命宜分兵四
處各命將臣分領守禦自莊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黃河東北
抵寧夏界以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
至板井以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臙
脂堡西至深溝墅以屬都督任禮自甘肅州東接深溝東北

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以屬都督蔣貴俾其各守地方
訓練士卒賊至則各自拒禦去勿窮追如賊大舉入寇則互
相應援併力截殺如此則內外有備將士齊心軍無奔走之
勞民省轉輸之苦上是其議悉從之
兵部尚書王驥巡邊斬有罪都指揮安敬以徇衆
驥受命馳至甘肅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
此宜乎寇至翌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禦虜於魚兒海首
先退縮者為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
為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
新兵威大振
命刑部尚書魏源整理大同邊務
源等以瓦剌遣使臣貢馬援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

市選貢馬輸貢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上以馬市勞軍民
不必置待遠人宜從厚貢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錢勿擾
吾民餘悉如議
封漢紀信爲滎澤侯諡忠烈
先是鄭州儒學訓導郭明郁奏鄭州滎澤縣孝義堡實信死
節之地今其遺墓尚存而芻牧不禁祠堂未立竊以爲漢祖
滎陽之厄非信則大事去矣是四百年之天下實信一死之
所致而漢定天下襃恤之典未聞史氏之傳復缺至今泯泯
夫以楚漢相持大事未定紛紛者不過苟相依乘以圖富貴
而信之忠烈如此良可嘉尚乞下禮官議封諡表墓立祠以
爲人臣之勸且使信千年不白之大忠一旦表著於天下其
於風敎不爲無補上命有司定議以聞故有是命

六月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天台人英風正誼内恕外嚴寡嗜欲薄滋味慄慄有塵外
之趣由御史僉事超拜是職剛正淸愼歷事中外二十餘年
家無餘貲旣沒無以爲斂公卿賻治其喪而還載名臣
旌江西義民魯希恭等
秋七月
八月
九月擢温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文淵爲府廉靖寡欲郡大治蒙璽書獎勵增秩二級至是以
胡濙薦超陞之
申明三品京官薦方面郡守及連坐令
大學士楊士奇上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
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
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被指告者
先逮問驗實而後及餘人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
多昏愚不通請令吏部都察院同考試選擇用之軍民中有
文學才能卓然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
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
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
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時有言專用保舉則恩出於下
欲令循洪武永樂初制皆令吏部選除士奇等復議上謂往
年官不得人百姓受害先帝敕令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
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亦或實有徇私所司不行糾
察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

得授恩固自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郡守縣令致有斗米三錢之效先帝體祖宗之心行仁
政保官乃第一事邇有京官闒冗人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
言欲壞良法惟陛下幸察於是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
之令已又下敕言布按司方面官從部院考察二司屬從按
院按察司考察御史有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糾察按察司
官贓濫令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
御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請訪奏授蓋
特重風憲云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先是舉慶知府王璺順天府通判曹銘等皆言春秋上丁祭
先師孔子以歷代諸儒從祀黜揚雄而進董仲舒吳澄百世

不易之盛舉也然而性惡之荀況短喪之杜預皆穿鑿陋儒
尙祀廟庭而宋儒若胡安國蔡沈眞德秀皆有功道學羽翼
六經其格言微意擴先儒之未發處己行事又皆正大光明
足以紹承道統之緒皆未得從祀事下行在禮部覆奏謂安
國作春秋傳沈作書傳德秀作大學衍義學者宗之誠有功
於聖門宜如其請故有是命又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
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
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
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孔子父叔梁紇元
已追封啓聖王擲殿於大成殿西祭祀而孟顏父俱封公爵
惟伯魚子晳仍封侯爵乞追封爲公偕顏孟之父俱遷配啓
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叙又言祭告孔子祝文稱王在

天下則可在子孫則不宜乞易惟王爲仰惟我祖增深仁厚
澤貽我子孫二句於垂憲萬世之下上是其言命行在禮部
行之仍命翰林院議伯魚子晳封號以聞
附錄時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言本州郭外地名塔墩有大樹
頗怪異居人因之祈禱輒應因號爲塔墩聖母因其樹爲神
樹永樂中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爲板內有神像戴
冠執笏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乞加封號上謂行在
禮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禮也其止勿聽
冬十月進贊理陝西軍務柴車祿從二品
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上或慨以後患
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斷酒
肉澹泊自處几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

賞雖敕下必覆驗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石能以家
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得許復車反復持不可
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
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鐫能秩而賜金綺
左庶子兼侍讀周述卒
述吉水人中進士第二名授編修與修永樂大典四書五經
性理大全嘗隨侍宣宗謁祖陵匡儲稱仁廟旨又與修兩朝
實錄爲人厚重簡靜有雅量篤孝友其文章雅淡字體蒼勁
爲時所重云
虜寇甘肅命尙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
命都督任禮佩平羌將軍印總兵官都督蔣貴都督同知趙
安充左右總兵侍郎柴車僉都曹翼羅亨信俱參軍務以太

監王貴監督之又令都督李安侍郎徐晞居守甘肅又敕寧
夏總兵史照巡按郭智選軍付參將丁信統領俟調遣敕許
驥便宜誅賞得專制然後奏聞
十一月革大同鎭將役軍耕種
從巡撫于謙奏也盡入其田爲軍屯
十二月
正統三年戊午春正月
敕諭鎭守太監郭敬與總兵方政協和辦事
大學士楊士奇奏方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公正
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儉
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郭敬初間用方政心
已不喜曾覩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反誇曹儉之能臣等已

料其不合今果然請敕諭郭敬改過自新與方政協和辦事
仍敕方政如舊安心供職免致有誤邊備
命僉都御史王翺整理浙江鹽法
吏部主事李賢請以誥敕勵官常
賢言誥敕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事國制諸司
職掌於誥敕一事至爲詳備凡大小官員有過者終身不得
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輒行追奪於是爲
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愼此法行則士
皆感激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所費者少而所勸者多反是則
士皆失望名節不振其有廉節自守者反爲貪夫所笑民之
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
之然此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未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

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琢磨奮志經史殫智竭力願
爲國家之用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也
我朝自洪武永樂以來此法雖行而未盛至洪熙宣德以來
始大舉於是天下之士鼓舞歡忻無不感激迨皇上即位以
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上意今後誥敕俱待九年
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審聖意所在若以
爲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於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
以爲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
者什九追奪者什一況中人之材可善可惡授職三年即得
誥敕彼將戰兢保守願爲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中等之
人必不持久遂流於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況九年之
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陞

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己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
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我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
欠激勵名節之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皇上
留意守祖宗之成憲遵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敕該部
今後誥敕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稱職無
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
天下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
安矣上命禮部會官議行
命僉都御史金濂參贊寧夏軍務
濂在任舉賢用能人服其公置豫備倉勸民出粟振荒軍民
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上馬匹百引中馬八
十引給軍騎征候馬發用照依馬價折糧而邊馬亦足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王福言四事從之
曰鈔法曰鹽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陞太常少卿魏驥爲吏部左侍郎
驥蕭山人以正道自持不苟從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爲考功
者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耶
通濟河決府尹姜濤下獄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工部尚書吳中
發民以太監阮安董治之
工部奏順天府言通州白河自正統元年水溢決孩兒等口
傷民田稼請令把總及通州發夫築塞之上曰河決非細事
再逾年乃言之何緩也工部言今年三月始得順天府實報
上乃命下濤及掌通州事治中楊衡等於獄命安等治之安
奏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潞河

洛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已復決詔宜順其勢導之查得河西務有徑道行二里許可改鑿使順下計用萬五十人一月可完遂以圖進及工完命楊士奇撰通濟河碑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

進楊士奇楊榮並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翰林院學士劉球翰林侍講餘進秩有差　按廷臣以修實錄進官自此始

夏四月王驥等帥師敗虜於塞外虜酋阿台朵兒只伯走死

是時虜復入驥復出巡邊申明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恥驥遣都督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剿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往襲遣參將趙

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疾戰力破之驥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朵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擊於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十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

時淮揚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賸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大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則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詔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御史原官

泉由進士任御史降職在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三年俗醕訟簡家給人足民之懷惠雖沒不忘故河南參政孫原貞奏乞追復之

書天下文武方面官姓名於文華殿

先是上謂吏兵部臣曰朕承天敘爲天下君念惟爾文武元僚輔毗於內暨諸方岳藩維於外用匡乃治以安兆民夫庶官賢不肖難知使淑慝混淆莫辨將孰與爲善爾元僚朝夕在左右朕熟知之在外或知有未盡先朝嘗命書其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或於奉天門西序以備觀覽而邪正中分瞭然目睫之下遠近聞風更相磨濯將孰與爲不善昔唐太宗亦

書刺史名於屏有善惡之迹悉注於下當時貞觀之治譪然可稱爾等其書中都留守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揭於文華殿候儒臣進講經史之暇因以考其人之賢否而加黜陟焉誠化理之大端也至是吏兵部具以文武方面官職姓名進上命分揭於殿之東西壁云

河南巡撫兵部右侍郎于謙言六事

一保障邊民比歲大同等處總兵官鎮守每遇防秋時月不量邊報遠近卽驅邊民各入城堡棄田禾孳畜今後定議凡邊報在數百里外不見人馬者居民勿動見人馬未竟入者居民戒嚴人馬入境者方許居民入堡若本無邊報而總兵等官虛誕驚擾者聽巡按御史具奏治罪一休息邊軍近調山西河南各衛官軍守備偏頭大同宣府等處朝廷禦寇安

民之計至矣然每歲九月至二月終旬水冷草枯虜騎出沒守禦者宜眾若三月至八月地暖草青非虜出沒之時則各邊官軍自足守禦徒增軍馬虛費糧草乞將兩班官軍每年一班九月初往守邊境三月初各回本處操練以省餽運一積蓄邊儲往時山西四犯俱赴大同府納米贖罪比者改赴大同右衞此衞極邊虜寇不時出沒四犯懼其侵掠故多不能完納況此一衞官軍數寡有糧七萬五千可供數年大同府乃軍馬總萃之處宜多蓄糧以備緩急乞令四犯贖罪仍赴大同府納米使人免跋涉一揀選邊馬比因邊警令保定等處牧放馬匹分給大同宣府諸處官軍騎操其馬因邊方地冷又被官軍侵剋草豆瘦損者多緩急無用乞將大同諸處馬匹逐一揀選精健者仍舊騎操老病瘦小者退回民間

牧放一修理城池比見山西河南諸衞所城垣樓櫓有損壞者濠池有淤塞者乞敕各都司衞所令守城軍餘於農隙借倩屯軍及府縣民夫協力修理一表正風俗竊見山西人民多有樂戶男不耕種女不紡績淫慢成風游食度日不才官吏往往呼使歌唱姦淫因囑公事以蠹良民乞敕各處取勘悉令為民以給徭稅官吏宿娼者依律黜罷不許贖罪還職上悉從之　又山西安東中屯衞百戶周諒言故東勝州廢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連太山榆楊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亙官山等山實胡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為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衞淨水坪偏頭關水泉堡四處營堡皆在其內可以不勞戍守每遇冬月就命將統領四處守備官軍於此駐劄備禦待春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敕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

命征南將軍安遠侯柳溥鎮守廣西

六月雲南麓川宣諭思任發叛

侵掠騰衝南甸等處時緬甸蠻目詗得其要領請致師於是閹振欲示威遠夷徼大封而窮兵之事起矣

士奇請旌褒景東知府陶瓚從之

言帝王御夷之道不過曰守在四夷曰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大抵蠻情頑獷驕悍必有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襄率領頭目效勞所致乞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

其木邦宣諭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襄同一體頒給

輔臣楊士奇等奏遣戍者宜從南北便詔廷臣議寢之

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補伍者各不問其能服水土北人死於瘴癘南土死於寒凍且其衞所相去遠者萬里近乃七八千里路艱費劇逃亡者多長解負累有死於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也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大不便伏覩永樂中令北京人有於各處充軍者毋句補於河間立一衞衞京師原衞別謫發充伍宣德中敕雲貴川廣句逃軍除本軍正身及丁已解發者外餘留附近衞所

帶管收操諸緣邊海地分聽留補伍後屢申令則知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者太祖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其後有罪者已死其補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收操太宗宣宗皇帝之仁所以恤民隱也陛下仰體祖宗之仁申明前令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撥是獨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也豈體國憂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戍使人宜水土而兵政備豫便安南北風土各有所宜三楊此議甚裨兵政彼鄺埜以習見執之何哉

秋七月河南黃沁漳河決傷稼

修襄王府第

初襄王請更造敕湖廣三司勘實圖以聞工部計合用夫匠

萬餘人三年可畢工上曰人力方艱豈可復有此勞極姑仍舊第修理之

八月順天科場火

初試之夕場屋火焚席舍延及廳事試卷焚三之一有司懼不敢言更試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場試官曾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亦欺也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如鶴齡言是科解元殷謙後爲戶部尚書加宮保李秉爲都御史王鋭芮釗及岳正會元及第直內閣號稱得人云

九月鎭守陝西副都御史陳鎰還京

奏邊務民情十八事上悉行之

冬十月召兵部尚書王驥還京掌部事

論功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羅亨信陞俸一級

封都督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甯遠伯趙安爲會昌伯

並食祿一千石　按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樸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於勇將而已威鎭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

榜葛剌遣使入朝貢麒麟白鸚鵡

工部請修寺不許

南京天界寺僧左覺義曇周乞官修寺宇及自造佛像又言釆石蘆場舊供寺柴薪者乞如舊工部尚書吳中爲之請上曰今各處軍民艱窘爾欲重困之乎修寺造佛任曇周自爲之蘆場果寺舊者仍覈實以聞南京洞神宮道士言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嘗幸其宮而宮前迫民居山門尚未作乞敕南京工部徙其居民上不允且曰敢再以請必罪之長淮衛因水城墮本衛奏請修築上聞其地旱荒謂工部臣曰軍民無食可重役以修城邪其止之更俟豐歲

十一月陞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敬宗力任師道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於進學成德替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忿私有詆誣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詞少骫敬宗曰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

右都督山雲卒

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都督僉事雲襲指揮從文皇北征有功累陞都督僉事宣德閒佩將軍印鎭守廣西時嵠峒猺獞叛雲率兵討之賊悉力迎戰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巓山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招降並還所掠甚眾乃增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鎭要害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閒猺獞無爲孽者以功歷陞至右都督及病上遣醫視慰比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贈懷遠伯諡忠毅厚恤其家命其子俊襲指揮使廣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沉勇廉潔便騎射臨敵多

奇策馭下嚴明而善撫恤之樂效死所至成功先後鎭廣西者多利士官餽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畏其約束無敢少爽至今廣人論賢將必歸之雲云

十二月

正統四年己未春正月甲午朔

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刑部主事楊寧諭麓川思任發

不聽命黔國公沐晟討之師次麓川賊遣人詣軍門請降主將欲許之眾皆喜寧獨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禍弗聽固請不已眾謂其迂檄令督運金齒

二月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

遣中官阮澹護送

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翰林學士簡進善爲會試考官

取楊鼎等一百名章綸第三王竑第五後皆爲名臣

命黔國公沐晟討思任發敗績都督方政陷賊中

晟奏臣會同都督沐昂方政等統兵征勦麓川正月三日政進攻舊大塞破之追至空泥賊出象陣邀擊我軍敗績遂失政所在今賊勢愈眾乞增調官軍以殄此寇奏下廷臣議英國公張輔等請如晟言選調湖廣官軍三萬一千五百人貴州一萬人四川八千五百人取回都督吳亮馬翔統率之往聽晟等節制上然之於是召亮翔還京分遣監察御史等官選軍聽調

閏二月

三月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章綸王竑及倪謙岳正皆有聞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下詔獄尋宥之

祚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命逮之未幾王事覺乃出爲南京雲南道御史

復大赦天下

附錄 行在戶部奏南京內府供用庫正統元年歲用黃白蠟茶芽葉等物請分派在外各布政司並直隸蘇松等府支給官錢採買給用上以諸處歲荒民饑姑罷之光祿寺奏南京內府奉先殿並諸王公主墳園歲時祭祀安王宮眷日逐供億見貯牲牢不敷請移文附近州縣營辦上以奉祀牲牢誠不可缺但不必遠取於民惟令南京守備官於內府給直平買之況歲不登民亦艱食安王宮眷日用以十分爲率減其三

分行在敎坊司奏請修樂器衣袍下行在工部覆奏謂近蒙詔書停止不急之務而樂器衣袍所以供上用者宜從其請上曰如詔不可違初南京工部奉命修孝陵寢殿垣牆會詔停不急之務工部侍郎張順與襄城侯李隆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會議罷修事聞上曰修理祖宗陵寢可謂不急之務乎命械順至京下獄鞫之

廢遼王貴烚爲庶人

先是王府臣請加祿上曰遼簡王常得罪太祖削儀衞止與校尉三百人王嗣封仁宗命加祿祿倍於先王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恩厚矣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有匡正而爲王請加恩何從諛也不許王益淫與江陵瀘溪二郡主亂又通千戶曹廣等妻女數十餘人非理姦死者十餘人杖死長史杜述擅笞荆州知府劉永擇强壯三百餘人强買貨物侵占辦課湖港强網學舍池魚每年假以進貢於夷陵等州江陵等縣奪軍柑橘起州縣人夫遞送倡死者三十人剋減軍糧侵占房屋買民馬不償直肆採獵踐田禾諸惡上召王詣京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劾之上以示王王輸情服罪諸大臣承詔論其罪應死上曰爾等所論者是遼王罔顧大倫難奉國祀宜從廢黜遂降爲庶人

征南將軍太傅黔國公沐晟卒

初洪武間平雲南獨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其頭目刀干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使居麓川分其餘地置孟養木邦爲宣慰新獻加乘其敝取之新獻加復爲所殺麓川思倫發之次孫思任發代爲宣慰復乘緬甸敝取之遂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州欲盡復祖故地累詔撫諭之不從遂用兵不利方政戰沒晟暴卒弟都督同知繼之復敗　按晟定遠人襲兄春侯爵永樂五年以討安南功進公爵子斌嗣景泰元年薨子琮嗣弘治九年薨從孫崐係晟弟定邊伯昂後入嗣正德十四年薨子紹勳嗣嘉靖十五年薨子朝輔嗣二十六年薨朝輔二子融鞏二子相繼夭弟朝弼嗣隆慶五年坐法逮繫削爵禁錮子昌祚嗣

夏四月封興山王貴熰爲遼王

遼簡王第四子也

五月倭寇浙東

重作京城九城門

先是文皇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而未暇及至今命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操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餼廩均其勞逸材木公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由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爲籌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博古通今由鄉舉爲御史歷官四川布政以廉稱出巡不食肉惟蔬食人呼青菜王及轉山東覈帑藏節浮費清隱蔽儲蓄倍前又問民瘼恤荒平賦民甚德之後爲刑部尚書載名臣

陞江陵知縣范理爲德安知府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知縣范理

所禮溥深重之即薦擢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司或勸當致
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後溥卒乃祭而哭
之以謝知己人兩賢之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振恤軍民
壬申大雨京師水溢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溺男女
二十有一人富者僦屋以居貧者露宿長安街益久旱之餘
大雨驟降自昏達旦城中溝渠未及疏濬城外隍池新甃狹
窄視舊減半又新作橋閘次第壅遏水無所泄故有是患上
命工部右侍郎邵旻都察院僉都御史曹翼同給事中擇京
城內外高爽之地及各廠房以居官吏軍民之無屋者戶部
右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之家給米一石溺死
者加鈔五百貫敕諭文武羣臣直言利病修舉廢敝時有陝

西僉事卜謙奏言蘭州衛並蘭縣數月不雨人民艱食邇者
明詔一下瑞雪密布甘雨霈施此皇上大德格天所致上曰
小人貢諛不足信民艱食戶部仍令所司振濟之
六月彗星見畢宿
光芒長一丈餘指西南至七月二十五日乃沒
戒諭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
凡二十一條一吏部考黜貪污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京
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不許舉保一差人踏勘水旱災傷具
奏開豁一拖欠各項錢糧物料悉皆蠲免一考覈虐軍官勿
令管事一各處解納段匹顏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
祥瑞禮部行文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
許拷打逼認一言官務扶善抑惡不許肆爲欺弊餘俱切時
弊
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加正三品俸
鍾江西靖安人由吏員薦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陞
知蘇州府奉敕乘傳之任至則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
十餘人八年夏旱旣發預備糧振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
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
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
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又慮凡百差人橫求各縣
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斂戢又驗
丁輸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
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
不疏正統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

事七年以病卒民競立祠祀之本深寧波人治尙寬簡未嘗
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軍
民自恥爭訟尤折節下士色辭恆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
安之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
以聞上從之增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
疾致仕去旣去民家尸祝之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
且二言公卿侍從宜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
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
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
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

言郡縣守令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
十言宜遏僭尼疏留中不下
令各邊空地許軍餘耕種免其稅
西域撒馬兒罕獻良馬詔畫史圖之
色玄蹏額皆白士奇作詩上頌
秋七月免南北省直被災田賦
先是山東兗州萊州二府江西九江瑞州撫州四府河南彰德府南北直隸淮安揚州鎮江常州大名廣平順德七府及南昌九江二衛各奏去歲水旱相仍禾苗卑窊者淹沒高阜者焦枯租稅無徵至是行在戶部勘實覆奏上以民被旱澇不獲收成租稅奚從而出悉蠲之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命僉都御史張純巡視霸州
純奏蒙差霸州等州涿縣等縣撫恤饑民除將修築河口工役放免并該徵糧草停徵外其缺食下戶并復業人戶計口給糧振濟支過官糧一萬一千八百九十餘石振濟過饑民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戶男婦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口招回逃民二千一百二十餘戶男婦五千六百八十口勸借民戶雜糧一千四百六十餘石俱已支濟饑民其有未敷者乞再令戶部許臣借撥倉糧以甦民困上以民饑如此爲人上者所宜深念其有未敷者戶部悉給之具數以聞直隸順德府南和縣奏本處水澇民饑欲發官廩振濟未敢專擅上曰民饑如是尚可緩乎命行在戶部郎移文令濟之
松潘番賊入寇命僉都御史王翺參贊軍務
翺明賞罰肅風紀表飭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翺出上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買羊酒犒勞之
九月詔郡縣平糴儲修水利
大學士楊溥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高皇篤義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查究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

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於是勅京官令巡撫侍郎周忱于謙何文淵副都陳鎰等兼總其事詣畿省郡縣覈預備倉發庫金糴穀貯之軍民中願出粟佐公者授散官旌其門又命有司修陂塘圩岸　按此二舉皆良政也然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見興修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而與之經慮也
冬十月降僉事廖模爲府同知
模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不能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溥與驛丞士奇與僉事各同鄉皆涉私償命太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摭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十一月河南巡撫于謙進兵部左侍郎

謙在鎮多善政在河南尤著苦勸糴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木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卽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少濟征輸稅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爲固立鋪設夫役以備收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以不能媚權貴故不能遷去

工部右侍郎致仕羅汝敬卒

汝敬吉水人由進士選庶吉士以背誦古文不稱旨交阯謫之戍江南數日召回自是力學推修撰仁宗時言時政十五事忤旨改御史多所平反宣宗初陞侍郎奉命諭交阯黎利

利伏誅又命往立陳氏後使事大有光還朝督兩浙漕運理陝西刑獄皆舉職被流言降職會虜寇復官命督餉至紅城遇賊吏卒遇害汝敬中流矢墜馬免召還告致仕明年卒爲人文學才幹皆有足稱云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於蘄州

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還朝

命莅事南京掌部事

免天下沒官牛租

時有言洪武以來民間領養官牛至今三五十年牛死已久不得除豁致民將人口產業變易輸租上命行在戶部卽移文各布政司並直隸郡縣凡官牛倒死悉除其租繼有死者亦卽具奏除豁毋久遺民患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一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正統五年庚申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黄福卒諡忠宣

福萊州人才氣不凡而忠貞足以濟之初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中陞尚書令撫交趾兼綰藩臬章政猷惻怛視民若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新附之眾依依不忍釋仁宗召還交民號泣以送未幾復叛復命往平之宣宗朝舊臣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命觀戲闘棋皆以正對不擅從正統參贊軍務憂國愛民老而彌篤其歷官俸餘悉分贍姻族卒贈太保載名臣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

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鎮守以靜且識大體又雅敬文豪自後代者多不能及

二月命翰林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士奇等曰朝廷事賴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能已乎一旦中出片紙命某入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士奇服其言

丙戌上躬耕耤田

大學士楊榮展墓

遣中官阮江護送

三月詔發常盈倉振饑民

右僉都御史張純奏直隸真定等府所屬州縣人民饑窘特甚有鬻其子女以養老親者割別之際相持而泣誠所不忍臣已倡率郡邑官員助貲贖還數十口然不能盡贖上惻然即命行在戶部移文發德州常盈倉米麥十萬石驗口振濟純又奏臣奉敕往順天保定等四府巡視民瘼訪得各處貧民有因荒歉缺食無力養親不得已將幼稺子女鬻斗斛之粟活旦暮之命者今已蒙恩振濟因而復甦則父子天性又起眷戀之情而契責已成無復歸來之理由是哀號不已控訴無由臣以為灾沴之興實由人事已行存問設法取贖安州等處貧民鮑昇等所鬻子女三十九人給令完聚乞敕所

司少加恩典以為人子養親者勸上覽之感歎命復其家二年有親者仍人賜米二石為贍養費淸苑等蝗生行在戶部請行僉都御史張純少卿李畛委官撲捕上曰如此緩不及事遺民患矣其速遣人乘傳令本處軍民官司督捕盡絕回報仍行直隸各府遇有蝗之處即捕絕之違者必罪不宥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開毎鹽一引輸邊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

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而罔利亦烏在其爲政體乎且自成化來每引納銀三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視洪武永樂間增價以十倍而權勢之占中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輓輸芻粟也又有管攢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雖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合諸費復不貲甚至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守候每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十觔正數外賄場官私加至三百餘觔近納銀於官聽買竈戶餘鹽通五百五十觔此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嘉靖末年掊克峻深之臣復嚴夾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少裁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

小買買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水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以其貳下批驗所類爲冊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待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小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益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於是江運諸小商又病且鹽春夏與十月爲旺相餘月爲衰閉即其時又復以晴雨爲生息之候脫連雨旬月沙灘崩塌淋灑無地煎煮無期坐守耽延吏急追併而官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

山西災下詔寬恤

口外永寧開平龍門懷來隆慶左右保安等衛並龍門千戶所軍餘老幼各訴饑窘總兵官譚廣以聞上欲以邊儲振之行在戶部言邊糧僅足備用且軍餘振濟無例上曰軍餘亦人耳可視其困弗救乎其發懷來衛長安嶺赤城堡倉豆振之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

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

贈柱國太師榮建安人中解元會魁賜進士器識通敏歷事四朝永樂中有邊急上三命榮往甘肅討之及辨解李夏之怒已政和麗水之征棄交趾平高煦扈從巡邊之駕祕發塞外之喪治平靖難能不煩餘力而疏闊自暴無大小歸心焉蓋唐之姚崇云先是告歸展墓至是事畢還京卒於杭州栽名臣

遣官修備荒之政

士奇言置倉積穀以備饑荒濬陂築隄以備旱澇太祖皆有成法自後有司不能修舉每遇凶荒民輒流徙請敕部移文諸司舉行洪武舊典其有墮廢者聽風憲官糾舉於是命官分道往理其事時刑部侍郎何文淵振畿輔御史薛希璉振江西皆以荒政大舉稱而江陰民朱維吉同父善慶出穀四千石備振新淦民李孟都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蕭惟志李維霖永豐楊子聚羅修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賀孟連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石備振有司奏以聞皆賜敕旌爲義民勞以羊酒

八月

九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御製觀天之器銘曰粤古大聖體天施治敬天以心觀天以
器厥器伊何璿璣玉衡璣象天體衡審天行歷世更代垂四
千禩沿襲有所其制寖備卽器而觀亦合外儀陽經陰緯方
位可稽中儀三辰黃赤二道日月暨星運行可考內儀四遊
橫簫中貫南北東西低昂旋轉簡儀之作爰代璣衡制約用
密疏朗而精外有渾儀反而觀諸上規下矩度數方隅別有
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氣序考景咸得懸象在天制器在人測
驗推步靡忒毫分昔作今述爲制彌工旣明且悉用將無窮
惟君勤民事天首務民不失寧天其予顧政統於仁天道以
正勒銘斯器以勵予敬
停徵振貸倉糧
上諭戶部曰去歲北京直隸諸府旱澇災傷軍民饑窘官曾

給糧振貸比聞今歲頗收有司遽責還官非寬恤下人之道
爾戶部卽遣人馳令各府悉止勿收如已收入倉者仍給還
食用其往年振貸未還者亦且停徵俱待來年豐熟府縣具
奏處置不許故違戶部尙書劉中敷等奏大同宣府今歲豐
稔請以棉布折旗軍兩月糧上曰邊士執戟豈暇耕乎雖豐
稔亦以米給
冬十月命吏部會舉庶官
上慮各官所舉或有浮躁之人夤緣假託命吏部從實研覈
至是尙書郭璡等言簿得所舉數內御史龔清等五人不協
輿論上曰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今所舉當者擢用不當
者舉主罰俸兩月以愧其心且人臣以薦賢爲忠繼今有推
延不薦及薦而未當者爾卽以聞不可有所觀望遷就

思任發遣使入貢
行在禮部言麓川思任發爲邊患其所遣朝貢頭目陶孟忙
怕等宴賚視常例宜有損上曰思任發久蓄不廷之心已興
師往討之矣彼之朝貢豈誠心哉不過欲窺事機緩我師耳
然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故不逆其詐不拒其來庶彼萬一感
化爾禮部其毋損常例賚之第不賜之宴使知朝廷之明不
爲其所罔也
以儀銘楊翥爲成府左右長史
十一月文皇帝大藏經刻成
御製序曰朕惟如來之道廣大包天地光明超日月泝萬億
劫之前不見其始推萬億劫之後莫測其終淸淨爲宗慈憫
爲用濟利爲德化導爲教無幽而不燭無微而不入無叩而

弗應無感而弗通蓋化洽庶彙福溥一切故自其教入中國
以來歷二千年凡具樂善之心高明之智不問上下貴賤皆
至誠篤敬歸向慈尊洪惟我皇曾祖太宗文皇帝德全仁聖
道法乾坤同上帝之好生協大覺之普濟禮教邁於百王惠
澤周乎八表泰和之盛寰宇皆春惟大孝之誠孳孳夙夜孔
懷劬勞報本之道圖薦考妣在天之福於是博採竺乾之祕
典海藏之全詮浩浩乎穰穰乎繕書刻梓周廣傳施功垂就
緒龍御陟遐洪慶所貽傳序暨朕恭嗣大寶統理萬方追惟
聖孝之隆敢忘繼述之務大藏諸經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
三百六十一卷咸畢刊印式遂流布妙法玄文備祇園之授
受要旨精義皎慧日之昭明字字眞如語語實際允成皇曾
祖之聖志聿弘皇高祖之寳福善功斯盛嘉慶可知九廟神

遊參佛金蓮之座萬品亨遇承佛玉毫之光家邦永底於清
寧華夏均安於熙皞三界十方咸臻淨域九幽六道並際開
明種種嘉祥不可思議是用敬序首簡概紀成績云
十二月增鄉試取士額
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至天下教
官員缺類兼考監生補除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
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
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下禮部議覆上定順天應天各百
人浙江福建皆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
湖廣五十五人山西四川皆四十五人陝西山西皆四十人
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令進士監生吏員聽諸司保舉

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
舉率得人潔己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為
例拘不舉耶進士監生皆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是不
肖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
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開送吏
部銓用　案是時重保舉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
並得舉益重守令已又敕文武官非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輭
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止不端者畢汰省毋糜費廩祿
已復申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以九年為滿中善政著
聞者仍舊任而增秩加官用維時薦揚公諸司選任專之天
曹故撫巡憲臬牧守縣令無慮清慎惠和號稱得人而宇內
晏清及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
權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即令吏部銓必自振手議者不察
翕訛以保舉為病何言之過也
以孫鼎為南直提學御史
鼎初為松江教授清慎持己禮讓化人士咸信服之有司尊
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
遂翻其冠鼎前謁曰公翻冠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
信如此至是選陞中外稱得師云
錮妖僧楊行祥於錦衣獄
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貴至
廣西年九十餘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
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
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

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　案建文君之出奔王文恪陸文
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
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邋遢其實為我眾聞之大驚以聞詔
傳送入朝眾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
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於地而口餂之記
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
及載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五年廣西思恩
州獲異僧陞州為府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於
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
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
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考之史與所紀楊行
祥事相近豈應旂因此而誤附前說耶考建文君以洪武十

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
楊皆故臣豈皆不識而僅一吳誠識之又何忍下之獄
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
者野史又載建文君詩凡三首其一牢落江湖四十秋蕭蕭
白髮已盈頭乾坤有眼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其二其三皆題於金竺長官司羅永庵者云風塵一日忽
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
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焦南來瘴嶺
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
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　案此詩恐亦附會

者作大抵建文君出亡與否不可知即使爲僧當滅迹以終
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
紛者恐因楊行祥一事誤耳又案弘治中禮部主事陳循吉
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
命歸我太祖遂避位而去後得謚爲順帝况建文君又非勝
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當視順帝追
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覩天順初英廟閔建庶人無辜釋其囚
而聽其婚娶出入萬歷建元詔復其死事諸臣祠於其鄉萬
歷十六年司業王祖嫡疏請正景皇帝實錄復建文君年號
詔雖尚格行必當恭覩盛典矣
是年奉化伯滕定卒定山後人宣德四年爲都督同知以戰
功封流爵祿八百石子福爲指揮使

正統六年辛酉春正月己亥朔
先是欽天監奏是日午日當食至期天氣晴明太陽正中無
纖毫之虧禮部尚書胡濙謂上德格天請賀上曰上天垂眷當
益加敬愼其毋賀
命平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太監曹吉祥監督軍
務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李左右副總兵李安劉聚及郎中
侯璡楊寧等合漢土兵十五萬討麓川思任發
賜貴等蟒龍緋衣　案賜大臣蟒龍衣自此始時麓川僻遠
本不當中國一郡縣以閣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
萬轉餉半天下維時刑部郎何文淵疏言唐虞之時有苗弗
率帝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
兩階七旬有苗格然彼不臣服於大禹徂征之時而來格於

帝德誕敷之日此其慕義之心終不可得而泯滅也今叛麓
川寇思任發逞惡造禍反道敗德廷臣合辭請兵征討臣竊
以爲麓川之在南陲一彈丸之地而已疆里不過數百人民
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固往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
民不可使何若寬其鈇鉞之誅興我羽旄之舞命雲南總兵
官都督沐昂量調官軍同僉都御史丁璿於金齒操備且耕
且守仍令雲南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官一員躬詣彼處宣
揚聖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同有苗之格心計不勞征伐而
稽首來王矣如是而更冥頑弗率然後命昂等調發官軍相
機勦絕豈徒王法之所不容而亦神人之所共怒也疏下兵
部會議言文淵所言與今日事勢不同不誅恐貽患邊境乃
命將出師侍講劉球又言帝王馭夷不窮兵於小寇以傷生

蠢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用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借令緬甸言果信具得其首寇不過獻俘大廷磔諸市梟諸道而已而緬甸譈必且挾以爲功將與木邦求麓川地以爲分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蹉跌又兵爭方始皇上愼死囚多矜貸與天地好生之心合而欲得一失地遠竄之酋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死地以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郡歲增貢使以覘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測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敕尚書驥令思機發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宜遣給事中御史巡行謹烽燧修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書上王振不從於是驥等將兵以往十月抵金齒賊酋守鎭康者陶孟刁門捧遣人乞降受之令右參將冉保勳衞陳儀率兵五千由東路攻緬甸瀾甸水寨入鎭康因令刁門捧集夷兵攻破昔剌寨移攻孟通十一月率兵二萬由中路至上江操舟師賊伏兵四起守兵悉力來拒官軍奮擊斬首千餘級餘賊入寨圍之會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自下江夾象石至合攻之賊拒守適南風大作順風焚其排柵火旦夜不息驥等援枹督陣又調趙倫兵並攻賊窮蹙自水門突出伏兵截殺無一脫者上江寨遂拔餘賊千餘猶操刃迎敵官軍騎步並進以長戈蹴之賊將刁放戛父子俱斃刁招漢父子殺其妻孥闔門自焚生擒刁孟項前後斬馘五萬餘橫屍蔽野於是

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都督李安領軍提備我軍由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率精銳八千入哨至杉木籠山思任發令陶孟靠者罕心等率衆二萬據高山中立硬寨左右山顚連環爲七營宮聚劉聚分左右翼攀援山嶺林木而上攻不下驥軍由中路進左右奮勇夾擊賊遂潰殺靠者罕心等斬首數百餘級賊遁入巢官軍乘勝進戛賴隴至馬安山軍勢大振直擣賊巢山岡陡峻周廻餘三十里柵堡深廣東南一面傍江壁立官軍視地攻取賊伏兵泥溝箐驅象陣突起爲我軍所敗賊復從永毛摩泥寨至馬安山潛出我軍後我軍堅壁不動調指揮方英等率兵六千突入賊寨賊首衣黃衣揮衆拒敵我軍擊敗之斬首數百賊投崖谷蹂踐死者甚衆賊復驅象八十餘來衝陣我兵佯卻尋整隊力戰敗之而孟通賊首刁門顚孟璉長官司亦保等寨俱降烏木弄戛邦等寨亦攻破餘黨招剛火頭人等率夷民降俱令復業獨賊首誓死拒守不聽招諭於是分門環攻乘風縱火死者無算房舍庫藏皆爲煨燼賊父子三人攜妻孥七人從閒道渡江遁孟養等處老稺死者浮屍蔽江乃收其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賊所掠各衙門印三十二顆又移兵討韋郎羅維賊韋走安南移檄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以獻捷聞上曰窮兵黷武非朕所喜聞況兵行之際不免害及無辜其令蔣貴王驥等凡所招徠者善撫存之仍具有功官軍以聞

三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鎭守陝西

翺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三邊晏然關中以治

大學士楊溥展墓還朝

御史韋廣議處蠻寇

廣丁憂服闋至京建言臣廣西慶遠人也竊見廣西自永樂二十年以來宜山思恩忻城縣猺獞黃公萬廣等僞稱王侯都督入寇我境大肆焚掠時鎮遠侯顧興祖率兵往征賊皆奔入巢穴官軍既退仍復入寇不已後都督山雲興師進勦斬獲無算忻城殘賊則委土人莫賢撫化至今聽服惟宜山之川山廣南中州節灘等里猶復不悛招撫則朝降暮叛守備則出沒不常軍民累世被其荼毒無有寧息蓋此則冥頑難以德化可以威服乞敕總兵官安遠侯柳溥會同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大集官軍攻其巢穴殄滅其渠寇置長官司以撫安其餘衆選土人之有智識兵力如莫賢者俾爲長官從府管轄則猺獞畏服地方寧謐實爲軍民永遠之利不然則賊患日深將有不可測者矣上嘉納之時廣西潯州有賊十一人都指揮僉事史雄馬文等以兵勦之處所獲者寡功賞不大因殺平民四百八十餘人悉誣以爲賊事覺巡按御史上官尹按劾其罪並其參將田眞親總戎機慢不鈐束總兵官柳溥身膺主帥知不舉奏俱宜正之以法上謂都察院臣曰設兵勦寇正以衞民此輩反戕良民以邀功賞其令按察司同巡按御史逮雄等鞫具聞處之柳溥田眞俱令自陳若復欺罔必罪不宥

三月增大同宣府屯田旗軍

先是上諭總兵官朱冕譚廣等曰大同宣府歲用甚夥而屯田所入不及十一餘皆仰給於民今邊境寧謐軍士優閒宜廣屯田以紓民力至是二邊增屯田者六千七百餘人歲增子粒四萬二千有奇免歲費二十萬有奇

夏四月禁僧道傷敗風化及私剏寺觀

先是直隸巡按彭勖言天地闢而人生不知其幾何時而人道之立則肇於三皇至堯舜禹湯文武而後大備自時厥後膺天眷而居皇極者莫不咸有是責而多不能全是道者由異端撓之也古聖人所以立人道者其教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相資以生無有匱乏其爲人也固易而居皇極者亦易秦漢以來異端並起或撓於申韓或撓於釋老爲君者每被其欺爲人者恆苦其費故上下俱難爲矣我太祖高皇帝肇位四海申明五常制爲條章律令以示人慮釋老之或盛乃歸併寺觀爲叢林不許私剏庵院私自薙度慮人心之或流乃禁褻瀆神明不許修齋設醮男女混雜其立人道之心勤且周矣夫何近年以來民無擔石之儲亦或修齋設醮富者尤爭事焉以致釋道日興民貧愈甚夫人之爲惡明有天討幽有鬼責今曰皆因齋醮而消滅豈理也哉且修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而至於今不絕愈盛詎非惑耶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寺宇徧天下以僧人之情言之幼時慾心未動被僧誑誘及年長慾動歸俗則安逸難捨住寺則慾心難忘不免通於所親所交之婦其傷風俗爲人害一也爲僧者惟以穹殿宇飾佛像爲功業故恆設巧計進諛言以求媚豪官富民之施予極其侈靡心猶未足彼豪官富民亦必攘奪刻剝而後有此其費錢財爲人害二也其居深邃地勢幽僻罪惡渠魁多匿於中身雖出

家心實覩毁一有可乘卽皆蝟起其容奸慝爲人害三也豈非蘇子所謂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歟朝廷清明天下申韓之禍已熄獨釋道之害方橫如兩京僧寺其中所費不計況天下僧寺之多乎乞敕大臣會議行移天下凡僧尼未度悉令歸俗民間男婦無子年近五十以上願出家者許其落髮入寺爲僧爲尼隨例給度其寺庵原係叢林有佛像者許其修整非叢林者不許刱立容留之人務要置立板牌掛於山門備寫貫年籍甲使人周知仍行都察院備榜禁約不許官民之家修齋設醮求福利以崇不經之典如此則風俗自淸治化自行爲千萬世之盛美矣上令禮部都察院考舊禁例以聞禮部尙書胡濙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智等具錄太祖高皇帝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上覽之諭

濙等曰釋老俱以清淨爲教近年僧道中多有壞亂心術不務祖風混同世俗傷敗風化者爾都察院卽遵洪武舊例再出榜各處禁約違者依例罪之不恕新刱寺觀曾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刱建時陝西涇州道正司奏本司在王母宮其殿閣廊宇舊嘗蒙恩繕理今復傾頹乞敕命有司修繕上曰陝西兵民艱難已甚豈可作無益之勞其自葺之

命戶部侍郞焦宏巡視閩浙蘇松海防

時海寇往來鈔掠兵備廢弛宏奉命至修城堞備戰艘防守事宜肅然振舉寇不得爲害

命御史等官詳審天下疑獄

上以災異數見諭三法司臣曰今天下司刑官多非其人往往置無辜於法卿等宜於各屬官內愼選廉明公恕四五員往詳審之於是右都御史陳智等推選監察御史張驥等分往各處會同審讞民有姑苦貧數逼其婦與餽已者逆婦輒以惡詞色拒之山西道坐婦以詈姑絞既而移鞫貴州道辨其可矜上曰然此婦居貧苦爲姑挾以非禮何得罪其不孝其釋之原鞫御史泥文法虧節義吏部其斥以他用行在刑部郞中林厚言奉命於四川清理刑獄七月戊戌詳審三司所逮獄囚辨其冤枉解縱桎梏是日晡時有雲見於西方昴胃之間五色圓光形如半璧竊惟昴宿屬金刑法所像五色之雲和氣所蒸聖仁感召厥類甚彰謹繪其狀爲圖上之

王振矯旨陞工部郞中王佑爲本部侍郞

佑以賄媚進又貌美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

郞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鄙之爲牛馬襟裾云

五月降兵部侍郞于謙爲大理寺卿

謙在河南山西巡撫擅自回朝被劾久禁錮至是右都御史陳智等以暑盛讞囚錄謙名以進遂降之

畿內旱蝗禮官請禱不許

禮部尙書胡濙等言今年四月以來亢陽不雨蝗蝻爲患撰之天意驗諸人事皆由臣下才德疎庸政事缺失有乖陰陽之和以致下累民生上貽聖慮臣等不勝惶悚乞令文武百官自本月初七日爲始齋沐思過仍令大臣於在京各寺觀行香及行道錄司愼選道流盡誠祈禱庶幾少回天意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今上天降災在修德以弭之豈區區禱祠

所能免也不必行
置贍鹽倉
南畿巡撫工侍郎周忱以水郷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
本府支用節其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三萬二千餘石用
以整贍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估柴價亦貯各倉官爲支給
又選殷實竈丁爲排年總催其次爲頭目輪年應當有消乏
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六月陳智免以王文爲右都御史
初工部侍郞李庸以智都風紀嘗私饋之會有言災異由大
臣不修省改過請罷其尤以回天意者監察御史給事中遂
劾庸貪贓無厭不顧廉恥庸銜智受饋不已庇奏智貪婪暴
怒諸不法罪並誣監察御史給事中朋姦黨蔽上怒命行在

錦衣衛俱執之下百官究狀太師英國公張輔等上其獄俱
當流例輸贖出爲民上曰庸智皆大臣朕累宥其過累不知
改不才如此可再用耶其免贖即發回原籍爲民乃陞大理
寺卿王文代智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八月
九月召按察使包德懷僉事薛瑄乘傳詣京
先是吏部奉命會舉廉能端重有學識者四員以聞至是獨
召二人云
冬十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等坐事荷校
中敷等慮京城草束不足請以御用牛馬分牧民間上以其
奏示言官言官交章劾中敷等變亂成規遂下獄廷議應斬
命枷示長安門外時中敷忤太監王振故得禍
十一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大赦
賜太監阮安錢僧保各黃金五十兩白金一百兩綵緞八表
裏鈔一萬貫此內臣功賞之至厚者
改給兩京文武衙門印
先是北京各衙門皆冠以行在字至是以宮殿成始去之而
於南京諸衙門增南京二字悉改其印
兗國復聖公廟成
御製碑文曰朕惟聖賢之生皆天爲世道生民計非偶然也
雖天處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所以仰副天之意者則一心也
孔子之道原於天而承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得位
則惓惓於推明斯道立教垂世以副天之意蓋周公而後必

有孔子而後皇帝王之道明君臣父子之位正尊卑貴賤之
辨著雖斯禮在人心皆固有之然非得孔子之教則不能以
皆明明之有淺深則其行之之效亦因之有淺深世道所以
盛衰不齊也而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幾何其不淪於夷狄
禽獸此孔子之道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無也三千
之徒孔子獨稱顏子好學獨告以帝王爲治之大法使孔子
居堯舜之位則顏子稷契之倫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天也
而使之得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有以
仰副天之意亦天也君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
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嗟乎孔子其太和元氣顏
子其四時之春乎非春其何以見太和之發育也曲阜故有
孔顏廟祀我皇曾祖太宗文皇帝既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

朕嗣統之七年爰新顏廟有司請文書石並系以詩曰巍巍
宣聖道配乾坤化流天下光闡人文睿矣克國剛明純粹蕩
蕩聖域深造精詣爰初四勿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進無止
大經大本一出於天惟聖誠明顏得其全禮樂之授王佐之
期鳴鳳不至聖賢側微作範立教永淑來世報德暨功代謹
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天亦時來居既作新廟爰
祇祀事弼佐皇明千載億歲
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訥常熟人力學尚義以醫術至南京仁宗監國因士奇薦命
教功臣子弟尋拜御史歷今職乞致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
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㧞第於城中訥曰訥素不愛華
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閏十一月贈故翰林院待制王禕爲學士謚忠文
禕義烏人屹然有奇氣人初見若不敢卽一言之入則情意
藹然於經史百家無不究極其爲文宏麗沈雄太祖初渡江
禮任之洪武五年使雲南諭降梁王辭嚴義正梁君臣駭顧
已有降意會元使脫脫以徵餉至欲連兵拒我乃以危言迫
梁拒匿歲餘殺之建文中嘗贈謚永樂初以例革去至是義
烏民劉傑復請於朝乞加卹典故有是命載名臣
陞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時勉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
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然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
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爲振給仁義之風行焉督
諸生學甚勤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

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頌其稱之曰天地之量父母
之心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監聽
講蓋慕其風也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誅南京尚膳監內使郭敬
敬不謹焚內府廊房六十餘間所貯物料器皿等七十二萬
五千五百有奇及錢糧簿籍守衛衣甲皆爲之空南京刑部
奉旨執敬鞫治獄成以聞命卽誅之
正統七年壬戌春正月
二月命禮部侍郎王英翰林學士苗衷爲會試考官
取中姚夔等百五十人是歲同考有主新知縣陳貞韶京衛
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教諭鼓舉中式則有都察院吏

刑部吏南星松陵驛丞鄭溫
辛酉車駕至天壽山
明日壬戌祭陵甲子還京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呂原項忠程信韓雍姚夔皆有建立
夏四月營建府部衙門
建宗人府吏部戶部兵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於大明
門之東初各衙門自永樂間皆因舊官舍爲之散處無序至
是上以宮殿成命卽其餘工以序營建悉如南京之制其地
有民居妨礙者悉徙之
命南京造遮洋船由海運餉
凡三百五十艘運至薊州諸倉

五月敘平麓川功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侯璡楊寧進禮部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

案李賢云王振操柄欲逞其忿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復熾驥再往東南騷擾軍民疲敝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級復半於前夫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爲驥之功實則罪之魁也

冊立皇后錢氏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命戶部侍郎焦宏備倭浙東

先是浙江三司奏五月二十二日以後倭寇二千餘人臨爵溪千戶所城雖被官軍擊卻尚潛海島兵部言宜遣大臣一員往理其事故有是命

少師兼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累遷在工部營建經理有心計事歷朝皆有寵但李賢詆其貪財巨萬發妾數十人而詰詞無清廉字尤見斥於其妻云封茌平伯諡榮襄

陝西進嘉禾禮官請賀不許

鎭守陝西都督同知等官鄭銘等奏西安府並耀州產嘉禾一莖三穗四五穗至十數穗者凡三百餘本禮部尚書胡濙以爲豐年之瑞實皇上至仁大德所致請率廷臣稱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今有司奏旱蝗者日相繼使嘉禾誠足以兆豐年亦止二地之慶耳如天下饑民何其勿賀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寺左少卿于謙奏河南水旱蝗蟲相仍該徵租稅乞暫停止山西夏麥薄收該輸邊餉乞布麥兼收事下戶部言夏麥雖云薄收秋禾尚有可望請河南折收布貨山西全徵米麥上曰國以民爲本宜從謙言俟秋成仍具豐凶以聞直隸河間府滄州知州上官儀奏本州連歲水澇旱蝗相仍民倉庫乏惟拾草子自給去歲官貸預備倉糧乞暫停徵以俟年豐上曰倉庫之積本以爲民歉則給之候豐而斂當如是也卽從其請順天府並直隸廣平大名鳳陽三府河南開

封懷慶河南三府所屬州縣各奏蝗蝻生發上曰民以稼穡爲生今蝗蝻爲災民將何依爾戶部速移文督責有司捕瘞盡絕

罷尤溪縣銀場

先是永樂間縣民朱得立於是山開坑採銀歲納三十六兩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上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

秋七月陞兵科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

永和由教官任兵科時營建諸司廨署役煩事殷廷臣多推舉故超擢之

倭寇浙東

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薀伺備禦疏而入官廨民廬焚掠殆盡
發掘人冢墓得少壯人卽殺之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
嗁號爲嬉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其橫殺如此
民大創下防倭之令而邊嚴

初置戶部太倉庫

八月兩淮運使耿九疇條奏鹽場革弊事宜

隆平侯張信卒

信臨淮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永樂二十
二年加少師予世襲至是薨孫湉嗣十年薨子福嗣天順元
年薨子祐嗣弘治十七年薨從弟祿嗣正德四年薨子瑋嗣
嘉靖二十三年削爵三十七年故從子相嗣萬歷三年薨子
炳嗣

九月詔增小官之俸

先是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
遂爲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
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
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
下廷議增俸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昭皇后

后大漸召閣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對曰
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
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
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字不係國事聽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卽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十一月命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

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敕翺令便宜行事翺詰責故將欲斬之
因叩頭祈免令戴罪立功踰月躬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
築牆濬塹設堡置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戍卒措糧餉
邊用充足人樂戰守時錦衣衛指揮僉事言八事一禦虜莫
善於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資者草近年燒荒遠者
不過百里近者纔五六十里胡馬來侵半日可至向者甘肅
今者義州屢被擾害良以近地水草故也乞敕邊將遇秋深
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縱火焚燒使胡馬無水草可恃如此
則在我雖有一行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一積糧草莫先
於屯田近年屯田皆取衞所老弱之人是以糧無所積乞將
馬隊守瞭夜不收並精選奇兵遇警調用兵外其餘悉令屯

田責其成效俟秋成之後歸伍操備如此則民力不勞而邊
儲有積矣一虜使入貢朝廷遣官錫宴賞賚有加但犬羨之
性實貪貨利交易物貨稍不能足其欲輒凌侮驛夫傷殘市
人朝廷每曲法宥之彼以我爲可欺而恣肆不止乞凡遇虜
使非禮凶虐卽令其酋長自責罰使知朝廷法度之明如此
則中國尊嚴而夷狄知戒矣一邊境士卒終年演習武藝別
無獎勸止是視其軍裝有不稱卽加捶楚致有貧難逃竄者
乞將陝西山西稅課贓罰量撥甘寧大同等處收買皮鐵筋
角以供修造軍器遇總兵官會同較藝果有才勇騎射特出
者量加賞賚如此則賞罰明信而三軍鼓勇矣一備倭戰船
官軍近年以哨瞭爲名停泊海港竊還其家者有之販鬻私
鹽捕魚採薪者有之及倭寇突入孤立無援反爲殺掠乞令

監察御史時加巡視遇有損壞卽令修理如此則船無朽壞而邊境有備矣一沿海衛所軍士有論發運糧者亦有離遠屯田百里之外者又有本城倉廒無糧撥往他所關給者遇有警急調用不及乞自今沿海軍士免令運糧離遠屯田者令附近城郭屯種倉廒無糧者令有司於秋糧內撥補如此則屯田不誤倭寇有防矣一沿海衛所官多將軍士貧弱者守備富壯者役占有官一員占至百人者又有刁軍畏懼守邊往往挾制官旗不聽調遣者乞命才幹武臣一員職掌提督修其城郭足其部伍如此則法令歸一人有所屬矣一沿邊守備官軍盔甲器械有所損壞乞將所在官司贓罰銀免解京庫令都布按三司等官計查修理物料量給收置監收給軍操用如此則器械鋒利軍民無擾矣上命所司計議以

聞頗採用之翰林院編修徐理言五事一國之武備莫先於治兵要使國兵足以制邊兵邊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鎭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瞭今宜於每年九月盡敕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虜寇出沒相機勦殺每歲冬出春歸休息一月仍於教場操練如此則京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懾伏無敢窺邊矣一西邊去京師寫遠自延安綏德以至寧夏甘肅地方數千里關山隔絕寇入路多猝難應救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事中與兵部會同陜西都督都御史並方面堂上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

者戶取一人爲兵願兩三丁爲兵者聽從免其糧差立爲一營委廉幹官管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與官軍一例開支行糧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於不足守備充實而朝廷無西顧之憂矣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概舉之有指揮卽陞都指揮都指揮卽陞都督者初雖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誤事雖黜罰無補前虧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灼知其才能智勇僉以本職參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句當邊事如果能幹乃可命爲參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官爵如此則爲將臣者皆知激勸奮立功效矣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夫奮

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場內公同點選逐隊閱實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卽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立爲定法或三年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於軍將之中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膂力者皆能效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軍衛有司察訪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問以攻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糧二石分隸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參隨使用有功之日照例授

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憾爲國家之用矣
疏入上命兵部同五府管事官議行
陞太監王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尋命山侍經
筵
十二月蘇州知府況鍾卒
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至則奸胥猾卒不法暨豪右恣
肆者繩治不少貸奏減重額虛徵糧合一百二十萬餘辯釋
誣入軍千八百餘復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他種種興革皆
紀綱大務正統五年滿績郡民八萬餘叩闕請留乃再任至
是卒於官民哀之若喪父母載名臣
王振矯旨陞徐晞爲兵部尚書
是年修武伯沈清卒清滁州人正統元年爲左都督以營宮

殿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陣
亡子煜嗣減祿三百石成化十八年薨子祺嗣二十二年薨
弟坊嗣弘治六年薨子瑞爲指揮使
正統八年癸亥春正月
吏部尚書郭璡罷命王直爲吏部尚書
璡精吏事飭切不泛臨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正統初以旱
蝗引咎諸大臣眾欲乞歸獨言主少不可況受先朝付託若
皆罷去不已懟乎識者韙之至是以王文劾罷去時侍講周
敘言人君之道莫大於奉天勤民人臣之職惟在於輔君成
化比者天旱皇上躬自引咎特召羣臣齋沐禱祠天地百神
三日果雨然而雨澤未大敷禾稼未沾溉民生未滿望皇上
惓惓是念爲臣下者所當欽承德意思陳德政以消天譴以
助成化理柰何未聞有共致憂勤效忠補過之疏徒見有年
老陳情自乞留用之章掌銓選者賢否未廣於咨詢陞黜每
循於資格司國計者農桑生殖不加勸而賦稅科徵日益增
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言官惟緘
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洪武舊有定額比年多至
數萬徭役乏人戶口日耗蠹損國政感傷和氣莫此爲甚又
言今年畿甸山東諸府流民眾多扶老攜幼風飡露宿徙移
他方推原其故皆由有司不加矜恤或窘衣食或迫征徭之
所致也又言風憲爲耳目之司守令任府事之寄尤切治體
宜精其選若風憲得人則守令自職上以章示諸大臣於是
吏部尚書王直等言敘所言良是臣等庸劣曠職不上裨聖
治下厚民生罪當斥逐上曰卿等能修省自責則天譴可弭

矣自今宜益加敬慎有不利於治者須具實來聞以副朕敬
天勤民之意
陞王英爲刑部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時刑部獄禁失囚尚書以下咸禁錮迹捕乃陞二人昂滄州
人由鄉舉爲御史所至有聲
調吏部侍郎魏驥於禮部
又辭改南京吏部驥直道自持不茍徇俗時振怙寵而驕部
堂尊官咸斂輿避驥獨抗振諧於內故驥力求致仕
二月
三月刑部侍郎魏源致仕以戶部侍郎王質代之
時刑部尚書缺上命吏部推老成有學公廉謹厚者四五人
以聞直等以王質鄺埜及刑部員外劉廣衡御史張驥名上

上又問近臣皆言質爲優故用之

復命蔣貴王驥討思任發走緬甸遂班師

先是大師還任發復出爲寇貴驥奉命至金齒檄緬甸人縛送任發於軍前緬人懷詐佯諾不以遣驥等進兵至騰衝分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司使統兵萬餘駐蠻江滸我兵貴以忠義賞以牛酒大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密令貴率兵帀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任發復遁俘其妻孥家屬九千餘人捷聞貴驥歲加祿三百石餘陞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

夏四月

五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東徙蝗翰林院侍講劉球應詔上書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君失道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讋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雊於鼎武丁恭默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德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鴟吻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羣臣各省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

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搉之而折其衷所以權順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自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淸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久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具文耳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衞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巡行天下自

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貪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敕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甎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官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

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逋賦以惻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紀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使彼言

果信得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擊寇思任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敕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眾生致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任發盡刷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罷蔣貴並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

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眾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暇閒之時敕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使偕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分武舉之人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疏上時有錦衣衛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用事王振門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是時太后已崩內閣柄移生殺予奪盡在振

手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皆以憸邪首開趨媚自是舉朝皆稱翁父凡進見者必以金銀幣帛初惟府部寺大臣及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庶職無不進見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正德中祭酒謝鐸言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嘉靖中黜之

瓦剌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郡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橫屢侵犯北邊自此多事矣

召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

鎰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兩暘時若年穀屢登民

親愛之如父母及去民圖像事之如神後文代之改寬爲嚴非復昔之陝矣　案鎰吳縣人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鎰

畿內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捕之

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大理少卿薛瑄下獄論死

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自提學僉事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宜謝振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後遇諸途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遂誣告妻魘魅致夫死錦衣衛指揮馬順鞫送刑部議罪坐淩遲處死瑄等駁調都察院問亦如之瑄等奏請差御史體訪院以委御史洪洪言其夫實病死犯者得釋校尉復奏魘魅有形迹洪言不實下洪詔獄坐斬宥充軍於是科道交章劾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瑄語侵都御史王文文與羣臣議坐瑄以曚朧奏請律斬少卿以下俱流上疑瑄有私命錦衣衛復鞫之言左寺丞仰瞻囑瑄脫婦並逮瞻刑部尚書王質當以奏事不實律並擬徒上不允命瑄如初議斬瞻謫戍咸遠瑄在獄怡然曰辯冤獲罪死何愧焉讀易以自娛至秋後奏將決子淳等三人願以一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允乃三覆奏上命錦衣衛監禁之後以侍郎王偉申救得免罪除名放歸田里

翰林侍講劉球下詔獄尋爲王振盜殺之

先是球上書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

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爲璘地並逮球下獄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裂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裂爲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後久不至一日求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前惜之曰汝得無疾乎狀貌乃頓異若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舉事之日密與我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錯愛耳因痛哭悔恨不已未

幾果死馬順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人以爲球所憑云
案球性廉介從弟爲縣令奉匹縑卻之又卻蜀王厚餽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切於憂時如京師大水具陳槃洩拯濟之方及請罷南征諸疏皆切直比死海內傷之後謚文愍載名臣
附錄 南京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名欲致之門下適巡撫周忱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以意忱達之敬宗持不可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秋七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尋釋之

時大閹振權重震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彝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陰翳頗防諸生班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免冠受桎梏監諸生皆眙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校國子前校重百斤時勉厓老不任校憊甚諸生司馬詢等千餘人伏闕請寬宥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會聞皇太后乃得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
儼南昌人以鄉舉授華亭教授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以薦陞桐城知縣解縉又薦之太宗簡入內閣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陳不以才智先人及兼宮僚所對皆切人情後擢祭酒遇可否利害必擬議以求至當羣論有不合者卽引退不辯故所至能全交家居沈潛理學充養日粹爲文尚純實晚年益有得嘗爲湖廣考官得楊溥卷批云若得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好公孫之阿曲後溥大用人以爲知言
陞蒲州判官張廉爲本州知州
時按臣薦臬臣僉保廉在任守法愛民請陞之吏部以躐等難允上曰能得民心卽員有司正當陞擢以爲牧民者勸何躐等之有
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徙封鄭靖王於懷慶
附錄 楊士奇子稷毆死人命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弼贊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內使張環顧忠磔於市
二使匿名寫誹謗語侵王振命錦衣衛鞫之得實遂棄市仍命內官俱出觀之十月錦衣衛卒王永亦以匿名書王振罪惡揭通衢爲王山緝事者所執亦磔於市十二年指揮華嵩

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
同軍益坐與振姪爭娼故也

正統九年甲子春正月

陞曹鼐為翰林學士

鼐先已入閣參預機務時楊榮既沒鼐明敏議大事多取決
焉王振亦曲加敬禮故特陞於馬愉之上鼐疏辭上不從

兀良哈入寇成國公朱勇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時兀良哈三衛韃賊雖陽朝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上怒其
反覆不常命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恭順侯吳克忠佐之
徐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
口陳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口各將兵萬人約至黃河土河
兩叉口等處會合遼東及各處軍馬探賊蹤迹捜捕勦殺期

於殄滅仍戒勇等所將皆精銳親兵宜加撫恤毋得私役違
者罪之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沙州及赤斤蒙古衛各
訴饑餓願借種糧下戶部議以夷人借糧無例上曰春秋譏
閉糴朕為夷夏主可視其人之困弗救乎宜量數與之湖廣
貴州二布政司奏苗民被蟲鼠災傷田禾告欲伐山木並以
土產方物變易米糧恐巡邏者遏抑無以為生上曰苗民亦
吾赤子可坐視其饑窘耶宜聽其交易禁戢軍士毋得激變
但嚴加隄防仍勘實附近有糧之處量給振濟務使各宜其
所庶副朕一視同仁之意

二月

三月新建太學成上幸學謁先師

御製重建太學碑曰皇天仁愛下民必簡命聖人君之師之
聖人得位則兼君師之事加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是已不得乎位則專師之事以立教垂範孔子是已兼君師
者道施於當時專師者教被於後世然非得孔子立教則雖
前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世莫之知矣故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如孔子孔子之功萬世之功也孔子所謂敎
其道仁義道德其事父子君臣尊卑內外其器易書詩春秋
禮樂皆本於天也凡為天下國家誠能純用孔子之道則天
地以位萬物以育彼其名為用孔子之道而效不至焉者信
用之弗篤加有異術邪說間之也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太
宗文皇帝暨我皇祖皇考聖聖相承恭天成命顓顓焉一惟
孔子之道是尊於凡施政敷教取人理民一惟孔子之道是
用不雜他術自國都至於四方郡邑海隅邊徼靡不建學設

教崇祀先師海外番國及蠻夷酋長皆慕仰德化遣子入學
蓋歷世以來尊尚孔子未有如我祖宗之世之盛者也朕以
涼德祗承天序欽惟古昔之大典祖宗垂統之盛心夙夜孜
孜圖惟善繼北京故有學在宮城之艮隅庳隘弗稱乃正統
八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廟右學高廣靚深所以奉明靈居
來學凡百所需靡不悉備材出素具役不及民明年春成朕
躬釋奠於先師循古典也退御學之彝倫堂命儒臣講經公
卿大夫及百執事之臣逢掖之士兵衛之師拱侍而聽殆以
萬計已而有司請如故事紀其成於碑嗟夫孔子之道為天
下國家者不可一日以缺學校之教於凡化民育材者不可
一日為怠矧京師首善之地所係之重且大乎敬書諸貞石
昭示我後人俾咸務欽承用丕顯皇明治化之盛與天地日

月相爲悠久云
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
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少孤感奮力學洪武中爲邑庠弟子師以事亡入武昌用薦入翰林授王府審理文皇擢爲編修命入閣典機務輔導監國及太宗上賓凡喪儀治體皆出議行仁宗尤加寵渥其止元旦之易服停觀官之養馬尤得大體歷進兵部尚書事宣宗徂征漢庶人保全趙王凡寛恤事宜多從所言而請開經筵請除極刑之家弟子不許進用之例尤於主德民隱大有關焉爲人謙虛嗜義其文謹嚴有法其量汪如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文學政事名世者舉不越度內其寵遇亦無雙在閣四十餘年薦達士類有古大臣風而以溺愛成子惡且欠二疏之智君子不無可惜云載

名臣
夏四月陞交河典史楊貴爲本縣知縣
時知縣林俊秩滿耆民奏保貴廉正勤能堪代其職事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貴以吏發身難勝民社之寄上曰民既保奏宜順其情若拘以類則用人之路狹矣成湯立賢無方所以治化隆盛卿等宜悉朕意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縣丞熊觀爲本縣知縣觀九載秩滿去任耆民六十人言觀持身廉謹政尚寛平吏民悅令知縣缺員乞以觀代之事下吏部言例不當從上曰有司賢否觀民心向背歷城縣民於令之去不加意而於丞拳拳保留如此賢否可以驗矣其從之
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
早遣人祀嶽鎮海瀆
五月以刑部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六月降刑部尚書王質爲參政以副都御史金濂代之
質以失囚降也
秋七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黃宗載卒
宗載豐城人由進士任行人歷司正陞湖廣僉事懾豪起廢有聲績武陵多戎籍民家慮患無與爲婚男女甘壯老開諭以理一時婚者三百家召修永樂大典以失舉察都指揮吳玉貪暴事謫靑陽驛復起爲御史巡交阯最稱得體擢詹事府丞洪熙閒陞吏部侍郎尋陞今官久之引年致仕益持廉守正不矯不隨學問文章俱有時望云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延寧甘肅等處邊務
許便宜行事驥自寧夏抵甘肅凡塞堡烽堠悉增修乃授邊

將以破賊及練軍方略
南京大風雨雹毀壇壝陵廟樹木宮殿門廊
閏七月雷震奉先殿
浙西大水
刑部尚書魏源卒
源字文淵建昌人以進士授監察御史釋冤起滯所至有聲秩滿陞浙江按察副使未幾召署刑部右侍郎會河南饑調河南右布政使以振恤之民得其所流亡來歸歲仍有秋復進爲刑部左侍郎食從二品俸命整飭四川邊務一時法施令行弊廢畢舉還拜尚書後奉命往西北督察諸將以便宜行事謹關防嚴守禦調發驍勁劾奏怠忽修城堡飭器械按捕逃亡措畫方略皆當其可權豪側目源弗之顧還任久之

病足不能趨朝遂乞致仕至是卒命有司葬祭源儀觀宏偉寬厚有量京師嘗大水其屬官所居被淹源聞之盡以宅旁空地分與之有讞獄不當者怒斥之隨以事來議與笑談初不蓄怒得大臣之體云

附錄 令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禮部嚴考通經無犯者送試聽本衙門保勘仍行原籍勘實

八月

九月城騰衝

時有言騰衝險要城之可以控制蠻夷敕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往城之或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效力越四旬有五日畢工建學舍選生徒令務學以變

夷風自爲文勒紀其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附錄 山西柴夫王渙狂走入長安右門哭且笑者三言我處百姓餓者餓死逃者盡逃請縛見上有所陳說校尉擒奏以爲妖言詔下錦衣衛禁錮

十一月

十二月賜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

此內臣加祿之見於史者　案成化間御馬監太監汪直初以緝事功加歲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寧海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累至四百八石正德中司禮監太監張永初以恩加歲米十二石以平寘鐇逆瑾功加四十八石以獲妖人功加一百二十石後累至三百餘石大約米至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爲正一品而傔從衣料亦累增益不可勝紀葢又王振劉瑾之所無也自永後谷大用魏彬張雄張鋭張忠輩亦及之嘉靖中司禮張佐初加歲米四十八石後復加祿十有七皆十二石當爲二百四十二石麥福至三百七十石黃錦至五百石

是年永寧伯譚廣卒

廣丹徒人正統六年爲左都督鎮宣府以宿將積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子亨爲指揮使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正統十年乙丑春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宴卓異布政使等官丁鉉等於禮部

從刑科給事中鮑輝言也所會舉司府州縣官皆賜敕諭

案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後遂爲故事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敕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擢布政使丁鉉爲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以治行卓異也

二月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馬愉爲會試考官

取中商輅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本朝中三元者惟輅一人是科葉盛有名讀卷兵部尚書徐

晞戶部侍郎奈亨皆吏員出身

五倫書成

凡六十二卷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召鎭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命右都御史王文出鎭陝西

鎰吳縣人在陝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及復焚香迎候去時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者欲懲其弊濟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

五月畿輔饑命大理右少卿李奎振濟之

浙江台寧等府旱疫命禮部侍郎王英代祀南鎭

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濯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於廟

六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南北直隸等府從便宜行事

命歲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各處草場

戶部侍郎焦宏等言臣同司禮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場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或起蓋寺廟立窰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今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

察院仍給榜禁約歲遣科道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

秋七月司禮監太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下錦衣獄

以私蒭牧於南海子也

賜司禮監太監王振並各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蔡忠金楮綵幣諸物

振姪林世襲錦衣指揮僉事僧保姪亮讓姪玉吉祥弟整忠姪英俱世襲錦衣副千戶振賜有敕

陞李賢爲考功司郎中

命刑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衛所屯儲

上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以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

諸衛多屯田虛有名無實復命按視其廩庾考校其耕穫奸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

八月命右副都御史盧睿再鎮寧夏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

命鄺埜爲兵部尚書

大同左參將都督僉事石亨奏國家設法推舉武職誠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致勝未必皆得其用況人之智謀在心未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上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舉薦自陳者具名奏聞定奪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許擅離職役

冬十月陞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進曹鼐爲吏部左侍郎陳循馬愉爲戶禮部右侍郎苗衷高穀爲兵工部右侍郎並兼侍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吏部右侍郎趙新言臣備員吏部贊理銓衡竊見事端有關理道不敢緘默用謹條陳其一人無全才者古今皆然身言書判乃其準則固當因之爲法隨材器使雖或不能盡當然亦不甚相遠若偏執已見責短棄長捨僉議而自用變舊典以徇私則選任失宜爲害甚大其二人臣以薦賢爲忠用賢以考察爲先今各處有司舉到孝謹等人才不辨賢否輒自

發回不惟蔽賢抑且違詔其三挨次取選自是常例不次之擢惟待非常今各衙送到辦事年滿官員不論到部月日爲取選之先後卻候積累人多雜亂文狀隨手取寫謂之公道致使先者經年而無選後者不久而遂除事體乖方人怨日興其四官吏詐匿親喪其罪本均今匿喪者既罷爲民而詐喪者反還職役輕重失等禮法乖違似此弊狀難以枚舉臣敢不避羣咻冒昧以聞上曰選法有定制務在登明選公應詔舉到人才嚴加考察公定去取毋抑毋濫辦事年滿官員照原考次序挨選官吏詐匿喪者俱開發爲民今後著爲令

始命內閣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前每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沖年面議遂廢至是始命會議奏決

戶部侍郎李暹卒

暹長安人由鄉舉授戶部主事嘗被命與吏部員外陳誠同使西域徧歷諸國皆得其懽心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十一月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東鐵嶺衛

儼監收光祿寺祭物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

十二月遣戶部郎中楊諶巡視福建銀場

時福建既開銀場賊猶侵擾不已或投牒有司云留寶場聽我採取不然殺人或以行揭紙票題云浙江馬大王領五百餘人定限某日大戰既而寧德縣丞顏清獲賊窩主詰之云賊首浙江處州人葉宗留清械窩主以歸路遇賊數十披甲執刀將邀清殺之清獲豁船潛載得免巡按福建監察御史

馮傑陳永會同三司官奏前項賊徒因居山年久家產破蕩又被官軍追捕原籍山場兩無所依遂至相合劫掠各場竄遠臣等巡歷不周伏望聖恩開其自新之路許從招撫仍添差御史戶部官分頭巡視並於處州建寧福州三府各除撫民通判一員附近山場縣分各處縣丞一員坑場多者或二員三員專令招撫流民帶管坑場其願回原籍或願於所在官司附籍者聽從其便貧尤甚者量加優恤惟葉宗留竄戰書稱大王已調福州官軍擒捕乞敕浙江三司量調處州官軍策應會合搜山庶得剿絕奏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上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礦皆小民失業所為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

後調軍則彼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諶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諭各銀場曉諭

千戶王政諭緬叛賊思任發伏誅

先是總兵官黔國公沐斌等遣政齎敕幣諭賚緬甸宣慰使卜剌浪馬哈省以速剌猶豫不即遣適晝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剌浪馬哈省以速剌於是發思任發及其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時思任發不食已數日政慮其即死遂戮於市函首及俘馳獻京師

是年會川伯趙安卒安臨洮人正統元年為右都督以甘肅功封流爵歲祿千石子英為指揮使

正統十一年丙寅春正月

召山西布政使石璞為工部尚書

瓦剌遣使入貢

瓦剌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剌麻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並銀印金襴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畫像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咒施法食諸器物下禮部議尚書胡濙等以為稽無舊制請裁之上曰朕撫御外夷一惟祖宗成憲是式今也先妄求既無舊例豈可勉徇其勿予

二月陞光祿少卿王賢為順天府尹

輦轂之下軍民雜處權勢縱橫賢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其動止尊嚴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為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眞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為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陵府屬叱跪於庭熾火圍之賢聞趨至

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蓆若干賢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置於法其處事多類此

三月降于謙為大理少卿仍巡撫

謙以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十餘年上疏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太師英國公張輔偕侯伯等聽講於國學

初輔等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倭寇浙西
五月作晷影堂
六月召楊寍還以侍郎侯進參贊雲南軍務
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即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
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鈔掠强劫總兵進貢馬駝昂受
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首示及擒其僞初王鎮南奔並
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秋七月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
贈太師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時以
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文定爲南楊溥永樂中爲洗馬下
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絶糧又朝命叵測悃圖勵志讀書不

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人謙雅敬慎初鄉
試首選考官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
弘之阿曲人以爲知言　案大學士邱濬云一時賢相比稱
三楊尟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斬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泛西
洋曾無一言權歸常侍還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
誰實啟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哉我太祖相傳列聖臨朝
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
沖即位三楊慮聖體之倦因刱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
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
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朒三臣卒無一人敢復祖宗之舊者迄
今遂爲定制
京都太倉火

附錄 時有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上命付洪
自治人以爲類宋太祖待郭進事云
八月逮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右侍
郎奈亨下獄以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初亨爲光祿卿時囑新及驗封郎中趙敏註所識吏爲後府
提控敏辭之未幾亨秩滿意圖遷吏部侍郎旣而得戶部左
侍郎亨銜直等無所發其同鄉吏徐源註衛倉亨囑敏改註
敏復不從亨不勝忿嗾源訟敏源收法司亨慮不勝連己遂
奏敏任員外郎未久輒營陞郎中中書舍人龍文與直同鄉
得超陞員外郎徇私不公直等亦疏亨挾詐怨望諸不法事
上怒逮直亨等命三法司六科廷鞫之論亨斬直義新等贖
徒源贖杖俱還職役上曰朝廷寬待臣下欲保全之今直亨

等乃恃恩玩法若此但念其歷事年久直義姑宥其罪新罰
俸兩箇月亨罰俸三箇月源搆事連衆難以常例處杖一百
戍發甘肅邊衛
九月
冬十月上閱武於近郊
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十二月
是年招遠伯馬亮卒亮淇縣人正統九年爲右都督以剿流
河寇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子驥爲指揮使
正統十二年丁卯春正月
詔選翰苑官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祕書
與者侍讀江淵裴論侍講杜寍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

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侍經筵
二月國子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爲國子祭酒
時勉爲祭酒六年諸生服其教而成者甚多以中貴用事遂
決去命下卽日就道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郊關者幾三千人
宣大巡撫羅亨信請置城衛備虜議竟寢
以也先侯釁闘寇也時參將石亨欲於大同三丁取一以戍
邊敕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以虜方驕悍邊地鹻薄
民疲困復驅使實伍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竄也揆今
事勢宜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圉固矣事竟寢
三月
夏四月畿輔蝗命僉都御史張楷捕之
南京大風雨雷山川壇災殿廡俱燬

閏四月
附錄 兵部尙書鄺埜奏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
京師有道遠無貲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乃請於各都司就
便試從之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埜卒不動
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
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上言之多見信從
五月進王翺爲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遼東鎭守太監亦失哈以征討功給歲祿七十二石楊宣三
十六石
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
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需程
工費臼守疏之三日而就及守霸見民多遊食每里置簿列
戶口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類徧曉示之暇
則至其戶驗之缺者有罰於是民無遊惰不一年民有恆產
入覲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侍魏驥異其政廣其
法於諸郡人皆稱便有牧馬者擾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
振逮下獄鎚楚幾死竟戍邊輿論惜之　案需之政雖古之
循良不足過也正宜如漢法褎表選爲公卿以勵其餘顧爲
王振摧阻其斯民之不幸抑國家之否運耶載名臣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時中貴用事達官多拜謁其門習禮恥爲之屈故以老疾辭
歸輿議高之
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命工部尙書石
璞治之

八月庚申朔日食
命獨石守備都督楊洪爲鎭朔將軍總兵鎭守宣府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愉臨朐人由進士第一授修撰嘗侍經筵直內閣兩考會試
盡心擇才贈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自愉始爲人簡默無城府
爲文不務雕斲自處澹如門無私謁蓋長者云
大同總兵武進伯朱冕等進籌邊六議
時韃賊也先漸近邊境冕同侍郎沈固奉詔陳言其一議守
每歲秋深多遣閒諜出境緝探稍有聲息卽令軍民亟收田
禾搬運窖藏盡驅男婦老弱入避城寨量存少壯牧視生畜
如賊勢漸近然後拘收並將所遺草束及野草燒燬如此則
賊來無所擄掠矣其二議戰大同三路分守賊若少至則一

路自出抵敵大至則三路互相應援若彼此受敵有所牽制
又在相機應變知己之力足以敵彼則布營結陣以扼其衝
出奇兵以制之料彼之勢不可抗拒則堅壁清野以老其師
俟其懈而擊之其三議劫胡虜晝則縱橫驅逐夜則隨處屯
宿宜選勇敢官軍伺便抵隙夜劫其營若能獲首級馬匹者
乞命所司定爲賞格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其四議追胡虜出
境得利則負重行遲不得利則人罷馬困我欲據險設伏以
扼其歸或分兵遣擊以躡其後亦乞定其功次賞格其五議
選兵大同見操官軍强弱不等材力各殊已將先定首撥次
撥官軍重加簡閱遇敵先發首撥而次撥繼之臣等身先帥
領之因機制變以圖成績其六議車戰用車古法也行則載
衣糧止則結營陣臣等通計所有步隊合用車八百五十輛

先已造完小火車三百八十六輛呈樣至京試驗其未造者
尚多乞令山西河南歇班官軍就彼採取木料每隊造火車
三輛以備戰陣上善其議命有司悉從之巡按貴州監察御
史虞禎奏貴州蠻賊出沒撫之不從捕之不得若非設策控
制竊恐重爲邊患臣覩賊所居清水江等處皆是峭壁懸崖
僅通一徑出入彼得恃險以爲惡我亦得乘險以禦之若將
江外山口盡得閉塞江內山口並津渡俱設關堡就調土兵
守把則在山者無從而出在外者無從而入雖欲糾結爲非
不可得矣又於要路立哨堡調委官軍守把遇賊出劫隨卽
體究經何關堡將守把之人問罪仍乞推訪蠻寨頭目素有
才幹者保爲辦事官俾其提督土兵勸諭蠻夷蓋俾通其言
語知其情僞而夷性各從其類不生驚疑儻有他策亦可集

事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冬十月襄城伯李隆卒

隆和州人永樂四年襲父濬爵嘗扈從北征嘗鎭守山海永
平奉敕守備南京又召掌都督事管三千營奉敕巡邊爲人
凝重宏遠知大義臨事不苟異同制軍有紀律尤謙恭下士
搢紳如黃福陳敬宗咸以師禮事之祿賜之外未嘗妄有所
取在南京十八年聲譽赫然召還時泣相送者屬於路正統
中以人心見疑乃託近聲妓以計自安代者後數易無有繼
其美者

十一月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謙性孤介不能媚權貴在山西河南巡撫十八年砥勵節操
專理民事不持一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菰與

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先是丁父喪詔起復屢乞終制遣行人汪淡諭祭營葬畢還
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旣而復丁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
命起復

十二月逮南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
下獄

初銓督南糧儲諸御史嘗劾其貪暴及掌院置功過簿責各
御史詰旦而言日昃不輟霖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平日不
法事詔下銓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
疾以死於是諸御史皆降謫而霖永以首事重罪永忿死獄
中會恤刑霖得減死出獄尋亦卒

敕禮部盡收功臣私畜閹奴入官

太監喜寧侵英國公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
奴毀輔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黷徒自淨身者
戍廣西南丹衛因有是敕
正統十三年戊辰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命工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爲會試考官
取中岳正等百五十人時辦事官舒庭模亦中式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岳正王恕劉珝夏寅陳俊皆有聞又選萬安劉吉李泰
等二十九人爲庶吉士皆北方各屬士蓋王振惡南人恣行
無忌故也時明年八月以修撰入閣登科錄書李泰父永昌
爲司禮太監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
張軏田禮帥師討之
驥等同參將方瑛張銳侍郎侯璡等自騰衝整肅師旅由于
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達嶺
並哈罕二渡口賊子思機發於西崖埋柵拒守驥等順流而
下至管屯適木邦緬甸二宣慰差大小頭目各領夷兵十餘
萬沿江兩岸駐劄緬甸陶孟者改等駕船二百餘隻搭橋驥
等率領官軍渡江登岸並力齊攻斫開排柵殺敗賊衆生擒
斬首者數百官軍乏食縱其大掠三日得稻穀四十八萬石
軍馬充足銳氣倍增賊子又於鬼哭山頂築一大寨兩峰之
上築二寨副之三寨之後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每寨排
柵二層拴大木石於柵上驥等分道夾攻先破左寨木石如
雷銃箭如雨須臾南風大作促薪縱火烈燄燭天將士乘勢
奮勇鏖賊喊叫逃命一時各寨俱破斬殺及墮崖死者不可
勝數惟賊思機發思卜發遁去雖未就擒而賊黨瓦解雖全
活矣上賜敕獎諭命驥聚軏禮回京瑛留雲南充參將銳回
貴州都司璡留雲南贊理軍務所擒賊解京仍敕緬甸宣慰
使卜剌浪馬哈省以速剌管治孟養地方緝捕逃命賊子思
機發等有功俱陞賞不吝
夏四月修宋史
南院侍講學士周敘奏言前代之史必資於後人而議論之
正每資於直筆是以孔子春秋特書王正於元年之首朱子
綱目分紀僭竊於甲子之下定名而正統尊夏而外夷不以
勢之强弱而殊分不以地之偏全而異稱觀夫黜五霸之權

貶吳楚之號踦蜀漢而抑魏吳先江左而後北魏可見矣何
也史之所載實天命人心所在而萬世綱常攸繫不可以毫
髮紊故也竊觀宋遼金三史成於前元至正間當時秉國大
臣皆遼金族類不以正統歸宋遂分列爲三而以遼金加於
宋首不愜人心不協公論初修之際言者雖多卒莫能改至
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學正綱常者未嘗不掩卷憤歎也蓋宋
承中華之統禮樂教化之隆衣冠文物之盛仁義忠厚之風
三代以降之所僅見不幸遼金二虜迭擾其間後雖南渡而
天命人心實所歸附盛德弘綱難以泯沒元儒陳桱修通鑑
續編既正其統而三史全書尚仍其舊況宋史文字繁複板
本復毀當釐正傳布不可或緩欽惟皇上負大有爲之資承
列聖之統日御經筵屢命儒臣講論宋史以資治道宋之明

君賢臣事蹟何幸晦於昔而顯於今乎乞勅翰林文學老成之臣一人同臣於南京選文職官有學識者三四人共加論述以成有宋一代全書上曰不必擇人敘其自修

五月

六月

秋七月京師飛蝗蔽天命侍郎薛希璉都御史張楷分詣南北捕蝗

河南巡按御史奏開封府及汝陽縣蝗有禿鶖萬餘下食之蝗因盡絕禾稼無損秋成可期上以鳥能除民害恐有捕者命禁之

能大臣舉官

巡按河南御史涂謙言薦舉賢才雖大臣當然而不負所舉非君子莫能竊見內外官員於始任之時多有持志節勤政事以希望大臣薦賢及薦授方面知府不二三年間卽改前操往往累及舉主乞敕該部暫停舉保之例仍遵洪武永樂舊制凡方面知府員缺從吏部於內外九年考滿官內選其才識優長志行卓異者陞授或皇上親擢朝臣才德素著者任用爲便從之

河決入柳沙灣命工部侍郎王永和治之

河決河南入柳樹口漫流山東曹州濮州抵東昌壞沙灣等隄傷民田廬無算事聞工部言水勢洶湧恐敗各州縣城垣請令山東三司於附近不被災府衛發工修築視其緩急而先後之察其窮乏而撫恤之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

八月福建鄧茂七反詔總兵官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率師討之賊益熾復命總兵寧陽侯陳懋副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參贊尚書金濂提督太監曹吉祥率神機營漕運官軍征勦明年二月賊伏誅於延平

按此內臣監軍之始先是巡按柳華檄郡縣鄉村置隘樓編伍甲防寇總甲因而恣肆茂七與弟茂八嘗佃人田例於租外餽田主薪米雞鴨茂七旣爲總甲倡衆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訴於縣茂七拒捕遂殺巡檢司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遂刑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別縣遊民皆舉金鼓旗號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閩王署官職入閩騷然又初福建參政宋彰結納中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斂貧乏者甚爲所迫不得聊生於是茂七因人心搖動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震動上命聚等率師以討時給事中鮑輝言有虞雖文教誕敷猶奮武衛成周雖德化熙洽猶詰戎兵今天下兵器殘缺而不修軍士饑寒而不恤或私役耕藝或縱令興販科擾侵欺逼迫逃竄糧賞則冒名開支調撥則臨期規避蓋因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明戰故也乞敕兵部行各直省將旗軍大加簡選汰其老疾補其空缺禁其剝削以揚武威上是之聚等行間會浙賊聞風而作時陳詔兵未至閩聚等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死茂七勢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參政張瑛戰不利死之乃改命懋等征勦時戶部主事孟玘言福建賊鄧茂七等攻劫郡縣肆行無忌蓋因官軍驕惰臨敵退縮所致

重煩聖慮命將出師然福建郡縣多與江西浙江廣東地界相接竊慮賊徒聞風逃竄猝難殄滅宜令總兵等官分道而進預據要害以絕其去路然後直趨延平以擣其巢穴彼或伏匿山林則持重以待之重圍以困之彼無資糧亦將自斃上覽其言命總兵參將等官知之明年二月沙縣民羅汝先詭爲從賊誘之復攻延平御史丁瑄督官軍分路衝擊賊大敗茂七爲指揮劉福追及斬之擒殺無算於是招撫沙尤南平民爲所脅從者凡五百一十戶二千五百口總兵官寧陽侯陳懋等兵將至建寧反寇鄧茂七餘黨復糾衆燒燬縣治邀截糧道左副總兵保定伯梁琦率官軍及民壯分道剿捕斬首九百級生擒七十餘人賊衆潰散左副總兵保定伯梁琦奏兵至延平時賊首已誅而福州道猶梗遂率兵南行賊

五百徒據武步鋪官軍敗之擒斬百餘人餘潰逃淸風洞縱火盡焚之又賊千餘駕舟二百艘截水口驛官軍水陸並進斬僞都指揮及從賊四百餘級生擒六十四人盡獲其舟道始通兵至福州府備榜遣官分諭各縣復業者五千餘人其賊首僞尚書陳德廣等五十餘徒不服招撫盡擒殺之上曰琦既開通道路駐兵福州兵部其移文令榜諭各縣云朝廷出師重在剿除首賊今鄧茂七已誅其爲賊脅從及受僞職者俱宥罪復業及避賊囘還者有司善撫恤之有不服者悉剿捕之無遺又聞漳州及汀州一路未靖琦等量度時勢或撫或捕悉聽處置務在盜息人安仍遣人密報寧陽侯陳懋等協同行事庶兵有策應厥功易成時陳懋等又奏帥官軍攻破沙縣陳山寨擒獲賊首鄧茂七等家屬並僞都督黃宗富等一百五十五人按察司爲事副使邵宏譽等亦率民夫擒獲沙縣賊首僞統兵總都督僞樞南閩世長鄧伯孫等五十七人捷聞上謂兵部曰陳山寨既拔賊巢穴已覆矣仍令懋等急捕餘賊其脅從及避兵人民尙宜撫安毋致濫殺時福建沙縣賊首陳政景等糾淸流等縣强賊藍得隆等攻圍汀州府都指揮僉事馬雄按察司僉事眞等率官軍民壯擊敗之汀州知府劉能推官王得仁又潛遣人邀其歸路擒政景等八十四人

以魏驥王英爲南京吏禮部尙書

時驥爲南吏部侍郎九載滿乞致仕英年七十屢疏引年乞罷政上皆不允故陞之

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鎭守浙江副都御史軒輗爲巡撫

冬十月命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十三道御史周鑑等言鄧茂七葉宗留煽亂閩浙江西地與相連恐有不靖請命大臣鎭撫之故以寧往寧至奏諜報沙縣賊首陳政景等攻圍汀州甚急欲調兵援之然石城瑞金賊亦不靖寧化賊首張伯堅巢穴去石城甚邇聲勢相連故不敢遠出惟戒嚴守備候閒會兵攻剿上曰已敕總兵官陳懋等剿陳政景矣寧令整備官軍民壯酌量賊勢如可破乘其不備徑擣寧化巢穴庶賊無駐劄之所不敢擾贛州境而汀州之圍亦可解也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尋命總兵鎭守宣府

十一月令每餘鹽二百斤給米一石

國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例有夾帶者絞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達江西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國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一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即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權利故餘鹽抵禁可也正統十三

年令每餘鹽二百斤給米一石較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賣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四出賒死其富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煎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以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益橫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家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大船千萬爲羣行則爲飛止則狠踞官私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充食矣形影既見業可寒心此鹽場竈戶鹽徒之利弊也

十二月浙東葉宗留反命張楷分兵討之副總兵陳榮戰歿復命總兵都指揮徐恭參將孫鏜陶瑾參贊軍務工部尙書石璞率師征剿明年九月平之

宗留者銀坑盜也僞稱大王傳寫妖書流刧金華武義崇安建陽鉛山諸縣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韓雍等奏處州賊葉宗留率衆經福建桐木關至祝公橋與鉛山官軍拒敵尋至黃柏鋪爲指揮戴禮等所敗退步陰凝源山都督僉事陳榮等領兵入山勦殺賊設伏從旁刺之榮及指揮劉眞等俱死今都督劉聚等已征福建恐賊乘間復出爲患況建昌等處屢報閩賊逼境軍少不能支上命侍郞楊寧及雍等嚴督軍民協力捕守因敕責聚無謀躁進致榮失陷並諭以多方籌畫

毋輕忽以墜賊計時兵部尙書鄺埜等奏比者福建賊鄧茂七浙江賊葉宗留等焚劫郡縣荼毒生靈雖朝廷再命將出師而羽書飛報日至賊情變詐益滋人心驚疑公私煩擾臣等猥典兵政偶有所見不敢不言一用兵賞罰爲重福建征進官軍多係山東河南及江北直隸衛所赴京輪操之數居京日久衣裝敝壞其浙江江西調去者又皆運糧甫畢未得休息彼此迫於貧困銳氣何由振作乞令所司措置銀布預爲賞犒以慰其心以作其勇一用兵必將帥得人而後士卒用命訪得都督毛福壽勇鷙善戰指揮郭登素有謀略俱習經戰陳乞授各官或副總兵參將等任選東昌河間等處韃軍一千人隸之令與陳懋等合勢協力庶幾賊徒易爲殄滅一南京國家根本之地其在操官軍已調雲南福建等處征

進所存僅二萬餘而附近浙江福建江西又多盜宜以中都留守司屬衛及直隸揚州高郵廬州等衛所今次赴京輪操官軍暫令赴南京操練守衛儻閩浙急用應援亦可就近調遣上曰埜等皆掌兵政官乃不量事情言事朝廷賞功自有定論如何要先給賞既命總兵官統大軍剿賊又要選將卒南京已有重兵操備又要留在京操備官軍此等小寇尚爾設有大事何以處之今姑記罪若再爾妄言俱重罪不宥會處州知府張佑奏强賊三千餘徒破松陽縣又破龍泉縣而青田諸縣俱爲攻劫蓋自閩賊生發浙江溫處金衢各賊蜂起路途不通田禾不植居民逃避無地爲所殺戮不可勝紀塗炭至此極矣今各處調至官軍統率不一號令不嚴臨則望風先走乞蚤爲命將剿捕以除民患上命兵部馳文總兵

官徐恭等令其速調官軍殄滅如拯焚救溺不可緩明年二月浙江僉事陶成奏處州麗水縣破橋拗寨賊盜猖獗右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台州等衛千百戶楊清等率官軍民快與之對敵俱死於陣賊遂攻圍本府城池燒燬房屋搶掠婦女財物聲言轉往金華府攻城上命兵部移文三司等官提督府州縣所官固守城池有能率家屬募壯士殺賊有功者量與世襲仍榜示賊徒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能改悔者悉赦前罪有挺身效義擒首惡來獻者亦卽與官職陣亡者量加優恤俱免徭役三月賊又侵擾上饒僉都御史張楷檄鄧顒等率民兵禦之兵潰或勸顒走顒曰人臣死忠其可走耶遂爲賊所執顒不屈罵曰要殺便殺我死無愧爾殺我天殺爾遂被害四月賊掠福建崇安都指揮吳剛等見殺又有賊首林拾得等寇甌寧參政張英戰沒上命懋等亟遣偏師往剿之是時朝廷慮宗留與閩賊合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明示禍福降者頗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於慶元諜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中官懼瑛卽決明松等尸於市賊聞而遁瑛以二千騎馳至處州宗留先中流矢死其黨甚熾恭與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晟出戰麟等皆沒恭僅以身免會張楷撫閩寇還稍稍敗之遂諭降其黨陳鑑胡等葢是時恭屯師日久賊倚險倏出沒師老財匱莫能爲計僉事陶成乃以四五人徑抵賊巢開諭順逆賊環聽悚動率衆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而引其餘黨遁入山中成尋陞副使恭等以敗故不論功後陶得二既降復叛寇武義成應兵力戰死事聞賜成贈蔭鄧顒亦給米布營葬顒廣東樂昌人

壬戌進士

正統十四年己巳春正月

二月虜也先寇大同

也先者瓦剌王脫歡子也脫歡併阿魯台之衆欲自立而衆不附立元世脫脫不花奉之脫歡死也先衆益强而脫脫不花弱甚不能制更娶其姊以爲歡正統初二虜使並貢得賞賚嗇過望我通事人又往往爲好語誘之也先愈益驕請媾婚通事人陽應曰諾已誘應之曰爲若奏上報許矣也先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至是遣使大貢馬爲聘而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恧且恚盡發其種落人犯邊

貴州苗反命兵部侍郎侯璡總督軍務都督方英爲副總兵率師討之

是時王驥等還自麓川既奉命征苗宮聚張軏皆失利惟驥擒苗蟲富檻送京師伏誅然苗勢益熾驥不能定乃奏在南日久染瘴乞歸遂班師　按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師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川寇未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堡被圍歲餘乃解饑死大半東南騷動驥等不得辭其責矣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正統之盛而有事麓川世道升降之機無亦有數存歟

以周忱爲戶部尚書仍巡撫

以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三月以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先是諸所爲糧則既甚多不等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斂之於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輾轉爲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淫浪事覺至貿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進上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京厫派蹋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六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日卽宿奸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倣行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雍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寗謐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稍有更易册一切煩碎密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爲例而後行

夏四月命崇信伯費釗刑部侍郎薛希璉鎭守福建新寗伯譚璟大理少卿張驥鎭守浙江

陞鹽運使耿九疇爲刑部右侍郎

九疇屢辨疑獄不爲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離異九疇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獄

先是大理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不雨恐刑獄不淸所致請命法司會審以消天變上乃命英　案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齎敕張黃蓋騎導於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尙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湖廣苗反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率兵討之

福建建陽縣耆民林惠言三事

一本縣鹽糧市民折鈔鄉民納米緣鄉民多耕市民田土收成還租之餘僅足食用鹽糧不能納辦乞一例折鈔一本縣嘉禾里田土爲因水冲沙壅不堪耕種奏准停徵秋糧各里大戶因見此里田不納糧私將田畝詭寄其內乞委官丈量庶田糧均定姦弊永淸一本縣武仙山銀坑年遠湮塞比因本縣里老虛報額辦課銀一千三百餘兩俱是煎銀夫甲陪

納乞於原額減除什五以甦民困下戶部議以鹽糧不分鄉
市之民俱令米鈔兼納田糧宜行文福建布按二司委廉幹
官丈量覈實銀課已有定額難於准減上曰事有病於民者
當為民除之豈可膠於定額而漫不加意耶坑場銀課即令
布按二司勘實奏聞區畫餘從所議

御史汪澄柴文顯論死

初福建巡按御史汪澄移文浙江江西進兵會捕賊鄧茂七
既而以賊方議降令兵且勿進越五日探知賊無降意乃馳
遣人趣其進浙江巡按御史王英以聞兵部劾澄止軍縱賊
福建三司亦奏前此巡按御史柴文顯當賊勢微時匿不以
奏養成今患至是並下法司獄文顯及澄俱論失機上命磔
文顯籍其家斬澄於市

考察天下有司逮問福建司府庶官

吏科給事中包良佐言吏治得失者民生休戚之所繫今吏
部雖有考課之典而黜陟必待九年是其法未嚴也御史雖
有訪察之例而巡歷不過一年是其責未專也是以在外有
司多未得人乞慎選才德素有清譽大臣一人前去考察廉
勤者存之老疾罷輭者黜之貪墨害民有實迹者依律究問
重加貶斥或考察者徇私任情並治以罪又言福建司府州
縣官平日酷虐下民貪饕無厭以致盜賊竊發蔓延各境生
靈被其荼毒閭里為之空虛上廑皇上命將出師下勞黎庶
轉輸供億推厥所由無可逃罪今賊眾漸以殄滅合將各官
明正典刑示戒天下上覽奏下大臣議吏部尚書王直等言
陝西等六處有鎮守巡撫官者就令考察山西等八處無巡
撫鎮守官者宜從巡按監察御史會同布按二司考察其福
建三司衛府縣官員情罪甚重宜從所言逮置諸法上悉從
之命錦衣衛遣人馳驛往福建會同巡撫巡按等官查究賊
徒生發劫掠之時都布按等司掌印管事分巡地方捕賊失
機官並延平府衛尤溪沙縣管事官悉械送京師其先誤事
失機並後撫捕賊徒有無勞效亦從公查錄以聞

六月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淮字宗豫永嘉人由進士授中書舍人文皇召對稱旨命為
編修命直文淵與機務立嫡以長之對萬古正義尋命任東
宮官又輔導皇長孫上兩次北征淮皆留守漢王忌淮日伺
間言其過蒙逮繫仁宗出之仍命直閣賜誥褒嘉宣宗嗣位
以病乞骸歸未幾以賜父祭葬謝恩留累月賜遊西苑登萬

歲山賵賜甚厚癸丑賀聖節留為會試考官上嗣位入朝隆
寵賚官其子采為中書舍人至是卒壽八十二訃聞遣官祭
葬淮直諒多才略熟諳朝政永樂初告逆黨者方熾淮進言
止之虜酋阿魯台欲收女直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集
諸部長刻金以盟淮曰胡人各自為心則力小易制若併為
一則大而難制矣太宗以為然且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
見西番僧號大寶法王者至京太宗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
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所用寶亦無此璞之大乃止不賜
然同列有小過淮每以聞以故人或怨之解縉之得罪淮與
有力云

丙辰南京謹身奉天華蓋殿災

命三品以上京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秋七月熒惑入南斗
虜也先大舉入寇上親征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
及列侯諸將率師以從
先是正統初瓦剌遣使臣赴京朝貢朝廷亦遣使送至瓦剌
因留至明年仍與虜使同來歲以爲常然虜使貪婪無厭稍
不足其欲輒搆釁生隙虜酋索中國財物歲有所增又索其
貴重無有者朝廷但據其有者與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虜酋
索無不許旣而所得僅十之四五虜酋以是銜恚初遣使不
滿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又虛益其數以冒支廩餼會
同館官勘實數以聞禮部驗口給賞其虛報者皆不與使回
虜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脅誘羣胡大舉入寇也先寇大同至
貓兒莊右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脫脫不花王寇遼東阿剌知

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人寇甘州諸守將憑城拒守報至
遂議親征吏部尚書王直率廷臣合章奏曰臣聞邊鄙之事
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而已聖朝備邊最爲嚴謹謀臣猛
將堅甲利兵隨處充滿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醜虜無知忽
肆猖獗違天背理自取敗亡陛下愼固封守益以良將增以
勁兵加之以賞賜申之以號令俾審度時勢堅壁清野按兵
蓄銳以待之彼前不得戰退無所掠人困馬乏神怒衆怨陛
下得天之助將士用命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
況秋暑尙盛旱氣未回靑草不豐水泉猶澀人畜之用實有
未充又車駕旣出四方若有急務奏報豈能卽達其他利害
難保必無且兵凶器戰危事古之聖人敬愼而不敢忽今以
天子至尊而躬履險地臣等至愚以爲不可惟在端居穆清
坐運神算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則人人盡力成功不難
伏惟陛下實社稷宗廟之所主萬邦黎庶之所依歸誠不可
不自重也願留意三思俯察輿情上曰卿等所言皆忠君愛
國之意但虜賊逆天悖恩已犯邊境殺掠軍民邊將累請兵
救援朕不得不親率大兵以勦之命郕王祁鈺居守駙馬都
尉焦敬輔之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鎭遠侯顧
興祖泰寧侯陳瀛恭順侯吳克忠駙馬都尉石璟廣寧伯劉
安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榮建平伯高遠永順伯薛綬忠勇
伯蔣信左都督梁成右都督李忠都督同知王敬都督僉事
陳友安朶兒只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刑部右侍郎
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棨通政司
右通政龔全安左參議奕惲太常寺少卿黃養政戴慶祖王

一居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太僕少卿劉容鴻臚寺掌事禮
部左侍郎楊善左寺丞張翔翰林院學士曹鼐等俱扈從甲
午車駕發京師親征是舉也司禮監太監王振實助成於內
故羣臣雖合章諫止上皆不納命下踰二日卽行扈從文武
吏士皆倉猝就道時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總兵官武
進伯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等與虜寇戰於陽和後口時太
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全軍覆敗瑛冕俱死
敬伏草中得免亨奔還大同城辛丑車駕至宣府風雨大至
邊報益急扈從羣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陣壬寅
車駕次雞鳴山衆皆危懼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振益肆其
威成國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
部尚書鄺埜管老營佐埜先行振怒令跪於草中至暮方釋

欽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儻有疏虞陷
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翰林學士曹
鼐勸振曰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
終不從時我師前進虜寇漸退伏塞外八月戊申朔車駕至
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鎮守太監郭敬密告振曰若行正中虜
計振始懼自出居庸關連日非風則雨及臨大同驟雨忽至
人皆驚疑振遂議旋師庚戌車駕東還是夕次雙寨兒爲營
方定有黑雲如繖蓋覆營上四外晴明須臾雹雷風雨作營
驚亂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
幸其第既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庚申車駕
將發宣府諜報虜衆襲我軍後遂駐蹕遣恭順侯吳克忠爲
後拒克忠力戰敗没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

綏領官軍四萬赴之勇綏至鷂兒嶺冒險而進遇虜伏發亦
陷焉

辛酉王師覆於土木上北狩扈從勳戚文武諸臣皆歿

先是每夕駐蹕必預遣司設監太監吳亮相度地勢至是振
以軍失利慙恚卽止於土木地高無水掘井二丈餘亦不得
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虜所據絕終日人馬饑渴虜分道
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
益增壬戌車駕欲起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
王振矯命拔營行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面衝突而來我軍遂
大潰虜邀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隨行振等皆死官軍人等
死傷者數十萬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
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
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鄧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
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尚
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
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
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
事俞鑑張瑭鄭瑄大理左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
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癸亥虜
衆奉車駕次雷家站以錦衣衛校尉袁彬來見上問能識字
否彬對曰能遂令侍左右是日命彬以書與千戶梁貴回京
取九龍蟒龍段疋及珍珠六托金二百兩銀四百兩去賜也

先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恟恟羣臣聚哭於
朝議戰守有欲南遷者尚書胡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
孫以不拔之計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爲今之計速召天
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言是衆皆曰是而
禁中尚疑懼皇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廟宮闕在茲
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一或播遷大事去矣獨不監南宋
乎因指陳靖康事辭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天下
臣民聞車駕之北莫不痛恨號泣不已云甲子也先聞車駕
來驚愕未信及見致禮甚恭奉至宣府城南傳旨諭楊洪紀
廣朱謙羅亨信開門來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皆皇上城池
天暮不敢開門楊洪已別往乃移蹕涉宣府河而北是夕大
雨雹霰死也先所乘良馬虜衆皆驚夜半上命袁彬出寢幄

窺虜彬見赤光覆寢幄不散時虜有欲謀逆者見上幄有瑞異乃止明旦也先來就幄前頓首進熟骰及皮服寢具上遣喜寧至京同通事岳謙等齎所需金珠綵幣以往戊辰虜奉車駕次大同遣袁彬持駕牌往告以土木敗兵之事城中以弔橋取彬入廣寧伯劉安出見上曰汝等勿疑朕汝主也安伏哭於前時虜惟二千餘人隨侍上謂安曰令通事一人來安入城令通事及彬出虜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於上前求賞賚少頃都督僉事郭登具衣冠同大小官員人等出見登伏哭曰六軍東歸孰料至此上曰將驕卒惰朕為所誤復何言因問大同庫內錢物幾何登對曰有銀十萬兩上命取二萬二千兩至以五千賜也先以五千賜伯顏帖木兒等三人餘散虜衆時上譚笑自若神釆毅然登等相謂曰聖主可謂

處困而亨者矣上命袁彬入大同城取賞賚物得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家貲及三千人蟒龍衣並指揮千百戶所共出衣服綵段以賜也先等及置酒以勞其衆上召郭登諭固守城池人來有所傳報必察誠偽愼勿輕信是夕虜奉上駐蹕於城西二十里郭登遣人告袁彬欲使夜不收五人入虜營奉上往石佛寺乘閒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今若為此萬一不虞乃自取也不從

案張輔祥符人父玉從靖難師陣亡贈榮國公洪武三十四年封信安伯永樂三年以父子功多進封新城侯六年以征安南功加祿共三千石歷事四朝累立戰功征交阯生擒黎季犛漢王謀反密遣人問計輔即縛其人以白事得早覺眷寵日隆夷夏仰重雖振璫隸視大臣獨加禮至是陣亡諡忠烈子懋嗣正德十年薨子崙嗣嘉靖十九年薨子溶嗣萬歷十年薨子元功嗣

王佐海豐人永樂中為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陞戶部侍郎督儲陝西改軍衛倉隸有司鎮守河南羣盜屏息召回提督京倉久之命理部事進尚書蓋寬厚長者景泰初錄死難贈少保官其子為戶部主事

鄺埜宜章人父子輔為訓導家教甚嚴埜由進士任御史嘗奉命察南京阻滯鈔法者止擒一二市豪遼東戍守軍失律應死者百人埜陳其可矜得恩宥陝西告變埜奉旨廉治力白其誣而分地振饑全活尤多是時嘗以俸易絨褐為父上壽父封還切責之又思見父亟謀於僚友欲假考官以奉起居父責之曰安有子持憲於是而父為考官乎埜泣而受教

宣德間為應天府尹正統初陞兵部侍郎即進尚書所與除人皆稱惠至是扈從駕回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埜曰我為生靈宗社何得以死懼我振怒叱左右扶出埜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贈少保官其子儀為主事

曹鼐寧縣人由鄉舉授教官疏辭改典史以部匠起京乞就試中第二明年會試高選中狀元任翰林院侍經筵敷納明暢直內閣預機務扈從時抗聲直言議論慷慨被難以死人甚惜之贈榮祿大夫少傅諡文襄賜祭葬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上復位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復官其孫為錦衣衛百戶

丁鉉豐城人由進士歷工吏刑三部員外郎中有政聲陞侍郎宅心平恕嘗運茶西蜀奏減其常數持節封松滋王賜與

悉辭又振饑江淮撫術山東河南發倉廩停不急之務民氣勃然贈尚書官其子琥爲大理評事

王永和崑山人由舉人任訓導擢兵科給事中事存大體不避權勢都督王彧鎮薊州縱虜出關卽抗章劾其罪爲工部侍郎營建宮殿不擾而事集人以爲難贈尚書官其子汝賢爲大理評事

鄧棨南城人由進士任御史按蘇松激揚得體恩威並著將滿民二千人詣闕請留任陝西廉憲十年不攜家氷蘗之操凜然兵民安堵陞副都御史平居力學不倦贈都御史官其子瑺爲大理評事

皇太后命郕王攝政立皇長子爲皇太子郕王輔之

鎮守大同廣寧伯劉安啟臣出城朝見皇上諭臣曰也先欲

將其妹與我結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諭臣爾奏報皇太后朕雖在虜中身體無恙若再遣使臣多齎表裏物貨前來給賞可得早回如來遲恐深入虜地王令諭安曰得報虜圍一人稱是至尊爾等俱出朝見及與銀兩段疋賞眾此蓋虜寇設計詐誘爾等爾等無知無謀至於如此朝廷用爾鎮守何爲中國惟知社稷爲重今後但有此等不分眞僞爾等決不可聽信以誤國家近者虜寇詐誘楊洪三次洪皆不聽如爾等日後再聽詐誘罪不容誅愼之愼之遂以此意徧諭沿邊諸總督獨石等處備禦右少監陳公等言韃賊萬餘圍龍門城云是阿剌知院遣我等來講和因繫書於矢射入城內臣等答言可說與阿剌知院爾是好人素向我朝廷我皇帝厚加賞賚未曾相負今奈何興兵留駕毒害生靈賊點頭然

臣等所言而去少頃又來言我阿剌知院說我是箇大頭目已老年了如何留一箇惡名承與講和了罷我亦曾勸也先太師來不聽我說可將所射書奏爾朝廷我亦回梟也先太師須仍舊往來和好賊又言王子軍馬從東來也先從西來我從獨石馬營來我傷了幾處小邊城我卻不是了事下兵部議僉謂虜情譎詐不可輕信乞行昌平伯楊洪等嚴飭武備相機戰守務在合宜以圖成功從之吏部聽選知縣蔣忠言二事一臣聞武王有天下首封比干之墓所以表忠義於旣往厲臣節於方來往者翰林侍講劉球數言北虜强盛患在目前朝廷宜修武備以防之使用其言豈有今日之禍奈何反爲奸臣阻忌竟死非命天下孰不寃之然其孤忠幽憤不得暴白於世誠爲可憫乞加官贈諡官爵以雪忠憤伸直

氣則人臣感激而臨難死節必有其人矣一臣聞宋朝復相司馬光而虜人相戒無開邊釁蓋元老之去留係國家之輕重今致仕副都御史吳訥學行醕正著書立言練達老成深識治體乞徵赴京置諸禁密以備顧問則人心慰悅而胡虜聞之亦有所畏矣事下該部集議而行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鑑奏也先詭詐百端其所獲盔甲器械金銀錦段牛羊騾馬等物動數十萬到處搜山殺虜軍民男婦亦數十萬今倘在關外劄營假以結親爲由遣使來京覘我虛實以報彼酋通我韃軍以圖內應假以送駕爲名覬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爲辭其謀旣深我慮宜遠爲今之計宜暫停中貴監軍之例假總兵以生殺賞罰之權使爲將者志無所撓計有所施重整漫散之兵復募壯勇之士能剿一賊

者賞銀十兩陞以百戶殺一副將者賞銀百兩陞以千戶能運籌制勝斬將奪旗者賞銀千兩陞以指揮能破賊陷陣安邊定國者賞銀萬兩不次陞用有傷官軍陞賞以粟帛陣亡官軍陞襲子姪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自己之軍民勝饋外夷之虜寇孰不奮勇孰不當先徵取各道勤王之兵名爲討罪復讐之衆京師大軍出居庸直隸大軍出紫荊河南山西出雁門與夫宣府等衛大軍指日刻期諸道並進併力夾攻協心擒捕決勝於須臾安邊於悠久迎駕回還窮寇自遁則功可成而恥可雪勿謂此寇不足憂勿謂和議爲可信苟安於一時貽悔於後日卽今雲渾應翔等州縣天城陽和等衛所官吏軍民人畜已困兩月餘賊兵尙在往來遊騎各處搜掠田禾不得收成牛羊不

得牧放糧食將盡薪芻無遺猶懸待解猶饑待哺儻或坐視不顧臣恐各城不攻而自拔矣其也先欲送駕回京結爲親姻實則未爲可喜虛則預宜隄防先令收其胡黨招回遊騎方許送駕仍令梟將擁兵居庸愼防乘機不可委任姦邪專權用事曩者江南草寇生發皆以誅王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皆以殺諫官爲諱爲厲之階莫甚於此古人云事歸朝廷則治事歸宦官則亡自秦漢唐宋以來喪位失國之君未始不由於此也中間賢如王昭德者流芳百世惡如仇士良者遺臭萬年君縱可欺天必不容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誠哉是言昔太祖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左右恐泄事機有妨國政伏望聖母陛下郕王殿下速爲張圭急議邊兵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

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勢之門凡有軍國重事委之文武大臣公同計議而行如斯事必有濟苟或仍用奸邪復竊政柄外寇不發內變必生可不愼歟臣聞權臣在內功必難成然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皇上被留賊庭臣下當死草野豈暇顧惜身家苟全性命哉馳情苦諫伏地待罪儻或念臣愚忠使奸邪之徒斂迹忠良之士類興臣雖卽刻瞑目敢見先帝於地下矣南院侍講學士周敘又言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太子於有事之秋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宜與羣臣如越王之卧薪嘗膽以報吳仇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必盡殲虜寇而後已於是條陳八事一曰勵剛明謂宜至剛至明如斷馬順之事不懈初終二曰親經史謂宜開閣延賢擇學識純正者講義理訪時政三曰修軍政謂宜多方推舉將

材親賜召問設法召募軍士勤加訓練四曰選賢才謂宜愼選舉嚴考察峻拔擢務使賢者留不肖者退五曰安民心謂邊事方興民力攸資宜愼擇守吏俾事安而民安六曰廣言路謂當王振肆毒忠良屛息之後宜再申敎令俾人人建白不拘忌諱七曰謹微漸謂宜修復舊章早朝大班旣退各衙門官許令向前說事庶得吐露肝膈陳布嘉謀八曰修庶政謂宜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奬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遞整搠腹裏軍馬以備不虞如此則大仇可復邦國奠安王嘉納之

命于謙爲兵部尙書
陞都督楊洪爲昌平伯朱謙爲右都督遣右都御史陳鑑往順天府通州等處撫按軍民陞開官羅通爲兵部員外郎往居庸關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往紫荆關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往白羊口會同軍職守備關隘撫恤軍民從兵部尙書于謙薦也

族誅王振

庚午王御午門左門都察院右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廷啟曰竊謂擅政專權者倘難逃於顯戮陷君誤國者當速置於嚴刑論十惡莫加其罪雖萬死猶有餘辜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切照司禮監太監王振本自刑餘幸居內侍素無學問之益豈有經綸之才誤蒙聖上眷顧之隆逾於師保倚託之重

過於邱山爲振者自合竭誠守分以圖補報豈期恃寵狎恩奪主上之威福懷奸挾詐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於朝廷出語自稱爲聖旨不顧衆議之公惟專獨斷之柄覗動戚如奴隷目天子爲門生中外寒心搢紳側目賣官鬻爵則賄賂大行恣毒逞凶則誅殺無忌孕婦被剖童穉遭屠傷天地之至和致宮殿於回祿邇者胡寇犯邊止宜命將討罪緣振乃山西人因見大同有警逼脅聖駕親征備歷艱危躬冒矢石旣欲保全其家又欲光幸其第增一己之威勢屈萬乘之尊嚴彼時文武諸臣恐陷不測之禍上章懇留皇上畏其强愎不臣不得已而强行輿論皆欲駐蹕宣府被振逼脅直抵大同兵柄在其掌握總戎懼其威權親信小人欽天監官彭德淸不擇善地駐劄以致逆虜犯蹕邀留乘輿扈從官軍肝腦塗地宗社爲之震驚臣民爲之痛憤原其罪惡雖殄滅其族籍沒其家亦不足以上回列聖在天之怒下雪全師覆沒之冤況振一門貴盛素無汗馬之勞靡肆奸回猶甚指鹿之釁馳馬入正陽門蓄拔扈不軌之心度僧住隆恩寺皆奸詐無賴之輩擅殺諫官則劉球之忠良受害怒誅大臣則齊韶之處決非時兵馬范質爲挾私讐而枷項御史李儼因嗔不跪而充軍及柴文顯等固有難容之罪過施慘酷之刑指揮受其箠楚幾死內官被其非法加誅所厚太監郭敬私遺胡寇兵器則潛爲蒙蔽所任尙書王驥遠征麓川無功則略不加罪欲使其姪王山專錦衣之柄故遣指揮徐恭爲南征之行管家內官陳瑛爲聚斂珍貨於府庫上天譴戒焚其私藏振恬不知畏怙奸稔惡愈事貪婪廣置塌房莊所田園馬房侵

奪民利不輸國課信用無藉之徒多爲家人名色倍支官鹽船掛黃旗府縣官員望風拜跪委任匠役等輩挾其聲勢出入其家求謀請託遂至豪富縱姪王林等淫亂暴橫强擡良家子女奪占鄰家地基甚至搬擡官物出入朝門守衛官軍不敢盤詰邪佞投之則生善良悖之則死勳臣多結爲姻親勇士悉布爲牙爪養羣馬於內廄僭服用如尙方姪婦之喪孫婦之葬越禮制而犯分雖王者莫能及罪惡滔天擢髮難數怨聲動地粉骨莫償雖三尺之童恨不寢其皮而飮其血六軍之衆皆欲刳其心而剖其肝雖漢之石顯唐之仇士良宋之童貫罪惡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臣等竊思天下者祖宗列聖之天下也由此奸賊幾至傾危若不明正典刑則親王宗室及四海臣民皆痛心扼腕豈無異議之可慮乎復恐此

賊潛匿偷生乞令諸司緝捕得蔦剉其屍以伸天下之憤以釋神人之怒仍將其九族誅夷籍沒家產財物寶貨給付陣亡之家發其祖宗墳塚暴棄骸骨庶幾可以固臣民之歸心鼓三軍之銳氣剿逆虜之强暴解聖駕之拘留宗廟復安端在於此不然無以警戒將來人皆解體矣六科十三道亦有言上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殿言曰聖駕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髮嚙其肉曰順倚振肆强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王准言眾猶哭未退守衛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置諸法遂於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至眾

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山赴都市陵遲處死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黨專權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羣臣務須各盡乃職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屍於道軍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王令免籍

辛未上出塞

進陳循高穀爲戶工部尚書修撰商輅彭時並直文淵閣

大同總兵廣寧伯劉安下獄

安自大同入朝言上命己來報虜情且蒙陞爲侯文武大臣及六科十三道劾安擅離汛地徑赴闕廷素無智謀莫救國家之難不由朝命自加侯爵之榮宜正典刑以爲眾戒王令多官議安罪應斬令禁錮之

九月上在迤北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大赦

時監生姚顯言治中國者不可從夷狄行王道者不可尚異端臣思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三代未有佛法事佛愈至得禍尤慘若梁之武帝唐之憲宗是已朝廷修大興隆寺侈極壯麗京師謠曰竭民之膏勞民之髓不得遮風不得避雨又將崇國寺楊禪師尊爲上師儀從同於王者坐食膏粱之美身披錦繡之華視君上如弟子輕公侯如行童自此之後天災屢見胡虜犯邊太上皇帝被留賊庭國師僧眾談笑自若臣願陛下令上師同僧人仗佛威力前往賊庭化諭也先送駕還京庶可見佛護國之力以彰尊崇之效不然則佛不足敬信明矣今後再不許崇尚佛教實萬代之法也臣每思駕在沙漠不勝哀痛故敢效一言不知萬死

事下禮部議行

十三道御史秦顒等言五事一曰合眾善以理萬機謂列聖相承皆宜大臣會議便殿近因奸臣毒害忠良以故人思緘默今宜遴雄才碩德識達治體四五臣入直內閣朝退召入文華將逐日奏事講議務求至當如有難處通召大臣會議決斷二曰選大臣以總邊務謂宜選剛果有威智謀出眾大臣一員專一巡歷居庸等處關口一應刑賞許便宜行事三曰嚴號令以作士氣謂宜敕總兵伯石亨會同兵部揀選兵將分別强弱遇事緩急相機調用仍令亨專一督操獎其不違軍令而罰其犯紀律者四曰別忠奸以振士風謂如先任都給事章瑾扈駕至居庸託疾躲住追師敗潛回乃蒙擢用其從征臨難效死者泯沒無聞非所以激勸也乞將章瑾罷

黜通查陣亡官錄用其子給與敕命優贈其家以作忠義之氣五日用直言以圖實效謂陳言雖多施行絕少乞令今後議事但可處者勿避嫌疑奏請施行如仍不理請令給事等官舉劾上從之南院副都御史張純言十三事一迎復聖駕謂宜命文武羣臣朝夕計議何人可以為將帥何人可以運謀略何策可以迎還聖駕何術可以報復讐恥務在精思遠慮一舉萬全一開廣言路謂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氣也自小人專權言輒有禍人皆箝口結舌甘為抱葉之蟬無為立仗之馬邇者上皇親征羣臣切諫奈為小人所阻致忍萬乘蒙塵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屏除小人進用君子言當者從其謀言不當者恕其罪一分兵耀武謂南京應天瀋陽等衛官軍俱赴大教場新江口操兵限以大江阻以風

濤有衛之名無操之實乞將各衛見在大教場新江口操備官軍退回江北教場操練委廉能智勇都指揮一員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如此則江南江北之兵威振揚而或遠或近之姦宄消弭矣一考察文官謂文職分理庶務多有不顧民疾苦者間有一二公廉因無激勸之典久亦不免為私欲牽制乞命廉能公正御史給事中分往省直將司府州縣大小官員從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民心者存留管事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貪酷罷輭者黜退為民老疾者許令致仕如此則賢者勸而不良者懲一激勸武職謂士卒為國家爪牙當撫之以恩德庶可以敵愾而禦侮奈何管軍頭目不思朝廷養兵待用之意或侵欺其月糧或科斂其財物剝削之弊非一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

乞令風憲官體訪如軍職中平昔貪酷剝削蓋房屋置莊田者重則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全家發邊遠充軍輕或量情決打枷項羞辱如此則軍屬恤而激勸行一禁革倉弊謂南京各衛軍倉斗級用各衛精壯軍人八百餘名收支糧米大肆貪暴有指以頂廒看堆為名而强取財物者有假以扶籮抬斛為由而嚇要銀兩者或臨收而故意踢斛淋尖或未收而生事輒加箠楚作弊多端難以枚舉乞敕該部將南京各倉軍斗退回教場操練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於附近府州縣僉點相應民人充當斗級收支糧米則奸弊消而輸納便一弭除盜賊謂盜賊之興皆起於饑寒大抵管民者侵剋管軍者貪猾或不得已而為盜耳乞命風憲官詳察文武各官有能守己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不能恤下

者文官削職武職充軍仍差御史錦衣衛官於南北水陸路往來緝捕則盜息而民安一拔擢舊臣謂洪武永樂間大小官員有為事充軍擺站者有降用為民者此等多由監生進士出身歔歷多年諳鍊治體宜除曾犯人命贓私外一應為事充軍等項才行超越而聲譽素著者許令薦拔授官蒞事庶幾國家得老成為用一選任風憲謂近年內外風憲官或庸陋委靡或奸猾譎詐或緘默畏縮或因循苟且此輩比比皆是何望其激濁揚清繩愆糾謬哉乞察將御史如前項不稱者盡行沙汰出為別官仍於進士監生內選其才贍學充志端行潔者俾任是官一旁求豪傑謂三辰不軌選士為相四夷不貢拔卒為將昔成湯舉伊尹於有莘之野高宗舉傳說於版築之間文王舉太公於渭水之濱曾何嘗以資格

拘也乞令文武官員各舉所知或經明行修而才德出衆者或智謀勇敢而諳曉兵略者有司禮送赴京試驗其可者量授官職以收韜光晦迹之士一增祿養廉謂人皆忠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貪致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乞將內外官員除月俸六十石以上外其餘量添一二以給身家之用庶國家有養廉之資而臣下勵守廉之志一斟酌漕運謂永樂年間漕運得平江伯陳瑄區畫有法軍民兩便近年不得其人致各衛所管運官員大事尅剝甚至斂軍財為沿途酒色之資與販私貨人船並苦乞選公正大臣協同督運仍令該部會計若有五年之積官軍可以輪班漕運庶軍士少得休息糧米不致虛費一練將訓兵謂近年以來在外各都司衛所管軍官員

惟務剝削軍士聚斂財物更不思治兵習戰以防不虞乞每都司衛所各選有風力御史一員往來專一提督閱視操練務要號令嚴肅兵政修舉庶朝廷有所倚賴海宇可以無虞

疏上命該部議行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四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景皇帝

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生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太后命攝政旋命即皇帝位在位八年英宗復辟復為郕王尋卒壽三十

正統十四年九月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有罪下獄

初敬素與王振厚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甕盛之以遺瓦剌使臣也先每歲用良馬等物賂振及敬以報之宋英等陽和之敗又由敬專制所致上皇至大同百官劾敬失機振詐傳聖旨不問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法司執鞫罪當凌遲命錮禁之時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通事指揮李讓

以講和為由潛結也先約許幼女為也先弟大同王兒婦又密受也先賞馬四匹被虜婦女二口將各城指揮姓名盡報與也先又詐傳上皇聖旨令臣與也先相見又擅許也先以口外城池臣已羈留讓於此副都御史朱鑑亦奏也先許以讓為知院鎮守大同讓教也先詐為上皇敕書言皇上不當正位也先必來為朕報讐事下兵部議以為欲加誅戮恐激邊患欲取赴京恐致奔竄宜令郭登密切處置從之

廣東黃蕭養反命參議楊信民為僉都御史巡撫廣東賊益熾命都督同知董興充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軍務同撫臣信民討平之興封海寧伯

初蕭養以行劫被獲械繫都司斷事司獄獄禁疏縱囚攜物出入蕭養藏斧犒鵝中以入至夜以斧破衆囚械出之首劫

軍器局得兵仗遂開城門出劫民船嘯聚南海縣之潘村從
者日眾巡按御史沈衡始以聞乃命三司設法撫捕會官軍
調征在外而賊以三百餘艘寇廣州僞稱順天王名號無官
軍應敵兵部以信民在廣軍民信服宜改京職令會同鎮守
安鄉伯張安備倭都指揮杜信等督官軍民壯併力勦賊時
城中困餓賊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招誘愚民十餘萬張
安與都指揮僉事王清領兵五千船二百來救援至戙船澳
遇賊安方醉臥舟中官軍不能支賊至沙角尾水軍潰散安
遂溺死清爲賊所獲縛至城外以刃脅之跪使呼城中人開
門千戶錢㤀立城上戟手罵清賊又移清跪他所呼如前㤀
援弓射之賊遂殺清蕭養遂據五羊驛爲行宮僞授官百餘
人勢大振興等奉命以明年三月至廣賊畏信民恩威稍稍

降散四月興遇賊於泰州頭大戰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
流矢死函首詣京師梟於市餘黨僞總五府都元帥慶國公
曾賢等百餘人並伏誅　案蕭養之亂也枯竹生枝其亡也
大星夜墜是時有天文生馮軾者不獨鑒機通微且合用師
之道亦足異矣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平福建羣盜

初茂七敗死伯孫繼之勢遂熾懋揭榜招諭謂能自相禽殺
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禽斬而降者接踵至有千戶龔遂
榮入尤溪山中降其眾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鬭自
茂七起事恆倚仗之遂榮乃爲書與留孫許以自新使牒行
若誤者傳致之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來降乃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
兵解汀漳之圍入閩悉平

詔各官司召募民壯操練遇警調用

民壯之設始此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

敕各邊守將令召募壯士又以虜得中國衣甲旗幟降新制
以別之甲背後男字舊用方黃絹爲地今爲圓地前面左用
紅圓日右用黃圓月旗號上用青絹帶下用黃絹取上青爲
天下黃爲地之義戰車軍器俱依新制造

都指揮使李鐸使迤北奉書太上皇並諭也先

諭也先書曰邇因太師遣使致書欲送大兄太上皇帝回京
足見太師上順天道下順人心比先朝廷與太師處皆因下
人之言彼此俱動軍馬我朝廷爲奸邪所誤以致一時生靈

受害先因朕兄不知存否國家無主宗室諸王統率天下軍
馬皆來守護宗社我聖母皇太后及王公侯伯並臣民皆言
自古生靈不可一日無主朕當嗣位主宰天下又得指揮岳
謙梁貴回京口傳大兄皇帝聖旨命朕嗣位以典宗廟之祀
朕不得已勉遵大命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詔告天下即皇帝
位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居朕上太師果能送兄回京朕有
大事必當稟命而行若大兄仍居皇帝位則降尊就卑是罔
天矣罔天之事朕豈敢爲太師必同此心朕謂太師送兄回
京以全和好眞大丈夫所爲古今少有豈無美名播揚千古
但今各處軍馬皆來聚集京師保護宗社布列遠近太師宜
少遣數十人送朕兄回京庶幾眾軍之心不疑不至相犯尤
見太師保全和好之盛心也又奉上皇書大意同

冬十月虜奉上皇至大同

也先遣得知院及太監喜寧通事指揮岳謙等城下言今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雖五年十年務要讎殺謙密言虜情叵測於是知府霍瑄從水竇出見控上皇馬獻鵝酒等物上皇密謂之曰汝去與郭登說固守城池不可開城門

御馬少監跛兒千伏誅

跛兒千本降虜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卽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爲虜使有所需索命執而誅之

造功賞牌三等

凡戰挺身先行突入陣中斬將奪旗者與奇功牌生擒鞑賊或斬首一級者皆與頭功牌其餘雖無前功而被傷者與齊力牌賊平視此論賞從太監興安奏也

監生練綱陳言大計

綱奏虜寇奸計非特邀留聖駕索取金帛而已其實效金人汴宋我也今天下之大固非宋室可比然求其如种師道李綱輩爲之扞禦者亦不多見人心倚賴係國家安危者惟兵部尚書于謙武淸伯石亨而已宜敕其監守中軍但遣將分兵接戰設若不利虜必環繞國都內外信絕誰主勤王之大計者乞敕宗室親王中平日忠孝著聞者會同鎭守官募義士大舉入援則虜寇聞骨肉相救必懷疑懼而自退卻若於骨肉之間自生嫌忌恐墮胡人彀中噬臍無及矣文武羣臣敢有以和議爲詞及勸南遷者乞就誅之勿留誤國並命各衙門堂上官分守九門遣人催促各處軍馬及調陜西土番土兵入援不宜遲緩上深納之

左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免

聚楷之征閩寇也斂兵建寧日以吟詩酣酒爲樂且大索府衛金帛城中騷然致有城外賊徒打劫城內京官打劫之謠及聞鄧茂七誅始進兵延平楷復敎聚僞造征夷將軍印妄報子應鱗及家丁禽賊功浙江餘寇復發命還兵討之未平又妄以平奏至是還朝六科十三道交劾之故命免官

起辟瑄爲大理寺丞

從給事中程信薦也信條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防戰守

也先使來議和遂入寇敕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各營軍馬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程信王竑協守京城列侯諸將石

亨孫鏜劉安陶瑾劉聚顧興祖等分兵戰守

吏科給事中姚夔言虜寇逼犯京師患未可測臣思京師腹心也遼東手足也今軍士之精銳莫如遼東而徒守一隅正猶置腹心而護手足其於輕重緩急何如哉矧賊意所圖誠不在彼乞敕遼東總兵總督等官量存戍卒其精兵悉付參將等官統率入關營於永平以爲應援及總兵官楊洪守備宣府賊已入關徒守孤城於事何益亦乞令右副都御史籌畫量存軍士守備居庸合兵晝夜赴京夾攻賊陣如此則我內外相應而虜腹背受敵亦取勝之一策也疏入命楊洪將二萬兵遼東副總兵焦禮施聚將三萬兵入援

虜破紫荆關副都御史孫祥死之

喜寧引虜騎攻紫荆關副都御史孫祥與之相持四日虜潛

由他道入腹背夾攻關破祥死之
右通政王復少卿王榮使虜朝上皇於土城
虜衆奉上皇車駕登土城邀大臣出迎上疑其詐乃陞通政
司左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王榮爲太常寺少卿遣
復榮出城朝見進羊酒等物旣見令復榮囘復邀于謙石亭
王直胡濙出見廷議以謙等國所倚仗不遣
焚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
時承平日久倉糧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於關遂戒遣五城
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少
緩彼將據之以資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鑒也衆皆是之
虜迫都城于謙石亨率師出德勝門卻之
初虜以數騎來窺德勝門謙等伏兵於兩旁空房先遣數騎
迎戰詐敗虜衆萬餘來追伏兵起以神礮火器擊之虜遂卻
都督孫鏜與虜戰於西直門外斬其先鋒數人虜稍卻鏜逐
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禮中流矢亨復
分兵往援虜乃引卻王敬武興與虜戰於彰義門外興以神
銃列於前弓矢短刀次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於後虜至以
神銃擊卻之報效者爭功自後躍馬而出陣亂虜衆乘之遂
敗虜至土城興中流矢死居民皆升屋以磚瓦擲之虜少止
王雄毛福壽往援虜遙見旗幟乃遁
壬戌虜奉上皇車駕由良鄉西去分部大掠郡縣
虜退封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
迯北虜王遣使入貢
禮部尚書胡濙吏部尚書王直戶部尚書陳循等言脫脫不

花王本與也先俱來犯邊今乃遣使入貢願容納之依例賞
賜遣囘使也先知彼潛求和好不無懷疑此亦離間之一端
也從之遂賜几靈哈等宴並綵幣表裏等物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諸將分兵躡虜
敕昌平伯楊洪等云聞寇尚在易州以西下營四散剽掠今
命爾洪充總兵官爾都督僉事范廣充左副總兵爾都督孫
鏜充右副總兵都督陶瑾都指揮張義陳友劉聚俱充參將
率領官軍五萬分爲兩軍前後而行聲勢相接往彼追襲相
機勦擊仍命戶部遣官供億時於風清店大破之而遣諸邊
將各還鎮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書石璞鎮宣府都
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
王竑守居庸於是戰守畫大具而虜使來請平方虜圍大同
時擁上皇至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大同帥郭登善戰守備益
力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徇宣府宣府人對亦
如之至都城虜以上皇爲重質肆危言嚇讓少保謙颺言曰
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於是虜知留上皇終不得大賂明
年八月乃以好使奉上皇囘蹕還京葢是時中國全盛主德
無闕一戰而六師大覆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景帝立而
天下有君少保忠略戰勝於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
宴如民忘其敗變劇大而成功速亦亘古未有也
守將郭登奏率所部兵並集忠義入援
登鞏昌侯子興孫也初爲勳位以從征麓川功擢都督協守
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兵挫後城門盡閉軍士

多瓦解或謂登曰事勢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必無可憂事儻胡勢不可遏誓與城相存亡必不使諸君獨死也弔死問傷親裹創傳藥晝夜籌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旣而虜侵京師登率所部並糾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騁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匪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賜詔褒答焉

城昌平

衞山陵也是時諸夷裂險阻闖門庭時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峰密雲白羊諸屯僅縮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瘃而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傴僂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於八陵

爲左腹迫切憂

城臨淸命平江伯陳豫守鎭之

以襟喉漕河也

起何文淵爲吏部侍郎

命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改周忱爲工部尙書仍巡撫南直

時蘇松俯運數百萬石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無愆期

侍講劉定之疏陳十事

定之疏謂自古夷狄之禍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眞其時皆邊塞外破藩鎭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擁數十萬之衆奉上皇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晉宋旣遭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尙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虐燄梓宮韋后講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旣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極矣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而力行乎臣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循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火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爲救護又虜騎之來奔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軍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

斧上砍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趦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謂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路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樹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其三曰通使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是所謂內蘊忠信之心而外有言語之才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馹夫爲之哉謂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敵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回日奏聞庶不至招釁而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夫降胡之授官職留京師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故昨者或衝關塞奔故土或伺機便寇鈔甸謂宜乘大兵聚集徙居南土禁其種落婚媾變其夷俗衣服爲兵者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錯爲民者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雜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乎其五曰練兵夫農夫出粟織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以爲國也乃受布粟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釋兵戈之習趨工商之利一旦率以臨敵不猶驅牛羊以當虎狼哉謂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蹤故智者誅怠新政者降士卒練習既久則拔其勇銳汰其罷輭庶糧賞有實惠而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夫養兵則民供其費兵敗則民蒙其害加之以守令

之剝削民其何辜謂宜於報績之日嚴其考覈朝覲之時申其黜罰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必逮及舉主則貪者知懲舉者知愼庶乎民蒙其惠而邦本內固矣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生將材亦豈專在將門販繒屠狗之夫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秦賴以霸趙括爲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乃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謂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苻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

今石亨等未聞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乃亨自伯而陞侯于謙自二品而陞一品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謂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敢愾之氣他日勳名振而爵賞加亦未爲晚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爲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其九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若乃仍如故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當智如日月之明仁如天地之大勇如雷霆之斷宋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良有以也然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未易偏觀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爲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彊張承業等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等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輩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輩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

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餒腐擁鼻而不臭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顚躓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尙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仇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亦可復矣侍講吳節亦言邇者猾虜假以送駕爲名深越關隘直抵京師諸將大臣既不能出奇效力殲遠來疲敝之寇又不能料探設伏以邀其歸路致令一夕遁去誠可痛哭流涕於是條陳十事一曰明賞罰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賞貴重罰貴嚴也石亨建大營於城外各門之兵俱受節制乃軍士有私自逃回者有臨陣退走者有此軍進戰而彼軍不救者亨等始終不戮一人以徇設有逆虜復至人以退逃爲幸誰與爲戰乞令自今以後凡若

此者即斬以徇二曰料虜情謂虜雖遁去聞其黨尙藏易州淶水諸山中遣人四出劫掠此必欲據保定一路以爲賊藪又以紫荊關近可走誘我逐兵分散其勢而取勝也乞命諸將勿貪小利勿急近功務探虜情或與對壘相持或夜劫其營或設伏以邀其歸路使其匹馬隻輪無返則兵威振而醜虜不復敢睥睨矣三曰定遠謀謂也先深入中國其精鋭必與偕來聞其老營尙在開平貓兒莊二處脫脫不花王子往來其中乞令楊俊仍往宣府將兵益以附近衛兵潛遣人偵其虛實日夜併走虜營禽其王子則賊必駭散而大業有光四曰耀兵威言今之將臣賊至則設兵衛賊去則令老弱以守臣恐以爲敵在近畿不可頃刻怠忽宜於城內設木馬令軍習學超距城外令軍士披甲執弓閒列旗幟日遣御史等

官巡視或虜人探見城上旗幟精明士卒圍繞足以折其邪心不敢輕蹂京都之地矣五曰謹和議謂城下之盟小國所恥執宋伐宋春秋所不忍書彼趙宋偏安江左秦檜主和猶爲古今切齒況方今萬方順軌虜雖陸梁而吾疆場無缺甲兵足用人心親附勤王之師日集奚急於和哉今後虜使再至止可給以賞賜勿遣人酬答俟諸將功業就緒然後遣人以正詞責之祗迎上皇有日矣至若大將軍體貌尊嚴不宜與虜使狎自今乞勿令石亨陪宴則虜使畏其威名折衝消患之效庶有在矣六曰勤政務祖宗自開國以來設午朝引諸臣商榷政務況今國家多難之餘尤宜切切諮詢治道乞復午朝之典仍引近臣於便殿與之計議用人得失戰陣利鈍生民休戚及古人成法之可行於今者則君臣一體政務

周知大綱舉而萬目張矣七曰固根本謂京師國家根本之地頃以虜寇內侵近臣中多有以遷都同南爲言者至今其議未息夫以盤庚當平時遷耿尙不免訛言況危急之秋而可輕於動搖人心者乎此其不可也明矣八曰護陵寢謂天壽山守衛官軍多調往各處守關致令韃賊劫掠雞犬皆空家屬逃竄若逆虜往來輕翦松柏蹂踐輦路萬世之下何以自文乞命大臣招集舊兵益以鎭守兵深溝高壘以防寇盜則皇陵安慰而福被無窮矣九曰安民心謂昌平至保定一路被賊殺掠軍民逃匿近者諸將漸有禽殺取還人口所得牛畜悉送京師宜令被掠所在軍民辨識給與耕種其無人識領者悉付有司餵養俾有所藉以給耕種又河間以南人民安傳虜至逃竄未已乞榜示諸將殺退胡虜功蹟以安衆

心十日獎死士謂鶻兒嶺等處戰死武臣俱係忠勇之人已蒙遣人焚瘞宜令所管頭目於官錢內支買牲醴儀物於其家祭勞明著恩意撫其妻子如此則生者歡羨死者有榮遇有戰鬭雖死無憾矣章下該部議多採用其言

十一月上皇在迤北

時上皇之出紫荆也乘馬踏雪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隨之旣入虜境也先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蓋其初輕視中國及犯京師見城池之固人心之憤始大喪氣自是見上皇皆行君臣禮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上壽又進寫兒帳房時天寒上皇或夜出帳觀天象指示袁彬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以金濂爲戶部尚書

進封昌平伯楊洪爲昌平侯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升將帥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輩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率以詭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銜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加侯爵然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較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

按洪有機智虜人稱爲楊王宣正閒受知密勿謚武襄載名臣

命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

時學士陳循疏薦原任刑部侍郎何文淵又言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曉暢軍事宜令還京參贊守大同宣府石亨楊洪及洪之子俊皆古之善戰者宜令領所部兵留京師上皆從之於是尙書于謙奏言宣府者京師之藩籬居庸者京師之門戶今洪俊所領官軍旣留京師則宣府居庸不免空虛萬一逆虜乘虛據宣府爲巢穴卽不犯京畿而京畿能安枕乎曩者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併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雖無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難然足以爲京師居庸之應援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二處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彼尙存之疲卒羸兵無主將以統馭之安保其不離散乎乞推選武職大臣

一員充領兵官鎭守宣府能幹武臣一員守備居庸其原來官軍亦宜斟酌遣還會兵科都給事葉盛亦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車駕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迫都城故邊關不固卽京師完亦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況紫荆倒馬白羊等關虜退已及一月至今尙未設守都督顧興祖雖承差遣尙未起行是未足以稱皇上安內攘外之盛心也宜急擇人守宣府居庸而遣其兵還鎭奏可而邊人大安是時邊城多陷宣府孤危總兵官率兵衞京人心皇皇或欲棄城遁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營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知備不敢攻亨信其北門鎖鑰云時大

同總兵官郭登言用兵之法雖千變萬化不出於制人而不制於人多方以誤之而已然兵勢有强弱人心有勇怯弱不可以敵强怯不可以勝勇儻能度我之勢酌彼之情審進退趨避之宜察可否攻守之利則料敵制勝之功雖不中不遠矣比者我師屢挫虜勢方張較其利鈍誠難爲敵臣愚以爲今日之勢可以養鈍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力爭其紫荊等關隘及前日賊所經道路精選識達事情之人率領驍勇敢死之輩登高據險晝夜瞭望賊行遲速多寡其淶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鄉村積柴架礮使烽煙相望聲勢相接仍列候騎傳遞邊情賊小至則舉一烽一礮大至則舉三烽三礮郊民人畜悉斂入城京軍分爲數處近城犄角以逸待勞堅壁固守雖彼百端挑釁絕勿與之交鋒示以安閒養吾精銳

多張旗幟振揚威武或夜半舉礮似欲劫營或白日鳴鼓示欲出戰彼動我休彼勞我逸使彼不能窺我之虛實亦安敢蔑我堂堂之陣凜凜之威而深入寇鈔也哉彼既欲攻不得求戰不能人有倦心馬無美草雖無敗軍殺將之虞必有鈍兵挫銳之咎不出旬日自當走矣然後另選精騎或邀於險或躡其後可擊則擊勿求倖勝務出萬全葢夷狄之性貪而好利得之則志驕氣盈不得則心灰意沮業已空還必難再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疏聞上嘉其言命兵部頒示諸將

初命都察院考覈公差回任御史

虜寇遼東副都御史王翺禦卻之

鳳陽盜起命籌撫恤流民兼理兩淮鹽法

浙江反賊陳鑑胡等伏誅

鑑胡麗水人同葉宗留於福建盜銀礦殺死參議竺淵後與宗留酒色相爭宗留爲鑑胡所殺及鄧茂七稱剗平王鑑胡集陳唐其等四百餘人俱以紅帕裹首往附之散掠福建浙江江西諸縣境指揮吳剛死於建陽書坊都督陳榮死於鉛山杭公橋知縣鄧禺死於永豐指揮龔禮死於遂昌皆其所殺徒黨至二千餘於是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立統兵元帥都指揮諸官名編成什伍攻圍處州復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千戶楊清百戶葉廣等又爲所殺久之鑑胡知事不就適巡撫等官諭之遂自首降械詣京師遇赦充留守衛軍虜寇之擾私亡歸中途被獲命斬之

命翰林院修撰王口爲大理寺丞巡撫貴州

時尙寶丞夏瑄言二事一今日之所憂者不專於虜而在於吾民何以言之今四方多事軍旅數興賦役加繁轉輸加急水旱之災蟲蝗之害民扶老攜幼就食他鄉而塡死溝壑者莫知其數幸而存者北爲虜寇之屠南被苗賊之害兵火之餘家產蕩盡欲耕無牛欲種無穀饑荒相繼盜賊滋多中土騷然臣恐有意外不測之變願陛下降省躬之詔慰元元之心解倒懸之苦急令大臣速議撫安之術勞來之方曾經兵火者令復其家流離者所在存恤開義倉以振貧難罷不急以甦民力其無牛種者官爲勸助之鬻子女者官爲贖還之富者賦役如初貧者三分之二任循良之吏黜貪酷之徒務行實惠勿用虛文則民志有定變故不生矣一湖廣貴州苗

賊寇擾原非一種率糾合各溪峒之人共來爲亂其禍始於頻歲征伐雲南往來供役不勝煩苦又因生熟苗互爭田土有司剝削侵淩激其爲變中間又有逃亡軍民並各商人等漏我虛實助其爲害以致猖獗如此今兵數失利欲援之則兵少不充欲不援則邊圉日急臣恐兵連禍結民不勝勞致興內地之變未審何以待之蠻夷之人其地不毛得之不足爲益舍之未足爲損非如福建廣東土膏沃而人富庶尺寸不可棄也是以唐虞之世亦不從化漢馬援征之卒無成功且其人如禽獸然寬之則可馴急之則致死縱能剿滅無遺亦不足以示武其爲中國之費可勝算哉盍嘗遣之招安矣而未即聽命者徒以空言慰之而無實利以懷之也惟陛下軫中土之疲敝毋勤民於遠隅觀漢武輪臺之詔覽捐棄珠

崖之議則苗之不足校也審矣臣以爲凡邊苗僻遠之地非要害者給賜其茵長免其賦役俾各散去照洪武年間仍立其所信服者爲宣慰等官以統其衆如此則苗患可息邊境可安苟無南顧之憂則可以專力中原以制北虜矣命廷臣議行之瑄元吉之子也

十二月上皇在迤北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爲皇太后立妃汪氏爲皇后

太常少卿習嘉言言人道莫先於孝弟慈愛推之以化成天下昔帝舜恭己南面而成至治亦惟推本於此陛下日侍慈宮備殫孝誠竊惟太上皇帝未還聖母皇太后豈能割不忍之愛忘憂念之懷願朝夕之際惓惓以迎復爲言曲加寬釋東宮殿下幼沖不時遣人存問厚加慈愛至於宗室戚畹益隆恩意以厚本支以資藩屏使孝弟慈愛之實昭著內外洋溢上下庶幾有所感動以濟大功

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皇太子生母也

詔更定大統歷晷刻

先是天文生馬軾乞改大統歷晝夜時刻命禮部會官議欽天監正許惇等奏正統間監正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之南京北極出地上高三度南極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逐一考究奏准改入大統歷內永爲定式軾起自軍匠不諳歷數妄以己意要改舊制所言難允上曰歷雖造於京都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

爲準則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驗於四方以定四時之中今京師觀象臺在堯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其可以爲準乎今後造歷宜悉照洪武永樂間舊式

虜寇甘州副都御史馬昂禦卻之

兵科給事中劉斌上言時務七事

斌言卽今北虜大讐未復南方寇盜未息陛下當宵旰不遑以新中興之治臣忝廁言職謹將時務條陳一爲政莫先於得人然得人必自大臣始今內閣及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乃朝廷樞機所關願陛下愼選賢才以充厥位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有守非碌碌庸庸無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爲應變無窮非小慧辯

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可勝股肱之任至於在內百僚與在外司府州縣之職其責又在吏部方今用人惟進士監生二途進士銓授固有定額監生之除必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然後賢否可知今考課之法不過紀歲月循資格而已自非干犯於士師雖終身不被黜罰人亦何苦而爲善爲廉何懼而不爲惡爲貪哉謂宜分遣公正御史巡行天下會同巡撫等官考察府州縣官之庸奸貪酷者黜削有差以慰民心一有天下者雖不可窮兵而黷武亦不可休兵而偃武國初於兵養之厚練之精律之嚴是以戰勝攻取無敵不克近年典兵官員既私役正軍又私役餘丁甚至計取月錢糧不全支是以軍士救饑寒之不暇尙何操習訓練之務哉至於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兵機戰策平時未嫻一旦

有警令總率三軍幾何而不喪師誤國也謂宜革積習之弊復祖宗之制且精選敢死士五千人列紀名與之約其爵賞預錄後嗣以作興其志使令持長刀各堅盔甲選驍將領之別爲一營專任前鋒凡與賊戰先令攻以火器彼賊少卻我急麾敢死士迎戰而前以直鑽馬首橫斫馬足虜雖嫻於弓矢然迫近則不得發於是大軍乘而攻之則戰無不捷虜不難勝而上皇車駕不旋軫可復矣一民惟邦本不可不恤恤民之道當先困窮蓋困窮之民有田者不過數畝計無田者傭佃於人幸無水旱之厄所穫亦不能充數月之食況復乘之以旱潦乎及賦稅力役往往避强陵弱豪右縱其呑噬貪官肆其侵虐雖屢塵明詔然富民沾恩者多貧民蒙恩者少宜令各處巡撫等官親督有司官吏勤加撫恤抑遏富豪務使小民均蒙實惠一賞罰人主之大權必貴乎明信國家十餘年以苟且姑息爲政所賞者未必皆善所罰者未必皆惡願陛下總攬乾綱一賞一罰必明必信則威德誕布而天下信服一冤抑不理亂之階也昔秦以無道屈天下而人不勝其憤故陳吳劉項起而因以覆秦今日遐方窮陬之人紛然赴愬京師者數十百人則天下之冤抑不得伸者固可概見而執政者曾不以告於朝廷臣恐積憤之民將有乘之而起爲亂者矣乞敕巡按御史並諸處巡撫鎭守等官分行撫循辨理冤枉以慰民心以除亂階一用兵之事有三曰攻曰戰曰守中國之禦夷狄無所事乎攻惟守與戰而已蓋寇在外則據險而守寇在內則提兵而戰守爲策之善而戰非吾之利也臣向言紫荆關宜加兵守備兵未及加而虜已破關入

矣今幸逐之出境乞速敕各關濬壕塹完壘壁加精兵於要害之處以援其急勿蹈前失使虜乘間而入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臣願陛下法古帝王以窮理爲修身盡性之要以修身盡性爲治平參贊之本數御經筵務擇名儒相與討論以資至治究性命道德之微於六經稽古今事變之迹於諸史則聖學日新擧而措之政事將見生民遂四海寧陛下之功業可與古昔帝王齊驅並駕矣上深嘉納命禮部集議行之雲南五井鹽課提擧司爲事吏目胡仲倫言二事一言臣聞鎭守大同廣寧伯劉安奉密旨還京不知何事亦不知朝廷作何處治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可屈者一也不可屈者七也夫醜虜變詐百出豺狼無厭之求不可不預防之若漢高帝與單于議和而妻以公主此可屈者一也

未鬪萬乘之主㨿於胡虜之下此不可屈者一也虜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結親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假以送駕回京乘機克我關隘五也逼我上皇手詔挾賺城池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此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臣恐大同宣府主將不知宗社之重而以忠君之誠爲胡虜所誘如去大同則雁門山西不可守矣如去宣府則古北喜峰不可守矣若去其山後之地則彼如蠶食葉自近而遠非但燕京不能守將山之東河之南兩淮俱不復可守矣陛下宜念宗社之重急命大同宣府守將固禦城池整肅軍伍晝張旗幟夜鳴金鼓伏兵要害謹守扼塞虜知我備不敢輕進如其計欲送回聖駕許其自來陽遣無器甲之士遠接使虜無疑密敕總兵官楊洪率兵伏其歸路石亨選兵伏

於險僻俟駕至關堅勿放虜復逃歸我即發兵邀其主帥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可還矣今欲不戰而和恐犬羊之性自古未有能以誠久結之也一臣聞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惟明信賞必罰惟斷禮樂教化惟順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而人心悅曩者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於非命鯁直者謫爲邊軍君子以廉而見斥小人以貪而驟陞凡有章奏悉出內批不知果上皇親批歟抑奸臣擅權歟遂使諸司政治黑白倒置邪正雜糅天變警於上人心怨於下閩浙之寇方殷胡虜之釁大作辱我君父殺害我赤子痛切骨髓深可悲傷夫朝廷元氣也天下肢體也元氣盛則肢體壯而百邪不能害元氣衰則肢體弱風薄則不仁痙侵則爲腫今元氣之虛久矣邪氣之入深矣非

憂四肢瘡癬不痊其癰疽已發於背非得良醫未易愈也伏望陛下養氣正心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以忠恕存心以平易爲政則上情易通而下情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其機賢人由此而至事理由此而理人心由此而悅四夷由此而服辱君之仇由此而可復矣事下禮部會議覆奏從之

定西侯蔣貴卒諡武勇

貴江都人起行伍有膂力與士卒同甘苦擣賊巢穴當陣必先直衝部下亦以死向敵北胡西羌咸憚服正統三年以都督征西番功封伯七年以平麓川功進封祿千五百石世襲至是薨孫琬嗣累掌營府加保傅成化二十三年薨子驥嗣正德四年薨子壑嗣嘉靖三年薨子傳嗣掌營府三十四年

薨弟祐嗣萬歷六年薨子建元嗣

誅遼東百戶施帶兒

帶兒見獲於虜泄我虛實且數爲虜使張彼聲勢又爲脫脫不花致意於鎮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鞫之因劾亦失哈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即誅帶兒仍置亦失哈不問

附錄 時有卜者仝寅習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客遊大同上皇陰遣使裴當問卜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

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
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
上皇在迤北
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駕宰馬設宴
上受朝免賀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奏請遣使北賀節
進冬衣上謂必能識上皇者始可行羣臣懼繳納原奏事遂
寢
彗星見
初開經筵
命寧陽侯陳懋知經筵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江淵商輅

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劉鉉諭德趙琬皆兼
經筵官
詔許召募丁壯歸籍
先是虜患亟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京師久多逋逃主者
請治罪編尺籍御史練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
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饑寒
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
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且生他虞兼邊務
尚殷用武方急非所以勸士得人也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
千人
逮內侍單增下詔獄尋釋之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武弁持賄拜賀者給事
中林聰合科道疏其罪惡謂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
兢之路上命錦衣衛逮治之雖卽蒙釋然不敢復肆矣
御史朱英劾戚畹汪全奪民田詔責歸之
彭時憂去
先是八月時丁繼母喪令奪情視事至是虜警稍緩時疏乞
終制詞甚懇從之
大同守將郭登敗虜於栲栳山
自上皇北狩以來虜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
勝扼腕撫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騎
虜入境登率兵躡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觀夜
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
我寡莫若全軍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人馬疲怠

賊以鐵騎來追難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
賊營天漸明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進呼聲震
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
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萬計
捷聞賜敕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給世券
閏正月上皇在迤北
命副都御史軒輗鎭守浙江兼理鹽課
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鎭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
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遠違遇婚
姻而不能嫁娶儻屬無子尤爲可矜乞許其妻子完住量給
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上從之
京師烈風晝晦

時孫原貞應詔上言曰臣謹按洪範久陰恆寒茲謂咎徵陛下自卽位以來不邇聲色不事遊畋使民只正役取民只常賦可謂仁愛兆民之至尙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蓋犯邊之虜未賓宂食之兵未汰屯堡之田未盡耕稼轉漕之粟未足供給流移之民未盡復業孳牧之馬未免追賠若此等事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數者之弊皆洪武年間所無積漸於永樂之後以至今日其弊尤甚如欲四海歡康五行時若更化可也但因襲已久化未易更願陛下日御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帝王之良規參祖宗之成法凡可以固邊防足兵食節國用舒民力堪爲經久計者臨機獨斷務在必行俾威福不至下移將見億兆無愁歎之聲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一論虜寇北狄馳騁射獵勇於戰鬬自古

爲中國患我高皇迅掃胡元其遺類遁歸北漠至永樂辛丑竊掠與和文皇率師問罪各先遠避蓋其時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故各保種類耳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瓦剌所併去歲我兵失利徑犯京畿陛下誓師奮擊稍敗而還後雖遣使來朝其不警我邊鄙者蓋覘我虛實而坐斃我中國也況虜聲懾西戎威讋女直三邊阻絕間諜靡入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謂宜選賢將積儲蓄養士卒謹烽火整器械以固守我邊疆且虜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故其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是以攻城步戰雖非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宜如李牧之養銳示怯趙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墮出騎伏兵以計破之庶幾無失一論宂兵謂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謝玄破苻堅於合淝李靖於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利斯皆以少擊衆而衆者反敗則兵不在多在能用計爾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陵寢牧園馬服匠藝並續調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宂食者多倉廩難給乞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習戰陣以振威武汰其宂雜給屯田以歸農業其西北備邊之兵亦以次簡汰則不惟內外兵精而歲省粟帛亦不可勝計矣一論曠官謂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鎭撫或以永樂靖難或以宣正年間征討功陞因諸處無缺既不加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向隨伍執役食六品之祿充一卒之用在京錢糧供給實難乞敕兵部同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略及驍勇者量數存留領隊管操餘悉照舊例於大寧山東河南等都司中都留守司

直隸衛所見來京操備軍內精選兒換就令各官到任或除授在外都司衛所管屯等項不惟各安職任候倉儲充實漸減漕運減一分軍民省一分之勞矣一論逃民謂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地近黃河湖泊蒲葦之鄉先時河洩水消地變膏腴逋逃潛住者甚衆近因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趁食恐其逼於饑寒相聚爲盜自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謂宜防之於未然俟年穀豐登遣大臣先往此幾處著各司府縣沿村挨勘籍註丁口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立鄉學建鄉約設義倉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

以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一論馬政謂治兵備戎畜馬爲先如漢大僕牧帥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僕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二萬匹大都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太祖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太僕寺馬先寄牧於順天等府後復俵於山東河南益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獨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

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其續增馬數又令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所當考宜令各太僕寺苑馬寺查勘設置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飼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一論權幸謂堯舜之世靜言庸違之共工不得不流方命圯族之鯀不得不殛後世豈無共鯀其人哉我太祖時胡惟庸爲丞相得幸結權爲姦敗露誅夷乃詔罷中書以抑權幸成祖時錦衣衛紀綱得幸希旨弄權貪利僭分事覺併誅其黨籍其家上皇信任王振恃權作威官僚畏憚正直氣沮奢僭已極輕玩虜寇乃强萬乘之尊擁兵沙漠之外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國家全盛之秋臨機失措不戢而喪師辱主爲戎狄所笑權奸誤國若此雖殺身赤族竟亦何補虜且乘勢入犯震驚都陵賴陛下委任將相督師問罪虜雖遁去猶恐上皇困處窮廬遣使省問義責誠動虜方悔罪款塞奉迎上皇法駕還京陛下得以解鶺鴒在原之憂中國臣民得以解不共戴天之讐實不幸中之大幸也伏願陛下視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勳舊延英俊訪論治道商搉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以廣上智忠佞自見誠僞莫逃然必總攬威權自奮乾斷法堯舜之除凶惟允體祖宗之去邪勿疑務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姦計則賢者日進內外官皆正人而權幸自遠矣

敕大理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上皇在迤北

初令生員納粟入監

以邊圉事殷也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贈劉球翰林學士諡忠愍

球二子長鉞次釪皆舉進士鉞歷官參政釪歷官按察使予孫科第相仍人以爲忠報云

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國子生徐鑑言二事一曰謹初政以振紀綱謂宜釐革舊弊大興政治抑私恩以抗公道遠便嬖以近忠直精選任以修政治急求賢以資任用讜論樂聞庸徒應革喜怒加察刑賞惟愼以至正朝廷以振國勢惠黎元以固邦本蓄銳兵以復寇讎則紀綱肅而維新之命無窮矣二曰旌忠直以激風俗謂剛毅不屈直道不回者世不恆有人君幸而得此雖面折廷爭犯顏觸怒猶必優容聽納而不敢輒加斥逐則足以逆

折奸萌彈壓邪慝上以廣人主之聰明下以振百僚之紀綱
臣願皇上登用方剛獎予忠直於以拾遺補闕明謨弼政則
風俗淸正而天下無巽懦之弊矣上嘉納之
命部堂科道官分練民兵
戶部尙書金濂奏有楊智者自虜中回言也先要到大同及
北京搶掠又言欲逕寇南京此言未知虛實亦不可不備昔
在漢唐宋俱有忠義豪傑若李廣班超李勣岳飛之輩能卻
戎狄扶社稷我朝列聖相承仁義道德培養百年豈無其人
乎宜選材堪重託忠在社稷者數員各賜敕諭往各處設法
招募若官舍軍民生員典史僧道人等有能招到豪俊十名
者爲牌頭五牌者爲總牌十牌者爲百長五百者爲左右千
長十百者爲正千長百長俱與冠帶就彼官庫給與盔甲器

械訓練操習山東者屯臨淸山西者屯太原河南屯於彰德
陝西屯於長安南直屯於淮安北直屯於大名上可以接應
京師下可以雄鎭民庶上曰曩者已召募民壯共九萬五千
二百餘名除起送赴京外見留在各處操練者可分遣官往
協同原鎭守巡撫官提督操練其令戶部右侍郎沈翼往山
東工部右侍郎張敏往山西右通政奕暉往陝西刑部右侍
郎丁鉉往鳳陽河南並大名等府選有力量能幹御史給事
中各一員分往協助各處民壯不必再招募恐因而激變
鎭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
初命京府寄牧
戶部奏京師缺草畿甸人民供給艱難宜將御馬監見養馬
匹揀選堪中者存留不堪者退出發附近州縣飼牧從之

宣府參將楊俊禽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寧爲虜畫策導寇入掠于謙密授邊將使成禽會上皇知寧
用袁彬計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閒
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禽之既至俊出磐抱寧大呼俊縱兵
禽之械至京百官劾奏寧猥以俘虜深沐恩榮受列聖之深
恩居太監之重任今乃欺天負國負義忘恩屬奸臣之不軌
致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爲名重
邀朝廷金帛既又乘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
京畿上而宗廟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斁蕩之
眾遂遯奈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刑碎屍
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
雪生民之忿詔羣臣雜鞫之獄具命磔諸市三日寧就誅而

失將導虜亦稍稍厭兵矣
三月上皇在迤北
命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時溫州餘寇未靖都司調官軍二萬七千分委都指揮四人
統率會勦信以師無統紀令不歸一請敕一人總之故有是
命
命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三事
一言邊備之道在於選將練兵而已選將要通兵法今武臣
襲職惟試一走馬跳溝射箭問以兵法皆不能對謂宜令熟
讀武經七書及至通曉令就教場演武既試以走馬射箭走
陣之法又出題問以團營列陣破敵攻守之事中有能鋪陳

應對者擇而用之至於用兵又當審日時之利日時之利在用奇門奇門者乃黃帝戰蚩尤時所立法也乞擇其年少聰明者俾學習之既知兵法又諳此術則用兵之際必多取勝一謚者朝廷激勸之大典孤忠大節如信國公文天祥而無謚死於使事如將佐監丞歐陽珣而無謚保障縣境與其子先後死賊如信豐尹李廉而無謚亦缺典矣今扈駕北征諸臣豈無橫罹兵戈仗節死義者謂宜撫恤其孤優給其家其有應謚應祭弔者令禮官稽考加之恩典以勸方來一親賢遠奸萬世規鑑皇上嗣位之初宜擇正直大臣德望卓冠者以爲輔弼使朝夕納誨於前其於庶位亦必求賢能練達之才以任幹濟夫將帥之選既得其人在廷在外又得正直有爲之才則恩澤流而中土安干戈振而邊患息然後特遣信

使祇迎大駕唐史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惟其時矣上嘉納之

廣東巡撫僉都御史楊信民卒

信民新昌人由舉人宣德中任給事正統間升參議嘗劾罷按察司等官被誣逮至京軍民數千人詣闕奏其公勤廉能得復職適南海盜起命爲巡撫宣布恩威獎勸士卒屢戰屢捷招撫者數萬人卒之日廣人持香燈弔哭者數日賜祭葬錄其子玖爲太學生廣民相率奏立祠祀之

虜分道入寇

夏四月上皇在迤北

京師旱災羣臣奏請修省

御史羅箎等言北京去冬無雪今春不雨狂風揚沙陰霾蔽日南京大風拔木洪水決河各處寇賊未盡流移未復原其所自得非恐懼之誠或少替歟求治之心或少怠歟供奉之具有未節歟賞罰之政有未當歟戰守之策有未備歟恢復之志有未堅歟況公侯駙馬伯四等之爵非不多也而感恩圖報者不聞其名左右中前後五府之官非不衆也而獻忠效謀者未見其人保傅皆重寄而燮理寅亮之功未臻輔政總大臣而獻可替否之實未著掌銓衡者舉措不公而賢否混雜司錢穀者民隱不恤而國用空虛典邦禮者虧感格之誠而鬼神怨恫總兵政者乏戰守之策而寇賊猖獗刑獄乃刑部之所掌或推鞫昧於初情或理斷牽於成案工役乃工部之所司或軍器之造作未精或城垣之修築未固肅百僚之政者都察院也不能嚴於糾察而百僚無忌憚之心司五

刑之平者大理寺也不能精於審錄而五刑有輕重之失通政司以及六科皆朝廷之喉舌也參駁或未合乎公論陳言或每出於私情錦衣衛以及各衛皆朝廷之牙爪也察事務捕盜賊多冤濫於無辜賣操軍剋糧賞每貪婪而無厭以至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員率皆任非其人徒有固祿保身之計全無愛君憂國之心蔦舉人才則假公營私不畏清議而貪污競進計議國事則嫉賢妬能不持公論而偏見紛更似此之失難以具陳臣等質本草茅材同樗櫟叨國家紀綱之寄居朝廷耳目之司以察爲名以言爲職庶職之不修非不知也不能繩愆而糾謬百官之失職非不見也不能激濁以揚清或伸冤理枉之未周或彰善癉惡之未至實乃有慚豈得無罪又南京實太祖龍

飛挷業之基根本之地災異之見尤甚於此亦由彼處文武大小羣臣官吏交搆賄賂公行武備不修祀典有缺責放軍匠出入罪囚不畏天災不恤民隱之所致也災異若是誠爲可憂伏望鑒天災之迭見宜戒積薪履國步之多艱用懷嘗膽日臨便殿親決機務之繁時接儒臣講求治道之切口體之奉不必過豐耳目之娛必須從儉刑必務歸乎有罪賞不濫及於無功練兵選將無忘社稷之憂親賢遠奸必復祖宗之治仍乞躬備法駕籲禱郊壇分命禮官告謝陵寢以答上天仁愛之意以慰祖宗震驚之靈及敕文武羣臣思咎省躬各盡乃職其有稔過不悛妨賢病國者罷歸田里懷姦不忠欺君誤國者明正典刑訪求民瘼量加寬恤如此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人心可安宗社可固矣科臣葉盛等亦條陳十

二事一察吏治以示勸懲謂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一員其一留守三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妨奸宄謂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宜撥與荒閒田地耕種免徵稅糧一興學校以惇風化謂各處提學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愼科舉以求眞才謂科目惟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斂以恤貧窮謂各處有司科斂民財或餽遺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甦凋瘵謂四川所屬郡縣差役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簿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謂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察而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謂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人殺死勿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謂各邊守堡軍官並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妄指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謂各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歷者自今乞皆停免一省虛費以節民財謂各處驛傳什物極事華侈使臣往來多用船隻馬匹並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略以遏橫暴謂近歲夷民聚衆爲盜今有行人劉澣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疏入詔羣臣會議采而行之少保于謙言六事一議南京災異屢見乞敕重臣撫恤人民整飭軍馬嚴妨奸細固守城池一議開府南陽襄陽鳳陽兗州安插逃民數多乞敕巡撫都御史王來洪英尙書趙新善加撫恤密切防閑一議各處公差鎭守等項內外臣

乞減省軍民免煩擾一議各處調到官軍乞量加恩澤以免逃亡一議各營馬匹缺飼秣乞敕戶部取勘舊賜官員草場暫借一年或收草或牧放候邊事寧息仍歸所賜之人一議敕在京在外詳辯刑獄不許深文羅織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兵部尙書于謙言去冬朝廷曾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見上皇鑾輿而還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與還往惟敕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城池相機戰守今貴又倡和議之說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之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

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遽變此勢之不可和也
茍以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宋澶淵之役
契丹屢爲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三十萬迨
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
檜一主和議旣割土以與之又輸幣以賄之甚則降去尊號
其含垢忍恥屈己從和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
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
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勦殺若遠遁則不貪利窮追若
大舉入寇則將帥奮勇臣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
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
與賞使遣回示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
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貴叨居重任保障

邊方不能銳意滅賊乃敢倡爲和議其忠義何在請移文責
貴令其整飭邊務固守城垣期必滅賊以蓋前愆及行緣邊
總兵鎮守等官訓練士卒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
圖成功從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諡文毅

時勉安福人老成修潔剛正任事由進士任翰林永樂末殿
災陳十五事皆中時病後復言事忤旨繫獄洪熙初直言進
諫命力士鎚十數瓜不死仍下獄宣宗詔復其官一日懷金
錢至史館撒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宣宗以袖中餘錢
賜之正統時爲祭酒敎化大行爲王振所怒搆以罪矯旨荷
校監門諸生羣疏願代之得釋尋以病告歸載名臣

五月上皇在迤北

虜攻代州入雁門

總兵石亨奏韃賊五六萬攻圍代州官軍出戰射殺百餘人
明日又射殺八十人卽今南侵腹裏四散摽掠上令兵部促
易州守備官軍啟行亨又奏賊營雁門關一路侵犯京師廷
臣議黃花鎮驢鞍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
守備從之仍命兵部稽在京軍馬具數以聞於是兵部尙書
于謙會同太監吉祥計議將各營總兵把總坐營頭目並所
統官軍分定京城各門其正北並西北西南一帶至爲緊要
分定石亨楊洪柳溥張軏孫鏜衛穎過與張義雷通劉得新
陳友李全王英崔福劉鑑張通等下營據守凡分守官軍每
二萬餘作一處數內約量分一半步軍於土城外下營外圍
用鹿角車輛神銃牌刀弓箭將軍大礟盞口銃磁礮飛槍次

列斬馬刀槍又馬步相兼應敵營外多掘壕塹暗溝分布釘
板鋏蒺藜其餘步軍精騎俱於土城內下營以觀外營對敵
事勢隨宜出奇或左右夾攻或前後邀截其都督范廣與指
揮石彪各將輕騎爲遊兵專備出奇策應巡哨截殺臣謙吉
祥往來各營總督如遇緊要受敵去處當先督軍殺賊其土
城坦平處所剷削陡峻令彼不得登眺觀望其南東南各門
不係緊要令侯伯等官守城於舍人營騰驤錦衣等衛與各
監局內定撥一體給與神銃火器守備伏乞降旨許以歷擢
驍以大義使知進死者榮而退生者辱則士氣必振而臨敵
可用矣仍以分守地形人數繪圖上聞上敕謙亨等曰自古
勇智之士固難能用其勇與智尤難若徒能言而不能行觀
望畏怯各思自保是爲不忠惡莫大焉爾等務須晝夜汲汲

獎勵將士弘濟艱難大懋功績有功者重加賞賚朕心必不吝古云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況用兵邦政之大者爾等其愼重之

南京禮部尙書王英卒諡文安

英金溪人由進士選庶吉士擢修撰升侍讀扈文皇駕北征與修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不爲三楊所喜云後改諡文忠

贈死事浙江副使陶成爲參政配享越國公廟

蔭其子魯爲新會縣丞成鬱林州人由舉人累官評事升浙江僉事値盜起浙東攻掠郡縣成守蘭溪率義旅殺賊數百人蘭溪人賴以安堵朝廷嘉其績升副使仍敕守蘭溪尋進

屯武義染木柵爲城招誘賊黨爲內應前後降殺三千餘人由是賊切齒於成將攻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以敝絮爍薪入城詐爲避盜匿民間而自外攻之成聞賊至驅兵出戰賊從城內縱火燒木柵軍士驚潰成力不支遂被害

進總督軍務兵部侍郞侯璡爲尙書副總兵田禮參將方瑛俱爲右都督

先是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衞圍困已久禮旣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璡調署都指揮鄭儁攻都盧等寨處宣慰使隴富勦水西賊俱敗之斬首四十餘級溺死三百餘走水西至貴州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官調兵由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普安州土官隆本率土兵援安南衞指揮蕭能出城夾攻禽賊首二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據紫塘等寨璡破之遂剋彌勒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璡等同兵擊退之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等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池東至重安江與靖遠伯王驥兵會自是隆興抵鎭遠路皆通至八月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㺐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淸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尙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城固原

按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安固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

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衞以固靖甘蘭四衞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鎭矣鎭與寧夏爲脣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㸌石滿王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故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鎭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尙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塡實此地後王瓊移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
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兵足食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
之體權變存乎其人焉耳

六月上皇在迤北

王瑄條束伍法進練兵圖

五軍坐營都指揮僉事王瑄言國朝神機槍誠爲難敵之兵
但用之不當盖槍率數層排列前層既發退居次層之後裝
槍若不量敵遠近一時數層亂發後無以繼敵遂乘機而進
是亂軍引敵自取敗績臣訪求太宗皇帝舊制參爲束伍法
一神機隊每隊五十七人隊長副各一人旗軍五十五人內
旗槍三人牌五人長刀十人藥桶四人神機槍三十二人遇
敵牌居前五刀居左五刀居右神機槍前十一人放槍中十

一人轉槍後十一人裝藥隔一人放一槍先放六槍餘五槍
備敵進退前放者卽轉空槍於中中轉飽槍於前轉空槍於
後裝藥更迭而放次第而轉擅動濫放者隊長誅之裝藥轉
槍怠慢不如法者隊副誅之如此則槍不絕聲對無堅陣二
弓箭隊亦每隊五十七人隊長副各一人旗軍五十五人內
旗槍三人牌十人長槍十人長刀十人弓箭二十二人遇敵
列陣牌居前弓箭兩行前行射多手疲後行代射五槍五刀
居左五槍五刀居右如賊突入則牌迎馬而前槍刀左右刺
擊弓箭迭射雖賊猛爲健進無不斃矣三馬隊每隊亦五十
七人隊長副各一人旗軍五十五人內旗槍三人其餘槍叉
刀斧隨其所用長器十八雜兵二人弓箭四十二人如敵退
卻馬卽追襲衝突往來出奇制勝巧在臨時不敢預定此束

伍法大略也束伍法既定則營陣之制易明今試以馬步十
萬人爲一營步軍七萬前層四萬神機弓箭隊各半每神機
一隊隔一弓箭隊次二層三萬神機弓箭隊各半每神機二
隊隔二弓箭隊前層俱戰鋒隊次二層每一駐隊隔一接應
隊以號帶別之馬軍三萬次三層馬三萬每一駐隊隔一追
襲隊亦以號帶別之次四層馬七千爲遊擊隊以備設疑補
缺次五層馬三千大將握之以應四向如四面受敵則擡營
而戰哱囉響戰鋒隊舉旗放信礮三聲諸軍發喊三次各嚴
隊伍長聲喇叭響諸隊悉嚴行列備戰點鼓四向各離營出
二十步以廣戰地戰聲喇叭響擂鼓交鋒不拘神機等營惟
聽金鼓進止敵在百步之內神機槍擊之五十步內弓箭射
之二十步內牌槍刀迎擊敵退在百步之外則鳴金止戰按

兵而待不許浪戰戰久哱囉響接應隊舉旗長聲喇叭響接
應隊卽出離戰鋒隊十步代戰出緩急不齊者駐隊誅之再
戰久鳴金止戰哱囉響收隊九聲喇叭響旋隊不用點鼓卽
還二層原地前層再戰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前行擅離次二
行誅之二行離次三行誅之如敵敗退卽次長聲喇叭響追
襲騎整眾出而逐之遊擊騎卽踵而隨之殺敵收禽吹回軍
喇叭打得勝鼓回營此制有正有奇有戰有守進無速奔退
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變化無窮所謂王者之師節制
之兵也如左右高山大川前後受敵卽開營左右門六行以
列前後相向遊擊騎居兩端亦前後相向以備敵衝突兩哨
餘騎居中以應前後其戰與擡營同但遊擊騎或三五成羣
宜隨備敵其率領者號頭聽其自便如後有高山大川可開

一字大陣三行而列遊擊騎居兩端餘騎居中或開半面四面俱同既勝收禽獲級鳴金止齊吹哱囉收隊九聲喇叭響旋隊打得勝鼓回軍哱囉喇叭金鼓齊響下營其下營之制前層先下二層三層仍列不動前層下營既定諸軍方入其營此所謂雖克如始戰將之慎也衆寡隨宜俱用此法其制簡而易知其號略而易熟乞敕諸將以此教練士卒庶幾有一定之制無亂教之兵其分營破隊攢兵偃陣多方誤敵隨機設宜難於教士者不敢濫及並爲練兵圖八本以進詔兵部同各營總兵官採用之

丙戌上皇至大同

先是虜北入既深又議選戰馬奉上皇南歸是日至大同虜聲言送駕還守將郭登等設計於月城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卽下月城閘板既及門虜覺遂擁上皇退去

罷大臣舉保例

御史張子初等言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員缺悉從吏部推訪內外官賢能而久任者奏請除授御史有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中選任迨宣德年間始有會官保舉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所舉豈能得人臣等竊惟方面郡守既以請託而得進身其居官也豈不以賄賂而害民乎知縣校官既以私情而求理刑其拜官也豈不委靡而廢職乎況御史若從大臣舉保而任之則大臣有過彼必鉗口卷舌而不言大臣有囑彼必俯首帖耳以聽命矣臣願陛下停保舉之新例而復洪武永樂之舊制事下禮部會官議僉謂大臣保官誠爲有弊宜如御史所言革之詔從所言令今後方面郡守御史吏部從公推選務在得人若有不平六科十三道共劾奏之

秋七月上皇在迤北

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寺右少卿使虜

先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上召文武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上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答使盡禮紓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王直厲聲曰羣臣皆朝廷人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興安語塞於是陞實等充正副

使以行敕書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行七月實綺至也先甚喜引見上皇進紵絲四匹粳米魚肉等物上皇具道躬討爲生靈計及逃王振陳友馬雲馬清之誤與夫喜寧導引沮格之狀也先設宴待使道其還駕實意使把禿偕實綺來議和召回山西大同擾邊人馬

復遣左都御史楊善使虜

朝廷復欲遣使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畏懼善曰上皇在虜庭此臣子效命之秋也遂與趙榮行遇實等於懷來實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上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上問實以也先和議虛實實以似實對上曰待楊善等回再定奪先遣把禿還書論也先善等至虜境也先密遣黠慧者

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止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止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撅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偏下錐撅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碗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著人馬卽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箭頭搽此毒藥一著皮肉人馬卽死今從其計已取得

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著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踐若就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搭上火藥排子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偕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曰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減了我馬價與的段匹一匹翦爲兩匹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止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著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著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眞正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匹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者胡語云者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匹使臣去買止與一匹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

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者又說翦開段匹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匹翦作兩匹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馬軍卻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逃脫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著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

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著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著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啟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

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覘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而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祗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詔募商納米中鹽於代州

淮鹽每引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三斗河東鹽二斗俱不次支給有自備腳力於臨清領糧運至代州者三百石與冠帶二百石給敕旌異復役三年又以糧運不繼令中鹽於大同宣府淮鹽每引六斗浙鹽四斗

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都督王貞遊擊將軍石彪鎮守雁門副都御史朱鑑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參謀軍事左都御史沈固參將許貴禦之

八月癸酉上皇發迤北丙戌駕還京遜居南宮

乙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丁丑至宣府時上皇已入塞廷議猶以虜情多詐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高穀大略言上皇之出非遊畋為宗社計耳今都人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也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冊難洗穀袖其

書入朝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理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動上心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詔獄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眾皆相顧無言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禮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歷座羣臣就見而退遂榮會赦乃得釋抑上皇斯歸固國家氣運之隆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景皇登極不欲急君遑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

天下所以汲汲來歸其合鄭公孫申之謀乎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故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閒未五十年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文廟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耶嗟乎聖神相繼撫念前事固當留神於制治保邦之良圖亦不可不加意於士氣之培植也

大赦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賈斌進忠義集納之

山西都司令史賈斌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至敗亡上皇乘輿播越率由此輩曾未聞有致身效命以翼蔽上皇又未聞有奮勇督眾以邀擊犯闕者揆之豫讓報智伯之仇王孫賈雪湣王之恥顏杲卿罵祿山爲羯奴李若水詆金人爲狗輩亦大異矣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曰忠義集伏乞刻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忠義之誠而宦者不能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刊頒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竟所終

案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乃賈斌之指與馮堅同乃爲胡濙所沮豈其畏避宦官以爲固祿地乎揆諸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悖矣

附錄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言五事一言宋時宗澤岳飛爲將而胡人不敢呼名韓琦范仲淹出將而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遼金夷人戒勿犯邊爲今之計宜以武臣之有威名者使治軍旅文臣之有德望者使典樞機又延訪有智術才能之士使布滿乎朝廷則胡人畏服而上皇可復矣一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邇者日食地震乃陰盛陽微之兆宦寺專政陰長陽消之實願陛下痛抑宦寺使不得專國政遏絕小人使不得居庶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一天下以一人爲主一人以一心爲主願陛下涵養於燕

居無事之時操存於不覩不聞之際格物窮理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能革奢靡戒佚游而心無不正矣一堯立謗木惟恐人之不言秦除謚法惟恐人之議己此得失所以異也願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之利弊閭閻之休戚無不與聞而臣下之賢否亦可以併察矣一御戎之道叛則振之以威服則懷之以德五胡亂華劉淵爲首未聞夷虜而可與中國雜處也先生於沙漠今而徙居中國譬諸樊籠之鳥野性常存謂宜虜有寇邊者則嚴兵固守而不必窮其所往來歸者則宴賞遣回而不使留居中國則夷夏有辨而國家可無虞矣詔兵部議行之

兵部尚書侯璡卒

璡澤州人由進士任行人使外番毫無所取以兵部郎中協

贊王驥征麓川尋鎭守雲南再滅麓川餘黨歷陞今官爲人端重寡言笑理戎事頻受賞賚訃聞賜祭葬蔭其子爵爲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請製偏箱車

登言大同地居邊塞虜酋不時出沒軍民難於採樵臣等輒出部見模效古制造爲偏箱車用以防護軍民其車轅長一丈三尺前後橫轅闊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各留置銃之孔輪軸如民間一樣輕重其出則左右兩箱次第連絡前後兩頭轅軫相依各用鉤環互相牽搭用布爲幕舒卷隨宜每車上插小黃旗以壯軍威仍載脫卸鹿角二長一丈三尺遇屯止離車十五步外鉤連爲外藩每車用神槍二人銅礮一人槍手二人强弓一人牌首二人長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無事則輪流推挽有事則齊力防衛衣糧器械皆具車內遇賊來攻勢有可乘則開壁中出戰勢或未便則堅壁固守外用常車載大小各樣將軍銃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藥匠十二人共二百四十人其馬步官軍或一千或二千以爲出哨策應轉輸樵採之人皆處圍中又置一四輪車高一丈二尺別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列五色旗視某方有賊以某方旗招呼聽鼓而進聞金而止然必相度地形斟酌進退行如長蛇首尾俱至止爲方城四壁俱合守己制人似爲可用敢以其式進呈乞敕在廷大臣議其可否而行止之奏下工部同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言第可以守不可以攻大同之地果能防護軍民任登爲之然必量料製造若勞民傷財亦宜停罷從之

苗夷致仕

夷以老疾再上疏乞歸賜之敕命其子稯護送還鄉時稯爲國子學正以大臣舉於都察院理刑未及考授至是特命爲南京監察御史俾便道侍夷還

命保定伯梁琉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方瑛都督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明年三月平之

先是王驥等不能定苗上章乞還朝廷命侍郎侯璡同方瑛討之璡進兵敗賊功垂成而卒乃以琉等代明年三月王來奏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糾衆數萬屯聚興隆之截洞復攻平越清平各衛統兵官梁琉自沅州發兵由東路進都督方瑛由西路會兵興隆賊迎戰我軍擊敗之賊退據香爐山山在平越清平之中險要不可攻於是分調瑛兵由龍場進都督陳友等兵由萬潮山進都督毛福壽等兵由重安江進臣來及琉逃邏而進諸將攻破黎樹翁滿等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八十級禽五百餘徒招撫袞水等二百餘寨復所擄一千七百餘人遂會兵香爐山列營四面環繞攻擊賊衆懼縛同烈詣軍門乞哀求降臣等罷兵械同烈等送京師伏誅

案是時永樂中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河間等處蕃息驕悍也先入寇之際皆爲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苗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苗事平奏留彼處於是數十年積寇一旦潛消矣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附錄 是月侍講劉鉉主順天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時論黜之

九月上皇在南宮

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時守備陝西蘭縣都指揮僉事李進言臣聞寧夏造雙輪戰車固能禦寇然遇山路崎嶇則恐艱於運動臣請製獨輪小車官軍每隊置五車每車止用三人其上拖皮屋前用板籬畫以獸面乃鑿孔安碗口銃一手把銃四神機箭十四槍四旗一行則以車爲陣止則以車爲營視賊人衆寡强弱爲進退戰守軍士器械衣糧亦可俱載於上其制小其費廉不勞民傷財而可爲從之

改江淵爲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陳循言臣待罪翰林職掌制敕凡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奏奉聖旨請寫制敕譔述册祭並擬封諡聖旨榜文等項手本乞令各衙門今後俱從堂上官僉書用印方許送院又臣今後移文於各衙門堂上臣宜僉書於各司屬止令孔目僉名臣惟判案用印庶於事體爲當從之

命靖遠伯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機務

時御史許仕達言二事一務聖學謂宜於經筵之外延儒臣明理學者實之便殿不論寒暑但於應務之餘卽與講求經史如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爲戒實用工夫務求貫通驗之於史會之於心以爲世務行止之準一豫邊備謂北虜講和尚難輕信大同等處宜積糧儲以防之居庸等關宜屯重兵以守之總戎任事之臣益飭閱士馬以練習之外夷無已之使亦宜量我之所積與所入以賞賜之萬一背好長驅我且有備而無錯愕失措之患矣都給事

金達亦言二事一謂楊俊棄城不守致虜乘虛邀留聖駕荼毒生民原其情犯死有餘辜臣以散賞到邊見長安嶺直抵獨石一帶田連阡陌耕穫甚豐從而詢之則皆總兵等官之私產耳夫爲邊將而乃驅役軍士以營己私其能盡心於守備之策乎乞柬武將處心正大謀勇兼資文臣忠讜鯁亮清望素著各一人統兵往長安嶺等處修葺城堡烽堠墩臺皆令復舊以後總兵等官俱不許勞役官軍置產耕種每年專差風力御史察訪究問其若楊俊輩者皆黜之勿用則守備得人而邊鄙固矣一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今之民壯亦猶是已近因逆虜入寇令各省直選集民壯中間一家有選一丁二丁者有三丁四丁者朝暮在官隨軍操練冬夏不息戶內田土乏人耕植該納糧芻徵收如舊號寒啼饑有不能免乞令春夏之時各回生理秋冬之日團集練閱則民生得濟而兵事集矣該部議行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致仕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致仕

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進表至京循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應退與人曰渠將朝廷事作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執司禮監太監金英下都察院獄

英繼王振掌監事上惡其擅權命言官論其家奴郭廉趙顯多支浙鹽謫戍邊衛復以運使吳方受囑勒爲民復以錦衣衛校尉結英冒陞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

復調御史謝琚爲吉安府推官降給事中張聰爲鈞州判官

御史宋琮爲安福縣典史俱坐英事据應奏不奏聽代王訟稿琮奏事不實爲法司所論也又運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嘱御史林廷舉求解杖廷舉百戍邊衛崇爲民又以錦衣衛指揮僉事呂貴因賊侵境陞署都指揮僉事出征及還貴恐調出失勢託英家人百戶金善以賄英得仍舊官又索營繕所磚瓦等料萬餘以造私室賄管海子內使葉景榮得石及草事覺下都察院論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究治詔斬金善降調貴於邊衛景榮送司禮監別用贓物俱追入官執英赴都察院鞫之左都御史陳鎰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支官鹽屢受賄賂陞指揮翰志等爲署都指揮僉事陞內使汝注爲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鏜爲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爲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職英受璞賄以保其位

又准呂貴仍理錦衣衛事姦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上命禁錮英執鏜璞志鞫之罪皆論斬命姑宥之再犯不宥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特誅之御史宋琮坐不劾調用琮奏御史王文阻之文奏琮逸免不允見誣詔不問仍降琮　按英之狠狽若此不知異日復受寄託然其拒南遷議稱薛文清好官亦不可盡泯也

吏科左給事中程信疏言中興固本十事不報

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尙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言天象屢變請上隆孝友之道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山東布政使裴綸奏請取回內地鎮守內臣

言山東既有巡撫洪英又差內官唐廣來鎮有司之供應既擾隨侍之侵冒更多請敕廷議凡非邊境有巡撫處俱命回京旨切責令陳狀科臣上章言鎮守巡撫均受委託從人需索如綸所言者亦未必無命巡按按察司官廉察之已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京

起都督孫安修復獨石馬營八城

八城爲虜所破于謙授安以方略且戰且守八城復完

命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陝西

廣衡至陝安邊禦寇利國安民十事多見施行督修城堡七十餘處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上皇聖節禮部請令羣臣朝賀不許

召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命都督同知沐璘爲征南將軍總兵鎮守雲南

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都給事馬顯奏供給京師糧儲動以百萬計其事至重比者都督其事惟都督僉事徐恭請推選廉能幹濟在廷大臣一員協同趲運事下戶部會推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竑堪任其事其把總都指揮等官私役運糧軍者許即具奏執問從之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荊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代王仕壥奏大同係西北絕塞自胡虜犯順官軍屢戰失利

精兵健馬喪亡殆盡自廣寧伯劉安來鎮逾月還京繼得都督郭登充總兵官時城中兵不滿千馬不百匹虜衆不時圍城登令於四門外造木栫近城設陷穽伏軍守瞭募勇敢親督訓練數月士氣振作今年閏正月聞虜屯沙窩登率兵千人乘夜直趨賊巢擒斬二十餘人大破賊衆而還所獲牛羊悉以給主而烹其餘以勞有功官軍四月虜衆萬騎自東北來攻登令開東土城誘之入舉號放炮率兵出戰擒斬十五人賊敗去又於南門外修戰場周圍為陷溝七百餘丈六月虜騎數千復自西南突至戰場登率兵出擊自晨至暮戰數十合賊中箭礮死傷擒斬五人又置毒於酒具羊豕肉香紙偶若祭冢者見賊佯走賊爭食飲死者尤衆又於四土城門置陷穽三丈深半之起浮橋傍穴以伏軍士四城角置大小

將軍銃以遏奔衝先是軍民出城樵採每為虜所得登造偏廂車四百輛以為營衛軍民便之有自虜中還者言也先初意欲取大同以為巢穴故數來攻擾每至輒敗有一營數十人死不還者虜衆相謂大同新總兵有智略自今不可與爭未幾虜果遣使求和奉上皇還京即今大同已寧軍民尚艱食登律己治人善撫綏慰諭以逸制勞以少勝衆雖古名將何以過之臣忝維藩每念孤城危困宗室保全維登是賴凡其克捷皆諸郡王目擊故得其詳登雖已荷封爵而其奇謀祕策人未必知乞以臣言降敕褒諭使登感恩思報益知勉於將來奏下兵部議謂登雖有功已進伯爵王所請無例不可從遂止

命右副都御史李實出撫廣東大理寺少卿羅綺出鎮寧夏

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四終